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LB99/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八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皇明輔世編六卷

〔明〕唐鶴徵撰 陳睿謨評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陳睿謨刻本

..... 一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明〕郭子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二年趙彥刻本

..... 三四三

春秋諸名臣傳十三卷

〔明〕邵寶撰 姚咨續補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安紹芳刻本

..... 四六二

戰國人才言行錄十卷

〔明〕泰瀚輯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敬業書院刻本

..... 六二〇

宗譜纂要一卷

〔明〕王鏐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吳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 六八八

貂璫史鑑四卷

〔明〕張世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六九五

聖學宗傳十八卷(一)

〔明〕周汝登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王世韜等刻本

..... 七八四

皇明輔世編六卷

〔明〕唐鶴徵撰 陳睿謨評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陳睿謨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輔世編六卷》提要

皇明輔世編總目

一卷

李韓國善長

劉誠意基

解學士縉

楊文貞士奇

楊文敏榮

夏忠靖原吉

顧總憲佐

周文襄忱

王忠肅翔

于肅愍謙

王忠毅驥

二卷

李文達賢

王莊毅竑

商文毅輅

項襄毅忠

彭文憲時

余肅愍子俊

王襄愍趙

劉文靖健

李文正東陽

王端毅恕

三卷

馬端肅文升

劉忠宣大夏

許襄毅進

韓忠定文

楊文襄一清

四卷

楊文忠廷和

梁文康儲

喬莊簡宇

王恭襄瓊

彭少保澤

張文忠孚敬

李康惠承勛

五卷

胡端敏世寧

劉司馬天和

毛司馬伯溫

王文成守仁

徐文貞階

六卷

翁司馬萬達

楊襄毅博

曾襄愍銑

胡少保宗憲

卷之二

皇明輔世編卷之一目

李韓國善長

劉誠憲基

解學士縉

楊文貞士奇

楊文敏榮

夏忠靖原吉

顧總憲佐

周文襄忱

王忠肅翔

卷之一目

于肅愍謙

王忠毅驥

皇明輔世編卷之

明太常史館編纂 門人同邑陳虞諱評

李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英事稱。里中事推為祭酒，至正辛卯，劇賊起汝潁間，淮南北俱大震。善長知天命將改，思得明聖而佐之，未有所遇。甲午七月，會高皇帝為濠帥子與大較，以計得元橫湖山兵一萬餘，南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聞其為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竟日皆合。上大悅，遂收以為掌書記，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較，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關通。」

創立大業
以人和為

卷之十一 李善長

是張疏附
奔走之任

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為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為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為上布欵誠，使皆得自安，而中有以事相錮者，委曲為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上從容問曰：「四方戰爭，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蠭奮，土崩瓦解。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帝同受山川王氣，能為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

其人自度
其亦如此
証亦不多

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餽餉，或可倣何。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材，顧善長不能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善長聲稱聞于時，子與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乙未，謀取和陽，王命張天祐、耿再成等往，復命上率善長等助之。既克，上總和陽兵，謀計出諸將右，諸將不悅。善長又曲為調護，使不為異。時元眾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糾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擊錫龍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上悉俘其寨歸，而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

卷之十一 李善長

二

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履屢握笑，令執戈者屈矣！俄而子與先。」上代總其兵，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聚而食少，舟楫不利，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埃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者，以舟師萬餘，根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據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天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子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伴怒諸將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悉欲置之法。善長力諫，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為吳國公，署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

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忠賢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決。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命將四出轉調兵餉未嘗有乏。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人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更速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其何以處先破友諒則東虜膽落矣。善長曰善友諒果至遂大敗其眾殲焉。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參政寔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若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為吳王超拜善長右丞相時猶仍元制尚右故偽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先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雖若繁悉而裁取有衷民不困國用饒。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饒蓄積請緩之上不聽卒用大將軍達言破之善長乃力請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土尺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刻削且盡不以此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纓卒以昇我若棄從我安能復傲之。今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汲汲大將軍

亦鄭侯事

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賜如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以善長為左丞相上從容謂群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將遠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先伐及徇東南州郡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養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之。上御新宮告於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為帝躬上冊寶於

此則鄭侯所不及

太廟尋立妃馬氏為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傅習經術通古今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任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奏禁淫祀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先祖若鄉屬邑屬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

此漢高所
功第一也

何能和人
能自和也

此說漢高
功第一也

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聖書天地
神祇及白蓮社明尊白雲巫覡持禱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
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命監纂元史史成實資有是時善
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為右丞相左丞相楊憲劾廣洋
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上命群臣按治憲伏誅時大將軍
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
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
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
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兼軍國事歲祿四千
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辭謝東征西伐

卷之十一 善長

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朝繁治劇和
輯軍民各靡怨謫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過也奏文綺帛百
匹時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實博有器量然意
忌不能平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
且黜其面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
者張泉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最意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
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勅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
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塚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
與魏公等齡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
長行役久以牢醴若榮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

三

燕棄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營毋使失所
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仲
佑皆為群牧所官仍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
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號之居一月御史大夫
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御寵自恣陛下病不
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
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死請罪上赦之又踰
月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
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
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開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

卷之十一 善長

六

徐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曰親臨獄具謂惟庸嘗以兄
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為太僕丞故思弟水中忽生
石荷水溢數尺三世為太僕丞以再見督上遂起邪
謀誘吉安侯陸仲英等為首欲盡滅九族耶存義
謀始圖之善長曰此何為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
懼不敢應居一日惟庸等成事盡指淮西地王太師
以語善長善長心動歎曰吾老矣惟庸等所為又旬日惟
庸請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見頰
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
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群臣請

何能至此
自古功臣
復為之

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請軍門曰：有天日矣。是時吾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吾不忍罪之，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善長奏還儀仗所，既而仍給之。時左大夫陳寧伏法誅，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其歲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議自善長已賀滇南平，又預議文臣贈封蔭敘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老不能簡飭其下。

卷之一 李善長

七

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據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謀反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群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請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

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經死。佑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尉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侄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侄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弟

卷之一 李善長

人

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此善長之所熟見也，胡乃身見而以衰勦之年身蹈之乎？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乃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天意哉？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太常氏曰：經世之道，以人心爲命脈，以儲蓄爲元氣，名將勁兵，遇

其次矣。仲尼於兵食信三者不得已而去。輒曰：兵有以也。夫李相國從高皇起兵，能俾將士民人不貳不搖，轉輸餽餉不擾不乏。則勇者効力，謀者獻能，率階之矣。矧一代制作多出其創立乎？夫封賞在中山誠意上，非過也。其功與鄭侯並，不待鄂君之言而定為第一。高皇之明，出漢祖上達矣。獨大紳之疏，不及王衛尉之當惜哉。然蕭相國之後，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則天子復為求嗣，韓國一敗不振，其於天意何如也？豈其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有以自取耶？

劉誠意基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英敏絕群，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受源雜之學於鄭先生，即得其旨。鄭語基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末舉進士，幹從肆得星曆書，留一日而返之，悉開其奧，其人驚而歸。基嘗基笑曰：書不在吾腹耶？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碩有人倫鑒見而謂曰：子魏玄成流也，英特過之，進賢有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悉以授焉。基為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強禦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獄，簡案盡得其陰私，前簡官以罪去，噤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抗

基謂成大
事者不辨
紛務

何其露也

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嘗游西湖，有黑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為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眾掩耳稍避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攜飲湖亭，沈醉而別，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為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貼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所赦計獨有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陰賄基，基却不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賂

清平不遇
世上老人

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善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密理沙曰、先生自負若何、而與匹婦同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遊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患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為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山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

卷之一

土

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惡少年數萬、據括蒼、保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航海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勾踐業也、基歎曰、生平惡方氏、張氏刺促狐鼠、今乃倣之耶、會高帝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高帝、而會上使以金帛來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毋為方氏窺也、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葉琛、吾西湖之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之、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衆懼擾不決、有請行城情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為起入內、趨召

此與魯子
却親家

反于房下
之策用
之亦勝
其勢也

卷之一

土

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言乎、基曰、先斬言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上固問計安出、乃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微取之、故易耳、夫取威定伯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可斬也、上於是決焚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爵、基勿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豈牧耳、奉之何為、遂不拜、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將攻友諒於江州、基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破之必矣、上大悅、遂攻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悉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某城、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驍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身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為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使其部將鄭仁傑請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倚所坐胡牀、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踰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洵洵、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一夕而定、基為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邵平章之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罪

畢輒爲人言。上神武必有天下。最爾方氏不爲實。當且爲因。橫而方氏數畏基。卑詞以幣來。基白之上。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應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相文忠時爲帥。奮欲擊。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矣。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既還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通。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

卷之一 基 士

囊中物耳。會友諒復攻圍南昌。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俞通海以湖有深淺。舟苦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賊上流。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先是一日。與友諒鏖戰。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連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駒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而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於破友諒笑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弗如也。初。上之援安豐也。基諫勿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圍南昌。上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

文成書計
多不傳史
稱前通六
出許計世
莫之知君
相密謀即
事後有不
可泄者

照

卷之一 基

十四

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時僞漢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也。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泰軍胡深伐陳友定於建寧。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俘囚付基。放歸里。熒惑守心。群下皆惴惴。以上且有誅僂。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基諡滯獄。甫決。雨隨沛。時基最爲上所信。稱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參政張昺相。猶時時念故元君。欲爲元弱。明使人上書頌上功德。請及時娛樂。侈大宮闕。以明得意。上出以示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果色動。心怨基。乃使其腹心齊翼。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果先坐事。誅司天臺災。翼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皆取上密旨行。或有請而報可者。上怒。面詰翼。翼等悉得其受。果指狀。磔於市。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今鄉里世世子孫。須劉伯溫也。時

知人與仲
又等得相
道

與仲父論
成終不為
相

高皇亦將
不相之何
也

此與武
噴法同

左丞相著長貴盛基獨每事與抗議不相下等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委就因彈之基為上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基叩頭曰為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為室憂上乃解一日上欲相中書左丞相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不以己與乃可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相汪廣洋何如曰此禍淺殆甚于憲泰政胡惟庸何如曰此小憤用之將債破輦矣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陛下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懷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繁且素驢之大患恨俟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慘人於壇壇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鳳基以病請告就登青田時上再幸鳳陽不能無憂意欲建為中都而銳欲出塞威王保保基頻行謂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敘基勲伐召赴京師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辭基曰陛下乃

其時務

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因辭不敢當上知其誠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伯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基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濟入奏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復優詔答之又嘗為手書問以天象基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基又嘗為上陳覽閩事蓋厯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饕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簡司以控扼之其奸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陰持其翼基使子璉上書奏之併請治郡縣豪猾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相相事街基舊語會有旨選募將吏惟庸乃使刑部劾基以淡洋地有王氣欲購為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奏上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敵辯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憾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蒼生何遂怏怏不樂以至廢疾惟庸視上之念基急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接醫來視疾基飲其藥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亦不信也又三月癸亥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之母令後人習也既而遣御史至基家取諸書璉遵父命藏

石室御史至。悉取授之。從御史赴闕。述父遺命。上喜。欲官之。以未終制辭。又為一書大畧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用寬猛宜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任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先是。上嘗與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成敗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視妙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繇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矢。

卷之一 劉基

七

石觀戰陣之事。闔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基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則義形於色。上察基誠。任以心膂。基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有緩急。勇氣奮發。揣摩事計。多中策畫。立就外人莫測。上威嚴。惟基抗言不顧。廷臣或有過失。得諍者。基密為營謀。得免。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基家居。飲酒奕棋。未嘗言功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恩禮後亦漸薄。人以為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還江西石。

恭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復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子世璉。二十五年卒。子法初。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府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業。法子樞。孫瑄。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五經博士。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太常氏曰。世咸以劉文成假張文成。即高皇亦謂為吾之子房。弁州獨以明哲少之。余嘗謂張文成叩而後應。迫而後起。苟可袖手。不難旁觀。劉文成知無不言。亦無不為。即處嫌怨。不復顧忌。其作用故相懸矣。張文成師道也。出世之學也。攸其言曰。掉三寸舌。

卷之一 劉基

八

為帝者。師劉文成。臣道也。經世之學也。故其言曰。十年後有英主。出非我。誰名世者。各有攸當焉。雖然。使張文成而不遇。圯上老人亦一劉文成而已。當時識者以魏玄成許之。良有見也。要之以為其身。吾從張。以為其君。吾從劉。乎。少以圯上之教濟之。身名其兩全矣。

解學士縉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幼穎悟絕人五歲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妻黃金華同登第太祖喜授綸禮部祠祭司主事縉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數召二人議論考其所學一日寓大庖西室諭縉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上封事曰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

卷之一

七

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諍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陶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耕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

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此不萌不遘聲色不爲游畋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卽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今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于不經今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

卷之一

解縉

三

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更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意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諸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其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很細儒學

孤識陋，蠅集一時，鬼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簡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沔厝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闕閭濂雒之佳葩，根定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六經缺，而禮記出于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膏粱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早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

卷之一 解

三

代之因仍，肇啓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豈人道之所爲，禁絕媚僂，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業，驅之使復，于人倫，經咒之妄火之，俾絕其欺誣，斷瑜迦之說，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

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地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倦倦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孜孜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案盛之際，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事天事鬼神之遺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詰

卷之一 解

三

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資，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牧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劾，但曰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

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臣愚知陛下非輕天下之上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樂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遂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揀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錮。置好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躄趨。而或佈於朝省。驟歷清華。推埋歸悍之夫。開耳下愚之輩。朝攝刀鋸。暮擁冠裳。左畫堂。右結組。

卷之一

三

符。剔履之賤。哀縶。我負販之庸。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刻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便。謫。黜。勝官人沒商量之重。謫。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當序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切之民。掉臂而不

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孰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佈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闊。而不切當。今之移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鑒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諭眾以神仙為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字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聖王從珂已焚之。

卷之一

三

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誕說恍惚。何足稽哉。地有盛衰。物有盈虧。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虧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稅。繭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

大重。此文重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譟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廢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弔。罰弗及嗣。

卷之一 詳語

聖

連坐起於秦法。琴修本於偽書。今之爲等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今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龍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合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擊蹠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

廟小有過差。滿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聲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付量。急於陳獻。所陳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上覽之。喜。縉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縉。上顧稱縉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縉。少年得上意。乞改縉御史。使遼。上縉在臺。尚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徽所嫉。已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搆害張景。怕勢恣橫。諸道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泰切齒恨縉。縉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上憐縉慮其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卷之一 詳語

聖

汝歸。且盡心於古人。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大用爾。未晚也。賜之以鑑。又命縉修正元史。誤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留中。縉歸家八年。上崩。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間衛吏。建文元年。詔入翰林待詔。一日於官中披覽建文以來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命縉徧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靖難後。召縉。授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縉侍讀。不數日。陞縉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以縉爲首。內閣與機務之名自此始。永樂二年八月。已丑。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

亦州考議
謂解以諸
學江永
之危以舊
傳不同

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
管此心爲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重修高廟寢錄元
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古今列女傳諸書上寵信信用實養輒
與六卿等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與洪國公丘福等三三大臣議
建儲皆言高煦有扈從功上不謂然密以詢縉縉稱世子仁孝
天下歸心以望宗廟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
曰已喻逾年冊世子爲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
議頗泄丘福等謗縉泄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
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迺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
上遂疎縉出爲廣西叅議李至剛劾縉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

卷之一 解縉

三

奏事南京會 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縉職 上出塞
遠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怒逮縉并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
月縉卒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 仁宗時以宮臣得
爲叅政尋亦謫遠郡初 成祖寵信縉手書付任大臣十人蹇義
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寔封對義天
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能遠小人劉鶴雖有才幹
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理穎直而
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善書之才駟僧之心
奏上 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徐驗之東宮因問縉

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已往不足論又問
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
市心耳東宮卽位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
評皆有定見也赦妻子還鄉官其子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盡還
其沒產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蚤遇聖明名
動天下脫離讒毒中道天關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
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
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濶畧不屑意細故而表
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卒與之
無劾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

卷之一 解縉

天

新意發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碑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
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太常氏曰解學士今之賈太傅也雖其文或不及治安而不恤忌
諱切中時弊則不可以優劣論也至其力定儲位破丘福等之謀
評薦人才灼蹇義等之品定力定見卓然不群俾得盡其猷爲豈
當在文貞諸人下也奈何以 高皇文皇之聖主以學士之所承
之知眷卒不免抑鬱以死其慘甚于賈生大學所以深恨於妨賢
病國之徒而放流遊逐之必亟有以也雖然少年而不善用其才
則兩君皆不能無過矣

其到事似
陸賈公

楊文貞士奇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年十三，鄉里師，有飄生，攜書數冊過館下，色懷甚，士奇問故，云有老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重士奇，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重士奇，士奇道今平恕，邑有冤囚，士奇為令言得解，因懷金謝，士奇曰：吾以教為職，縣官事吾安所預聞？辭不受，已而遊楚中，嶺鄂諸登黃鶴樓，與蔣立恭遊，恍然有幽人貞士之志。楚人皆向慕，諸楚中吏爭欲薦之士奇，輒辭。建文初，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於朝，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會修。高皇帝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

卷之一

三

方孝孺亟稱之，奏為副總裁，仍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時初設內閣於東角門，即令同解縉等入直，陞侍讀，士奇有經濟才，廉辭寡慾，文學蘊藉，上嘗諭之曰：朕知汝文學，親擢至此，汝但盡心，勿自疑畏。士奇感上知遇，晝夜盡職，永樂二年，仁宗為皇太子，以士奇兼左中允，一日，文華殿當講大學，士奇呈講義於上前，覽畢，上曰：先儒謂堯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因奏：二帝三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道。上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為証，庶幾易入，侍讀王達講易乾九四，舉儲二為說，呈太子疑其言，問

卷之一 楊士奇

三

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皇太孫勤於學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士奇與蹇義舉，儀智，士奇曰：儀智明道理，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者。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會見，朕知之，可謂得人矣。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宋儒，士奇請燬季友書，上勅行禁，劉季友至饒，大會潘泉郡縣吏民，捷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五年，廣東布政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視，無士奇名，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對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眾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眾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無他意。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本年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為侍郎，趙鼎所間憂鬱成疾，勉強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眾未及對，士奇進曰：臣觀賜病數日，但未敢即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地，旁人怪賜無神氣，臣遽命其屬官掖出午門下。上問士奇言曰：徵法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尚書

觀之。兵部尚書鄭僑私語士奇曰：請以有字易白字。士奇嘗之，眾議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士奇對曰：國家大體，當用傳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倚意用之。七年，車駕巡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唯據理而行。皇太子聞而笑曰：此兩言皆是。然皇太子知士奇誠篤，惟其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時，東宮專意文字，因覽文章，正宗稱其德秀，學術純正。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為君者不可不知，為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

奇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茲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無藥疾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進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身始食，駕還而後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邁，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上悅。十二年元旦日食，請罷朝賀，時議有不同。士奇援宋仁宗之悔力言之，得免。秋，上北征還，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罪也。士奇至，上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下士奇錦衣衛領繫，尋宥之。初高煦受封，開國雲南，以不欲遠去，辭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上北京，懇還南京十四年，上在北京聞其有異志，召問隆平侯信，還京又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問士奇，士奇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北征，惟欲留守南，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削庶人兩護衛，處之樂安州。至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子太孫及諸王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眾疑未有言，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

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分列兩旁。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既行禮少頃。上遂以宸翰與士奇。至今存焉。是年上歷代名臣奏議。十五年。東宮令士奇爲周易直指。置齋閣中。二十年秋。

上北征還。又下士奇錦衣衛頒繫逾旬釋。士奇事長陵久。歷陞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二十二年。大行訃至京師。皇太子卽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慮終緣爲變。太孫瀕行。請印識。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亟。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卽納上。皇太子卽取授太孫。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

卷之一 楊士奇

三

汝此說事雖出於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寒義當究心。吾重用卿二人也。士奇曰。殿下卽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拾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惠從征行之臣。漢文卽位。首進宋昌。史以爲貶。臣二人不應先及。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詞色奮然。寒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且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文武

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召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議定。然後奏聞。吾時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執衷。亦未嘗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謝。首言北京山更歲賦。粟八十萬。爲香炭。得無與寬詔戾。上立減之。洪熙元年。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士奇與楊榮金切敦黃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卽吉。明日亦不欲出見群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

卷之一 楊士奇

三

新主。皆欲一睹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循下情。上顧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循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加少保。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士奇辭。兵部尚書不聽。辭尚書。係既而又賜之田。士奇亦力辭。而止。賜天元玉曆賦。尋加少傅。上御右順門。諭士奇曰。近日覺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然。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聞群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上曰。朕有不吝。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

此卿所知也。一日上出章示諸大臣言海內治平者諸臣皆以爲然。士奇對曰陛下恩澤雖已覃敷流徙未歸瘡痍未服人尚艱食更須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曩與卿輩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政無失生民果安乎。諸大臣皆頓首有慚色。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忤旨後已陞爲湖廣副使矣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卽命都察院逮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譴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上卽位以來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免謙朝群臣恐懼久之無

卷之一 楊士奇

三

復敢言事者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怒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當以增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因召謙爲副都御史大理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宜密奏不當朝班對衆爲責恩又言其屬少卿楊時習先導之而謙不從遂降謙爲大理少卿而選時習爲卿尋以士奇力言不可復謙大理卿而改時習爲交趾按使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蕃已散之軍伍尚餘數

君臣之交
一至于此

卷之一 楊士奇

三

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預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士奇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而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詔其奔逸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於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賢門召士奇論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言震聾愈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主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與言上實曲爲調劑以和輯之得安其位者上力也上坐西角門召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皇上俯恤民窮誠出聖仁若斯事亦可令工部戶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按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挾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

即命用璽已遣使實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四年，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昨觀紫微垣有事甚亟，此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謾懸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三人亦流涕。慰上曰：即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賜士奇楊貞一印。閱月，上崩，景陵卽位。士奇首定南北取士法，會試南十六北十四，後又各減五名爲中卷。先是仁宗既有此議矣，至是乃定。宣德初，漢庶人反，上親征，擒庶人，師還，陳山迎上，乞移師彰德，襲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

卷之一 楊士奇 三

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上頷之。命榮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定，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阻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何患無詞？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及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謹防之，亦可無疑，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其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言白上。上竟不懌，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

奈何文貞亦畏其正

召賜金幣，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嘆嘆，謂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蓋多，何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與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遣袁容及劉觀齋以示之。士奇曰：更得聖書親諭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始息。上宮中覽黃福言漕事便宜，喜福有經畧卹民隱，出其章示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緝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

卷之一 楊士奇

三

憲安新附，具有成法，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福。今舉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騁從揚揚，禍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且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二年，安南反，募利矯稱陳氏有孫嵩在乞立嵩。上密示張輔，輔曰：此利誘詞，當益發兵誅此賊。輔退，又召問蹇義，皆對曰：利不可信。祖宗疆土不可棄，蹇夏退，又召諭士奇及楊榮曰：輔義原言云云。榮對曰：發兵之說必不可從。

通鑑事二
不若因其請而立之可轉禍為福
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
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
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罷棄珠崖
前史以為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願
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
屢矣賜二人飲明日出利表示廷臣遂赦交趾擇人使之召諸大
臣入議義力薦伏伯安上顧夏原吉云何對曰不可義曰伯
安有口才群臣不及上又顧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
識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三年斥都御史劉觀上諭朝臣貪

卷之十一 楊士奇

五

濁奈何士奇對曰貪風始於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故對曰十
五六年後文帝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托賄賂公行無忌仁
宗嘗諭群臣惟吏部侍郎師達廉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
上即顧楊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
以儆厲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傲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
不肖有司皆傲之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觀去誰代觀者士奇
對曰通政使顧佐康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楊榮
亦指之遂以顧佐為右都御史詳見顧傳五年春上御齋宮召
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
當効忠益遂命內侍具摺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

卷之十一 楊士奇

四

間虧欠畜馬驢驘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
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
而不顧民心之難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非止此
兩事上曰汝所知具言之對曰百姓積負薪芻及採買諸物所
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利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
乏蘇州尤甚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棄業逃徙者此當速
與減除都下郡縣採買辦諸物但一縣派徵更不問出產與
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買納該郡只當派於產有之處不許一
縣得累百姓年來刑獄冤濫者感召災傷恐由於此請戒飭法司
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
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
盈路當命官察治及分割戶下之半放回單丁皆免老弱無丁者
除其稅上嘆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
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
且頒行詔下民大悅是歲清明上奉太后謁陵召見士奇等
太后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固祖宗福
佑國家亦惟卿等贊翊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文綺後還京士奇
皆獨對上曰日者陵上汝等謁太后退太后為汝言先帝養
在官時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
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汝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

祭後竟從汝言以不敗事有一二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又諭朕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願陛下念之是夏上立文華門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瑄嘗言楊榮首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醜榮榮大負朕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塞阨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願爲榮地耶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六年秋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門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伏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昧中誰識至

卷之一 楊士奇

四一

尊萬一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出外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明且遣太監弘問易不謝對曰至深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天下平寧上時一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偏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捕盜較尉變服如盜入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上嘆曰士奇言不虛遣弘賜金綺明日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加汝蓋先是嘗有以天下太平勸上微行生日得賜鈔馬故有是

史不實力

言七年上召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汝南齊嘗論寬恤事宜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卹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還追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爲說上曰今卽下勅寬卹舉此爲第一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放違上復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想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卹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言路數事爲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徇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年來吏員太冗

卷之一 楊士奇

四一

多有昏愚宜考選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智謀勇幹者亦宜察舉極刑之家有賢子宜行進用上曰此事皆可勸勸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人聞見不廣更願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上曰不可多令人知恐勅諭未下事已徧傳播於下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同濙議增數事進呈上允之上又曰劉紳亦極刑家今不在侍近平十年上不豫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議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籍士奇楊榮英國公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皇太子即位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朝廷大事白於太后然後行委任士

奇士奇之屯田以省漕運。又乞開經筵選簡侍從。加少師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思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寔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有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太平。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為謗語。專欲墮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贓犯。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冬。士奇

卷之一 楊士奇 聖

等上言。堯湯之世。不見水旱。而堯湯之民。皆不至甚溺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為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悉出官鈔糧穀。各於四郡置倉貯之。以時散飲。又用其地宜。開浚坡塘。修築圩岸。開塢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源。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災凶。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遷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儲以備荒。既開塢塍。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績。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小人一言及此等事。即以為迂偶一為之亦虛文耳。不知此實安民之本也。

時遣御史清軍。士奇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亟於防守。而所任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瑄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正統四年。乞致仕。不允。與璽書展墓。過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獨遺愆。休養民生。又能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上亦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士奇雖欲侵權。

卷之一 楊士奇 聖

稍自飲戢。六年。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希擬意主征之。士奇爭之。不省。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泰之。士奇因贈詩有懷。忿忽違圖之句。蓋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為南方之大病。初胡后賢。以無罪廢為仙姑。是年哭痛。張太皇太后而祖孫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儀。時士奇臥病。命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後禮殮葬景陵。眾曰。此非內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對。惟曰。後世罵名。諸臣畏太后。議以殯御禮葬。言雖不行。多直之人。年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良翰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上優旨留用。九年。士奇不自安。英宗賜之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實維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彌贊。厥勞尤多。

卿子既乖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士奇感泣，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又在朝廷處嚴密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所言周王求藥等事，與啓太后命史官修建文一朝實錄及施收方孝孺片言一字之禁之類，雖事秘不傳，人知其爲能言者，又存心忠厚，急於爲善，自布衣時篤念戚屬，周恤急難，取舍行義，卓卓爲人稱道。爲相識大體，嘗曰：大臣以薦賢爲本，然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長，不求其備。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群臣有譴毀非辜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恣肆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寔，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

卷之一

聖

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著有沙溪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三朝聖諭錄。太常氏曰：時有常變，道實因之。人有處常遇變才實因之。御變之道，不可以處常，猶之處常之道，不可以御變也。然人知御變之才之難也，而不知處常之才尤細且密也，不可以喜事之心生事，不可以無足爲之心施事，蓋保泰之道固然矣。文貞當治平之世事，聖哲之主居論思之職，孳孳汲汲，將笑弼違，惟日不足。若釋趙藩之深疑，定少主之浮議，皆以無事處事，未嘗有纖芥功名之念。其他雖瑣尾細務，皆盡言力諍，不得不已。泰之訟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遁，朋亡文貞有焉。其錫福于當時，真有元吉之祉。天下猶不盡

見也。其亦我明之元臣歟。其次則李文達劉文靖稍近之。又曰：傳稱文貞忠誠結主，嗟夫，此古今相臣第一義也。世未有君相不同心，而能措天下於治平，又未有不以忠誠結主，而能使君臣同心者。或曰：文貞所遇皆聖主，不難於相結。庸君世主，納約其難乎。余觀易臨之之復曰：咸臨，无不利。象曰：未順命也。夫所謂結主者，豈以諧媚爲言哉。其說在顏闔之傳太子矣。惟庸君世主而能結之，斯爲貴爾。

聖

卷之一

楊士奇

聖

楊文敏榮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閩建安人。方為諸生，嘗與同門講學，或論古之名相，皆嘆謂不可及。榮徐曰：「皋夔伊周，或不可及；如其他，未必不可學而至也。」知者謂公器識見矣。建文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靖難後，兵初入城，榮迎見馬首，曰：「殿下始入城，當先入朝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遂從之。既而召榮，謂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既而召七人入內閣，榮年少，最警敏。上為更名。榮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亟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榮赴命。上不懌，示以奏曰：「汝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援？」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

卷之一 楊榮

聖

虜性實不便久處內地

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堅壁防可矣。不必遣兵重為煩擾也。上頗回顏曰：「待明日與諸臣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上召榮，以書示之曰：「何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又告鄉民，嘯聚先遣行人撫諭。又遣都督韓觀，宜有勞勅。榮讀章曰：「計發奏時，觀尚在途，奏言嘯聚者已復業，觀不得論功。」上從榮言，當是時，內艱初平，危疑未戢。榮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纂文事，自無虛日。進修撰，數月，陞侍講。永樂元年，歸省，二年，七人侍。上勞曰：「天下事朕與卿等相商確，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榮每名侍終日。隨問隨對，無不稱旨，而事皆合宜。時人多謂其警敏不可及。榮聞之笑曰：「吾何警敏逾人哉？所以若是者，由熟思審處之有素，而自盡其

忠誠耳。又嘗言：人須有膽量，而後克負重任。然非志行正大，則不能稱其浩氣也。立太子，兼諭德，尋轉庶子，分直講經史。五年，經畧

甘肅邊，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秋七月，回京，奏對武英殿。上大悅。六年六月，聞父訃，告歸，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料簡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疾人有喪，弗能舉者，悉為葬之。孤弱不能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剖已業界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闕月，命榮等輔導。皇長孫俄內艱，會北巡，又起復。七年，榮及胡廣、金幼孜、扈行、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脫脫不花來歸，榮復至甘肅受降，還復命，仍持節至亦集乃軍中，封福寧達侯，盛陳饋遺，一無所取。上寧夏邊務十事。八年

卷之一 楊榮

吳

春，從征本雅失里。三月，車駕發凌雲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傳令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而去，榮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陟險，不憚疲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慰問良久。嘉榮之義，復笑語金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詎能免乎？」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當然。」成祖曰：「胡廣豈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五月，車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令衛護，不以隸諸將。特命榮掌之。胡冠平，班師，軍士乏食，

榮力請召乏食者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鈔散與之。且下令軍中。凡糧鈔多者。許假貸。同京倍耐其值。由是獲全者眾。九年春。始得奔母喪。中使護行。北還。侍學。皇孫榮。分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諸皇孫多所進益。皇太子每稱榮忠直。而兩坊傳屬。亦莫不推服焉。十年。守臣朱亮言。老的罕叛去。赤蒙古將為邊患。上命榮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略。是冬還。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洹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不足以動大軍。上從榮言。未幾。老的罕復歸。十一年。從巡北京。明

卷之一 楊榮

聖元

年從征瓦剌時。皇長孫侍行。上令榮三人暇。即侍。皇長孫講析治理。榮每遇駐營。伺間進講。皇太孫甚嘉之。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其事。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師次大石鎮。晚涼。文皇帝坐御帳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曰。宜慎擇將。竭力屯田。將得人則撫。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食不足。兵不精矣。文皇帝是其言。既而。上破虜于殺胡鎮。餘虜號哭宵遁。榮言軍士久勞。請釋虜罪。詔班師。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庶子。十五年。從巡北京。時召問民情。榮悉以實對。十六年。掌院事。上益信任榮。時廷臣仰恩多。縱忌榮抗直。或發其私。會國子監缺祭酒。眾共舉榮。實欲疎之。俾

無乃開閣
請使科
道與自草
而借人
上之端乎

不得近。上左右。上曰。吾固知其可。但求可以代之者。眾議乃沮。或勸以和遜。舍榮。榮曰。吾所言所為。皆吾職之事。如欲徇人廢職。則不敢也。榮知上不信人言。益發府部院十弊。為密章。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為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得御史鄧其俾入奏。眾皆股栗。詔諸司即日悔改。怙終者不赦。旋皆改正。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從北征。秋還京。冬。又將西征。上以士馬糧餉為慮。或言建文中。墜江西民兵與饋丁夫十餘萬。可征發。上持章示榮。對曰。皇上命復民業。且二十年復征。非信動眾。非仁料兵非勇。上曰。善。三殿災。密閣近奉天門。榮奮身直入。麾衛

卷之一 楊榮

平

士悉遷御書圖籍。併積藏制勅文書。致之東華門河次。因免於災。又借金切攷。上便宜十事。其設除雜辦金銀課。及禁重獄引例。皆奏中所言也。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為飛語所中。成祖怒欲罪之。榮力解。謀得免。是年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詔問。上益怒。一日御鷹坊司。特召問原吉等平日所為。榮諫言其無他。二三入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上怒稍釋。實不問錢侍郎習禮。吉水大族。本練子室之疎親。一時雖脫禍。而恒為鄉人所持。習禮既入翰林。猶然習禮以告榮。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文皇帝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奸黨之禁自是始弛文
皇帝謂諸夷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諸生
多不欲輒生謗議文皇帝怒將加罪榮球免遂命掌之榮訓勵
得宜自是帖服率皆有成官至五六品者莫不感榮之德焉二十
一年秋從行西征駐宣府軍中事一切付榮自晝至夜或三接五
接宜詔每稱楊學士而不名每軍中與大臣議機務必令榮參決
無不稱肯是役也先王于來歸眾疑懼莫敢定議榮請往受降二
十二年正月大同守將秦廖台侵掠邊境忠勇王金忠請討之願
身為前鋒自効上可其奏四月詔親征駕次開平甲申召榮與
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中有若世所圖神人者告

卷之一

五

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都屬乎榮等
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于皇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災鼠
岡玉石俱焚惟陛下留意駕次翠雲屯榮言軍中勞苦宜遣使
諭勞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因遣中官及所獲謀者諭之遂班
師榮在軍中一飯不自安畏懼之至容色以悴或曰過矣榮曰
皇上冒風露將士久勞苦而我可自安耶浙江巡按御史言浙東
麗水與閩政和聚至二千餘人行劫滋蔓請發兵討捕兵部議調
防倭兵三千以都指揮張嘉合浙福山防寇掠劫兩都司兵進剿
榮曰不可愚民或苦有司或苦衣食不得已相聚苟活朝夕耳何
敢為亂寬而撫之當遂散矣勦則毒民益聚不可解願下勅遣一

介撫諭不足煩兵若復頑梗不服用兵未晚也上命三司招撫
果悉順服上坐帳殿上曰東宮監國久政務繁開今歸付天
下事於東宮朕將老焉榮曰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皇上付托
上悅次榆木川上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
時左右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
發喪遂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銘之為柩欽而錮之因殺
工匠以滅口所至宜上食如常儀復修畫軍中事益嚴號令竟無
知者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實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
勅是詐也罪孰當之王辰次雙筆峯榮與御馬監少監海傳密
旨甲辰至行在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至開平奉迎仍報計各

卷之一

五

王諭中外丁未成服太孫以已酉至鵬鶚谷入御營發喪易梓
宮成禮命同蹇義等議即位事宜榮首條陳民間不便二十餘事
上命入詔條頒布既即位陞太常卿仍兼大學士逾月進太子
少傅謹身殿學士已而上知榮軍中倉卒有大功陞工部尚書
支三俸榮力辭尚書俸上不允明年獻陵崩太子又去南京
防奸弭變兩京戒嚴榮悉迎太子入即位益推心委任榮亦益
盡心力承事尤謹復榮家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榮力贊親征皇
太后與上俱難之榮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
庭如此臨事可知且彼謂陛下新主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
不意以天威臨之則先人有奪人之心事無不濟若或遲疑彼得

爲計未可知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皇太后然之。遂從其計。選陳將卒及軍中進止悉用榮策。漢庶人遂開門降。馬騏亂交趾。黎利以立陳氏爲名。榮請棄交趾。楊士奇皆之。澤見士奇傳。是年秋。從上出喜峰塞。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去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也。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還陞少傅。賜剛直方正銀章。先是六月中一日蚤朝罷。召榮及楊士奇至文華門。命賜食。既謝。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又問今日之貪誰最甚。榮對曰。其甚劉觀。又問廷臣誰可掌憲。榮曰。顧佐。嘗爲京兆能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今考察不肖。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賊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各道。上大怒。追觀父子付法。司坐觀重法。榮乞貸之。上曰。爲汝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爾。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今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上從之。數月。上念蹇義原吉楊士奇及榮四人老。賜勅褒諭。榮又再侍巡邊。皆至洗馬林班師。裕陵卽位。與楊士奇並進少師。正統五年。展墓還。至武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

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賸賑窮厄。貴賤賢愚。皆歸心焉。榮每候朝日。四鼓以起。無間風雪寒暑。精力始終不衰。立朝歲久。凡人情政體。莫不諳練。忖度事會。動中機括。有大論建。衆方異同。徐一論而定。莫不服其剛明。每承命省覽章奏。從容人上前。進以數語。安天下生民。被其利惠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朝事。密謀至計。榮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待人廓然無所疑礙。惟務揚人之善。濟人於厄。遠方下士有材可用。推挽不遺餘力。由榮薦引。往往致位通顯。然卒無幾微德色。故中朝賢士皆若論當世偉人長者。多歸之榮焉。榮在文皇帝前。多進諫。未嘗使人知之。或舉宋韓魏公不焚諫章之言爲諷。榮曰。吾豈敢望魏公哉。然魏公愛君白其迹。吾以存諸心。不必似也。榮退朝家居。意不樂。子讓請曰。大人得不以不肖有所累乎。榮曰。非也。念吾職重。思所以報稱。君上而惠若生。惟恐不堪。故有憂戚。豈在汝乎。吾恒見有得顯官輒矜詫自足。未久而隨敗者。蓋亦不少。三代以上之大臣。孰不以忠情荒寧爲戒乎。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將。邊將既受勅。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司主事鄭厚至。衆皆詰其請勅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榮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與會試。榮曰。然則亦朝廷明經進士。豈不解

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府只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辨衆釋然時謂得體蓋榮才識敏捷多類此正統間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士奇謂陳循何如榮指其座曰陳君不愁此座但恐坐不穩耳後十餘年果有甘州之行文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爲儲諭意於榮即對以趙府面鼻欹側不宜正位遂宜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閣人趙榮漂泊寓京師一日榮至鄉人館舍一見奇之因與語益奇之謂他日名位不凡遂留居於里第或有勸趙易名以避榮諱者趙以白榮曰姓異名同又何嘗也至正統間以善書薦授中書十四年北虜入寇遂拜鴻臚卿使虜景泰間奉使迎英宗還京師陞工部侍郎天順改元陞尚書

卷之一

聖

曹欽犯闕又有助軍功果致大位一如榮言其善識鑒多類此所註有北征記默庵退思二集靜軒雲山二稿訓子編兩京類稿文廟英武群臣少能稱旨足大事密計必榮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榮一至輒籌事亦隨決每勅文武大臣審錄重囚士奇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榮一問即決衆皆歎服一日王振謂榮士奇溥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先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後進賢者以報聖主耳振喜令具名上翌日即同曹商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士奇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總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出片紙令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始服金州謂此是後人歸美文故語耳殆非實錄文敏以正統五年官墓卒于杭又四年文貞薦相去者幾十年迨者亦四年矣故曰非實錄也余按本傳謂次第擢用亦非謂一時盡用即十年後用之薦者之力自在也顧謂內中一旦出片紙令某某入閣以其時入閣猶未拘翰林耳何不試選天下賢才薦之乃拘以此翰林三四人為薦隨亦其矣且三四人者和業俱未有光徒紀賢者大拜之路則我輩人三字誤之也人常氏曰文敏之才真如龍泉太阿不待剗割而光鋔已四出逼人矣故其遇變應猝揆事決策無不中窾如成祖之喪秘而不發漢廢人之變撲而即平一時在廷諸臣孰能先之其答王振則長慮却顧者不能如是之當也若夫持正不撓纖患備舉于文貞不無少讓焉

卷之一 終

聖

夏忠靖原吉

夏原吉字維詰，湘鄉縣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事怒不形，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原吉往觀，鬼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誦諸生諸生皆譁呼笑，傲獨原吉端坐儼然。事竣當署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也。」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思原吉會劾諸司忌事者，上曰：「省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有教尚書者，意中原吉。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美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美生獄。

卷之

夏原吉

夏

自東塘之
崇宣欽九
陽之水不
下宜與故

劉郎中又奏原吉事尚書柄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開原吉能佐尚書，汝願欲得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美生皆棄市。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克棟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朔州。靖難後有執以獻。上曰：「原吉奉公守法，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為詳定。永樂元年，吳淞大水，命原吉治之。又遣食都御史俞吉，賜以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原吉。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聚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嘉湖杭宜欽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潞水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澤。」

集錄疏百
潰之說不
用矣

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而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疏通，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交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漚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吳江，往通大海，常熱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茅港，直注於江。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

卷之一

夏

勢終必為
田

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亦體暴日中，吾何忍哉？」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事下原吉，歎曰：「民疲極矣，揀死不暇，況重役乎？」馳奏曰：「車馬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於國？」上從之。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之。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三年召還，寧部事論之曰：『向以部事付祁新，以漕江農務付卿。』庶內外協濟，今祁新死矣，爾其兼之。因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富豪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買專錢，以

天下事未
自不以細
心得之

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廩府庫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袖。時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糧數。即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爽。上益親任之。又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今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典史旗軍。並今支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無有蓄積。一時賞賜功臣。賞給軍士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有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集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夷諸番。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以萬萬計。皆仰給戶部。原吉經營綏葺。未嘗缺乏。及建北都。採木運餉者。皆令巡視。給以錦衣官較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原吉比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眾也。人人咸悅而事集。六年秋八月召還時。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有二指揮冒支官糧。上欲斬之。原吉曰。罪自有律。若真盜何以誅之。乃止。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時京邑諸司草創。原吉每旦入朝。獨近展前參決機務。朝退。即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駕還。召見便殿。諭群臣曰。復原

吉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原吉奏曰。陛下之教。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力之有。扈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原吉因取鰲泰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會有犯蹕者。太孫欲罪之。原吉具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九年考滿。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選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月侍太孫居上營後。自北還南。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兵民晏然。時貴州初定。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州縣亦各隨地分隸。設貴州布政司於貴州總之。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悉用土官。十四年侍皇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官殿成。命召皇太子皇太孫於南京。上既久不見。皇太子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使人。夏原吉進曰。請令原吉往。上問何故對曰。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上歎服之。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御命。左右對曰。原吉。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為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上音。仁宗乃安。即與就道。原吉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比至鳳陽。迎見。道上音。東宮曰。雖有音。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原吉。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上問東宮

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上善之
十九年三殿災其言愛民所以敬天請蠲通貢及芻糧採辦金銀
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輒言都北京不便
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誅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
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
瑛為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眾議云何原吉曰
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當
萬死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或尤原吉盡背初議原
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定上憐之若言官得
罪所損不小眾始歎服時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每召原

卷之一

空

吉語輒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
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
來朝上欲郊勞原吉以為不可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
之義萬乘一屈下必有甚焉者上乃不出法王見便殿命原吉
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効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拜猶猴遠
矣山東俘妖人唐賽兒等三千餘人至乃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
悉原之眾遮道呼云生我原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
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
敢以百口保之是年上議征虜群臣無敢諫者原吉曰我受國
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

此欲南幸
則前與言
官爭北都
不力者豈
悉在南耶
國家非都
北燕雲未
必晏然如
是矣

卷之一

空

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整邊儲於口北賓懼曰
縱遂行籍原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落厥理儲錦衣促之
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汝及至上
問征虜得失其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動遠界之意命繫于內官監
皇太孫累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公繫
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霜雨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稍解
仍繫之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
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驚所
呼原吉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曰
卿可出視事矣原吉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即出太子
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
少蘇民困復以詔條事宜訪之乃請賑饑寬省賦役罷西洋寶
船雲南交趾采辦金寶香料各處開辦金銀課程太子即位復
原吉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被褥帳帳備原吉言臣在紫衣母
不克成服又未殯乞賜歸葬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其濟艱難卿
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原吉退上十餘疏皆不
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吏三釋
固辭許辭太子少傅傳上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原吉等曰
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糧糈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秦

不敢擅權
今廷為定

巡撫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溫言。人猶感勵。況今實受恩。敢昧先報。但願陛下常推此心。不怠耳。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況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逮。須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原吉和之。又召至殿前。賜緡。慰糾謬銀印一。諭曰。聞皇考賓天時。嘆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以此封進奏。朕不憚改。手勅欲除。卿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原吉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斥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袁忠徹以風鑑得幸成祖。

卷之一 夏原吉 奎

上以其言嘗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徹官。每朝罷。必呼原吉等二三大臣近御。或隨至便殿。面議機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命原吉等會群臣議革其弊。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欲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為法斂之。真若許有鈔之家中鹽。又請于肆市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

民間得鈔少。自然重矣。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流通。即復舊額。毋為常例。其以金銀布帛交易。亦暫行禁止。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塞義等。定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廣東每引百貫。輪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上然其言。命速行之。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原吉亟迎。太子太子將至。群臣郊迎。后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時密諮原吉。或袖小帖付原吉。原吉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微赦。組為奸臣首。上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先。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上難之。

卷之一 夏原吉 奎

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所見遣將。諸臣兵事。輒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原吉。然車駕將至。出其不意。城中震駭潰散。遂械庶人歸。大被恩賞。賜關者。披朝服。原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上曰。卿輔事非勲。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原吉曰。兵疲矣。辟如癰伏於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楊士奇楊榮議亦同。遂假兵息民。天下賴之。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合弘貞靖。曰。謙齋。曰。後天下樂。命侍遊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髯者。非

至尊乎。上回顧原吉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上曰：利哉斯隸，賜之鈔秋復侍游西苑。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原吉曰：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從巡邊。上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遂命取上供賜原吉，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原吉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且賜珊瑚筆格，明年夏召郭資代原吉。是冬從閱武郊外，至兔兒山。上怒諸將之不虔也，命褫其衣。原吉上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帳內，又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陛下隣臣至矣，諸將瀕于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為卿釋之。原吉生

卷之一 夏原吉

奎

目。上繪壽星圖為詩賜之。五年春卒，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宜贈伯楊士奇，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原吉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僚屬有等采納不遺，有小失必為掩護。嘗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阻矣。其書財賦供餉，賸給而民不騷擾，惴惴無矯不務悅人人，無識皆謂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原吉為柔奸，震為子求官。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瑄難初，將欲殺原吉。原吉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都守。原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初採訪于闐，楊文敏嘗猶為諸生。原吉一見器之，贈之詩，有無使祥麟後馬牛之句。當是時，來夏齊名，塞公簡重，曹諱夏公弘，祿晉斷靖難後，外兼臺省。

劉克之後
人

參館閣，吁俞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原吉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吉再修者，十六年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實訓十五卷，皆有從吏汙所服金織賜衣，憫欲逃。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焉。史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原吉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污，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污。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或問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

卷之一 夏原吉

奎

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終歲大辟奏也。吾每一下，先生決矣。是以憐沮而不忍遽也。原吉與同列飲於他所，役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實墮墮行，其敬慎如此。太常氏曰：夏忠靖實心任事，而加之練達，遂為一代名臣。蓋惟任事之心實，故事事精考而見之益明。惟練習之見審，故事事中窺而任之愈實。其當繁費之時，而應用無缺。總九卿之任，而判決不稽職此之歸也。至其厚德虛懷，尤為立業之本。世之挾其聰明而談世務者，非不如彼飛蟲時亦代獲，輒傲然以為人莫之及，父之

不自知其破壞之多矣。若其力止北征，又繁而不回終俾。聖主之悟，非其忠誠之至，何以得之。

卷之一 通原

空

顧總憲佐

顧佐字禮卿，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人。洪武庚辰進士，除莊浪知縣。在邑廉平，士民頌德。值午節會射，諸將以文士易之，乃連發三中，進止有禮，無不驚服。永樂四年，遷江西按察副使，蒞事勤敏，威望尊嚴，號令嚴肅，奸猾聞風，趨跡聲名大振。十四年，擢為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兩京皆奸豪所聚，佐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勲豪貴戚為之歛手。議者比之包孝肅之知開封。洪熙元年，出為貴州按察使，未行，改通政使，勲貴家不利于佐，相排擯去。上實知佐廉儉，故召之。宣德初，臣僚習尚宴樂，以奢相競，歌妓滿前，御史尤多貪淫，紀綱為之不振。宣德三年六月，都御史劉觀以貪斥。

卷之一 紀

矣

上召大學士楊榮、楊士奇問廷臣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能如此，陞右副都御史，賜璽書，令考察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貪淫不律嚴暄等二十餘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又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下至吏卒，凜然悚側。隨陞右都御史。四年，更有遺管者，摺撫佐謂受皇祿，金帛歸，悉具姓名以聞。上密以問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

至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為歸耕。實官吏兩便。此京師臣僚大小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嘆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奸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以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謝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為之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甚恐。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

卷之一 雜記

完

司鞠之寔。千戶臧濟殺一家無罪者三人。當先代為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濟。五年。嚴璉潛入京。造詞脇人佐。又劾璉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璉西市。於是佐益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佐且晚小憩外廬。立阿藤戶外。官僚行道者輒引避。入直內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會陝西布政周景奸賊無度。佐切齒欲除之。致之法。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元年。開佐尺籍。二年。佐考察去御史邵宗。宗九年。考滿在吏部。上為原宗詰佐。佐遂以風疾乞歸。復優禮而去。寔用事者忌其嚴正而陰排之。疾愈不復起居。家十餘年。後居位者皆莫及也。議者稱為臺臣第一云。

太常氏曰。廉勤之節。乃士人立身根本。亦士人經世根本。自仕途以通達圓轉為尚。而此以拘曲見貶。夫通達則取予可無問尺幅。圓轉則進退可無論義命。名高厚利。兩擇其便。何憚不為。何怪乎貪肆之成風。躁競之得志也。嗚呼。勁直之於嬖媚。潔廉之於冒昧。必非習之所能化者。彼衆而此寡。安得顧公其人。一挽頽波於今日耶。然利欲網人。險忌成習。顧公在當時。蒙聖主特知。賢相共植。猶時時墮危機。其在今日。凡上肉久矣。

卷之一 雜記

中

周文襄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時選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於文淵閣內讀書。以應二十八宿。忱自陳年少。願進學。文皇喜其有志。命加一人。授刑部主事。預修五經大全。諸書。陞員外郎。時北京新建太倉。命忱督運南北畿郡之賦。洪熙時。遷越府長史。蘇州因國初籍入張士誠。兵頭目之田。與給賜功臣。份富豪。兼併沒入者。悉以租科稅。故畝科至九斗八升。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糧運不遠。耗輕易舉。及建都北平。轉輸煩費。民不堪命。流亡日多。通貢日重。一郡逋額至七百九十一萬餘石。松常亦多有之。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五年。廷臣交薦忱。乃以為

卷之一

主

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忱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民俗。大戶不出加耗。貽累小戶。小戶不支。遂至流亡。逋負。忱乃約正耗為平米。大小戶一例加耗。糧長私造斗斛。大入小出。忱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條。於是出入均平。先是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完。又皆親齎繳部。往來動經半年。率多科歛盤費。忱奏減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有司。差人完繳。甚為省便。蘇州粒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十分之三。三斗以上。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減。忱因與蘇州知府况鍾奏言。洪武永樂年間。抄沒官田。人力猶

今有司更不肯給其民使不知此輸數也

可以勝其所不勝者。正在古額官田。請令漕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蘇州獲減課七十餘萬石。各府秋糧。無倉可貯。里胥圍收。壓取無算。糧長收之私家。不即輸官。謂之囤糧。便於侵費。負累無追。屢屢禁革。勢不行也。忱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何禁今之不行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倉。便民倉每歲徵實各戶秋糧。夏稅加耗。則例填註絲帖。而分給之。每鄉推富而有行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加耗不過十之一。細民竟自送倉。不入里胥視舊所減三之一矣。又於糧長中。差上下戶為押運。以均其遠近勞逸。其於支

卷之一

主

撥更為酌量。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減省。為舟楫轉輸之費。置立簿籍。填入銷出。支有存剩。積之諸倉。號曰餘米。米有餘則減耗。次年徵十六。又次年徵十五。仍有餘乃奏立濟農倉。忱知江南貧民輸納耕作。多有不足。輒舉債於富家。其息甚重。以此展轉困乏。不免逃亡。而官賦日虧。思有以濟之。會壬子秋。諸郡歲稔。朝命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因謀於蘇松常三府。蘇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名其倉曰濟農。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濬河渠。則直給口糧。不責償也。每歲捕時。又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三石。亦以秋成隨糧上納。若遇凶歲。

則再賑之。奸頑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皆忱親為條約。俾之遵守。是以悉為實利。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罄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為之備。舊三府常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石六十。忱與三府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三府皆曰。善。遂請於朝。從之。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歲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府次之。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賑米。以賑貧。而民不知饑。民遺官田而逃者。居人一沾足。則執以償其賦。良田皆廢而不耕。忱奏立召佃戶。俾民得開墾。而薄收其賦。以

卷之一

七

來之。奏絕戶官田。不分古額抄沒。悉照民田例起稅。則江州海田。奏除其稅額。而以隣近絕戶田召人耕種。以足之。擇良民謹實者為田甲。使顯責督其事。於是田野日闢。流亡來歸。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於淮安廣寧倉。中運於徐州廣運倉。短運於臨清廣積倉。支米一尖一平。民則自行僱船裝運。正糧一石。該平米二石。又船錢一石。經年往復。動失農月。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民舟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與軍船交兌。江北衛所漕者。令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南京併他處衛所。竟至蘇松常諸縣交兌者。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

大凡指色
與本色其
便與否天

此即條編
從里之法
也先是吾
邑有官
府供辦糧
食一富民
其家必登
白米當
之當事改
為一條編
之法其思
遠近太實

卷之一

七

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觀整肅。折米五合。恐兌船在江遭風。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厥於瓜州江畔。遇到糧船。撥入收貯。聽候交兌。單日量支餘米。僱人有守。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七八。所費不貲。先是請以江淮二衛馬船給載。歲省僱值。至是復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厘。一千束止用三兩。若南京則輕資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銀。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領。常米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忱因會議。奏准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昆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疋重三斤。每每解驗。率因紗纈不堪。十退八九。忱知之。奏稱布重則紗纈。紗纈則價賤。紗細則布輕。其價反高。乞不論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傳走通馬匹及鋪陳等件。皆領于馬頭。凡有死損馬頭。輒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忱令每田一畝收米九合。隨糧帶納。另版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又命忱兼理松江分司鹽課。先是分司隸兩浙轉運鹽使司。至是其民自陳。鹽課通有。蓋因官司處置失宜。乞令忱兼理。上從之。初鹽丁附場者。衰海辦鹽。而遠鄉者。助出柴價。然衰海者。為總催。剋取恒苦乏食。而出價者。往往返病。耕兩不堪。病忱因言鹽

之功德在人此其一也

課四事一華亭上海二縣丁計貢鹽課六十三萬二千餘引。實不已煎鹽不敷。丁日以逃竄。宜官鑄鐵鍋一二百口給與煎鹽丁令其戶下人口協力煎辦。縣國課易完。一松江煎鹽之人。近者名曰鹵丁。遠者名曰龜丁。惟鹵丁諳練煎鹽。然貧窘者多。使其食足。何患鹽課不完。前代嘗有贍鹽官田。洪武初。雖給耕種。俱起科納糧。今二縣龜丁。每年應徵運秋糧。無慮五六餘萬。欲將龜丁秋糧存留本處。免其兌軍運。却以所節省耗米於各場收貯。養贍貧難鹵丁及僱人補煎。逃戶額鹽。其遠鄉龜戶所貼柴鹵錢。米亦於倉屯收貯。明白交銷。如此則官無枉費。人不逃竄。一松江鹽場總催頭目。一年一代。中間富實良善者少。貧難刻薄者多。催

卷之一 國

主

納之際。乃生事端。百計腹削。以致龜丁不能安業。流移轉徙。職此之繇。今後總催頭目。宜點選殷實良善之人。常川應當。若有仍前剝民者。連問革役。丁消乏者。照名食補。如此則事易集而民不擾。一鹽課之利。歲有定數。不在於官。則在於私。所以連年不足者。蓋繇私鹽得售。故官課日虧。雖有軍民官巡捕。中間有徇私故縱者。有通同販賣者。有誣執平民者。賞罰不平。人懷倖免。宜令華亭上海并蘇州嘉定三縣。點選行止服衆者。爲老人。分定地方。事所在總小甲防守。官司往來巡視。但遇私販發露。必究經過。河路罪及察縱之人。如此則鹽徒息。僥倖之心而克。惡漸可絕矣。上命速行之。忱又奏。近命臣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通貢

鹽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鹽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有奇。切惟鹽課之功。自有定數。今以數年通貢。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乞將通貢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事下行在戶部覆奏。言帶補之法。誠爲便利。但須十年以上。方可完之。即時准擬。誠慮頑民恃恩怠惰。日就遷延。請通將所通均作六分。每年額外帶徵一分。六年内通貢可足。上從之。正統初。淮陽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忱奉詔尋賑。乃奏。今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歲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楊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聽令龜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值給糧米食用。

卷之一 國

主

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是時江南民多健訟。有司不勝其煩。忱奏。伏讀洪武年間。教民榜文。及近年建言榜文。歷言民間詞訟。自願息者。聽事不干已。而相告訐。及官吏羅織。以媒賄賂者。有罰。果有冤抑實情。亦宜以次陳訴。果有全家被害。方許親隣申訴。近者刁民不遵。獄訟繁湧。一則圖賴人命。一則牽連雜事。蓋人命可以舉動官府。驚嚇鄉民。雜事卒難窮治。可以欺詐取財。箝制官吏。及至發遣充軍。擺站納米。連磚又復潛逃。變易姓名。起滅詞訟。臣請自除及叛重事外。論俱照欽定榜例。以次陳訴。庶幾獄訟得清。事下有司。議以所言甚便。宜將前項榜文申明禁約。從之。先是宣德間。大理卿熊鼎巡撫南直隸。用法

嚴峻。凡象右之家。素為民害者。悉被籍沒。徙置遠方。雖若過茲而小民之怨。仲忱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憐懷。時有告訐。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忱曰。大人如何不學熊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從容語之曰。熊卿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託不同。溫顏遣之。戶部定以蘇松常三府。正統三年夏。秋稅糧折納布五萬疋。解赴陝西買馬。忱計水路萬里。舟車捆載之費。過於輸納之數。途路險遠。無人防禦。或至失所。乞勅有司水陸應付船隻車輛。仍令南京差主事一員監送。從之。忱言天下糧儲頗足。兩京軍士。既已添給。在外旗軍。未蒙會計。宜移各處有糧。可給二歲者。如例添給。至四川都布按三司。覈實見糧。可足五年。

卷之十一 月 忱

主

除松藩衛驗口支糧者不添。其餘衛所旗軍。每月各添二斗。從之。五年。轉本部左侍郎。八年。大水為諸郡患。忱題奏量留官田一二萬石賑濟。其年各處坻圩岸廬。俱被衝塌。時水利諸官。先已裁革。忱奏取曾經任事官。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管理諸工。畢日送回吏部。不半載。事完俱復舊。十四年。入覲。陞戶部尚書。尋改工部。仍任前職。忱在南圻。凡二十二年。景泰二年。乃致仕。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忱專忱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性尤警敏。誓記謀慮深長。平生經歷。未嘗遺忘。簡略勢分。下衆。衆論卑官賤吏。田夫野老。皆得以所見自効。凡有計略。不憚折節求之一日。去弱從走入田野。與村人相語。問民間疾苦。

不久任如
此則利不
患除害不

嗟乎今江
南之困極
矣。安得公
其人者一
小民之
問前時征
派不一。終
歲四擾。吏
緣為奸民
不諒因公
總共一歲
應納者。統
應納之故
民得無事

每至輒令聚而。言之惟恐其不盡也。每出會計。貶地豐歉。事。為張弛。調劑變通。不拘一轍。蓋緣民情無不周知也。屬郡有荒歉。即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宇。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濟治。以至琳宮梵剎。一切駿功。皆為沾給。游其地者。無虛日。人得其所欲。亦取諸餘米。其間有竊羨餘。互相訐以撓其法者。適嘆曰。吾反不便於爾耶。詞弗復理。不一年。奸弊百出。松父老流涕。道路請求復故。帖然以寧。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括之。官於是徵需雜出。逋負自若。人益思忱焉。有奸民以經。

卷之十一 月 忱

主

忱斷理數事。嘗忱者。忱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言耶。使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忱有一冊。層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云某日午時。前晴。午時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忱計其失風為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忱。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邊事有亟。兵部檄造盛甲兵仗。各以數百萬計。其盛須用水磨明亮。忱取餘米。依數成造。獨計水磨明盛。非遲數月。不可。乃令鑄錫以濟急。用絲繪官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忱上供。甚急。會忱議事赴京。遇諸奎勅。使速忱還治。忱不應。至京言京。

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管間一。死。欲活之。無路。憂形於色。使吏抱素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所至人爭爲立生祠。後因祀之。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常氏曰。清高之士。諱言財利。動輒曰。吾安吾貧已爾。焉可以塵。務經心也。不知積貯國脉所關。盈虛民命攸繫。藉令身爲司徒。亦將聽其貶乏。抵其顛覆。死而不恤乎。吾以爲凡爲斯語者。亦覆拙匿短之云。非正論也。夫均是財用也。均是出入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豈有異道乎。夫亦盈縮於緩急貴賤之間。而爲之制耳。然非幽隱畢察。纖悉不遺。何以能之。我明推善理財者。必有文襄。

卷之一 周
主

傳稱其警敏善記。凡所經歷。未嘗遺忘。又稱其於卑官下吏。野老田夫。悉得以所見自効。此其盈縮所以不謬也。故在當時。不特國用賴之。充民生。尤蒙其惠。吾鄉迄今。戶祝之不能忘也。視前此言利之臣。但期足國。不知病民者。豈不遠哉。獨餘米之說。當時謂六得算。以今言之。必不可行已。

王忠肅

王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考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翺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諱謫。遷行人。宣德元年。內閣楊士奇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剛果孤介。去華就實。植善長。抑奸貪。風采凜然。未幾。巡鹽浙江。祛除土豪。鹽法以理。四年。松番番賊爲患。用兵不效。翺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翺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三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入寇廣寧。清野困之。

卷之一 王
十

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遠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殺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翺乞用一人。上用翺。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翺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翺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賊懼。率所部來降。翺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百育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翺陛辭。召至文華殿。諭以便宜行事。翺前屯下馬。諸將庭奏。責其玩寇。奏

恩
有抵償
法九邊俗
用之

曾探何在
能於城下
收散卒所
全多矣

師失律。悉命曳出斬之。再三哀請。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三軍股栗。始知用命。至廣寧不逾月。朔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經濟瀾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哨指。走。朔益簡練。卒伍。賑窮乏。偶配縣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輿輒。臣謂邊境之民。不可盡以法繩之。細大悉行收贖。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揮孫。因漏關。輒戍卒趙甲。邂逅身死。其妻哭。之。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輓。訴。現殺一家三口。朔判曰。甲死。於罪。妻女死於夫父。非殺也。其令。現償其埋葬之費。現得無累。卒。爲名將。癸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疏乞歸。終喪。上特降勅。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其姪安葬。丁卯。親率。

卷之一 王

全

官軍征勦達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算。提奏。賜勅獎諭。陞右都御史。已巳。又以殺達賊功。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衆數萬寇廣寧。時朔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三軍。分佈將帥。爲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猝然突至。我軍大潰。朔踣坐城下。收拾散卒。衆稍集。彼衆我寡。度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衆者。朔斬示衆曰。敢爲異謀者。斬。徐俟虜息。還精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去。朔在邊十數年。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人樂戰。所舉總兵。恭將如施聚禮華。自衆中拔起。皆智勇有統馭才。爲夷所憚。

正望已著
正須推誠

近邊建州毛達及海西諸夷。來則厚加款待。去則嚴加提防。故老少男婦。莫不感朔之恩。而畏其威。勅還掌院。會有易儲之議。加太子太保。值兩廣擾亂。朝廷更置將。命朔以總督便宜行事。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朔威望已著。諸蠻聞朔來。大懼。朔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擾之患。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頻年領兵有勞。久疑其反側。朔爲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養其土兵。如父子相視。繇是人思効力。田州知府岑紹先。于家奴。其已襲知府子。鑄適領兵赴。調家奴呂趙假義挾其出亡。庶子鑑。入據府治。以拒鑄。鑄不敢歸。思明知府既卒。同族黃震黃道爭襲。道父兄皆先于兵。地方洶洶。

卷之一 王

全

三司莫爲計。或以爲震當襲。朔曰。夷狄何倫理之有。調停之可也。乃奏授鑑知府。管州事。鑄隸桂州總戎帳下。道授知府。以酬其一。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爲之帖靜。恭將范信有才畧。入厭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聽調。朔不惑辭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十餘年。朔初入吏部。佐王直。直致仕。朔始專任。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吏。並稱得人。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冗。宣德間。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詳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出身。二等雜職。三等爲民。至是。朔以爲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於部。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例。故吏無虧勞之嘆。又以官吏給錄起復。文憑多過匿。乃行嚴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

殊書下緣為奸。糊塗莫辨。翔易以墨。弊遂絕。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駢肩而至。翔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英宗皇帝復正大位。翔即辭太子太保職。累乞致仕。俱不允。時有欲傾陷翔于罪者。賴上素知翔。保護得無事。李賢為石亨逐去。內閣之人。欲用翔。翔力辭。薦岳正。尋又謫去。裕陵召見。翔問賢何如人。翔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蓋見倚任。事詳賢傳。賢在內閣。亦素知翔。其意遂違。時時召翔面質可否。翔亦以用賢報國為已任。稱翔先生。屢乞休不允。翔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曹欽反。夜執李賢于長安門。砍傷其首。血滿面。奔翔臥。所以求謀賊併執翔。翔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

卷之一 王

全

畏服翔。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聞。加太子少保。上嘗諭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幾得人。但應吏部王翔年老耳。時公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翔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若繼翔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兒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翔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集禮范信。取九疇。軒輊年富。李象。程信。皆翔薦用。翔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端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願緩急得力。以故翔推轂北人多。至姚襄反之。往往石南人。清與稍不及。翔功名損

於禮部時。翔憂勤惕勵。仰思待且。事無巨細。一經法歷。終身不忘。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令有司起第縣西。有司外多列屋若干。翔悉令拆去之。京師雖有第宅。苟完而已。公餘退宿朝房。惟期望時。令歸謁先祠。門無私謁。權勢昭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其用人亦未嘗使知之。以要為已功也。翔鎮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其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餽之。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翔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食間臥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翔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翔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

卷之一 王

金

翔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直可千金。第尚有餘。翔為吏部時。仲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白。翔曰。汝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汝設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烈忿火之。又翔一女嫁為畿輔某官妻。翔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還我如振落葉耳。而因恚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翔出。罵而宿于朝房。旬而還第。將不調。李賢曰。早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紹賢曰。淡然無欲。不識美姬。而况苞苴。莫敢我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皆以為確論。子竝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常氏曰忠肅之正直傳之世世乃其內行之修潔尤不可及也
綴珠于領裂卷于火官壻于遠豈其釣奇取舉哉直如是而其心
斯慰耳夫如是而後振威而威震用愛而愛孚舉事而事立知人
而人知蓋其念念皆本來用事無有一毫之蔽隔于其間也上而
君相鑒知遠而蠻夷信服有繇然矣時上乃注意北人而忠肅
首起任政豈天默爲之合耶易于坤二發臣道之極矣六一行
坤德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忠肅有之

于忠肅謙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最後遷
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爲杭人謙生而頤骨相異常七歲僧
蘭古春嘗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如此兒者異日掇時宰相
也十六補邑諸生時督學僉事督責諸生過峻爭墜而摘之方誣
撰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督乃欲
以罪謙謙對曰謙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謙公
者而罪不謙公猶可而乃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
謙繇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
吐鴻臚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佐掌臺事其御

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數百人
之冤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屢害謙按懲之民所不便一方若滌
歸復偕錦衣官較按捕官河之匿私離者謙所按覆於權倖不少
避冠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上猝命謙數其罪謙肆
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上大悅
還京賞鈔幣與大臣等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稅兼練
卒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起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
山西奉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謙感上知遇夙夜
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出官錢以糴民粟歸更
儉則吐餘粟減值以糴脫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公私得相磨而

於下尤利濟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今邑。今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執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縣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賜者。時議欲移山東新炭。及大名牧馬于河南。謙抗疏止之。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方充溢。議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入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其地霜蚤田薄。當輸邊者。多折資金銀。

卷之一 平議

全

奸民多竊以逃。謙請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以便分給。尤為民利。有參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與儕輩寡合。眾購贓罪汚之。謙知其誣。即奏白其事。謙於吏術民事無不精。訓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為亟。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無不報。可以得行其志。它措置多達著為令。甲滿九載。遷右侍郎。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名流聞。管輅騎自河南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曰。不知為公死罪。幸赦我。謙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索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郵乾菌裏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之物幾何。而問閭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十一年。

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之勅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恐皇擅舉人自代。王入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獻。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復以兵部右侍郎還部。距其初至今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鄒瑩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宏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于振。不能大展。亡何為正統乙巳。虜酋也先既破掠獨。

卷之一

全

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鄒瑩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卒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瑩乃從治兵。而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章皇后詔立。皇長子為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已歿。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于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眾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眾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

生有瞻
見事

薛展義正

曰。極順與二奄者。義無罪。少選侯請得。皇太后即族振且
籍順等家。於是王乃起。譟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
純篤老成。執譟手而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有百王。直何能
爲。章皇后聞之。即進譟兵部尚書。譟弗允。乃上言。屈駕文武
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卹。報許。卿王既即大
位。益賢譟。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挾我
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師精銳。盡于隨征。武庫兵器。十不一存。
矣。司馬宜亟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
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銜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
給事中王玄。葉盛等。悉爲凡兵。皆出管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
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畿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
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廩米爲之。
重虜之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
虜。馬大同宣府皆經剿掠。請勅各地方守臣。協力防禦。鎮守務使
有備。而是時石亨方坐警。楊洪亦以逗遛當譟。譟惜其才勇。請赦
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握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
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堉者。以曉軍事聞。
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宮中皆有變。
必反。故都而後吉。太監金英斥之。使出然。諸中貴人之風竄者。總
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遭其私。重歸譟。乃慟哭廷諍曰。京

子公一生
大主張在
此

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務藏庚癸幸此此而不
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事可鑒且虜乘勝驕
實不足畏也金英是譟言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處分衆心稍定
固守之議始決先是中官喜寧者胡種也下蠶室得近土木之漬
降歸也先因爲之用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道之入寇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破紫荆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都御史孫祥走死遂直
窺京師時塲上等處草草運之未盡者譟言遣五城悉焚之石亨
議無出兵第宜堅壁以老之陳循亦言宜固守賊乘勝遠來勢必
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衆論戰守不一譟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
又先示之弱是佐彼張也命石亨統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譟督其

精銳盡于
隨征于公

卷之一

九

亦如之類
人心可以
忠誠振也
亦忠定亦
常用是策
矣

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諸門
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駕在虜營我亦
不敢輕發一矢虜人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喜寧族也
先逃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幣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啓數耳廷議
依違莫決禮部以問譟曰今日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不應則
以數騎來嘗我謀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
我伏發敗之孫鏗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既而甯府遣東兵至我
軍大震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巨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
管神機營都督孫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譟使謀
謀上皇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也先大沮衆請

後日上
至還亦類

此亦自勝
其力未足
也

天義新然
人心自定

進擊。謙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况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請出聖旨榜文，潛遣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有詔，復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重貶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使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計。謙謂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訾我，何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冑之臣而李廉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有戰守虜不能持重，相伺喝抱空名不義之費，始欲歸太皇離之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屬言曰：社稷為重，君為輕，虜不得志，乃擁去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軍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又以虜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兵與原守官軍相為應援，俾無隙事。俄薛報虜遁，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鴈門，關烽火連屬，眾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笑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略授

卷之十一

主

明倫大義

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大舉者。已而虜果不至，謙曰：喜寧不除，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反覆不可禦。因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通紀謂喜寧機二數，教也先提邊且不欲提，上皇還形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亟背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軍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營與俱，密書繫解解間令至宜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軍相善，彬大呼，俊縱兵還轉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服兵矣。其傳與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為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計益屈知悔禍矣。因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眾皆欲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群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憚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眾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它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為備耳。况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萬一虜果懷詐，我有辭矣。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返駕。御史顧雅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政會內閣議可否條奏，上下廷議。謙抗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臣知遵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上是謙言，先朝處降虜近幾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廓，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清漕運所經，商舶輻輳，實喉嚨之地，虜入寇時嘗有往據之謀，乃

卷之十一

主

奏遣平江伯陳瑄築城以守焉久之盜起中原卒賴之貴州曾寇
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
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
不祥遂寢左都督楊俊洪子也洪死恃其勇桀驁不可馴譏奏出
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寇可以得志謙執不可曰如此
門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入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
上從謙言俊素跋扈時謂謙此議足以奪其心先使嘗守備獨
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城皆不守所留老
弱皆歸也先既而命為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寧守
備官軍千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

卷之一 王

奎

威福詔有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充其父洪
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
及懷挾私讐推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
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時也先亦不守八
城謙謂此宜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又以葉盛為
山西參政贊其軍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精兵繇
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太上歸後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諍而皇太子
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文三俸群臣
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風上弗許時已城下之役石

請令明功
罪當人情
自屬

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
副千戶謙辭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
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關西田第辭曰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去病暨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贊此又
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輿書袍鍔冠帶弓劍之屬于堂而加封
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瘵墜上使
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董宿眠之云治疾必須竹瀝上為親幸萬
歲山伐竹以賜直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輿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
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

卷之一 于謙

奎

委靡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恒及至
調發兵將皆不相識難濟事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
都督領之五千入為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
一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其營則
自其將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
也除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當是時不獨三邊有營浙閩則
有邵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省養又有獐狸而三楚之貴竹苗獠
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籌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
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
耀霆擊靡不惴惴毋敢飾虛詞以抵者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為大

師而進止賞罰一錄謙相顧頤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將而亨尤貪縱自快謙每事裁之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遊擊將軍以是無恨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叩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疏乞復皇儲未報石亨謀與吉祥等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所司以金牌符冊具存是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鉅鑽鍛煉文不勝憤辯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辯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徐提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修謙此舉為無名謙遂論斬其籍其

卷之十一

五

家自上賜外無長物先是景泰間用人多謀訪於謙時缺祭酒有貞勸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謙內姻託為之請至於再四謙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不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面謙以至於此謙死之日陰靈翳天行路嗟嘆章皇后憐謙忠於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而諭上何不留謙上深悔惜吉祥麾下有違官指揮朵兒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湖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藉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慨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毫無餘貲汝言一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瑄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獄瘕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茂陵雖遭廢阨念謙勤績事起倉卒不遑申揀每一念謙為之嘆息故即位之初有上疏白謙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

卷之十一

五

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于其墓曰旌忠見改文資累遷應天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今以都督僉事填福建謙為文肆筆立就詩亦爽雋然少裁割獨其于奏疏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太常氏曰余觀於晉人執鄭伯于銅鞮與廝養卒之歸趙王也而知宋人之失策我茂陵之所以得歸與忠肅之歸茂陵也夫敵之制我嘗視我之輕重我而示之以重則彼必以重制我我而示之以輕則我反得以輕制敵此必至之情一定之勢也徽欽之北狩宋人今日曰迎二帝明日曰請和是明示之以重也彼安得

不換以要我晉人執鄭伯申叔諒之曰我出師以圖許將為改立君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既而髮頑立樂武子曰鄭有君矣我執一人焉何益因伐鄭而歸其君趙王為燕軍所獲使者十餘輩往觀先所養卒反其道而用之謂燕將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燕將然之竟御趙王以歸此非以輕制敵之明驗乎藉令也先之難茂陵而南遼與之議迎則彼必邀我以所難從增幣割地何所不至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必仍撫而北聽其去則示重之形已見求其必從則要挾之勢何厭二帝之不南即在今日矣故分羹之說雖非人子所忍言當時所以全太上皇者外此無策也方諸兒欲甘心忠肅茂陵猶豫曰于謙實有功

卷之一

七

則聖心曉然知國有君之說甚于信使之日至軍詞之懇請矣何者宋襄公見執于楚謂曰夷歸國曰國罔子之國也宋公豈獨為社稷計又豈為目夷計哉卒以此得歸乃所以自為計也豈以茂陵之明聖而不及此哉則鄭王之立謂茂陵不言之意可也說者謂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豈惟失謀國之要機不亦大昧聖王之明鑒乎南宮之劍于目夷之義不無稍失第未知遼爾遜位則元仁之儲能必之否二者忠肅必有一負矣東宮之易說者以留侯不能得之高帝為解此亦未然余聞之莫道望言忠肅止易儲之謀用心甚苦踪跡甚秘確乎有據後不傳也忠肅一腔熱血不知洒于何地之語信以此兩者耳總之非人臣之力所能及

王忠毅驥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鹿為東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群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顯封駁論建驥常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通課二十餘萬緡西人德之又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以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其從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尹順天府事治還兵部右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

卷之一 王驥

先

秘之妙用
蓋奉命為
將自為之
為慶動也

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鄭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成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于是驥輟部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先狀而修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翊日大會諸將方就坐伴問曰往年出兵遇虜于漁兒海子首先退縮者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先妨責狀以報且誓于衆曰自今遇敵

定信地乃
事責勢
之與思矣

今人但務
增兵不務
運兵勝矣

勝必須
善蓋與
傳入而樂
之情形大
反矣
貴何如性
而今勇直
以紀律耳

卷之一 王驥

一百

有不前者罪如敵于是諸將股慄莫敢仰視遂大關士伍定更番
械輸輓飽士調馬養銳待虜又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
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
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三丹抵永昌北抵騰脂堡西抵深溝
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會
屬將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
既而虜酋把香入莊浪即遣都指揮魏崇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
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又聞甘涼軍完曰兵貴精強乃退
其三之一還衛八川驛還京上親慰勞之未幾虜聞驛還復入
冠上尋詔任禮為平羌將軍將貴趙安副之而驛特為監督討

阿台衆見只伯諸進止悉取驛驛驛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
將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
能成功毋相見也再遣偏將軍趙安繼之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
分兵為殿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于石
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驛曰虜未大破不長我不退去
使我僊于奔命非計也遣驛知虜巢所在復遣貴以精騎二千五
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較
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重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數計衆見只
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鳴死而任禮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食
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

卷之一 王驥

一百

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
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化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
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驛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
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麓川木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雲南
總兵沐晟與弟沐昂討之敗不利及至以愛尼大學士楊士奇等
議遠夷不足較但為耕守計而已刑部右侍郎文淵援舜舞干
羽格有苗事請使使諭撫之驛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為天下
全盛而示弱于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
細文淵說而命定西伯將貴為平蠻將軍驛總督軍務率副將軍
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驛貴
黃金兜牟細鎧繡蟒緋衣朱方矢以壯其行特大暑衆請且按兵
驛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遂馳傳至雲南而貴
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衆八十抵大嶽州欲據其東
諸處即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箒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驛乃
奏上方畧請遣參將冉保等繇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
而大軍繇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驛等
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
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驛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
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副總兵劉聚
參將官聚兵至會大風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乃放受

刁招漢父子、擄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繇夾象石渡、卜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着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于沙木籠山、連環爲七營、以相掣、驥貴遣劉聚、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着軍心等、乘勝追獲賴龍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衆、陣于泥溝、復敗其衆、陣于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衆、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酋達長官司、破烏木弄、曼邦等寨、斬首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

卷之一

五

捷聞、仍請留所部兵、昇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苦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併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儼郎與沈正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釋、捕講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年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特封驥推誠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進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諡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驥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

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將貴果勇、每戰、鉅至大將、猶摧鋒陷陣、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守之、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卒不遣、以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率兵至騰衝、分爲五營、與將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宜慰使統兵萬餘、駐于蠻江、游觀我兵、容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進、緬人擁衆大至、密令

卷之一

五

貴率兵由江西而下、焚其舟、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縱兵搗思機、發寨、首惡仍遁、獲其妻子家屬及賊從百餘、戰象十、韋郎羅川宣慰司、設麓川宣慰司于隴把、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紗帛如初、而冉保、毛福壽、陸實亦次之、人頗以驥師老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肅等處、所至申飭邊隘、謹烽堠、練士卒、授邊將以破賊方略、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走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峰、拒我、驥潛渡破之、斬獲萬計、賊又以鬼哭山、顛立柵、驥與偏將親矢石往援之、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

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帥師南矣。而稍稍損于前。一衛訓導蔣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輩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于其屬。使責重報。鹵蠻登輒闢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旣渡。縮朒不敢攻。攻而失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提聞也。上爲之下兵部法司議。請遣御史一員直抵其境。會巡按御史勅報。上不許。然業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勅。勒聚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山苗。獲其稱刻平王苗。苗富者。檻送京師。僂之。然苗勢愈盛。驥不能定。奏言久在南方。身染瘴癘。乞還朝廷。

卷之十一

五

乃以梁瑄代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王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行在兵部右侍郎柴車言。虜情誦詐。殺服靡常。脫脫帖木兒者。永樂初。隨其部長把都帖木兒等來歸。未幾叛去。迄今三十年。又復來歸。安知異日不叛。况京儲漕運不易。請因其初來。分處江西衛所。下兵部。驥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柴永正等。分住真定等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授田廬。俾耕牧自便。尋改南京兵部總督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戎陣。察馳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耳目爲之一新。嘗閱師。從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員。斜直之勢。今日所較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

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策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繇五十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游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人如前法分佈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剿遣。聽于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繇伍而隊。繇隊而營。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

卷之十一

五

而功不成哉。而大司馬諫弗善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已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妓女。供帳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于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除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二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瑋。至今不絕。一孫添尚公主。拜駙馬都尉。驥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詞極懇切。孜孜不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無將相。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癯。手輒授。尤善談論。見者爲之懷然。天順四年。疾亟。家人惶懼。驥曰。古人

以先為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聖卿數言敘間濶神氣如常客
市出門就席而返
太常氏曰靖遠之於兵真有獨長哉衛霍出塞雖倖而成功然士
馬物故海內虛耗因而桑孔之徒遂以利進靖遠出塞功故不減
而所用即隴頭之兵所費即隴頭之餉未聞以軍興故耗司農一
絲也人特以其通中人為病然予考其勲績之著莫如隴右功名
之損則在麓川惟麓川之役乃借力中人則其得失較然矣

卷之一 王

夏

皇明世編卷之一終



皇明輔世編卷之二目

李文達賢

王莊毅竑

商文毅幹

項襄毅忠

彭文憲時

余肅敏子俊

王襄敏越

劉文靖健

李文正東陽

卷之二 月

王端毅恕



李文達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南陽府鄧州人。生而器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劇疾。太夫人葉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几子也。勿憂。言已即去。門日而愈。人以爲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爲州學生。學業騰起。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之。叩質所疑。瑄亟稱之。以爲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英宗皇帝嗣統。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民。禽獸夷狄。雖聖人一體同仁。其施也必經親

卷之二 李賢

及疏。未有民不得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况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孰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蓋賢並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不行。而已已之變。畿內韃官羣起。煽亂應。虜賢言始驗。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司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以職任所在。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法。若候九年。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賢言。賢又言。國家

卷之二

二

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多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後數年。詔新太學。實自賢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憂。久之。轉文選司郎中。候終制。赴京。賢官吏部更三任。率公暇。手不釋卷。尚書王直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士奇每以不識賢爲歉。南陽知府陳正倫。士奇友也。因邀賢往見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已秋。虜寇大同。英宗皇帝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行。上北狩。扈從官多罹其難。賢瀕死。而還。景泰初年。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覽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卒未。虜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令廷臣共議長策。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

川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前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之。彼若遠避。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者何如。夫今之將士。猶古將士。而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爲國家復仇雪恥。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也。乞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言采取而行。是歲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左侍郎。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癸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賢以虜欲無紀。不宜終徇。上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

卷之二

三

圖金帛之利。虔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靈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強。中國日加罷敝。持此悠悠。實非良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於心。不可自逸。觀粟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謙以賢言爲然。請下其章。以勵重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頒君鑑錄於羣臣。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曰鑑古錄上之。英宗復位。輔臣多竄竄。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有欲以汪后殉葬者。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無然。以賢言爲是。乃令出居舊王府。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被石亨姪泰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至京。上問賢曰。此人如何。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亨因此與賢不合。曾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山東奏民饑。難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噫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然。命增銀四萬。

皇明輔世編

卷之二

四

兩饑民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爲已功。竊弄威福。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賢。宜協心輔朕。賢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其敢言。令吏部識其名。將擢用之。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亨遂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噍類。因伏地流涕不已。乃傳旨收瑄及鵬等十三道御史下錦衣衛主使。遂併有貞及賢下獄。其日風雷雨電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宅水深數尺。甚異。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友言上天亦怒賢等。雖強解釋。然

不自安明日言於上釋之詔俱請外任賢請福建布政司參政將辭吏部尚書鹽山王翺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與有直雖同事未嘗阿比王翺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上領之翺請改賢南吏部意令遠去避禍上頗不喜曰南京遠仍留爲吏部左侍郎亨吉辭又大恨願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短毀之也踰月承天門災詔復賢尚書學士賢上章懇辭不允時石亨張軌輩每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而避之上厭之召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常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宜召然後

卷之二

五

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賢以爲可用之不則不用、皇太子將出閣賢請擇學術端良之士備輔導乃上劉詡等數人爲坊官、上仍命賢總之日授書正字於文華殿、上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先大學尚書、上曰經書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明白易曉可先講讀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至京、上喜其來問賢曰與弼當授何官賢曰與弼純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導官爲宜與弼固辭不受賢叩其故與弼謂教書太重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

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致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乞歸田里復請殉其志以勵士節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賢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寔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等輩去各

邊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邊微騷然上召賢曰自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今乃知其謬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上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會都御史李秉任大同監察御史陳瓚任延綏山西布政陳

卷之二

六

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劍任甘肅以京官巡撫其地一時號稱得人尋命賢督修大明一統志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博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廢昏鈍浮薄之流無繇而退至是重修通志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闕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因才補職翰林一清御史劉濟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較聞濟言豈不解體欲速繫賢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因譴賢阿文臣上知賢深譴不行而以賢言薄責濟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諭言官

公近臣之
最難

廷劾之奪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及天順二年
集賢言於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俟十年一度撥自披剃二十
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著為令上一日屏去左右
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
害賢言錦衣官較差出抄捉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
不勝其擾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事不遣或謂賢招結賢曰
此弊九重之遠何緣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不言乎若除此
害恐亦不辭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聞政聞四方
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惟在獨斷可以已之上曰非不
自斷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請但聽之則悅不聽則怫然見於辭色

卷之二

七

賢曰於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論之自古人主權不下移若陛下
果能自撓每事自斷以公處之則彼之勢漸消而趨附之人亦自
少矣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出鎮大
同張大同巡撫薦已上廉其詐并建亨置於法上一日從容
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
况景泰不諱陛下正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
不心願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
置陛下於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
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要臣與

正大之論

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
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成宿舊依然在職
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
何緣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禍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繇此而
盛易曰開國象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
上悚然大悟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宜核究上召賢
曰此事可行否恐驚動人心賢曰若顯究則不可此等久不能安
欲自首猶豫未決若許今自首免罪則安矣上從之於是冒報
陞職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追其支過俸糧者賢不可而止
前此賢封贈恩誥京師至是陞辭上特賜寶錢三千貫因

卷之二

八

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
者皆陛下之賜賜甲第一區賢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
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不允辭遷居之日上及皇太子皆有
落成之資賢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行故事無以示懲力言於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八人賜宴禮部上命賢與王翱主
之吏部初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賢賢以銓貌不稱對乃
用為右副都御史上命賢擇可為戶部尚書者賢以山東副都
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者其眾謂賢曰上不
喜此人不宜再舉未及言於上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
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

是漢文細
相棘門遺
言

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遂召用之四年庚辰虜酋字來寇大同守將失利遂深入鴈門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遁不可止上初謂此虜窮之不逼待邊掠牛羊而去賢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堡馬二關駐劄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虜知懼不得久留深入會兵部奏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虜既有獲又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勅二關軍赴鴈門人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五年辛巳虜西寇涼州莊浪賢知上以虜入為憂陳邊事五條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鐘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

卷之二 李賢

九

板枋之類及蠲免採柴追馬清匠制卷諸事而採柴一歲省銀三千餘兩上謂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少所出多即軍官一季額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曰自古國家甚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員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令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官軍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為之吉祥從

確見

于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特下詔戒諭數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害朝臣之素行憾者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譴聞不得已為此請入疏以申救賢曰爾既殺仇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既脫於難上亟召之入宮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姦欲塞之以遂其非繇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掛黜大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上念賢忠勤下勅加太子少保賢懇辭不允一日上與賢從

卷之二 李賢

十

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容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者惟容自奮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容於陳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固忠臣也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尹旻請罷兵議者懼有後言賢上言兵在外可變而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乘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為便上命廷臣議卒從賢言聖烈慈壽皇太后崩上見賢

所服斬衰與眾異。取視之。乃知賢服制。今古即取賢服者。為法。命官中悉易之。孟冬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賢。賢言宜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上曰。微公言。幾昧於理。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禮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若何。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二日晦。夜賢聞空中有聲。明日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上覽之。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

卷之二 李賢

士

封以來。賢遂疏十事。一請清滄海。禁舟人。二止銀場煎鹽。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五弛芻米之徵。六罷虧損馬匹。七飭邊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糾劾。上曰。朕締觀之。皆實惠也。即詔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止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採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一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係於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為忤也。上以母后胡氏係宣宗廢后因疾請開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諡。而左右以為不便。一日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名。上即舉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寵於上。專理詔獄。兼緝事。中外道路以目。賢嘗以為言。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為其所誣。下獄。有彩漆軍匠楊暄。挾之。上命達逮訊。達欲弁傾賢。林暄使誣賢為草莽。狀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暄伴諾之。且曰。若多官廷鞫之。我對眾言。彼無所逃罪矣。上命廷鞫之。暄遂大聲曰。此達所教也。賢以事白。上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八年春正月。時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疑之。一日。上不豫。卧便殿。召賢論曰。今庶事頗寧。而大

卷之二 李賢

士

者及搖。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太子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讓竟不得行久之。上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賢。十七日。上賓天。後五日。憲宗嗣位。有欲專致隆於上生母者。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願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母妃為太后。於皇后為皇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賢議。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為皇太后。尋進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門達謫戍嶺表。不知者謂出賢意。其黨相與為匿名文書。指賢姓名。欲中之。賢不自安。懇乞休。上不允。下令禁謗議者。

有定見亦
有妙用然
此時視天
順初為易
行矣

時災異層見，賢請出官人以昭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下之主，若行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治安之本，在於君德。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言者，望即日退出。毋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為宗社生民至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陛下剛斷而進退之。五月五日，風電大作，飄瓦拔木。上及郊壇，賢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惟陛下勉加修省，雖在閒靜之中，譬如對越之際，不可與左右狎，亦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講論修德行政，念茲在茲，頃刻不忘，庶回天意。賢以疾在告，詔免蚤朝，尋降勅命知經筵事及總

卷之二 李賢

古

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有司請造國簿，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軍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奈何復為此。上即日寢其旨。皇后吳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賢者益甚。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遣衛士夜宿賢第，護賢以行。有內直將軍趙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今一切罷職，非法意。上念其久於後特復之，而以迎駕奉門陞者紛然入，翹不已。賢言於上曰：自石亨遣此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蚤治之。且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奉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璉與孫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極言之。繇是洵河者

卷之二 李賢

古

哀息丙戌二月，聞父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弔，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賢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大小，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詔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賢復疏言：陛下必欲起臣，以為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令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即無臣一人，事不廢。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踪跡，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驚鈍以報王。皇上固有日矣。詔賢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賢聞故鄉歲祲，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不從。既抵家，襄事興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賢退即疏言：陛下謂臣可以委託，堅使奪情，而不知臣寔驚鈍不堪。古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起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寔以此為榮。姑陳奏章，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奉詔勉留。賢復疏言：臣累訴衷情，而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奉誥恩旨，涕泗交頤，所以不能遵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況臣日迫衰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慚，增臣之罪，詔促就任，又遣中官主第道。上意乃供職。修撰羅倫上疏請許賢終制，歷陳古今

此一生有識
初一歷至

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
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遵等文章乞留之謂倫所言誠為天
下大計遵慮乞宥以開言路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所
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賢因上道中往來所
得軍民利弊八事乞重守令之選毋拘資格以免廢政留河南所
運之粟以備民饑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蘇民困蠲江南馬戶
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佚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榮澤新鄉諸
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上即命所司議
行之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宗
創業垂統官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克積金銀不肯妄費游

卷之二 李賢 主

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於 祖訓一書尤
為明備惟陛下逐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上
方慮已以聽而賢感疾決旬不愈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
御醫日夕診視報狀凡閱月疾亟語多監察御史讓及子璋惟以
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為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
五十有九贈少師諡文達賢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提學
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當如周子之言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其人大異之在吏部編書歲銘於座右與學士薛瑄交厚善務
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學益克立朝四十年
不立黨與惟守一誠不知者如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

內援之賢
不可不察

知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臣天下亦倚之為重雖在護
謫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象從容言詞簡當將順匡正之力甚多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
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嘗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臣
官官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
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
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
雖奢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
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
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皆曾遍讀如二

卷之二 李賢 去

典三謨皆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
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英宗每為育
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勵名節為先耿九疇軒輅皆
以廉介聞育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
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又屢言於上而還之年富亦為石處
所陷處敗力言用之禮部侍郎員缺禮部郎中李和求近習薦陞
上問賢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
言趙者士風不立多貪穢以求進如用紹請於黜座召吏部面命
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領朝饗然政務任九卿議
擬不相侵奪時於上前酌可否為行止王朔馬昂在吏兵部皆

今日安得
此盛舉

本朝又有
劉之舉

上信任賢又能調護以是兩向書得行其志其後任事大臣多
賢所薦已薦矣其人不知反有訾賢者或以告賢賢曰吾知用其
才耳人有善若已出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脩丘濬廣人具續
南事宜告賢賢奏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為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
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為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
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怪色之川自賢柄政前後
發內帑銀抹荒恤邊凡數十萬計人有詠難以身抹之而於植臺
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不悅以章
示賢賢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
公上意方解言路屢開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惟成

卷之二 李賢

七

化初言者歷詆中官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外補而或咎賢不
申抹者賢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子獨不知
之耶賢一日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遣使邀賢往賢
語曰聖上宜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人者掖賢至賢
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也曹云吾適病
足耳先生幸恕罪其不少徇於中貴如此凡朝廷大政今涉於軍
情邦計者必經賢議而後決天順初廣會學來近邊有言傳國璽
在其處石亭請發兵乘機掩取之上為之動賢曰頻年災荒府
庫空虛兵民困極宜恤恤且虜近邊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買

災况秦覆亡國之物亦不足寶上覽然罷之內府奏之金川詔

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折糧銀折金五萬兩賢曰國家財
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踴貴聞雲南諸夷有
歲辦金銀者以銀折金亦足以克國用松潘寇亂已勅三司調
兵勦之入不下賢曰三司煩煩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
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上問可
將者賢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老始靖賢每以盈滿為戒取
小曼詩中語備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
治田宅不鬻侍女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者所居園
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解每有得即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錄

卷之二 李賢

七

三卷所備顧問有天順目錄三卷有古穰集若干卷詩中潛溫厚
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旅諸若干卷
平居無疾言遠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為之自失
陰狡者為之中沮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
才廣言路抑佞幸却戎狄皆賢之力云其不能無議者南京給事
中王徵等劾賢不職獲罪俱逮調都給事中張寧會大行申抹忤
賢復有忌岳正者為岳正劾賢疏章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
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會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
假歷練之說擬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
並引疾致仕不復起不究其用士論惜之

太常氏曰。文達歷事三朝。皆虛懷受善之主。委任甚隆。登人臣千古之一遇也。文達亦盡展生平。隨事効力。周旋於武功曹石諸人之間。力抗其鋒。雖取怨禍。曾莫之恤。卒能開明泰門之非。艾除倖位。廓清朝宇。俾利國家之有。事以取富貴者。杜其邪心。功顧不偉歟。一時文武大吏。多所薦拔。保全鹽山懷遠。均州華容之得展其志。說者謂有賴焉。何以於羅修撰岳太常。不可機如是。余觀自來。有能宰執。遇事多有妙用。以彌縫天下之耳目。而蓋其缺失。獨於正人。少左。獨甘心敗露。此大學於好惡一念。自誠意以至修齊治平。不厭三復。爲人告也。文達所切確於文清之學。又安在哉。

王莊毅公

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竑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邸王監國。初坐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奮臂起曰。順前黨振陷。上蒙塵。今日上前叱逐百官。又敢無上如此。卽粹頭髮。口咬其面。順倒地。百官因批殺順。上起入宮。猶倡百官慟哭不已。上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置於法。遂從門隙中出。二人捶殺之。血漬丹陛。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時餘黨尚多。皆惶怖不自安。而虜騎又充斥。朝廷欲姑安餘黨之心。而嚴慎防虜之策。乃令衛士傳宣諸論。

事者。餘黨卽爲流言。以恐諸論事者。竑與妻子訣曰。吾今事乃忠義所發。忠臣爲國。以死爲安。爾爲吾妻子。當死節耳。所遺幼穉。寧無向義者。爲吾育耶。遂與諸論事者入朝廷。論以前意。竑還。乃悉心經畫防虜之策。冬。虜犯京師。命竑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追虜。京師解嚴。竑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結塞時邊軍洶洶。竑以大義開諭。正色以率之。沉靜以鎮之。人心感動。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之。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時徐淮大饑。民流死者相枕藉。竑盡所以救荒之術。繼而山東河南流民。卒至。竑不待奏報。欲盡發廣運官儲賑之。戶部有

主者。難之。故曰民窮至此。吾恐道憂。朝廷故欲發。而不善。後有。變必先殺。爾以。爾眾。吾乃。請罪於。朝廷。主者不。得已。從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者。數百萬。人。擇。鬻。四十。人。空。廣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葬。家。以。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錄。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之。饑。帝。於。被。轡。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茲。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茲。所。主。政。先。除。姦。貪。置。吏。聞。風。悉。遣。其。逮。問。者。無。所。寬。假。閭。閻。豪。右。以。肆。侵。橫。者。必。捕。鮮。之。相。戒。不。敢。犯。一。時。吏。民。畏。之。如。神。明。劾。巡。河。御。史。王。岷。食。淫。請。岷。戍。關。平。四。年。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嘗。夏。秋。兩。水。人。民。廩。舍。漂。蕩。麥。稻。淹。沒。老。稚。顛。連。流。徙。邇。者。新。春。兩。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皆。觀。易。泰。卦。象。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象。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陽。盛。陰。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世。愴。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微。便。佞。若。忠。誠。太。貪。若。廉。大。姦。若。愚。卽。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降。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

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繁歛。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辨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明。察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典。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有。災。郡。邑。賑。濟。茲。又。上。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治。河。騰。賑。每。遇。過。舟。輒。令。出。米。爲。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七。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三。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無。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鷓。鴒。之。栖。戢。未。寧。史。籍。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廉。皆。言。茲。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必。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暴。戾。臣。副。都。御。史。仍。治。淮。安。上。皇。復。辟。言。者。追。論。其。犯。闕。事。請。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上。覽。奏。疏。見。茲。有。正。倫。理。爲。恩。義。等。語。顧。左。右。曰。茲。所。奏。多。爲。朕。也。乃。命。還。河。州。天。順。五。年。亭。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李。賓。薦。起。茲。視。師。會。虜。退。再。游。淮。上。迎。拜。

道右者如蟻軟聲雷動會渭河潤麟祀輒大雨即日江水漲舟
 楫通行凡所措注威行恩施聲望益重會歲大饑卽先發粟數
 萬石賑後方具疏劾罪茂陵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具奏
 令天下邊將各陳職守方畧嚴簡兵馬勦屯種復武學時兩廣大
 肆劫掠陝西虜在河套四川道鐸作亂廣西湖廣兩省徭徭入境
 邊報日至茲居中調度規畫允合事宜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皆
 奉廟謨而行俱成功凱還時有條奏密雲古北之邊事者命下
 兵部議之茲謂其言可行遂以聞有忤上意越兩月不報茲具
 疏以待上不加罪或有為茲慮者私謂茲曰自今凡事宜慎重
 事有大利害可不計耶茲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遇此等事吾
 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甚於此者吾亦不計也言者規服既而上
 疏復在京園管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
 給事中張寧三事不報茲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
 可以行矣遂上章乞休以歸蓋茲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
 行其志也正德間謚莊毅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茲抗志寡
 交乘出入里閭博奕諧謔茲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賦
 狎不自愛乘亦非茲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哉
 太常氏曰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莊毅馬順之粹人以爲
 一時感憤云耳不知惟其正直之節根於性生故一發之馬順再
 發之司倉者當是時雖死生交於前不知也蓋與客氣之乍盈乍

滿者迥乎寥絕矣世之譚經濟者率謂以員融通變成之而莊毅
 乃執一而不撓惟其有諸中者真故動於物者速令之必行諭之
 必信俾姦貪聞其聞風遁跡人人寔心任事民生有不安天下有
 不治乎又何必員融通變為也

商文毅略

商略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登解第一正統九年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英宗命選辭臣劉儀等進學東閣輅與焉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議請郅王即真以安友側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式九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遣虜營虜得謀與書自相疑遂遁景泰二年八月迎上皇於居庸關九月陞學士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死之窮治不已輅極言儉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以傷骨肉之情忠始坐罪衆得釋三年

卷之二 商略

五

一語簡常
更不可易

初議易儲輅謂此國家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官議附和者衆竟易儲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嗣不可測輅因召對力掄綸因得免景帝不豫與陳循等倡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略援筆增二語曰陛下爲宣宗章皇帝子當復立宣宗章皇帝孫他非所當立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迎上皇復位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對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勅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例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輅欲附致於少保刑案太監與安和解上

愈怒輅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審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耳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輅去上每念商學士勇有瘳者久之不得召成化二年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祠諸賢洪武中增董仲舒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贈諡未稱乞如伏勝等封伯爵四年議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葬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輅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輅又力請有言官上曰輅真大臣言官得不問尋陞兵部尚書兼學士時王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

卷之二 商略

五

天下爲家何以莊爲番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覲再出師邀功有危語輅與彭時執不從未幾捷至五年冬煥七年彗星再見天田入太微垣輅上劄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納諫靜勵官守恤軍民八年天下大水復請省科歛減力役寬兩稅弛厲禁悉從之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嘗召見從容議及郅王監國輅觀樓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諡先是悼恭太子薨上憂念已而知西宮有子六歲避忌無敢言者輅獨宛轉探引東宮乃定輅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官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

每能
出之

無此但外議皆謂王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按之人情事。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得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幾遂母子之至情。願朝野之公論。上召駱擬。皇子名逾月。皇祖母薨於永壽宮。駱舉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贈淑妃。殯殮悉如禮。是年十一月立。皇子爲太子。十二年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內駱疏言。皇上爲此上爲。母后視釐。下爲生民祈禱。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傳說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罷神祠。送像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太嘗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

卷之二

三

災爲祥。上從之。是歲進謙身殿大學士。會黑青見條上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四方膏肓。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分遣部使者。慮因理冤抑。停不急營造。寔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置雲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駱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亟。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不安益。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併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一內監輒能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其屬。駱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渠一日擒械數十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

卒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駱。會前輔臣楊榮孫。湯輝逮至京。語及駱。直中主之。駱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駱遂請老。陞少帥。致仕。駱去。萬安得爲首相。遂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駱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駱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十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文升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

卷之二

三

太嘗氏曰。自余有知識。聞秉均當軸之人。無不藉中人之用。事者爲與援。甚至以序預結相待。而進遂使權歸中人。閣臣徒擁虛器。賢者雖欲挽之。而無策。稍有異同。有去而已。彼汪直之在當時。可謂用事。而文毅乃直攻不少借。雖文毅竟以此去位。而西廠亦且整革。繼之稍得其人。未必不終止也。蓋當時造膝納牖。上下之情。猶可竟通。豈若今日堂簾之隔。必於中人喉脰中取氣耶。然則欲收均軸之權。令求通上下之情。又何道哉。文毅在景泰中。倡復儲之議。於天順中。稱景帝之功。亦人情所難者。昔人稱其直言持正。良不誣矣。

項襄毅忠

項忠字謙臣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戊辰陞陝西司員外郎十四年乙巳扈從北征聖駕陷虜忠被執忠初宿土木帳中有朝官言降胡亮堅能漢語今帶錦衣鎮撫其二子在虜中俱用事忠心識之次晨詢左右得錦衣圍者悉其詳及師潰被執詣虜酋前將害焉其酋令舌人詰忠為誰忠憶前聞詭稱錦衣亮駕官而酋固亮堅次子也問父留京狀忠脩言之亮堅子故撫衛忠以見也先忠不屈也先曰奚不跪令投忠忠屹立如初徐曰願死亮堅子曰是非愛死者也先令搜忠出亮堅子遂留忠牧馬於沙場忠詢駕安在亮堅子曰在伯

卷之二 項忠

五

顏帖木兒營中無恙也忠泣曰王在吾何敢死亮堅子引置馬所羈防稍寬亮堅子時遣人視忠牧忠問與語則敷揚國威曰我國家正當全盛偶因王振弄權輕敵喪師非比殘金破宋為元俘虜仇恥難雪王振既死謀臣勇士咸得自奮精兵百萬一朝壓境恐爾輩不能如前得志矣亮堅子亦憂形於色應曰我主言留爾主無用若中國來迎必還爾主忠喜日盼使至迎駕竟無至者忠且自計曰吾走而被獲固死矣萬一不死可以報朝廷回聖駕吾且萬死以走遂胡服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棄馬步奔朔道板嚴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炭察刺者數百及還陞山東司郎中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孽

竟不請述
獨何也

即有竹用
非以濟
意何以濟

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降兵忠曰流賊無家理無家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癸酉從都御史馬昂征龍水賊趙音旺等忠入謁昂問計忠曰此盜倚大藤峽恃險播患脅從者眾難以進攻莫若懾賊以威諭民以德民出賊則勢弱而成功易矣昂喜遂委忠監軍時音旺等嚴守隘口關忠同諸將率師攻破之追至林家坊清藍洞忠叱軍大進斬音旺及從賊一千六百餘級餘潰奔忠命勿追但諭之曰今日項兵道在此願降者免戮賊聞忠名相率而降者千數已馬昂慮巢穴餘黨伏匿貽患將來密令總兵勦滅時有轉餉夫千餘以夜近賊巢宿憫其無辜而俱焚也顧機又難洩遂遣沈同知夜往給集點名眾方赴點而勦滅兵大至矣所全活又千餘人加從三品是歲丁父憂服闋改山東副使巡撫年富事多委之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適陝饑以拯民為已任不待奏報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壬午聞繼母喪陝西軍民赴闕留者千人召奪情還任時有生員馬雲犯罪被黜赴闕陳情不遂乃詐稱錦衣鎮撫奉命還陝葬父時三司酷刑致祭以訂忠忠曰吾為朝廷持三尺者可禮無賴子耶事敗三司皆被論忠獨免明年以大理卿往既行陝人復詣闕借留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甲申洮岷生熟番作亂忠調兵捕撫之日奏曰番人寇不據城邑惟事擄掠遠勦之則傷生損撫之則損威乞聽臣相機勦撫兼行上從之忠擢甲督兵據要陣而待示三

日役行勦先期降者聽番人爭赴降不刃而平時徽州知州李
佐痛抑權姦肅施知縣王鑑以待御劾奏權姦左遷令獨持清白
忠皆其實以聞上命超拜佐漢中太守鑑延安太守成化元年
虜犯延綏忠與寧遠伯任壽調兵禦之虜遁去疏築西安延安臨
洮鞏昌鳳翔五郡城時陝大饑故忠所在具與大役使民得食其
力以免流離關中水泉斥鹵未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
奏開一渠餘三十里詳見余子俊傳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募工
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則聚火鎔鑠而穿實不二
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祠祀之時虜酋
毛里孩字羅忽結聚爭套遂攻堡圍墩直掠榆林忠曰虜因我累

卷之二 甲戌

為鄉導伺隙即入惟嚴防延綏靈蘭花馬池諸要地使不得游靖
賊河套使不得駐庶可無患請於河州等三十餘衛所抽選其銳
卒三之一又慶陽諸州邑壯丁一萬餘分佈戍守督各遊擊都指
揮等日行操演以振軍威上從之虜見套難入字羅忽遂擁眾
突入神谷及黃甫川諸境而毛里孩又大舉屯四柳樹木瓜園犯
延綏浹旬未退會有旨令忠與鎮守寧遠伯任壽會大同總兵官
彭武伯楊信寧夏陝西總兵李泉王英援延綏忠已調前屬衛及
鄰境官兵三萬會勦又自率奇兵至榆林內外合陣二年正月甲
辰虜三萬騎屯安邊營近境壬子虜八千騎入掠花馬池都督李
泉帥師連擊走之生擒十七名斬首十三級癸丑虜又犯白河延

都指揮錢能擊走之斬首三十級虜過河至清水川遇陽和守
備都指揮羅俊伏發復斬首三級追至巴川堡七十里奪回原掠
男婦及馬牛半無算都指揮呂原又於河曲斬首五十級虜復擁
眾逼慶陽環縣守禦指揮僉事周普等擊之已有所獲延綏參將
韓斌輕出馳擊寧夏參將王安帥眾策援為虜所敗虜益盛擁眾
三萬人掠環縣石峽口都指揮林盛擊走之追至山城原斬首九
級日久虜勢重大往往深入搶掠得利而去上降旨切責通會
師延綏斬獲虜五十有餘字來又與毛里孩自仇殺乃遣忠請班
師然毛里孩已據套為穴烟火不絕矣上仍降勅切責忠遂疏
請設總督本兵與忠意不合從中止之虜竟深入忠五上疏請之

卷之二 甲戌

大學士李賢謂套非虜穴而毛里孩突據分犯不盡逐則邊境亦
必不安諸預儲芻糧及行各鎮撫選精銳造戰車期以明春或今
秋大舉搜套其總制將官且如忠所請上從之仍以楊信克總
兵官統京營兵一萬二千五百神礮神鎗諸器大同宣府寧夏兵
一萬屯延綏境而以忠為總督時毛里孩入掠花馬池伏瓮墩亭
李忽阿羅出塔各不花又駐近邊一敗之柳溝再禦之羣牧所斬
獲甚少虜深入掠而副總兵張榮參將王安游擊趙英等皆擁重
兵逗遛不前忠疏劾之本兵請逮治朝廷皆置弗問乃上疏曰今
毛里孩糾合字來擁眾五六萬占駐河套日夜窺伺倏忽聚散在
我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

況延綏等處。地既通套。增又極。一攻便破。拒堵殊難。近又得志。勢必長驅西犯。宜急預備。以臣相度。惟靈州乃寧夏之襟。固原之門。戶東至萌城。北至興武。城堡二十餘。皆虜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固原勢孤。無固原是無陝矣。臣故與楊信。裴當。統大同官軍。居中調發。酌令趙英。統涼州官軍。秦傑。許寧。統宣府寧夏官軍。分屯延綏要害。三道截殺。慶陽環縣。則遣都指揮李富。陸雲。雲京。營頭班官軍。屯駐聽調。泥河。倒柳樹一帶。及柴兒。關樓子。水泉等處。則遣都督王信。會合偏頭軍馬。併力夾攻。或慮其西奔也。又遣趙勝。湛清。統甘肅官軍。於莊浪。蘭縣。屯駐截殺。其都指揮張贊。則統延慶榆林官軍。聽調策應。游擊魯俊。則統

卷之二

重

宣大官軍。俟虜入境。卽趨套搗巢。臣等誓滅此而後朝食。以紓陛下西顧之憂。疏入。上尚恐兵力不敷。命劉聚。李榮。會師協勦。又命守備西寧都指揮孫鑑。練所部官軍。及屬番土兵。候調策應。先是虜至延綏。穴城填溝而入。游擊魯俊。徑直走入套。據之砲發。忠督集諸軍。合陣環擊。虜大敗。奔投小龍州。淵忠又嚴督游擊秦傑。奮擊擒斬二十六名。類。又敗虜於三眼泉。又敗之於小龍州。淵獲其僞右丞把禿等十一名。斬首二十八級。以聞。上賜勅獎諭。時關中東西形勝。內險外坦。毫無屏蔽。所恃惟墩堡。而舊堡二十五錯列不齊。相距有百二十里。而遙者有四五十里。而近者軍馬屯據。反居套內。人民耕牧。竟山在外。故遇警無暇清野。盡被掠去。

定作不了
事什

及烽傳援至。而虜飽出塞矣。其西南直抵慶陽五六百里。間烽火不接。人民莫知防避。其北則臺疎難瞻。忠請移建舊堡十九座。於外增建新臺三十四座。於內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并東西二路。共增建墩臺五十八座。庶聲勢相聯。緩急有賴。上從之。忠以毛里孩雖北遁。然與字來阿羅出不相能。必復還套。請更調宣大精銳騎卒。與原統騎步卒。湊合十萬。以明年三月初旬。刻期出勦。會套虜東遁。西師解嚴。三年召還佐院事。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反。蒲四者元萬戶把丹孫也。高皇帝下陝。把丹率眾歸附。授平原衛正千戶。散其屬居開城三岔溝。號蒲家庄。土達今自耕食。仍胡射獵。弗受役。以故各擁馬牛。全以千百計。而蒲四尤以資力雄其屬。

卷之二

重

中有李俊。則素以桀黠稱者也。往往藏匿。亡命行劫殺人。先是字來大舉入寇。俊獨以全酒迎迓。字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丁亥春。陳价撫陝。以事急。捕四俊等。會新設靖虜。秦將劉清至。固原守備馮傑。門欽諸土達馬匹。鷹翎致餽。衆土達皆怨。俊遂乘間激四倡亂。曰。卽不成。投虜。四因集土達三百餘。據石城。石城東西皆山。左山壁數千仞。無徑可上。曳繩而登。右山頂平。可居千餘家。前一山曰砲架。尤峻絕。又一小山曰昭壁。高數仞。山旁及後悉築高垣。參錯嵌側。其東西各留一門。僅容一騎。形勢甚險。疑卽唐土番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城中無水。鑿五井。如池。深丈許。外設棧道。引水中注。而下則築小城。護之。

復復乘諸士達之怨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散遣劫其州官馬逆收土官攻固原千戶所勢甚猖獗上聞命寧遠伯任壽同巡撫陳价急勦之戰輒陷沒都指揮邢端死之上怒停价壽俸戴罪殺賊四復糾隆德寧靜會軍開城安定各士達與遠近失業者烏合至二萬餘人中外震駭兵部請益兵上令寧夏延綏會勦又令廷臣會議別推文武重臣以往大學士商輅首舉忠上因命忠總督京營及三邊七郡兵同都督劉玉及都指揮夏正等討之忠未至前所召寧夏兵至有輕土達心陳价任壽不俟延綏兵輒深入抵城下賊猶乏器械僅持木挺關官軍復大敗指揮蔣泰申澄皆死之軍資砲械馬匹皆為賊有上聞逮壽价清下詔獄起大

卷之二 項忠

重

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忠協勦忠至軍申明統令分兵為五營忠與劉玉駐中軍時慧出台北尾指西南占者謂木在癸分不祥忠曰賊毒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天威問罪師直而壯何堅弗克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惑守歲卒以成功是在謀不在機祥也時京師武臣爭欲出師邀功勦忠計畫忠奏曰臣蒙勦諭慮官軍數少今臣所調集三萬三千有奇已足滅賊今秋深天寒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邊軍斷難久留擇於九月十九日督率諸將分路而進近巢而屯隨機應變上從之初忠與馬文升議會勦方畧諸將皆曰石城四面阻山復有千城為障險不可

攻昨再攻再失利須以計徐滅之忠令畫工圖其形勢與文升手指進攻之路列成爲七環石城山谷爲營陣忠與文升劉玉劉祥及左布政余子俊等屯中路延綏巡撫王銳參將吳愷等屯酸棗溝甘肅鎮守毛忠陝西鎮守白玉監軍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將劉清夏正右叅議嚴憲等屯打刺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屯紅城子都指揮江盛屯沐家堡都指揮張英鞏昌同知羅豫屯半房堡去石城各十餘里忠期三日各出精銳先嘗賊且探地利迺大舉是爲九月壬辰也乙未五鼓胡愷兵繇李俊溝進毛忠兵繇木頭溝進夏正兵繇亂麻川進姜盛兵繇黑城子進林勝兵繇好水川進張英兵繇驛毋川進而中軍則繇金佛溝進比抵城

卷之二 項忠

美

賊擁衆分道接戰而延綏軍恃勇奮而前少却亡二十餘人而賊死傷者亦多已亥忠復督兵往探山勢水頭賊逆戰佯敗去官軍逐至城下夾攻大敗之斬首二百二級其墮崖澗死者二千餘奪還銅砲百計神鎗千計時賊多城外居者官軍貪取其牛羊馬騾賊遂得歛入城是日毛忠簡銳卒四千直趨占木頭溝上流擒斬奪獲比諸軍獨多庚子晨起毛忠令於軍曰賊易與也且能有幾都監軍曰項公有令賊營勿深入也毛忠嘆曰忠老矣奮跡降夷爲朝廷守西陲五十餘年即強虜親擊殺數千百故蒙賜姓名而錄千夫長歷大將錫世封何有此鼠輩哉叱諸軍急擊弗失於是弓弩並發直抵砲架山北背其從子海孫愷首目矢石先登遂奪

此時一退
不復振矣

卷之二 項忠

三

其北三峰頭及其東二峰頭克之。焚高棚百餘處。生擒二十四人。斬首七十三級。墜崖死者千餘。奪獲神鎗火砲弓箭牛馬無算。賊窘迫。皆號哭。有自縊死者。而毛忠竟乘勝入險。賊奮力拒之。官軍死者甚衆。毛忠中流矢而斃。時文升督騎兵五百持束芻往焚棚。而西路賊乘勝復東。官軍不能支。頓潰。都指揮周璽費澄死焉。都督魯鑑傷神鎗。劉玉被圍於城下。中流矢。陣亡。家丁三四人忠帥師援之。亦中流矢。兵稍却。忠手斬甘州退縮指揮丁某以殉。衆懼復登山銳攻。圍解。劉玉始出。馬文升命所部破空填列以張聲勢。敗軍猶欲遁。忠令曰。凡逃卽斬。其傷者歸各營。責人調護之。衆遂定。時忠恐其連虜憂甚。文升曰。勝敗兵家之常。矧賊多戰死。勢已奪。且黃河未永。賊安能遽北。連虜哉。願徐圖之。忠乃遣舍人陶璽上聞。併述毛忠陷陣狀。仍令璽言賊勢孤危。蕩平在即。以慰中外。甲辰。都指揮劉晟先二日統騎兵三千人自甘州至。是日忠復會兵攻城。依山而陳。顧山險難克。月短易晡。兵在山巔者數千人。未能禦。方懼賊自危。而賊恐我再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佯許之。山巔兵已退。四等同邀總督總兵爺坐城下受降。忠不擾甲直單騎赴之。僅以二卒自隨。四出數百人露刃繞門外以待。而輕騎往來。矢疾如雨。以示武忠抵城下。神色不異。劉玉亦馳至。四同經壽帥黨三十餘出跪訴曰。四等本良民。被劉泰將馮指揮所苦。以有今日。乞宥死。請降。忠曰。朝廷待爾輩恩渥矣。既爲劉泰將馮指揮

卷之二 項忠

三

揮激變。今朝廷已械赴京治罪。爾輩尚反耶。果降必悉釋。四等羅拜。期明日出城降。仍訴要巡撫命來。文升曰。不去。是示之怯。乃從數十騎列陣而來。近城溝。遣官大呼曰。賊奴何無理。天朝文武大臣咸在。爾逆賊也。豈應精騎四外旋繞。叱去之。四等訴如前。文升曰。此二人詔獄久矣。爾輩其速降。朝廷止諸首亂。爾輩固皆脇從。悉宥弗治也。毋疑畏。四等又皆羅拜。忠顧璽曰。汝被脇入。非反者。璽乞命。乃先携之出。璽蓋初奉陳巡撫令捕四。而爲其所脇從者也。初忠與劉玉赴城下。久之不歸。諸將愕顧失色。馬文升語太監。曰。賊窮感無信義。萬一兩公被留。不大損國體耶。吾儕且何辭於朝廷。及見忠從容自若。文升嘆曰。真大勇也。東南有此人。可謂不爲風氣所局者。四見忠後。自幸可通誅。歸告李俊。俊笑曰。汝卽亂首。試思一伯三都指揮。三四十軍民皆喪汝手。朝廷有赦。首亂終不赦者乎。慎勿爲所誑。自投死也。四乃又設棚自衛。飭戰具。不復言降矣。明日有一人從城中來。代璽費服馬至者。左右告忠曰。此隨前院軍半張馬六兒也。乃從賊。忠呼問口。爾可回否。馬六兒懼不敢對。因留詢城中事。竟不吐寔。顧復譁張詐誘。欲陷我軍。忠遣人押發固原。令前至山溝殺之。十一月丁巳。先是忠與劉玉周文升親督精銳繞石山巡閱。以覘城虛實。見城之北有一間道。通步不通騎。是日西北風大作。忠乃命諸道軍各持燕尾炬。火球飛竿。艾草登高乘風縱火。飛炬入城。燔燬棧棚烟燭。貫山熏塞營壘。

傷死甚衆。賊不能支。乃奔馳下山。忠督官軍逐擊。斬首五百七十餘級。生擒二百二十四人。獲馬四百餘。忠以捷聞。上賜勅獎諭。已未。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乏水。近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坐若金魚。當即斃矣。忠遂令官軍盡焚近境山澤草。賊馬死者殆盡。則又盡以死人填塞城外水泉。賊夜汲者。設伏掩捕之。多被獲。忠曰。賊窮蹙無慮矣。益急攻。賊竟嬰險自守。時軍中聞廷議主益師。而廟議則否。劉玉曰。師應益否。忠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勝之必矣。京兵弱。不任戰。卽簡練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外。此自疲耳。何益於攻取。獻議者意在邀功。賞止之。便。馬文升曰。若止益兵。萬一賊不平。誰任之。第上請朱永率宣大兵五千循

卷之二 順治

五

邊而西。賊平則返。果未平。則星馳協勦。非晚也。請之便。忠乃手疏以請。下兵部議覆。如忠請。上令遊擊許寧統宣大精兵三千往助之。然忠自日夜爲謀。不待援也。因石城南門近東山中。營往來恐爲所乘。乃令都指揮孫璽帥兵五百駐山上。規賊出入。以定我軍往來。時中營軍行未畢。而璽兵先擊賊。據前山。矢石雨下。中營軍阻不能出。時指揮魯鑑帥莊浪兵一千出爲前鋒。入爲後殿。被襲亦阻。至夜分始回。忠曰。此非賊能。璽兵製敵故也。明日令璽侯中營軍行盡且還。乃擊。自此賊不敢出。襲中營軍得結陣而回。獨延綏軍與賊對壘。日被攻圍。不能支。忠曰。彼處當發兵逐擊。攻其所必。賊若上山攻我。我以精兵衝其脇。賊必敗。劉玉從忠計。乃

遣其子文同甘州達官指揮赤撒率土兵五百候賊上山。卽繼進以邀其後。賊自是不敢復犯。延綏軍賊信胡神迎巫問成敗。巫曰。夷夏原非敵。須知舉事艱。要知成與敗。今日戰爭間。是日賊果出生力兵上山銳攻我。期必勝。以符神識。劉玉依忠計。擣之。遂斬首三十八。賊大敗。又感神語。大惡。時天氣大寒。諸道軍日攻城。頗生怨。忠聞之。語文升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卽黃河水虜入套。我師不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奔套與虜合。忠誠不可言。亟攻城爲上策。文升曰。如城堅何。忠曰。向日火攻時。賊死填壑。水卽不流。吾固知上流可塞也。今四郊兵困。賊無從出。汲惟塞其流。則斃在旦夕。城卽不攻自破矣。乃命都指揮劉清率兵三千斷好水川。已巳。令諸

卷之二 順治

五

道軍晨餐會山下。賊山上矢石如雨。諸道軍仰攻。忠援甲仗劍親立矢石間督戰。文升勸忠持重。忠曰。奉命討賊。師久無功。死何惜。諸道軍聞之。人人前奮。無不一當百。矢至面無敢避者。殺傷千餘。但不獲斬級。日暮散兵。明日又餐會山下。則用大將軍礮擊之。賊死傷殊衆。竟占險不出。庚午。忠取土填城外濠。又取各城上園杆木數千。縛成天橋。置去廟車軸上。軒昂隨人。低其前以避矢石。驅車至城下。賊乃開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忠欲舉此。臨城衆恐多傷人。文升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乃止。賊大恐。逸出者日衆。忠戒諸軍曰。此輩不可追也。欲散之。使歸。務先招之。使出卽給免死票。令旗牌手送出營。聽其歸。自此逸出者日衆。賊

雖嚴法禁之終莫能遏忠又令人四出招之王中賊有楊虎觀者
西域人也驍勇健鬪且知兵四倚為謀主四苦渴甚謂非虎觀莫
能汲虎觀乘夜出汲為伏兵所擒縛至中軍忠方秉燭與馬文升
劉玉善攻取虎觀至甚恐忠叱斫頭來虎觀哀鳴乞宥忠曰汝死
已遲顧不足污我刃耳虎觀曰出聽招耳忠曰爾既聽招而來不
必懼爾肯自效乎虎觀伏地哽咽願受命忠曰爾能生擒蒲四或
殺四首獻否虎觀曰能忠目劉玉劉玉起折前與誓曰爾如擒斬
四有朝廷賞格在金百兩銀五百兩世官指揮使即示以格虎觀
曰四王堅壁不輕出顧內鬪未易也必誘之出戰乃可擒忠即解
所束金鈞賜之以昭信仍數慰遣之尋復屏左右問曰何日可戰

卷之四 項忠

聖

虎觀曰只在明晨又問曰何地可戰虎觀曰只在東山忠曰慎勿
爽信虎觀曰萬不敢第恐天雪耳雪則有水速難為力但四最畏
神鎗若放即退入矣忠曰四精銳尚多爾可計移其兵上東山乃
信復約明晨戰諸將曰柳中猛虎暫為搖尾憐耳奈何縱之忠曰
我推誠待彼彼不敢欺虎觀泣謝去癸酉五鼓忠督諸將整兵而
出至東山口係延緩兵信地忠恐機泄乃給參將胡愷曰爾兵連
日傷且瘁轉休矣今日中軍代爾守愷即自撤忠令登高峴之見
一乘白馬出城者乃四也尋果有甲而馳者數百人立東山上眾
始信虎觀不欺劉玉麾兵急進忠曰未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
者三偵者忽報今日賊矢多仰射忠叱曰賊多詐毋輕信固知虎

地奇險非
力則未必
即破

觀倒戈意也已而眾漸覺然賊黨殊強恐玩之以自敗忠乃督其
下亟前戰久之殺傷相當我軍伏發賊大潰斬首七百餘級生擒
五十餘名滿四已為忠家丁擒矣忠曰四既擒城中膽裂矣乘勝
逼之破可必也劉玉曰師久且疲既得蒲四姑少休遂攻之恐賊
堅守難拔遂以四歸營時李俊已死眾復推四姪火敬為主旋亦
就擒賊遂平忠曰石城險極後有叛者必復據為穴非盡平之不
可乃發萬人平之是役殺賊前後七千六百有奇我軍死者亦不
下萬因命收瘞戰骨左布政余子俊躬祭之立石為記為善後計
請改固原為衛兼設兵備道以西安廢城為所設千百戶守之忠
進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加左副都御史劉玉加左都督其餘陞

卷之四 項忠

聖

實有差文升每語人土達驚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
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劉二公畢竭心力凡宿原野者六十
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殄平巨寇而止各進一階較諸
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庚寅秋京畿大
水民饑命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
萬五千石銀布牛羊各萬餘全活不可勝計是年冬荆襄流民復
亂李鬻子名原河南新城人也僑居葉時流民糾集從劉千斤石
和尚王彪乘勢為亂劫掠荆襄兵部尚書白圭奉命帥師討之雖
嘗移文散遣而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幸而劉千斤石和
尚就擒遂班師論功晉太子太保顧魁惡未盡蕩也且其窟在鄂

五
是
一
天
病

解
此
威
不
能
動
之
亦
非
其
如

介楚蜀秦雜四省間地曠民雜中有草木實可採掘食一遇年荒民飢輒徙入不可禁四省官互諉非其境故原與將虎復糾小王洪石孟勝等流劫南漳洵陽內鄉渭南諸邑聚至二百萬餘原自稱平王而署所部為總兵先鋒遠近騷動巡撫荆襄右都御史楊璿奏臣率督將王信調兵三萬各道進討兩被挫敗臣才不勝任乞簡命素負威望曉暢軍機大臣一員為總制上乃命忠總督荆襄軍務同都督李震往討之七年正月忠至襄深念流民逃入山谷其始不過苦飢欲糊其口豈甘為寇聚既繁強賊者遂相雄長迫脅眾庶不得不從即有善長頭不能自脫忍樂兵之叩乃大書聖旨詔諭榜文數十紙遍示山谷有能去此自歸農者

卷之二

聖

誓勿殺且復其家五年今雖為賊而能自新者亦有其死時其黨多願出者李翽于輒殺之督眾列營拒守忠謀諸李震曰眾為暴賊所制又為浮言所惑故弗出耳茲欲孤賊勢宜執言盡平而實事慰遣一面馳檄四省都司會兵聽調一面飛檄保靖永順土司刻期齊到一面遣父老土人進山開諭生路復懸檄發旗再四傳諭蚤回鄉井又移文四省三司守巡官各樹招安大旗於通衢遇流民出山者即給與黃榜口糧還籍歸農流賊出降者發四川克成而各山口要害出沒所必經者俱令見在官軍沿山操習分屯把截大震兵威於是各山流民相率告曰大軍烈於猛火進則不分玉石焚矣况樹諭我生路何不蚤出而坐受戮也眾舉扶携

卷之二 項忠

關

初出山禁之不可得赴轅門訴歸者日千餘自春初至春仲有真址姓名報數登冊者四十餘萬其脫籍貼戶四出不聞官者又莫勝計忠喜曰賊易擒矣先是本兵白圭曾遣錦衣百戶吳綬為將王信贊畫乃說信曰總兵一招而瓦解解如是功何易成也當置吾儕於何地因相與煽浮言以撓軍機忠方苦浮言至是主又請止調土兵忠聞之驚曰流民之出雖以恩諭招之亦以兵威脅之耳今出者未靖伏者尚多若止土兵則彼無所畏出者再入賊復猖獗矣前此既誤豈容再誤與其保位而稔禍毋寧冒罪以除兇乃抗疏論吳綬之惑亂軍機奉旨勒回又請仍調土兵上從之四月土兵省軍俱至共二十五萬分屯八路進勦忠與李震移營

駐房竹界有土人報賊已徙匿深山所留精銳數萬為力抗計忠因嚴督前哨土兵突進大戰斬首五十餘級生擒二百餘人賊遂奔入房阜山中忠曰石門庸城房阜諸山皆賊藪其出入所必經者且多險可伏兵乃簡精銳六千分兩翼埋伏仍約諸道軍一聞砲響奮力夾勦故令餌兵馬皆解鞍散牧以疲卒守之賊闕狀擁眾出掠砲發諸道軍四面環攻之賊奔潰伏起邀之斬首二百餘級生擒五十餘人驅出山居男婦三萬六千有奇分遣歸忠知連戰勝賊眾必離復遣父老入山曉諭限以旬日流民出山者又五十三萬八千餘人李翽子小王洪率眾劫掠如故忠嚴督諸道軍防守要害俄有賊子二更時突出殺死官軍燒燬營寨前據營城

山時連雨。螭溪漲難進。兵忠乃移營近溪。佈橋於溪上。戒令湖廣按察副使余珣督都指揮李震帥兵設伏。候賊渡溪。即發信砲。外軍撤橋內兵出擊。賊果夜至。諸道遵令大戰。墮溪死者千計。忠督諸道軍入山。併力奮擊。李嗣子擁眾堅拒。都指揮李震直入擒之。弁擒小汪洪等二百三十九人。斬首二千八百餘級。驅出家口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一名。內選壯丁克戍湖廣邊衛者五千餘人。其餘族屬悉隨附籍。收管給田屯種。捷聞。上賜勅獎勵。十月。流賊盡平。省諭出山復業男婦劉興等五十萬七千七百名。口擒獲賊首王安王通等二百八十六名。斬首六百四十餘級。編成張愷等三千三百餘名。口辛酉疏陳善後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

卷之二

聖

史會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忠列疏自陳言爲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溫詔慰留。且召還之。後荆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推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功也。十年陞刑部尚書。逾月改兵部尚書。忠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不敢玩愒廢事。自戶兵分曹分彼此。莫知實數。忠一至部。卽以圖營軍糧冊。親自磨對。但見在籍操練軍比。景泰初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月支如故。嘆曰。國營改設。僅二十五年。伍旣虛而餉不縮。敢曰吾非度支也。坐視被輩乾沒邪。具疏以聞。曰。前此無論矣。今以往如再不追究。非惟民脂日削。國課日靡。抑且戎行愈耗。根本滋空。其何以資緩急之用。上命忠會戶部從實秉公究明。十三年。錦衣百

不可觀

戶革職者挾汪直爲伺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言其罪。會輔臣疏直罪惡。上恚甚。吏部尚書尹旻掌院李賓皆胸縮不前。忠乃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之瑛坐竊戍邊。且革西廠。天下稱快。旣而以御史戴潛言復置西廠。其黨競仇忠。不置。又千戶吳綬時亦用事。極力朋構。欲置之死。忠廷辯。憤慨不少。屈直不能。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忠者皆敗。上洞察其枉。復兵部尚書。致仕。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紳推舊德。宿望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屬望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韶巡歷兩浙。嘗薦其可用。而避疾竟不果起。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大嘗氏曰。襄毅始從馬公征瀧水。馬問計。襄毅曰。莫若懾賊以威。

卷之二

聖

諭民以德。民出則賊弱而易成功。瀧水竟以此平。旣而荆襄流民聚衆至二百萬。勢益洶洶矣。公亦以此平之。大都內地之盜多歸脅從。其敢行稱亂者。能有幾哉。故一檄一諭。而衆自離矣。其於土達頗用全力。單騎受降。視汾陽尤難。非李俊止之。滿四果降矣。余謂日者寧夏之變。總督能單騎抵城下。諭之利害。劉峙諸人且迎之以入矣。何至殺人數萬。費帑金數百萬哉。蓋其初一念之悖逆。但亟求洩憤於撫臣。故不暇再計耳。非有他嫌。亦非有大志也。撫臣死。則憤心洩。懼心生矣。迎機誘之。焉得不從。卽不從。必無加逆總督之理。奈何其不出此也。京軍之出。以馬端肅之練達。猶有賊不平之疑。襄毅力辭之。非庸情可及已。願毛里孩之爭河套。方賊

而魯俊得徑直走入套。緣之如此其易也。卒不及收套以入版圖。惜哉。襄毅可取而不取。襄懸難取而欲取得。無兩失之乎。

彭文憲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自少端重寡言，不與羣兒狎。戲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己巳秋，英宗北狩，廊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同事。時雖晚進，積學素履，爲上所眷注。時繼母余卒，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景泰元年，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不得入內閣，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竇宇通志成，遷太常少卿仍兼侍讀。英宗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時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謬蒙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陳鑑，第三岳正，正乎？對曰：然。又問：今年

幾何？對曰：臣犬馬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事。賜酒飯出。是時內閣進退甚輕，惟時召見後，命下以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必謀諸時，時竭忠據理以告，有不可者未嘗詭隨。或初意相忤，久之賢服其諒，直語人曰：彭公真君子也。戊寅春二月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進訖，時謂賢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數赦非宜。時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諸勅，百姓年八十者與冠帶，是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如此恩典，斯與上徽號相稱。賢喜曰：是卽擬仁政數條進呈。上大悅，命卽行之。庚辰春廷試

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以後數日 上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宜選取賢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為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已而太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上人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其多也牛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二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西惟張元禎得與天順末錦衣衛指揮使門達日見寵任忌李賢與相軋陰中傷之上曰賢去專用時中貴以語時時愕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遽至此因為力辯其誣且曰李公

海之二 彭時

聖

去則時不得獨留諸賢得雪又河南有衛官強橫凌人用事者誣其謀反門達煅煉成之時曰人可輕殺耶且言於 上竟得從末減活其家數十人及 憲宗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李賢曰今日當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為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時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因曰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宜與宣德間不同胡太后會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

豈得不尊夏時曰既如此便昭例為上表牛玉亦助其言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為為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夏時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偏公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之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之事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乃曰如此是好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上再三勸諭蒙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昭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時曰既是同尊又何分別時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尊卑於其間也眾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同議者懼不測俱默惟李開端時繼之力爭後數

海之二 彭時

平

日畢包至閣下言曰同輩二母乃 上本心但苦不知禮者違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大臣之道當如此也彼默然有何為至營山陵時言於李賢曰日者周折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三位庶兩全耳賢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傳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漢武以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易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夏時堅執不可眾顧望不言乃已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致道里費遣長隨護送抵家未踰月手詔促還朝丁亥二月至京 上慰勞之六月以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規切時政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時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以寔

錄成陞洗馬久之不兼翰林不得與院事不喜疏乞兼舊官且言
祖宗來官僚未有不兼翰林者下內閣時言諸君考滿時咸言
軍無兼官得陞二級足矣復有此疏謂予不練朝章乎永樂中西
楊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也竟不許四年戊
子夏李賢陳文先後卒時為閣僚首疏乞妙選出眾才賢擢居前
任上曰卿輔導有年才識老成何以辭為會慈懿太后崩詔大
臣議葬所眾相望莫敢先發瞻曰梓官當合葬裕陵主當制廟此
一定禮無可議者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理也本監夏時曰
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
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

卷之二

至

後世諸內臣不以為然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諍不可使上有失
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上曰慈懿
太后葬禮當如何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上曰朕
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會議要處
置得宜商輅曰外議洵洵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
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
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時
曰 皇上大幸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
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
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無怒容時因言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

言人所難

卷之二

至

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即日晚時等具
疏進備言附葬廟所以體 先帝篤夫婦之懿昭今 上全子
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議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此事
關係綱常不可有失招萬世譏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
后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違在廷諸臣將有言之豈得保其終無
掇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與在廷文武
羣臣伏文華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 上為之感動卒從禮制是
秋彗星見越三台時上疏乞痛加修省而謂外庭大政固當先
宮中根本尤為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
育諺曰子出多母今官嬪數多宜生子亦眾然素年無一生育者
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
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
矣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昔察知其
人或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出於 上上皆嘉納之
七月間陝西奏報平涼府土達滿四糾眾劫掠四出勢甚張皇時
疑此徒服役既久今忽反必有不得已者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
之故行開泰將劉清遇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
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已亟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以
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
緩兵至輕進大敗死者千人軍器悉為其所得報至輿情驚駭是

彭公類知
兵之言後
時守非亦
以守守寧

夏敗蓋滿
在特險耳

卷之二 彭時

重

時賊雖再勝，開朝廷遣將出師，遂保石城山，副將毛忠恃勇，率銳卒登山仰攻之，復敗。事詮項忠傳，人皆以為安史復出，兵部尚書程信又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遣邊兵四萬以往，命已下，撫寧難其事，奏定賞格，謂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金一百兩，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欲止之，且策項忠必能平賊，然難於遽止，請令始整軍裝，待有急報起行。項忠知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宜令總兵星夜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比奏至，上命內官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問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固守固甚，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程信意不平，曰：『項今退在平涼，亦不可知，何謂固守？』耶尚書曰：『主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曰：『彼分佈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何時可到？程信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不及事矣。』事之成敗只在歲終，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也。京軍不行，為宜諸內官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輅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京軍營將皆不遣，程又遣總騎往偵動靜，時曰：『偵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謂項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眾羣然和之，以軍不行，關中必失，相知者咸為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既聞遣將，亦不敢自任，故未肯止兵耳。』眾猶洶洶未幾捷至，賊寨悉平。

卷之二 彭時

重

矣。是役也，省軍興之供億，免和將之騷擾，與軍士泣寒之政涉，其得失可勝計哉。次年正月，解州四至京，稱被劉清渴饑之剝削，且追捕不已，非有他也。果如時言，因下清傑獄，誅之。上喜，賜俘奴一人，改吏部尚書。五年己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繇下民困苦，怨火之氣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枹剋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賄估值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輸，而為姦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上是其言。京師為之踴躍。七年辛卯十一月，羣復見上疏言，德政之要，其一乞崇正道，而毋惑於佛事；其二乞謹命令之傳，庶事出於一，而無詐偽；其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議政事，問軍民休戚，訪人才賢否，察治體風俗之得失。其四言近聞嬖倖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故而冒官職者眾，是賞太濫也。或罪不應罰而滿，或罪不應死而死，是刑太深也。宜節賞慎刑，以遵成憲。其五乞以古之聖賢為法，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當理者，宜即行之。其六言股肱之臣，耳目之司，多主於承奉而嫌於違覆，直行已意而不加斟酌，乞戒勵各官，慎修厥職，股肱者事有不可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而行。司耳目者，遇事為民當宜即劾奏，毋徇情而厭庶百官知勵興起事功。其七乞清理三營草場，減退勢豪莊田，嚴有司格剋之禁，庶軍民得所，邦國永寧。上然之。且曰：卿等宜勉佐理，太監劉永成沒，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為伯，時力爭之。

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八年壬辰。天下水旱相仍。時復上疏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許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復病。蓋自己丑以後。凡七在告。上輒命醫視疾。遣內臣致猪羊雞鵝酒米之賜。踰日不出。則必再遣焉。三月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問之。亦不應。是夕遂不起。贈太師。謚文憲。時資稟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閒居無情意。行則兩手如端拱。飲食不聞七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賞賚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時處之泊然終歲不

卷之二 彭莊

墓

一二宴會。未嘗有音樂於物。尤愛惜雖片楮寸墨。未嘗輕擲。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人接有和色。無寒言。無喧笑譁聲。至於論事。則確然有不可拔者。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惟恐其不彰。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其人。嘗一典應天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為廷試讀卷官。皆稱為得人。大臣間為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辯析。且以愛惜人才入告。言官被譴。亦必委曲救護。賴以全者甚衆。

太常氏曰。余觀閣僚情忌成習。蓋權利所在。勢無不爭。况揆地尤權利所最重者乎。為首揆者。志在總攬。堅絕布公。為次揆者。中實操戈外。惟磨折其來久矣。安達文憲。相咨相謀。不嫌同異。文達數

說文憲力為昭雪。豈非宅揆之盛事乎。爭慈懿之徽號。葬禮於母。子之閒而典禮之重。賴焉策項襄毅之成功於危疑之際。而勞費之免。無算其亦無愧輪恩之職矣。然典禮猶文臣所易成敗之爭。則幾於運籌決勝于房矣。詎不難哉。

卷之二

美

余肅敏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爲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開審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以其地名與其姓同。執爲故產。子俊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爲直之一時能名。聞於上下。出爲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允繁難治。子俊酬酢從容。上下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日汲水西門外。子俊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其城故有龍首渠。水獨甘。漢所穿也。宋陳堯咨引之。西流入城。人得戶汲。然水道依山。遠至七十餘里。歲修殊艱。且利止城東。而西北居者無從汲也。其西亦有秦漢隋唐舊渠。建城僅

卷之二 余子俊

五

一舍許。久廢。巡撫項忠與子俊相度。講求疏請於上。東澤龍首渠導之西入。西鑿廢渠導之東入。而鎬澗二水自丈八頭。斃兩崖。置十閘行十五里。貫城中。與龍首渠會。澗水會爲經流。潛行地中市。徧城市。迤邐作井口。乃得戶汲。至今利便。號余公渠。漸橋圯壞。行途既阻。民田因折。子俊營修堅固。水患永息。涇陽山高。水下。既田病。迅不得蓄。子俊出府金。責清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使者秦其德。行爲關中第一。歷陞參政。布政。歲儲數百萬。皆手畫心計。不爽毫髮。志在卹民。培剋更無所措手。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術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

三十六營堡。子俊請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舉謫南戍子孫。不耐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請將延慶二州縣民戶。每糧二十石。免其輸納。僉兵一名。自買馬匹。騎征。謂之免糧土兵。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問藝。令吏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遂得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西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遂出北虜。遠道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

卷之二 余子俊

五

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友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築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管。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唯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兩月而成功。自是虜寇益稀。按後之議者。有云。成化間。虜以榆林之工。移置河南之地。因河爲城。守易百倍。奈何舍此不爲。而區區榆林之築。千有餘里。沙漠是宅。無斷絕糧餉難濟。近意遠。以致賊得潛滋。惟我河套而延綏。將士困界此。遠分。已亦拘拘然。賴牆之是。低而不加守之。失之。尋矣。矣。又有云。延綏一帶。地勢延漫。難以沙。民居。隔遠。若荒涼。況以下五。餘里之地。未易責成。於三年之工。縱使能成。亦難爲守。與肅敏之

於前後平賊功之難成亦覺然有別如此亦可怪也。十二年移鎮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練兵之方子俊具奏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弭盜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隘臣聞陝西城池自古無水成化六年西引渭河之水到於西門築城而過足克居民之用餘者洩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渰沒之患不可不慮莫若於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道以達於渭不過三十餘里此衛國之計也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貪圖深井之地圍牆空濶易於打獵水草利便易於畜牧土地肥饒易於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為守備之處其實銳利營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水入套所在守臣不

卷之二 余子俊

五

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萎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壘機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為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見就險守備夫深溝陡崖邊牆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輪轉縱有達賊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為慮邇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為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攷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綏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牆壁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伏按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馬多病至內定邊新

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奏允仍守塞門其餘四營堡俱各移就險而守定邊營連接寧夏花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陸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迤南古迹海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定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於迤南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移於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快離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寧塞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必須民間運納穀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淳化縣三山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

卷之二 余子俊

李

鳳翔鞏昌漢中等府并蘭縣俱山林曠濶實為藏賊淵藪所在流民多有隱匿罪犯拋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以成家業官司區處嘯聚煽惑況蘭縣親藩所在知縣正官不及百戶品級難與軍衛抗衡莫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隸汾州陞蘭縣為蘭州以隸臨洮金縣即隸蘭州令流移之民各附籍於本州縣各克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弭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達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致招賊寇邊境既已懈弛民人動遭殺戮况自邊牆至烟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開未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

官員將土地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因歲年旱澇，人有逃亡，而徵租如故，則往時覆轍可鑒，堅壁清野，古人禦寇一策，即今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萬人之將，如都指揮已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百人之將，如千百戶之類，陝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將，能稱厥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故被姦徒排陷構禍，不能伸理者，或遇勘問官員畏避嫌疑，不肯辯明者，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缺員，職此之故，今後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觀圖新，撫按從公奏保，不許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仍違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

卷之二 王

空

人有自新之路矣。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鄧陽鎮所管西裏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處隔遠，山林險惡，人烟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縣必經之處，最為要害，賊盜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彪火蠟兒等已有不軌之謀，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有殺擄之跡，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即今無藉兇徒私販茶鹽，仍無忌憚，及昭鎮安縣地方兩河口，要害大略相同，乞將山陽縣附郭鄧陽巡檢司移於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於竹林關開設巡檢司，僉撥弓名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鄧陽俱隸山陽，則兇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

此事只在

之思，此守隘之計也。六議皆行之者，令十三年入兵部為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又能選屬官賢者委任之，其拒汪直索求樂破安南軍數，及選補府軍衛卒，其見劉大夏傳，未幾致仕，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而算盈縮，諸更少年敏悟者，自謂不及也。於地方災傷，上開必請蠲卹，十八年會宣，大多事命以本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言禦戎利用戰車，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冠蓋，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

卷之二 余子傳

空

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陳，止則橫以為營，車空缺處用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駛，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眾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管束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億萬年中邊簡易之法也。復具舊本五，其一下兵車管帶，其二擡兵車管帶，其三擡鹿角作管帶，其四下椿繩管帶，其五擡椿繩管帶，其具疏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前以教士卒，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為兵部尚書，力疾視事，上言四事，一均選法，用人材之生，不以地拘，今銓司

多以美官私所厚。請如會試分南北中三等均任之。不得有所偏。
一廣儲積。謂民田屯田。南北科徵。皆有定制。今皆廢弛。以致國用
不足。所在缺乏。預備倉糧。歛散之法。及漕運利弊。宜命所司議處。
一修武備。謂北虜擁衆近邊。發寇肆掠。江西各邊。斥候不備。神機
營提督久虛。宜亟圖之一。慎刑罰。謂近者知縣王濟。知府許聰。以
捕盜受顯戮。會事郝志義。黎政劉瑀。以捕賊得遠謫。人皆惜之。請
復志義。瑪官。錄濟等之子孫。詔所司議處。以開北虜將入貢。兵科
給事中夏祚。上言。今逆虜外稱納貢。而內蓄姦謀。恐譯字通事官
并虜中走回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爲害非淺。乞勅兵
部。梅倫從之。子俊復奏。以爲虜使來京。中間未必無人。恐彼窺知

卷之二 余子俊

奏

所奏全文。以爲待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乞勅示京師軍民。
不許欺侮。且聽其公平貿易。爲便已得。旨。祚等遂劾子俊。柔儒不
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上曰。虜情叵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
亦是舊例。但毋令私交漏洩事情而已。卽行禁約。所司其知之。弘
治三年。卒於官。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絕俗。廉不近名。每
奏對。符檄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邊。
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其在宣大。欲推榆林法。盡修兩鎮邊牆。已有
諸忌者。論其糜財。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令
子俊致仕。其功竟不就。至今人以爲恨。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
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

明倫彙編
故事典考
卷之二

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達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
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卒年六十一。贈太師。
蕭蕭敏公。巡撫榆林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壕築壘。繕亭
障。有功賞。當是時。鈞陽巡撫陝西。稱關中三巡撫。廷璋。鄒遷。舉爲
工科給事中。以副都御史巡撫。

大常氏曰。蕭敏之才。於甲兵錢穀。隨所投之。無不奏績。余獨怪其
於張瑾之求進。鎮撫司而不能執奏也。守溪長語載。憲廟時。張
瑾以寶石求進。鎮撫司。上命內臣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
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上怒。別令傳諭兵部。恩
曰。倘外庭有言者。吾猶及止也。時蕭敏方爲司馬。恩諷令執奏。蕭

卷之二 余子俊

奏

敏謝不敢。恩曰。吾國知外庭無人也。夫此亦司馬常職耳。卽執之。
未必觸。聖怒。卽觸。聖怒。罷司馬。亦未爲不可。而蕭敏乃爾。余
觀自古才士。喜於才之見用。故其意嘗欲無拂劇於其主。乃李弘
憲得意之策。終身用之。而有效者。蕭敏得無意乎。

王襄敏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潯人少補諸生軀長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封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之監試御史爲請得再給卷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皇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錄進士選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視朝視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掌都察院東湯僚吏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營諸道章奏久

卷之二 余子俊

臺

之推山東按察司聲藉甚華大固有虜警當置巡撫吏部以其薦上嫌其倪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方撫宣府而以兵部侍郎留用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倖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雁塞外俘四十九人酋首加伯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酋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用惟以聞

多以此立

此時不收
李左矣

卷之二 汪六

六

謀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雲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微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半器仗稱是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謀知虜諸都魯字羅孔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撲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餘級獲其女稚駝馬牛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虜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歸則感懷妻千畜產皆湯盡相顧慟哭

而其不意

越益銳之乃謀於直以虜酋面犯邊詔保國公求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夷求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擅其功恨之乃為直謀令求將大兵繇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榆林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受命出塞無俘獲何以班師既至大同謀虜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虜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

卷之二 王越

孝

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故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上嘗曲宴而內伶為戲者以貴人裝兩手各持金鉞恣睢前問為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求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即戰馬萬七千匹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山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

其罪甚重
其功甚大

卷之二 王越

孝

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候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為其僻所忌惡遂復命越掛平胡將軍印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寨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復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糾直八罪因併糾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等官越之敗繇汪直然直尚得為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藩俱鍾等皆為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賄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為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來往若流水不之問餽軍餉倒囊橐不知所從人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百端故不復持名聞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為王吹火久寧有以相辭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

何不
力則
乞諸
非自
為也

皆是
妙用

賜侍而一千戶。嗣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詳。大言曰：「寒矣，手金。」危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彈琵琶，酒即併金危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殊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効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暴風起，塵霧日衆，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潯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功名志不少衰。會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貴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四時西虜犯邊，急巡撫吳珙不能禦，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於進止便。再薦凡七人，弗稱。時片蒲爲吏部，德越而

卷之二 王越

王

李廣從中右之，以越名，遂許之。陞見上，慰勞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督甘肅。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勅諭之云：「賀蘭山後乃虜賊巢穴，累次寇邊，皆自彼而入，使其居住年久，熟知地方，或引誘北虜大衆，或招來野七克力等夷爲患不小。命越運謀征勦，毋令滋蔓。越至自寧夏，遣將分路發兵，延綏副總兵都指揮同知朱瑾領兵一千出南路，寧夏鎮守太監張闕、總兵都督同知李俊領兵二千出中路，副總兵都指揮使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領兵二千出北路。越居中制之。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哨行五十餘里，至花果園遇賊，擊之斬十三級。南哨至蒲中溝，賊望見畜產遍野，棄不顧，亟從沙窩

遁去。七人不及走，斬之。其一人衣甲居幙甚整，意其酋也，令兵追大把都賊集其衆，分爲三面，併力馳突。我軍下馬用鎗銳禦之，賊稍却。騎乘急擊之，斬十級。口哺張安收兵，同伏兵道旁，賊來襲，遇伏走。郝善領兵截其去路，復追斬八級。又進至柳溝兒，斬三級。賊西遁，乃還寧夏城。凡得賊首四十二，駱駝十九，馬百二十二，牛羊羖仗千數。因加越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張安郝善等陞賞有差。越又上處置哈密事宜，大意謂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我太宗開建之國，陝巴實故忠順脫脫之族孫，土魯番不道，劫而殺之，致勞王師遠征。今阿黑麻悔罪，陝巴來歸，若棄哈密而不復，則非所以率舊章。置陝巴而不用，則

卷之二 王越

王

非所以用世族。故臣等以爲仍宜封陝巴爲忠順王，先令率其所部還居哈密。朝廷原賜陝巴金印冠帶表裏銀絹等物，收貯肅州者，請皆給之。其哈密所夷衆所須修城器具及口糧牛具穀種之類，臣等當量濟之。又回回頭目寫母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人等，或協守哈密，或互爲聲援，并小列剌等夷素與哈密輔車相依者，請各給賞以慰其心。更請賜陝巴貴重服色，以示殊恩。至於哈密都督奄克字刺等，宜令與陝巴和親，他種頭目迭力迷失等，宜令仍居苦峪，其給陝巴之物，皆即受封所併付之。不必遠勞差官齎送。哈密章下兵部會官議奏，請如越言。上從之。命加賜陝巴大紅蟒衣一件，會中貴人廣白殺言者皆首攻。

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太常氏曰。世之才略氣魄。有能萬一襄敏者乎。使遇漢武。衛霍何足道也。史稱衛霍出塞。海內爲之虛耗。襄敏不聞繁費。衛霍部下或迷失道。襄敏所用未必皆名將。所至成功。其紹宋末。亦青之迂。李廣哉。余以爲卽不從中貴取寵。自足豎立。何至盡毀冠裳以規左腹也。最可笑者。冢宰尹旻率諸卿貳詣直。屬襄敏爲介。尹問跪否。襄敏曰。安有六卿跪人者。襄敏入見。尹密伺之。長跪而出。尹等入跪。襄敏尤之。尹曰。吾教人耳。於此一時。亦何必用此機械。豈其

卷之二 王越

主

知魏而求掩。或繇其作用已熟。發念無復直心乎。陳曲逆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雖然。世謂其功不掩罪。則過矣。世之小人。但有其罪而無其功。則又何如耶。彼一時不有陳鉞乎。余惟以王文恪崔文敏之論爲公。故併附之。王文恪公曰。世昌紅鹽池劫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崔文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畧。比入翰林。人多謂其仁術不足數。及修泰陵實錄。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甚偉。世昌妻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寄。歷西北諸鎮。身經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才士勢。定諸胸臆。覈如示掌。出奇取捷。慮成發中。顛倒才智。案牘辨強。皆樂爲之用。効之者皆自以爲不及。其識其力。壯老一致。雖僅掩劬。

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隨。侶鍾屠漸。王睿。四御史。健將武較多。出其門。又長於吏事。判斷章奏。口占授吏。曲當事情。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爲詩歌雄邁。跌宕。若不屑意。睦族敦舊。賙窮恤貧。援接卑切。如恐不及。

卷之二 王越

主

劉文靖健

劉健字希賢，雒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陞修撰。歷諭德少詹事，皆事泰陵於東宮。東宮即位之年，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四年，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游希寡。衆謂健木強人，已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健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徐溥立，溥與健在內閣，正色簡言，廉靖不肯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徐溥去，健薦李東陽謝遷入閣。十一年，大明會典成，進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諱身殿大學士。內監蔡昭爲已故太監李廣請祠額葬，祭有旨許之。健等言：「內臣例無祠額葬。」近年以來，雖或有

卷之二 劉健

聖

之，乃朝廷獎善褒忠之意，實非常典。今李廣之死，欺罔之情，賄賂之迹，悉已敗露。衆皆謂聖心昭鑒，必正其罪，以爲姦邪不臣之戒。而乃賜祭葬，又賜之祠額，是使欺罔駐濫之人，與忠謹善長者無別。誠恐上累聖德，下拂人心。其於國典政體，關碍不細。所乞祠額及祭文，臣等未敢擬進。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時清寧宮新成，有旨命番僧設壇作慶讚事三日。健等上言：「佛老異端，聖王所禁。我朝雖設僧道錄司，而出入有清規，齋醮有定數，未聞於宮闈之內，建立壇場，聚集僧道。」蓋祖宗宮禁之制，至嚴至密。雖文武大臣，勲戚貴人，不得輒入。豈可使胡羯邪妄之徒，羣行喧雜，連朝累日，以腥羶掖庭，驚動寢廟？祖宗法度，一旦蕩然，其爲聖

德之累不小矣。若謂聖祖母太皇太后在上，必欲曲爲承順，以祈壽考，則皇上修建宮殿，不日而成，問安視膳，無間朝夕，純誠至孝，過於前朝。自天降祥，有願必遂，豈必假異端之術，干宮禁之制，然後爲孝哉？伏望速將香壇撤去，胡僧盡行逐出，使宮闈清肅，政教休明。臣等平居無格正之功，臨事乏規諫之益，此等詔旨，不得與聞。尸素之罪，萬死莫贖。今事出倉猝，不暇從容論列，不勝待罪俟命之至。時府部科道等衙門亦各以爲言。上曰：「爾等言是，但官殿新成，慶讚亦先朝末樂，以來舊典，其置之。」自戊子以來，上御極已久，益明習機務。凡國家大事，率召見輔臣。健亦以身任天下之重，與李東陽謝遷二人同心輔政。上數至文華殿平臺

卷之二 劉健

吉

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容皇后陵寢，殿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少有間，簡健輒盡言。健確直，見事少遲。東陽才敏達，謝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十四年，延綏達賊擾邊，王師久駐，累請缺餉。健言：「邇者糧餉缺乏，致廢廟議，屢遣廷臣計無所處。開中鹽引，則鹽法已壞；商賈不前，鬻賣官吏，則名器徒賤。實用亦寡，那方糴買，則貨輕脚重。運送艱難，至附近空運，民已不堪。逃亡相繼，外患未除，而內地先敝。夫官軍一出，輒闕乏如此，設使經冬及春，賊勢未解，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况遼東虜勢張大，患方作。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處之？」臣等每思至食

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蓄於平日。豈能驟集於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光祿寺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降出花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泰山武宣等處。修葺設醮。費用累千萬兩。太倉官銀。存積無幾。不足給邊。而取入內府。至四十五萬。宗藩貴戚。求索田土。占奪鹽利。動亦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派傳奉官員俸錢。皂隸役。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無窮期。財用之匱。率歸於此。當緊急關乏之時。猶不為節省之計。將至大壞極弊。爾可勝言。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會議。事有干碍內府。及親王貴戚者。無問可否。輒令昭舊臣等。屢督規諍。未盡受納。伏願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困。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與端無

卷之二 劄錄

七

益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勅各衙門。凡有搬搬革弊之策。盡一具奏。特賜准行。上嘉納之。上欲差內臣武當山。送像掛梅。修設齋醮。傳令關臣。撰勅併祭文。健言神之有無。事之可否。臣等始未暇陳。竊聞此山官觀像設齋醮。已極增添。易。徒見勞擾。實為無益。況今四方災異迭出。順天河南山東等處。沿河一帶。雨水泛漲。田禾淹沒。人民窮困。州縣解運本等應付。尚不能堪。湖廣地方。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如又動此大役。撥船必至千百。糧夫何止十萬。非惟過道逃亡。抑恐激成禍變。又況陝西遼東。虜情猖獗。軍餉尤急。外患方殷。而內地民生。愁苦之情。地方凋敝之狀。君門萬里。恐皇上不得而知。臣等備員輔導。深切憂

懼。近因邊需緊急。請節財用。亦實論及此事。荷蒙采納。不數日間。乃有是命。臣等若有阿諛承順。罪將何逃。伏乞停止。上從之時。虜人奎。聲言入犯。內官苗達等。率兵數十萬。不能防禦。虜既渡河。乃以擒巢為名。僅斬首三級。熾張功伐。乞賞無厭。有旨令擬陞賞。擒巢功次。欲將奎不顧身二百一十一員名。特陞署職一級。健言臣等看得兵部三次議擬。聲言軍功陞職。必論首級。係祖宗定制。彼處所獲首級。止於三顆。今擬陞七人。賞四千餘人。其奮不顧身等項。又比常加賞。已為過厚。足以激勵人心。若陞職太濫。則恐將來軍前。俱各倣效。冒名勇敢。當先奮不顧身等項。以圖僥倖。誰肯著實向前殺賊。此誠為國大計。若臣等苟且阿順。則是該部為朝

卷之二

又

廷守法而臣等乃反壞之。罪無所逃。以此不敢輕易改擬。伏乞聖明採擇。上納之。十六年。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蔣益。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當是時。國家治平無事。上顧健言。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十七年。有旨。朝陽門外。建壽塔寺。健復率同官言。竊惟人主信佛。莫若梁武帝為甚。卒餓死臺城。信道莫宋徽宗為甚。卒囚斃虜地。求福反為致禍。往事可為鑒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竊財藏眾。何關於治。佛塔之設。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驛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誥命乃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師保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女

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疏入。俱報罷。時朝政稍懈。健等言。陛下即位之初。百度一新。遠近欽戴。邇來勤勵之志。漸異於前。每日蚤朝。不過數刻。而起。或至日。高官中奏事。止得一次。而散。本或至昏黑。侍衛。接本之人。筋力疲憊。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事。文書壅滯。不得施行。一事之決。動逾旬月。一令之出。隨輒廢弛。萃僚玩習。視以為常。如此而欲久安長治。保無禍亂。恐亦難矣。臣等屢嘗言之。旋復如故。夫禍亂未形。固宜言不見信。若禍亂既作。誠恐悔亦無及。此臣等所以憂懼慚懼。不能自己者也。伏乞陛下。願養精神於暮夜。

卷之二

美

晏息之時。奮發勤勵。於旦晝清明之際。視朝聽政。省覽萬幾。一如即位之初。則威權在已。森繁不生。刑政日清。災異自弭。又言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不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為者。勿論也。夫事之重且亟者。不過親賢。憂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日。甚者或延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為常。仰惟皇上。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官禁嚴密。人不敢知。但恐佛老鬼神之事。有妨聖政耳。夫神之所當祭者。不過天地宗廟山川社稷。及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不妨於政。其用有節。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虛無益。為政害民。非所當務者也。竊聞寺院官觀齋醮。

無時。佛書道經。刊寫相繼。甚者或掛袍於千里之外。或白晝散燈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寵向僧道。則親賢之禮。疎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慈悲為寬容。則壞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緣於此。願皇上以萬幾為重務。速賜施行。以異端為蠹政。不勞聖慮。實宗廟無疆之慶也。疏入。上皆嘉納之。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一日。上召至暖閣。健等因奏曰。今公私困竭。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

卷之二

主

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駘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寔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健等贊曰。請下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

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知上
願精無不稱慶。上因欲盡革諸煩苛弊。召對輒屏左右。左右
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上數數稱善。上仁慈敬慎。
尤欲守成法。惡倖核。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瘦。恐一旦禍
起不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陰受其福。至上語及宮
中事。毅然欲削抑。盡刷洗近侍權。復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
也。先是北虜小王子來求貢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說虜
中有異謀。欲搶黃衷。黃衷者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可見乞
盤領二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
跡。於是遣官赴大同宣府。併往各關。預整理糧草。以待出師。健等

卷之二 劉健

夫

上禦虜安邊事宜。一大同出戰軍少。而京軍又止。可助為聲援不
若邊人習戰也。合於彼處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勇力可備出
戰者。多方選募。給與糧餉。暨甲器械馬匹。仍賞養贍銀二三兩。令
其隨軍調用。大同馬匹。兵部雖曾俵給。尚不足用。亦多不堪戰。聞
彼中亦自可買。合發太僕寺馬價銀三五萬兩。就彼收買。稍寬價
值。則人皆趨利。馬自至矣。一大同糧草不敷。近雖已准開中引鹽。
緣近來鹽法廢壞。上納者少。恐不濟事。合發太倉官銀一二十萬
兩。召商中納。以應亟用。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多有勇畧過人
者。但為資格所拘。不得超拔。合着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
隨宜取調。領軍殺賊。仍一一奏名上聞。以備簡擢。一彼處將官。畏

怯。退縮。誤事者多。僅有一游擊將軍張俊謀勇頗聞。近又能以寨
禦衆。合特勅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官軍一萬員。
名令都督李澄孫貴統領。以備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
才。恐不勝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任大同總兵。頗諳彼中邊務。
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訪如英者一人。以備任用。一京師天
下根本。京營官軍。所係至重。今選一萬聽征。精銳已少。近該各官
請查選營衛軍士。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速賜施行。一京
營坐營把總等項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所武職。或有可用。乞令
兵部詢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疏名具奏。以備任使。一各處守邊
官員。有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為事罷黜者。多係曾經戰陣。請練

卷之二 劉健

完

邊事。合令兵部各赴軍前立功。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號令
已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無名籍之人甚多。合令兵部設法。挨
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名籍在官者。取具貫址明白。收充軍役。庶
營伍得充。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同拆牆入邊。連營駐劄。雖大
同附近州縣城堡消息。與城內猝急不能相通。若必得彼奏報。然
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騎驍捷之人。前去探聽。
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悞。一虜衆入寇久駐。肆行搶掠。我
軍未能少挫其鋒。合令總兵等官。詢訪彼諸練軍事之人。從長計
議。多方設策。或招募敢勇。掩其不備。直擄巢穴。或設伏出奇。乘其
零散。相機截殺。務使痛遭挫。畏威遠遁。上深嘉納。令各部議

行時西北之事方屢聖慮屢見咨訪故於此亟行之七月上召健至暖閣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擅發墩軍延綏游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擅傷朕當作主京營已選聽征六萬可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起行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東陽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開須自朝廷行之耳遷繼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上意未釋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

卷之二 宣統

全

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納之會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兵部戴珊都察院韓文戶部同心戮力天下仰望風采又明年上遽病外議藉藉謂禍本有所起也上大漸召健等三人乾清宮受顧命力疾起坐寢榻語在李東陽傳中康陵卽位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玉關二真君遣尚書李東陽行禮健言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好仙得禍史冊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真君乃南唐徐溫三子知證知謬謹按正史所載徐溫

喪子知誥篡偽吳楊氏諸子皆為節度使知證天死知謬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廟稱之為神國朝雖有廟宇然亦止稱為真人今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年加為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先帝初年革去帝號天下傳聞以為聖政至於神父母神母皆非是僧叛家屬濫目美名尤為非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復遣內閣儒臣臣等初承遺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近者文筆殿所供佛像令臣等撰文祝告臣等據禮上陳荷蒙聖斷卽時撤出靈濟真君生為叛臣死為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為甚伏乞將前項祭祀通行革罷庶祀典不愆治體無累矣上曰二真君之祭據禮當革但先朝行之已久姑仍其舊今後不必遣內閣重

卷之二 宣統

全

臣止令太常寺官行禮時新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上遊戲廢政健因與李東陽謝遷言昨司禮監通出吏部戶部兵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逐一從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擬臣等惟今鹽法之壞極矣鹽課清等肆行賄賂假公營私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沮壞鹽政累及母后論其情罪死有餘辜况皇親之家既自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乃以巧言曲為庇護寧廢國法壞邊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准陞况經侍郎等官勘實京軍職居陣後無顯功無明証姓名差錯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為從厚乃

欲踵近弊。陞元員至於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特恩。有免使姦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廢廉祿。皆不之恤。此不可者二也。刑法之壞極矣。神英使賣官。馬賍除十兩。為監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乃占愆其了。不甘就鞫。欲併釋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別為議處。若通免究問。止令閒係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制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送古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通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衡。而信龍幸。祖宗舊制。恐不如此。況黃緣傳奉者。奉詔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為當行。

卷之二

全

視明詔為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私人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况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橫。夷狄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親姦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青宮。若顧惜身家。共為阿順。則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議。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不報。建等又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

遭遇先帝。簡任內閣。委以心腹。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為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朝。今夕改。迄無寧日。百司庶府。倣倣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有從中出。畧不顧問。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輒留中不報。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若談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乞賜罷不報。又疏言。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十事。視前四疏。事又加詳。一曰商人附托王親。奏討殘鹽。二曰隨征接伏人員。乞陞元

卷之二

全

濫。三曰多取淨身男子。賞賜無度。四曰內監書篆。濫收革退人役。五曰皇莊地土。既令御史查數。又復差官騷擾。六曰皇親家人。奏訴輒奉駕帖。出外拿人。七曰韋興齊。孟憲。貳先朝。未世典刑。黃緣進用。八曰內府占役。管兵奏准赴營。仍留紹舊。九曰內庫支銷。累數百萬。不行查算。司鑰庫銅錢。久不支發。十曰饒州磁器。紹興二年。又令起運。兼之項者。臣等所陳。奉有聖諭處治。至今未有奉行。今奉聖諭云。待斟酌行事。必言無可採。又使之紹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用是再伸前請。乞賜罷歸。疏上。上付各衙門查奏。章之。於時風雨雷霆。傷正殿鴟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社各有摧折。建等上言。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

遊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蓄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至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繇而明。古今治亂何繇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拯。其所關甚大。臣等寔切憂之。京師災變。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重。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陛下勵精圖治。屏去玩戲。放逐鷹犬。凡諸司所開利弊。詳加納采。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弭災沴耳。上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覽卿等所言。俱見忠愛之

卷之二

金

誠。朕當從而行之。健等又言。臣等勘得府部等衙門災異陳言。有臣等所不及知者。竊恐萬幾之繁。不暇徧覽。謹摘其要語。開具於後。一。單騎馳驅。輕出官禁。一。頻幸監局。泛舟海子。一。鷹犬彈射。不離左右。一。內侍進獻飲膳。無不曲納。此皆今日所當切戒者。伏望置之座隅。朝夕顧諟。以成聖德。健等又言。先該臣等具題視朝太遲等事。奉旨以忠愛見獎。且許施行。近者兩月以來。或至日高數丈。侍衛執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縱橫坐臥。棄仗滿地。四方朝見官吏。外國朝貢使臣。衆所共見。有傷國體。文武官員疲於久候。非但精神困倦。抑且廢時悞事。又當天變民窮之日。恐懼修省。猶恐不及。若君怠於上。臣荒於下。禍亂之來。似亦不遠。故敢目死上陳。

上曰。知之矣。時太監王增崔杲以織造奏乞引鹽。工部爲之請勅。健等言。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年奏討數多。成法盡壞。先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查處。龍馭忽升。事功未就。恭遇皇上漁頒明詔。痛革弊端。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既塞。蠹政之弊復生。前勅決不敢撰爲。況太監崔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鹽價尤爲省事。若仍給之夾帶。必多鹽法之壞。愈甚於前矣。於是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亦上疏論其不可。上意猶欲全與鹽引。乃於日講罷。召健等至暖閣。問南京浙江織造乞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半與引半與價。何也。健等對曰。戶部亦是爲朝廷撙節用度。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

卷之二

金

價。却以引鹽與之。聽其變賣。可不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爲多。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一紙。夾帶常數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也不可不爲遠慮。上曰。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卽於船上張揭黃旗。書爲欽賜皇鹽字樣。勢烟短赫。州縣驛遞官吏。酌應少誤。卽加笞辱。至於鹽商窺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冤。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臣壞了。譬如十人中。也有三四個好的。言之至再。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上復謂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至間。復上疏極言自古帝王以從諫爲聖。拒諫爲失。國家治亂。常必繇之。願

聲劉玉爲姦黨榜朝堂，健益懼，杜門謝客，瑾妹得復官致仕。比上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飲食，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故鄉。惟健一人嘉靖初，健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卽其家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官健子爲中書舍人，健年九十，四卒，贈太師，謚文靖，健骨相奇古，學問深粹，行履純正，偉識宏材，蚤際聖明，晚罹姦佞，進不盈侈，退不窮戚，爲近世賢輔。嘉靖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一人爲尚寶司丞。

太常氏曰：劉文靖蓋古之遺直也。毋論其言之入與不入，而知則無不言。言則無不盡也。然當孝廟在御，則天下並受其福。武廟嗣登，則一身幾於不保。晏子謂：「一心可以事三君，然歟否？」歟。

卷之二 前

父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衛，遂居京師。東陽蚤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題十餘字，書奏上，甚嘉之，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錢。六歲，入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益稷篇，惟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劉文安公見閣試炎暑賦，嘆曰：「此文殆絕無而僅有者，觀子之志，殆欲爲世用，吾老不及見矣。」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克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華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

卷之二 李東陽

父

復遷左庶子，侍讀學士。四年辛亥，預修實錄。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克日講官，會久旱求雨，東陽奏曰：「臣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願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詞與義，未易悉陳。」嘗慕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諭識於奉天之近林機，講禹貢，而極陳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懸飽食。臣之瘼癘，實又過之。近臣以經筵輪講孟子，兩年日講，亦用此書，謹摘孟子格言，切於君心治道，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咸應之理，昭然可觀。近二三年，休徵弗應，錄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此心，屬精圖治，實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膳必思民飢，服一衣必思民寒，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為卷冊，以備觀覽，章疏之付在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為作舍遺旁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為紙上裁成之故事。若齋醮事，誕誕尤多，凡事關祈禱，悉加屏絕，亦應天以質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於意，誠意必先於致知，格

卷之二 李東陽

年

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轍進端平帖，子曰：始學深宵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進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夏亢旱之時，澄慮保和，暇即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時一稽閱，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不然則雖發言盈庭，積疏成案，旋置度外，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火，工作務殷，見在之數不敷於坐派，停止之詔遽移於陳請，使其精消氣愆，嗟怨不堪。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量為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備完，夫有司以停止為請，朝廷以督併為名，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既降，再圖修治，其餘不急之務，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草根樹皮，糲食殆盡，繼以人肉，荆河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廠林空，漸出關外，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貧，苟據而按籍計口數物，於都邑之間，臺省之內，可以知之，而況於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役，亟於催徵，官價不克，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曩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削，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買還，不滯，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茲欲獨租減稅，則國用

卷之二 李東陽

年

不克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補是差役，與額外科派，諸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最為根本。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是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為子孫法。朕嘗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皇帝載在五倫書，蓋將為萬世法也。願陛下遠稽前代，近法祖宗，一轉移間，天下受無窮之福矣。一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臣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極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虞，若限數借撥，量價雜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借撥數十萬石，及運船米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

大倉納分。令收糧。悉官監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以俟豐熟。糶還後年。運舟分帶至京。惟在糶糶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矣。況運軍倉。愈久愈困。使得積絕半途。蚤還。豐息以圖後功。亦未必無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切見畿甸等處。姦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藩王勢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石。里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綿歲月。冤號之聲。震動遠邇。天生齒既衆。地豈有遺。凡以空閒爲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請罰相仍。而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以後除官有冊籍者。上俟處分。稱爲空閒。更不賜許。使陳

卷之二 李東陽

奎

請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死。其長矣。臣聞廣西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窮困。幾成大變。及至出軍。蠻賊截路。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固繇紀律不嚴。事出意外。定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係非輕。今賊勢方張。攻圍州縣。版籍雖存。人戶漸耗。有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今官軍土兵。尚皆可用。惟糧爲之近歲頗豐。請下撫臣。亟議儲蓄。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賊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二三。禁制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樹。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令

皇明輔世編

卷之二

李東陽

奎

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笞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既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致死。補立卷案。旁引醫症。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於是重人重者。爲能吏。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欲令以一時之變。謗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故勘平人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則此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榜訊輕罪。即時至死。累一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皇明輔世編 卷之二 李東陽 奎

或病死。不實者。醫証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爲過。亦可。以爲殘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嘗勸其直。而容其過。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諫諍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等。次等敘選。如林俊等。特加超擢。皆以爲堯舜復出。間有言事任直。上煩謫責者。詞雖太懇。心實愛君。既示磨礪。宜加杖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國體。非爲私謀。未蒙雨雪。今當 陛下求言之日。而不有以言得罪之臣。天

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既以復數人於前，亦何惜不有此一二入於後，以荅羣臣之請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尚書侍郎御史，事下有司互為勝負，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實懷挾仇忿，故為誣劾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為講道之地，與朝著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於前，以示優異。此祖宗定

卷之二 李東陽

奎

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譏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故也。近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觀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復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即是故事，臣愚以為經筵之職較諸通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之詞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進講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行。

糾劾以仰承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疏入，上命所司議處以聞。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實大。宜勿聽。十年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上疏極言其非。時武州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揀之。上為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卷之二 李東陽

奎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定國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茫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虞，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禳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焚感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敝，下情不達，上德不宜，慈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繇。越二月，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又召前仁壽僧入大內慶壽，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泉劾之，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改兼戶部尚書，謹身

武
以
武
武

殿大學士甲子命祀孔子於闕里還朝上時政疏上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孝宗不豫召入王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凡詔冊議諸大制作皆出其手是歲之詔與華利弊禁治姦究最為嚴正天下誦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諱身殿大學士丙寅上倦於政近習引為馳騁荒淫等事東陽同劉健等上疏詳見健傳會府部科道疏請劉瑾不遂瑾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書司卿崔濟御史姚祚主事張偉為運卒誣執枷號於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抹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既牧斯

卷之二 李東陽

矣

役紛克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懼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廢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為軼羣之隙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上褒荅之憲廟廢后吳氏薨李東陽等言漢成帝廢后許氏葬延陵交道厓西光武廢后郭氏葬北邙山凡皇后廢黜史冊猶稱廢后書其葬地未有降為庶人之理廢后吳氏原奉憲宗皇帝詔書止云退居別宮閑住累朝以來服食供奉皆從優厚今日之事宜令禮部斟酌儀節凡事宜從簡省而殯斂祭葬皆不可闕以存皇上敬老念舊

之心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亦美事也上諭禮部倣英廟惠妃故事太常寺以祭儀上請命歲時用素羞刑祭於墓所給事中安奎御史張璠等忤璠盛暑枷號垂絕東陽上疏抹之獲釋為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抹之是月蚤朝罷有文一卷委於丹墀侍班御史奏請查究乃錄璠等過惡者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赤日中璠等面詰莫肯承認申刻詔下獄究問者三百餘人東陽奏曰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允計正須於稠人廣眾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詐術也各官倉卒拜起豈能知見况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并置縲絏互相驚疑炎暑薰蒸人不自保矣惟皇上先行釋放而後密加體訪實之典刑

卷之二 李東陽

老

上從而釋之是日暴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鉞順天府推官周忱禮部進士陸伸鵬而病者無算謹行新例赴軍連坐衛主降佑皆籍沒充軍遠近騷然民不堪命又強盜日眾欲并其家屬發遣充軍又連坐親屬禍且甚文錦衣邏較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屬俱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坐薪沒充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昭例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衛主降佑皆昭新例籍沒發遣東陽奏曰皇上比來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餘必有甘雨此固上天之道若人所當法者臣姑舉其一二上摩霄覽如赴軍及拐馬人犯謫今戍邊而衛主降佑火

真有救濟
當時亦少
凡人不得

甲發成近衛雖亦懲至意然罪有差等請量情擬坐或責限令其自首如各衙門有犯通查歷年經該會書職名追究懲治雖亦懲至意但以一時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之衆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請於侵盜錢糧并受賄人命重情不宥外其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手者止坐該年遷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如各處查盤糧草虧折泡爛者罪遞巡撫甚至加倍追償雖亦慎重錢穀至意然職有大小責有專否陪補虧折律有明條官糧管屯等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督理欠嚴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罷黜如各處見差官較真偽莫分聞有假名撓法罪逮各官雖亦杜絕時弊至意但遠邇驚疑請於輕犯責令

卷之二 李東陽

文

撫按問擬前項官較其差出與者不差則偽者無繇而作疏入上深嘉其爲國計切於補治見赴官員并虧折糧草諸事猶令該部斟酌以聞然一時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瑾欲巧取橫歛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未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於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是破家者衆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開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因言各官罰納者其在邊關多勞少逸不若令於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其隨幾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者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藩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東陽

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外都布按三司都司掌兵而不掌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曾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未幾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官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歟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

卷之二 李東陽

文

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行事餘如所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賍遂至大獄必欲置之死地東陽乃力諍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湯和鄭愈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已輩罷陳瑄不從廝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

因其勢而
易為力

當時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餉猶是一時事。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輩熊罴時，上以久旱風雷，雨降綸音，命羣臣致齋祭天地社稷山川，仍敕兵部法司將近軍強盜私鹽窩主鄭佑克軍擺站者盡釋放，枷號者即時饒免，強盜正犯再行審問，徒流以下減等發落。東陽言臣等聞命欣躍，至於感泣，中外傳播，歡聲動地，所以安人心，回天意者，端在於此。尚有一二仰干天聽，王府逃較與逃軍同窩主鄭佑連累發遣克軍擺站，并見問未經發遣者，乞矧例釋放，傾使假銀偽造印信，舉放私債，較之強盜有間，除正犯外，窩主鄭佑亦乞免，仍將傾使低銀正犯止矧本律問罪。

卷之二

百

犯罪克軍正犯已故家屬該發遣隨住者，查有親男姪例發遣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發遣。已發遣者並行釋放，死罪重囚奏訴三次者，本犯乞免，加罪家屬免克軍。婦人無夫者免配，軍凡犯罪家產沒官，除謀逆以上重罪外，其餘乞矧過年熱審事例。錦衣衛見監死罪重囚除強盜已有旨，其餘乞矧過年熱審事例。開奏定奪南京見監併枷號輕重罪囚，亦矧在京近奉恩例一體施行。文武官罰米為例，若實係家貧不係故意遲延者，乞再限三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多中不無扳指寬抑，見問併續獲者，乞令各該捕盜等官用心研審，務見贓仗失主，併同行上道之人明白擬奏，如或輕信妄拿，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發之人明白擬奏，如或輕信妄拿，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發之人明白擬奏。

清之司收連
消息乃敢

開口

得無亦自
為地

日罪有所歸，再矧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該給事中屈銓奏准頒行，乞令三法司議擬歸一，請自上裁，未為違守。上批答曰：朕覽卿所言，皆有裨於治理，具見為國至意，當悉從而行之。會真藩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較，瑾不從，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衙門官較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因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自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例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劾瑾十七事，且言其事多不軌。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日蚤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畢，徐問令當如何。溫祥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神輩乃曰：須傳旨行之。東陽乃援筆擬進，上降旨罪瑾幾百餘言，皆應死律。永云：劉瑾所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翌日科道劾劉瑾罪惡三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鞠於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期起手，罪狀明白。坐謀反律，於是降旨極言罪狀，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是時藉瑾書籍，得秦府求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謫，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誅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卷之二

百

安歷代相傳以爲盛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儀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禍。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已正典刑。乞聖明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還文字。無延及者。逆瑾既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特進左柱國。陸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東陽復上疏言。臣誤蒙先帝及

卷之二 李陽

五

陛下委托。扶衰力疾。強効馳驅。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敕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面私宅。假手他人。或通出膳黃。通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維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恐玉毀積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上溫言諭留。且曰。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托。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掃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開治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蚤嗣大位。蚤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誦讀之暇。安處宮闈。海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工部奏言。京城內外。工役浩繁。州邑坐派無遺。民財刻削殆盡。在處灾傷。四方盜起。况京營軍士。摘撥做工。終歲不操。相率逃避。軍民俱困。乞將不亟工程。暫止。東陽等言。工部所言。固爲激切。內添蓋房屋一事。尤爲緊要。蓋自去年夏秋以來。外間傳聞。豹房內添蓋房屋。又聞豎立樓宇。似有創建寺祠之意。臣等切念寺觀乃異端之教。其間義理不暇深論。但宮禁之體。與城市不同。自古及今。豈

卷之二 李陽

五

無禁中創建寺觀事。番僧人等往來混雜。無賴之徒。因爲詐。一變生不測。難於防。其於事體所關不細。而財用之費。耗軍民之困苦。又不足言矣。切見成化間。欲於內府建玉皇閣。憲宗皇帝因閣臣之言而止。弘治間。欲於近城造延壽塔。孝宗皇帝亦因閣臣之言而止。史冊書之。以爲聖明美事。伏望將前項工程。即賜停止。其餘不急之務。大加減節。不報。七年。李東陽等又上疏曰。伏見去冬以來。京師地震。有聲。嶺南山。陝福建雲南等處。相繼地震。周官變理。不備其人。漢廷策免。亦有故事。臣等或親承顧命。或特被簡存。職在論思。憂懼無地。且如講筵聖學所關也。臣等不能盡啓沃之功。蚤朝政令所出也。臣等不能在倍從之列。宗廟社稷

神靈之所在。至尊嚴也。臣等不能執奔走之事。而歲時莫獻。但遣公侯。宮殿門禁。天子之所居。至深密也。臣等不能知動止之詳。而晨昏出入。未聞警蹕。凡如此類。不敢盡言。即今帑藏空虛。軍民窮困。流移不已。寇盜肆行。江西四川。累歲用兵。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所至殘破。成害將領。荼毒生靈。蓋自創業靖難以來。未嘗有此。臣等適當其責。罪無所逃。仰冀威嚴。伏賜勅諭。尤望淵衷。朗悟。如日中天。溫習舊聞。日親經史。視朝享獻。一復舊規。親信必恭謹之人。委任必忠良之士。嚴內外出入之防。別堂陛崇卑之分。動息有恒。飲膳有節。願養聖躬。茂隆國本。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疎入不報。巨寇劉六。聚至數十萬。初發畿甸。勢張甚。王師屯德州。惠安伯

魏之二十四

萬

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為所屬。創倡為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與伙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眾。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將是老成之見。議遂定。既而賊平。以東陽等運籌策。廣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東陽力言文墨之臣。不當與矢石之功。疏四上。改廢文職六品。再辭不允。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辯以為不可。大用等謂

此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蓋姑試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與閣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不可。且言如以聖駕看牲在途。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鄒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暨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停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為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通令擬票云。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區事。方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

卷之二

星

文正奏疏
成爲通明
文時諸金

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驕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治。五不便也。遠近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窮。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虞。將

惟有文正之才乃能

力也。君子是以知
文正之不可及也。

太常氏曰世之病文正者謂其當內豎持疏下閣時不與劉謝二
公同諍又玄貞觀之碑文稱頌逆瑾因而疑其洩言於瑾考之當
時欲艾難此輩原未嘗密何待於洩也藉令文正爲首揆而不諍
或以文正之不諍而敗事則脂韋之罪誠無所逃乃維陽寔首相
又與餘姚力諍卽文正更加詆訾安見有益於事繇其後之調停
保全則知人各有見亦各有志矣故予以爲在內閣爭論之時少
一文正不重於鴻毛在縉紳流毒之日得一文正不輕於泰山蓋
潔其迹以全名此曲士之所易濡其跡以救世乃聖賢之所難論
人者必當以孔孟爲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孟子曰或遠或近或

寧其剛介
之爲愈益
諒簡詞才
人有各擅
也

去或不去歸索其身而已矣。比于既諫微箕相繼而死。何裒於紂。惟去者不嫌於避禍。奴者不嫌於受辱。而後死者之心。斯慰文正生平操履。端嚴不媿。屋精身死之後。家無贏財。其身又焉有不潔哉。易夬之四曰。壯于頄。有凶。劉謝之謂也。獨行遇雨。若滿有愠。无咎。文正之謂也。

卷之二

王端毅恕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魁偉高聳，音吐如鐘，博通諸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詞，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獻決必麗情法，人不敢干以私。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之朝而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之大都會，恕以直道精心爲之，屢辨疑獄，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請再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藥以施病者，立資政書院，集少年諸生，其間延文行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哀永講說，恂恂禮讓。文事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布政使，揚人挽

卷之二 王恕

夏

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其德政。其在江西，有便於民者，毅然主之，無少顧忌。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率師討平之。轉河南左布政，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不能蠹。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荆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越之民萃焉，日剽攻殺掠，而礦賊亦不時發，特開府治，而恕首爲草創。事事經畧，有成算。首獲南陽之爭礦稱兵者，已會兵揭襄盜巢，平之，殲其魁，釋脅從之衆。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邀功賞，恕持不可。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賊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即抵死。」衆肅然無敢犯。因勸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貨立生祠，恕仍家繪一像。又陳善後事宜，一襄陽荊州三衛并夷陵千

戶所官軍，正統十四年爲因摘調鎮遠靖州等衛官軍，前去麓川

等處征進，致令邊城缺守。苗賊出沒，暨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去，彼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隨後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合令頭班官軍照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一襄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嶗嶺、溪格、兜坡、潭坪、馬腦關、三坎、峪梯、兒哇、頭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榔口、馬欄、青峰、壽陽、柏木、前坪、後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流移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劉千斤等一起，衆皆響應，相從爲非，先曾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節因差調各邊備禦征進，并漕運去訖，止留老弱不能防守，且前

卷之二 王恕

夏

項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合將本所官軍盡數掣回操守，其該所原發運糧官軍議於各縣另行招數撥補。一襄陽府均州地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本州原設一千戶所，一以守禦本地，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未幾年間，奉勅全存修理太和山宮觀，查得本所寔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員名，餘丁三千餘名，雖有修理之名，其實歇役者多。合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操練，其餘丁則輪班修理。一襄陽府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各有千戶所守禦，鄖縣上津竹山三處俱離均房二千戶所不遠，穀城南漳離襄陽衛不遠，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

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
南抵荊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荊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
寫遠况本縣止有一里半遇有盜賊生發急無官軍援查得已
革去荊州護衛官軍見在荊州三衛帶管合於內查屯田近遠安
者摘調一千戶所發去遠安縣與民相兼修築城池設立千戶所
衙門守禦地方如不足一所就於別所奏撥一襄陽府房縣南漳
穀城襄陽四縣荊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蠶城廣
湖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戶逃軍
逃囚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菴居住停藏年久聚
集為非看得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

卷之二 王恕

五

油枋灘富陽縣潭河口俱係緊要去處每處各該設一巡簡司
例銓官撥吏就於該縣食鹽弓兵一百名令其常川盤詰除住種
年久附籍已定流民聽其本分生理外其不曾附籍者發回原籍
當差造作為非者拿送官司治罪私自結菴僧道就將菴舍拆毀
有度牒者通送原出家寺院議認住坐無度牒者解送本管官司
問罪違俗各處趁食流民僧道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前
項山場一襄陽府均州竹山鄖陽上津南漳穀城襄陽光化宜城
荊州府當陽遠安等州縣在前因是土民不及里數俱係裁減衙
門一遇公差考滿輒委雜職署事耽誤實多合於州添設同知一
員於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革姦弊

今日則湖
高其矣

五塘之利
是時已言
之

俱奉旨允行母憂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陽前功遷左副都
御史境內苦霖苦旱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豫人因
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詔不聽罷而所疏荒政甚詳上
為之獨賦有差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
治漕河時河道淤阻饒道不通恕躬視上下倉稽粟論且奏揚州
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
積雨水接濟湖面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
湖水稍耗則河輒為之淺涸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深三
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可無阻又云高郵湖自杭
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碑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

卷之二 王恕

五

湧損壞船隻漂失錢糧人命不可勝計况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
低若再濬深三尺濶十二丈取土以為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
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船仍於外堤造減水閘
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併查甬公上下塘勾城塘陳
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
存近來止是打造土堤開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
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三座濬則減水不能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
以接濟運河疏入俱允行之又請禁馬快船齋船商貨縱橫河道
間妨糧運且上弭災數事倦倦民力上為之下獨租詔時順德知
府黎永明以殿公差人員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織造段匹不如

法降調等項發遣。恕以事在革前，不當使詔旨不信，力言之。時南京戶部復大有損益部事，理如處置。運糧餘丁月糧，查銷茶引，令勳臣具印信公文關支，祿米事事皆有條貫。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頗為左遷。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借怨彈壓之。恕單車移二童子以往，先是朝廷遣使往安南，省錄廣西，未有錄雲南者。中貴人錢能乃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與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安南王君臣駭愕久之，欲因問啓途以襲滇，乃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稱載歸。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而悉錮其從者，下之獄，沒入其貲，飛章露効能通

卷之二 王恕

星

外夷，罪當死。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勝衡啓釁，致麓賊叛逆，今能私通安南禍且不測，報聞錢能使使馳驛以貢賜焉，進恕復上章極言明主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國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官軍士民皆還部業，使人至夷方無敢索賂矣。時方遣刑部郎中鍾蕃勘錢能事，忽有賈駕帖下番所者，恕言舊例駕帖下諸司則用回禮監印，刑科號皇城各門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爲信？設駕帖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學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

書各一。蒙無繼毫增，未幾茶贊南京守備，遷南京兵部尚書。茶贊如故，盡攝管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煩，不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戶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吏賢否，諸屬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留者相濯磨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勞而治，首列諸事上請，一以江南諸郡運米至瓜淮水次交兌，勞民傷財，不若加以過江米，令軍過江兌運，一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於收取過重，多至破家，乞嚴禁革，一以光祿寺歲供白粳之煩，而

卷之二 王恕

星

舉以食工匠貧子，請爲裁制，一以蘇松所轄衛所官吏旗軍俸糧不供半歲，請於起運淮揚倉米，焙數存留，又別派市物料織造絹綵及貢獻花木禽獸，請賜編省，皆報可。蘇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恕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整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時文華殿辦事上

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陞直隸蘇州府通判。恕言臣查得蘇州府原該通判三員，一員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皆見任無缺。今陞邵義是爲額外冗員，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且邵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係例止該陞正八品。今陞正六品，無乃有壞選法乎？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且邵義之爲錄事小官也，名寔未加於上下，今不繇吏部銓選而傳奉，聖旨陞授，開此路後將難止。傳奉漸廣，不惟俸祿皂隸耗國損民，將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爲，正路蕪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裁江綱，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要在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

卷之二 王憲

臺

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綱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覽。既而中貴王敬挾其千戶王臣所謂王齋子者，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幣金，併引鹽收市國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刮富人財寶殆盡。官府供億不貲，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姦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徵錦衣獄，謫戍之，併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又請罷內降官數人，又以京師地震乞辭位，不許。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貪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大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恕以年

老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益大鎮國求冒等，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繡抹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於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數百家，費內帑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繡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嘆，以星變還俊輔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南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視，上亦微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卷之二 王憲

臺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各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庶吉士鄒智等抗章言事，極詆萬安劉吉，而稱王恕彭韶疏入，不報。主事王純論恕忠亮下純獄，謫思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宦戚，外則閣部各引私，朋置之清顯。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亦多倖仰，惟恕直節不撓。上崩，孝廟卽位，先是在東宮時已聞恕名，至是宦官懷恩以忠直起，自謫所，首言恕於上。言官亦交章薦之，卽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乘。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恕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微黃仲昭賀欽迂直

實錄謂恕
意實無他
過矣臣子
受君亦自
宜爾後者
必行矣

被抑如周瑛、祁順、金皆薦用，裁抑倖倖，褒獎各節，無敢以私于者。劉吉在內閣，每持恕，恕已不屈，會南科道劾吉，又言恕且老而賢，不當以繁劇宜納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從，何必內閣也？劉吉深銜之。上時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改獻為奠，徽王請乞歸德等州地上得旨，差官會河南鎮巡官責護所司覈實，恕奏言：臣仰窺聖意，蓋將待其報至。若軍民原起科者，仍給官業，若未起科者，悉以與王事，固明白。但軍民之家，人口豈無生息？若舊時徵糧地不多，而今人口生息者，倘將開墾，或續置未起科地，盡令割去，何以聊生？且陛下即位以來，災異屢見，人心未安，為宗

卷之二 王恕

聖

室為親臣者，正宜為朝廷惜民固本，祈天求命，夫何以此存心者？少希求恩澤者多。臣聞徽王得地已不少，兼有本等食祿，凡吉凶之禮合用之物，又出特賜，其富貴視朝廷不甚遠，而顧與軍民爭尺寸之地，故乞自今有乞恩澤地土者，一切報罷，則軍民無怨，而國家永安矣。上曰：空閒地軍民占據者多，全不稽考，亦非法度。況流通所聚，難保無虞，以此遺官踏勘，非專為王府也。宜悉朕此意，是時恕侍經筵，方酷暑，督上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重天下，後進慕悅之。而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壽進士董璣，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日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璣

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母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豈亦熙豐時也？縱有一二六卿分職，臣豈敢越而為之？上復優詔留之，乃止。時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爭之曰：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末樂開，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命，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近聞又陞一起內官，人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別

卷之二 王恕

聖

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今以為不濫而復陞之，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上異詞以報。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劉吉恨前其嘗劾已，票旨給事中方向等，既請始盡琮，猶自如。恕言：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奏，失實，例俱有罪。今綰等降外，侍郎黃孔昭亦以勘事劾，琮乃獨家恩，有人多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上不允。又給事中周紘、御史張炳、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被調，守備官奏其罪，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不可。吉仍票旨云：已從寬恕，復奏天下大事，貴與罰而已，實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未允。臺諫交奏，恕言宜聽紘、炳

乃得改京任。時有工匠以蘆溝橋工乞陞。恕言：「官匠營造，乃其職分。自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堤，並無陞官事例。至十九年以後，築蘆溝橋決口，恭愼夫人墳墓，大慈恩寺殿宇，始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日增月益，大壞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識者以為太平盛事。今一旦復濫陞如舊，人其謂何？比者魯先帝山陵所役軍匠至四萬人，亦未嘗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不及二分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況修城等役，今方並興，若俱炤例，其為冗濫又復如前，豈不為新政之累？」上從其言。御史湯鶴壽州人也，前以經筵議恕，又嘗論閣臣歸過於上，無人臣義。會范安尹直去，鶴日夜酣呼曰：「小人退，君子進，雖劉吉尚在。」

卷之二 王恕

夏

不足忌也。吉乃使御史魏璋伺之，會壽州守劉槃以書稱之，引夢中見一人牽牛陷澤中，鶴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以人牛象國姓，此國勢危而得安之也。璋遂以此劾之。下詔獄，欲坐槃妖言論斬，而鶴亦以誹謗妖言論罪。恕力辨其不然，上命姑緩之。迨法司獄上，槃、鶴皆得減死。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為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嘗大辟。恕謂非故禁故勒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戍。初，司樂徐啓端已經革罷，尚書劉爰題稱本寺缺官供祀，乞復其官。恕議：「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奔競稍息。今劉爰欲將徐啓端復職食祿，是為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用一人，將數千百相率而來，豈勝煩擾？寢格不行。」又徵王乞陞，州為府晉

王乞為世子，別設典膳。又乞醫生王玉傳奉陞院判，御馬太監陳富傳奉親王奏討醫士張騎等二名。恕力論止之。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廣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又上言：「陛下嗣承大統之初，中外臣民翕然愛戴者，固繇祖宗德澤及人之深，亦繇陛下首頒詔旨，革罷傳奉冗官，驅逐妖僧邪士，不受貢獻，停止織造，裁省冗費，數者有以動之也。臣等受陛下大恩，忝居銓選之司，若於用人得失，漫不可否，惟順旨而行，竊恐隳壞大事，失天下心。雖死何贖？是以不避斧鉞之誅，屢進逆耳之言，無非欲匡輔至治，少盡臣職而已。且如前者太監李興奏陞蘆溝橋管工副使潘洛等，陛下已納臣言，特降賞賜。今太監李廣奏將修城垣。」

卷之二 王恕

夏

冠帶官尚禮等量加俸級。陛下却降陞賞之旨，是功同而賞異也。臣等固不知李興之意，有無不平，在他人必將復比例上請矣。況尚禮等多前時革罷，傳奉官員，前日革之，已得衆心。今日陞之，豈不失衆心乎？又況革罷之官千百餘員，因尚禮等受得陞職，未免復尋蹤徑，膏絲求進，不知何以處之。欲不為聖政之累難矣。且正統年間，營建宮殿，包砌京城等工，如彼其大，陞授匠官尚不越五六員。今此之役，較前功不及萬分之一，反陞如此之多，不亦異乎？不行，又言臣力竭矣。惟陛下慎之將來耳。上溫言報聞。是時工役煩興，請乞相繼，恕罔不力言極諍，不暇計其九否也。壽寧伯張璠請給勳號并誥券，恕言：「昔錢太后正位中宮五十年，錢承

宗始封伯王太后正位中宮二十年王源始封伯皇后正位中宮纔三年。繼即蒙恩封伯。今又急有此請。恐人情驚愕。有累聖德。乞遲數年。以息人言。上不從。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陸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更。未流不可排。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疏屢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既而文華殿降革中書杜昌守奏請復職。恕又言。比因太醫院院判徐生貪緣復用。臣等言之。俱不見聽。以致文華殿書辦中書舍人杜昌守輒敢効尤。此御史滕祐所以反覆懇懇言之也。伏望將徐生杜昌守執送法司。明正其罪。庶紀綱不壞。

卷之二 王恕

事

弊端可絕。若置而不論。則傳奉降革官員。又何憚而不為奏。據哉。奏上得旨。杜昌守具奏煩擾。希求復職。本當執問。姑貸之。今仍舊供事。時御醫王玉自陳效勞春宮。乞陞職。吏部請逮問。得旨。王玉免送問。陞俸二級。後有奏擾者。送問不宥。於是恕言。陛下即位之初。裁革冗官。太醫院堂上止留院使一員。院判二員。額外濫設者。俱降御醫供事。玉本以傳奉陞至院判。亦在降中。今又以自陳陞俸二級。陛下若聽臣等所言。將玉置之於理。是為懲有罪。法之正也。免其送問。是為宥有罪。猶之可也。今既免其送問。又陞俸二級。是為賞有罪矣。豈可乎哉。若臣等不言。後來復有乞陞奏擾者。却行執奏。其何以服彼心。亦何以服天下之心。欲天下不謂臣

等為佞臣得乎。伏望收回陞俸之命。令玉仍以舊職供事。庶不累

陛下初政之美。從之。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柳景當追贓。聖恩免之矣。而恩不及秦紘。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何以服人心乎。卒奏起紘為戶部尚書。山西叛賊王良等既伏誅。或議除其黨千餘輩。恕以為。賜從宜免。議始定。九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脈。牲米酒蔬相繼。而歲時鮮異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內批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恕言。祿出自科目。自能遠到。而越次超陞。非所以貴祿。幸以天下

卷之二 王恕

事

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恕好名。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設有未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恕以為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但執政擠忌日深。明示阻抑。其舉羅明丘萬。則謂私故。舊票旨留邊方用。舉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僉都巡撫。延綏則諷御史魏璋等劾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甚至臺諫劾巡撫及藩部官。俱票旨黜革。不繇吏部定擬。恕屢疏辨明求退。則票旨云。不必深辨。及亟去任。執政丘濬又不悅之。訕其好名。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非

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據其上意弗善也及是考察外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等官年老有疾并能懷不謹貪酷才力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員又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請如例罷黜并調用上曰諸考退官俱照舊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恕等各開具上請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慎盡職者固多貪鄙無用者不少貪鄙無用者留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是必待三年而後黜之於彼則固當感激於民則未免怨嗟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不可不黜也上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

卷之二 王恕

臺

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完年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遂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泯然不敢伸理是豈治世所宜有爾等皆因習舊弊不能改正今姑從所開具者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職無為非本部訪有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等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恕因自陳年老病作請毀目至乞賜歸田里以全始終上曰卿朝廷老臣偶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既而恕復申前請上曰卿引疾求退已有旨勉留不必固辭時參議等上請黜而中旨復留者九十餘員既而科道又交章請

黜漕漏及宜退復留者復命吏部指實跡恕詳疏各官考語及本部訪察者以聞得旨但憑攷語恐未為實仍令昭所訪廣東叅政詹雨等事實具奏於是恕知言不見用且疑漕故以計窘之求去益力矣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自托人作傳而鑲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詞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泣漕且疏辯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詞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

卷之二 王恕

臺

乞於午門面究文泰主使之人以正紀法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謫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御史吳禎禎見內有尚書五子之歌等語因言待我舉奏為先帝報不平雖死不悔又為之潤色其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禎面質上為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有之焚其傳草而罷濬禎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辨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時懇疏乞休至再三乃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快快謂濬不能為之地文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我和公齟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為時人

快之在任凡四十五年。所上者三千餘疏。皆忠直剴切。家居無恙。日玩大學諸書。章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嘗自言我垂老。理會學問。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質疑。恕應之不少。勑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曰。嚴軍法以肅邊境。戒冗費以節財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僭侈以化民風。存羨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又三年卒。恕飲食兼人。至其日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入視之。瞑矣。訃聞。上為輟朝。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為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墮其聲。

卷之二 王恕

夏

太常氏曰。愚讀端毅疏稿。而知先哲之所以告君者矣。其言實而不文。其說直而不激。如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事明意盡。不益一詞。而忠誠懇惻。憂世愛主之意。洋溢其間。使讀之易曉。聽之易動。且其所言。皆當官盡職。未嘗有一言之出位。侵官。釣奇資。宜盜名。取寵者。豈若今世之漫衍支離。以闢靡。巧詆深文。以為計。藏機隱毒。以爭勝哉。是以前後三千餘疏。非剴切主上。則催抑宦倖。卒未嘗以言取禍。雖繇主之聖明。亦端毅之就事論事。不文不激得之也。說者謂其憂世之志如希文。經世之才如君實。直諫如長孺。惠愛如子產。信然哉。其為家宰。凡所獎拔。一一皆海內名流。而於乞轉

傳奉。雖卑官冗秩。不一假借。傳曰。惟賢者能以人事君。又曰。惟名與器。不以假人。斯其為真家宰乎。

皇明輔世編卷之二終

卷之二 王恕

夏



皇明補世編卷之三

馬端肅文升

劉忠宣大夏

許襄毅進

韓忠定文

楊文襄一清

皇明補世編卷之三

皇明補世編卷之三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廣謨評

馬端肅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禹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群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舉鄉試景泰辛未年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勦力自課所論建廢不依傳大體特領臺事者王文用皆嚴重辭可而獨寄腹心文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墨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時鎮守中貴人虐而肆文升制之為鉞歌俗作歌

卷之三 馬文升

謠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歸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討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即家超拜文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西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竟誘擒滿四石城平事詳項忠傳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于忠釋使歸里提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鬍子倡妖言挾其眾以叛潼關軍餘火竭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為劫掠文升悉捕滅之城西固番族之不仰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士民數千

於之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羣昌儀延緩早。文升前後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獲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虜寇臨筆。文升遣兵逐之。至異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軍務。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三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十年春。岷州番賊殺巡邊官軍。文升調洮河等衛精騎五千。營於栗林族之東。令密察之。殺官軍者乃多納族人七力等。所據高險。進兵為難。頃之。又謀得七力等。時與栗林族議事。文升乃夜伏兵於細草灘。擒斬之。栗林賊懼。率數百人詣軍門降。文升嚴兵

卷之三 馬文升

二

示威諭以利害。且造給號牌。凡詣岷州貿易者。資以為信。無牌即盜。許擒之。自是西鄙遂寧。文升有所奏捷。不為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實。久之。始入為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為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而為巡撫。多詞伺將吏小罪輒逮。逮即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御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計驗夷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為寃。管指揮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繫散赤哈。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入貢。欲以面聞越。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

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廷背誅董山。詭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寨者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擒果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為言於上。遣太監懷恩單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憾於文升矣。欲邀文升偕行。文

卷之三 馬文升

三

升弗聽。因疾馳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眾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已。欲自出以為功。至遼東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納。然銜其敵體。且無所饋。而陳鉞則飭尉傳盛為供帳。兄直叩頭。便辟左右僕從皆有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金幣羊酒。理部事。而直則已密疏言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文升寔激之變。於是復偕刑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言。下文升品獄。文升寔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四

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寃之直既傾文升則恃陳鉞大發兵破他夷然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受陳鉞恩者不能無日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侯謙之為股文升蓋三至遼東皆樹奇績遼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其地旱歲且侵文升乃預留江南糧二十萬石舟費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以賑貸且平糶民以免流殍召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即命守臣請合三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他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

卷之三 馬文升

四

升而間之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留都政為一新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見於文華殿賜綵緞緋衣一襲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陳且出藝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而藝語何為咸遠巡却避公卿愧之糾儀二御史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首罪言官釋之時太監陳善以方士鄧常恩言誘先帝於獄鎮海濱俱立碑為隱語下實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函入寶物於官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一選賢能以任風憲一禁撫拾以戒賦官時苦外臺論劾有司往往讐怨問官撫拾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

以中時弊

卷之三 馬文升

五

稍有小疵多致降謫所以風憲官坐視職官不敢究問文升乞令以後凡官奏辨劾法司另行巡撫再勘無枉委係撫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該為民者發口外若御史等官果有違法罪重者行提來京輕者候滿日到京送問一擇人才以典刑獄一貴成効以革奸弊乞勅各處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務要徧歷所屬不拘日期凡貪官汚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汚官吏名數近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守將催完過錢糧撫安人民并一應事件各開報撫按查考撫按回日仍具具節開奏該部三年考滿備此照陟一申命令以修廢務一逐術士以防煽惑一擇守令以固邦本一嚴考覈以示勸懲一禁公罰以勵士風皆有司中多有冒濫姦異稱爲賢能者聲名既著輒便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仍欲掩人耳目則修理學較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爲錄亦各濫罰乞勅撫按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即便糾劾一廣儲積以足國用一恤土人以防後患時順天府屬縣及保定河間等處先年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生齒日繁精壯男子且有萬餘爲官者俸祿有限在鄉者田土不增達官折俸銀兩近多過二三年或一年不得關支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爲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倣不無乘機剽掠事實可憂文升乞勅戶兵二部計議折色俸銀按季關支田土不足或將開空地

士或將入官註冊分撥俸使足養其妻子或選立屯長使有死
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果有違犯治之以法一清僧道以往遊
食時連年所度僧道不下五十餘萬又升以一人歲食米六石共
該米二百六十餘萬可足京師一歲之用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
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乞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師寺
觀除額度數外多若干名既已闕牒有度難以追奪亦不許額外
冊度直至額數不足方許起送闕給度牒仍通行各撫按但係新
修私創寺觀即使拆毀原無度牒僧行道童即今還俗當差敢有
容隱各開豁口外爲民僧道官罷黜一敦懷柔以安四夷貢夷筵
宴下程俱有定數但有似而剋減非薄者許將光祿寺官并局長

卷之三 馬文升

六

等奏奉旨問一節財用以蘇民困內府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
羊鷄鵝及運柴夫工價銀兩等項乞令詳開某年用若干某年增
若干明白上陳斷自宸衷量加減免就爲定例不許增添尤望
皇上凡百用度賞賜俱加撙節冗食人員不急修造聖賜裁罷一
足兵戎以禦外侮天下之軍逃絕過半其見存之軍俱各備倭價
運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
一二千名南京官軍有名無寔况騎射不精什物未備連年做工
疲困已極乞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
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
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

部江北者送北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
改正除年遠盡絕外將宜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發
各清軍御史嚴督清理其京營官軍乞勅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
各營總兵官將見操軍馬先儘團營務足原額南京一體清查仍
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占役及擅撥做工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
練時上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
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亦言之乃寢文升又言臣嘗奉命總督漕
運及參贊南京守備職務頗知運軍之苦蓋湖廣江西浙江運船
本布政使司造南京直隸運船淮安清江提舉司造河南山東北
直隸運船臨清衛河提舉司造價皆給予工部或有損壞亦爲繕

卷之三 馬文升

七

治近漕運總兵以工部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工部又慮軍士不
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出三分舊船准作三分然軍衛
無從措辦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保之此運軍造船之苦也正軍
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至有三四人應役者
每年春初兌糧至七八月以後始回衛勞苦萬狀船至張家灣又
僱車搬卸多稱貸以濟用來春復然此運軍往來之苦也况所稱
貸把總等官有因而侵漁資償倍息者軍士或自載土產之物以
易薪米又制于禁例多被檢奪此運軍科害之苦也乞命所司毋
船一隻加銀二十兩禁約運官及有司科索搜檢之弊庶困憊少
甦而轉漕無滯得旨造船銀兩令工部查處加增餘從之四川山

是時尚能
其之出套
守之

西浙江建昌災異沔作。文升上書言之。語甚危。且請行賑施。獨採辦銀課與額外徵稅。自後水旱變異。無歲無之。文升未嘗不隨事盡忠。力言匡拯也。尤留心邊計。因言陝西路通甘涼。上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道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勅兵部計議方畧。預濟人馬。并勅戶部查美甘涼各城糧草有無缺少。以備虜患。上嘉納之。又言去冬詢問延綏邊情。知虜騎俱在河套邊牆住牧射獵。通事與語云。明年欲來進貢。切惟此虜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武備不振。糈糧不足。亦所當憂。成化四年。虜酋阿羅出札加斯蘭占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出師征勦。

卷之三 馬文升

八

彼欲緩我之師。亦曾遣人進貢。蘇偏頭關經大同而入。受賞優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擄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勢于征。賊民困于轉輸。幸而虜賊自相仇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啓。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今此虜居於河套。不見剿掠。聲言欲貢。意在緩我之兵。即春初進貢。必以往年從榆林偏頭關而來。為詞。彼既入貢。餘眾在套。從容就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茂馬肥。必藉言河水已開。不肯出套。從大同赴京。若又以蘇榆林為詞。必大張兵勢。或設奇謀。務逐彼出套。不可容之。又住貽患邊方。下兵部覆從之。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

卷之三 馬文升

九

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為兵部尚書。奉旨諭將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開款條陳。文升會集大臣計議。方畧凡十三款。一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虜或獯。聚之湖賊。其勢已聚為害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裴度之擒吳元濟。文彥博之平王則。我朝遼東三衛為寇。王則往鎮守。而遼東靖。虜寇駐河套。犯陝西。王越為總制。而虜寇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擄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馳將以待賊入。期于痛勦。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致勢愈猖獗。乞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重其威權。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在調度勦殺。候虜遠遁。具奏回京。一切軍務。總制為主。提督為客。務在協和行事。一中國所以懾服外夷者。選將為首。務如甘州之彭清。延綏之張安。頗稱委任。他若宣府之莊鑑。大同之張俊。遼東之蔣驥。薊州之阮興。寧夏之郭勦。中間或有頗知謀畧。而驍勇不足。有饒勇有餘。而謀畧少。閑謀勇聚全之將。近來少見。然謀畧可學。而能驍勇可勉。而進。但將官自受命後。便以主將自尊。邊方稍寧。惟知營私貪利。或耽宴樂。恣邪慾。所以謀畧不進。而驍勇日耗矣。合行各邊巡訪。不分軍民職官。但有曉諳朝政。

經戰陣者，教訪至家，兵書所載戰陳攻取，朝夕與之講求，仍要養嗜欲，養壯氣，勤操演，誓死立功，亦可少稱其間。寄矣！一鼓軍士之勇氣，必資于賞。去春虞賊入寇，將官損折軍士多人，多畏怯，少有戰心，仰蒙 聖恩賞賜銀兩，銳氣復增，然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內藏之銀已空，萬一虞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羅買糧草，或犒賞軍士，此時未知從何而來？今後府藏官銀更乞樽節愛惜，不宜一毫妄費。一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微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供給，必須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方克有賴。近來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靴等項，歲無空月，赴京交納，

卷之三 馬文升

使用銀兩過於所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況輸納邊糧，起解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合行戶禮工各部將通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物料等項，不係緊急，俱暫停止。凡有所派，暫派無事司府存，省民力以備供邊。一京師天下根本，武備不可不盛，雖有團營官軍十二萬，逃亡數多，不及原額，即今除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選聽征馬隊官軍共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下班，甚不得用，此外再無可用之兵。今騰驤左右等四衛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係中人之產，較京軍之貧苦相懸，各軍餘丁自不當差，見今雖有四衛管操練軍士數亦不多，養馬之家頗有空閑，乞勅御馬監提

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照冊查選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奏一萬員，名分爲兩班，本營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一命將出師，同事官員多執已見，以致敗事，令行監督總兵并提督等官一應軍務必公同裨將從容計議，其言可用則虛心用之，其言難行則從容止之，不可專執已見，忌彼所長，再如往時則國典具存，難以輕貸，一法令名威動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知守法而效死矣，近來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惟知營幹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警畏，往往慢事，伏望 皇上自今凡有失機慢事者，果涉畏怯，遇遇襲城自衛，縱賊不殺，必明正典刑，以儆將來，戒飭各邊鎮巡等官

卷之三 馬文升

十一

各體朝廷付托之重，撫恤軍士，修飭邊防，以禦虜寇，凡百用度多從節儉，副參等官生事害軍者，訪聞叅奏，以憑罷黜，一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者，將得誅之以肅人心，不然誰肯舍死赴敵？近年命將制勅止曰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輕誅，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乞於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者就陣斬之以殉，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將令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知軍法之嚴，不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乘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千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止爲自守之計，不

馬文升於
戰車又是
見

可臨陣敗賊。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砂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携之一，則以拒賊馬之衝突，一則以遮胡矢之亂發。合行工部招數造完，以備出征應用。一先該大同鎮巡等官，抽選到土著軍士，舍餘共六千名，未曾開給馬匹盛甲什物。臣思前項舍餘人等，生長邊方，熟知地理，且善騎射，又耐風寒，絕勝京軍。況今正在增軍之際，若候奏到方纔給與，不無緩不及事。合行兵部於順天府所屬寄養馬內，給與五千匹。工部於見在收貯軍器一併給與，其設賞銀兩，就於本鎮官銀給之，亦可少減京軍之出矣。一各邊大小將官，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

卷之三 馬文升

十一

張賊勢，以欺上官。上官輒為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此等將官，終誤邊事。況今虜賊謫詐，善於用兵，宣府延綏邊防，猶固大同地勢平漫，斥堠希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過河侵犯，以臣等度之，若數路精兵，俱集中路，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奇兵三千為一隊，可分六陣。老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為犄角之勢，毋陣相去數百步。賊若擁眾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分勢攻我，我之別陣互相應援，彼不能相顧，必敗。又恐虜賊謫詐，聲東寇西，必須平時每路練選有膽氣，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走之馬，月支料芻一石二斗，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

墮其奸計。一克敵制勝，在乎選鋒。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而官軍殺先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最大弊。合行各邊大小官，各將所領官軍，仔細試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為前鋒，仍每百員，箭手若干名，長刀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頭目為管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齊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軍內，審係某人所殺，昭報功。若有爭割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原選前鋒官軍，朦朧

卷之三 馬文升

十二

報功，昭例論罪。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兵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熟閑，武藝超絕，坐作進退有度，攻戰擊刺不失，目識旌旗，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為可用。今各邊將官，不知訓練，凡報有賊散亂而追，更不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合行各邊，招依兵部奏行事例，看實操練，使知節制。如再因循，國典不宥。仍行在京國營內外提督大臣，各將原選聽征，并見在官軍一體操練，以備征調。一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極臨虜境，軍馬寡少，無計可增，役占數多，不能禁革。切緣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一鎮，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

備內臣六員三處地方城堡關寨相距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總計東西不及二千餘里今共設內臣二十三員且以每員占用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占役已有數千大半納錢服役絕不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參將同居行事別無各項名目以此輩委無實益徒擾於邊累該會議裁革伏乞昭依遼東等處事例將薊州一鎮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其餘三鎮內臣俱暫取回庶免占役一足邊儲查得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造報戶部文冊宜大二鎮糧料草束頗為有積若以本城堡主兵論之多者可供三四年之用少亦二三年之需死大

卷之三 馬文升

古

同并各城堡即今亦多發銀糴買糧草未已臣等第恐一時調集客兵久住支費不繼失機事機必須再為措置查昭兩淮兩浙長蘆各運司見在存積常股引鹽開中一百五十萬引戶部差官會同各該巡撫及管糧官斟酌地方時價定立斗斛斤束分撥要緊城堡倉場召商上納俱要本色不許折銀大同撥買鹽引之時務要先儘西路井坪平虜威遠左右二衛有餘方撥天城陽和等處臣等又有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為修邊而設發賣有地私販有禁是以商人一聞各邊開中樂于趨赴近年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署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

青報中邊儲缺乏實此之繇伏乞今後凡有奏討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仍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關等官但遇裝載私鹽越界發賣不問公差勢要徑自盤究發遣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奏奉置之於法庶客商樂從矣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時難以昭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易調度合無行移監督總兵等官將所統官軍一萬員名每千推委驍勇曾經戰陣都指揮一員總領四指揮俱聽管束督令殺賊庶大小相統不致誤事文升於貴倖既多所侵

卷之三 馬文升

五

而嚴嚴六軍諸較斥其貪黷選煥三千餘人以是怨者眾或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較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人出入為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後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臂視文升疾賜上尊脯餽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請密為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詔勸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踰度固難且不足歷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折諸廷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既而果還侵地廣西土守岑致與侄相繼殺巡撫欲因以為功請討之文升不許事

令膳書戒飾已皆悔悟納欵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廩以賑遣使祭祀群神爲民祈請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文升上疏言自古帝王未嘗不以教太子爲先務臣聞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今良知良能未有所誘早教論養正惟其時伏望選擇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官人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言詩教之貞正而非禮邪狎之語不使之聞于耳行步教之端莊而其體和辭之事不使之接于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如內庭之曲宴鐘鼓之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燈山端午之龍舟不使之見以至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

卷之三 馬文升

十六

觀其像以惑其心志一二年以後又嚴勅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單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與夫上天之常畏祖宗之當尊百姓之當愛財物之當惜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及設立宮僚之時慎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該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淺露心術不端者不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諳世事委曲辯人物賢否如此則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皇太子之德將有日進而人不及者矣臣以菲才蒙加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敢以此獻上嘉納之久之又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而文升復上章請擇正人輔

導以端聖功乃用諭德王鏊等十餘人內官傳陞画工張紀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諫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黜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校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諫以爲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上皆爲停弗行建州夷黨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巧辯不服文升徐以數言發其奸伏加始惶懼請罪竟寢之南海貴州苗叛文升奏遣鎮遠侯顧溥討之授以方畧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遂平西虜數入寇甘涼文升請使游擊將軍魯麟擊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爲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虜乃退因御史馬允中題渠河一帶驛遞煩難豪強多勒過關

卷之三 馬文升

十七

米糧等弊議定站船二斗各于輪該走運水夫出辦不許一釐科擾其宿弊稍除又因馬政廢弛題准軍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陞州等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丁五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驛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馬六千七百五匹驛馬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匹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百畝養驛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驛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匹各昭例兩年養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

其順天府所屬薊州等七十二州縣其各論免糧地畝領著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文升又因將材難得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南京武學并各處應襲舍人以作養之又具疏極論在京軍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乞今後凡有興作不許奏討團營軍士著為定制其坐營等官務出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歛每營鍊選精銳馬步軍各二千員名為上兵遇警動調免致臨行挑選有誤應援仍案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止明白就為丈量不分內外勢要侵占俱令退出及後馬軍有將該支糧草預賣於人及將官馬僱人坐騎事發問罪與僱馬之人罰馬一匹并勒工部嚴令造作器械俱

卷之三 馬文升

大

如式及通行內外衙門各舉將材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不許頻換伏望處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其良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文升又奏臣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于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護守皇宮禁衛之兵也北軍拱護京師征討之兵也各有所掌而南軍尤托之心腹其防奸之意嚴且密矣我太祖高皇帝制兵之法極其周悉故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俱屬五府以備征討即古之北軍也永樂復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及慶中走回男子

收作勇士常數千餘人俱屬御馬監更番止值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盛甲器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盛甲與各營無異禁兵漸至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圍子手不過于番朝侍衛退朝後即散回家皇城之內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尤甚乞勅御馬監掌印內臣同提督勇士并騰驤四衛營太監將見在勇士并四衛操軍逐一檢選年力精壯者各若干名編次成伍并選老成頭目管領操練常令在御馬監分番上值仍勅皇城各門守門內官各鈐束軍官搜檢出入疏入上曰禁兵最重令該監掌印提督官會同嚴加檢選仍依舊規操練上值毋得視常怠忽又應置官事九一

卷之三 馬文升

九

清屯田以足兵食一存京庫以強根本一停工役以恤操軍一安流民以弭後患一定世襲以別功勤一治姦頑以清選法一明事例以恤幼弱一革宿弊以惠貧窮一停追馬以安小民上悉允行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吐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商人畜併奪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言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能相下北山又有小剌禿也方免數種強虜時肆侵凌至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典復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操甘肅動關隴因訪得安定

族孫陝巴爲王母甥，今襲封忠順王。又今頭目奄克學刺阿木郎輔之主哈密安定王者，脫脫種落也。未幾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假阿木郎尅藏賜物，曰：「陝巴賂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哈密，殺阿木郎，擄陝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邊臣檄聞，內閣立漕以哈密事重，欲文升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漕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衆謂文升不可去甘涼，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游都督僉事侯謙往經畧，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賊計，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文升言此虜既遣使

卷之三 馬文升

三

入貢，復擄陝巴金印，迫勅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逐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萬里泛海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卽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蘇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駝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

里襲人
不爲得業

何威令之
不行

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又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壽至京，撫其背曰：「汝請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木蘭，汝計安出？」壽曰：「此賊點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壽曰：「善。」因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經南山馳至罕東，仍調罕東番兵乘夜倍道襲牙木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木蘭諷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歸。住四龍

卷之三 馬文升

三

上師還乏糧，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木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闇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陞秩有差。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殺不能大發兵，使別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邀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于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矣。文升又奏肅州永平密雲喜峯口外，洪武間建大寧都司，設營州等十餘衛，又封建寧王以鎮之。永樂初，徙司衛于保定諸內地，徙寧王於江西，虛其地以處今朵顏等三衛，爲我藩籬。朝貢不絕，歲久不馴，漸生寇擾。

可為先見

宣德四年，宣宗皇帝親率六師征勦，正統九年，復命出征，自是虜不敢犯。弘治初，守邊官軍貪功啓釁，遂致頻年侵寇。大約密雲境二十四次，馬蘭谷境七次，燕河營境十七次，密雲關外官軍避寇京師，事有大可憂者。今守邊馬步軍三萬五千餘，兵既增多，不能獲一虜以為功，請督責鎮巡等各陳守邊衛民方畧。又今宣府大同等邊，各分為三路，鎮巡官居中，左右肅將各一路，而薊州獨不然。請令熟計其便，以聞奏從之。時李杲等誘殺貢夷三百餘人，虜衆大闕。文升等奏遼東總兵李杲始蘇參將宣府有罪不誅，調守茲任，體肥不能騎射，臥享富貴，頗肆驕浮，都御史張玉才非撫

卷之三 馬文升

三

御不能禁革奸弊，群下不畏，同事輕侮，太監任良剛復自用，賄利是求，以致邊備廢弛，胡虜憑陵，失機憤事，匿敗不聞，乃任縱不入，恣為誘殺，情罪昭灼。先以廷臣會議，請各徵還，次以諫官劾刻，請各更代，有旨報寢。命下之日，士論沸騰。杲等自知罪惡，不惟無心戰事，抑恐衆心不附，而外夷終懷疑貳，乞俯從廷臣之議，少重言官之請。徵杲等，待候勘報。至日，果有誘殺之情，則置之重法，不則別為議處。命任良等姑不取回，促顧佐併接復奏。虜寇大同，邊患方急。文升奏大同宣府二鎮為京師藩籬，防禦不可不慎。弘治十年，北虜進貢，因賞沒薄，去歲秋冬，潛入河套，間至寧夏，延綏大同等處搶掠殆無虛日。官軍疲於奔馳，今又寇東路陽和，深入蔚州，

遠至廣昌，大同屬縣舉遭蹂躪，侵犯宣府，我之藩籬，十損四五。已請命平江伯陳銳、戶部侍郎許進等統領京軍勦殺，欲其指日克平，以紓九重北顧之憂。今經一月，虜勢益甚，內外驚懼，恐此虜不退，加以每糧不繼，延至秋深，或繇鴈門三關搗太原，或繇紫荆等關掠保定，或繇白羊等口而入近京師，事之可憂，莫大於此。近本部奏准潮河一帶，命都督李滄、右府關一帶，命都督張晟各統領京營官軍三千，紫荆等關，命襄城伯李鄴、統領秋班馬隊官軍二千前去防守。又奏命本部左侍郎王宗養前去黃花鎮、天壽山、居庸關、白羊口等處一帶，工部左侍郎史琳前去紫荆等關，會同各該鎮巡等官經畧邊務，蓋防虜突入，以絕將來之患。切見宣府大

卷之三 馬文升

三

同延綏三鎮遊奇官兵，見在大同者凡萬八千，本鎮常操堪以出戰官軍，亦有數千之上。京營官軍并奏帶頭目人等，又有萬餘，共三萬有奇。若使調集一處，運謀設策，虜賊雖衆，亦可取勝。況大同素為用武之地，其中豈無曉達邊務之人，惟在委用何如。今各鎮守臣擁兵觀望，宜乎逆虜久不退去，宜勅進等會同宣大二鎮守臣博訪諸曉達邊事者，令各陳所見，願以重賞鼓舞士氣，或密遣勇敢之士，搥彼巢穴。又先年蔚州增設參將一員，以絕東路南入之勢，復以邊方無警，革去。又將蔚州衛并東西馬房官軍各調宣府防守，以致虜賊得至蔚州，其蔚州二州迤南俱有高山峻嶺，若二處防守得人，虜豈能入。宜照舊例，於蔚州暫設分守參將一員，其

州乃大同腹裏地方。咽喉亦多。可命大同守臣。選謀勇。分
軍職以守其地。疏入。上曰。陳銳等師久無功。已有旨更替。其都
督李澄等。今速往治事。餘皆准擬行。皇太后清寧宮災。太皇
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急議修建。文升
上言。團營軍。統於役甚矣。不可復相苦楚。蜀災。亦不勝採伐。而三
厥有儲木。尚有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也不
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可。迨落成。公私不困。皇太后
徙居之。惟其子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亦優等。正月朔日。陝
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刺城縣震尤甚。自朔至望。
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偏地二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

卷之三 馬文升

三

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五日。虜酋火篩擁衆入寇。榆
林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
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
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
多見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
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
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令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
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
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懷外之
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低畏變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

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惜府庫之金帛。重為節。以備緊
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
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
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蚤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
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旨准行。時方命保國公朱暉總諸路
兵赴榆林。規虜酋所在。潛師河套。搗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驚
遁。既而北虜火篩大入大同。殺掠吏民。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
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
收聚。虜雖訐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
言。兵部非文升不可。於是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南

卷之三 馬文升

五

京鳳陽有風雨之變。文升因言。當減膳撤樂。省躬修德。節財用以
固邦本。御經筵。以講治道。絕宴遊之樂。罷不急之務。凡臣工所上
疏有益治道者。採擇施行。各處織造有不合。祖宗制度者。暫且
停止。乞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修省。軍馬時加操練。內禁嚴
為防守。一切防奸禦侮之事。悉心經畫。并增設江西按察司副使
一員。嘗駐九江。整飭兵備。上界湖廣。下至建陽。一帶衛所。俱聽提
調。凡地方防守便宜。悉從計處。以為南京保障。又條修省十餘事。
曰。法乾健。以勤聖政。謹天位。以光繼述。重郊社。以副聖祇。取名儒
以正雅樂。章因循。以正祀典。時會議。以節財費。開言路。以防壅蔽。
減科派。以固邦本。修內治。以攘外夷。免提解。以息營民。上曰。卿

條奏事宜足見忠愛所司其各看詳以聞 上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爭之切入謝 上上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歛飭倪岳卒文升竟為吏部尚書陳本部職掌十事一息奔競之命科道指實劾奏內外官之奔競者一崇儉朴乞通行中外官員服舍鞍馬飲食器用俱遵守舊制以為民範違者罪之一責成府正乞通行天下知府俾各修政安民如奸吏舞文而不治官屬怠政而不懲小民被災而不恤官平乏糧而不積城池淤塌而不修盜賊充斥而不捕者罪之一舉用賢能乞通行各撫按官但有屈在下僚才堪舉用者具實奏聞以憑酌用一論年勞請自今推用官員一以歷俸多少為序若有才德出眾者乃不拘

卷之三 馬文升

三

此例一嚴考覈請令南京堂上官校開屬官政績於本部以憑考覈一給散官謂在外官員有不稱職按請給散官而擅系銜者罪之一查功蹟謂舉人署學官職事者必有功蹟方許紹例實授一專職掌謂官員給授勳階係驗封稽勲二司分掌延俱隸驗封欲請改正一預選官雲貴兩廣四川遠在萬里外其郡縣正官有缺請扣查將滿先選人代之 上從其議明年當大計天下吏 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觀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三千餘人皆當至考京僚而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

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謂兩人不謹實跡皆有文卷 上命查考文卷以聞文升等乃據奏蓋為人所奏實跡上之則舜惡尤甚 上命舜落職為民蓋冠帶閑住人亦無間言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叅政科者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卒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以一命待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鬪志大敗又設伏邀擊殺獲且盡利僅以身免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塞不聽則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讐者名為我也且蠻夷自相攻殺而

卷之三 馬文升

三

我且為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已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優詔嘉納始文升之為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而劉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者彈疏蠲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 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廢警充斥不能盡得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力亦微倦 天子方親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讓矣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諸大禮皆預與劉健爲首而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言上卽大位吉凶之費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有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助親莊田租課者文升言人主卽位首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中上最慎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爲太后兩宮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象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

卷之三 馬文升

天

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于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瑞悉誅文升抗旨更下府部內閣大臣會議大臣科道皆力爲之辨竟如文升請文升因之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又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覬之先是文升與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孝宗因言宇之過幾于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於外請吏部辭不能得繡憾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疏劾文升

衰老不任文升遂力求致仕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爲文升劾大夏珪二人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時司禮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之謀不行文升之歸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鏤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噴噴以爲留侯疏傳不能過也歸之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鄒構于中貴人瑾用小快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謚端肅子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鐸亂河南行剽至禹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往攻破泌陽焦芳已逃匿毀其家發焦芳篋取其衣

卷之三 馬文升

三

冠縛羣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太嘗氏曰前輩有云恕直而劉文升練而詳又云恕強差近名文升練差用術雖未必盡然而其才品可概睹矣三原骨氣剛故疾風雖發而勁草不摧禹州力才宏瞻故糾紛在前而利器迥別若各有偏勝然者其於兵事則三原何得望禹州語用人則三原所獎拔至今稱爲名流禹州之黜步杜倖猶可庶幾其獎拔於下僚者何人至抑熊繡而進劉宇不亦左乎三原不爲矣余以爲三原位冢宰而禹州爲司馬庶乃兩得之然禹州爲司馬一意息民不輕用兵以取功名誠有大臣之道而侃侃正論不快於汪直之橫

暇繳直節。不汚於李廣之敗。豈得盡謂之術哉。亦其誠以練正故。品亦從之云。

卷之三 馬文升

三十

劉忠宣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世爲東平人。自宋而有都統制實者。從南徙。著籍華容。十二傳而爲按察副使仁宅。以循吏名。仁宅有子。是爲大夏。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識者已知其有經世志。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於疆場堅弱虛實。力爲考究。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遷爲職方司郎中。其所奏覆。極中肯綮。時時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而創邊警。大夏欲抑詘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瀨破侵占城地。西畧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來問討之。使索英國公下安

卷之三 劉大夏

三十

南調兵食。大夏匿弗予。尚書余子俊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衆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又永樂間。勅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與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疏放。仍於本州縣報名選補。至是子俊議差官點選。時選處多饑饉。以大夏言。停止朝鮮貢道。繇鴨鵝關迂迴數十程。又苦建州遮道。奏請繇鴨鵝綠江便。尚書欲許之。大夏謂繇鴨鵝綠江誰不知便。願令自鴨鵝關。繇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迂迴四三大城。始有微意在。乃弗許。大夏居職方久。賢聲甚著。虜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皆倚辦焉。

清簡林而
部解京室
而外其志
在經濟如
此

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於尚書與一往見大夏異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縣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位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崇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其在福建職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既勢干盜卒難就理大夏曰在得人耳謀於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船各若干艘緩急異用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奏設一館而督察之不半年海

卷之三 劉大夏

三

道肅然弘治三年陞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俘賊屬數中有女子儀容閑雅步止羞澁呼問乃潮州士人家女被賊擄去長欲收為妾蠻婦妬忌育以為女大夏側然問之一室令二老婦守之繞軍都指揮王永意其欲得之給與衣裳鉛粉又半月出視光彩動人大夏問其所願答曰願回本鄉大夏曰回鄉須差軍護送千里之程豈勝汗辱乎乃擇里老見其者嫁之且以數牛賜其家耕住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輒泣然曰后與張陸二臣同死國今大臣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謀為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再為浙江左布政使大夏三任藩宣日夜講求民瘼吏弊所創革必經久不為目前計一切以身

何如非官

當之而游尚風誼舉隱逸試士經術不小倦陳憲章者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顧獨與大夏誓而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中亦未易當也時河決張秋詔大夏以右副都御史往治之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為動大夏乃循河上下千餘里且察利害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奔運河水盡東流繇東河舊鹽河以入於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梯運短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或謂陸輓雖勢無虞乃復命太監李

卷之三 劉大夏

三

興等協治之大夏竟以前議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管之壅可十里聯長堤起河南昨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事竣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其軍書褒賞十年虜入塞師行乏軍輿大夏以戶部左侍郎出經畫戶部尚書周經曰諸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雖中貴子弟弗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米法糧

兄事審確
以定力

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
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
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矣
還奏宣府地險積寡已於東城置倉數十間未有以實之而順聖
川地肥饒屯田團種之外尚多私占請令巡撫巡按等官清查歸
官其軍餘原額屯田團種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
清出歸官者或原人領種或別召承佃每畝起科納糧三升草一
斤與東西二城并蔚州衛屯田糧料俱令運赴新修米倉及附近
草場上納倘宜府不足於農隙時運去備預其他地方及西城蔚
州二處不足宜發銀就彼糴買不得那借至古懷來城極爲要害

卷之三 劉大夏

臣

亦須增置倉廩糴蓄糧料以備倉卒之用戶部覆奏從之亡何移
疾乞致仕大夏素倦功名既築草堂而居之僅數椽天下因稱之
曰東山先生會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大夏以右都御史任之其
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裁省供億禁斥貪
殘一時肅然盜賊亦爲之衰止大夏之在廣東西一歲所毋求去
皆不許亡何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上御懽殿召
問之曰朕數用若而數辭疾前後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
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
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微欽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
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而

聖主

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若卿者言之因之
停止矣其他微欽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
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上嘗嘗朝坐金臺有宜必
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
小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大夏曰若
在廣知苗達之搗虜乎延綏至今少息行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
禁問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
相值值之則無難類矣上曰即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
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三擬也
且其時洪國公丘福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

卷之三 劉大夏

臣

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珊亦從旁贊其語上遽曰微二人吾
幾爲人誤蓋前是上以問大學士劉健亦力言其不可上猶
未信也修清寧宮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五督工者訴
上上令內臣詣內閣擬旨責大夏閣臣李東陽曰惜軍力兵部
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
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大夏
議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大夏因上言臣比乞休未蒙俞允然臣
衰劣多病凡百弊政不能振舉始以臣所司兵政論之如京師官
軍在衛者苦於出錢在營者困於私役逼令逃亡江南軍士多因
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多以京操失業竭軍民之力以運糧儲而盜

金。不知。盤生民之財以買戰馬。而私用者。罔顧。鎮守者。或害一
方。守備者。或害一城。邊軍最苦。而陞賞恒施於勢要。禁衛最嚴。而
苞苴公行於肘腋。其他尤難言者。不敢僭論。凡此皆聖論所謂臣
職所司者。而臣才不能為朝廷分憂。力不能為軍民除害。以致人
怨。上升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裨茲弊。上曰。卿引
各求退。已有旨。不允。宜悉心職務。毋再問辭。所言政弊。端仍明
白開具以聞。於是大夏復條列言之。謂在衛官軍苦於出錢。其事
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
包工。僱役。或幫貼銅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
外官員。造寶。皆用夫價。接應公家車轡。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

卷之三 劉大夏

一

止。又管管內外官員。率於軍件額數之外。摘發在營操軍役使。
上下相襲。視為當然。又江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剝之費。有監收
斛面之加。其他培植。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
者日貧。而貧者終至於絕。江北官軍。每遇京操。雖給行糧。而往還
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即撥做工。僱車運糧。而雜撥納辦。有難以
言盡者。又糧運初徵之里胥。納於官府。轉兌運舟。及到京。倉耗折
之費。率五石而致一石。今京師投充勇士軍人。收充幼匠廚役。每
月坐支一石。是一人坐費軍民五石矣。又官馬出於民間收養。或
驢合買。補公私使用。草料之費。一馬或至數十金。而私撥借入界
無忌憚。又鎮守守備等官。恃勢貪婪。無所不至。次要者。則冒功以

大杜侵權
之門

獲陞賞。而邊軍不敢與爭。請謁者。多懷賂以入權家。而守衛不敢
加詰。凡此皆乞俯賜施行。嚴加釐革。上曰。卿所言兵政弊端。明
白切要。正宜嚴加禁止。可仍會所司議處以聞。上嘗詔諭曰。事
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
啓朕。大夏對以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夜省可戒。上曰。卿
與朕論事。豈敢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
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
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
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

卷之三 劉大夏

三

理。即致太平。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
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上曰。
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師。執之而已。上
默然。已而曰。若固為閔珪解也。大夏惶恐頓首謝。上徐曰。珪第
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得輕棄。竟從珪議。上嘗召問近日外議。
云何。時刑部主事李夢陽以論戚畹詔獄禍且不測。忽有旨釋放。
大夏對曰。近有旨什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
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詔下獄。比奏上。朕問左右云何。
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官之
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北邊缺總兵。上

此公在事
安有嘉靖
內成之冠

語內臣諭大夏用李本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
奏安肯聽奴口語上默然一日罷朝召大夏上手書一帖付
大夏帖書李名大夏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爲大神明
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李去無幾劾章上謂大夏曰悔
不用卿所薦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方急又燒殺墩軍大同守臣
以聞大夏具奏北虜大衆即今在宣府地方住牧亦有東行者若
寇宜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有延緩游兵在此必與朵顏相通留
虜衆於宣大邊外以制我之兵分遣精銳或從喜峯口或從燕河
營不數十里即係腹裏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乞揀精銳官軍於永
平密雲等處相機截殺仍揀集順天真保等八府民兵備護京師

卷之三 劉大夏

三

俱切中機宜一日上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
言民勞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
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因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
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上嘆息曰朕在位久
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
而擇行之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而不得恃其部落
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
散地者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
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而不至損威乃爲勅獎其先世之忠順而
聽其就閭閻卒快快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竊欲宿

兵於其地大夏言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總兵衛仰思

恐亦是此意未幾有御史建議及因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

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而中貴人監京

營者志失兵爲役造飛語揚之官門上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

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不利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嘗乏

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

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

弟祖宗來故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原如鄧原麥秀者

而後補不然始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進主營中貴人上

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

卷之三 劉大夏

五

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往而中

貴人苗璋恃風貴恥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有不

至即奏奏大夏曰如前肯何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肯

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奏上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

始宥之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

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其在獨斷而力行

之耳光祿寺成弘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

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嘗貢已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官

中不給貨累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

饑盜起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

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為之惻然。下令裁減。歲省金錢十餘萬。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議。裁減官民乃蘇。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謂大夏一侍郎才足任。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固剛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在陝西巡撫時。真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斷打墜水。貽國人之笑。及任戶部侍郎。恭贊北征。惟以參奏總兵官為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其甚不合朕意。內閣亦豈可盡托後知之。乃都御史許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獲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

卷之三 劉大夏

聖

信大夏與賊璫實資金幣。餉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鎮守延綏都督食事張安。巡撫都御史陳壽上疏謝恩。謂北虜勢甚猖獗。皇上勅內外文武大臣統率天兵。又勅大臣總督軍餉。招募土兵。以致地方無虞。戎馬遠遯。疏即下兵科。參之大夏覆奏。謂延綏自去年賊入河套。命將出師以來。物議沸騰。章疏旁午。有言其老師貲財。殃民玩寇者。有言其擁兵自衛。坐失機會者。又有言其紀功冒虛。陞賞欠當者。而張安陳壽俱當鎮巡重事。不能保障地方。正宜內懷慙懼。外奮忠謀。亟修殘破之邊防。俾血已疲之士卒。以圖新功。用贖前罪。乃敢謬為虛詞。上誚天聽。察諸正法。本難輕原。但各官見守邊方。難便拿問。宜薄示斥罰。行之各邊。以為

佞臣之戒。命特原之。大夏又言。近本部奏旨具奏。弭災事宜。凡傳陞乞陞官。請暫停月俸。幼匠厨役。請加沙汰。各項管事內官。請再不增添。四衛勇士軍人。請不許冒濫。是皆弊政之大者。然事屬外庭者。俱蒙准行。而稍涉禁近者。仍令查奏。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乞俯賜覽納。斷然行之。命傳陞乞。陞文武官疏名。以聞。幼匠厨役月米減三斗。各門并倉庫等處內官。司禮監查奏定奪。勇士并四衛軍人。御馬監具名數。以聞。又命取回南京蘇浙等處織造內臣。止行鎮巡等官督理織造。亦從大夏奏也。內臣並衛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一日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請曰。吾

卷之三 劉大夏

聖

輩行事多矣。老先生幸應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縱聰明。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甚於老太監。踪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敵賢。又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卿門何必杜也。因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廷謝。恐他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曰。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刻。徒為內閣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為老。而大夏獨屬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上益重之。冊以老病乞骸骨。賜大夏一從吏。上謂冊卿何以亟求去。冊不敢對。大夏為言。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

見彈射不便。上曰：上人留客，堅且為強，得勝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法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先此告矣。俄而上崩。武宗立，大夏條奏十餘事，皆謂切有詔行。先是兵部侍郎能綱等奉勅清查騰驤四衛軍人勇丁，其詭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宜除其名籍，舍餘發原衛民丁及失逃鄉貫者發京衛，各收充軍役，送營操練。自後內臣所進勇士，必實其家屬，乃聽補役復役，必兵部月一驗送，而後原之。凡五年，必籍其人而覈其數，衛官軍數必錄兵部考選，野否以定去留，署為例從之。御馬監太監竈墮恐不給用，乞改正其籍，仍留之。臺有皆劾其沮撓，章下兵部。大夏言：無籍之兵，月充禁兵，耗

卷之三 劉大夏

聖

費國儲，不可勝計。此百年宿蠹也。今兵且廢，而帝體已上賓，而晉政詒謀，實宗社無疆之休。前弊方除，蒞其事者，自當慎罪不暇，而瑾等肆無忌憚，輒敢抗拒，大傷國體，又不止如前領賞錢糧而已。陛下嗣先帝之大統，且守先帝之善政，若謂役使乏人，則宣德以前元未有今日之多，冒補未有如今日之濫，亦未聞其用之不足也。況今查革之餘，尚有二萬四千四百二十餘名，使皆不私占人皆供事，亦足用矣。臣等既奉旨議處，若於此數周之情，容隱不言，則廷臣必能言之，科道官必能言之，天下之人必能言之。臣等上負國恩，何從逃罪？其查出冒充之人，宜如續等所奏特賜施行，諸玩法妄奏官員俱各收者，以為後戒。上以連及

者多姑宥之。既而給事中周璽等歷數災變，欲盡革弊政，以平感通之實。大夏因言：裁革冗員及取回添設內臣，本部嘗蒙俞允之旨，奈何部墨未乾，倖門復啓，如金琦已裁革，輒敢倖求管事，濟賢方取回，即遣章與補之，皆臣等匡正無術，使陛下之詔旨徒頒而人心之欺玩如故，伏乞罷琦事任，止存其千戶職俸，革與分守。止今於太和山司香，今後但有違命妄陳者，聽言官及本部執奏，明正其罪，以為貪緣之戒。不聽。會以太監為鎮守，大夏言：革與一人之用，似乎未足深惜，但朝廷治體之得失，皇上大孝之隆替，胥此焉係。非尋常用人比也。臣請為陛下言之。夫添設守備內官，非舊額者一體取回。此近日明詔。本部奏革齊玄，又近日所奉

卷之三 劉大夏

聖

旨也。方革復用，徒使新令不信於天下。況興於成化年間，引用檢邪進獻奇巧，大壞朝廷之法。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快，天下共聞。今泰陵之土未乾，而令奸黨之徒遽進，恐於聖孝不為無損。其事似小，所虧甚大。乞從科道論列，罷與勿用，不從。上少從左右為狎遊，幾已露，而大夏事與左右忤，時載勅已卒。大夏遂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傳綰原結扶，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鏡。大夏歸未幾，而瑾瑾亂政，與中肯修大夏都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前西土師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謂濬不反，何名變事？

以大夏不相涉。何名激而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滂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不能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詞大夏家實貧。始永成甘肅衛。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捐金以資道路費。大夏謝不受。居甘肅久之。買墓地。意終焉。瑾誅。始赦歸。尋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復其廢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爲敦睦。耕稍贏。卽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大夏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推復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洗泄。有疑未明者。不以

卷之三 劉大夏

四

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大夏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嘗作壽藏。東山陽白爲記。

太管氏曰。宋人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偏至者蓋有之。兼而得之。其惟劉忠宣乎。昔人有云。恕強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不知惟其正直而以忠厚出之。故圭角風稜。渾然不露。書所稱直而溫剛。而塞記所稱廉而不劌。是已。非真弱也。忠宣之言曰。居官當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此固其近實之道也。不然。以剛出之。其於三原之近名也。異有幾。公之所以結主知而得

行其志者亦以此。若其始辭翰苑。繼辭京堂。非實心任事。其孰能之。其匿安南之禍。賴邊倉之糧。罷魯麟之職。殊有妙用。止揭帖之命。可謂能遠權勢。且杜小人侵權之禍矣。要其遭遇。孝廟真子。載一時。雖慙愧以軍民之困苦。終未能一出之水火。亦繇龍馭之上賓耳。余州謂主聖而臣微有不及。其然乎。其不然乎。

卷之三 劉大夏

五

許襄毅進

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縣人十歲隨父教諭許聚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七月教諭卒已丑服闋授浙江道御史庚寅丁母何氏憂癸巳服闋復除山東道御史乙未命巡按甘肅都指揮周敏私騎官馬奏問如律黜貪暴官王文等數十餘人上下肅然岷郡番夷人利其貢物潛結為親致剽掠居民為邊方害進於西寧候口等處增設橋寨遣指揮劉琬等分兵守之遣番僧楊和尚往諭利害禁結親邊徽遂安河州致仕兵部尚書王公竑名素重為族侄王紹誣奏不法事進辯理實紹於法王公不謝進亦無間遺禮人兩多之丙申十一月回掌道事戊戌再

卷之三 許進

聖

命巡按山東事干官吏及豪右多親鞠不批行所司貪污蠹風解組長清等縣大小清河專通鹽船舊設二十五關關夫十二名為一縣政役修華陽官諸遊遊所進劾奏落職裁十八關關夫止二名革濟寧等處濫設役夫三十餘名已亥值歲荒節財役均輸糴民不知災平反誣獄劉敬劉鑑許勝董山等數十人人服其明濟南察院後一亭相傳有崇進嘗息其中左右以崇告進叱曰焉有避崇御史是年冬回京兼看三法司疏雲南太監錢能誅求煩擾交人不靖進奏罷能鎮守太監汪直妄殺建夷兵部尚書陳鉞附之遺囑邊方御史強珍劾直直反誣奏珍珍以糧車徵至京下獄進具疏言強之冤劾直及錢之罪留中不出士夫多為進危者數

月得旨珍謫戍遼東進罰俸三月總兵李震鎮守湖廣日一道士千以黃白術不遂怨誣李不執事於直謂李回南京船泊洞庭湖數日招夷軍為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京諷錦衣鍛鍊成獄憲廟疑有冤命都察院勘問畏直不敢言進審知無他即自具寬狀以聞上是其議因禁宮較後毋妄緝即日誅道士於市李氏復全直怒進日令邏卒偵於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為直所奏被杖幾殆壬寅四月滿三考八月擢山東副使李氏慕懷金致謝進固却之癸卯監臨鄉試同事者欲為貴介地進厲聲曰天下事俱廢盡公道幸此事存耳若爾無事不壞也同事者猶言之不已進直議不同乃止益都縣督工人唐聰捷情大病先有司素惡

卷之三 許進

聖

聰論死進辯出之東昌一武職子舉要於人得銀四兩與所善少年飲肆中抵暮而別武職子隨後被殺并失其首訟於官少年不勝拷掠自誣服進睹狀知其冤念必肆中人和利其有殺之又意市人貪得銀必易貨忽盡拘一縣賈客莫得其故至則驗闊私曆見市人以是時次三日易布數疋一鞠即效服獲死者首於空桑中泰安一富豪王南捷人折股而死棄屍於壑諸噶里隣共為隱蔽死者之兄訴於官屢經憲司獄未成進乃隔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戶姓名之詳又取一人令其言行殺者之姓名而以前所問者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事也始吐實富豪驚愕稽首服罪丁未春分巡遼東六月以地方事與巡按俱逮至京下錦衣衛獄

八月。值。憲廟賓天。赦出之。弘治初。簡拔才望。命為江西按察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兼贊理軍務。先是。北虜小王子。擁眾深入。欲為寇。既又以人一千五百馬。貢入貢。進於初至。請發內帑銀二萬。以供餽餼之費。邊人不援。進防範。待遇厚。而所以臨視之者。甚整肅。人以為得體。條陳邊備四事。一曰定策。應二曰修戰具。三曰修墩牆。四曰築屯堡。反覆千餘言。皆極切邊方戰守利害。又開中引鹽。痛革包攬等弊。比三年。邊儲克實。奏剿寧軍。都指揮於容。葉春。恭將張爾。守備杜澄等。武邑王克繼。不檢具實跡。以聞。詔滿為庶人。從太原。再陳邊事八條。口恤邊軍。寬邊民。專主守。均輸納復軍糧。便接遞。去無益。革冗官。上多可其奏。已酉。

卷之三 許進

聖

春。北虜小王子復如去歲入貢。進亦仍前御之。庚戌六月。北虜復深入。管長三百里。號六十萬。欲為寇。遲疑數月。進悉力備禦。置定戰守事宜。令各城兵馬嚴備。風火砲石相應不絕。馬行係帶於尾。座騎障天。虜計難入。復稱款。蓋是時。小王子引瓦剌同行。遂欲同入貢。既前增貢使。朝議不可。進謂虜雖包藏禍心。但既稱納款。效誠意。不可阻。詔遂許以一千七百人入貢。諸處分尤精悉。尤當北虜。凡三貢。其初入未嘗不謀為寇。卒以貢去。無失事。進力也。及進去。北虜之貢遂絕。虜掠之慘。不可勝言。進嘗劾太監石岩貪暴。為其所撓。拾中傷者再。差官勘問。無實。岩乃於中用力。竟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絹旗。詔謫外任。吏部尚書王恕。擬進陝西按察司副使。

上不可改為兗州知府。辛亥九月。抵任。值荒旱。張秋河決。事取寬平。尤以鎮靜為務。衍聖公弘泰素厚。進乘間曰。公此來政體何與昔年異。進曰。往日法官。今日郡有司耳。矧吾此行。小人多不足者。不謂吾乘威以虐吏。則謂吾忿懣不堪於懷。吾所以優游寬適者。正以絕物議也。弘泰深服之。甲寅。錦衣百戶全鑾。應詔上言。進賦性端謹。操履剛方。聞望足以伏奸貪。才識足以當大任。先年巡撫大同。倉庫有鉅萬之積。軍民減服役之勞。獄訟持平。豪傑歛迹。止緣精察過當。遂遭排斥。左黜。南京後府經歷周廣榮亦言之。十一月。命為陝西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州。地方殘破。言官劾都御史不職。為民十二月。事益亟。上命都督莊鑑馬升。擇京營人。

卷之三 許進

聖

馬二萬往援。又用廷臣議。復以進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乙卯。虜酋也克里求于近邊貿易。以為障蔽。進奏言。宜昭赤斤罕東。番夷事例。一體羈縻。上陳邊事。其畧謂。守兵之要。固在聲勢聯絡。應援之兵。又在先期以待。且用兵之道。非務多而無實。在情強而有制。特謀專。則軍政歸一。而師律自貞。兵素練。則齊勇如一。而遇戰則克。今調到延綏等處副總兵朱瑄等人馬一萬二千名。兵老財費俱宜放回。京營人馬不必啓行。止可以固原等處共選精兵五千名。統以都指揮。聽甘涼鎮巡等官調度。則緩急易於應援。自致克捷。詔可。再奏復洮岷漢土軍官於甘涼鎮番二處備禦。更調副總兵彭清各守所宜地方。督勵指揮楊翥張濟等。累取。

斬獲虜方引去邊陲遂安哈密國在嘉峪關外幾二千里成祖
文皇帝降金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統蒙古回回三種夷
人俾與赤斤罕東阿端曲先等衛互為唇齒藩蔽甘肅西域諸國
夷人賴其傳報或有貢譯語以聞成化間哈密分取土魯番入貢
載回茶物太多遂致警蹙九年土魯番侵哈密德王母金印去二
十年立罕慎為忠順王土魯番頭目牙蘭年老習事率眾謀殺哈密
都督罕慎子阿木郎弘治五年復立陝巴六年又為土魯番擄去
其遺族寄住於苦峪等處累遣重臣經畧前後幾二十年不能定
甲寅其酋速檀阿黑麻僭稱可汗轉掠罕東等處使降且令牙蘭
占據哈密城為經久計因挾求為忠順王登言在朝廷不從則大

卷之三 許進

平

舉兵取甘肅城舉議計無所出及進巡撫甘肅謂僚佐曰往事既
不能服其心又不為自立計苟且為之宜乎有今日也乃獨以哈
密可復狀上聞詔可即勅進經畧進謂自古有以夷攻夷之法
乃遣人往罕東赤斤也也克里各宣布朝廷恩威時加犒賞又厚
撫苦峪寄住夷人既得其懷心爭為用命又因北虜小剽禿之子
與土番讐殺乃通和小列禿部落俾與也也克力屯兵哈密土魯
番之間以斷土魯番東援牙蘭之路復遣人數十往土魯番議和
以款其心謀既定乃令總兵劉寧統領官軍四千五百至肅州再
以右副總兵彭清統精銳官軍二千五百同出嘉峪關隨路調赤
斤罕東各衛番兵一千八百以彭清所部及番兵之半深入二千

此役即馬
端肅遺楊
兩傳所載
不同恐當
以馬傳為
正

以食殺同
也

里直抵哈密克奪故城獲回忠順王罕慎妻女斬首百餘獲牛馬
三千器仗無算牙蘭與所部夜遁時城中居民被牙蘭脅從者尚
八千人總兵貪功慕謁進耳語曰此輩已從牙蘭且面貌不異土
番人若誅之得八千首級真奇功也進正色曰此皆真哈密人但
被牙蘭脅耳吾此來務加安輯尤恐遠夷不懷且得城無人城誰
守汝不從吾言吾歸決劾汝寧乃止既撫定居人乃全軍而還
克復事聞上賜勅獎勞進既入關即遣苦峪寄住夷人歸哈密
故城給牛種衣糧輦具俾為生聚計且令小列禿及也也克力兩
部管住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土魯番既不能逞越二歲遂稱款
以所擄忠順王印來歸西域乃定皆進之謀也丙辰八月以前功

卷之三 許進

至

進右副都御史九月詔命陝西巡撫僉事張瑄淫事發詞連撫
按三司莫敢誰何進初至即奏棄市陳地方事宜曰設驛遞以便
接應革僻驛以慰民困禁援例以除民害別淑慝以示勸懲省盤
品以除奸詐上多採納先是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司司皆
苦科罰留難進至間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臧否軍民利
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者令凡巡歷所部府州十日
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籍稽其勤惰守巡道臣
始不敢不留心民隱鎮守太監劉珣貪虐跋扈進數勸戒珣不遜
進乃數其不法諸事欲手擊之珣懼為循法進承安福張數輩之
後關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誣丁巳八月陞戶部右侍郎時太原

周經爲尚書亦正人也與進同心國計嘗有詔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用進與經執正不可乃止時賜孝穆太后家田例徵銀五分進又與經上言東宮親王則例徵銀三分獨以五分厚戚氏是恩有偏施例爲徒具以立聰等田賜戚氏雖爲厚稅非聰等心實同奪之相氏本亦妃親奈何不念先皇而奪其三十年之業乎戊午轉左侍郎十二月刑部主事鄭嘉無罪下獄進爲疏雪得微遣彗星見進與經復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靡費會推大臣或不協時議進即訟言之人以爲侵官進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既曰會議而乃默然豈朝廷立法意也庚申奉命往勘河間貴戚莊田事竣上言實係民人承買納稅養馬土地宜屬官管

卷之三 許進

至

業事不得行四月北虜火師入寇宜大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總兵多帶諸貴游子弟爲私隨進出居庸即下諭曰參隨諸人既以自備鞍馬報効驛遞不得應付日給行糧三升到鎮卽編入行伍聽征敢有冒功并侵擾地方者以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爲媒孽五月十三日入大同奏處糧餉簡閱士馬乃參總兵官王璽平江伯陳鉞畏縮玩寇六月二十奉旨以參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行取回京尋以言者論其畏怯罷職致仕御史曾王等抗疏乞留不報辛酉西夏不寧府部科道會薦爲陝西總制不允又尚書林瀚御史林俊科道部屬多薦之者乙丑武宗嗣位值北虜寇大同殺二游擊事勢甚岌科道復交章奏薦遂召爲

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人馬復命兼理部事疏辭且薦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允丙寅四月入京又疏辭不允尋陞兵部尚書仍督團營時武廟爲諸璫所蠱惑漸喜游俠進因疏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故以大舜之聖禹陳克艱惠迪之謀益進遊佚淫樂之戒臣於經筵仰瞻天表睿智聰明儲臣進諭諄切裨益必多伏望時敏問學痛止游佚以堯舜爲必可師以荒淫爲必當戒庶德日新矣上嘉納之進蒞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其奏討車船頭日出嘗例者皆執奏不與時有太監王岳奏稱官較王縉等十數人緝事有功得旨官較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進執奏請賞罰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勸浮功則憚各邊官軍萬先得

卷之三 許進

至

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絕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孰不解體太監陳貴錦衣千戶蕭瑄總旗常寵張鑑等各奏稱有拿賊功希圖陞職太監劉雲亦爲其侄乞官皆格不行且請治貴瑄罪以爲秦擾者之戒時魏國公爲言官劾其聽信下人不法諸事定國公新寧伯各自陳乞品級進曰勲臣乃武職領袖所爲如是何以令人皆請究治或加切責以彰懲戒京衛武職有以賄營求進者卽呼至部堂大杖數十郎中林廷楫每言曰只此一事已痛快人心然非公不可也團營及三天營聽征官軍爲內府做工借撥大多頻致逃亡進疏言團營非爲營造而設且養兵之法必於無事結其懼心作其銳氣有事方可得其死力因備論內監役占軍

匪納錢諸弊反獲千餘。章凡三四上有詔以陳新等五百餘人收克勇士進極言濫收之弊。歷費糧食俱宜革退。南京御用監收茶馬驛八九十匹。役軍士千名。費糧粟鉅萬。尚書林瀚奏宜裁減。進請准行。又條陳八事。其重者曰遵成命。欲將內府役占軍士三萬三千名革退送操。并治中貴阻撓成命之罪。曰革冗員。欲將午門等門并九門多餘內臣取回別用。毋令貪緣添設。曰蘇民困欲復嘉蔬所舊制。革司苑局科苑軍士僱陪等弊。曰重爵賞。欲裁革傳陞冒濫軍職。前後論諫。雖或不得行。然國家典章尚賴以存者。爲多。海賊鈕東山爲患東南。守臣奏已殄絕。進奉勘謂事涉不明。未幾果復出爲寇。正德初。公卿臺諫共劾群倖之罪。必欲寘之極

卷之三 許進

五

刑進獨曰。此輩得漸疏斥足矣。何可激也。甘露黨錮之事。不可不監。後丁卯之變。果如其言。十一月。缺吏部尚書。廷臣會推。進進讓都御史張敷華不已。竟用進。既受命。切切以薦賢爲心。取人先行簡氣節。而後才藝。於抑奔競。杜請託尤嚴。御史某滿三考及郎中某員外郎某皆結與援。必覲京秩。進一日悉外補。郎中某賂閣丞成乃斥終平。郎中李遠因公事忤持衡者。出爲邊方知府。進察其枉調入杭州工部侍郎某同里。開托闖求改吏部。進對衆面語之曰。君年尚未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愛不貴。乃托斯人速化。閣璋有欲革天下提學按察司官。進奏執不可。謂提學作養人才之官。得止行取。推官羅鳳諸文選司門外不跪。文選責其傲。進曰。

卷之三 許進

五

推官已能不屈。應文選使爲御史。肯長強禦乎。即用爲御史。京科道忤瑾。盡械至京。進奏南京科道俱緊要衙門。欲行南京部局暫署。以待各官問畢還職。明喻科道之當還職也。瑾怒。罰進休刑部郎中孫燧。涖郎中劉姓者。素忤瑾。進劉侯問煩。而孫疎擬推大理丞。及孫不及劉。其獎恬退。類此學士劉忠楊廷和以進。講經廷議諷切直。武廟諭令別用。進擬忠南京禮部侍郎。廷和南京戶部侍郎。未幾推忠爲南京戶部尚書。廷和爲南京吏部尚書。俱得請。丁卯四月。賜玉帶。加太子少保。是後奸宦劉瑾始大用事。凡請託進悉不聽。其所欲戕害士類。假旨遷謫。進必委曲調護。處以善地。戊辰。考察天下諸司官。所黜幾二千名。俱恰公議。荊州知府貪暴無比。監司考語不敢著其惡。進奏爲民知府復賄瑾。中批留用。且命抄其考語來看。進乃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司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知府後卒廢業。先是銓選考畢。不判名第於卷。或有請託者。因得上下之進。每考畢。即著之卷面。而以選簿挾次填註。一輔臣內第需次。獨進進曰。名第已定。離余亦無所庸力。竟不從。纂修譯字諸人不知清議。多請託權要。儒士某人書法精楷。而貧甚。會纂修考選書辦。其人自分必不可得。及言出。竟得在選。論者謂選法之公。自王端毅起以來。惟進一人。時逆瑾竊弄威柄。自宰輔以下。多阿意承奉。初于處其易。進獨處其難也。吏部侍郎員缺。瑾意有所囑。凡六推皆不

忠信可信
於發新信
忠以理之
動也人亦
自思本色
不其耳

用或以勸進。進正色曰：扶同啓奏國有明法，雖百推可改節乎？卒行進言，初進提督團營與瑾同事，進既請練事務，每操演口授方畧，談笑指揮，意氣閒雅。瑾及諸老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一把總都指揮至將臺下，杖數十，不言其故。如此者凡三人，請其故，進乃出諸權貴請託札示之。瑾心服，瑾後得志，進入吏部，凡有賄瑾囑進者，瑾嘗難之，進在當時，猶能自行其志，使綱紀不至大壞者，以此其後瑾之欲甘心於進者，乃輔臣焦芳請託不行，積恨進，遂謀起張緣共擠進，會進人賄瑾，欲得房山縣丞，進復拒之，緣因激瑾怒，進又素重簡書周經，都御史雍泰皆與瑾忤者，每曰：周伯常、雍世隆不用，吾即死，不暇目，屢推周為禮部尚書，雍為南京戶部尚書，瑾益恨之。戊辰七月，推南京刑部員外主事劉吉為署郎中，瑾誣為違越違法，勒令致仕，猶不釋，適御史郭東山劾宣府都御史沱瀾過禮，內有雍泰名，瑾即令查雍泰版歷，以進及易與升、劉大夏俱嘗推薦雍泰，咸削為民進，二子請俱調外任，後乃相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丁出銀僱役為典守者所剋，故苛為稽察，因以中之，幾至不測，事未決而瑾敗，用言者復其官，仍致仕，而已卒矣。年七十有四，附太子太保，進諡練政體，管指畦蔬曰：為政如理此蔬，須備知其可灌，其可蔬斯茂矣。質實然藝之能無亂乎？在兵部案無停牘，諸司事體累朝詔例不一，吏實緣為奸，乃釋僚屬有議者，通查類集成編，欲奏請會官定議，如見行條例，永著為令，未

卷之三 新進

五

就而改吏部，至今未有繼其志者。在吏部，每會議六部大事，進既諳練典故，即出敬語，無不允愜，性雖嚴毅，至後進謁見，必留語良久，果善用之，不帝已出，蓋有古大臣風焉。嘉靖初，謚襄毅，後其子讚為吏部尚書，入內閣，進少傳，諡為南京戶部尚書，論為兵部尚書，為郡守。

太宰氏曰：襄毅優於吏才，堅於執法，席文襄則以剛方正大，清約端慎稱之，豈其躬無所缺，故行足以服人之心，才有所優，故執足以中事之理，雖以逆瑾之勢，若燎之方揚，而襄毅抗之，猶能稍行其志，司馬蒙宰皆有可觀，若夫軍旅之任，似非所長，毋論大同之急，無所展錯，而哈密之襲，夷兵未輯，大慈未擒，我師疲乏，得失相

卷之三 新進

五

韓忠定文

韓文字貫通洪洞人母姬夢紫衣人言與爾文路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會都御史王越總邊事邀功啓釁率同官列其罪狀又薦故吏部尚書王竑李秉諸頗涉兩官越又附汪堅以故上怒逮文華殿考試幾死陝西紀功郎中張瑾疏總兵等官殺降奉命往勘一以情之輕重具奏入服其公竟以直言見忌出爲湖廣叅議累官山東左叅政雲南左布政右副都御史巡視湖廣河南戶部吏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先是會守備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繼以爲可否文曰事之可否有理與否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默爲避禍計耶遇事輒昌言皇明輔世編 卷之三 韓文 要

商確聞者無不敬服時值水旱相仍民饑而先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採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能忍先以待卽得罪吾請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賴以安 泰陵知之召爲戶部尚書時時召見文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沮撓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運司廢弛上盡行其言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文又疏曰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

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嘗鎮等處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嘗鎮廬鳳淮揚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嘗賦其間而今之嘗賦其繁然不特嘗賦之煩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儉以凡百輸納皆不出嘗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征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

卷之三 韓文

要

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繇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乏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悞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可憂者此也臣猥以非才叨司國計

值今天下倉庫空虛軍民疲憊晝夜思惟策無所施乞勅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克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實而緩急不悞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方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樽節使邊方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薪薪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

卷之三 韓文

李

蠲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聖政有補而蒼生咸被其澤矣時宜大聲息甚亟需索供億復值大疫婦相繼并內外及各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營緩急以濟太監苗達等征虜無效日費動逾千金文舉劾追究羽流幻術計還節盜帑物威曉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高占引鹽乞討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謗叢集人為危之文裕如也康陵初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大馬鷹兔舞唱角抵糜萬幾時號八虎文每退朝對屬吏言輒泣恨不能正會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奏討長蘆官鹽載至南京變價買辦織造文與司官李夢陽等議曰今新政之初決不可准鹽課織造於是再執奏竟得半

給事中許劉健傳文追痛孝皇深以宗社為憂夢陽因說文云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此言宜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先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將頻昂肩毅然改容曰等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文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是不可多多覽弗竟也明日早朝因密叩閣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曰諾文退上疏曰臣等代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視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允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

卷之三 韓文

李

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排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姬媼裝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者朕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整粉茹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齊乾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溥神人之憤

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璉等大懼閣臣持之益堅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惴吏部尚書許進答文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拽履徐行令吏部侍郎王鏊請閣候閣臣探動靜閣臣劉健語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弟堅持至左順門大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愛國者弟奴僭事上又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衆懼莫敢出語答璉面文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扶上始踐祚日棄萬幾遂晏無度狎昵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而疏備矣上非不知弟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放退鏊面謂榮曰設上不

卷之三 韓文

空

奈何榮曰榮頭有髮鐵耶敢壞國事是日璉等益督自來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璉等統上前跪伏哭竟回上意語詳劉健傳上立詔瑾入司禮監劉健謝還二閣臣隨斥瑾因矯詔奪文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仍遣還卒伺於途文乘一驢每宿野店還卒無所得而去又矯詔逮文詔欲殺之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前後三千石破文家瑾誅復官致仕今皇帝即位群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請存問有曰起文彥博於九表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文清心寡慾凝厚雍粹又奮勵充養誠益弘在諫垣時不立異於物無所干爭而論事侃侃壽諸心體量諸事爲政理當否物勢便反因

華所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廊大遂永莊簡而凝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善以詢咨遠猷審求彛憲默化潛運泯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當其時與司馬劉大夏都憲張敷華稱弘治大君子禮部請謚有曰愚同審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死於學因謚曰忠定國朝文臣謚忠定者先是惟蹇義一人蹇厚重博大爲當代名臣文德量概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亦無能勝之

卷之三 韓文

空

太管氏曰忠定經理之才無以大逾於人要之實心任事故亦時有足觀其語李夢陽不可文不可多兩言則萬世告君之要術也近世衰薄剽竊子史以逞文則連篇累牘鍛鍊影響以爲罪則巧詆深文理屈而辭窮則以蕞蕞詬訾取勝黨同而伐異則以烏合蠅聚爭雄隱語微詞使人叵測而竟欲執爲是非之左券牙噬爪櫻爲人驅除猶能操爲禍福之前矛猥瑣么麼不足比數而托匡時以自目反覆變詐莫可端倪工依附以匿形反使鴟鵂鳳齊鳴好莠並發公車不勝其載衡石不足以呈主上厭惡言路竟塞安得忠定其人以返頹波乎

楊文襄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湖廣岳州巴陵縣籍。後占籍鎮江府丹徒。幼讀書。過目不忘。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訓之。受業於黎文僖。淳一清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之風。登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文舉籍甚。從游門下者。皆海內名士。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會丁憂去。任服闋。補陝西提學。進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七類士。有傳記誦者。有修文辭者。有工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以爲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分試八府三邊。學多士廣。必歲一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蒞士也。愈久愈嚴。方試時。咸

卷之三 楊一清

六四

凜凜守法。弗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所誦夏楚所及。累無姑息。然而中才以上。可貢可舉之士。未嘗一杜其身。又命郡邑制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弦歌盈於西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諸可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於貢院。繼於正學書院。躬受經傳。使轉相傳授。故遐方之士。咸如親炙矣。明於知人。如一邑品第十人爲優。或鄉舉五人。率不出七八人之外。凡所取諸處。冠英之士。咸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擬按縉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久者。召爲太常少卿。提督四

李康嗣康
封山申官
公所識拔

夷館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寺卿。會南京以雷雨決旬。平地皆水。猛風震蕩。江湖衝激。自天地山川等壇。及歷代帝王等廟。太廟社稷。孝陵禁山。所拔損樹木無算。皇城京城闕隘處。所內府坊局并諸司衙舍軍民屋宇。多被損塌。間男婦有壓溺死者。薪江口中下上各處屯種軍民田土。衝漫滄沒。一清極言。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益深。臣等蚤夜思惟。方今之勢。政事多缺。紀綱寢壞。賦繁民困。廢橫兵疫。其所繇來。已非一日。伏願皇上益嚴修德。不事虛文。加意恤民。務求實惠。請准先年故事。特遣大臣祭告天地社稷山川等壇。及孝陵太廟。以安神靈。其各廟殿。宜行南京工部酌量緩急次第修理。被災軍民。

卷之三 楊一清

五

所司宜量加賑恤。蠲免仍乞勅南京文武群臣。矢心修省。極陳得失。共圖修政。則轉禍爲福之機。實在於此矣。上從之。本寺所儲神帛有餘。則請停織。應天應祀六廟。則請躬祭。巨細無不留心者。壬戌虜火。飾入寇。馬政廢弛。乃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徧訪諸朝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其所知。復請擇才使能。旌別淑慝。故官勸政舉。宿弊以革。因言修舉馬政二事。一增種馬。謂永樂間開設陝西苑馬寺。所轄六監二十四苑。後皆革去。今止存兩監六苑。臣嘗遍歷其地。酌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定爲上中下三等。開城安定爲上苑。廣寧萬安爲中苑。清平黑水爲下苑。上苑歲可得馬二萬匹。中苑可得八千匹。下苑可得四千

匹計亦足以給三邊之用。但今種馬有缺，孽息不蕃，請給太僕寺銀四萬二千兩，用買內地種馬，付之六苑，庶可收孽息之利。一增牧軍，謂六苑舊額軍一千二百有奇，歲月既久，伍籍虛耗，止餘七百餘人，蓄養乏人，則蕃息無效。請以本地流移客戶，編之爲恩軍，給撥草場，使之住牧，其有投托影射者，繩之以法。兵部覆奏，從之。又處置茶馬鹽馬，實濟邊用，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以便牧養。一清又奏陝西山西遼東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卿佐，今後赴京考滿朝覲，一切禮儀班序恩典，請俱照兩京太僕寺堂上官，或布按二司官例行。凡陝西官賢否，請俱聽臣開報，不必巡撫巡按干預。若山西等處，止聽撫按開報，不必布按二司官干預。其首領官

卷之三 楊一清

奏

屬賢否，則止憑本堂上官填註，朝覲考察之際，亦止憑堂上官應答，俱不必詢之二司。更乞從陝西苑馬寺等衙門近日所奏，將各行太僕寺衙門，共立考察簿籍，不必附各布政司簿內，又各寺丞亦乞照京官事例，凡有違犯，奏提問，不許徑自逮繫。下吏部會禮兵二部議，以爲陝西等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其任固重，然既稱曰某處某寺，亦難盡比京卿。今後兩寺官，請令行御史中門正道，與兩司相往來，則迭爲賓主。至今陛見陛辭，朝覲考滿，仍悉照舊例，其開報賢否及考察簿籍，悉如一清所擬。若寺丞有犯，按察司不許徑提問。陝西呈督理馬政都御史，遼西遼東甘肅呈巡撫官提問，若任內曾經旌舉者，三年考滿一體給與誥勅，永爲定例。

上曰：兩司官員體貌俱准議行，永爲定制。果有政務修舉功績顯著者，酌量推舉陞用，勿拘管例。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十二萬四千八百七十三頃一十二畝，有餘本兵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於臨洮府駐紮，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填註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一清因奏陝西苑馬寺牧馬草場，近已清查，漸復其舊，但恐豪強之家，仍復壅種，私相買賣，請照衛所屯田管堡草場事例，故違情重者，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舍軍民，發邊衛充軍，情輕者，枷號一月，監院苑官不糾舉者，亦罪之。仍者爲例，并給榜曉諭，從之。又言陝西諸監苑之設，去邊境不足，須藉軍兵捍禦。萬安一苑尤爲孤縣，近

卷之三 楊一清

奏

虜數來抄掠，曾無毗鄰蟻子之援。乞將廣寧安定開城黑水清平萬安六苑，揀選新舊操丁千人，通給與器械，仗行獵，委指揮一員往來會該苑官提督操練，有警協力捍禦，庶牧馬可以無虞。兵部覆奏從之。仍令一清嚴督管領官員，用心撫恤操練，毋令失所。又言固原之地，東西均有虜患，而東路無兵，西路肩背受敵，猝難東援。乞選洮河等七衛遊兵一千五百餘人，委都指揮黃正統之，駐清平苑，以防東入之路。令固原守備都指揮苗英等專守西路，以控安惠隆德諸處，則聲勢聯絡，緩急有備。兵部覆議，上從之。武安等苑舊在平涼府隆德等縣，後馬政弛廢，并其地失之。至是一清用牧軍之言，督委所司審核，其地在草子山等處者，凡二千九百

合牌舊制
武年開
全馬互市
也

六十餘頃募流民投充牧軍者一千六十三戶。請如舊置苑專管。理水泉灣等四營堡牧軍牧馬之事。其餘存留屯地并附近地土一體給軍屯種。徵芻豢以備牧馬之需。兵部覆奏從之。十八年。又與御史李騰請復金牌舊制。後以簡查未出事。終仍止於輪年招易。是年又題准招商自備資本買茶裝寬轉運茶司。每一千斤給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千匹。如前所擬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其事至今以為便。甲子。虜賊大舉邊臣請京軍會勦。大司馬劉大夏薦為陝西巡撫兼經理軍務。一清即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勦罷總兵武安侯及備兵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效。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金數

卷之三

突

千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人窺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畧。衆避道言不可。恭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又聞一清且至。乃移侵陞德夜泊城下一清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製聚北走。一清發平原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類。在陝未逾年。百務具舉。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新舊五萬九千九百三十有七引。每引納銀貳錢五分。及收臥引銀二錢。共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

撫一步即
處及四海
大臣用心
如此不以
人我內外
異懷

卷之三

突

慶陽收貯買馬支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皆可行之。永火者。一清又言。蘭州視甘涼尤為要害。與虜止隔一河。而河北鹽場堡定火城二處。俱賊所從出沒。請留甘蘭二衛兵千二百人。按伏蘭州以逸待勞。庶可遏虜深入從之時。先帝用內織染局之奏。頒銀鼠樣皮。自拓黃至出爐銀凡十七色。於陝西命鎮巡等官選匠染造。一清奏天子之服。自朝祭至於燕閒。皆有成式。製皮為裘。取其輕暖而已。若銀鼠皮變染諸色。類多不正。義無所取。徒矜儉德。况三邊重鎮。須屬饑饉。民不聊生。乞為停止。用彰清明之治。疏入。詔已染未染者悉輸京。一清又言六事。一維持憲體。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黜貪去暴。乃其職任。今後問發。及舉劾奸貪權豪。或有虧枉。止許開訴所枉之事。行無礙衙門勘問。毋得撓拾問劾官員過失。一稽考新軍。各處清理軍伍。因原籍原衛離遠。兩不相照。請令清軍御史按察司官。清解軍丁外。兼督察該管衛所新軍。照冊比較查考。如不到者。即係原籍有司虛文搪塞。如已到而逃。即比較衛所官旗賣放剝削之罪。務令着實入戶。一復馬夫舊例。洪武間。在外司府州縣官。俱有欽給馬匹。僉撥民戶十戶輪流養馬。後定擬出銀則例。給與各官自行買馬。僱人飼秣。行之既久。弊端橫出。請仍照洪武間例。官民兩便。一定支應則例。陝西鎮守內臣歲支應銀三千餘兩。鎮守武臣歲二千餘兩。較之舊時其數倍推之天下。其弊必同。乞勅該部查議定典則例。通行遵守。一

稽考軍衛錢糧各衛軍士遇關支糧資經該造冊之人奸弊百端。每年一衛盜支多至糧千餘石布千餘疋竊恐不獨陝西爲然。乞勅該部詳議通委管屯官員兼管稽考一處置軍生歲貢都司衛學因無食糧之例止以入學年深起貢間有資淺學優未免賢愚同滯宜從提學官考定扶貢名色如府州縣學名色仍不食糧該貢之年照例考選及歲考驗其學問消長以爲去留奏下所司知之正德改元一清言寧夏花馬池與武營直抵高橋三百餘里爲虜賊入邊門戶近因營報管議調延綏邊兵士兵至此分布防禦而無一人至者蓋以事關各鎮不相統攝彼此抵牾故也宜命大臣爲總制無事則管駐慶陽有警則往聚縣衛州諸處居中調度

卷之三 楊一清

主

如虜衆出套亟行經畧花馬池一帶邊務庶有備無患全陝可安。兵部會官集議遂命一清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險隘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方寬漫城堡疎稀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冠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寧夏巡撫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溝一道延綏地方邊牆濬壑又得巡按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

十四年大虜繇花馬池拆牆而入殘破內郡擄掠得志始戾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歷奉乞築墻濬壑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管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牆一道七十餘里自謂可無虞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壘不能捍禦阻隔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歷辰應勅臣經理臣雖聞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肯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情動號數萬條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

卷之三 楊一清

主

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賦民勞修邊之役民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繼又上四事曰緩土人曰額地曰廣招募曰溥賞養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置烽墩千八百所自後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費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一勞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縱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甌脫舉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以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

卷之三 楊一清

主

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今首以築牆挑塹為言宜必增滋多口但為國遠圖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一自延綏定邊營之石勝池迄於寧夏之橫城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牆低薄壕塹窄淺墩堡稀疎以致虜賊攻之甚易入境長驅一日夜直抵固原無復邀阻茲將舊牆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濶添設墩臺暖舖小堡分撥官軍防守庶可緩深入之鋒以邀逃歸之路一寧塞營西至定邊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無邊牆可恃兼墩臺空隔勢難株援必昭寧夏邊防一體修飭庶彼無間可投一花馬池

自古難夷之變未有小孫此者可為三嘆

東路雖有守禦千戶所然兵力單寡而典武營相去已遠有警切難救援宜將花馬池守禦所改設寧夏後衛典武營添設守禦所即以選定招募土兵更調入伍食糧操備安插已定然後擇其驍勇給馬騎征附近田地任其耕種五年之外量徵子粒以助邊儲一靈州乃要害重地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近以所司不恤科差誠繁恐變生不測靈州去寧夏險遠文移阻隔兼以公差騷擾軍民患之宜將靈州千戶所改守禦千戶所徑屬陝西都司土民止聽本所吏目帶管而環慶兵備改作整飭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迤西地方俱聽調度營駐靈州練其理刑撫夷革弊仍聽寧夏巡撫官制之則體統立而人心安矣一韋州乃虜寇出沒

卷之三 楊一清

主

之所兵備廢弛不任保障連年大虜入寇輒駐其地今議增軍守之宜於寧夏中護衛挑選千人委官總領屯駐韋州與群牧所千戶官軍操備防禦庶可保障城池亦一策也一靈州橫城以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邊防頗疎誠恐虜賊不得於東必謀於西及查黃河東岸原設邊牆溝塹并墩臺三十六座與河西黑山相對連年屯兵阻遏過河虜騎最為周密後因小有失利棄而不守賊得深入無忌今宜修復然東西工役并興則恐民力弗堪宜令寧夏守城暫且修補撥軍守瞭候各工完備悉昭各邊修理下兵部議宜次第舉行詔是之二年一清言臣即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月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是年引疾東歸中

官劉瑾惡一清已又逮詔獄王整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力救得免兵部疏言一清修邊纔有端緒而去凡權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餘萬兩及諸犒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處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邊務乞遣大臣專理議上瑾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鑪解京事竟止定邊營至橫城原議三百餘里已築四十餘里而已一清在邊於地之險易官之賢否無不周知度才委任料敵制勝屢中無失尤善駕馭英雄激賞士卒俾樂於效死故戎虜畏服踰陵犯焉正德五年寧夏賊臣挾安化王寘鎬以叛投鎮巡太監都御史總兵等官僞封官爵朝

卷之三

七

廷命御用監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一清就彼提督軍務統率京營兵三萬合會陝西諸鎮兵分道進剿各賜璽書得專制時寧夏遊擊將軍仇鈺被何錦賺調入城已而糾集義兵斬賊帥周昂并殺其黨執真鐫父子眷屬械繫之擒何錦丁廣於大壩餘賊就縛諸將罷兵而道路相傳大兵至將盡誅寧夏人一清恐激成大患上疏乞將京軍取回安反側之心免供億之費遣百戶韋臣齎牌星馳至寧夏曉諭本城官舍軍民謂大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一二重臣來撫爾軍民上得捷報召澤陽伯以其兵還勅張永仍乘傳至寧夏偕一清撫靖地方起解真鐫眷屬并逮繫諸罪人張永乃遣罷所部兵歸京營率麾下數百人兼程而來初所與

爲亂者懼不免出危言相恐脇從之徒胥懷疑貳觀望以動闔城端端褻褻謀出走者踵相接且亂後官司不能令其下體統蕩然一清乃出校諭奉宣德意以爲寧夏之變造惡止是數人其餘俱被逼脇顧戀身家勢非得已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有功者許錄用況近日誅戮建功者亦皆寧夏官兵可見從亂非其本意自今官舍軍民各供乃事服乃役庄屯農墾市廛交易各寧幹止勿生疑畏各部領官員加意撫恤不許聽人仇拔誣指官軍體統素定各遵約束不許互相猜忌敢有捏造流言煽惑人心及以下犯上不遵紀律者治以軍法北至韋州與侍郎陳震交代尋至靈州時真鐫父子官眷并何錦申居敬輩俱各繫千戶所獄并驛遞

卷之三

七

空舍數處張永約往視之真鐫指諸兒孫訴無被衣問之鎮巡云府第物皆沒官別難措置張永曰不然彼固有罪系出宗枝當生致之廟闕豈可令其瘦死命各取其所收衣鞋被褥數事給之何錦見一清哭曰我公不去鎮錦輩豈得至此一清數之曰朝廷何負汝輩敢爲叛逆錦曰本鎮官兵遭鎮守誅求逼迫怨深入骨故得乘之爲亂實欲爲下人息肩一清曰既欲爲好男子何不奏發其罪待朝廷誅之錦曰彼以劉瑾爲辭蔡之無益徒自速禍張永微笑瑾猶猶烈一清不敢有言申居敬等皆大號曰我等皆公所用戰鋒精兵爲官司剗剗所苦又悞聽周昂之言至此實不與反謀願寬其族張永又命守臣選壯健女婦數十人伴監其

妃嬪及諸官人不許男女混處。鎮巡公移逮上當千餘人。一清慮其事同情異宜有區別。又有律不宜坐者。混逮其間。乃與張永檄鎮守撫按督同三司官審取各的確供詞。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冊按籍詢其族隣老長。於是堂姓以下子姪許嫁之女。并僱工人役出凡百餘人。惟中居敬等六十家。平虜城官舍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家。法當連坐。一清謂中居敬等一聞周坤逆謀。即有樂從之意。殺人劫財。乘機為亂。若欲比諸脅從。則情重法輕。但舉事之日。方與共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事有不同。徐遵程保等聽調從逆。但當亂後入城。不冒殺掠。止宜逮其身。而繫其家屬。以俟誅正犯。而從其妻子。奏下法司。議從所擬。全活者百餘家。

卷之三 楊一清

主

初詞事者報賊黨未獲尚多。張永在途。調取固靖蘭州官軍三千。并陝西游兵三千。至是俱集靈州。寧夏城復驚。老稚婦女走避山野。留壯者持刃居守。一清告永曰。地方永不用兵。調來人馬。徒費芻糧。宜即散遣之。永曰。人心難保。逆黨不盡殄滅。將遺後患。一清曰。公謂逆黨猶有幾何。曰。訪有姓者百三十人。一清曰。夏城大變之時。迫脅為亂者。何止百三千。但節奉詔勅。惟首惡不宥。脅從之徒。悉與赦免。今何錦周昂丁奉三首惡。即已擒斬。其餘等眷屬已拘解。又擒斬同謀正犯百餘人。亦足彰天討正國法。此外漏網難不能無。只可一切置之不問。若再行尋究。人人自危。縱不敢稱兵。相向大衆一呼。逃往山後陰中。如何收拾。吾輩此來。正須安前地。

方勅旨諄諄以安撫軍民為主。若激成他變。何以復。天子之命。永默然。一清恐其意不解。作一書投之。次日乃曰。先生言是。但遠調來兵。待吾賞勞畢。遣之一清曰。不知賞勞當用若干。今巡撫查支無礙官錢送用。永笑曰。吾豈肯用此地官錢。反留形跡在此。所司乘機將別生弊端。遂將自攜錢物。量途程遠近。給賞有差。各遣回營。適山後節報聲息。一清與永議。令仇鉞史鏞回鎮城。因檄鉞回兵於寧夏北路。史鏞於寧夏南路。各按伏。夏城之人。聞河東兵馬掣散。而二將分兵各按伏邊堡。知其為北虜也。始帖然。寧夏逃者歸家。相慶無復驚疑。一日一清告永曰。恩威當並行。夫性逆大變之後。室陞陵夷。不復知上下之分。恐漸不可復。惟時造偽命。

卷之三

主

偽符手。又大臣者。戕殺主將而奪其家者。有遺奸焉。將無以善後。宜密令所司捕之。永笑曰。如脅從何。且與先生靈州之言異矣。一清曰。始至人心未定。當示之以寬。今恩澤已覃。衆志已定。所當誅者。纔十數耳。他無顧慮。況奸生者。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吾當受命傳制。須權其輕重。豈可膠於一定。遺患將來。永曰。諾。乃密諭鎮巡捕得指揮馮經等。悉伏厥辜。傳上之。輿論稱快。永一日又曰。訪得總兵仇鉞楊英乘機將安化府第金帛。并各犯家財物。取以自私。各數萬。楊英又將各捕人犯得錢縱釋。此法不可恕。一清曰。某亦聞之。但無實可據。恐是仇人怨家流言相傳。大功既成。則小節不可深究。一旦反逆之徒。皆得以脅從釋放。而以暗昧不。

明之事。追究一二有功將官。非惟體面不宜。又似與反賊報仇。不
肯肯父之曰。然。又語及慶府事。一清謂慶府當宜鑄反逆之時。不
能密諭諸王并力戰守。及播告本鎮官兵。協謀討賊。顧日往朝賀。
行君臣禮。將。祖宗賜寶。肅侯侯。送與林用。又傾其所有金銀幣。
帛。資給亂兵。失諸侯維藩之義。且事起交結。變生飲宴間。當為後
防。遂會奏以聞。請勅乞責。及申明禁例。通行天下。以杜結交之弊。
防禍亂之萌。又以寧夏東路興武營密邇河套。武備單弱。請以真
鋪典仗所官軍。編充興武營戎伍。皆荷命允。遂前慶府護衛。逮其
承奉長史等官於京。皆謫戍邊。七月。永北還渡河。將處置寧夏事。
情各遣官會奏。別於中驛請一清曰。先生自愛。其當具述先生賢

卷之三

夫

勞。不敢隱蔽。一清曰。不然。某病廢。朝廷以戎事起用。義不敢辭。昨
在夏城病。脾不能食。賴公藥而愈。茲幸地方無事。便須上疏乞骸
骨。公若為調護。使得蚤歸江南。無他望也。張笑曰。吾生平不敢欺
君。一清謂永曰。將為公畫一奇策。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
情。故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瓊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
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班師入
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真鑄偽
檄。并述渠亂政。兇狡。謀為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
怒。且大悟。誅瓊柄用。公公一矯瑾行事。召張承業。暨公千載。

人耳。永曰。仰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
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聽。公頓首請死。願死。上
前。即退瓊。殺奴。喂狗。又涕泣頓首。得請。行事無緩頃刻。機事一洩。
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如一。清策。竟誅瓊。一清還靈州。進級提督軍務。勅專行總制。靈州
土人素苦漢人科虐。一清昔時多所廢革。既等題作。且益甚焉。至
是。紛相告訐。以大亂之後。為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城科徭十之
二。禁濫泛接。通以恤人馬。又閱土漢官兵於教場。巡視各邊堡。閹
舊築邊牆。自橫山紅池高厚堅完。儼然巨障。惜成功之難。遂感而
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略了餘忠之句。復遵勅諭。督同

卷之三

夫

鎮巡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然後約法定令。以從人
便。謂邊軍之困。本繇科差煩重。而私役冒闕。為弊若多。且屯軍地
去糧存。以為恒患。逃遁數萬。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反累軍
供。採取以自封殖。法之當行。莫亟於此。於是鎮守太監張弼。聞之。
退出役正軍二百名。總兵楊英。仇鉞。游擊將軍史鏞。監鎗少監馬
良。各有退華共二千餘人。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
鉞以下退有差。盡歸之官。以助邊儲。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
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無
得脫者。賦役始均。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葦。先是條陳地方
急務十數事。上之。其事大者。請蠲寧夏各路庫塲稅糧。以恤困窮。

薄賞典，以安反側。乞薙髮賊而死，都指揮楊忠孝、唐逃難而
領百戶張欽等門閭，仍摩恤其兒男，以屬節，改調管糧參政等
官，及後設按察司，命事兼理邊儲，極論城堡虛儲之缺，請發內帑，
倡創召商輸納，以免派買累民之患。又未嘗比瑾敗誅，該部覆奏，
報可。又奏：兵傷英喪失之餘，士心不固，但人才難得，用之他鎮，
猶有可觀。薦副總兵仇鉞，威名素著，參將孫勛，志節兼優，游擊將
軍史鏞才，畧出眾，皆可大用。又條陳河西事宜，欲調延綏寧夏陝
西三路兵馬分道而進，驅賊出境遠遁，然後修復沿邊舊守墩臺，
城堡，以圖經久無患。莊浪參將魯經告變，乃選靖虜蘭州健兵一
千，令指揮陳松統領，馳往援之。兵至而賊遁，自固原至蘭州邊城

卷之三 楊一清

全

糧草所在缺乏，河西尤空虛，軍士多枵腹，生怨語，乃重發各營藏
官銀，議令兵備守巡，二司官分路招羅，酌量城堡大小，事勢緩急，
分派運納，以暫舒目前。隨將議處儲蓄數事馳奏，又奏劾固原守
備趙洪貪婪剝害，洮州守備高謙柔懦不立，俱當黜革。舉指揮趙
濟路英等代其任。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
套零賊，一清上疏，以為漢中流賊未平，調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
虛，邊儲缺乏，河西連賊日肆搶攘，又恐河東之役，連賊入套，各鎮
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總得數輩老弱殘
敗除寇，何補於事，而往回動經旬月，靡廢料糧，傷損馬匹，所得不
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誣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遭

書道其事，竟寢清在靈州日演營陣，人有笑之者。一清曰：予誠
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誼，哨探止修戰備為法。故每諭諸將
曰：無事嘗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嘗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
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哉？陳陝西邊務八
事，一寧夏官軍，投托各鎮領以避征調，多至千百數，今太監張弼
總兵楊英仇鉞史鏞退出軍伴差操，請獎勵為邊臣勸，仍令巡撫
官清著伍，一寧夏湖灘，往年為各官占據，英鉞既以歸官，請量籍
稽考，以杜復歸私門之弊。一寧夏歲貢紅花三千餘斤，種灌鑛採
動用軍丁千餘，運送車輛糧廩幾四千里，請停免。一靈州千戶所
為寧夏喉襟，內有山後歸附土民土達，上下交征，無所控訴，宜令

卷之三 楊一清

全

環慶兵備兼管靈州，卽州治為衙門，令其練兵理獄，撫安土人。一
慶陽安邊二苑草場荒地，宜招募土人給地籍名，使報效穀賦。一
漢中西鄉縣東南有鹽場關，西南有大池湖，俱離縣三百餘里，流
民喧聚，請於二地添設縣治，撫流民以安反側。其通江巴縣東鄉
等處，去漢中頗遠，宜添守禦千戶所，招募逃移并茶徒頑徒，以資
戍伍，疏入。上嘉納之，獨及英等賜勅獎勵。環慶兵備令兼理靈
州川陝添設衙門，候地方稍靖，總制官議處以聞。其餘事宜，下所
司議。於是戶兵二部議覆多從一清言，且推行於各邊鎮。惟紅花
貢如舊，先是劉瑾衙一清不得已用之，會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
還鄉終制，遂令一清專在寧夏居住撫馭，蓋陰奪總制之權也。理

伏誅召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戶部自逆瑾查盤禍作守臣不復儲積故邊儲一空一清行各邊巡撫將見在官銀多方召羅公私稍備首止承運庫之取銀太倉繼止織造內臣之請鹽長蘆皆得減其三之二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上十一事曰裕民增軍定賞格有脅從縣鄉保充賞賚嚴罰禁治退縮察蒙蔽禁奪功防奔突上嘉納之復改爲吏部肅邪佑正起廢拔幽凡瑾所排陷連茹以起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薦副使吳廷舉宜委用山東盜熾又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上平盜十二事一請量免被賊地方錢糧優恤殘害者之家禁皇

卷之三 楊一清

全

庄勢要之侵奪責鮮官船之擾害并有司之貪殘衛所之稽剋以恤軍民一懸設文職大臣一員提督軍務大將一員暨克總兵會同調度主客兵馬節制鎮巡三司真定保定達官達合駐北直隸以保固近畿一招募材勇術數之士及願報効者能擒斬有名賊首賞銀五十兩陞世襲軍職一許脅從者自首有能自擒其黨以獻者如例陞賞一令鄉村鎮市推爲首一人樹柵建樓懸鼓相警併力防禦一發太僕寺馬價及太倉銀各五萬兩運付軍前賞功一軍衛有司失陷城池者宜明著其罪并擬功罪以聞一臨陣在逃及通賊賣陣者即斬以徇陣亡者恤其家一官匿賊不報者如邊方劄案問降級一領軍官懷其部下功以附權勢問發充軍一

令戶部行查各處在庫銀兩及兩淮鹽銀以濟糧餉一令各處修城池備器械并漕運船隻宜加防護上批荅曰覽卿所奏計慮深遠處置周悉足見憂國憂民至意文武大臣其擇謀勇風力經練戎務者各二人以聞餘俱如所擬時都御史馬中錫爲提督惠安伯張偉爲總兵皆不知兵所領京營兵又不習戰一意主撫賊茫縱會集魁屯兵近圻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一清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煽亂罪在不赦必易將增兵殄滅乃已惟太監谷大用總督侍郎陸完提督賊至鎮江復遣書於完令以所帶勁兵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駐江南以備截殺提督彭澤總兵仇鉞人馬於南都東屯住以全障金陵且防瓜儀又恐奔通海二州以趨

卷之三 楊一清

全

山東令勿撤淮鳳兵寇平加少保七年朝審一清嘗執鞫其詞鞠其人多不直許原問者不能答孫忠烈公燧時爲刑部郎中具以實對用是出可矜若干人因趙陞燧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請官一清疏掾御史孟洋劾內閣謫官一清亦疏掾雲南陝西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詔獄一清又疏掾初劉瑾籍平江伯家給事中陳陽被命鬻其房屋至是與以言忤吏部擬調漢州判官內批謂陽附瑾增估物價疑有侵匿遂詔下獄拷訊繫再踰月一清疏掾之謂當時瑾虐張甚陽亦僅求免禍初無入已贓乃得釋陽素仇宜嘗劾廖鐙冒籍科舉事權幸皆忌惡之一清之扶植言路保全正人如此一清又言甘肅虜情最

急邊備最弛，為將者必得地利素知，人心素附，庶幾緩急可倚。如副總兵徐謙，山丹衛指揮僉事武振，正宜用之此地。今謙處四川，用違其才，振尚居閒散，才而不用，且戰將之與守將，各有攸宜。禦虜之與馭番，為用亦異。西寧控制西番，藩屏隴右，禦撫安輯，全在得人。振之廉勤鎮靜，練事知兵，足以辦此。若西寧守備都指揮杭，其才可克游擊而局於封疆，未能大有建立，乞量為拔擢調用。下兵部議，以謙調甘肅，振守備西寧。其甘肅總兵金輔本，遼東將處非其地，宜暫取回京。雄令回陝西都司候缺別用。詔謙輔各仍舊任。振雄如議。甲戌乾清宮災，一清上疏，其一視朝太遲，其二視郊廟太慢，其三創梵宇於西內，其四調邊兵於禁地，其五謂皇庄

卷之三 楊一清

金輔本

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命入內閣，以時事多事，言不盡用。災異頻仍，上疏自劾曰：近日紀綱縱弛，風俗頹頹，用舍違宜，官府異體，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不能救，實功太盛，刑罰失中，讒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庭褻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視顏在位，將焉用之。疏入，近倖錢寧街之遂謝政，正德已卯秋有宸濠之變，一清以鎮江府為江南首郡，此地備禦有策，則三吳無虞，脫或失禦，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矣。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護，設中軍為內應，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特幸其第，宴飲賽歌兩晝夜，左右有

導上幸浙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初，遣使存問，大體議起，一清見張璁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張桂向用力薦一清，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最急切四事上疏，謂邊儲莫急於開引中鹽，邊兵莫先於召募，選釋將校莫先於訪求器用，要害莫先於分兵控制，俱蒙議行。一清又言陝西供邊糧草缺之弊，在所司催徵不時所致，乞明立條格以示勸懲。於是戶部覆議州縣掌印管糧官及各府管糧官，以十分為率，欠一分以上者，任俸三分者起送降級，其餘府掌印并布政司管糧通計所屬欠三分者任俸五分者降級，各該道欠多者一體參治。其南所管屯官亦量分數任俸，有悉心幹理完納無欠者，聽提督撫按及戶部

卷之三 楊一清

金

委官保舉獎擢，詔可。一清又言固原環慶靖虜蘭州俱係防胡重地，而固原尤為要衝，且漢土雜處，易於生變，內有監牧馬匹，又賊所窺伺，宜添設參將一員，駐紮固原，分管前項地方，兵部覆議從之。先是西海虜正德初為小王子讎殺，率其餘黨假息西寧，春夏逐水草住牧，秋冬踏河掠洮岷，時一清為總制，請調兵勦之，會召還議遂寢，後賊益眾，頗為邊患，至是一清復提督三邊，請得相機以便宣行事，兵部上其議，上可之。令一清先具制勝方略，審計以聞，要在萬全。毋輕啓釁，初靈州大小鹽池本募商中馬輪給三邊，正德中當事出已意建白，或召報糧草，廢中馬之令，或一鎮借用運輪給之法，一切紛更，鹽積滯至二十餘萬，商苦折閱，無復應

然者至是一清疏言中馬不若中銀新引宜兼舊引斷自正德元年以前革罷二年以後爲舊引十三年以後爲新引如例納銀二錢五分引引銀一錢率舊引三新引七以次兼行環慶道召商慶陽府貯銀專俟各邊輸支買馬先延緩次寧夏次甘肅毋得他用下兵部覆如一清議上從之先是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兵部尚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同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等處異類雜處終難輯睦控馭一失事變叢生議將肅州境棄地又襲時威虜舊址量與築室修城以安插之永杜後患至是一清覆議各夷自內屬以來未嘗爲患今一旦過意猜防遷之外地此不北合瓦剌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未見有益且修營城

卷之三 楊一清

全

郭官軍財力不貲逆未形之患而興得已之工自困耳以臣愚計請無得紛更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上以爲然遂止遷夷之役仍令都督尙書王憲轉行鎮巡官曉諭撫綏各保生業毋致疑貳先是甘肅巡撫陳九疇言回夷構連土魯番襲破哈密因覬伺稱貢有窺肅州之志鎮巡官怵於利害館爲上賓以致釁引滋多久留不返揣摩盛衰料度向背年復一年恐河西非中國之有臣等深慮無如絕其通貢而以見監竄回盡寘之法或遷登兩廣或驅留內地庶幾國威遠格番黨漸拂甘肅可長無事疏入下

寧有亦不刺之賊莊浪有山後之寇儼表裏應合並起而爭不知中國可以制其死命否以臣愚計請及今夷酋求和之日令鎮巡官馳使奉書責諭速壇滿速兒牙木蘭等大意以爲爾棄茂天道背違國恩羣臣皆謂大發精兵聲罪致討天皇帝好生之德念爾夷地人民亦是朝廷赤子爲惡之人固是有數大兵所至誅勦無遺聖心不忍令守臣閉關絕貢爾果有悔過實心亟送出速壇拜牙掣回哈密戍卒放還原擄二鎮人口仍將主謀之人執送軍門明正其罪方許爾煥燭通貢不絕爾之衣食保全爾之性命如此則彼且怵威報德惴惴不前而我乘其間得以便宜修守計無便於此者至於見在番使亦不得過爲苛切謀叛有迹寫亦哈信等

卷之三 楊一清

全

一百六十七人再加覆寔行刑寫亦虎仙家丁哈刺丹兒等五十人盡數遷發兩廣外其見監哈密夷人米力思藍等三十人失里馬黑麻等四十人并進貢土番魯滿喇河都刺等二十八人哈密拜牙合等二十二入俱暫留弗遣待虜情向背已定然後處分若天方撤馬兒罕二處夷人雖真僞難辨但彼以好來中國既久入之關內而又絕之其曲在我當命鎮巡官護送仍歸其貨物尤不宜與諸夷等上以爲然令巡撫王憲督同鎮巡官及時措置兵糧修嚴內治虜果悔罪求和別行議處以聞及內閣楊廷和將冕毛紀去五年以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再召入閣首以五事爲言其一曰聖學勢分尊嚴臣言不得自盡中

有忌諱不敢進講。隨文訓詁。恐無當於聖心。惟日臨便殿。時座召問和顏色。以受之。而所謂經史。務皆曉大義。援古証今。諸可爲法。可爲戒者。必求體認而行焉。其二聖政。今天下政治。領於六卿。而內閣重臣。則與陛下參預密勿。接見日疎。清問弗及。則壅關之患。易生。先朝事可鑒也。臣願時召閣臣。商榷機務。部院建明臺諫。論列亦每賜宣見。親加質問。聽其盡言。其三曰聽言。諸進言之臣。必觸聖怒。陛下卽詰責之。或下詔獄。或械繫入京。非所以明從諫弗拂之義。卽御史侯秩以論臣蒙譴。臣之昏聩。誠如秩所言。乞召秩還。而嗣後言者。雖或未中。均賜優容。以作其敢言之氣。其四曰有過。屬者議禮諸臣。若豐熙等。各徇己見。挾持初說。乃率衆

卷之三 楊一清

允

伏闕。陛下怒而寘之罪。宜矣。其抱罪既久。悔悟已深。有罪而譴責之。已戢而復收之。正上天生殺相濟之德也。幸勅部臣按諭成者。令其生還。落職者。以次叙用。而死於筆楚者。亦優恤其家。其五日。和衷。陛下召還舊臣。崇獎臺諫。中外忻謂和衷之治可見。今日矣。大禮議興。而大小臣工。各欲求勝。自是忠厚之道。微凌犯之風起。務仇直嘉。攻訐猜嫌。日積而謗謠煩生。殊非太平有道之象。願陛下虛懷聽納。絕壅閉之萌。而因諭在位。以恭遜相師。毋蹈叔季猜忌之習。疏入。上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具見之。施行。卿宜盡心以匡不逮。已。一清赴召。疏辭少師。上優詔答。不允。時方差內官織造。一清言臣昨被召來京。途聞朝廷以內臣之奏。差

官織造。心切疑焉。臣久官陝西。近因自三邊還。生民愁苦之狀。戎虜驕橫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痛。默不一言。則陛下引而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爲哉。夫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恤民國本。安內攘外。其重也。而該局所言織造之類。非先王之制。輕重自有別矣。以緩急言。諸臣極陳地方凋敝。錢糧缺乏。其最急也。而該局之奏。惟恐有誤。供應緩急。亦復不同。倘謂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既久。不可復回。然從諫弗拂。自是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請而行之。既因外臣之言而罷之。則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陛下兼有之矣。上曰。覽所奏。具見卿忠愛。業已有旨。令織造官安靜行事。毋擾地方。一清又以災異

卷之三 楊一清

牛

修省上言。臣近觀禮部所奏。今年火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永甯。傷禾。殪人。南北直隸。江浙諸處。亢旱爲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徵。至於江南之人。病。江西之虎。惟。鄖陽之牛禍。皆見疊出。尤爲奇異。豈惟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稽諸傳記。陰盛陽衰所致。以上下言。則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剛下移。而威柄不皆上出。與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壅於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阻於倖門。而人無懲戒。與

錄洋反
小抄實事

臣伏祝 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無壅蔽有成湯之功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翁受於衆情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未遍洽於天下靡文盛而實事衰上下睽而情意空九卿之執奏多聞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遺斥竊恐日積月累蒙蔽漸深陰凝水結浸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嘆而深惜者也 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將以爲百僚供職庶績咸熙然諸觀之則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勵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者未必用所聞者未必是是者未必聞所見未必真真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未必行是朝廷且未能正况有官乎萬民乎臣願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乾綱以防欺蔽之姦延接大臣以

卷之三 楊一清

奎

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爲所惑凡朝廷政事之缺失所當汲汲修之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所當汲汲揀援者幾事至於遺賢未覓忠直未錄讒慝未除幽滯未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毋懷顧忌 陛下廊納善如流之量茲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弭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地和豈惟安變可消抑且順祥可致此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恩悃也疏入 上嘉納之是時山西巨盜陳卿固守險阻拒敵官兵議勦議撫權不歸一清言陳卿父子兄弟據險稱兵罪在不赦而聖恩曠蕩許其自新方且陽順陰逆以緩我師蓋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可生之理而

我則養癰蓄虎示自弱之形今山西河南戎馬雲集而未聞有寧族伐鼓直擣其巢者豈其力不足耶蓋自御史穆相主撫散之議山西諸軍爲所牽制始則欲於通判楊良臣之言繼又挽於監生李克己之策二人徒往來爲賊游說使賊勢日驕我兵日屈且良臣之通和已一年有餘而克己之招誘亦半年以上何嘗有尺寸之效而欲倚之以成功哉臣恐民窮盜起不逞之徒以路城爲得計相率效尤天下之亂從是始矣 皇上宜大奮乾斷力主進剿之議以申國威勿聽招撫之說致墮賊計至於兩省巡撫各率其屬臨期調遣未免甲可乙否請擇重臣一人提督兩省軍務自鎮撫以下悉聽節制庶責任既一成功可期此雖一方之賊情實關

卷之三 楊一清

奎

天下之利害臣等不敢不盡其愚大學士張璠亦時疏極言紀綱不可不振國威不可不伸復引唐之平淮蔡爲比 上皆嘉納之會總兵官曾綱言賊據險山多徑道不得不分部要害凡將京營漢捷官兵及都御史常道統帶三關官兵纔一千一百少不足用請益河間保定官兵善戰者五百人兼程啓行聽候征勦兵部覆議得旨山賊恃險寇亂因撫按不和不能早獲致彼屢論不快又糾集多事寔難常道撫勦日久無成其令回京速推堪任者星馳代之益兵事宜如議行命改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王應鵬巡撫山西兼提督屬門等關代道勦賊尋賜一清詩有卿展平生歡佐朕張皇綱句一日 上諭一清等曰國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四

方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其圖之。一清對曰。國初京城立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于謙因正統乙巳之變。選其精銳。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成化間。又增營為十二。佈分嚴密。今久不蒐選。戎政大壞。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六事於後。一曰。慎簡提督文臣。言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管營務。乞設都御史為提督。令大臣舉素負才望。精曉兵政。試有成績者。充之二曰。擇將領。言將非其人。兵雖眾不足恃。今所任多倚梁統。不關軍旅。宜推舉各邊空閒將官。曾經戰陣者。或令坐府。或令坐營。無缺則令充協贊。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免有濟三曰。慎選戰鋒官。軍孫子云。兵無選鋒。曰北。蓋出兵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

卷之三 楊一清

奎

堅立不動。俟其少却。奮以乘之。令每營所轄萬人。少者不下七八千人。宜大簡閱。分為第等。選其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說中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為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為第二等。以備防守。其羸者退更之。四曰。嚴訓練。以求選用。言軍士操練。相習舊規。雖有可觀。然所謂號令。不過把總等官知之而已。其餘軍士。逐羣聚散。全不能知。徒應故事。操演何益。營中官軍。務令熟知號令。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奏不差。又宜簡其熟於刀箭鎗牌及銃手者。各一二。人聽其教習。責以成效。吳起所謂一入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三軍。

者也。五曰。禁科刻。以作士氣。今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求走幹。又聞各官多占而私役之。在營操練。多係貧乏者。及有征伐。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貧軍安得不為憤怒。况朝廷養軍。月給一石。又賜布衣。非不優厚。而管隊等官。科歛多端。所存無幾。軍士安得不貧。乞明降德音。將已往者俱從寬貸。自後各官占役者。悉退。出營操。諸首領不許假借科索。違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理京營馬匹。今馬政之弊極矣。民間養馬。非壯大者。太僕寺不以給軍。軍士亦不之領。然給不數月。旋即羸弱。死者後先相繼。取之民者甚難。而給之軍者不恤。以故軍民俱困。宜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棚之銀。縱不能追其既往。猶可責之將來。然營馬多瘠。固係

卷之三 楊一清

告

失養。亦歸軍士貧難人食不足。而暇顧其馬乎。訪得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罰者無辭矣。疏入。令兵部如議速行。仍選科道能任事者查核。有不奉行。者劾奏。重治併行。南京各巡撫軍中。科刻等弊。悉釐革之。上以張錦奏還願陵之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陞為天子。不謂吉壤可乎。竟不果遷。太猷已識。上怒。欲置馬錦死罪。一清極言論。錄得成邊。世廟成。章聖太后徵謁廟。一清奏對。以為今制無母后謁廟之文。景朝亦無謁廟之

事遂止。一清言臣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竄久。竊見甘肅一鎮。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番虜夾於南北。一線之路通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羌蹂躪。冠盜無時。自昔號為難守。而今日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喇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聯合。窺我莊浪。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番。踵惡數世。先年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片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躪。遂敢稱兵寇關。困我甘州鎮城矣。為今之計。既未能肅清討亂。則先事預防之慮。胡可旦夕忘也。臣聞禦戎之策。自治為上。自治之道。兵食為急。今各衛所行伍虛空。士卒疲憊。職守之具。徒支目前。若不於逃以者設法勿補。見存者加意撫恤。脫

卷之三 第一片

主

有邊徼何以待之。河西糧餉匱乏。士有饑色。馬多疲瘵。內府所派既不足。外供朝廷間發內帑給之。亦不過即糧所在之粟。入所在之倉而已。而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輦致。雖有官銀。無從糴入。故穀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往往以銀散之。衛所軍餘。今市賣納官。責限督餉。眾口嗷嗷。怨聲載道。夫處積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為最便之法。宜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以備豐歲折放外。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眾矣。然欲以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今者遣官清查墾田。授軍耕作。此誠探本之策。而其故不可不講也。何則。正軍克伍。餘丁撥屯。例也。但其中有有軍無

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佈種者。故屯地多侵沒於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於人者。有田隔遠。曉瘠無人願假。不得已終歲傭身以輸而不足者。官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充報屯丁。為兩朋合。謂之搥糧屯。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故欲廣興屯種。非先補助屯丁。不可。按軍士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衛征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即守城且苦之矣。其何有於屯。宜令清軍官查理各衛軍戶。應繼者俱選解健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太族眾者二人。與俱請邊。以充屯卒。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為侶。至則有田業以為家。庶乎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

卷之三 續一清

案

塞下授地之後。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如此則利足資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為官物。凡屯軍以年老或選伍代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田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屯丁係貧窶者。及清解召募初至者。人給牛牝牝各一隻。犁鏵各一具。種子五石。每石所獲。自輸租外。即償原假種子。以備春作耕給。至於屯地埋沒者。則聽人告占。種於官豪者。則論令吐退。而不追其往可也。或有以邊警為慮者。臣謂耕種秋獲。各不過一二旬耳。設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日盡作大發卒為之守望。寇至舉烽。即可守保。且虜人寇亦有時。境畝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亦安能盡殲之乎。曾

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剋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者。賞之。五年以上。無負。及有贏積者。薦舉擢用。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無定心經理之方。臣恐於邊備終無益也。上曰。覽卿奏。具見經國憂邊至意。該部卽擬行條列。以聞。仍勅王憲劉天和如所奏。用心區畫。身親督課。務底成效。一清言京營將領。當選邊將。曾經戰陣。偶坐事居間者。付以蒐選教練之任。至是復申請。上納其言。今兵部推舉降級聽用宣府總兵潘浩。革任陝西總兵鄭卿。大同副總兵靳英。大同西路參將高時。陝西洮泯河參將楊佑。開原參將王道。養病涼州副總兵周尙文。錦義參將竇寶。見任寧夏東路右參將魏銀。協守松藩東

卷之三 楊一清

奎

路左參將蔣存禮。湖廣都司掌印申錫。大寧都司掌印陳希夔。俱會歷戰陣。謀勇可取。召赴京師。備坐管領軍之任。上曰。將才難得。各官雖有因事論罷者。今用人之際。當舍短取長。浩等及銀存禮。巡撫官宜給傳。令詣關聽用。錫希夔印掌都司事。勿召一清。又言。近者言官建議修築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邊牆。此本發自愚臣。中遭沮止。自後屢議修築。竟不果行者。縣不得任事之臣故也。今荷聖明允行。又命部臣會推才望大臣專理其事。但所用之人。必年力精富。乃能任勞。必器度宏裕。乃能計畫。資淺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克而重其事權。使精有可爲之勢。今其督同鎮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措備。遺謀

套內賊。二月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爲緩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牆塹高深廣闊丈尺。凡如臣所畫。各有守將。梁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參將鎮城游擊。可至朔湖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車數百輪。於興工之所。佈列成營。使丁夫有所棲避。待大邊旣成。則以其餘力於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坍塌邊牆一切修補。上深納其言。廷臣俱推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可任。上卽用廷相。仍諭廷相。以一清所奏。會三鎮鎮巡等官同心議畫。務有實効。不得取具虛文。時詔儒臣重較大明會典。訂正謬誤。增入續定事例。先是上諭內閣。朕昨觀大明會典。太祖所製冠服。至冠禮。遂有成

卷之三 楊一清

奎

化十四年。謝奉先奉慈殿之文。夫奉慈殿乃成化二十三年。皇伯考卽位始建。而云十四年。謂謝何也。一清對言。會典所載。乃孝宗皇帝在東宮時冠禮。當時奉慈殿未建。良屬謬誤。然臣等嘗閱會典。其誤蓋不止此。以此書乃弘治十年孝廟始命官開局。被時草創。纂集茫無端緒。至十三年。大學士李東陽等始定凡例。以諸司職掌。聖祖舊制。開具於前。而以累朝節年因革事例。序載於後。蓋亦盡登金匱石室之藏。又皆徵諸兩京百司之職。期在事理兼脩。然而簡編浩穰。條貫繁瑣。諸司所轄。或未精詳。史官不及質正。中間記載失實。文詞牴牾。比比有之。武宗皇帝卽位之初。又命儒臣參較頒行。顧其間舛漏猶未盡正。夫以一代通典。百司

所遵者不及時修。改無以信。今傳後乞令諸司各將所執事例。詳細較勘。如有差誤。明証其功。自初修書以後。典禮因革。事例增損。亦令簡明。纂集俱送史館。潤色改正。正德以後事例。亦宜續修。附入以成完典。俱允行。一清又言。近者雲南土夷安銓等。搆亂仰服。聖懷兼設。總制大臣。且責鎮巡失。駁命御史紀功。集四鎮之兵。勦一隅之寇。廟謨宸算。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事變莫測。撲之不蚤。則有兵連禍結之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我太祖高皇帝始命西平侯沐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難處。易動難馴。故因其酋有功者。設立為土官。令各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今襲黔國公者。世鎮其地。以控制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卷之三 楊一清

朱

指。凡所謂道。真敢不服。盜賊生發。責在上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上官往往復駁。勘有三二十年不得襲職者。止令土官管事。下人不畏。強陵豪暴。無所不為。黔國公雖有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太監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土官以上官為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愒。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困。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人馬數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州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川之類。俱有官兵。若肯聽調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不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

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兒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難。保無彼聞大軍壓境。致生疑懼。陰助黨惡。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提督大臣二三月方到雲南。調取各處兵馬。必數月方能聚集。使其疑心不釋。賊黨益堅。我勢自弱。宜先差在京官強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請勅一道。并請執聖旨榜文。令星馳前去。限四十日到彼。合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土官人等。宣示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兇孽。法不可赦。爾等土人皆世受國恩。享有土地人民。宜殫忠盡誠。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者除謀逆外

卷之三 楊一清

百

悉從赦宥。若大軍未到之先。有能勦殺二項逆賊。加倍賞勞。其革首惡者。賞銀千兩。於本職級外加陞二級。其餘官軍人等。擒斬首惡。并餘賊功次。係兵部所擬陞賞條格施行。二賊部下有能自相解散。或赴官投首者。悉宥其罪。若將二賊擒獻。照常入例給賞。如此行之。賢於用數萬兵矣。夫兵固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勦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行之無益。今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攝其心。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其差去官員。仍留在彼。與巡按御史協同紀功。仍請勅鎮守太監杜唐總兵官沐紹勛。責其既往之失。勉立將來之功。并撫按官嚴申號令。將調到土漢兵馬。分佈防禦。相機撫勦。不可倚稱提督大臣。將至遷延推諉。其合行事。謹條

列上請乞勅兵部查議奏覆。并行差去大臣遵照施行。一夷民雖悍最重者。信近年官司處之往往失信。有事則招之使來。事畢則繩之以法。土人所以自生疑阻。不為我用也。宜待賊平之時。差去大臣仍留一員與鎮巡三司等官將該襲土官土舍催勘應襲具結呈繳吏部照例襲職任事。不必展轉駁勘。一省城倉廩所積歲入不足用。加動調客兵將何支給。附近迤西州縣賊亦經行軍民逃避無量。可買其迤東州縣未經殘燬。可以補買者。宜令督餉大臣委官分投買運。仍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車脚。其價比之時估量增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秋。官買終難收効。宜照尚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司衛所官有納糧

卷之三 楊一清

車

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加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仍給劄付千餘道。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填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差吏農散官等例。亦宜查照舉行。一近訪得雲南都可正有都指揮一員。宜令鎮巡官訪舉都指揮數員。擇其尤者以備軍政。奏令銓註。一雲南附近州縣多被殘害。迤西人民皆逃入省城。棄其屋廬。即今城廓丘墟。傳聞夷方益長其輕侮桀驁之氣。宜量撥官兵居守。令各民復業。仍驗其被傷輕重。量為周濟。一省城迤東如霑益州土官安慰一族。貴州鎮雄四川要隘。且與安銓連姻。今安慰已死。未襲提督官至曲靖。即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司早為保勘襲替。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不許通賊指引。自取罪責。曲靖

宜宿重兵。斷賊奔路。一貴州威清等處兵備所統轄皆三省蠻地。宜行吏部推用老成慎重。精力強幹者為之。庶接境地方有所倚賴。疏人俱如所擬。令提督大臣與鎮巡等官計處行之。八年。一清言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我祖宗朝初無此例。惟宣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止為漢府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府為例者。然布政雍泰得以秦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法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為定例。以故詩禮故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聞井白丁攀援宗戚。轉相引誘。姦宄不禁。弊實坐此。且百年以來。宗室構逆如真。鑄寔。亦何嘗借親戚京官之力哉。今乃因一子女之故。并其屬族俱不

卷之三 楊一清

宜

通籍朝廷。疑忌不已。甚乎。又今王府官僚任滿不得考績。終身故銓司取庸瑣衰憊之人克之。而人亦甘心自棄。臣伏觀皇明祖訓有云。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任用。益聖祖淳宗睦族之意。拳拳如此。至於考第殿最。轉移無常。如楊士奇以審理副選任翰林編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尚書。臣愚請略如國初之制。今後長史紀善等官。務選有學行者任之。每九年一考績。如例黜降有差。庶人知自重。以圖進取。而王國可保無事矣。上曰。覽奏具悉。卿意朕惟帝王防閑之道。固不可無。恐亦不可失推誠之意。所奏下吏禮二部。亟為議處。奏請裁奪。部覆已之。張桂既柄用。一時新銳喜事之人。爭相趨附。多所更建。一清每引故事。稍示裁抑。其黨

即不能平。比張桂去位。詹事霍輶遂謂一清陷之。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急上疏列一清罪二十四事。上立召張總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一清受張容金錢。與容指揮世襲錦衣。上憐一清大臣年老。不問言官劾之不已。乃削籍去。明年卒於家。至嘉靖十二年十二月。乃復其官。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為相時。有饒美珠一斗者。一清受之。既而諸邊將請調。留詢邊事。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為常。其以天下財為天下用。而不為私蓄如此。編云。古人任重。有節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余嘗向論楊文簡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足為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與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足為較優劣。觀其所存心。所監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出。省均為齊良民。若蘇卷之三。楊一清。重。

今之世。韓令之風。與其有也。寧儉。太常氏曰。偏至之才。非難也。惟直節兼圓機。互用。淵達與細密。並施。乃濟世之全具也。方文襄之立朝。侃侃正論。無所忌諱。及其玩美。張永於股掌之上。俾之傾心吐膽。不動聲色。而大略就。跡此其圓神默運。有鬼神莫得而測者。藉令漢唐諸人。稍得其梗。幾何至有黨錮甘露之禍也。坐籌邊務。數千里數百年。皆在目中。而興利除姦。事事中窾。言言破的。若家人父子。計料其米鹽鹽醋。發糶發。發絕無疎漏。蓋其才品不減韓稚圭。論事不減陸敬輿。兩拜黃麻。猶未能大盡其用。惜哉。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目

- 楊文忠廷和
- 梁文康儲
- 喬莊簡宇
- 王恭襄瓊
- 彭少保澤
- 張文忠年敬
- 李康惠承勛

宋之問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

明太常毗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廣謨評

楊文忠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其先世爲廬陵人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亂乃入蜀爲新都人其父春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辛卯年十二舉于鄉壬辰會試下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黃明奇其才許妻焉成化戊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黃明督學雲南廷和請假往娶鎮守大監錢能黔國公沐廷章皆厚遺之力却不受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考績陞修撰修憲宗定錄立溶爲副總裁廷和以纂修兼校正

卷之四 楊廷和

官凡大事及名臣章奏悉以屬廷和草成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克經建諱官乙卯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維泰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廷和與姑蘇王鏊等七人廷和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己未四月丁母葉孺人憂詔賜馳驛辛酉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午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選官吏部擬左春坊大學士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耶閣臣李賢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東宮侍講啓沃有年纂述之功亦異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上曰朕亦久知其人豈吝此官乎肯下士林驚喜蓋是官輔臣居內閣之衝不設者五十餘年矣未幾爲日講官一日上御膳罷卽以御前餅餌賜

切中

說署奉封特謂有貞觀慶曆之風焉六月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編纂通鑑綱目節要廷和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其手乙丑春主會試五月孝宗賓天武宗登極七月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爲講官十月修孝宗定錄廷和爲副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諸勅時劉健謝遷去位薈璫劉瑾用事廷和侍講筵倦倦以遠小人戒遊逸爲言左右譏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之遂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卽行瑾使邏者伺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上退朝思廷和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爲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詔勅取

卷之四 楊廷和

廷和內閣辦事馳驟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健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在景泰天順間階品高任事與仲質時大異說者以爲故事尚書不入閣故也時逆瑾每摺擬人細故輒成大獄廷和隨事揀直之雲南夷秦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廷和曰荒服遠夷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懸之或逃還山澤或誠宮詔使應將奈何況貪淫暴虐土官之常但察爲亂足矣于是止令鎮巡官勸報未幾分守金甯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人咸服廷和料事之明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明會典成逆瑾怒其功不自已出乃矯詔擬數總裁及

中

善處

深遠之見
如此方可
以為大臣

纂修官廷和華休二級十月孝宗定錄成復休如故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以誅瑾為名廷和謂李東陽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為黃鰭所吞即有榜誰與傳之廷和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為黃鰭所吞無以慰之得無為黃鰭樹黨耶亟請于上而行之寧夏人大悅時已用楊英鎮守寧夏又擬用仇鉞為副將尋聞仇鉞還寧夏朝廷疑鉞已從黃鰭欲追鉞勅廷和曰鉞素稱謀勇安知非故入為內應以待外兵之至耶我故疑之彼何以為計使其果與黃鰭合則假于勅追奪之徒堅其志耳悔而改圖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吾不然亦使黃鰭

卷之四 楊廷和

自生嫌疑以為責已而自誅之耶未幾鉞果擒黃鰭以效焉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詹子伯為中書舍人五年八月劉瑾既收下獄內外多所連逮被逮者職封其門差出官較相望于道越三日諸司禮同至閣中廷和言迎瑾亂政挾天子之權所謂狐假虎威天下誰不畏之況諸監局官同在禁內朝夕相保安得不曲意事之若禁以為交通恐人人自危肘腋之間不可不慮果有顯惡罪者下法司鞠問明正其罪而後籍其家安能逃乎又言首惡既除附麗之徒去其太甚者可耳諸司禮皆曰先生之言是也自是封門者少人心稍安又數日散本官王奉持二軸來令寫勅乃奉府兩郡王壽劉瑾詩也皆泥金書綢理連用

多反骨

知人

平世法紀
廢不如也
不振

兩公字上意謂以天潢枝葉卑誚如此勅宜重加切責李東陽曰且回至門上即時有稿進呈廷和語東陽曰須熟思之此勅一下宗室疑懼者多矣因遣王復坐廷和曰劉瑾專政各處宗室或請名請婚請封或請祿米誰不有求于瑾此軸祇據搜出者朝廷覽之以為天潢之派而稱瑾如此是誠可罪但其初意不過媚瑾以干恩澤耳當其時瑾為司禮掌印所媚者太監也今反賊也以宗室與反賊交通彼一念及或將自裁豈不傷天下宗室之心昔漢光武尚欲安王郎反側之黨今聖明何欲動天下宗室之心耶王曰然則將如何曰焚之以滅其迹不獨此耳凡瑾私宅搜出問遺私書之類當一切焚之以釋羣疑以安人心王曰果如此便

卷之四 楊廷和

四

寫揭帖進乃先將二軸去因進揭帖事竟不行辛未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廷遣馬中錫為總制廷和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眾違其議用之竟債事恭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于鄉村七窘甚將自經于民舍其黨止之曰路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中外咸知其事莫肯任怨殺之廷和言于朝下中錫于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既而超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南北眾數十萬官軍屢敗廷和意用邊軍勦之眾意未協翰林學士陳雲奏記于廷和曰內地腹心邊同四肢用四肢以驅心腹之疾何不可廷和行其言而以彭澤為總制豹房義子多與賊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

事亦
得
多

引齊彥明見 上于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于上
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廷和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
盜平仍廢子爲錦衣衛世襲千戶廷和力辭不允三辭 上令兵
吏二部會勘以聞得旨改脩六品文職又辭 上鑒其誠切許之
祭兩繼母喻氏卒廷和請假治喪 上命禮部諭祭二壇工部遣
官治塋域不俟奏請與數也是歲四川賊鄆本怨廖麻子作亂彭
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廷和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蚤
耳彭問故廷和曰往時福建鄢懋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
復作以班師太蚤故彭至逾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
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作亂彭嘆曰楊公真聖人也甲戌正

卷之四 楊史和

五

月乾清宮災廷和請 上素衣御左角門下詔罪已令諸司直言
時政 上納其言廷和卽疏言 皇上嗣登大寶十年于茲適來
災變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橫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
雪雨雹非時地震天鳴相繼軍民苦困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
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賜榮免尤望念 皇天付托之重
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蚤朝晏罷深居簡出視九廟之
祭崇兩宮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聞言路通下情還邊兵
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造以節民財任正
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悅天意可回 上深悔悟而義子
輩諛言蠱惑意乃懈是月寧藩陰結近習獻燈于內又欲遣人張

卷之四 楊史和

六

設廷和語文書房官云王府無張燈之例禁內非擅入之所恐有
姦謀不可不防尋復請護衛廷和復諫止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
瑾後之方華豈可又從其請費宏亦極言之時寧府厚賂諸權要
錢寧輩主之 旨竟從中出焉乙亥正月父春卒于家計聞 上
意留用令部查議廷和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奏復 聖明必能
以禮處臣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候
吏部查奏輒敢以情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禮得 旨
留用甚切次日 上特遣內官宣諭廷和再疏陳情 朝廷猶不
允廷和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缺不
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
孝俱失矣始奉 旨給驛券喪葬畢卽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
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既歸 上每臨朝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
有主張八月遣少監蔡用賓奉璽書宣諭并勅四川鎮巡等官教
促上道廷和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詔旨卽下到家三月勅使又臨
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拂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陟岵之
痛方深况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親喪不能自
盡不可以爲子禮義一或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
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章之變禮已自內愧人其謂何 上
令守使勅取遺策廷和又疏言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
人中制廢軀難軌道路毀杖有視班行徒具禮經無補風化 上

始從所請廷和乃得終喪國朝相臣得終喪者廷和始云丁丑六月服闋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家宣慰書廷和懼盛滿且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有司鎮巡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軫寧以報國乎舟進潞州上在邊聞之甚喜遣內侍賜寶銀羊酒十月入閣疏謝且請回鑾不報十二月與蔣冕至居庸請駕有旨止之時北巡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及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過廷和首倡寧肩國姓擅威權通刺往來稱皇庶子其言人無敢難者廷和曰旌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尊君如天敢

卷之四 楊廷和

七

有襲賁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上復遣所幸通政使張龍來云朝廷說閣老不肯作旗帳豈忘朝廷使命之勤恤典之重乎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廷和白雷電之下敢不震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爲報耳戊寅正月駕回候迎皆不用帳上亦不謂忤也廷和以道不合謝病乞休不允二月會太皇太后之喪義不容不出然臨畢但候于朝房不復至閣題銘旌上議謚册俱不與有旨命題主亦以疾辭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六旬師保具瞻甘肅之地樞機重任非養病之官上不允山陵畢上還天壽山七月召文武百官集左順門較尉十數輩至廷和家閉門不納而去久之乃知諭百官以將復北征之意命內閣即門上寫威武大將軍榜

此梁公
草勅
之於此
政體亦
大無定
說也

梁儲等免冠謝辭晚乃出明日閣臣皆註籍儲至閣請司禮至促寫勅儲爭之不得十三日駕出明日儲至廷和言故廷和嘆曰廷和負國廷和負國蓋自恨久病不得出爭也自正月至是在告凡三月移文吏部乞除俸上不許疏凡八九上謂之愈篤乃出供職已卯正月上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廷和曰皇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閣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字樣於事體有礙豈敢輕易擬旨以犯無將之誅耶即以奏納還旋出德勝門迎駕大奄張銳馳至行幕授廷和前奏擬旨廷和曰本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

卷之四 楊廷和

八

耶銳曰朝廷在教場待旨而入廷和執不可銳去復來廷和曰必欲擬旨須去大將軍號止獎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銳去借錢寧來言請即擬票廷和堅執不行上令內閣擬旨廷和與蔣冕具疏執奏如前止擬勅獎勵馮清一字不及威武大將軍上卒從之廷和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復有手勅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俸祿廷和上言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位曰天位事曰天工是豈可有一毫之怠仰惟皇上所居者祖宗之位則所行者祖宗之法今奉旨傳之四方必將羣聚而議之曰所謂威武大將軍者果是何時官制所謂總兵官某者果是何人姓名且親統六師之說陛下既以自任之矣何謂又舉而歸之總

通鑑忠略

等大臣體

兵官。夫總兵官者。豈可曰統六師乎。至于神功聖武之一言。乃臣下褒頌君上之詞。今以之而施之于大將軍。至欲加之以公爵。公爵雖尊。則亦人臣而已。豈可以當神聖之名乎。事之不經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興言及此。良可寒心。不知陛下何為即樂此乎。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為戲耳。嗚呼。世之人。孰不貴尊而賤卑。喜祥而惡異。不避之名。無故而加諸人。則必嘖然而怒。是以古人于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尚以此占其禍福。而天子固不可有戲言也。而可以假設為哉。況人君一言一動。上通于天。不可不慎。通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危疑憂懼。至今尚未帖然。若復聞此。其為懼又當何如。萬

卷之四 楊廷和

九

一宗室之中。或有投引祖訓。指此為言。其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或又以朝無正官。內有姦惡。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明。臣等一介寒微。儻身入家。固不足恤。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者也。伏望皇上追寢前旨。庶幾可以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不然。臣等殆不知死所矣。不報。上欲南巡。校言者舒芬、姜龍等。于朝廷和亟出。謂司禮近侍口為廷和轉言于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為社稷計也。今聞有死校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皇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聖駕欲南。遠涉大江。應接皆股

裏人。面目相似。不比胡虜易辨。倘有姦謀。潛匿鑾舟。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或偽為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保。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廷和語及此。聞者竦然。明日廷和與諸閣臣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順門。廷和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親奏豹房。廷和曰。我知有輒請宮。不知有豹房也。若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我輩名為大臣。凡事不得與知。每日票本進。上輒從中改。不知何人執筆。看來我輩只當六部中一部吏。騰稿而已。時各衙門題奏文書。有留中十餘日。或月餘不下者。外議謂錢寧令送兵部王瓊改擬。一日兵部參奏四川巡撫馬吳。本中誤遺一竹紙小

卷之四 楊廷和

十

票。蓋改擬之詞也。散本者倉皇取上。即如所改批出。廷和故云然。跪門五日。竟不見答。強已之中。貴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橫甚。廷和雖不為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惓惓不樂。五月十日。御史蕭淮奏宸濠不軌事。十四日。諸司禮持奏至閣。眾相視無敢言。廷和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矣。然其逆謀雖成。反形尚未露。朝廷須處置得宜。先年宣廟征漢府。同學士楊榮、陳山奏趙府嘗與連謀。請移兵討之。楊士奇、楊漣以為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趙府即謝罪。獻還護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上令公撰勅。遣太監賴義侍郎顏順壽、駙馬崔元住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自今勿令諸賊。以命出入府中。改護衛

爲南昌左衛并論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語籍籍。少監盧明曰。不日有六國索冕錯事。廷和曰。冕錯爲國家計。瑾敗削衛。不開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崔元輩遷廷不進。至湘江。聞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遇害。乃奔回。至天津。王瓊使人要于路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亦不以其言爲然。南京以變聞。瓊猶覆庇。裴宗之復奏云。寧府既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廷和曰。來奏云。賊破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口尤爲可疑。中間恐有別情。意在陽阻官兵。陰助宸濠也。廷和與廷辯盡發其姦。而瓊甚怨廷和。有計誣陷。然廷和守正。卒不能中也。

卷之四 楊廷和

士

七月加特進。疏辭不允。時上欲親征。羣小慙慙之意。益決。廷和屢疏諫止。終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于左順門。廷和與三閣臣曰。皇上不必親征。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仍命鎮巡官調度應援。或搗其巢穴。或扼其奔突。是乃萬全計也。此賊得罪天地祖宗。江西軍民恨入骨髓。若榜諭順逆。使之勤王。誅首惡。寬脅從。卽旬日變從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有。皇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聖駕出。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廷和因向諸司禮言曰。公等敢任之乎。又向許泰江彬等言曰。公等敢任之乎。皆不應。明日親征。肯竟下不能止也。廷和曰。大臣扈從分也。亦義也。但連年巡遊于外。皆不用。

文臣扈從。今年自入春以來。卽欲南巡。因言者諫止。近以逆濠作亂。遂有親征之說。其定意在巡遊耳。若必欲我輩去。行營除軍機進止外。凡事俱待我輩議處。庶不徒行。若御寶亦不可輕出。兵部請內閣扈從。又乞載御寶行。廷和曰。戰危事也。倉卒草野中。易起姦心。往時四川賊藍五郎老人。掘得舊印。尚且惑衆。況國器乎。卽有拜除號令。亦凱旋行之。御寶無所用也。將見毛紀皆主。廷和說梁儲謂朝廷旣出。我輩不可不出。先生不去。我亦當去。御寶亦當戴之以隨。廷和言我輩不去。彼用事者尚有所顧忌。而不敢爲。若我輩同行。凡事皆分任其責。彼更何所畏乎。公在行。遇事有所不可者。能一一匡救之乎。梁儲云。我如何不行匡救。立在御舟前。亦

卷之四 楊廷和

士

欲力諍也。廷和笑曰。在此等嚴之地。又當暇豫之時。且不敢學況行營乎。又數日文書。房來取內閣職名。旋有旨。命梁儲將見扈輝御寶。終不行。又明日。有中人傳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空勅。廷和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竟不進稿。又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勅。廷和曰。朝廷親征。奉天討。誰敢以差遣爲辭。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近聞逆濠僞檄。方以失政爲名。威武大將軍是何人。降爲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斬寫勅者。然後與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廷和不能以宗族性命換官做。今日不寫勅。不過爲民充軍。重則賜死耳。死後更有入奏表贈諡。不至上累祖宗。下累子孫也。中使覆奏。少頃。上命蕭敬等十人及

大臣節概

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關中。以阻撓軍機。促勅嚴切。廷和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教曰。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敬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廷和曰。公等不必死。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敢異初議也。梁儲云。只為勅與鎮巡亦可。廷和曰。公可自進稿。張鏡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即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廷和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我于何地。我所知者。祖宗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廷和何人。敢稱為此號耶。他日磔屍覆宗。不足以贖此罪也。廷和有死而已。蕭敬等知不可奪。乃去。八月十九日。上將出廷和薦劉春知

卷之四 楊廷和

主

制誥。有旨責廷和引用鄉里。令回話。實以不尊威武。犬將軍勅。故借此譴之。及疏上。亦不罪也。廷和出關中。遂有寫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上既南。兩更歲朔。而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為中外所推服。凡請上。週轅者數十疏。皆不省。既而庚辰十一月。上還住通州。召廷和至行在。令擬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廷和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而後誅之。此先朝故事也。今于通州行之。臣不敢奉命。上曰。先生亦為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不得自主張矣。時上疾已篤。且無主嗣。又深疑左右倖臣。廷和知不必再執。遂擬旨進焉。前是兵部尚書王瓊材而險。與中貴人

印此一言
已作張桂
張本

及錢寧江彬等。相表裏。為章奏。誅賞遷陞。捷取中旨。不復關內。閣而瓊進亦至少師。與廷和儲塔。共同居守。又不自抑損。自修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至是與吏部尚書陸完。皆為張永所發。云與宸濠通。和外議。河洶謂二人家且藉矣。瓊先驅至通。輪欵。上左右得免。而顧奎陸完位而居之。廷和以是益惡瓊。辛巳三月。細彬張鏡傳旨。言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求草野醫人。希與萬一。廷和知上意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等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廷和曰。我輩與開處之。如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次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少監陳巖倉卒來

卷之四 楊廷和

主

報。駕崩于豹房矣。以皇太后命。移殯于大內。廷和即語嚴曰。亟啓太后。取與長子來繼。大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鏡至。閣中投廷和一紙。乃大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不好的。你每與張鏡叫司禮監來看我。有些好友。素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候天下事。廷和讀罷。舉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啓昭聖慈壽皇太后降懿旨。大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文武大臣各一員。迎與長子來。即皇帝位。於是遣大學士梁儲。司禮太監韋彬。谷大用。定國公徐光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廷和持金牌信符授之。廷和意

不欲違谷危疑中恐相左不敢更也初聞變廷和先命閉閣門時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市皆不得入王璵聞開閣大沮議定奉所擬懿旨及大行皇帝入啓畢就左順門宣諭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自閣中謁廷和且賀曰昔呂端鎖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侍權專任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難定策頃刻間權奸拱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廷和曰祖宗功德無疆之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焉遂擬旨散豹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恭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卹揀選團營官軍分佈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練官軍各回原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原調各邊併

卷之四 楊廷和

三

添定官軍各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于各鎮入賞銀三兩此言原江彬所提選兵無獨留理矣或又言楊石甫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選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勦卒也恐其倉卒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王晉漢晉漢曰當錄其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遇賞于是選兵盡出而革皇店官較并軍門辦事官旗較射俱回本衛江彬遂成擒非矣命哈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例聽外盡數放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督捕盜賊皆出廷和獨斷而以先帝末命行之或曰此等事何不留待嗣君行廷和曰機會間不容

髮時權奸人人自危兵柄利權所在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

制耶九門防守之命已下許恭意若不悞選兵部王憲至閣欲有所言廷和問則從倚不對而私相諄諄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諸公中倚公尤重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平虜又與張孫二太監提督團營今張許防守而遣平虜蓋爲彬地且以脅公也廷和曰團營根本也故留孫與平虜專主調發諸公在此專主防守各有專責庶不悞事恭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個賊廷和問賊誰恭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恭意又以琮脅廷和也廷和曰今日之事無不奮力琮欲何爲自取滅族禍耶

卷之四 楊廷和

末

泰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恭甚憂之廷和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爲也公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恭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觀趨避耳頃之都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廷和曰君何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其驍勇因置之左右旣而扈從巡狩一時隨駕者內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伊蓋不必自疑人亦不必疑之也近反者內有寬鑄宸濠以誅君側之惡爲名外有劉七藍五邸老人等迫于饑寒各嘯聚至數十萬皆隨起隨滅朝廷何負于江彬彬以何爲名而欲反耶江即欲反雖其家丁亦不肯從假萌非望即顧盼間塵粉矣若江能與諸公趣此危疑之時協力共濟

人心足懷定

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疑而曰。疑人亦不須疑而疑之。此在諸公本部。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無能爲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以探廷和意。而廷和對之語。有操縱江間之稍安。廷和復語恭曰。今日已晚矣。不必遲疑。西官廳舊有宋賢。恭將三千人。可且分佈防守各門。過此一夕也。因問宋恭將何在。恭曰。見在午門外。遂呼之入。宋之先蜀人也。廷和遂而語之曰。總兵郭兄。今夕之事。一以付君。嗣君至日。我輩君具奏之作。一知証人也。贊即出。分部三千人於各門。京城衙門。間人馬介介有聲。意以爲江彬部曲。人心皇皇。竟夕不寐。城外欲移入城內者。欲奔出。私相語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不哭。臨

卷之四 楊廷和

七

廷和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定形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防守之命既下。十五日。蚤廷和與蔣以毛紀入左掖門。遇武定侯郭勛。兵部尚書王憲及許泰。廷和亟問曰。各門人馬已分佈否。齊應曰。張太監不肖相。我輩派定者。張公又欲改撥。廷和曰。諸公就而會之。如何。今日之事。須同心乃克。有濟郭云。人馬在營中。如散沙。然我輩原非圍營官。兩手只扯得兩人。權不在手。如何行事。廷和曰。懿旨既下。卽權之所在。若只一束草。亦當聽受節制。兩總兵皆世受國恩。司馬堂九伐之法。如何可爲此言。朝廷何所賴耶。諸公皆遜謝。廷和時有所激。詞甚峻。亦悔之。然不容已也。於是武定諸人乃往就張議之。至午兵部王

憲同忠。永二張太監同至。閣中言曰。二公受命防守。須重其權。不然恐行事不便。廷和曰。唯唯。徐謂永曰。公朝廷重臣。平實。猶劉瑾威望久著。今日之事。內外倚重。又謂忠曰。公朝廷近臣。久在大行左右。能直言爲。大行所親信。今危疑之際。同心共濟。嗣君至日。自有恩典。忠曰。防守事體最重。若無名目。無勅書。無關防。如何行事。廷和笑曰。倉卒之際。豈能便辦關防。懿旨一下。卽是勅書。提督防守。卽是名目。嗣君旬日之間。可至。我輩臣子當此有事之時。大率各盡忠心。隨事効力。恐。嗣君聞之。亦無不樂也。又謂永曰。今蚤聞武定諸公云。人馬尚未會撥。恐不宜太遲。永曰。已分佈矣。但欲請賞賜耳。廷和曰。賞賜朝廷不吝也。王瓊初來。遲造

卷之四 楊廷和

八

無加節制
定不然其

開中堂。廷和但揖之。無延入之意。已乃逡巡。閣門外大慙。阻故事。改革之際。各門防守。原無勅書。忠亦無防守之命也。十七日朝。罷魏彬。謂廷和曰。親家煩扶持。謂彬也。廷和曰。公親家。朝廷大興兵也。安用扶持。時京師人藉藉言彬反。廷和子亦言之。廷和曰。節未萌。何以擒之。蓋家庭亦不言也。次日告蔣冕。故曰。連日介介于懷者。正以此耳。見曰。彬等擡重兵。登之須中機會。是日坤寧宮安歇。吻彬入吉服行禮。而蔣冕侯張鶴齡被勅之安陸。廷和借將見入用璽。大奄俱在。廷和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亦除。未爲全美。魏問其故。廷和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發之。古人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皆史公筆

去何進能
幾又何不
言之張永

亦親一
之明

入臣非判
死生何以
前危疑

承嗣之豈
以不與聞

江為親乃勉奉 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言紛紛若不蚤請太
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遣 嗣君以憂未免為大功累也。張銳疾
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園營擅改國
營為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親曰實然然惡貫
已滿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為辯廷和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
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 嗣君途
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其責也廷和詞色俱厲陳嚴誓之
曰且收得在廷和即應之曰 嗣君或寬宥之未可知也今且擬
旨監候耳。蔣冕曰了此然後受臨銳曰公何大亟廷和曰此等事
間不容髮顧可緩耶即擬旨奏 太后與將見候于閣中久未下
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官閣豈肯贊成乎若不捷
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矣冕曰天祚
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左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
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取西官廳
文書為詞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問提督彬斥之曰
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縛之時
久旱遂雨城中譁聲雷動為之誼曰拏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
為穩也頃之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蚤聽我言豈至于此
蓋琮嘗勸彬以家眾不勝則北走胡耳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怨其
母亦云然收捕者云彬已分佈腹心于東西北安三門表甲裹糧

卷之四 楊廷和 九

立馬以伺動息非廷和先以計安之復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
萬流血成敗未可知也 世紀聞云江彬自南京起程通州廷任
清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旨測人心測海時內閣楊廷和
與張永及兵部議捕圍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廷和與
久不可久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寔謂其羽翼也彬公以彬極重
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約殺與相好廷至坤寧宮即召廷后
傳禁直將彬擒拿并男婦黨與不脫一人彬生受廷處死人皆稱
快余按本傳謂張永潛使報彬此謂與永密約何談也於時本
兵乃王憲方與許泰密右彬安得與之議彬彬以大義滅
親又何難張永也 彬州乃彬起程聞以爲張永有功何難 先是
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于廷和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廷和笑曰客
談何易安得大力士耶其慎密如此 嗣君將發安陸左右猶以
此為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啓行內外奉迎官行後復議啓 聖母
請命司禮監太監一人及京營提督領兵迎護遂命司禮溫祥及
提督團營太監孫和惠安伯張偉兵部侍郎廷和弟廷儀領京營
兵五千人往戶部侍郎鄭宗仁主饋餉工部侍郎趙贊治道路孫
和等皆言兵少廷和謂經過處處所供億繁勞必不得已六千人足
矣和又欲請旗牌二十四面副廷和言此行與征勦不同無他調
發安用旗牌是日蚤方欲哭臨和拉王兵部候廷和弟于金水橋
南言之廷和輩不應和又欲渡河而南廷和言但候于黃河北面
可也數日後吏部尚書王瓚要府部科道俱來言各衙門欲分官
奉迎廷和言二十四監局諸貴幸皆欲去恐其途中諸間迎令有
先入之好已力止之矣諸公若去彼將有辭也明日禮兵二堂科
言曰聞諸貴幸多資金帛前去行賂須科道各遣二人往時監察

卷之四 楊廷和 十

之。有所警。廷和云。彼有所路。豈令人知。若隨路糾劾。恐驚疑人。心事體不便。萬一發之不中。嗣君之心。先疑矣。張太監。永使人來。言欲迎至真定。上下廷和。謂行止在公。不敢與知也。武定郭勛。及許泰。亦為之言。使者再三至。乃諭之曰。公受命防守。委任最重。若必欲遠去。各門之事。能保無他虞乎。張鏡使人來。亦復言。然廷和曰。我輩但知公領勅提督官。按京城緝事耳。他非所知也。遂皆止。不行。十七日。朝臨罷。出左順門。王璉向廷和云。天象可愛。廷和問如何。王曰。不見日色。乎日色正赤。豈不可愛。廷和曰。久旱故耳。王曰。占書不然。主女主昌。廷和曰。今以懿旨行事。非女主昌而何。王曰。恐應不止此。廷和曰。天道遠。非人所易知。璉言有。幸亂意。將

卷之四 楊廷和

三

冕毛紀言曰。辟如應試秀才。文字不得意。但欲科場失火耳。可嘆。懿旨遣散本官。傳諭欲改懿旨為。聖旨。廷和與同官言。今日之事。祖宗功德深厚。上天眷佑。宗社靈長。有。老太后在上。當此大變。嗣君未至。凡事皆以懿旨行之。盡善盡美。萬世稱頌。若欲改。聖旨事體似有未妥。因簡。祖訓。皇后不許干預朝政。一條示之云。皇祖內令。如此之嚴。又簡大明律內。皇后稱懿旨一條示之。我輩不敢差久之。又來傳諭云。前代有稱。聖旨。是如何。廷和曰。世代不同。法度亦異。如前代宰相封王。童貫內臣亦封王。此等事。今日行得否。老太后盛德大功。為女中堯舜。我輩豈敢不成就盛美。以致貽譏後世耶。遂不復言。四月二十一日。

六 力量

漏下二鼓。嗣君至行殿。召廷和及府部大臣宣諭。五鼓。蹕正陽門入。議以明日大昕即位。自三月十四日至三十有八日也。廷和承虛展總。已海內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于即位。詔除之日。夜殫盡心力。草擬兩中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等。番僧寫亦虎仙。數事。別密書。緘之不敢露。草時。廷和侍行殿。將昆入閣。理文書。就廷和家取之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進稿。請。嗣君批紅。出方鳴鼓。是日向晨。文書官來言。欲去閣。切中人者。數條。廷和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朝廷不從。今。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大行多矣。即此廷和便當去。今日拜賀。新天子。明日即跪奉天門。乞休且問。皇上初至。何人于左。

卷之四 楊廷和

三

右欲更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冕毛紀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廷和與同官急趨華蓋殿。往來玉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來見。語之曰。函去萬一悞事。我輩且有說。梁儲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廷和曰。自古人君即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奉批紅。出。改明年為嘉靖元年。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其天子也。二十四日。上召廷和及蔣冕二人。見于文華殿。廷和曰。陛下順天應人。為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雨澤遂降。一登寶位。天日開明。

可徵 宗社萬年之慶 伏願敬 天法 祖修德愛民任賢納諫
講學助教 永建太平之業 上曰先生每說的是賜酒饌而退二
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官武臣亂政廷和擬旨盡下獄明日劾文
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廷和擬旨俱令致仕上不可下內閣改擬言
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寧等俱擬下獄文臣亦有朋奸亂
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廷和曰文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
止一衙門壞者退則衙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朝廷移居豹
房新寺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家中絕也中使曰王瓊先在
兵部領帶爪刺身著帖裏親至豹房與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廷
和曰此事外人俱未知于是始擬王瓊帶開住不可乃擬為民

卷之四 楊廷和

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時內外戒嚴關節不通瓊危迫甚搢搢
評廷和與廷和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上覽奏甚怒欲重治
之廷和復為解詠二十八日召廷和等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
張佐傳諭 上意欲廷和發王瓊黨宸濠事廷和曰外廷自有公
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較也蓋瓊朋奸黨逆罪惡昭彰正如
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因入豹房交結錢寧而章諫泰疏俱從改
擬皆朝廷所共知者廷和故云然二十九日復召廷和面諭曰先
生每為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廷和頓首謝賜茶而退五
月十二日廷和與同官恭請武英殿題 武宗神牌諸司禮皆在
張司禮首言追崇大禮廷和曰連日議論已盡更無他說自古聖

四

史之論
伯鯨此可為萬世之法漢宣帝追諡史皇孫王夫人不過曰悼考
悼后至今猶非之京帝尊崇定陶哀世庸若所行不足為據親明
帝勅戒公卿謂今後藩王入繼臣下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為皇稱
妣為后者股肱大臣誅之無赦晉元帝自耶耶王入繼止立王子
為王奉父共王祀宋時濮室之議英宗終王不行孝宗理宗並不
追崇所生所以廟號稱孝稱理今日我 皇上舜禹之聖也漢宣
帝以下皆在下風我輩臣下不以舜禹事之而顧阿意導諛使陷
哀帝之失是萬世罪人也諸司禮亦反覆言之曰先生所言皆是
皇上欲盡孝情不可不從廷和曰外廷公卿科道自有正議誰

卷之四 楊廷和

敢犯之是日蕭司禮又言及張邵夏蔣四皇親家人事時有訟四
家人強占人房室地土搶奪人財產產者法司鞠之其家人輩皆
擬枷號充軍奏下閣中文書官傳諭 上意欲貸之廷和與同官
執不可往反再四至是蕭復以為言廷和曰數年以來權奸擁政
法守盡廢外戚家因而怙寵生事新 天子嗣位如初日照耀萬
方皆仰光彩各皇親家正當奉法循禮以助新政張氏二侯尤當
痛自檢制以為之倡率顧乃首欲犯之耶往來充籍之徒指稱二
侯名目在外害人京邸入怨入骨髓二侯恐不及知未能禁約遂
使錢寧張銳輩得以澆口構干 大行前奸人曹組肆為誣奏重
賂錢寧輩至數十萬兩事乃得解尚不許朝謁杜門不出者數年

太后在內多有不安。亦不知外家之事。至于如此。前日已誤。今日可再誤耶。重治此輩。正爲衆皇親家增福也。蕭附耳語云。各官掌官太監及各監局掌印多在此。恐聞之。廷和曰。正欲揚言于大庭。使之轉聞于內。戒諭外家。自求多福也。各家人輩竟皆發遣。克軍。但免十枷號耳。既而欲于興獻帝后加皇字。廷和復屢疏抗章言之。皆不行。自成化以來。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建議未能裁省。劉大夏受知。孝皇欲裁革。騰驤四衛之冒濫者。孝皇賓天。太監竇瑾奏止之。大夏以此怨。謗聚。身幾不免。正德中。冒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

卷之四 楊廷和

三

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廷和深憂之。上卽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叢集。爲之謹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騰之也。廷和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于道者。上聞之。令兵部撥官兵百人護入朝。名隨朝軍。旣而內官御用尚衣織染兵仗等監局諸新貴。各奏乞收補。兵科一一叅出。時司禮監亦有查補之疏。兵部初亦執奏。其辭過激。內批有詰問之意。乃遽引咎。欲舉二十四監局已革者盡復之。廷和與同官讀之太息。以爲新政第一美事。只此一本盡壞之矣。姑擬

旨令其再行查議。又月餘。覆上。會有南京大水之異。廷和等極以爲言。擬旨已查革的。再不許收補。存留數內有逃亡事故者。照舊勾補。上從之。時上在諒闇。居文華殿。廷和疏言。陛下嗣登大寶。一月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觀書寫字爲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多暇。敢請日講祖訓一二條。臣等恭候便殿。直說大義。以爲聖學萬一之助。上嘉而行之。先是錢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上卽位兩月。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爲所餌。時有爲之彌縫者。勦之不得其狀。廷和曰。錢寧改易鎮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

卷之四 楊廷和

三

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勅。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閣中。謂是錢寧所爲。廷和曰。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于是擬旨正其罪。爲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旨克軍而已。廷和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爲大有爲之君也。旣而法司議上。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罪請呈。亦從上改。竟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爲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政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大明律首

以十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肯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執奏者未已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令紛紛之議上及宮閣下迫左右可乎願賜獨斷追回此三人監候處決上令籍沒其財嘉靖元年上以清寧宮後三宮火命司禮監傳諭宮眷居位稠密欲奉遷武宗皇后居西城仁壽宮賢德二妃居永安等宮憲廟皇妃之居清寧後宮者亦并西移廷和等聞之驚愕遂言皇上仁孝豈宜有此舉動嘗聞西城仁壽宮乃先朝幽閉廢黜之所武宗皇后母儀天下十有六年皇上在藩邸嘗以臣禮事之况親受武宗神器之傳恩德甚大其後妃禮宜從厚今康陵上尚未乾遽忍忘

卷之四 楊廷和

三

之耶憲廟諸皇妃迫事皇祖與邵太后是在同時親愛之情不言可知遭此回祿之變正當體念安慰顧乃置之此地非惟聖心不安恐邵太后之心亦不欲也此于聖德所損不小若未行不必行已行亟止之庶不起天下紛紛之議尋具揭帖極言之其事遂止三月上降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忠義大節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券誥子孫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廷和上疏力辭上不允廷和再疏三疏四疏上批答數百言語益切至五疏且言不得請必求去上特允之寫勅褒諭賜宴禮部仍詹一子爲錦衣衛指揮廷和又辭上批答云漢文帝宣帝繼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殿蔡

蔡等邑戶我太宗以尚書茹常有獻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伯况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臣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爲過重違卿雅志已聽辭免進階錄蔭略示報功之意宜勉承之廷和方欲再辭是時振援爲錦衣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云定策之名在臣下回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別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逆謀已形事機頃刻苟機事不密奸雄得逞國家生靈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有不首罹蓋粉之殃者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社稷之功尚不敢受封蔭之報况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廷和特恩爲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既准辭伯爵朕心缺然

卷之四 楊廷和

天

除詹子錦衣衛外再詹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廷和知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上溫旨慰留令鴻臚來諭意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蕭敬傳上意欲頒遺詔且手持一黃揭帖曰此已有稿第欲先生潤色之廷和曰遺詔止行于宮中先傳旨諭禮部具喪禮儀注可也蕭去廷和遂與同官言曰遺詔在壽安未宜皆以爲然廷和又曰三年之喪亦不可行毛紀曰且先議服制服制定乃議其他因取會典摘大明律令孫爲祖以齊衰期年之文相示又取孝肅孝貞太后喪禮儀注閱之廷和曰內庭一應祭奠皆如舊儀不可減外庭之禮皆殺之服以十三日而除遂擬勅諭進呈蔣冕謂有勅諭可以止

遺詔矣。明日早掖門未啓，散本官趨廷和輩入索遺詔。廷和曰：「昨已進勅諭矣，再來應亦如是。」未幾，諸司禮皆至閣中傳諭。上意今日之禮悉如孝肅行事。急頒遺詔，廷和曰：「事體似有不同。」肅曰：「壽安與孝肅皆自皇妃爲皇太后，如何不用廷和謂孝肅于憲廟爲親母，孝廟承憲廟之後，服制當行三年，亦當遺詔。今上繼孝廟之後，武宗之統因興獻帝乃加尊號。蓋聖情有不得已者，于禮爲未安，於義爲未正。廷和輩自去年三月言之，至今外議紛紛猶未已也。此事豈可更犯衆議以損聖德？萬一不聽于輩言，議者將復紛紛能無傷聖心耶？」宮中禮儀一切從厚，聖心亦可少慰也。尋復來執議如前謂。

卷之四 楊廷和

无

上必無服三年之喪。廷和輩言：「此乃綱常典禮所係，決不敢從諸司禮謂非天子不議。今以上意行之，何爲不可？」廷和言：「非天子不議禮，謂所議者合于禮也。若非禮之禮，豈天子所議？况既謂之議，須合天下之情，非獨斷也。尋召廷和輩至文華門，廷和以爲上將面議之，及至門下，則諸司禮云：「一應禮儀上竟俱從列位先生言，但欲改十三日爲二十七日耳，再無容議也。」廷和云：「所當議者正在服制，廷和今日不言，將得罪于天下後世。」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靈，必加陰譴。他日死而有知，見自己父母于地下，父母必謂你仗祖宗福祿遺迷，聖明濫叨大任，不能輔導朝廷，以禮今日何顏見我也。」司禮張任云：「老先生議論已到，忠孝已

立朝廷行三年之喪，亦盡孝道。君臣之間，忠孝兩全，豈不是好？先生說他日無顏見父母于地下，卽是王旦削髮之意。但王旦是贊助天書矯誣之事，與今日事體不同。廷和云：「爲大臣不能事君以道，隱忍不言，卽是欺心與矯誣天書一般。」衆司禮云：「連日議論我輩一一奏知，聖意堅欲行三年之喪，以盡孝道。先生每何不順從廷和云：『經書所言孝道甚多，今不必遠引論語中孔子告孟懿子問孝的言語，只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便是盡孝的事。若服制非禮，豈得是孝？』豈可阿意曲從同官相繼言之諸司禮皆變色。謂上意已定，我不敢奏也。然二十七日之制，但行于官中，免頒遺詔外朝哭臨止三日在外王府諸司俱免進香亦

卷之四 楊廷和

无

見降殺之義矣。廷和自新政以來，以身任天下之責，一事未盡輒憂形于色，食爲之減，嘗密啓陳論，有大不得已乃疏言之。如崇聖孝隆聖治，請拆毀保安諸寺，請毀不經祠宇，請勤政事，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進經筵日御，及節省光祿供應，上皆溫旨答之，而必見于行，不徒言也。故新政翕然有堯舜喜起之風，有稱其骨鯁如古社稷臣者。廷和曰：「嘉謀入告，出不語人。」我輩事也。顧古今具勢，官府隔絕，特假章以達耳。以此爲我聲名，妖孽我孰甚哉？十二月，史道闊宏曹嘉因不得翰林官，怨廷和乃欲同誣奏。廷和疏求退，上歷叙其勲庸，令湯臚柱論，亟出供職。數日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鵬毛玉御史陳講劄

廷釐少卿楊一洪郎中唐曾先後奏道挾私害君子。上覽之喜。下道獄。廷和復言僉事史道諭臣荷。皇上聖明下道于詔獄。而今吏部鴻臚寺諭慰臣。至于再三公議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今道冒不測罪。臣竊惜之。而賜矜全以憫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剛直。史道挾私誣妄。取罪卿為之陳乞。具見奉公任怨。休休有容之量。俟勘明分處。上又日遣中使促廷和出禮意優隆。不得亟去。自是大禮議起矣。二年閏四月。廷和以弟及女之戚在告。五月。上命諸司禮至閣中傳諭欲加。與獻帝皇字同官。不可旋具疏言之。至六月。廷和出朝。上諭諸司禮曰。楊先生出矣。復遣諸司禮來中前說。次日復來。

卷之四 楊廷和

至

應之如前。去而復來。次日又來。廷和曰。此事關係萬世綱常。自古皆無人敢行。豈敢自我輩壞之。况自正德十六年言之。至今使其可行。何待今日。廷和等四人雖死不敢奉行。若必欲行。我輩惟乞休去耳。將亦極力言之。毛費皆和之。諸司禮知不可奪。乃去。一日罷朝。召廷和見等至平臺。上曰。前乃稍進。去御座僅尺許。上親授廷和勅一通。諭曰。是孝道事。先生將去。行展讀之。其詞曰。諭大學士楊廷和等。朕承天命入奉。宗祧自即位以來。奉天法祖。恭侍兩宮。日勤政事。未敢一時怠忽。朕本生父。與獻帝母。與國太后。雖帝后之稱。禮養于天下。未遂朕心。今尊朕父為。與獻皇帝母。與國太后。為。皇太后。其尊號稱字。并勅諭卿等。

便寫樣來看施行。朕以荅劬勞罔極之恩。安治天下。卿等其承之。勿再固執。廷和言曰。臣等欽承。上命敢不遵奉。但此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在舜禹之聖皆不曾行。陛下有舜禹之資。臣等不以舜禹所行事。陛下是不忠也。况自古以來所未有之事。豈敢壞自今日。上曰。自古亦有行者。見曰。古來惟漢哀帝曾行。陛下不法舜禹。如何學漢哀帝。然哀帝亦止稱定陶恭王。未曾稱帝。廷和言。哀帝是衰世庸君。不足為法。自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言之。至今使其可行。臣等當先事奏請。上以慰。皇上孝心。下以盡臣子職分。何待煩勞。聖意也。臣等議論已盡。雖死不取奉命。上曰。朕受天命繼大統。要為父母盡孝道。見言。天子之孝。在

卷之四 楊廷和

至

于承。宗祀安社稷。陛下承太祖太宗孝宗武宗之統。與獻帝與。與國太后稱帝稱后。已極尊崇。今止讓一皇帝。少見太宗小宗正統本生之別。若有所加。祖宗在天之靈。必不能安。恐。獻帝神靈亦必不能安也。廷和言。去年帝后尊號之加。外議至今未已。臣等心尚未安。若再有所加。未免損。聖心。虧。聖政。臣等輔弼之臣。將欲何用。上曰。朕心只欲盡此孝情。廷和言。連日司禮監傳諭。聖意委曲詳盡。臣等俱已知之。孝道莫大于盡禮。孔子告孟懿子問孝。只說無違。無違是不違悖于理。便是孝道。若違悖于理。豈得為孝。凡人能隨事盡得本等職分。皆古所為孝。古人以事君不忠。戰陣無勇。為不孝。蓋為不能盡本等職分。

也。陛下敬天法祖，用賢納諫，愛養軍民，全盡君道，即是孝之大者。上曰：朝廷政事，朕不曾怠忽，冕言陛下日勤政事，便是大孝。廷和又言：陛下順天應人，入繼大統，爲天下臣民之主，若此大禮所行未當，則上無以合天心，下無以合人心，誠恐聖心亦不安。臣子之心皆不安也。臣等恭奉聖諭，指身無地，豈敢固執亦知。陛下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容退去再進揭帖。陛下從容啓知。興國老娘娘以安老娘娘之心，張佐奏云：到下面再議。見云：更無他議，命賜酒饌。是日廷和等辯論雖多，玉色怡然，略無所忤。自後召對而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司禮太監奉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廷和執不可用，是左右得

卷之四 楊廷和

呈

以問，之是後所言多不合。道士陳應楠李雲容賈緣進用，屢感廷和上疏請擊問，明正其辜。工部郎中葉寬因爲皇親，陳萬言建第遲期，下獄廷和疏救之。又論谷大用混占產業，乾沒官銀百萬之罪，江彬黨行賂左右，臨刑將貸廷和疏請誅之。時上煩事齋醮，廷和疏言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前後左右皆用正人，臣等先嘗具啓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凡尚衣尚冠等執事茶房膳房宮殿答應人員，務選老成謹厚內臣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遺好，不得濫與。又嘗極言異端左道，亟宜痛絕。頃條奏，始修德十二事，一謂齋醮必須頂絕，其端不可輕信，累千言具書殿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

至屈萬乘之尊親，蒞齋壇，此皆先年亂政之徒，受餉未盡，妄引舊漢僧道試嘗。上心大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假此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同一虛誕。固聖王所必禁也。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繫紫金縷求福未得，反以招禍。又如近日劉瑾錢寧皆崇信佛道，建造寺宇極其華美，皆殺身亡家，略不蒙祐，則其言益不待言矣。然則焚香拜籙之勞，孰若移之以御經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以周窮乏之臣等職輔導，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留神采納，斥遠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清查一切冒濫恩賞，定萬世無疆之休，時道路傳聞鎮守漣江太監梁瑄遣人挾貨營營織造已

卷之四 楊廷和

呈

而內織造染局太監刁永年果稱上用袍服及四宮等服御織造乞依成化弘治年間例，差本局官二員請勅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事下工部議。工部覆言不可，而吏科給事中曹煥兵科給事中張原亦以爲言，章俱下所司。宜如言官所奏，無累聖德。無已，可出示袍服花樣，令鎮巡三司官如式織造，以進。無煩內臣提督，弗允。于是廷和乃疏曰：今年直隸漣江等府水旱異常，額徵稅糧尚與蠲免。若更差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能措辦。非惟逼勒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况經過淮揚，邪徐諸州府高下遠近一望皆水，軍民田房桑被淹沒，百里之內寂無爨烟，死徙流亡難以計數。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可得錢數十母。

是時已免
鎮守何待
宋嘉祐

危言

子相眎沒水痛哭而死。官已議為賑貸。而錢糧無從措置。日夜憂惶。不知所出自今秋麥熟時。尚數月。各處饑民。豈能垂首耨腹。以待斃勢。必起為盜賊。近傳鳳陽泗州洪澤饑民。嘯聚者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客商船。無敢誰何。未知何日動平。況將來事勢。尚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寔切驚懼。所有勅書。決不敢撰寫。疏入。上曰。織造自是累朝事例。況兩宮進用及朕常用袍服。一切缺乏。官已差印。撰寫勅來。無再執拘。時九卿尚書詹字等六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十二道御史彭古俱等。又皆極陳其不可。廷和上疏曰。臣等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旦有此。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思維。不無庶幾。改之之望。臣等所為惓惓。非敢竊擾。陛下誠恐災傷窮民。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羣。起而為盜。以擾天下也。亦非固執已見。違拘不通所執者。祖宗之法望。陛下遵而行之。以保宗社。勿與天下公論大相違拘。以取議後世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不聽。獨二三奸邪之言。聽之不疑。陛下獨能與二三奸邪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陛下謂織造累年事例。臣等致諸洪武永樂下。迨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行之。憲宗皇帝考恤民節財。聖德美政。非止一端。此蓋非其美者。陛下他皆不之法。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乎。方陛下登極之初。諸所傳設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等官。臣等先後具題具蒙俞

卷之四 楊廷和

三

終進退
未可觀

允執事。免撰海內之人。方傳頌聖政之美。聖量之寬。何意今日乃獨不蒙嘉納。且特降前旨。雖出御批。不知撰為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祖宗朝諸所批答。俱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濟其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小人。敢下復蹈覆轍。陛下何忍隨其姦計。壞祖宗之法度哉。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傾覆矣。陛下再造。轉危為安。中外軍民。始獲甦醒。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年間。自不及一二。今日豈堪更自敗壞耶。典言及此。可為流涕。臣等實不敢撰寫勅書。以重悞國殃民之罪。伏望備采廷議。停止差遣。仍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遠斥不許。仍侍左右。以杜後來壞事之漸。允為宗社無疆之慶。報口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卹民之至意。朕已知之。宜安心治事。但此事業已差官。其寫勅遣行。第令安靖。無擾可矣。自是左右譖構益甚。甲申正月。廷和上疏乞休。不許。再疏。上乃允之。寫勅馳驛行。月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蔭子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使。時都給事中李學南御史涂相等。上章劾之。廷和竟歸。絕口不及時事。日與親友故人。行田野。話桑麻。與端莊司馬兄弟。倡和為樂。泊如也。戊子。朝廷下勅諭云。楊廷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為罪之魁。革職為民。廷和聞之。怡然。已丑五月。因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夢天開二幃。委地若神。衛相迎者。三十一日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時暑熾。忽霖雨涼

卷之四 楊廷和

三

此是經書
本領

此是經書
本領

卷之四 楊廷和

毛

如深秋長子慎以罪戾雲南聞計告于巡按歐陽子重會齡國公
沐紹勛太監杜唐御史劉泉請假回蜀舉事廷和少有大志嘗夢
天門開見樟檟題曰際昌辰在申時勛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
宏深沉靜聲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文亦簡暢不爲章
句文詞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寓意甚篤國朝自洪
武迄今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相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
刑獄水利學校賑濟荒政一切當世之務無不攷究精詳言其事
若人又詳其年月至于身所未經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此
非盡得之書也賓延偶語罔不留心正德中劉瑾亂政錢寧江彬
繼之又值宸鑑震濠兩宗室之變廷和自守介然不爲所汙瑾賈

官鑿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既欲盡去官簿書以滅其跡一日
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廷和曰閣籍國
家所重可逆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也瑾憮然明日乃移
之千步廊焉焦芳有怨于彭時遂移之江西一省會萬安舟子盜
殺交趾貢夷乃燬燼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
不得爲京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革廢事元欲榜其罪于朝瑾主
其言來閣中議之廷和曰王吳皆往事盜賊處處有之今偶因一
時一事有此舉動恐駭四方聽聞瑾怒曰出榜朝堂前代亦有故
事廷和曰非盛時事恐爲主上聖德累乃止鄭僖王堯世絕東
垣繁昌二郡王爭襲繁昌以兄終弟及爲辭東垣謂其父與繁昌

卷之四 楊廷和

美

俱僖王之弟其行四繁昌第九奏上召府部臺諫集議衆相顧莫
敢先發廷和曰是當如武官襲廢例衆皆以爲然于是會奏請以
東垣進封然親王世襲進封之例祖訓亦未之及也一日退朝
後復宣廷和輩入刑部主事宿進以建言忤旨上怒甚欲宣至
洪武門山子前親鞫之李東陽言後生狂妄言事要名若重罪祇
成其名耳不如寬之司禮張永曰上怒且不測廷和問已至山
子前否張曰使校尉索之不在衙門亦不在家不知此時至否諸
司禮又言上欲見三先生言之廷和微聞上已被酒因向東
陽云暮夜恐非見召之時張曰若不見須擬旨進我輩好奏也廷
和又贊于東陽曰我輩不知本中所言何事豈可輕率擬旨但望
諸公從容拆解庶于聖德無損聖政無虧也張曰上意難
解廷和曰難解而能解之方見諸公扶持大功頃之聞已宣至錦
衣衛直房廷和心私喜以爲進此易爲言矣復告張曰望諸公極
力調護務保全伊性命毋汙朝廷玉璫也時聞上坐于午門內
廷和輩亟趨出循東廊而行尋聞杖之五十送戶部發回原籍爲
民宜府巡撫勅詞舊與大同稍異正德十四年都御史竇果將往
宣府請易之鎮守太監劉祥隨駕還京因請于上乞以巡撫責
任備載內外鎮守官勅中廷和方在呂梁儲遂各如所請給之既
而薊州遼東陝西延寧甘肅七鎮守臣皆以爲請傳旨閣中速令
進稿廷和偕蔣冕毛紀再四執奏不可且仍查宣府巡撫官舊勅

言與泉進稿乞易之。未得旨。時各邊鎮守隨駕在京者俱繳舊勅乞新勅。上屢遣諸司禮至閣中言之。廷和言朝廷設官各有職掌。在內廷則司禮不得兼別監。在外朝則吏部不得干別部。在外藩則都司掌軍政。布政典錢穀。按察理刑獄。亦不得相兼。在邊鎮則太監專鎮守。如古之監軍領軍馬巡撫總理軍馬城池錢穀及一應民事。此成法也。祖宗律令變亂成法者斬。誰敢犯之。諸司言宜大二鎮業已給之矣。廷和謂前日已誤登容再誤容簡舉行可也。廷和又言西北七鎮盡天下地方之半。若創改勅書變易職掌。今後七鎮守臣有亂政害人者。皆自今日始是西北一半天下由我而壞也。廷和么麼小子能常此罪否。況內閣寫勅止憑

卷之四 楊廷和

光

各部手本開具責任。豈敢擅增一字。因具疏進呈。明日得旨。朕覽卿等奏詞。具已悉知。但前次巡守地方各官。隨侍偶有事件往返者。數次今特通降便宜勅書。易于行事。永為定規。兵部亟送手本。請勅散本官云。手本已來更使何辭。廷和復執奏云。在兵部則從命。在內閣則從義。決不敢阿徇以取身家之禍。廷和手可斷勅。不可寫也。諸司禮輒阻。數日後再至三。言亦如之。散本官日至閣中。輒首言之。廷和曰。前言已盡。豈得復易。同官中即有肯寫者。當自書名進稿。不敢連署以取連坐之罪也。既而山西鎮守吳經隨上南征。至臨清獲遣人從閣中乞仍領舊勅曰。近日在途。止角空首耳。得此亦足鎮壓人耳目。蓋彼亦知無可奈何矣。錢寧氣焰

字相須用
書人不能
不依

嘉炳一時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廷和門。又令張龍輩請必往廷和曰。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廷和丁憂歸。寧餽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多臂有瘤形。類蜥蜴。張永羣投緡得之曰。此龍形也。將獻衆。按尉輩皆陞錦衣衛官。而永自欲封伯。肯徑下諸司禮至閣。廷和曰。自古內臣封爵。僅有五侯童貫等。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絕無。誰敢為此。赤族事。諸司禮曰。劉馬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廷和曰。先年太監中有劉永誠者。歷事累朝。七十餘年。出入中外。多勞勩。久在御馬監掌事。京師目號劉馬太監。未嘗封侯。卒後其侄子聚乃為將官。因鎮守功。以功封寧晉伯。非永誠自為也。其墓誌在岳學士類博稿。即命中書取稿來。手揭示之。諸

卷之四 楊廷和

卑

司禮中有首肯者。范太監曰。可下吏兵二部。今多官議之。廷和曰。張公奏誅逆瑾。靖寧夏之亂。功在朝廷。天下皆知之。恐不暇此。為重。若多官會議。誰敢阿順。上意變亂成法。自取重罪。必將正言。極論。形之奏牘。揚于大庭。似非所以為張公寵也。時張亦同來。皆快快而去。既退。廷和因張所厚密諷之。謂此舉在朝廷為異恩。在公宜力辭。乃見勞謙盛德。明日奏下閣中。擬旨寫勅。褒諭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賞綵段五十表裏。姑慰其意。張上疏辭。一無所受。外議始定。未幾。張為太監丘聚所訐。出居私第。謂所厚曰。今日始知楊先生前日愛我之厚也。自成化以來。寫亦虎仙構土。帝眷隆吟。密奪金印。為邊害數十年。彭澤嘗道之。喻土魯番。乃許以厚賞。彭

欲罪之虎仙乃賂王璵瑰玉重百三十斤祈免罪璵乃誣奏彰而虎仙得脫罪自是得近侍豹房父子俱授錦衣衛指揮使廷和慮虎仙外知邊方虛寔內覬朝廷事情脫罪而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為邊患不止如宋元昊時事乃就改元詔中擒之正德末年言官劾權倖獲罪廷和解者數十人其諫止巡幸被廷杖者存亡皆厚恤焉又請悉發正德中畱中章奏以付史館尚書林俊因執法被旨詰問廷和皆力揀之家居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教子極嚴諸子科第相望不為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事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以濟物為心鄉有涸田萬頃廷和視其水利鑿渠灌漑鄉人德之名學士

卷之四 楊廷和

聖

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又嘗置義田于縣城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曰吾立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為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道學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愧于道學者乎平生建白有題奏錄辭謝錄視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
太常氏曰自古國家有艱巨之任天必生豪傑之士以佐之若文忠者非其人乎武廟之世兇嗜悍將交結煽惑動輒取旨以撓政柄挾必不可回之勢行必不可從之令蓋至于草威武大將軍勅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世非其世矣文忠持之以定力若泰山之不可撼既而武廟晏駕逆彬蠱毒惡黨矯伺禍且不測文忠既

拒首泰張洪又投彬以刺蓋束縛之馳驟之使不知吾意之所向頃刻間而片紙擒之矣此其機圓而慮遠倘所謂得園中以應無窮者耶夫霍子孟之賢與伊尹並稱昌邑之立幾危漢祚宣帝之立決策幼公文忠不謀于眾一言定策得不世出之主而輔之以培靈長之運詎非絕代之偉績歟觀公閣中得死所一語則知其死生常置度外故見事審而持志定非利害得失所能移也卒之以聖孝所獨鍾當新議之巧合文忠不得不為之絀矣然執其所見寧失之偏而卒不以希世取寵謂非大臣之義不可也

卷之四 楊廷和

聖

梁文康儲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自幼穎異不凡，篤於孝友，弱冠博學能文，成化戊戌禮闈第一人，廷對第四人，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東宮講讀，丁未克會試同考官，尋丁內外艱，服闋，纂修寔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丙辰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克正使還，以考滿進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成，陞少詹事，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克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遷左侍郎，未幾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專官諒勅，纂修孝宗寔錄，命為副總裁，戊辰主會試，逆瑾弄權，惡其不附已，

梁之四 梁儲

聖

指摘會典紕繆，降本部右侍郎，寔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猶憾儲不已，欲中以危禍，而無繇，傳旨改南京吏部，瑾敗，庚午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恭預賓客，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反得罪，儲力辯其誣，權奸併惡之，儲曰：「有功不錄而復加罪，非社稷之福也，苟得白，遑恤其他？」後澤止免官，時論譴之，壬申冬，四方盜平，加恩宰輔，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考六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大學士楊廷和之奔喪，實首探矣，儲代既而廷和守制不出，儲力薦起，既至，遷廷和居已上，儲與廷和故同舉進士，先貴而長于廷和十歲，至是亦屢遷少師，首

殿矣，故士論多之，戊寅夏奉安，孝貞皇太后梓宮于茂陵，宗欲幸宣府，廷和暨同官將覓皆在告，乃與大學士毛紀哭諫于左順門，不能止，既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嬰臣江彬、朱寧及宦者張忠皆助為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臣十三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曰：「若遂草制，昇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可。」帝怒，廷和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將覓亦繼引疾，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嘗令曰：『此土不昇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主請新舊諸朕念親親，其

梁之四 梁儲

聖

昇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旁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于數詞矣，近倖江彬用事，欲請立所厚江西遠藩為儲貳，府部大臣會議于內閣，儲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鎗矢，眾皆竦然，其議遂寢，已卯以一品滿九載進階光祿大夫，左柱國，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武皇帝欲出巡邊，乃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倖臣泰為威武副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楊廷和引疾不草勅，蔣冕亦引疾，武宗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帝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必不可赦武宗皇帝察其誠款擲劍起竟不促草勅既而宸濠反武宗欲親征乃議楊廷和居守儲與蔣冕扈從將行欲取行璽廷和不可頗有違言儲卽止與冕中途七請回鑾不聽上欲于南郊舊壇大祀天地儲冕奏曰南郊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郊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且天子主嚮廢北而南神必不歆乃弗果郊駐蹕南郊日久又將南幸儲冕手執奏章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中使傳諭者再四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得旨乃起於是北歸時袁河丁夫數十萬俟

卷之四 梁儲

聖

于次饑餓疾病死者枕籍儲令有司散遺之民得蘇息不及于亂在途三月疏劾求退不報抵京未幾與諸臣受遺詔定策迎世宗入繼大統與尚書毛澄等往迎于興邸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之既而屢疏乞骸上留之至再乃可其奏降勅褒之有張九齡之忠蓋而不究其用崔與之之風鑒而不久于朝以卿視之可謂兼矣既歸與親友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韋布士家無餘財田不百餘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毛之土耳平日于人之餽未嘗却隨計其值酬之初宸濠行僥倖勢皆有籍誅後聞之惟儲與王冢宰恕不受耳儲嘗欲建一祠以祀先召匠計之曰須百金儲曰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匠八往竟不能給而止上念其定策處

從迎駕功未錄廢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鈞甫尚寶司丞儲敦重和平器量過人不矜功不伐善不爲矯亢堅忍不言人過人無賢愚悉被容接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將冕在庶僚公延舉官府力拔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儲人不能堪而儲引慝往謝注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御史王濬請以儲典刑給事中田賦請沒儲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儲家儲時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也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儲假宸濠衛兵是故縱反者請召置獄以正其罪如尚書陸完所云儲云余惟致仕去耳終不宥儲人曰是公大罪劾者不已儲不言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廷楊廷和當制正德

卷之四 梁儲

吳

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衡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云儲年七十有七卒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計音至矣上嗟悼久之贈太師謚文康太常氏曰余讀故冊見梁文康所草與秦藩遜地之制既而又讀其辭草威武大將軍之制之語未嘗不三復而嘆始之以危言故轉圖而不見其難繼之以法言故直道而不見其忤大臣論君之術盡此二端矣寧復有不能違天之患哉或者乃曰威武之制晚卒呈草余乃嘆曰何持之不堅也昔人謂明主可以理奪能奪之始必能得之終何持之不堅也既而見霍公誥王公佐所爲傳皆力証其未嘗草勅霍公且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

不肖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其功。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于人人。或賴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者之云。亦附和而誅之矣。霍王二公前輩雅推正直。必不以鄉曲故。過爲文飾也。威武之制。豈當時有此謗哉。至其山數川澤之量。幾足當休休之臣矣。自古及今。或不多見也。

喬莊簡字

喬字希大。山西太原府樂平縣人。祖毅仕至工部左侍郎。父鳳。兵部職方司郎中。母路夫人。嘗感異夢。生字少奇。穎比成童。口誦千餘言。爲文浩渺。而折衷理道。人多奇之。十九歲成化庚子。以金吾衛籍中順天鄉試。錄其文以式。甲辰中進士。通政司觀政。丙午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皇太子婚。禮成及五王冠禮畢。俱受文綺白金之賜。明年會試天下士。署提調官。綜理有法。檄棘之日。簾內什川之器。類爲所司。所取字悉選之。民丁未。丁內艱。歸葬樂平。杜門謝客。惟以讀書考究爲事。自是所登益深。祖塋有數百樹。先人手自封植。夏有果食之幾。盡乃自爲文以祝。遂止。弘治庚戌。

服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壬子。晉考功司員外。丁巳。補郎中。辛酉。調文選司郎中。日益勤勵。門無私謁。凡三典考察。輿情稱允。至于拔進。略不杜塞。僥倖屏退。檢壬無不贊行。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有事南郊。命導駕齊壇。孝廟賓天。以執事送梓宮于泰陵。正德改元丙寅。武宗卽位。祭告天下。命分祭中鎮霍山。黃河西海。娟皇商湯王陵。及晉代藩諸王陵園事竣。爲六事上之一曰恤邊民。二曰厚邊軍。三曰廣儲蓄。四曰省科派。五曰謹守令。六曰重祀典。其謹守令。大都言山西陝西諸郡縣連年兵歉。而令守多非其人。請勅撫按官巡歷糾察。痛革迎送之弊。勿以承奉趨諂爲能。其開庫而有爲者。則在旌舉之列。或愼于守已而才幹不及者。亦從而

勢迫之若所守所爲俱無可取或幹辦雖優而工于剝削者必行罷黜如此則人知勸懲士風可正而民病可少甦矣祀典則以商湯之陵爲水所啗廟更隘陋不足安靈也多見采納戊辰轉光祿卿專以裁節浮費甦民困爲務陞戶部右侍郎庚午遷左侍郎因言邊官放支官軍錢糧月奏致太繁半終造冊太略請按季奏報從之是年春六月不雨漕河涸奉命禱祭海嶽遂雨時官瑾用事公卿多通關宇怡然自守後瑾敗獨皎然不爲所汙辛未轉南京禮部尚書會輿清宮災宇因率諸部寺官近知輿清宮災累朝刻聖寢息之所一旦蕩爲灰燼臣等歷考前代如晉新宮災漢凌宮災未央宮災史猶書之以示戒今日之變誠有出于尋常者況值

卷之四 奇字

聖

正陽之月謹按五行傳王者論道不爲或耀虛僞護夫昌邪勝正則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官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故災變之發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若委諸氣數漫無警省其或警省但以言而不以行以文而不以實竊恐天意猝未回也近年以來陛下臨朝勤政之禮尚爾疎略經筵講學之典未見頻繁國本常建而宗藩之簡召不聞各正當先而養子之寵榮益盛番僧異端常留禁寺優伶賤役猶侍起居皇店設立盈耳怨嗟之聲邊方拘留馳心戰鬪之事京師土木之繁興南京織造之供費凡此十事皆今日之重且亟者陛下思所以消弭大變宜莫先于此伏願復朕朝之常規舉經筵之舊典選

宗室之賢以備春注黜戾子之名以別嫌疑逐番僧斥賤說星唐遣邊兵停止京師土木之役取回南京織造之官擇簡賢能修舉職業庶可變災爲祥疏入不報乙亥改南京兵部尚書恭睿機務條陳六事一嚴操練以修武備一禁占役以肅軍政一革冗員以寬民利南京龍江關皇城都城各門內府甲字等庫近年以來添設內官內使數多擾害軍民商賈其弊百不可勝言者且如龍江一關乃京師商賈必經之地今守關官員增至二十七員進關使用橫取于常物價騰湧于市肆商賈嘆息于道途其都城門之攘取至于賣菜之貧人其皇城門之求索至于擔菜之細物守庫者立茶葉之名解納者若錢糧之費皆以公通可辦私賄難謂以

卷之四 奇字

手

致府藏不得寬盈拖欠不能完納近年累經題奏未奉特旨裁革益肆荼毒固有忌憚伏望特勅內外守備官查遵成化以前事例昭數存留營事其餘添設者查行革退庶幾民害可除矣一買戰馬以振軍威南京各營買補馬匹舊例椿棚和銀藤合七兩買補正德九年增添租銀二兩後仍昭舊不許增添近來南京地方馬匹甚少價直甚高即今九兩買補尚且贏小不堪騎操若復減至七兩勢逾難行查得弘治年間奏准買補馬匹須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價自十二兩至十五兩莫若通融區畫以合時宜格銀困難更改租銀則可增添合無量加三兩待後地方馬多價減另行奉處一定船差以便進貢南京錦衣等衛馬快船隻國初止爲操江

禦侮而設。後以京師器物取給南京。遂以馬快船隻裝運。亦一時通融暫處之計。非原設本意也。查得快船原設九百五十八隻。奉例減退一百五十隻。馬船原設八百一十七隻。奉例減退二十一隻。中間有朽爛漂流。造而未完者。有遭風沉溺。車壩損壞。而甲餘俱逃者。有因公差夫私船回原籍。而查拘未到者。是以船隻日益減少。其薦新進貢。除歲例船常應付外。近又巧立名目。比舊加添。又有不時取用物料。造辦等項。多用至五六十隻者。及欽差等官往來應付。差使日益浩繁。夫甲日益貧耗。甫歸之席未煖。而後差之裝運又行。前次之債未償。而後差之幫錢隨繼。往往逃竄他鄉。父子不能相顧。至于沿河一帶。軍餉有司。驛遞等衙門。人力竭于

卷之四 寄字

至

送迎夫錢。苦于誅求。其被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臣請于薦新進貢等項。一遵昭先奉欽定。則例差撥。近年奏請增添者。量行查革。其欽差往來。則少者一二隻。多者不過三四隻。其取造辦等項。則少者七八隻。多者不過二三十隻。驗給裝料道等官。務要查數定扛。不許過違舊例。如此。則船夫驛遞。俱可少避。夫一修船隻。以便差用。南京各衙快船。先年俱是工部出價。造成。後以所造多不堅固。奏准工部支價。本部委官造成。續又奏准工部出銀七十兩。本部出租銀二十兩。併變賣原船舊板銀十兩。共得銀一百兩。不知快船造成。必得銀一百五十餘兩。然後堅完可用。小甲陪補過多。深為貽累。合無行令工部量添二十兩。本部量添租銀一十兩。庶得

工力易舉。而少免賠補之患。及昭南京內官監孝陵衛等衙門。取蘆柴搬運磚瓦。共該馬船三十餘隻。被各該官員索要錢數。多人。夫不得安其生。船隻又為蘆柴所壓。多致損壞。沈溺深為木。便若將快船船前量添價銀。造成。其舊船不便變賣。存留本府。通融措辦。改造區淺船隻。以為裝載蘆柴等項之用。其各船擇駕人。夫合行江淮濟川二衛。備查各字號船隻。有遠年事故。徵造未起者。暫將前項船隻。查昭字號編補。所有解到各船人夫。就令昭號編僉。擇駕待本號船隻徵造完日。另行區處。如此。則快船之成造。易舉。而馬船之差用有餘。一事而兩便。夫時番國鳥思威傳聞。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上遣使迎之。字上疏極論

卷之四 補刊

至

其事。祖宗不絕番僧。不過羈縻遠夷而已。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字論抹得釋。上巡游無時。宜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干關陝。以伐虜為名。字乃上疏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定宗社。俱不報。已邪宸濠之變。喬白巖整頓南京機務。方寧藩逆謀。聲言取南。所至游燕。寔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以為一時矯情。鎮撫有贊。謝安之風。喬公在南京與聞宸濠之謀。久矣。欲觀形勢。何待此時。然則。濠與留守太監劉瑯交通。欺取南京。宇廉得其實。即偵誅其往來者。并制瑯不與同事。多執問謀梟之江岸。濠計頗洩。至安慶。為守備楊銳敗之。濠怒曰。安慶一蕞爾尚如此。况南京乎。且聞喬尚書甚有備。將如何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謀退

卒之不能
東下以此
高公知人

兵是夜西北風甚惡舟纜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為都御史王守
仁所敗先是守視機務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略爾
乃署為安慶守備誠之曰安慶南京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濠先
知則速來告賊至必欲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聞銳果
能成其功十二月上海待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朝正于衍在初
有旨命百官以戎服見守獨以為南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
服率諸臣見先是劉瑯謀為宸濠內應也太監廖鑾之姪指揮銳
持兵率家丁分佈城中瑯復托為察奸執無罪者殺之城中人情
惴惴南御史楊必進等以聞有旨罷瑯令南京閉住候還原衛帶
俸至是守及內外守備官復言去惡不盡恐貽患未已請明正瑯

卷之四 喬宇

重

饒之罪乃命執瑯使赴錦衣衛候宸濠至日鞠問鑾亦責令陳
狀時侍郎江彬怙權寵勢傾人統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懷
不軌心宇以雅量鎮服其邪彬始亦欲構宇使人撓其軍事卒無
所得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
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執政事亦孰
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
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彬所領皆西
北勁兵皆力拳勇宇知彬所恃者在此將謂南人必不敵也先期
命于南京各營教師中取其短小精悍者百人為與練一日與彬
會彬誇其邊兵之勇宇曰試令與南兵角可乎彬欣然因伴令

此受不可
此作明

卷之四 喬宇

重

召營兵遲之不至宇曰姑與吾與謀試遣人見其短小意頗輕之
然南人甚精捷方接或踵其背或觸其腰跨北人應手仆彬大驚
為之沮喪與謀稍折矣邊兵行游市中強買貨物宇隨地令諸人
搏之大為所挫因而欲跡朝行官司業景某腹大而矮小不便俯
仰稍失朝儀彬即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景答云
司業彬曰司業亦是應拿人數宇即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
官因免拿問武皇自牛首歸時已深夜彬傳旨開聚賢門迎駕
意不可測宇堅閉不納武皇竟宿于報恩寺大都彬謀所至宇
輒有以禦之彬竟不能為禍是時南京守備內臣王偉初為武
宗伴讀上素與之狎言無不聽而宇先與之結遂得從中調護
使彬之譖不行也及駐蹕既久倡九卿臺諫凡三上章勸回鑾九
月上還京師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考績錄前功加柱國太
保兼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尚書辦論官材總統百度杜請託
錄遺逸至于君子小人之際尤加意焉賢必進不肖必退中外翕
然稱之世宗入承大統銳意圖治其倚重之宇亦忠勤靡劬一
請蚤賜朝一請免差官織造雖新政無可言而宇則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也革弊興廢効力尤多與刑部林俊戶部孫交兵部彭澤
協心輔政卒未王會之期裁革冗濫至二千餘員前此未有也時
方以迎駕功封謝馬都尉崔元為京山侯皇親邵喜為昌化伯蒔
輪為玉田伯俱與誥券子孫世襲元等俱疏辭不允兩京言官交

章請慎名。保全威。里聽元等辭。封別加優寵。上命吏部擬上爵名。字言國家典禮。賞罰必探大義。恭之廷論。其有國是未定。人言未協者。必審異從同。以求至當。元等恩命。宜如科道所言。聽其辭免。上不能從時。上頗事齋醮。字乃率九卿言。陛下詔書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按訪內府。官覩出入引誘之人。裁革善世其人爵號。及新建寺宇。盡行拆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今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內。建立壇場。洞賓明神。煩勞聖體。不可之大者也。且天生聖人。為天地神人之主。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神人之和應之。即如往者。禱雨祈雪之事。皆跡。陛下一念精誠。隨感隨應。何必佛力。可以禳災。道經可以修福。今天災見。見同方

卷之四 喬宇

聖

多警。民窮殍。凶官無廉積。而齊宮賞賚。日增月益。此其去正德末年。復能幾何。臣等切為陛下憂之。疏入。上皆報曰。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進封皇親善寧侯張鶴齡為昌國公。加慶陽伯。夏臣為太子太保。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為恭和伯。給諸券世襲。授萬言子紹祖為尚寶司丞。字言景朝大臣。屬無生前封公者。惟善寧張爵沒後。贈昌國公。今以父之贈而封其子。非制也。若萬言之封伯。比爵已太驟矣。而子授尚寶。又繼諸子所無者。祖宗之法。具在。皇上當世守之。以垂萬世。上報已有成命。甲申。以災言乞退。優詔留之。既而大體議起。字言今日之為議者。有二。禮官之議。欲考孝宗為隆正統存所後者父子之名。特

等之議。欲考與獻帝為厚私。親存本生者父子之名。但重所尊者有拂。皇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皇上易從之意。此國是所難定也。臣等切惟皇上以長子入繼。武宗之統。必以孝宗為考。而後憲祖之大宗為不絕。此所謂以義起禮。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者也。今之爭論不決者。獨于名稱之間。欲求父子兩全而無害耳。臣等復有一說。我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言。載在祖訓。萬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聖祖所定者。考其服制所稱。則所後者同各父母。所生者亦各父母。蓋有本生二字以冠之。則於所後有別。猶存一本之義也。伏望皇上遵聖祖律文。定擬名稱於孝宗稱皇考。於與獻帝稱本生考。降殺輕重

卷之四 喬宇

聖

釐然自別。庶幾正統之傳。一本之義。君臣之分。父子之名。可以蕪全而無害矣。亡何。又率九卿合疏言。頃罷汪俊。召席書。取桂萼。張璁。霍韜。黜譴馬明衡。李本。陳逅。舉措與常中外駭愕。夫以一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曰効忠。寔累聖德。且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陞為尚書。有餘年來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今後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璁。璁疏入。報聞。遂抗疏乞休。歸樂平。始買地建宅。徜徉于山林中。朝事更不言及。戊子。詔以前議禮之罪。充帶閒住。字為前少師楊一清門生。聞一清卒。從一二僕跨蹇赴之。經紀其家事。而還南京。父老。識者舉手加額曰。活我公也多遺之以禮。悉不受。歸感疾。于是年十

月卒年六十八。宇從學。揚公于京師。時揚公爲中書舍人。善天下名士。多從之游。因而成者甚衆。字特爲高弟。旣而舉進士。又從李文正東陽游。益肆其力于文字間。其所友者。海陵儲公。江蔡公清。毗陵邵公寶。和順王公雲鳳。紫城石公瑤。德行道義。漸摩者。涂焉爲文。不以蹈襲爲工。出入六經。深沈郁都。自成一家。有克家稿若干卷。其爲詩。始擬古作。後擺落陳詞。往往多自得語。樂府雄雉。有作者風氣。性嗜山林。嘗歷雲南。中上相霍。登嵩華。海岱。搜奇扶隱。人莫之及。在南京林壑之勝。無所不覽。亦無不有題咏。通策書有二李之風。晚精鑒賞。名書古帖。一見輒之。家居淳化。用皆陶甕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延接儒。如恐不及。見

卷之四

五

常如已出。見不善怒形于色。卒之日。識與不識。嘆息泣下。子長身倬貌。聲如洪鍾。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隸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臣之體。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太常氏曰。烏頭附子。殺人者也。良醫用之。則起危拯。奄人爲醫。守身之士。若將免焉。惟恐去之不遠。而達權之上。或借之爲用。收功甚捷。姑毋論遠。楊文襄非張永。不誅逆瑾。喬莊簡非王偉。不制賊彬。有世道之責者。反諸內。真有忠肝義膽。絕不以身家權利起念。則雖有所要。結以濟社稷之艱危。何害其爲正人君子也。烏頭附子。又烏可棄而不錄哉。自漢唐末造。皆合衆止以攻君側之惡。

夫觀聯疎。聞其數不勝也。惟以親聯。觀則其伺情。怒力敵。勢均又濟。以人心之公度。不濟矣。且聞于文襄。爲入室。其授受有自乎。然惟簡獨不交。逆瑾則知其父也。必非以身家權利起念。首矣。于揚銳足。以徵其知人善任。則其銓部之用人。可知矣。

王恭襄

王瓊字德華山西太原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弘治四年陞本司員外郎理易州版六年署都水司郎中治漕河九年改戶部陝西司郎中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卷條例悉錄之以備稽閱十二年陞山東右叅政十四年守制十六年補河南左叅政十八年陞河南右布政正德元年陞淮縣理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年取回改總督漕運未任陞戶部右侍郎三年改吏部官瑾欲用瓊尚書計進不從三推皆用辛用瓊已調南京吏部四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丁憂六年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恤畿甸山東地方七年陞戶部侍郎八年戶部尚

書之四 王瓊

五

書廢乞罷不許十年改兵部尚書御史高韶論瓊不稱詔謫瓊乞避位疏六上皆不許十一年又三乞罷不許加太子太保十二年以山西邊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一月以兩廣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四年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十五年十月轉吏部尚書十六年夏五月下御史獄請成綏德嘉靖六年改禮部侍郎桂蔭薦七年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十一年改吏部尚書是年七月卒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司郎中歲久撫按時微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弛瓊與漕務申勅判丞毋聽撫按徵漕政始肅先是河防草創數足瞻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

民不困徵踰年用益廣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應銀三萬有奇都御史議補軍糧瓊曰河漕重務費缺孰供急徵之民民益病孰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材葺學舍瓊檄縣官曰亟昇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瓊識體治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開坐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按志以稽不喪毫髮皆服瓊精練云瓊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礙瓊檄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伺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為聚勦捕之鹽弊為清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議者惜之瓊在戶部陝西司於貨泉出入數目熟練嘗者論謂國初制親王

卷之四 王瓊

六

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闕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加郡王生子多至三四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論之一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于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十二歲仰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王綸白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

下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月給米石，比之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又不得預用納糧，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又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故在戶部下邦儲欽散酌盈濟縮，不尚同亦不求異，凡非常干請有違成憲者，執奏不易，苟可以厚宗室利官民者，亦

卷之四 王項

調停行之。人服其心計。邊帥乞糧草，瓊屈指計曰：「某倉時糧幾何？某倉時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帥駭服，不敢橫乞。瓊蒞兵部，寇至，瓊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某關，隘某防某奔突，某輪輜糧某紀師助，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問瓊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泥。故邊帥不窘束，易以策助。先是左都御史彭澤在院時，嘗與言官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瓊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瓊因招澤過，匿寧屏後，瓊激怒之，澤果大罵，寧遜其術之。會士魯希知瓊與澤有隙，誣奏澤激變番夷，以啓邊釁，下兵部議。

因欲挫之便焉

瓊因幼其擅命遣使，納幣失信，致啓邊釁。乞令法司豫定議罪，會多官議。戶部尚書石玠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乎國家，專之可也。事須再勘。瓊曰：「納幣屬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不能奪。奏上，朱寧營內首除澤名，瓊善結權倖，故遷兵部不二年而進三孤。武皇單騎巡邊，朝上票票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壬人以據國爲禍，禍立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土馬皆集行在，又請整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厭盜賊。又檄蘭州都御史

卷之四 王項

戚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爲扈蹕計。又檄山東河北僑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于邊服，接堵如常。瓊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瓊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罷議。是時宸濠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朝臣陰主焉。故儲力沮其議。大學士李時語霍輅曰：「儲有社稷功，外人不知，謂是也是時儲執議于內，瓊正議于外，姦謀乃寢。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見奏聞，下兵部議。瓊呼資本人至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耳，本處差數十火夫縛

人言皆漢通漢何乃

之可也。何必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印信。論罷矣。資本人回傳瓊言。時皆謂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為處分。豈置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其為失策。賊聞之。恣意劫掠。不設隄防。先是戶部為查處錢糧。差御史許廷光在浙。適即請密勅廷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延光即命憲副彭某潛提民兵數千。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將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即時擒斬無一人脫者。使朝廷命將遣兵。彼自固計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費財。亦已甚矣。至是人始服瓊之籌畫。云。初南贛鎮撫非人。兇民羣聚為盜。使州縣無忌。遠近效尤。凡在度楚。閩廣接壤。無非賊巢。王守仁巡撫其地。及守仁

卷之四

請便宜行事。眾笑為迂。屢不報。瓊慨然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人。用又誰與哉。覆議報可。於是時已為宸濠計矣。既而太監畢真謀于近幸。請監其軍。瓊奏以為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亦寢。南贛諸賊悉平。詳守仁傳。十四年正月。守仁乞致仕。當路素忌之。欲從其請。瓊力言不可。從留之。會福州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作亂。瓊知江西寧藩必反。召主事應典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此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為我具一題稿。既成。具題。勅守仁查處福州叛軍。及給事中徐之鑄等疏宸濠不法事。內閣楊廷和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泄。近給事中孫繼讓選

此段瓊與廷和傳

兵為江西備。留中日久。第如議行之。廷和默然。已而宸濠反。南都告急。人情洶洶。有陰持兩端。卜成敗為從違。不敢正名。曰。濠反者。有云王守仁任數。其去留不可必者。瓊會眾于左順門。獨曰。豈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為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復十三疏。詔削濠籍。屬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飭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翼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歸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廣兵。歸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慎防瓜州壩。俾糧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旅擒反者。封侯。且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其

卷之四 王陵

第

塔侯為某部主事。入告瓊曰。外間人言若此。而公堅持此議。倘有不測滅族禍也。蓋別圖之。瓊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才足辦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虞為。不旬月。守仁果擒濠。既而江彬許泰。扈蹕北還。將進伯。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公上勛。進秩二級。瓊曰。左都督上無級地。執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錄兵部議。請乃勅吏部。非例也。彬泰欲借兵部議為地。瓊雖不能沮其封。國法猶恃以存云。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遼兵環衛。勢甚張。召九卿往。都下洶洶。咸云彬且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無敢語者。瓊曰。瓊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親乎。即日詣通州。主事梁燁詣霍韜曰。江彬擁兵駐通

州人心寔危。獨王大司馬不畏人曰：「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大司馬反佩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而彬卒不敢動，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危蹕邪謀，可逞。兵部尚書趙鼎將士故屬兵部，大司馬往彬即邪謀，將士不肯從。」大司馬居中陰制，姦變係將士望彬安得逞。大臣制變之略也，抑亦勇智合德者能焉。武宗彌留，閣臣楊廷和已定計擒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為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為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項曰：「當錄其慮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彬遂成擒矣。既而罷歸，會土魯番侵擾甘肅，起項總制陝西三原軍移項督兵擊賊之，先是撤馬兒罕、天方國土魯番哈密四處夷人各遣使人貢，未及廷獻，而土魯番旋來寇邊，故御史陳九疇議將吐魯番哈密貢回夷人，囑留不出，以觀其變。迄今二年，虜心未悛，項乞請通行驗放出關，仍宣諭番酋令其改過自新，用示柔服之德。兵部覆議從之。境又以甘州等衛所倉糧，先年設郎中總理，雖經革去，項有責成，議將原任涼州分守道移住莊浪，分管莊浪鎮羌一帶倉糧。原任甘州分巡道移住涼州，分管涼州永昌鎮番古浪千戶所倉糧。甘州營糧食事，始舊管理甘州等五衛并山丹衛高臺千戶所倉糧。肅州兵備副使就近管理，就近管理肅州衛鎮夷千戶所倉糧。西寧兵備副使就近管理西寧衛各監督營糧通判等官，稽考出納，禁革姦弊，及一應軍馬屯田大站事，報可。時虜寇莊浪，項分部諸將于要害處擊之，前後

卷之四 王項

案

斬首十數級，所獲賊馬夷器甚衆，未幾虜復從紅城子入掠，令三原主簿解實軍銀布，猝與之遇，遂被害。都指揮袁英以守備不設，論死。項上疏言莊浪東西二路虜衆夾居，山沒靡定，追之則望塵遠遁，稍閒則乘虛復來，加以山路險巇，倉卒聞警，趨避無及。故凡公差官舍經行客旅，必軍人防護，乃保無虞。袁英委守市及十日，方聞虜報，已卽出境追逐，與坐視者不同。況奮勇先登，摧鋒陷敵者，未蒙寸帛之賞，而變生意外，防禦稍疎者，遂以深文律之，其于功罪之際，曷繇勸懲？乞寬英罪而錄諸將之功，恤陳公者之宗，旌張文明死事之節，庶恩施溥而邊人勸矣。得旨：獲功人員，令項稿賞陣亡官軍厚恤之，仍行巡按御史將所獲功次查勘明寔奏聞。

卷之四 王項

案

其有隱匿失律情弊，捐貲參究，袁英所犯，其原情議奏定奪。張文明給銀十兩，以爲營葬之資。明年套虜入寇，統兵三萬出花馬池禦之，斬首六十餘級，提聞勅賜獎勅，尋以功加太子太保。項又言沙州番酋帖木哥土巴，故我朝驛東左衛屬番，爲哈密羽翼，甘肅藩鎮者也。後以避土魯番侵犯，竄入肅州，以窮歸我，勢不可絕。今宜順其情，諸部落內附者，以其半居白城山，半居威虜城，仍簡精銳四百人，每季百人，更番隨我軍操練。令都督日羔刺統之，既可羈縻虜衆，亦可以和輯夷情。其曲先叛將牙木蘭雖稱降，而妻子尚在番中，今棄之則不仁，留之近地則非便。惟徙之遼東爲宜。上曰：然諸未盡事宜，總制鎮巡官仍熟計以聞。牙木蘭情偽難

測其徒置湖廣以防他。俟番情歸順。哈番與復之日。再行議處。初土魯番速壇滿達兒。累求通貢。尚書王憲遣貢還。夷人寫亦馬黑麻。普哈力等五人往諭之。不報。至六年八月。普哈力一人。偕其使馬黑麻虎力。滿翁詣闕稱貢。又潛令牙木蘭入寇。牙木蘭不從。乞降。乃羈馬黑麻虎力。滿翁等于肅州。七年。寫亦馬黑麻等三人。來索所羈貢使。復令虎力。納咱兒入肅州。掠游擊彭濟逐斬之。瓊以所斬虜首示馬黑麻虎力。滿翁。責以大義。因械之下獄。至是始遣把提滿可等獻還哈番城池。及前擄去人。而欲索取牙木蘭馬黑麻虎力。滿翁普哈力等。因以邀賞。且云若不從。必大入寇。瓊引諸夷伏階下。諭以朝廷威令。擇馬黑麻虎力。滿翁等。令赴京朝。

卷之四 王陵

奎

貢牙木蘭故非番類。朝廷已安置他所矣。其哈番夷來付故都督失拜烟各男米兒馬黑木管轄之。未幾速壇滿達兒復遣滿刺米來書詞。願還瓊曰。賞犒之命。與把提滿可等同回。乃上疏言。番酋求通。往復四年。今始順服。但夷情叵測。亦卜刺盤據西海。大虜住牧近如。使設備不審。噬臍無及。臣已悉計防守矣。臣又以爲憂者。番夷自與哈番爲仇。故不殺其貢使。遷置兩廣。適以守臣失計。乘隙犯順。故遭羈留之。今既許其通貢。萬一不悅。則當斬其使。懸之藁街。傳示境外。足以泄憤。至欲脅求牙木蘭。必不可與。若其再來納款。惟當量爲賞犒。然此皆非臣敢專議。惟上裁斷。上命兵部會官議奏。瓊又上言。臣聞漢克國奉命西征。曰願至金城。圖

上方略。蓋百聞不如一見。聞外之事。難以臆制。遠度故也。臣嘗讀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議處哈番土魯番事宜。皆親身履歷。見其而議當。可謂國是矣。向已會奏。而未見允行。故今紛紛迄無定論。其言曰。今議土魯番占據哈番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爲之釋。逆則禦之。而不爲之勞。師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蓋兵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其之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足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

卷之四 王陵

奎

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北樓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況哈番地界羣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強驅亡命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擊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皆必危之道。非自然之策也。竊謂莫危於戰。莫安于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索還城池。存我繼絕之名。而漸圖興復。宜諭酋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乏糴之急。募民廣屯。

塞下以濟足食之源。俟我無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所欲爲。殊瓦剌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臣等反覆勘詳澤等之議。知其明習時務。深加嘆服。乞勅兵部審定國是。以便奉行。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言。唐澤原奏。固深合夷情。但機不可先設。變不可預圖。用兵禦夷。惟在隨機應變。要非畫一之法。可以持循而世守也。今第令甘肅鎮巡諸臣。量度事勢。從宜行之。詔曰。可。初。兵部以土魯番變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牴牾。請令璽審處。且練兵積糧。稍爲征勦之計。至是。璽上言。制禦西夷。與北虜不同。舜命禹班師。誡敷文德。七旬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即叙。古之西戎。燉煌。卽今土魯番。哈密。

卷之四 王璽

充

沙州之地。自漢以來。悉通中國。我朝自洪武永樂通身不絕。臣願皇上遠法舜禹。敷德格南。近守祖宗懷柔遠人成法。以罷兵息民爲便。若兵部所言。夷情變詐多端。先後論奏牴牾。皆未明悉。此中機宜。且起送夷人。每起不過正副二名。保無他虞。卽有變。擒殺之無難。臣今不敢別議。疏入。詔如璽議行。璽又奏。盟戎結好。春秋所惡也。先年都御史彭澤納賄土魯番。賄取哈密城印。一時諸臣翕然和之。獨御史馮時雍言。番夷不聞納款。乃遣使講好。以開溪壑之欲。恐後來變。故難以逆觀。奏寢不報。後果大起夷變。兵連者數年。役民非時。春秋所議。先年都御史張文錦修築五堡。移兵賦守。一時諸臣亦翕然和之。獨御史王官言。當此財力困竭之時。

大興工役。適足自敝。宜候豐年圖之。奏格不行。後來激成大變。夫二臣之言。既不見采納于當時。及事敗後。又不蒙曲突徙薪之報。乃反遭曲抑。時雍淹滯仕途。官被誣爲民乞勅。吏部查勘二臣別無罪犯。特賜起用。以勵庶官。章下。所司先是陝西沱岷等處番夷。若籠板兒等。屢擁衆入寇。璽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籠板兒及喇唧等族不從。乃分兵攻破之。若籠板兒二族焚其巢穴。喇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比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擄降七十餘族。獲牛羊以千百計。捷聞。上嘉璽功。降勅褒獎。鎮撫以下賜銀幣。有差。璽至陝西二年。西服上。傳番率十國奉約來人貢。北杆俺答經歲無烽警。及是。諸番湯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日土魯番。

卷之四

王璽

主

侵暴。但恐璽去。夷患復作。咸謂撫按鎮守乞奏留。於是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皆爲具奏留。璽又言。固靖環蘭。東西相去一千二百里。止以一參將分守。且與鎮守都督同居一城。防禦未便。又蘭州見在修邊。而礦徒未絕。請以固原參將移守。守備當爲裁革。固原總兵不宜下侵細事。當如舊復設守。備爲便。又言平虜城威鎮堡五岔溝與沙湖黃河相連。舊有溝渠。年久湮塞。自五岔溝西南至賀蘭山大水口。并平虜城外溝壑。俱宜挑浚。深濶築堤壘高丈許。臨山墩西有沙石處。宜修砌石牆。下置暗門。并東路五岔溝墩亦置暗門。以通暗探。沿溝每三里蓋房一座。爲巡軍棲止之所。再于沿溝小大塔兒墩并新興墩各築一堡。及將領。

朔堡展築寬大，食勘近山，鎮北築堡無田，缺水屯，量移耕牧，公私兩便。其西南賀蘭山通賊路口，舊有闕牆，仍加修築，以防零賊竊入。其鎮城西南大沙溝等處邊牆，宜築一城，堡拒守，務使賊騎不得越軼，永為保障。兵部覆得旨俱允行。頃言涼州衛軍三百人，番休守洮州者，宜存之本衛，而以裁革洮岷參軍所退臨洮衛軍補之，為是固原。原游擊將宜欲建慶陽河州臨洮秦州西安左等軍三千充游兵，常駐慶陽，但河州臨洮秦州去慶陽千餘里，及平涼與西安道里遠近不一，遇警徵發，每至遲悞，宜止千左等三衛選取之，而遊擊即駐西安，為使其鎮守都督駐紮固原，增官軍三千人自固原三衛固原衛二千餘人外，別選安會二縣臨

卷之四 王

主

洮府鞏昌衛鳳翔千戶所及鞏昌平涼二府土達民壯，并召募舍餘，以足其數為常。但土達及召募者，與正軍不同，今乃與正奇軍一槩調遣，以致困累，宜以原選西安三衛正兵發充游兵，原選平涼衛游兵發充正兵，其各府土達民壯，令歸本所操種，其召募者亦宜放歸原籍。至若遊擊退回慶陽河州二衛游兵，如舊歸環慶河州各守備官部署，其退回臨洮及已革參將退回鞏昌各衛官軍，則收入鎮守都督廳用。若參將所退河南衛兵四百五十名，則發戍沙井驛苦水灣各二百人，其餘還之本衛。如此，則守土者各有正兵防禦，征戰者亦有應兵調集，此兩利之策也。上從之。十年，瓊奏計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

此
所
將
士
之
例

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為險，屯田多在其中，其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牆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宜先修大邊，毋得徒事補塞，必使岸塹深險，牆垣高厚，計用丁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銀十萬，以今年計定明年二月興功，兵部覆上請延綏鎮巡等官，如瓊所畫舉行，報可。先于寧夏花馬池延綏定邊相接地方挑挖牆塹六十里，防護鹽池，以通鹽利。又擬于花馬池西北橫城堡一百六十里盡為挑挖，以免空隙，又置下馬關門接修邊牆一百八十餘里，起甜水堡至蘭州，因地形勢挑挖塹八百餘百餘險以守，遼人至今便之。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

卷之四 王

主

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勤力，邊牆甚堅，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餘兩，持以白瓊。瓊曰：花馬池一帶城牆是西北要害，汝能盡心于此一事，瓊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瓊每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燒羊數頭，凡物稱是，瓊不數傳，盡撤與從官。雖衆頭目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瓊又言：總制設自弘治中，專為套虜計，非欲其盡轄幾千里之邊務也。今修理牆塹，東南自定邊管南山口北至黃河岸橫城，延袤三百里，俱高深峻險，各營官軍可盡地而守，不必調集四鎮之兵，專事攻守，亦不必轉輸八府之粟，大用民力。總制官可罷如。祖宗防邊舊制，今失

西延綏寧夏甘肅各鎮巡官分守信地得以自專毋相牽制為便
下兵部議尚書王憲復曰瓊據要修邊分兵防守誠為至計但運
開廢入套住牧勢必南侵恐官革則權分各鎮兵調集不便上
曰卿言良是三邊地廣虜情叵測防守調遣事權必宜歸一總制
官設如故瓊既入為吏部會北虜入寇陝西花馬池鎮巡撫遠請
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本兵王憲以為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
機眾皆不敢異同獨瓊畫題曰吾意以為兵不必發當別有疏即
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嚴密必不能入縱入亦
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自當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
疲勞未必可用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

返耳臣以為不發兵便然兵議是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邊
擊將之以往至彭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開臣張
孚敬與瓊遇孚敬手賀瓊曰古人相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
亦甚奇矣即于報捷本票首賞瓊四表銀二十兩明年卒于任
贈太師諡恭襄瓊為人多端任數御物往往陷于傾巧士亦以此
少之南海直隸曰籍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鄉南幸已入京公
朝政罪一也戚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滿罪三也結交宦官罪四也
也越月籍任主事守職方閣臣時時有免籍籍王公親友
者張永之弟張富張榮目安化功封伯伯恩州功封侯伯
查勃兵部與張尾惟曰如物行而已矣遂無詞故事軍功封侯伯
兵部上諭奏內閣據以擬勅富榮彬泰等封勅自內閣無關兵部
知曰倭倭溫封朝政內閣官中乃言漢漢一也凡獻軍捷
撫撫太巡按紀功兵部請賞實御史覆數乃擬賞典如日軍功溫
陳撫按宜坐乃坐晉漢評二也和御史彭澤以哈密叛亂御史

江蘇瓊用賊黨官糧兵何連開彭澤先救河淮兩河之功
惜焉哈密叛亂不得不出法也范繼瓊用軍職罪有無將御步高
公部督公公任吏部通公議執乃
日公賊善類罪三也乃公議于朝

太常氏曰余嘗謂士患無識耳識之所至則才品亦隨之矣蓋遇
一事而灼見其所以然所當然者識也灼見其當然而才有不足
辦之者吾見亦罕矣灼見其當然而為之其品有不至乎如恭襄
者可謂其識之有未至耶逆濠之初在廷多為之用恭襄獨否至
其謀逆也眾方洶洶恭襄獨曰監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為
慮竟如所料江彬挾武宗以召九卿九卿皆不敢往恭襄曰瓊
備位大臣天顏咫尺敢不觀乎卒以制彬之逆此其識雖賢智之
士未易能也奈何委身權倖決裂冠冕而不顧此其識何在哉無

論品也豈其急功名貪富貴之念有以蔽之乎嗟嗟以恭襄之才
識正所謂雖欲不用山川其舍諸者何必枉道以求而後合哉吾
不能不重為有才識者慨也

彭少保澤

彭澤字濟物、陝西臨洮府蘭州衛軍籍、湖廣長沙府長沙縣人、少慷慨有志節、尚禮學、初為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為先、提學戴珊甚重之、成化二十二年、舉于鄉、赴會試、方二場、竟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即束裝歸、明輩或勸其終場、澤曰、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弘治庚戌、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員外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比不茹不吐、屢勘大獄、當人心有恃勢毆殺人者、澤論抵罪、或為之資緣祈脫、適物遣中貴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澤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意為言、澤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刑部侍郎屠勛、應詔薦之、十三、以達廢

卷之四 彭澤

圭

犯邊上、攻援三四策、當事者忌之、出知徽州府、招延羣士入學、勸農佈種、禁游惰奢、條格井然、十五年、以守制去、民不忍釋、正德元年、補真定府、政務寬大、不為小節、開廣學校、作育人才、公事之餘、日進生徒、授易郡有奄宦竊政、或云當附之、澤即具一棺于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卒無交、三年、陞湖江副使、五年、陞參政、尋進河南按察使、所在砥廉隅、而氣稟稜厲、各著聲績、六年、適東缺、巡撫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未至任、值流賊劉六等部下趙風子邢老虎等縱橫劫掠、勢甚猖獗、於時澄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然盜起、所至望風奔潰、河南尤甚、攻破鹿永項城沈丘西華上蔡西平確山葉夏邑商水舞陽陽武鄆考

亦通重

通重

昨城延津寶豐山泌陽息縣光祿等州縣殺戮守土官兵、圍燒房屋、劫掠金帛、發焚墳墓、屍骸地方受害極慘、裕州同知郁來率義兵力戰死焉、親藩及守臣俱告急、兵部議、命宣大遼東諸將仰承等率兵分道赴之、而簡命澤與延寧伯仇鸞提督河南軍務、澤言十一事、一、擒斬賊首劉六劉七一人者、授世襲千戶、賞銀千兩、而各賊討奸跡、非一人所能辦、宜招例分首從如十人共擒首惡一人、則為首陞賞如格、為從者、或給銀百兩、或授鎮撫百戶、以下世襲職事、一、舊例斬強盜三顆、陞一級、今賊之兇狠、虜尤甚、請自今斬獲一顆者、量陞署職一級、二顆陞世襲署職一級、三顆者陞世襲實授一級、一寬有為從者、已令自首見

卷之四 彭澤

圭

罪、而招降賞格未立、故官軍輕于擒降、而脇從者不敢解散、守軍衛有司官軍人等、招撫賊徒十名、准首級一顆、以上遞加、仍送紀功官審驗、發附近官司加意撫卹、俟事寧、各遣歸家、仍從三年、一、斬首惡賞格已重、但強盜能捕獲其黨、亦得免罪、俟賞格給賞、宜榜示劉六劉七齊彥明劉三趙風子邢老虎諸賊首、自相擒斬、請官授首、依律施行、或再議處發遣、一、死事知縣段昇等已荷卹典、而城不失守、能保全生靈者、其功尤在、宜查勘軍前、有司官能竭力守城、攻圍不下者、一日量陞一級、以上遞加、不得以城、外鄉村被劫、掠其功、一、軍官歸陣、縮及不用命者、都指揮以下、已令軍前斬首、而總督監督提督奏帶人員、率多驕肆、阻礙軍法、

或恃強奪買首級宜一體以軍法從事一有功官軍宜于軍前優賞以倡勇敢請造虎頭銀牌鑒應陞署職一級授一級賞格如遇有功紀驗明白先行給散俟奏報命下齋赴軍前陞賞一副參等官臨陣不得擅斬軍士多棄將領以逃宜令千總把總所部各五人爲伍編定牌面填寫年貌如有臨陣退縮視將領敗衄不抹者副參等官就令督陣旗牌及巡視人員拘掣牌面擒赴軍門送紀功官覆審將先走一伍軍士連坐死其餘軍士量加重治營隊官軍例降級克軍如奮勇救護成功者雖無首級亦照例量加陞賞一奮勇當前斬獲首級而死者往往處以陣亡常格甚或與退縮被殺者無異孰有樂于效死自今陣亡官員其令將領審果

卷之四

七

係奮勇當先即引赴紀功官覆審以應擬陞賞銀牌給與故宮子孫執照一山東湖廣山西陝西西北直隸俱與河南接壤鎮巡以下宜俱聽移文一體把截戰守其有功罪查照節制事體施行一舊例武職五年一推舉文職三年一考察今河南盜賊充斥而軍衛有司貪酷不才橫肆誅求驅民于盜請令臣同撫按官查訪貪酷素著虐害軍民者照例革職甚者提問下兵部會議以聞於是尚書何鑑等議以斬獲強盜論顯陞級招降賊徒計名准功城守不下計日陞級并給賞銀牌預鑒賞格似失太濫餘從所請澤因督諸將分兵截殺大敗賊衆斬獲無算賊夜奔商水倉惶不能渡官軍將併力蹙之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稍爲遲延

賊因得渡而水勢復熾破西華鄆陵兩縣扶溝尉氏長葛洧川中牟新鄭鄭州榮陽榮澤等處至河南府賊逸我勢副總兵楊嗣職死然賊亦散去提督紀功鎮巡等官應臣朝王誤事情起止以爲頑陣因聞澤因奏西平之捷御史雷宗以曾任汝陽故取道汝寧欲假威重以耀故治覆軍殺將乃由于此且宗妄預軍機受滯府新當正其罪都御史鄧璋亦奏辯謂汝寧之行臣宗不從而會事孫磐同請偕往知府畢昭會事王欽等因而留宴去部乃請令督理糧餉侍郎黃珂及紀功給事中覆勘得旨遣官代就宗送無堪司考試餘令紀功科道官連同分別情罪輕重以聞賊自河用之敗徑奔汝寧澤與仇鉞分調諸將追剿斬獲甚多生擒買魁兒物

卷之四

天

竊婦乘勝追逐趙風子兄弟就擒劉三走死時山東南北直隸賊猶張甚河南寇獨平捷聞上降勅獎勵以功陞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起刑部尚書洪鐘被論徵還命澤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澤言討賊事宜其略謂勦盜兇狡非增兵選將不足以折其姦謀請選京營長蘆神鎗一千統之以都指揮張洪指揮解恒調河南鎮守總兵官賈時源所部千人及陝西洮岷等衛官軍二千合源洪假以領兵名目庶可制賊又恐賊窮蹙必奔雲貴請令兩省守臣嚴兵防禦并聽節制總兵楊中離被劫罷尚堪策勵可仍留之軍餉則宜再發內帑十萬以員外郎張嘉謨主事馬應龍調度賞格亦宜視擒斬劉七等例而行兵部議覆澤

即前節制
山東湖廣
直隸之策

言多可從，惟京軍不必遣，宋已罷歸，洪留別用，詔是之。乃今源扣平賊將軍印，克總兵官，提督四川軍務，延綏衛指揮同知，勝勳克遊擊將軍，協同討賊，發太僕寺銀五萬兩給之，擒獲廖麻子者，賞銀五千兩，世襲指揮同知職官，陞五級，餘皆如奏。源復言，步兵已疲，億請還鎮，更選千人以從，許之。未幾，廖麻子等率其黨千餘人，僞降，巡撫都御史高崇熙等信之，請散遣其衆，處之臨江府，遣副使張敏等買田造室以授之，賜復三年，兵部議從其請。澤又言，狡賊難信，給事中安邦亦言，宜防變，許復下兵部議。今澤等欺其誠，竊以爲撫勦之宜，廖麻子等勦所司，竊嘗從之，新寧賊以爲誘已遂，執敵屠殺數百人，是時漢土官軍悉罷，澤與副總兵時源奏請

卷之四 彭澤

主

益兵乃調延綏兵千八百人，陞指揮同知杭雄爲署都督僉事，統之聽澤源節制，以崇熙債事，不俟命罷兵，逮赴獄，敏等革官帶，并鎮守三司堂印官皆令戴罪殺賊，澤因督總兵時源等兵進討，累敗賊，遊擊將軍嚴勳追至漢州，平勦賊，夜走黃連壩，聚潰爲二，喻老人奔金堂，總兵陳瑄追之，廖麻子奔羅江，嚴勳追及于劍州之清林口，率馬奔山拒戰，爲勳所射而傷焉，邊軍黃四兒等爭撲之，斬其首，澤等以捷聞，賜勦獎勵，各陞賞如例。澤奏四川流賊敗滅，但餘賊首王老人王長子等二百餘人，奔入通巴山，恐其遺患，他日已委官搜勦，期于盡絕，所獲功次送紀功官造冊奏繳，兵部覆議未獲，遂賊宜令澤等協力追捕，四川地方濶遠，保寧開遠等處

卷之四 彭澤

全

各宜添設守備一人，各處村鎮，編食總小甲巡防，流民未安，所有查判與舊例處置，務令得所，漢中即陽，或有曠地，可設官守者，議處奏聞，詔俱從之。九年，盩厔羣盜以功加太子太保蕭左都御史，澤奏請班師，詔澤仍暫駐保寧，澤乃疏辭總制，止以常職行事，先是已詔澤回京矣，有援趙鐸劉千斤故事，皆緣班師太蚤，通黨復亂爲言者，復有是命，澤遂駐漢中，駱祿祥諸盜果復熾，竟藉勦平，會土魯番速壇滿達兒率衆分據刺木等城，其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窘人死，且平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達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孀翁爲亦虎仙滿刺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則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定外挾強番，內要原賞，自京師至甘肅，偏置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仇，未敢窺嘉峪關也，甘肅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言不可允，乞昭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廷議推澤總督川陝等處軍務，經略甘肅地方，各鎮巡官俱聽節制，且請命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達賊，請勦都督奄克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勦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有功之日，一體陞賞，澤自謂久典軍務，又陝爲鄉土，且已用都御史邵璋總制，及咸寧侯仇誠皆可任，遂引疾上疏辭，詔不允，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邵璋總制，不宜復令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本貫公

於給事中王江亦以爲言皆不報澤復議處四川地方三事一添設關隘以嚴巡察若溪縣八字堡火井壩二處宜各設巡簡司防守雲陽縣鐵繁巡簡司宜改設于五溪壩更名五溪巡簡司達縣明通巡簡司宜改設新設太平縣提調一簡練官兵以肅武備四川官兵久不練習今後領兵官員務令時常整飭守禦地方州縣倉選民壯相兼會操以備調用川北川東二道守巡官宜令攜家久駐要害地方往來督視一星增驛站以蘇民力廣元縣開津水驛宜改爲水馬驛添設馬匹以節節驛沙河驛之勞內江縣安仁驛改入縣城以便迎接從之澤凱甘肅等處素稱強鎮項緣將領貪婪坐困軍士以致是備喪師請優卹恤四百名

卷之四

全

八千東銀二百兩以上者處斯以狃不及數者永戍邊有千方鍾重臣者勅治無部覆議從之時值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索金幣澤以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令通事與三都督賞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賄取哈洛城印奄克字刺時在甘州言我與番世讐不肯去土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城池與滿刺哈三澤因奏通事馬驥等往工傳番要以重賞其酋速壇滿速兒悔過效順乃付哈密金印及城池命都督滿刺哈三寫亦虎仙掌守之召監守頭目火者他只丁還仍獻所奪赤斤衛印哈密王速壇拜牙即尚匿于其弟把巴文營因其兄弟不睦故未釋也必量給賞令頒之族衆以相和輯事乃

今彭公不
竟或猶能
若後

就緒兵部覆議以請詔都御史鄧璋先將右勞之人量加犒賞仍責令原遣通事馳往撫諭務令釋速壇拜牙即還于哈密其賞事宜悉具以聞巡按陝西御史燕登言總督總制事權相妨於是命澤還京陝西地方并哈密一應事宜俱令總制鄧璋以理澤遂回堂院事是十年三月也澤言給事中羅方御史劉成德各奏稱胡世寧克軍胡守約爲民于法未當切惟君天下之道親親固所當先而體體臣之義殊不可廢官中固所當厚而府中之正法亦不可偏今世寧以忤宗室守約以忤內臣致遭官逮繫詔獄復加重譴而寧下之事竟付不問史宜之罪亦從寬宥似于體羣臣之道有所未盡官府之事少有異同故言官交章論奏蓋公論之不

卷之四

全

容汎也況世寧先任知府循良有跡守約任縣撫政有方是其平日有功可錄宜俯從言官之請將世寧等依擬復職或量移一官俾得效用庶于公論協孚情法允當矣不聽旋命澤提督東西兩路邊關署都督同知金輔都指揮陳珣克遊擊將軍率京營七千餘人防禦虜寇時猴兒李誘虜衆將南侵以僧法順者爲開謀守開罕獲之巡撫都御史臧鳳以聞下廷臣議故有是命於卯以虜遁班師召澤還都御史臧鳳李瓚仍住各關防守十二年三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復據哈密寇肅州遊擊將軍苗學率衆出禦之敗沒先是夷人之僑居肅州者名阿刺思罕兒失拜煙哈之屬多土魯番姻黨而寫亦虎仙尤桀黠名雖內屬寔與速壇滿速兒交

通凡土番番之羈連增拜牙郎及據城奪印以要重賂皆出其謀至是以事忤連壇滿速兒將殺之乃求火者他丁為之解許賂幣千五百定期至肅州界之且暗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說乃遣寫亦虎仙及其皆馬黑木入貢以証虛實因欲其賂守中以隨貢頭目火者散者兒為火者他丁弟懼其為變乃併其幣虎都寫亦虎仙之甘州而督寫亦虎仙出關走仙體去火者他丁遂復誘奪哈密城請速壇滿速兒移居之分兵多據沙州料聚入寇至克兒廟寧與泰將將存禮都扣揮王榮王等各率所部往禦之寧先進至沙子壩遇賊賊以大兵圍寧而分兵綴存禮等令不得合與勢孤援絕遂為所敗死焉一軍皆沒凡自人賊既敗

卷之四 彭澤

全

我軍又遣斬已思等十餘人以駝馬至肅州說言乞和而陰遣阿刺思罕兒寫亦虎仙等書約舉火為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執阿刺思罕兒等并斬已思付獄令通事毛鑑等防守鑑等故縱之令其黨通欲伺隙而逸時方聞寧敗城中洶懼及賊薄城軍士皆出戰衆夷果欲為變九疇備嚴不得發乃戮鑑等數人于市以徇并繫其通謀者二百餘人賊久駐無援恐謀泄為我所來遂遁去守臣上其事且言先入貢夷使宜隨所在羈之而巡撫都御史王先亦劾請將失律罪并及鎮守太監許宜總兵官史鋪都御史李昆兵部議覆得旨宜鋪昆降勅切責存禮等俱戴罪殺賊自效仍令舉文武大臣有才略者往經略之遂命澤提督陝西等

廣三邊軍務鎮守寧夏右都督邵永克總兵官等傳旨以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孔學監管神鎗兵部尚書王瓊奏速壇滿速兒譯以許段匹為詞辭多狂悖請查究輕許失信之人軍中事宜聽提督太監張永等從長議處勿執原議詔是之澤請以太僕寺寺丞吳廷瓚義勇後衛衛都指揮使解恒等四十四人從征許之未幾甘肅副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奄克字刺等敗上尊番于瓜州斬獲七十九級乃遁去又與瓦剌相攻遣書求和巡撫都御史以聞請罷兵于是澤與太監張永等皆止不遣總兵邵永先發令督甘州近地侯事寧乃還王瓊劾澤欺罔體部尚書王登力抹之澤竟罷為民詳見瓊傳十六年御史楊承忠奏瓊官澤罷免乞起用

卷之四 彭澤

論

澤以從人望特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關營澤又請率本部諸臣將各司政務自正德元年以後內外諸司及言官所建白奉旨允行者率分臚列編寫成帙次第舉行上嘉納之初都御史楊一清議修寧夏花馬池至靈州邊牆不行而縣士民失望至是澤言邊牆當修不止一清所奏為然即諸邊鎮若蘭遠宜大同靖甘肅等地宜悉下守臣親為經略度遠邇視高下追農隙募才吏程工飭材務濬築之使牆垣高厚溝塹深廣墩臺鞏固足為經久之計已而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姚謨請修三山堡定邊營等處牆乞發內帑三四萬兩為催役之需上皆可之澤又言山東河南湖廣江西福建四川陝西山西及南北直隸地方賊寇未息乞

勅諸司精練卒伍遇警卽厲力疾戰有匪不以聞或練兵委非其人者不輕貸其屯塞河池毀淤者鎮店關市墻垣傾圯者及時繕治仍立保甲令豪募伺察毋得縱奸有犯者連坐庶幾姦宄可弭又請申飭隣近瀕海諸守臣撫理苗蠻申嚴海禁以杜弊端上俱從之澤又言陛下首頒明詔裁革冗濫繼因舊部諸人漸勿勤勞各陞職級縣致禁近中間多許世襲臣願聖明念明詔裁革不可反汗勿以藩府之私勞致妨天下之大計進行前後隨駕來京官旗所陞職級昭祖宗非軍功不襲例止許各終其身著爲令中上曰業已許之第不爲例司禮監傳奉聖旨勅御馬監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地方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

卷之四

金

船司管事御馬監右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傳倫牛榮取回南京開住澤言中官出鎮已爲民害至于數易其害尤甚夫楊金鄭斌安川行事廉靜與否臣雖不得與知但傳倫牛榮在鎮年久所飲已滿又榮嘗被劾或知督畏若新任者饑虎之欲甚于飽虎況交代之際迎送供應爲害實多今願驟傳更替此非各官實緣鎮守焉有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拿問明正其罪仍將倫榮各加戒飭再戒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傳奉更易庶舊任得安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恥之愆疏下內閣擬票大學士楊廷和等亦以爲言上曰卿等言是楊金鄭斌安川俱不差亦免送問傳倫牛榮令昭舊用心辦事如或生事害人聽撫官指究糾劾

今後各處鎮守守備等項內臣果廉靜老成者不必頻數更易尋復傳旨以張弼劉璋分守涼州居庸關復以澤等論奏已之嘉靖元年奏定武舉條格至今行之時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太監趙欽不法澤覆如世寧奏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旨欽降奉御安置南京餘黨下吏分守仍推補時錄定策功封拜恩蔭太監澤言近者封拜恩蔭多至五十三員官爵太濫今學士楊廷和等懇辭之疏至四至五尚書毛澄與太監輩等具詞至于再廷和見紀雖准辭伯爵改廢指揮費宏雖准辭指揮改廢千戶俱日久不敢拜受而毛澄與蕭敬等屢蒙恩旨未見賜允臣等切見諸臣之疏皆出由衷況節經言官論奏咸以爲宜聽其辭乞念諸臣辭

卷之四

金

免之懇切俯從科道論奏之類仍痛革錦衣衛所官員冒濫之積弊將楊廷和等量加別項恩典以爲大臣忠誠之勸其費宏毛澄以下分別等第係文職者量應得文職係內官者量賜優賞皇親已受封爵者子孫弟姪俱不必累受武職并令世襲其前項內臣中如有同心協力平定禍亂者量廢一官止終本身以旌勤勞庶于朝廷崇德推恩之盛典諸臣秉忠戒濫之本心盡而兩全矣得旨稍裁初命二年御史史道外轉僉事劾大學士楊廷和吏部尚書喬宇論道挾私妄言乞正其罪上下之詔獄澤亦奏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爲史道所構引嫌乞休大臣人不自安因劾道嘗力謀奸黨計奏上項張宏陸完自知素行不齒士論猥以

搏擊當路爲名真奸人之雄不可不治既而科道交章劾澤阻塞言路澤疏乞休奉旨卿所論關係國體非有沮塞言路其安心以副委任澤又言給事中張僑劾尚書趙璜欲伸徐景嵩私怨僑自劾乞休且曰公論在天下揚之不能高抑之不能下澤所誣不足辨顧澤倡禁言之說得罪天下貽禍不淺上曰言官論是朝廷未嘗有禁澤亦未嘗有沮塞澤因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言頂者僉事史道勅楊廷和嚴旨下之獄至廷和疏辯及彭澤誣奏則溫旨慰獎諄諄數百言信容悅之臣衆敢言之路非聖世所宜有疏下有司御史朱寔昌言澤因道之奏又錄是爲考察之法以阻言路是因噎而廢食惡水之泛濫而欲障之也因論澤當一面

當時如此
處分議論
遂息

之寄則有餘處。本兵之地則不足。南京科道彭汝定等亦以爲言。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汪珊等、連章極論澤阻言路。吏科奉旨勘詳。言澤與學曾等所論皆是。言皆過激。陛下已鑒澤之忠矣。宜促使視事。科道進言者人各有見。仍聽自陳。事當合奏者。仍聽連疏。上是之。詔澤遵前旨供職。科道言事如故。務秉公直。無自疑沮。澤言團營兵弱。亟宜簡練。臣衰病不能兼理。乞改命大臣一人專其事。又宣大山西邊務侍郎臧鳳。提督而不稱總制。非所以重事權。宜易勅與之。團營兵宜命武定侯郭助更番嚴練。以備徵發。侍郎李鉞總制三邊。勞績頗著。久任則有成功。天下兵備必慎。選才者一方戎政所寄。用之以備諸邊。巡撫之擢不當循資。及徒用謫

愿之士。上命澤仍總管。務其宣大提督仍昭原勅。八月。上命
 兵部授舍人蔣昶錦衣千戶吳振武愛俱百戶。澤上言。泰等固皆
 戚屬。但去年已封蔣輪伯爵。蔣珊蔣壽錦衣指揮。今無故加恩
 泰等。恐恩典太濫。不可示天下。不從。九月。以疾乞休。上以澤老
 成練達。方切重寄。不允。復屢疏乞致仕。上曰。卿先年總制。勞績
 茂著。起用以來。精忠體國。特允所請。加少保。寫勅獎諭。命馳驛還
 月給米三石。人夫四名。歲時以禮存問。六科給事中黃鍾。十三道
 御史潘倣等。交章留之曰。澤竭忠効勞三十餘年。初征河南。再征
 西蜀。皆抵平定。入掌內臺。風紀大振。正色立朝。姦慝屏迹。偶以疾
 辭。而遽許之。甚非委任老成之意。方今盜賊未息。虜報交至。常有
 事之秋。而遽棄有用之臣。惡乎可哉。疏上不聽。蓋澤之法實爲兵
 部尚書王瓊所擠。舉朝雖惜之。而不能留也。
 太常氏曰。彭司馬迅掃河維川巴之賊。何其易也。經略哈密。誠爲
 失策。以戎夷之貪利變詐。豈貨賄所能結。而使之永不渝盟者乎。
 蓋中原之盜。以無賴行之。非有節制。亦非有大志也。始驅市人而
 當其鋒。則張如豺虎。召勁兵以扼其吭。則如摧枯折腐之易矣。爲
 司馬雅有執持止鎮守之數。易論恩典之大優。有大臣之風焉。其
 請將各司政務。建自所允行者。羣分臚列。編帙舉行。更切實用。余
 以爲并所報罷者。亦宜附著。不當行之故。于其間使讀之者。知前
 人皆已審其得失。不必更爲無益之條陳矣。

張文忠字敬

張字敬初名璵字秉用浙之永嘉人父升九三娶而生字敬生負異質動止不凡及長貌秀偉美鬚髯有大人度踰冠舉鄉試字敬產不能中人而恢廓從性動止若大豪築羅山書院于姚溪聚徒衆其中與講治經術旁析時務字敬于書鮮所不覓而尤精于五禮七試春官不利將謁選吏部御史蕭鳴鳳善日者言得字敬于支大異之曰母選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成進士即與入主若一身傾動海內世無比字敬乃強歸及其成進士則年四十七矣世宗自典來即帝位而誠追尊其父與獻王與母將妃時少師楊廷和居首揆要禮臣議以上入繼武宗武宗

卷之四 張字敬

允

于上兄也不當後即後孝宗而稱皇考孝宗之后皇太后張曰皇母武帝曰皇兄而稱與獻王曰皇叔父與獻王王妃蔣曰皇叔母與國太妃而別封益王之次子崇仁王爲與王以承獻王祀頗引漢唐事爲據上意不懌字敬乃奮上疏言上既以與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孝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則自有子奈何舍獻王弗考而考孝宗使獻王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不能決姑報聞于是連駁禮官疏乃今合議議等孝宗曰皇考與王曰日本生父獻皇帝時字敬已去爲南京刑部主事復上疏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

文忠亦只
遊祖訓見
終弟及之
文足矣

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尊大禮或問自字敬之疏上舉朝揶揄之

母有與往還者乃上則心益動而士大夫如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都督府經歷亦稍稍爲議及疏如字敬有矣久之尚未決刑部主事桂時方自邑今選亦具疏力伸其說因悉錄字敬前後疏上之朝奏父報可且召字敬夢二臣入廷辯道拜翰林學士部院大臣給事御史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學士以下差與字敬等爲僚俱乞骸骨亦不聽字敬夢復上書論尊皇考聖母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對議俱擢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桂夢字子實鄞山人也前字敬登第者十歲三調邑令頗潔廉卹民而好剛使氣與上官忤

卷之四 張字敬

半

被笞汗白簡者再三而得解尋素非與字敬善既言禮合而固貴幸乃相暱屢上疏攻首輔賈宏而推楊一清一清亦虛懷待之明年字敬乞歸省墓且陛辭奏上忽使中使止之還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時賈宏欲有所屬于尚書李敏敏弗能應而病甚乞歸字敬即上疏言宏刻制鉞不得行志邑且死而尋所以醜詆宏尤不可聞宏既去尋遷爲禮部右侍郎尋與字敬俱兼學士禮兵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自字敬始也獻王既以稱皇帝復稱皇考而諫者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字敬夢與禮部尚書席書力爭之而止時故有妖人李福達者正德間以命游江南而至是武定侯郭勛所善客曰張寅自云家山西善丹竈之術且能使鬼

必此一爭
而前議之
止始見

此則近于
此合

申商術也
此無當
主意第
人果能
能否

此亦迎合

其子皆以輪粟得指揮使及省曹掾還山西而遇其鄉人薛良
曰此故李福達也首之御史馬錄所獄具而侯助為之居間錄併
効助奏辯上疑之下法司重獄如錄擬上益疑其與錄比
而侯侯助屬乎敬署都察院時桂馨已為吏部左侍郎俾署刑部
而少詹事方獻夫若大理寺悉逮法司尚書顏願壽左都御史聶
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鞫之盡反其獄坐錄等皆永成而願壽等
皆罷職有差而張寅之為福達與否竟莫能明也皆召對內殿賜
璽書獎諭予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乎敬手益愛重且念御
史縱非聰莫能制旬日間進乎敬為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俾
仍掌都察院而驛為禮部尚書獻夫亦代驛為吏部左侍郎幸賜

卷之四 張學敬

生

學敬募銀記各二乎敬曰忠良貞一繩糾糾繆曰忠誠靜慎繩
愆糾糾乎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恩有所稱舉大
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恤譏怨其取
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發而性特廉外驛外示
緩而中寇險急嘗以考察請令給事御史相論糾上從之以是
益失中外心時有輔一清議散館欲留陸榮等數人為翰林而
上難之乎敬密疏言此曹皆貴宏所留私士而一清成之勿留便
上于是出榮為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故資選補皆恨
乎敬切骨矣明年乎敬與驛加太子太保乎敬獨醉以上末有
太子官不當虛設遂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乎敬候道左上

此合太其
矣

志得意滿
乃其本色
傲矣

如其意亦
易生嫌隙
矣

奇其貌而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余喜荷天眷養賢作邦邦賜玉帶
蟒衣上既以追崇獻皇帝后得愉志欲錄以成書而乎敬為
總裁驛等副焉既成進之名曰明倫大典乎敬進少傅加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驛已為吏部尚書加少保太子太傅
方獻夫亦加太子太保霍韜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受而熊浹黃
綰以下皆驟貴矣乎敬乃下詔罪狀抗議者楊廷和諸大臣削奪
官爵有差桂驛之為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驛恥怨遂故言驛
都御史某驛知府某遣戍獨以名薦覲校為國子祭酒屬使代疏
帥其條對及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乎敬問者覺不如知
而意恨之而投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驛為之攝守仁查

卷之四 張學敬

生

世爵而投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驛亦不能抹也當乎敬之入
內閣上愈傾向之所密問往還月以十數間稱字及號而不名
楊一清雖居首揆以老成為上所禮重然信之不如乎敬深而
桂驛自吏部入居乎敬下乎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莫敢與抗乃
至輕一清亦不復修後進禮等有所建白往往為乎敬所抑屈驛
亦以氣凌之用是俱恨乎敬而一清亦自與驛隙三大鼎而相抵
訐上聞亦厭之而乎敬復上疏謂三楊以後奸人鄙夫占據內
閣貪污無恥習以為常復以閒廢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
懲悔前軌來而復去尤且陰為後圖其人日輕其勢日重且不知
何緣止推首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加擠斥乞聖明嚴

論乃得懷奸設險，詭隨便已。意蓋指一清也。于是一清奏辯，謂于敬惡，謂能遷之攻之，欲臣極重處，而臣不敢聽。以是恨，且傍及于敬他語，乞骸骨。上兩為溫旨以解之，而于一清尤厚。前是陸聚為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擊節稱歎，謂而家敬與不過。聚內感一清，因士知而禮部侍郎徐縉次當柄用，素事一清，而為聚座主。時以上意語聚，謂且厭張桂，而武定侯郭勛帥營務，時中貴人張永久廢，一清以其知兵，要于敬共薦之，與助同為帥，遂許發助貪汙迹，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毒，于是言官擊助，助故以大獄事獨憾于敬，而最事之于敬，則否。敬亦數密攻助，且謂于敬實庇之。至是，上下御史擊助章，于一清言于敬私助，必曲徇，勿聽也。

卷之四 張子敬

李

一清泄之縉，縉以語聚，而當時往等，元為公論所不齒，會給事孫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于敬雖博學而性偏傷，恃九勅厲功名，常抑其過，而任之。桂尊則泉鳩之資，樂登之性，作威福，援黨與，政以賄成，事多阻撓，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不可留也。上頗是之，于是一清疏辭，上優詔勉慰，于于敬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復上章辭，謂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恭指于敬，幸垂以動搖也。而給事中陸聚果有疏論于敬，尋固上行移事。

意本公
之效

以納賄擅作威福，廣報恩仇，因指摘其罪狀，而謂于敬雖狠，口用執拘多私，其術尤疎，為害猶淺，桂尊外若寬迂，中寔深刻，忮忿之毒發于心，如螭蛇猛獸，犯者必死。上乃深責于敬，尋負君恩，義令于敬以原職回家，創悔資後用，尋華保傳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仍許于敬馳驛，而罪陸聚以不蚤奏聞，逮下緹騎，杖滴苑，奇居二日，榜示朝堂，明于敬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譴訾。于敬既陞辭，而上密諭一清，謂于敬可還之關否。一清言：上欲還于敬，故當第渙汗大號，甫揚庭而遽改之，非所以取信天下。少遲，于敬至家而後召可也。上乃止。于是詹事霍韜上疏力攻一清，謂其納賄壞紀，專權悞主，大罪四，因劾乞歸。上溫旨留韜，一清

卷之四 張子敬

奇

意本嘉竟
不效過耶

上疏辭。上亦溫旨諭留之，而意已移矣。于敬行至天津，而上使人以重書召還復職。上疏辭，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霍韜以省母給假，因復為桂尊辯，寬而攻一清，時一清之所薦者中貴人永既用以黃金器酬一清，永死且葬，其家復以黃金器乞一清為志銘，至是事亦發。上乃報韜，謂一清居內閣輔臣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非大臣體，念係舊舊法，司會奏處置，既法司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于敬三上疏，客引一清替禮功，乞賜寬假。上允之，許致仕。陸聚令馳驛，于金帛從優。一清歸後，有旨追所受張永金，而悉奪其官爵。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豈非天平邑巨疽發背乎？又四年，而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二年，贈太

此亦嘉敬
其不
其不
其不

保謚文襄桂葬亦以是月復故官致仕。何召還職。然其
其身不復振復請告歸。病羸卒。而乎敬益獨見任矣。乃上疏請求
節行道義足以服人心者。實之。而臣居其下。上嘉其退讓。下
其章於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
得世封。其封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為之解體。安昌伯故外
戚也。而家請封。乎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俾引唐宋故事。如長
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勳。秩極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
等乃世乎乎敬白之。上悉議從。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為快。
上嘗論乎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謬也。擇一
宗室近而賢者。付之留守。使乎敬議。乎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詔。終日是能得
上意。數數言中貴人之使者。多貪穢。為國蠹賊。止具悉其狀。
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數。後先殆盡。乎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
惜人才。求民隱。諸事。上悉嘉納。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
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乎敬天下欣然。望太平。而乎敬
又自議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為已任。事取乎敬裁決。大者若分
祭天地。南北郊。又別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費大司農金錢。以
鉅萬計。細至武弁燕居冠服之制。毋不有所更定。獨于文廟易孔
子像。去王號。識者猶以為宜。而至減樂舞。裁邊豆。表天下惟人主
尊。而儒者不謂然。乎敬行之不顧也。乎敬之始名。總至是以嫌

卷之四 宗室

帝請改。至再上為易今名字義。恭手書賜之。西第成。以獻皇
遺墨。備其堂。侑以白金十鑑。絲幣。肥瘠上尊。故所讀書。姚溪書院
微。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義。其堂曰抱忠。乎敬于居第復
為崇閣。以奉誥勅。御札。名之曰寶綸。居第延袤可二里。其土木工
石一資之官。凡乎敬所議。上無不合。而獨郊祀配天之禮。稍抵
扞初。上不欲。太祖太宗並配。而定以冬至開立用。太宗
配。乎敬等議。謂太宗功德並。太祖不欲離而去之。禮則闕在
重。而大祀。序則大祀先。而闕在後。竊以為不可。三門往復。甚苦
而乎敬執不可。乃下禮部。徑行之。于是。太宗始不得從祀配天
矣。建南郊。乎敬以閣臣知建。造非故事也。而是時。史官給事中夏
言重。言故以議。皇后親蠶。禮得幸。上賜四品俸。數言事見聽。
乃論劾尚書方獻夫。進用私昵。而其大者。浙江參政黃卿。以乎敬
之不悅。而調黨。以平以乎敬之說。而補彭澤。奸回無故而改右論
德。又無故而起太常卿。因劾乎敬喜怒任已。好惡拂人。上雖留
乎敬及獻夫。而為停卿調。以平他。補乎敬乃上書力辯言之。挾私
上溫言褒諭而已。獻夫亦力辯且辭。上亦不允。乃復論獻夫。
今卿以平調。補如前。薄責言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乎敬始。
以是乎敬與彭澤皆恨之。莫能間也。而。上猶優禮乎敬。嘗召與
禮卿。李時對西苑。故仁壽宮。議。皇后親蠶。地賜名醴。環饌。出所
草賦示之。俾和以進。次日復論乎敬。謂君臣之際。在朝當慎。他則

文忠以此
已絕私
之驗

卷之四 張子敬

七

家人體然且漢文召見賈生語久前席迄今稱美朕中朕世
本經卿之下朕無異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他特其餘事耳卿夙
夜在公敬君盡禮昨退避太過恐非輔臣所宜夫輔臣與他諸臣
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傳以德義保其身軀此則不可以有朝之制
相與明矣今後卿有入奏毋拘時而來而相與計處俟性志有定
方可廣接他人酌別賢否朕又欲于今春奉兩宮豫遊後與卿輩
一遊以仰遵我祖宗丕訓予敬復請慎選歲諸生與進士舉子
三途並用一切考覈課成皆為嚴切人所寬假監生詹察有所恨
于徐緒縉已為吏部侍郎蔡乃招撫縉他事奏之下都察院予敬
忽上言縉夜使人以黃白金脈請解刺入而捕之則已逃矣上
怒為罷縉而特伸蔡字敬之妻死以繼娶告上賜白金二錠大
紅綵幣四襲羊八角酒四十鉞手勅以資吉禮久之行人正薛侃
言上春秋鼎盛未有皇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留之京邸
以俟皇子生而後就國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臺諫廷鞠
前是乎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寺卿彭澤
乎敬客也故與言爭為都御史有劾而肯侃同年侃嘗出疏章示
澤澤懷以語字敬謂茲事上所諱而侃與言故善若疏上而侃
得罪使之引言則併禍矣乎敬以為然而澤乃語侃少傳其善若
疏上當為從吏使必行既有日矣澤復報乎敬錄稿以聞而且謂
言是使之侃疏上既就鞠備受五毒不肯吐主者累日詞不具彭

卷之四 張子敬

朱

澤從旁以微詞挑之使引言侃順曰曰疏吾自具汝謂張少傅言
而趣上之予言何與都御史汪鉉乃攘臂稱言寔使侃言指索馬
鉉欲奪殿之時乎敬猶在列給事中孫應奎曹汴前揖乎敬曰
迫避乎敬患趣入閣復具疏言狀上乃悉下旨應奎澤于獄而
令司禮中貴人侯勛輔臣鑒等鞫其得狀上乃出乎敬二室
謂蔡臣而斥其伎倆於是給事御史合論乎敬上摘令致仕
遠戍彭澤輕薛侃罪今為編氓赦言還職自是連擢至禮部尚
書益貴用事乎敬猶得馳驛歸既陞辭賜公服牙笏御史張寅追
論乎敬與汪鉉誣陷夏言罪狀上為擿寅以安之乎敬歸甫五
月而皇太后數問上張少傅今安在非少傅安得為若母子
是上復遣行人齎聖書馳召乎敬遂趨命既至追論四郊工功
加無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上何星凡三見乎敬引各避位
不允時都給事中魏良弼規上待乎敬意稍怠乃疏謂星見
東方君臣爭明星出東井姦臣在側乎敬紛弄威福驕恣專橫妖
星示異惟其所召乞罷罷之以應天變報聞乎敬疏辯謂良弼
京營武職臣見其掄揚過情下兵部覈寔罰俸兩月以是挾私
報復坐臣專擅夫臣為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
媚人者乃獲得果之與臣恐自是効忠無地矣上不悅亦報聞
於是給事蔡鰲復論乎敬強辯飾非妒嫉愈甚頃上諭以舉賢
宗眾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劾輒文攻其罪而內閣同列亦欲以

中之以曲法曰嬪人且票擬 聖旨引以自歸明中外以
天子之權在其掌握上干天和下拂人情如此不去不治 上乃
知慈惠諭而勒乎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爲之請恩禮皆不報僅予
馳驛其明年復召用何以一品六年滿考再進少師時 昭聖
皇太后于 世宗有爰立之慮而 上所生 章聖皇后日益重
顧有所哀見 昭聖猶慨然以故事裁之 上忿忿而 昭聖之
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悉倖橫行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
知 上旨恐甚而燕中少年凶頑蜂起爭持脇其金帛無笑後稍
稍不酬乃上變言其詎魔怨望大逆殺人罪頗有狀 昭聖迫乃
因 上後宮有嗣息意屈節爲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之於反

卷之四 五子敬

五

族其家乎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
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
當論乎敬復上疏謂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
傷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悉責乎
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
敬皇帝耶 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乎敬而乎敬意不已與少保
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 陛下居法宮誰導以悖倫悖心之事
若此者 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
太后及乎敬世延齡得長繫矣然乎敬意不能無修枝于言者
而吏部尚書汪鉉迎其意于魏良弼秦翰等皆坐考察斥謫相繼

若大子重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矣乎敬爲相務以明 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
陳卿據青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楊一清桂萼皆爲撫安計
而乎敬獨持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乎敬薦劉源清邵永爲
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間其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乃以撫之說桂乎敬口矣乎敬有子
中書舍人通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乎敬胡遽舍朕耶
得無以夏言故色色幸寬之勿與較乎敬抗辯不置且言向所與
同志幕獻夫皆弱孽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霍韜復而好辯其
爲臣共大計者因以疾力辭 上使太醫令診視乎敬脉已而手
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髮和藥者吾未能茲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

卷之四 五子敬

五

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乎敬感泣然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不得已乃許致仕賜重書褒諭歲給八駟月俸米八石所以優
崇禮加于他相其初以 上未有子嗣請廣選良淑以備六宮又
逾年而冊妃嬪禮畢乎敬表賀且問起居 上乃遣錦衣衛千戶
劉昂視其疾疾愈即馳傳入輔而別以手書諭之曰卿比以疾乞
還久切朕思昨賀表具悉朕躬平吉 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
內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喜喜期且近矣先冊爲端昭二嬪河南
李氏京邊馮氏補敬靜二嬪又朕于春三月躬行謁陵奉慈車
率后妃以從禮成又于四月之吉躬飾七陵遂作朕園宮于長陵
左之陽望嶺更名平臺山奉 聖母舟還京今遣使昂視卿卿果

疾未愈。不煩以見。如稍可。卽星夜行。速見朕。副切思情。毋使朕眷眷無已。是時太廟宮殿及歷代訓錄。咸字敬皆以首功當遷賞。而字敬行至處州。疾歸。再起至金華。復歸。以皇第一子生。遣人賀表。上特賜金幣甚厚。諸在事者。不得比。久之以疾卒。時上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謚文忠。命有司治祭葬。仍護持其冢。字敬子四人。皆官。遜志。遜臣。遜虞。皆大。遜業。以尚寶司丞。數隨起。有才氣。而亦不免夭。

太常氏曰。當時議禮諸臣。繼統不繼嗣。一言定矣。然于統嗣二義。猶未深究。竟也。夫帝王相承。曰統。父子相繼。曰嗣。故論正統者。自夏商周而後。輒以漢唐宋承之。雖異姓弗問也。所以爲天下之公。

卷之四 張子敬

五

也。嗣則必于父子之相傳。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雖非已出。蓋取而子之矣。孝廟自有武廟爲之子。武廟不得子其弟。則世廟之考。睿宗而伯。孝廟兄。武廟人道之至情。萬世之公義也。帝王之稱。則全論統。不列承傳之緒。而虛推帝王之名。然乎否乎且。睿宗末帝。則世廟可言繼。孝武之統。旣帝。睿宗而世廟後之。則武廟之統已移。何言乎繼也。天下寧有二統乎。則當時諸臣未之思也。已且殷室繼承三十三世。父死子繼。與兄終弟及者。幾半。史不著其追封一帝。豈史之遺耶。典禮所關。甚大。彼時史臣不應疎漏如此。又豈皆同父兄弟耶。亦或大統有定。不敢以天下私其親耶。皆不可得而知也。

李康惠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幼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士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爲南京刑部主事。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承勛深略雄才。撫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瑯瑤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廣調。譚繼華。舉扼溪洲。屢進戰。擒胡雪二纜。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承勛卽上疏請蠲租八年。姚源賊起。江潮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諷。請邊兵勦。

卷之四 李承勛

五

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領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紹安欲奪承勛功。誣承勛竄賊。詞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事白。會吏部亦舉承勛治績。顯著。超陞。湖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承勛條陳邊弊。其一。閱歷太煩之弊。謂開視邊防。祖宗舊制。孝廟時。委巡按御史三年一閱。遇者建議不一。或欲時遣一官。或欲每年一舉。項背相望。更代爲擾。乞遵弘治年例。其一起解降夷之弊。謂遼東夷人。與北虜不同。或親戚在我中國。或華人被擄者。慕義投順。其情可原。幸賜詳驗。如果有因而來。則留之。否則剋期解京。其一。極邊科擾之弊。謂開原地方。

殘破已極。軍士存者十纔二三。而太監劉岑分守其地。重為民害。宜亟召還岑等。缺亦不必更補。兵部覆劉岑已取回。其他言皆可采。上從之。戶部又覆承勛奏請本鎮贖罪米石折銀以備軍儲。報可。遼東故富饒。無虞患。自汪直開邊。虜賊憑我。擾我開原。盤路汎河。三城極殘。破兵籍存者十之一二。墻堡墩臺頽圯殆盡。自午將孫棠不遠烽堠。僅依城掘壕。自守而沿邊延袤數百里。皆為夷虜射獵之區。至是承勛銳意修復。而思經費不足。請發太倉銀二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兩。山東官府銀十萬兩于遼東。又召商中納准鹽四萬一千四百餘引。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滿河柳

卷之四 李承勛

五

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為阻固。東圍稍寧。進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太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世寧提督國營務。惡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勛懇承勛欲併中胡世寧承勛辭營務不允。先是六月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能進。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寧。及承勛。語詳世寧傳。嘉靖八年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叅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承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成。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凡此皆破。祖宗

鎮守至是
之世
何

專內監兵
衛九難所
關尤大不
止者允食

法依城社。坐耗國帑。糜民膏血。聚束手閉目莫敢問者。承勛侍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承勛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數。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兵。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被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立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奄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縣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承勛議。九年大風。其晦。上恐懼。憂邊。詔問之。承勛條陳備邊五事。以北虜自去冬黃河凍後。大半入套。其餘尚在河東。則今歲邊患。陝西最急。宜大次之。然勢有變更。兵難遙制。恐者或以警戒而得安。緩者或以晏安而召寇。宜申傍各邊鎮巡等官。嚴

卷之四 李承勛

五

謹隄防。以戒不虞。一甘肅孤懸河外。山少土多。且逼于虜。患不敢耕墾。歲入不足。必須仰給河東。成化弘治間。糧輸本色。驛站編河東人應役。以是河西富饒。今糧改為折銀。分散有田軍餘糧。買名為和糴。領價則扣剋。而不足原數。收糧則加耗。而日增二三。雖曰養軍。其實害之。其驛傳解銀。頗為兩便。但母令逋負。以濟河西之亟可也。仍宜毋歲于常數外。發銀二十萬兩。令管糧郎中於河東蘭州糧買收貯。以備河西不測之變。又甘肅所患者。回夷。而今加以亦不刺。甘肅舊患孤危難守。而近歲套虜往返。必經莊浪。界內被其殘害。必須別為設法。或設險添墩。遠斥堠。以清野。使虜無可掠。或聚兵截殺。使兩寇不得交合。為莊浪患。俱宜令總制鎮巡會

議以兩一遼東薊州二鎮東北則海西諸夷西則朵顏三衛而朵顏尤近京都往昔永平薊州不聞有警自陳乾失律之後花當之勢凌驕其巢穴佈在紅羅山前後與建昌營密雲永平為界然此地因彼駐牧北虜亦罕能至善撫之則為藩籬之用不善撫之則為門庭之寇宜行彼處鎮巡加意防守犯順則勦殺以挫其銳責市則恩信以結其心一雲南地方自安萬銓擾亂之後軍民困敝近聞臨安府盜賊生發勢甚猖獗安南國王素失人心被伊叔專制其國稱為老王遜其應襲姪於老撾投住已經彼處鎮巡官勘處至今未有回報內則盜賊頻起土官僭亂外則南夷不靖邊釁將開古人謂智規未萌況已著了宜行鎮巡等官彼此協和

卷之四 李永明

一

共圖政理開誠布公撫捕兼行毋得輕率外交納侮小夷以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四豐財用材而邑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經制之常可以預計者也行糧料草師出無常此不時之需難以逆知者也弘治以前各邊糧料皆百萬以上蓋非一日之積正德以來費用始盡各鎮倉廩皆空耗費滋甚且如平歲米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軍何得不貧凶歲米每石值銀三兩軍多餓死乃如收給之米無可買而軍亦餓死是官銀三兩不當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求其可以濟今日之亟而不大損于財其惟預平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

此輩皆
小前大
分則
安能拘拘

在大收或倍之比以三兩折米一石則在官獲三倍之利矣大抵邊鎮米價不論豐凶冬月猶可一入春初日益翔貴商販以時廢居率致巨富誠使帑有羨金米賤糴市運而給折于軍米貴則放本色而積銀于庫斯官軍兩便而商賈無所牟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將以下又與大將異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定材者為上營敵識兵勢者次之至于好名刻薄之徒決不可用其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大將惟貴其持重有謀能節制徧裨而不專于勇副將守備固當選其勇然不廉則地方受害游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為軍銳必以勇力為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巡撫等官將原任副

卷之四 李永明

一

參以下從公開註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保舉擢用其大將有不稱任者科道指實劾奏罷之奏入詔邊備事宜即行諸司作速條奏從實舉行毋得遲悞十年議耕桑禮承勛言耕籍視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率文具不足稱述獨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皇上取以為法用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為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繡導淫巧以害女工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即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夫者乎享玉食之豐即思曰凶年饑歲得無有困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司以成獄上獄者即

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亦于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籍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近京邊海推而廣之至于天下申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貧于農桑者無一不具有害于農桑者無一不棄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刑罰措矣疏入上嘉納之時議郊禘又詔問承勛以傅經術順人心對承勛又條陳足食足兵八事足兵有四一口選京軍以壯根本言京師為天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於守環列周防嚴閉將領必勦舊世官卒伍必壯勇精練器械必犀利鮮明至于各營所分隸號稱百萬國營所揀選號十二萬今將領

卷之四 李永助

三

卒徒武藝操演果皆得其人否乎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選其將領足其軍伍精練其器械然後緩急有賴蓋國營較之各營為重而守衛較之國營尤重也二曰止操調以寔內地言承勛初調發各省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其後踵為故事本地無軍可守前項班軍在京止備做工之役在邊止給將領之私于國有行糧草料之費于私有齎送科刻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以臣計之省行糧以催游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工人何慮邊軍之寡此班軍之調遣所宜革也三曰足衣食以恤邊軍言成邊之卒烽火并埃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師之卒勞逸百倍又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宜令戶部查議糧餉按月

支給不許將領剋減令寔寔患邊徼安則天下安矣四曰振紀綱以申軍令言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而紀綱不振願皇上奮軔斷申明軍令選將領束以什伍相聯之法明教化導以親上死長之義信賞必罰而痛革姑息之弊則威惠並行紀綱振肅矣足食有四一曰謹收納以清宿弊言各州縣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日玩愒廢時臨兌追併宜令所司申明舊制依期收納期起運二曰便輸納以甦民困言國家稅糧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賂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賂二三石者有之黑荳之類每石不過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欲

卷之四 李永助

四

民之無逃亡死徙得乎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兌運等官同卹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一體叅治三曰定經制以裕國用今天下所入糧稅總若干經國之費總若干俱宜查其的數分為二目務訪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通融議處撥補此務使所出不踰所入若有災傷蠲免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補足以備軍國之需其餘雜用一切不得靡費四曰致中和以感化機言今天下之財公私俱困矣其故何也大抵年不順成由于雨暘不時雨暘不時由天地之氣未和也推原其要則在乎人君一身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伏望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大而實慶

刑威小而頻笑言動必協義理之當以致中和之極則何患雨暘不以時而萬物不得所乎故臣于理財之終篇以此爲聖明獻上曰覽卿奏具見忠愛事關朕躬者朕自有處餘下所司勸議以聞承勛又條知人四事一稽寔跡以寔考語凡監司官填註官屬務悉心訪察寔開坐每官必著心術邪正操守清濁年力壯衰才識長短務使情偽莫逃名寔相副一慎舉劾以昭公道凡風憲官論勘內外臣工務稽考履歷果干公論方提寔劾奏其貪污有實迹者不但去官必依律例叅提治罪如有報復恩仇者抵罪不得以風聞爲解其賤昧難明之事及六品以下不職小官毋得一槩煩瀆地方官有人品不羣政績卓異者府佐州縣官俱及三

卷之四 李鴻章

章

年知府以上及一年方許具寔保舉亦不許泛舉以混賢否一事職守以考人材除撫按官責係地方舉刺所屬外其巡江巡關巡倉巡鹽巡茶巡馬提學清軍等公差御史必與所屬職業相關方許指寔舉劾不許濫行以攬事權一謹拾遺以定國是近科道官凡遇考察既連名論劾又各具奏數十餘人多致廢枉請候部院考察榜示後有不公不當者許南北科道指寔論劾疏入得旨覽所奏深切治體考語昭舊務要據寔開註無致混淆朝覲考察近南京科道論劾太泛今後務訪寔糾舉慎舉劾專職掌二事依擬行承勛疏乞休且陳時事所急曰臣聞忠臣之義死不忘君今臣體困沉痾分當求退而心懷隱憂豈能緘默山西潞城之賦數百

人耳倚山角固如穴中之鼠計取則易仰攻則難官軍輕用其鋒累取挫衄合四處之兵十數倍之衆以討小寇而不較于一人臣竊憂之用兵在謀不在衆事權當一不當分昔勦山寇滿四禁宗劉輩皆用近塞壯丁賊中脅從以收全功傾用之者方略何如耳宜行鎮巡各官彼此協和先爲可勝之計而後以兵隨之有功則同賞誤事則同罰亟爲蕩平以安黎庶川貴支部之役連年用兵再勝再叛必其安置乖方有不能服其心者頃又欲調承順土兵進討所過剽掠慘于盜賊且新自廣放還又聞遠調不免怨嗟念茲數省比年兵荒軍民困斃今又爭鬪夷無用之地強置流官使腹裏良民陷于塗炭臣竊哀之宜命提督尚書伍文定漢惟安撫

卷之四 李鴻章

章

之遠猷毋一意于用兵遠人安則邊境安而數省之民舉安矣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用丁三十餘萬用銀二十餘萬而尚未有成效始也謀之不熟而遽行繼也主之不力而中止一行一止靡費孔多臣愚以爲宜令羣臣知水道者各陳所見下工部議若所見不同則行侍郎潘希曾親爲相度百聞不如一見詢謀僉同然後興復治天下在決壅蔽之患以通上下之情周禮官正綴衣皆以賢士漢宣用龔遂如渤海召見問所以治郡守且然而況他大官乎唐宋有轉對論對不時召對因事請對故事祖宗朝每遇大事必召羣臣面詢得失蓋事之委曲必須從容口盡而難一一以文字陳述者召對之際不惟可以商確政事而人之賢否

尤爲易見。願察成周命官之旨。恭以唐宋故事。恪遵祖宗家法。天下幸甚。上仍憫留不允。以其疏下。所司議承勅。又言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今府衛州縣之官。愛民者少。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不能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以故料差一日。重于一日。軍民一年。益于一。年上澤雖布。不得下流。下情雖苦。不得上達。寬恤事件。廢格不行。蠲免稅糧。重復征擾。伏望切責撫按諸臣。督察有司。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官厲民者去。宜民者留。事厲民者罷。宜民者行。至于南京科道。以言爲職。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有論列。則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戒諭。令其展布四體。于官之失職。事之失宜。

卷之四 李永勛

重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意職舉則遠近向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所蔽。尚何憂人之難知。民之未安哉。然自古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爲之人。利于良善。不利于姦惡。利于公朝。不利于私室。使所言容有一二傷激烈行事。或有一二稍過。人必從而詆之。萬一譴怒加焉。則衆相戒。而志意驟阻矣。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理。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許臣等參覈能黜。以爲辱臺之戒。疏入。上嘉納之。承勛又言每歲徵收秋稅。例于十月間倉令已九月將終。若將戶部會

議然後通行。竊恐貪汙官吏。糧里人等聞之。卽肆行催逼。以圖飽。勉請多用黃紙備抄。聖旨馬上差人分投。齎去被災地方。交與撫按。徧貼鄉村。明白開載。應全免者。不分起存一體全免。原勘被災九分者。免九分。止徵一分。八分以下。俱照此例比之。舊例十分免七分。九分免五分。止免存留。不免起運。不同有司如復踵前弊。黃放白催。有名無寔者。罪之。其武奉職無狀。不能糾舉。則撫按官各任其責。至于不急之務。一切停止。舊例投餉諸弊。一切報罷。廢天變可回。民生可遂。上皆從之。初御史王朝用奉差巡鹽浙江。過家。與鄉人柳瓊有隙。瓊遂誣奏。朝用居鄉淫縱。贖貨等事。上命逮至京。鞠問。因戒御史差遣。但不許枉道還家。違者聽所在官

卷之四 李永勛

重

司舉發。隱匿者罪同。既而承勛與胡世寧言宜存太體。乃遣錦衣衛千戶張恩往會巡撫都御史勘之。至是始白瓊誣狀。具治以罪。都察院謂朝用奉差枉道回籍。及夾帶起關累及有司。科取里甲不善。居鄉致生疑謗。亦屬有罪。請本院逮問。處分如例。報可。總制三邊兵部尚書王瓊奏言。寧夏墩臺烽火西接莊浪。往年未嘗通一騎。今年五月。虜自西海縣莊浪循廣武營。至賀蘭山。赤木口。南寧夏地界。折牆入境。騎以四五萬計。飛塵數十里。略無畏忌。向後北虜或畏大王子勢衆。移營西入莊浪。住牧與西海達子連和。東西侵犯。則不惟寧夏孤懸。河北難守。而甘肅地方。又爲斷我右臂矣。此今日西北第一大事。乞蚤爲議處設備。毋使臨事有悞。詔

下兵部。于是承勛覆奏曰。寧夏一鎮。前以黃河爲據。後枕賀蘭山之險。自鎮遠關以至大沙溝。舊有臺堡相接。以斷北虜西行之路。昔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此也。數十年間。邊軍貧困。鎮巡姑息。皆以修邊爲諱。遂致墩臺廢棄。耳目閉塞。屯堡不能自立。黑山諸營。遂議內徙矣。屯堡徙。則藩屏撤。而屯田不敢耕種。自此鎮城遂爲虜行通途矣。今欲保河西無虞。必先固寧鎮。欲固寧鎮。必先修舊邊境。所謂西北第一大事。誠不易之論也。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請發官銀十萬兩。于寧夏責令鎮巡守備諸臣。乘時修復墩堡邊牆。庶乎西北之防可固。得旨如議。擬行。承勛著名望久。上稔知之。幾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克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

承勛之

一聖

卒。贈少保。諡康惠。承勛沉毅果斷。優于經濟。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及起爲掌憲。木兵。上方銳意圖治。所信任。輔臣之外。獨承勛與刑部尚書胡世寧等數人。國有大議。輒咨及承勛。承勛亦孜孜爲國。知無不爲。甚稱。上意及卒。家無餘資。蓋亦其學有源委然也。

太常氏曰。康惠干事平和而妥當。故其志得行。所革錦衣旗校。內府詭詐。悉犯城社之忌。所最難者。清查騰驤四衛之詭冒。依附前人。屢請之而不得。康惠卒行之。蓋其言足當。聖衷而場寵者。不得肆其術也。其論潞城區部之用兵。與徐沛黃河之役。皆上論也。

皇明輔世編卷之五目

胡端敏世寧

劉可馬天和

毛司馬伯溫

王文成守仁

徐文貞階

卷之五目

皇明輔世編卷之五

明太常見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康謨評

胡端敏世寧

胡世寧字永清浙江仁和人。誕有異長。弱齡負巨人之度。讀書不治章句。惟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嘗數夢與于肅。懸議國事於朝。家貧大布脫粟。弗支卒歲。落落自蒙。不以動其意也。出贅昌化。李氏因補昌化縣學生。受知吳提學伯通。以治五年。舉鄉試第二。例有司給道理費。人百金。世寧以浙石歲。即五十金。明年癸丑。舉進士。時須謁鎮守中貴人。世寧重節。棄之去。時岐王開國庶務方殷。且羣從素驕。世寧惟謹。明法感以至誠。曰。此朝廷法。即

卷之五 胡世寧

殿下家法也。其何敢縱此朝廷民。即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也。其何敢不恤。眾繇是憚其正而服其公。在郡八年。補德安府推官。獄之小大必以情。幽滯輒從平反。決縱民有包相之稱。郡故徭賦偏苛。積病日甚。屬世寧覆之。清里甲。均差役。練民兵。廣儲蓄。諸條盡皆可以為經。十三年。召補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抗厲法守。罕所撓。絀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起婦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行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必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

去今已百餘年風氣已與今日等

且要尤在知人不不知人校格無

後已至於公是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遲。以為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屬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寔繇於此。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十四年。應求言詔。陳邊務十事。一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踈翰林。如胡儼劉球。不踈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為給事中。王爾以大理左寺正。復為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朋類引援。乏人佐理。其來有漸。而所言士風國用。武備將權。猶切時病。開則延集。即署同志。講求匡濟之略。劑酌俗化之宜。西寧戾家訟久。吏九司十三道。訟者老且貧矣。世寧一問。即得其情。云。法如是。特聽訟者善。避嫌不如我。繼而直任也。訟者感泣而決。

卷之五 胡世寧

顧金箔者富翁也。被誣致大辟。世寧求得其情。辨出之。顧後每過世寧。兩門必稽顙而去。其不為威富所奪。類如此。已丑。敘進山東司署員外郎。遇。教皇帝登極。詔實授加奉訓大夫。時詔復求言。世寧陳六事。一勤學問。乞以大學衍義一書。常備經筵講讀。中間所載如辨人材。察民情。嚴內治。教戚屬。四書尤乞更加詳玩。一廣延納。乞令大小官員。直日輪對。館閣近臣。不時咨訪。仍乞少降辭色。俾得從容盡言。一公用人。大要與前立賢無方意同一決。冗費。今民窮財匱。而冗費愈多。羣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乞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加添若干。吏兵二部。查內外冗食之官。比國初

增設若干凡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仍伸諭左右及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又選剛正法司執持於下庶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一重守令今後百官陞授乞略微庸制不歷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陞臺部給令庶守令重而民生自遂一慎輔道乞妙選老成之士為東宮官其所講讀固宜稱堯舜述周孔而聖祖開創之難前代興衰之故及邊境艱危之狀開闢窮苦之情亦宜一一備述庶法戒垂存而聰明日廣命下其奏于所司機戶領謙授官鑑累萬世寧力正其罪謙所解不能乃于劉瑾懇下南道承璽意劾世寧為枉贖上仍如其擬謙謫配南道臣抵重罰世寧以守正而免於禍正德二年丁卯進督陝西司郎中時

卷之五

劉郡守備南京而陝西司分轄八衛所武臣有犯至司輒賂郡判一狀云問官有私即無敢正法矣及世寧視象耶絕無撓阻蓋彼檢諸司參謁手狀獄無世寧姓名知其不可輕動也戊辰陞廣西太平府治屬州縣盡發微瘴鄉以吏官統族羈縻叛服不常太平知州李璿久悖亂阻聲教世寧至為不置意中惟推誠羣夷絕其觊簡禁防布恩信亦子撫之備恤其私夷眾孚格乃撤其黨有幹略者龍英州趙元珩授計討璿平之散其黨元珩者璿外兄也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勒索略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世寧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期望或有事調集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接籍為請官于朝上官

大悅服思明府黃文昌兄弟稔亂拒命大將出征世寧協贊方不費一矢掩捕成獄又平羅陽縣爭立定名蓋州疆土積惡頓息郡治三面逼江唯北無限世寧因民欲議建壘關甚堅厚萬夫畢集公費數十金皆出之土官費不及民縣是遠近咸懷服順如良民又籍記治夷十事為代者告未幾以母喪去官土人走送者以萬計七年服竟補寶慶府值巨壩借守以事至郡而縣集夫數千且哀金何饒世寧威能之接以常禮值守上門乃肆橫索世寧折以法潤遽斂手他日其從人以左道電郡世寧執之恣射平民者又執之潤街世寧最深而猶補世寧好官云府舊糧則繁浸吏緣為姦病民莫可端究公類田均糧而盡一徵之民自歲供之半

卷之三

闔境盡驩稱曰胡父是歲遷江西按察副使備兵東鄉嚴谷峭阻羣盜穴之四出抄掠幾五年為饒信患尤劇世寧諭禁招捕威信明確次第綏靖擒賊怙亂樂庚二陳邦四奏原效順王賽一之死既而遷縣築城經武賑饑時為語曰姚源之事三都壘處之而不足東鄉之事一兵備任之而有餘受調征姚源追蹙之窮其往調征毛坊援吳廷舉調征建昌衛益國皆自晨夜馳坑谷蒙犯矢石威底克服又城廣昌城新城兩壘以固防禦柄兵及同事者嫺關其勞績世寧不自白也初寧處人寢寢志不耽構陷鄭布政告觀世寧與鄭周旋且忿世寧論對峻直托以討賊迫世寧即出首世寧亦因是不復至南昌他日憲司徵回賀濠生辰世寧曰是欲

我而制之也不往諸守巡因亦不往至已卯之變竟以生長世寧
蓋見其幾云凡寧府事人卒吏至撫州營私缺民者世寧輒裁以
法世寧念濠反跡已著乃中外側目莫敢言者感憤上疏悉發奸
狀首陳江西賊情事勢撫勦機宜因言江西之禍不止盜賊蓋于
時都御史俞諫用兵姚源久無功寧族人行逆謀故世寧言平賊
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以威制施事多展轉賊益無忌憚惟
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
守民有定志戢戰典農救災而固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
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又江西天旱日
久千里赤地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粟無備省城被火

卷之五 明世宗

五

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費問破家庄田所逼村
落結寨三司官員多受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
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為盜
臣下恐有隱禍及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蓋
有可慮者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
法自因逆瑾得復護衛以來威勢日甚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乞
推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權便宜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
易置官吏併新盜賊應勦應撫或先或後悉聽計畫區處更乞戒
諭寧王崇謙遠嫌依祖訓止治其國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
嚴戢下人恪守禁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奉准方許奉行施

舍已責惠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主再有積惡不悛及投充撥
置法司提問如律廢幾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
重紆南顧之憂累千餘言事下兵部取旨移文寧府令自鈐束其
下而濠至涕泣有自咎語亦憐且悔矣自世寧屏門達本貫得
任濠皆置人焉然規其廉正不可汚乃摘前疏禮樂政令不出朝
廷者語為離間親親妖言誹謗奏逮之旨未下而陞福建按察使
離任矣臨發中食毒下血幾殆蓋濠為之時按浙御史潘鵬即後
為濠賞偽者忽遣官挾寧府私卒盡囚世寧家人誘飲執之世
寧慮往江西為濠甘心死不白會李承勛為浙江按察使匿世寧
變姓名乃得間道歸身京師繫詔獄刑訊踰年濠必欲殺之賄結

卷之五 明世宗

六

諸用事者朱寧張銳蕭敬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抗章
言其應死者三即前所擬離間妖言毀謗也世寧瀕死幾矣言官
交章論救不已用事者迫於公議得減死謫戍遼東潘陽中衛丙
子秋抵遼撫巡而下極禮遇之世寧不就館穀躬履行間為講學
授徒自業凡四載十四年六月濠舉兵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
使許達死之陷南康九江攻安慶將進窺南京王守仁以都御史
但義兵討之十五年始直世寧起徙中為湖廣按察使十六年
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世廟更化首獎忠直世寧遂手疏勸
上修德講學薦魏校何塘邵銳堪講官林俊劉忠林廷玉堪輔
弼世寧奉因初設松潘軍民指揮使司控制羣番為全蜀障蔽松

城內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北定等十七長官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雙郎等二長官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東至龍州則近自馬路長官司皆受約束爲我藩籬及後任用非人撫御失宜熟番多畔松城四外盡皆警敵而東南二路僅一線之通景泰間添設總兵官御史專治松潘然四川會城又設撫御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重下韓胡之強終不能制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去都御史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一治茂州以東靖底徐鼎等堡路抵龍川謂之小東路而往則龍州參將二員分治東南二路遊擊二員往來於中每歲二八月由松潘總兵與

卷之五 明世宗

七

茂州參將會議一次松潘兵備與茂州兵備會議一次每會皆游擊率兵與偕軍威猶振以後因事革去游擊弘治間承平日久巡撫官惟事保守務爲欺隱軍殺一番則罪以擅殺激變番殺一軍則罪以玩寇失機由是官軍喪氣惟扣糧閉口以賂番武棄兵械爲番役矣以是番人日橫邀劫道路殘破官堡官皆不問邊疆有報匪不以聞不幸敗露事聞于朝則反以隱匿之罪議之下吏曰彼求報也因循歲月坐致部堂稱爲老成南路阻塞則戡此之孫今欲通之要在威信肅立撫治兼施又在用人添兵將更爲足財用四者而已其曰添兵將者欲如舊制松潘另增一員

叠茂另設游擊一員除見任曹景管轄松潘另增一員管轄叠茂

今且各選領精兵二千常在會城就糧屯操仍依舊規不時轉往松潘巡察以振威武或他邊有警腹裏寇發量其事勢輕重調遣朝報夕發早行撲滅其日更實罰者一則不欲以首級論陞恐致貪功而取敗一則惟欲以隱匿爲罪酌量失事而置刑下兵部條議謂較首虜論功乃國家定制若舍首級不論則巧立名色冒濫功賞其弊愈滋惟在撫按等官嚴驗得實則自無弊其鎮巡等官隱匿失事不報及縱容勢要人員奪功買賞者俱聽巡按御史劾治至于撫御之策大率以信爲主而恩威並施招來熟番使爲我用則可不煩兵餉而道路自通番夷畏服矣議上從之又勅退食虎帥臣張傑太監趙欽蜀境大悅方討滅亂番節孝一族而代者

卷之五 明世宗

八

至矣嘉靖元年遷吏部右侍郎道問父喪去官三年詔議 睿皇尊號屬時江淮薦饑廷臣伏闕強諍多被杖除名世舉免喪居家上奏曰陛下踐祚之初臣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伏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萬幾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彼憤激愈甚以致 聖心赫怒薄示威罰朝野肅然震悚聖武昭彰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蓋三德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者也譬如天地仁則生成之德明則日月之昭皆不可一日而無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必多而天威喪矣故仁或可過而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

萬古名言

而武不可也。武過則請自今中外奉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狀明自願重誅。皆依律例。所裁不能。依不能。移所為武也。名乃廷辱之以筆。楚則其間。或有心實忠。體素怯弱。一時不堪。楚偶驚雷震之下。遂傷日月之明。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繇羣臣愚見。憤激之過。然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於殿廷。刑辱加于士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方今急務。孝親為大。保民為本。乞早定追崇大訓。肆赦羣臣。小過使之各陳。救荒弭亂。保民之策。而議行之。以福皇祖考萬世之祀。則陛下萬世之孝也。席書以達禮受知。此下親提為禮部尚書。此古聖王知人善用之善。書何必疑。疑則辭。但恐後有文。

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援書為例。實緣結托不繇。舉推以得倖進者。聖明于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執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事事之皆非。乞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昭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繼復疏舉前古治亂。關於威宦宰執者。以規警當世。明盡懇直。累千言。不果上。既有議遷。顯陵于燕山者。世寧乞嚴絕。檢王君臣協恭。惟任賢保民為務。并前疏並進。上覽畢。深嘉之。自此浸尋大用。矣。四年。以兵部左侍郎召。世寧前請。遠備諸東北兵政弛。敝進備。

卷之五

九

邊二十五策。皆防戍長利。會官匠陞職過濫。世寧言。比者官匠起奎等五十四人。以太監張忠一言。盡行陞職。祖宗列聖以來。臣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今官賞既濫。則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涯之用度。陛下為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疏入。未報會。太監周縉王本等奏。乞錄已故太監羅籬秦文宗屬。詔復從之。于是尚書李欽復以為諫。上以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勿復言。世寧復憂時事。獻三經講議。大學泰誓好惡之章。以戒嬖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之章。以慎幾事。多中時忌。皆留中。於是言者劾世寧。致遣。尋導妄殺之漸。世寧乞骸。上鑒

留不許。大禮成。世寧與加俸。辭以在廷議禮。臣時在家。欲極言治道于後。故僭言大禮于先。况屬論定之後。不敢祇領。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言者論列未已。世寧力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丁亥。考察留都五品以下文臣。多所鑒正。五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舊凡轉輸至者。弗獲時納。或候至數年。乃使謂內監曰。如更阻難。當別有處耳。蓋欲奏使征輸京師也。不數日。納竟者五十餘輩。又福建解至料銀幾二萬兩。皆赦前已徵者也。所司以時價不豐。欲令加徵。乃為疏言。各省未輸者。盡聽蠲免。而此解至者。反欲加徵。情理豈堪。得請直輸其銀于京。一省免重困。以左都御史召。過沛。疏治河事宜。及潁河夫役之困。道改刑部尚書。尋用詹事。霍韜言。

卷之五

十

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掌院事七月詔世寧入振舉憲度釐正敝習世寧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治有要中而已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君喜有賞怒有罰若當喜怒而隱忍不行或既喜怒而留滯不化又或人自當賞而以宿怒格之不賞當罰而以宿喜縱之不罰又或事宜賞乘喜而過賞宜罰乘怒而過罰皆中之累也周公告成王曰俘嚳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亦有解近見撫按察官本中有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賊奏提者至或大奸大貪置之不舉而維繩武職小官以塞責臣恐刻薄成風非惇大明作之意也及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舜之大聖亦欲其臣之正諫也雖樂正諫而又曰朕

卷之五 刑世寧

士

聖謨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聖謨說而又曰欲並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不得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矣舜之執中著于聽言如此夫人臣事君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古之道也士學不明以將順為逢迎恥以自居雖有德意宜將順者曲加阻遏而掠匡於之名若夫心非為公意圖媚寵排擊忠良陰除異己欲致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施者之婦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亦已甚矣陛下至明屏除略盡但臣獨念其間有事當言而過激心無他而見短若此者與讒邪同棄深可憫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奸莫之敢論臣請得與吏部考覈之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短長次第

治河

從朱司空
周此錄

疏進或稍收叙庶無遺才古之論用人者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難者難其任慎者慎於聽察以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以任君子也臣願陛下務存難慎之心收和一之效勅諸臣彼此相濟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上覽其奏以為得大臣愛君懷善至意惟查覆事已之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轉入運河沛縣地方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進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兵部尚書李承勛及世寧言人人殊韜疏略曰今議者欲引河水自蘭陽注宿遷少殺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與方獻夫以為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為之束縛東北諸山巨列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

卷之五 治河

三

奔放數郡一壑其患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下夫疏濬淤沙以通運道然泥沙隨水自高而下挑濬未畢水至復淤雖日役萬夫力猶不足今沛縣既塞運船皆露昭陽湖入難鳴臺至沙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夏秋水溢則患覆溺冬春水涸則慮高淺若沿湖築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為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堤可成一年則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役大不牟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圖便宜

之北
惟已足矣

衛之爲柳
乃北人者
非御也

水分則流
較速變亦

易治

今正用此
策

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于衛至于臨清
天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其壯自倍此其爲便利
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百八十里至于淇門
入於御河卽汲縣衛河也今縣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
便導河水注于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縣江入淮而流至于河陰順
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縣徐沛達于臨
清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兩得運道也此其爲利二也承助言黃河
遷徙無常然必避高而就下善治水者因其性而導之今日之功
但當疏濬其下流防遏其上源使不至於大爲害耳按黃河入運
道支流有六若六道通流以殺水怒當不爲患自湖之源塞則北
出小黃河沿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于是豐沛
受官而金溝運道遂闕然幸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
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可慮單縣穀亭百里生靈之
命可憂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河何
縣通臣愚以爲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之患此下
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其舊堤築
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爲患此則上游不可不隄防者也識者以
爲不若於昭陽湖之東引諸泉水爲運道建閘以節水自領城沙
河爲尤便然大役一興爲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餘利以給
河工今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就世寧言今日之事開運道

我明河工
獨爲原爲
運道

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河之說大河
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
則易逆其性則難故曰不與水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來南
分二道一出汴城西蔡澤經中牟陳頴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
祥符經陳留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
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州至陽穀出一自曹州
雙河口至魚臺場口出一自儀封至歸德徐州小浮橋出一自
沛縣南來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湖溝出六路皆入漕河
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
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出豐沛徐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故流河
沙壅運道遂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其在汴西蔡澤近開孫
家渡至壽州一道宜營濬以分其上流自汴東南出懷遠宿遷二
道及正東小浮橋湖溝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
或修城武以南廢堤至豐單之黃德賀岡楊明等集接至沛縣之
北廟道口築堤塞決以防其北流此治河之急務也今爲運道計
者欲從淤處挑濬修築則沙土不堅欲於昭陽湖築堤則沙積復
壅不若于湖之東岸膠沛沛魚縣鄒縣間獨于新安社地更鑿一渠
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其間不過百餘里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
厚築西岸以爲河之東堤今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漫散之
區此上策也疏並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勘酌舉行上從

之執政請禁私謁。世寧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見其貌，聞其言，無
繇知其心。識其才，若謝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語而求激揚舉劾
之當難矣。」上是而從之。以近年刑獄未清，乃裁上畫一之法，申
明職掌，凡十條，最後一條曰：「內臺之職，專以糾劾有司，辨明冤枉
也。乃獄情微賤，所當審議，酌中以處者多端矣。今天下赴愬之牘，
有奸民畏死，每歲奏辨，輒行再問，以緩須臾者，有實則寬抑，而所
司不理，第遵原案，增設其上者，有貧民無力奉辭，而卒死獄者，有
富民無辜，而所司引嫌，彼此相比，竟不得出者，是足以累聖德，
感召災異，原其本，皆以士習不正，忌刻成風，動致毀謗，則終身嚴
黜如浙江食事彭祺爲令，以循良稱，爲御史以守正著，徒以發一

卷之五 明世宗

五

蒙俠之罪，受謫奪職，臣以爲諸如此者，有大臣爲之申理，宜特復
之以爲守正之勸。大臣申理無實，則聽言官劾劾耳。因條例所當
禁約者，以上乞下諸司遵守焉。上曰：「卿言皆慎重刑獄，疏理冤
滯之意，其令內外刑曹一體遵守。若朝覲考驗，官已有累，朝禁約
難以輕改。果有執法被誣者，許大臣言官即時論辯，吏部仍查訪
可否，具奏定奪。蓋考察奪職者，始許大臣言官論辯矣。世寧又言：
「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親覽章奏爲勤政勵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
要，則亦徒耗精神而聽斷不能無遺矣。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
律曰：『陳事理，並要直言，備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
奏皆規條就簡，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

下廷曰：「循自逸，不事朝前，惟聽吏胥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
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遍者，乃以上勞君父，爲治之
體，豈當如是？」臣願申勅內外諸司，凡事常奏題者，務躬弘治以前
舊制，刪去繁文，務重簡要，不許令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
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辭，又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上曰：「覽卿所
奏，其見忠愛，諸司奏章俱朕親覽，自今不許詞煩，第宜明白開陳
要旨，庶幾易省閱。」都察院曉示內外，咸使知之。世寧之再召也，執
政有力焉。世寧終不與黨人交，間以復改刑部尚書，世寧以災異
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曰：「聞大學衍義，二久任巡撫，守令并寬
其文法，三久任布政使，徑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愈

卷之五 明世宗

六

事三年開專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以便之。
任六布按二司，只于所在衙門陞轉，不必南北交遷，七才力不及
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方。八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宜越資
用使之請練邊事，以備邊鎮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
宜選用有精力諸士風者，不可僱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靖二年
五年二次考察黜退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與養病休致者一體
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疏入。上答曰：「卿才識老成，召用未久，宜
盡心供職，不允辭所陳勸學事。朕深用嘉納，朝覲考驗，官係累朝
舊例，不宜更變，以啟紛擾。其餘下吏部議行。世寧又言：『詹事霍瑄
項固辭恩命者，其心不欲以議論編摩爲功，而虛受高位，無所事

事也。臣觀韜之為人，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
儼，誠為宗廟之器，社稷之福。陛下有臣如此，不宜久置優閑，而
使專事編摩也。竊惟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
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稔熟，故彈劾多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
輔諫之官，亦廢不設。老成正直之言，自是不聞於庭，誠盛世缺典
也。如韜者，特授以都御史，仍兼詹事學士之銜，不使在院聯署刑
名考察諸務，惟專以論思繩糾為職。凡事上君德朝政有所闕漏
及大僚之中有衰病不職、姦慢不忠者，責其指實上聞，則朝廷有
直臣，上下無過舉。後若有其人，則置無其人，則已疏入。上優詔
答之。先是新河之議，始于世寧，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行之稍急。

卷之五 明世宗

七

以致人言應期罷去，事以中止。世寧疏言新河之議，有倡曰：「臣既
而盛應期先因僉事江良才具疏，偶與臣合，遂爾奏報，為國家興
莫大之役。第初議限六月，而應期勇于集事，功歷四月已十成八
九，遂致官吏嚴急，怨謫煩興，朝議以安人心為重，亟止其事。尋命
應期與維熊同罷。彼維熊之反覆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
當不止此。至于應期平日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協，非遇寬大之
朝，不止罷黜之罪，今得此非不幸也。但自古國家每值大事，必迫
責首議之臣，應期止因臣妄言新河之謬，得罪以去，則是不惟誤
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為戒，皆臣一言之所致
也。請與應期或更加重擬，或薄示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

大有力端

卷之五 明世宗

八

上取臣賞罰之公，明愚臣死不敢欺之義。上報曰：「覽卿所奏，已
悉。但應期受命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不
能盡業，已處分矣。卿宜安心供職，不必引咎自責。世寧於重辟
擬罪研究情法，不以文法嫌怨口阻，雖奏當論定罪在不測，眾知
勢不可反者，世寧知其非辜，亦奮身執議，懇惻別白為上言之
弗憚已。上常感惻納用。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計諸血
敗土簪，參其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輔秉政大學士楊廷和
也。一督本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而再扼於九疇，再
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是時王璘雖去，而有憾
于廷和，澤陰嗾議諸臣桂夢方、獻夫、霍斯張璠、謝蕃、廷寔、恭、哈
密淪陷，職自九疇啟，因得連坐廷和澤焉。於是下九疇獄，擬大
辟。世寧昌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
可。世寧乃奏述西事詳辯九疇之誣，以明其決不然。上大悟曰：「
豈以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耶？九疇雖是貪死戍邊，廷和
澤免於逮。七年春，世寧疾作，乞骸，命其子純入監讀書。先是太監
剛聰赴南京織造，世寧時任留都司空，嘗以禮法折其橫矣。至是
聰誣漕運官軍兵奪其織造之費，幾陷二千人。世寧乃疏不宜濫
及以驚眾。上是其言，得從寬決。至秋，聰家僮訐聰白私誣眾之
罪。上怒，下聰獄抵法，而世寧言益信焉。世寧堂邦禁，凡十月，其
於中外諸司要囚劇獄，多所平反，類如此。時刑官分錄天下罪囚

事竣世寧悉別當否品其勛情而劾其縱者三人其因事建明得者爲令者三親屬犯姦者減死一也竊盜自首得減者免刺二也庶人在官應守法而不守者並以枉法科賊三也時秦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雲異管世寧求黜應變不聽則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疏辭且言甘肅之危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臣効才忝負重任再辭不許則陳兵政十事一定武略自古詰戎練武專備禦夷盜賊今境外西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伐惟謹邊備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至於民間之盜則宜申勅巡撫兵備立爲定制居常練兵足食盜賊一發即舉兵撲滅于微散其脅從殲其渠魁毋事姑息若一時稍有

陸之五 明世宗

九

挫衄則當責其後効以收全功其或隱匿坐視若事權阻事忌成毀功者皆當嚴治重者論死一崇憲職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視他官爲難宜令吏部訪舉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者而專任之寬其文法使得便宜從事聽其從願罰贖措積錢糧久則加秩陞轉以償其勞然後人肯用力一重將權我 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識之此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遇一敵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縣中制而欲責之成功不可得也乞自今假以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

朝廷惟握將之權有功陞賞有罪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成功必矣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類皆游惰之民未經戰陣緩急不足賴請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游擊二員增募兵六千分隸之使之無事則在京近郊住劄另行操備有警則併調一隅防戰決旬可集此于緩急中外有倚一更賞罰以首級論功非舊制也夫兩軍相敵呼吸之間何暇取首必我大勝彼大敗追亡逐北然後能取而取之者多非其也特軍奮死殺賊意在論級陞秩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其者爭取首級自相蹂踐爲敵所乘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至行罰則被虜殺掠四五人卽坐克軍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

卷之五 明世宗

十

級輕重不倫甚矣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我軍被傷指各可驗而殺敵者不能取首不以功論反寘之罪故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鄉民任其殺虜惟事欺隱而已乞自今更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殺傷相抵卽無首級亦不罪力所不及而失備者雖被殺虜至二十人亦免充軍惟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坐克軍至兵力相當而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卽被殺虜數十人當以失機論若行戰勝叙功惟據巡按兵備查審其設策與當先破陣其殺死幾人量爲給賞不必保陞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連殺三五人以勇力出衆者始請陞秩若巡撫總兵失事互爲隱匿或冒功賞

其所私者悉從巡按御史訪實糾舉必加重罪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治之之法在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鄰族上下惟吾是信而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有訟則速為勘明應義則早為勘保脫有叛亂兼并者則命其鄰黨合征之征而不服至於擒殺之尤當順其民情審其事勢或設流官或復土官或統為一或令分屬求其相宜而後已欲絕其爭鬩之患惟令土官每舉子必申報所司嚴為記籍以便稽驗杜其爭端凡此皆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於民然後可行也一足邊儲曰廣屯種請令各屯原領土地有拋荒及空閑者無論土豪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

卷之五

三

樂于興種民間穀賤而邊儲易足一興鹽利請廣開中之數先以引目付之邊臣令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有違限不完者轉給他人而又寬私鹽之禁如都御史王鏡官拙其半許令自售則公私鹽利皆歸之國而財可恒足也一預收糧各邊管糧諸臣宜令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時或年豐米賤即為措置官銀多糴貯倉使足二三年之用即以二三年該給糧銀又于他邊米賤之所收糴或應輸邊糧地方時價騰湧量令折銀以備糴用通融計處務使官民兩便而糧草常盈可也一絕弊端正德間權奸竇貨致令小人冒功世襲武職大壞國典至于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自今官舍軍民有殺獲功其陞級者仍填註

行其所奏
乃受官先
人立朝如
此

卷之五

三

原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官除有戡亂平賊奇功准世承襲爵秩外其有聽子姪裔緣冒陞文官削籍武官揭黃至千軍匠額外濫收者俱發邊遠充軍則奸弊永絕而財無妄耗一正謬誤近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還職且以指揮使言之立功五年計正俸實米四百八十石除折鈔者一千二百六十石俱不得支今納米五十石即與之支何多寡不倫如此又如邊衛武職有犯應調外衛者彼皆安上重遷且生長邊方習於邊事第宜量罰邊糧或令降級或令減俸亦可示懲又何拘於調衛之例又武職有犯克軍者長子承襲支俸次子代罪克軍抑何不均之甚此等亦宜降獎免其克軍故例京衛官有願改註外衛者聽夫京衛多冗員有才而不得任事者眾調之外衛可使自効況出一指揮使月可省京儲米八石可養壯士八人今且廢格不行臣謂此皆謬誤所宜改正者一恤人才今天下士習率多依附自保而能致身為國絕少臣素知原任都御史馬吳陳九疇副使施儒揚必進皆有勞勛于國家乃以一事一言之失而屏棄之宜收復在位以備他日緩急之用疏入上批荅曰卿素著謀猷且諳練世務觀所奏悉經國籌邊至意事關兵政者待卿逐一審處具奏定奪在別部者令各詳議以聞世宗乃拜命會桂萼廷議銷兵世寧證古籌今辨其非是議遂格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唐鳳儀言烏蒙烏撒東川三土官故與世部為唇齒自世部改流官諸夷內懷不平反

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誦擒其心固望隴勝得一睹以存隴氏之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夷情則不假兵力禍源永塞又貴州巡西兵備及永寧參將宜移駐畢節以備不虞時巡按四川御史戴金巡按貴州御史陳請亦奏與夙儀同世寧覆言革流官而復隴氏一節事體重大擅難輕議查得臣部自成化弘治以來數自警殺時攻剽畢節上因非以設流官也今隴政以爭襲誅死隴壽立又死而隴勝方幼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軌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各統其衆會軌等遷去知府程流迂暗不能拊循故臣部復亂今諸夷輒易其詞云勝真隴氏子願復其職夫高政皆視隴氏子猶相爭殺二十

卷之五 明世宗

餘年今勝非真壽子一旦得立使阿濟得弄諸股掌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各尋一隴姓者求立則昔日爭戰之禍今復始耳臣以爲立隴勝復土官不便議者謂烏蒙諸土官咸內不平及土人終悍流官約束臣請勅鎮巡傳諭四川貴州諸土官以仍舊世不復改設流官之意然後收臣部舊印及鎮雄州新印告諭四長官司及各寨頭目能守法奉職三歲不爲亂者聽選屬布政司不復制以府治或願立土官知府及流官統轄者皆隨所願若一人叛三人共滅之聽分其地有功者得除安撫以上不者有顯戮其隴勝令布政司羈留教育以俟別處改用程流等以示不復立府則彼必心服地方自定王浚等請下吏部議治上然之乃

雷時乃欲
以與土官
番我歸
前謀之
確論

勅四川貴州諸土官或有定亂長策仍詳議以聞初土魯番虎力納咱兒引瓦剌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鴉窩堡時撒馬兒罕人入貢留堡中虜從堡下呼諸夷與語問以通貢事游擊將軍彭濬急引兵迎戰斬首數級虜言欲問信通和濬不聽麾兵進擊破之虜退走亦斤使人持番文來言乞許入貢還羈留之使因委罪尤刺詞多誣設提督尚書王瓊等以聞因言番夷行且懼悔宜原其求通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今通貢如故以罷兵息民并上彭濬及兵備副使趙載功狀時詹事霍璡議以爲土魯事勢可虞事並下兵部至是世寧覆言土魯番自通貢以來漸置奸回于內地欲取肅州事覺乃絕則多難反聞傾我撫臣然後不敢入寇今詔許

卷之五 明世宗

入貢使方入關而虜兵已至幾危甘肅此閉關通貢利害較然甚明今提督等官既言虜薄我城堡縛我軍士聲言大舉以恐喝中國變詐如是而又言虜文懼悔宜仍許通貢以息邊陲前後自相抵牾且霍輜又以虜印信番文爲疑臣謂雖有印信亦不足據第不使墮其術中以疑我忠臣弛我邊備可矣牙木蘭乃我屬番爲彼擄去爲之用事今東身來歸是爲反正宜卽撫而有之以招彼擄貳益我藩籬至于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竊以爲非中國所急也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界之元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其初付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以三年卽故立其兒子

才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卽戎其民散亡死盡反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章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托我金幣疲我士馬害我財力借使更立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彼難保爲不侵不叛之臣且哈密之役其力豈能邀截北虜使不過河入套也哉故臣以爲立之無益而適令土魯番挾以爲奸利耳臣願皇上賜土瓊璽書令同甘肅鎮巡等官各諭夷使責以大義曉以利害自許入關通商者多無過十五人所至毋得延住又遣其使諭速壇滿達兒間以入寇故借口不知則令械虎力納明兒或事出

卷之五

五

瓦剌則斬瓦剌石人以贖其罪否則羈其貝使發兵征勦庶幾威信並行彼知欽哉更勅王瓊修爲國忠謀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除瓜沙屬番及哈密遺民畏兀兒哈刺灰等俱不得遣其他力能服衆及能滅土魯番者或請給印封爵使主哈密待瓊等熟計然臣竊料土魯番酋所恃火者他只牙木蘭統兵于外而寫亦虎仙等數番使爲間於我中國耳今皆誅死而牙木蘭已來歸勢亦漸弱哈密距關千五百里所過軍東赤斤諸衛皆以款塞彼遠涉千里而供饋無資又過流沙水無所得視前入寇爲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在土魯番而南有亦不剌北有瓦剌最驍勁近邊往者我以爲援今從彼爲寇此其可憂也宜自今以通番納貢爲

極宜足食固邊爲久計且聞瓦剌之衆方怨土魯番使謀臣能利而誘之使自相疑貳此伐交之術也更遣御史部屬各一員以往凡邊境道里軍民休戚虛實強弱向背邊臣章奏虛實及開墾屯田安邊足食之計亟爲助議以次奏聞仍撥銀幣以賞陣亡及有功者彭瀾趙繼各陞職級原附哈密遣民屬番咸量加賞勞以宣天子威德比之遠復哈密爲力多矣又請量授牙木蘭一官賞其同降以懷來者上深然之既而備要嘉功中沮之書王瓊主通番復哈密爲任八年春世宗自是疾且死願效忠因勸上推親親之心以保民凡用入行政切斷曰震重毋惑于浮言謂天下事有一人可任者而使衆人牽滯訖無成功

卷之五

五

有一言可決者而使衆人疑貳訖無定論卽有一二任事之臣衆忌且謗禍不旋踵而循默守位者坐躡津要不在國家之急陛下卽欲正之請自臣始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各在吏戶兵三部所用匪賢而吏部則擇人以督兵戶部則儲粟以贖兵兵部所係尤重尤當急求其人以克之

上報曰卿所奏朕已知今邊方多警宜扶病出領部事免卿朝奏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其一請于遼東大同宣府山西薊州各增設兵將居閑則止壁近京操備有變則并調一隅戰守其二請用故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楊必進其三請廣屯種興鹽法預收糴以足邊儲上曰覽奏具見忠懇但邊兵無事難以掣調今團營已選有聽征官軍惟在將

得其人，不必議增馬吳淮起用陳九疇龍足邊儲三事戶部議行
世寧又極言任人圖治今日當務以自盡始終之義然時並多忤
世寧雖久容祈請彌懇上慰諭不從疏三上乃許致仕馳驛歸
廟後備給如典世寧歸三月復以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世
寧再辭疾篤猶力贊上圖廣嗣續容受直言受惜人才云九年
秋卒于家壽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詔省臣論祭勅有司治葬事
墓在五雲山之陽世寧初嘗學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
滄州遇大夥賊剽掠焚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
張琦不為意世寧激以忠義授以方略協力守禦賊對敵奮
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自著贊曰信而末孚者多言也

卷之五 明史

三

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刺者多
察人之奸也過有甚于此者輕淺寬疎也然則無長可取與曰
欺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
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庶乎其有改也卒不嫻
其言世寧嘗曰學以經濟為主不專在詩文也世寧朴忠直諫氣
壯才雄濟以學問優於經濟嘉靖初既與大政持論侃侃多建白
雖有所抵牾而不恤其開留城新河開關築哈密二議尤稱碩畫
云淡薄寧靜質素不滯一出天性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在仕四十
年俸居一品被服猶素士也席書補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
邵康僖公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為公屬吏手書勉余

忠孝大節公在兵曹不數月夙弊大奸利事整頓十五六議卒
與南海不合論以部功王浚川以為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
以為侵官亂政怒而訴于朝河西之議語侵張宇敬彭澤陳九疇
得免奇禍呂化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
枉尊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世寧論大禮是字敬發說然竟
不啻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鯁始終眷注云世寧有奏議行
于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

太常氏曰我國朝名臣雖多然才壯而巨細皆宜未有如胡端
敏公者公之言曰學以經濟為主其自贊曰有利於國之事雖死
不避信哉吾嘗上稽才臣管子而下於唐吾得李弘憲於宋吾得

卷之五 明史

三

呂坦夫端敏之才當與為三然李呂二公乃以李深之范希文相
左為世所疵端敏之所齟齬者皆非端人則品寔勝之首發逆藩
之禍詳辨陳公之誣開關以棄哈密其英英之氣蓋至今逼人矣

劉司馬天和

劉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諱夢者，從高皇帝起義，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賜田麻城，遂為麻城人。天和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遊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廉談理學，為世模楷，授公舉子業，而內奇公以古人期之。年十七，居外艱，累遭誣，繫獄久之，乃得理出。弘治戊午年，二十，遂舉於鄉，公為人頗長，頗矜偉，如三司公車游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正德二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三歲餘，天子誅逆瑾於臺，多所更置，而天和以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質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天和當出，鵬候邸中，自言為堂請天和正色，不顧既抵陝，首榜廖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天和亦真其貌悔小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堂奉旨于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炕餅，天和以蘭州為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堂遂擬奏天和違命，詔遣官較械繫至京，送鎮撫司拷訊，天和悉以事委藩司，即就道，無戚容，堂乃使所親信恫喝較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天和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為枳不得發，壯者至拊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為盟，護天和行，所過傳舍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密遣害天和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天和之下獄也，幸臣寧力為鵬嘆。

卷之五

五

色不顧既抵陝，首榜廖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天和亦真其貌悔小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堂奉旨于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炕餅，天和以蘭州為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堂遂擬奏天和違命，詔遣官較械繫至京，送鎮撫司拷訊，天和悉以事委藩司，即就道，無戚容，堂乃使所親信恫喝較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天和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為枳不得發，壯者至拊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為盟，護天和行，所過傳舍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密遣害天和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天和之下獄也，幸臣寧力為鵬嘆。

卷之五

五

考據天和罪，不得違長繫久之，多據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職，內批特降調，竟照為金壇丞，益堂結諸僣倖為之助也。何進為今有治理聲，擢蘄州府同知，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縣為蹂躪，臺臣驟用天和，謀平之，而天和有湖守之命矣。天和至湖，則首禮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奏言浙江起煙，原鎮內坐派京庫折銀米六十萬五千石，每正米四石，折銀一兩，蓋以官田相重，民困於徵輸，用此調停耳。浙江惟杭嘉湖為重，視二府尤重，官田亦惟湖最多，正德元年，經按浙江御史車錄奏將京庫折銀米優派四萬石于湖之官田，以紓其困，併湖原額亦均折銀之數，共十七萬石有奇，則平矣。至四年，布政司請以折銀米驟派官民田，湖民田少，賦反增重，請自今漸減京庫折銀米石一，以官田為準，湖仍優派四萬石，如正德元年制，都覆從之。其民大悅，為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較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蓋稱職。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即以其年為都察院右叅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當革者五，曰：格剋，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先是少師勸一清已惜天和寬，為解於倖倖，至是益器重之，特疏薦，改撫陝西，吳和前役三，蒞陝一切利弊，皆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

守令不經之費三十餘事民又大悅令有擅取里中炭一簣者天和廉得之令憐憐解綬去其嚴明如此每出則竊喜相告曰此吾嚮者擁車公也天和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齒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鐵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悉鐵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總制王項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如故其明年內艱歸甫服除而總理河道之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天和言黃河自魚浦入漕河運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開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為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步從虞城蕭楊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于榆林集候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

卷之五 劉天和

三

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濬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之閘座又行管河鄭中主事疏濬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回任以充奏用申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閘主事并各閘官吏夫役上從之賜勅督理司府軍衛俱聽節制又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神陵坐北而南俱土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壁虹縣而來至此聚止即今基運山陵北有土岡南有小岡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沙湖之南為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水流去

祖陵一十三里惟東面開勢正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遶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柯諸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皆入於汴河西南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陵前東流亦入汴河以上諸水每歲水大則眾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于淮水小則匯滯於陵之東南二面四時不涸但過夏秋水泛溢則西縣黃岡口東縣直河口瀾漫浸灌與諸湖水合遂淹及岡足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脉交錯北去玄宮密邇關係不細非臣所敢輕議也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繕築圍繞恐此堤一成淮河泛漲之水稍能障其旁溢而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之北侵矣

卷之五 劉天和

三

乞命欽天監官前來相度形勢應築應止伏候聖裁其一原設壽春王墳北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今則量水勢淺深比墳低二丈六尺有餘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渡既不開通可無他虞但黃淮二水合流泛漲不可不預為之防請離墳四面各百餘丈外週遭環土築堤一座砌以石基植之榆柳以防不測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卒辦當蚤為之議也其一近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邇自魚臺北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務俾勺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周遭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議

砌石以禦橫亂今黃河既已南徙開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材廠增築月堤一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南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趙皮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溢恐亦有陵寢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再濬蓋黃河水勢難與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注也其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堤岸其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開閉其一舊議許縣之盤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堤臣等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爲重且水勢湍悍衝徙靡常其堤岸之去河遠者間或僅存

卷之五 劉天和

而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大河最遠人堤及大河稍遠中堤各一迤邐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續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不須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工部以其議爲當上從之天和晨夜改舟車爲橈櫓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濬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是尼諸山達南旺湖潞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天子嘉之會河南饑天和言河南歲派河夫三萬四千六百名堡夫二千三百七十二名內開封懷慶衛輝三府所屬稍近每歲起夫每夫徵銀三兩隨夫解送工所給散南陽汝寧河南彰德四府及汝州所

屬隔遠每夫徵銀三兩解貯開封府臨期募夫今河南災傷現往歲尤重而河道在庫銀積有十萬六千餘兩足備緩急請將今歲黃河夫役內附近并臨河州縣曾經調發挑河築堤及水患尤甚者俱全免一年隔遠未調州縣與汝寧南陽河南三府及汝州全未調夫州縣各減徵一半以甦民困從之晉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事天和至則申軍令豐儲儲廣墾墾選鋒銳飭甲械士皆踊躍思効先是時內監廖堂虐甚天和同所

卷之五 劉天和

汝何知敢妄言如此尚文三四叩首曰尚文誠武夫固揣知大人心無非爲泰民苦也天和稱感下堂與語尚文因獻制堂機宜天和多採之自是蒙拔議即天和著績邊疆尚文有力也天和奏陳西邊事宜一自古兵家者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前代名將以車戰取勝者甚衆自國初以來歷年所造兵車至今西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用二十人推挽其行遲過溝渠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故尚書秦紘改造雙輪小車奏呈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即其舊制稍爲損益其上置銃鎗砲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爲準箱前樹狻猊牌兩旁各施虎盾以蔽矢石二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

輓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卽入，倚一里之中，用十輪戰，則各隨地形，環佈爲陣，而護騎士于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箭，又近則以短兵接之，敵走則遣騎士出追，夜則用火箭，虜騎攻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勢如火城，敵不敢近，復制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此法若行，可以擺列邊境，遘虜之入，可以據邊險要，要虜之歸，較之怯懦將士，遇虜下營，挑壕釘地者，萬萬不侔矣。一陝西會城貯有神臂強弩，相傳已百年餘，但其矢不存，嘗以私見制爲弩，矢其射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傳以射虎，藥入馬中之，無不立斃，又治入鋒處，令虜不得反射，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制之，是亦中國之長技也。一寧夏邊境

卷之五 劉天和

三

三百餘里，前尚書楊一清王瓊唐龍已相繼築之矣，但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修築不堅，今當亟處，至於安邊寧塞二營之間，大虜所繇入者，也，尚書唐龍嘗議自定南入墩至寧朔墩七十里，創築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自路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堅修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而總兵梁震奏於乾溝要路，大加剴削，乾溝之中挑挖壕塹，以制虜入，此二者皆要策也，總之三役並興，費不過二十餘萬，臣猶未敢任也，請先其費少而要者，在延綏則乾溝乾澗之工，以二萬六千，定南寧朔十七里之工，以一萬六千，在寧夏則興武邊境七十里之工，以三萬三千，共七萬餘金，而足目前之用費不多，而將來之益則大矣，一興武營之南有鐵柱

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邊城一大要害也，臨泉故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于堡中，嘗以兵百人令一技將之，據守其地，其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盡力開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又其旁石溝有鹽池，卽令堡軍采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其勢自不能深入矣，兵部覆奏，上從之，先是四月中虜酋吉囊率衆十萬屯夜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副總兵都指揮僉事王輔率卒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戰，酋長一人奪其肅斬首虜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匹，已虜復入莊浪境，總兵都督僉事姜與等以涼州兵馳至莊浪，與虜五六百騎遇於分水

卷之五 劉天和

三

嶺，再戰再勝，遂至平嶺，虜騎大集，與伏兵分吉佯北，遂以誘之，虜追奔陷伏中，我兵四起，遂大敗之，斬首虜七十一級，奪馬二百匹，首首旗纛十捷聞，上悅，是秋虜入延綏黑河墩，漢蒙川等處，官軍四戰皆敗之，斬首百餘級，虜冬入寧夏打磴等口，又敗之，斬首六十餘級，虜狼狽遁去，捷聞，上大悅，命兵部議賞格，乃陞天和總督左都御史，兼官如故，賞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餘陞賞有差，是役也，虜初大集兵塞下，天和策虜暇我西有備，必東犯，陰檄總兵白爵將奇遊二部兵宵行，與延綏參將吳瑛合，卽吾偵候卒勿使覺，虜果以四百騎入黑河墩邊，與爵伏卒遇，大敗而去，旣又入漢蒙川，前與官軍接，時復尾其後擊之，虜棄旂鼓，奔爭水渡，多死

所獲器械甚衆，又入寇家澗，斷敗之。又入張家塔，瑛敗之。邊人禾稼被野得免于蹂躪，瑛既不得志，乃復以輕騎六千西犯寧夏。總兵王倣偵知之，伏軍打磴口，俟其半入，輕弓強弩火器四起，橫絕其中，擊之斷虜爲二。我兵益集，虜盡棄馬奔渡河，我防河卒復以賊艦邀擊之，溺死無算。賊艦寧夏都御史張文魁所創制也。其年爲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天和秦固原一鎮，爲套虜深入之衝，前尚書秦紱修築邊牆，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入寇，尚不能支。及尚書楊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尚書王瓊築下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西路日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遠，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南起徐斌水，自鳴沙

卷之五 朔方道志

五

州河岸可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于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於邊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而召人佃種，可省餽餉計，無便于此矣。奏至，兵科都給事中宋隆禧等言：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諸夷爲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明鑒不遠，人所共惜。傑及天和敢于妄議，不思新邊既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二鎮皆在邊外，我退一步，虜侵一步，非所以爲國家深長慮也。兵部議：疆界不可輕棄，堡

余王之失
果如給事中

軍未易輕微，傑等避危就安，割已資敵，罪不可辭。誠如隆禧所奏。上曰：移築邊牆，往者總撫大臣履常舉行，勞民費財，迄無成功。天和何以蹈襲故轍，無事生擾，姑貸不問。傑擅興妄議，棄捐舊邊，奪俸半年。十八年，禮部祠祭司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間，更爲敵衝。故魏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蹂躪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論者以固原爲堂輿，帶水溝至花馬池，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今不守門戶而守堂輿，非計也。臣嘗籌之，若移總督于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參遊，分屯重兵于清水與武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鉄柱泉等處，重建墩堡，此亦扼

卷之五 朔方道志

五

先制之計。居中取便之法也。兵部以其議行各總督等官議處。於是天和條列其事以聞。其一謂總督之設，原爲居中調度各鎮兵馬，是以駐劄固原，不宜偏守北地。况河東之後，虜隨處可入，不止花馬一帶當守，有如虜見重兵在北，腹裏空虛，大衆牽制在邊，潛以精騎數萬，直趨平固臨鞏，總兵還掠不及，其若之何。宜于大虜駐套時，則總督于五六月親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鎮守陝西都督則出駐酌中近地，以通防各路候調應援。巡撫亦照舊規前赴固原調度兵食，是亦不失論原議之意。及套無大虜，則仍居中調度爲便。其一謂延寧二鎮，延袤廣闊，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營一帶，有相去九十里許者，宜于適中之地，以漸修築墩堡，使聲勢

聯絡足堪保障其一謂寧夏新築鐵柱泉堡殊為孤懸據守官軍宜設守備以轄之靈州恭將移住清水營固原守備移住平慶所廢防禦嚴而地方可保其一謂鉄柱泉堡宜撥足舊軍五百仍以地召軍五百附新設守備統領其一謂套府每從延寧深入二鎮之將竟莫能禦者以失事之咎獨歸內地將領而彼無預故也嗣後有失事者罪與內地將領同有保障之功者即覈是陞賞亦不必盡拘斬獲兵部覆奏可行奉旨從之先是瓦剌同類相畔其酋奄克乞我來川佳牧至是瓦剌卜陸王補宰力勿還為回夷所敗遣使叩塞願與奄克同住且言西番侵之欲與交惡天和言瓦剌之部素稱衆強弘治時土魯番占據哈密都御史許進囑以金帛

卷之五 劉天和

完

令擊走之正德時土魯番大入肅州副使陳九疇權使瓦剌令襲其三城擄掠萬計土魯番聞之狼狽而歸肅州之圍遂解其為我用久矣且土魯番入寇必藉其力是又能為我國輕重也今及其兄弟困窮之秋從而撫之感恩自倍我如不受必折而入于土魯番為他日憂矣而甘肅撫按丁汝襲顧監則疑其詐與西番交惡為合勢內侵之計兵部并上其章上重其事令總督等官詳議定計以間六月平慶城將士偵知虜候月滿渡河天和親至花馬池分兵接伏迎戰虜敗走河上伏兵起大敗之多赴水死者斬首二十八級兵部覆言邇日套虜習水善浮寧夏以為患今天和月暑親詣花馬池調集兵馬諸將士戮力乃能挫其鋒俱宜獎賞

上嘉其功賞有差虜酋吉囊擁衆數萬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路掠殺甚夥會大雨決旬道渾虜騎不得驛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還至黑水苑廷寧革任總兵周尙文盡銳攻之自己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為我軍所殲虜衆遂奔氣欽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選銳於鉄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其銳諸將莫敢撓其鋒虜乃深入內地縱橫剽掠既遇霖潦旋虜欲且盤顧惜輜重兼易我軍其無戰志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而諸將畏

卷之五 劉天和

早

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鄂斗二人時周尙文已奉旨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尙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以過半於是天和及各鎮巡官以捷聞上大嘉之曰虜歷歲寇邊猖獗滋熾天和等調度悉力驅勦斬將擒王功幾五百此役前所未有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賜勅獎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正千戶是年破虜數亦如下而天子所推恩天和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尙書則都御史如故歲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上念天和久勞于外改南京兵部尙書以何入為兵部督團營軍務條陳軍務十事一足軍伍京營之

兵原額十二萬。今逃故者四萬有奇。猝難清補。自今凡有旁校戶丁堪補充者。俱令收入一革冒濫。謂營軍催役多市井無賴。尺籍莫破。許自首免罪。若果精壯。即改充募軍役。不必盡棄一嚴選。替選替之後。仍有冒名代替者。重竄之法。一簡精銳。東西兩廂官軍通行揀選。務足三萬六千員名。分爲十枝。增設參將四員。總之以備征調。一重教練。凡開操之月。于各兵教師人給銀六錢。資其勞費。并行各邊地方。每選二三十人。諸武藝有膂力者。赴營練習。一定人役。凡營中大小官員隨從人役。多寡有制。不得妄役一專責成。謂兵既簡補。宜令將領練習。如法提督。大臣時加閱視。第其勤惰。以爲賞罰。一定賞格。請每歲于太僕寺動支草場銀三千兩。

卷之五 劉天和

聖

以給犒賞之需。一精器械。舊規京營出征盔甲鎗刀。皆外衛歲造解納。朽鈍不堪應敵。乞令廠局自造。仍招三邊以火器及神臂強弩相兼弓矢爲用。一製戰車。請訪全勝輕車制。招舊造隻輪大車。以備戰守。一設公署。城中無公所。春秋操演外。不得會議軍務。戎政悉歸武臣私宅。積弊擅權。乞以帥府爲公所。有事至府中會議。疏下兵工二部。覆如其言。得旨。增設參將待軍伍備足。再奏。營中賞例。循炤舊規。行餘皆如議。惟戰車不准造。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腹其廩。以空名予營。天和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爲首鼠兩端。以泥天和。天和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人。天和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上啓而許之。特賜馳驛歸。

二年而卒。所著有開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天和字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敷歷。去後必有餘澤。遺蹟爲人所稱。至于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曾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督造單輪車及訪火器三眼鎗等。後人多遵用之。當其初游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制華語之不及私也。令歛里甲貨爲諸舉子費。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廉任。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人之田廬無少增。故所薦大帥某。緘金幣爲壽。天和已告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爲戒。饒人之感知者。選瓷器遺天和。天和怪其精。

卷之五 劉天和

聖

曰得非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遂辭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人璫用事。於衆中目屬天和。異之又問知其同姓。以宗氏刺投之。天和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其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天和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天和之歸。仲文與有力焉。天和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太保桂萼。故將太傅周尙文。皆自其微時云。天和在三邊上封內。除戎器以備外。于是有乾溝乾澗諸土壩。墾之。設初延寧。原有三邊城。東枕河西。過套地。東古城。諸城又西。過東勝州。紅鹽池。迤邐花諸城。駝山和兒水。至定邊城。土凡延袤千二百餘里。北間延綏。撫臣余子俊所修。定邊城又西。過花馬池。舊城又西。至橫城。堡凡三百里。成化間。寧夏撫臣徐璋所修。是爲大邊。東枕河。起集家坪。西過神木。諸堡又西。過榆林城。又西。過乾溝。澗至通渭石溝。徐斌水清沙。晚至靖虜花馬。至西至河。止凡千三百。

火器之發者如迅雷震躬諸兵盡廢短兵則斧鎗刀鉤凡四種用器則樞機鹿角牌上覆車帳凡數種輕車之爲利也其輪益其足四其前三足行懸而住立前轍面牌一爲孔四以安諸火器其傍扶牌左右各一著裙有裙轍則轉前以破矢夾輪箭主輪後箭轍轍其用具三牌間建斧鎗刀鉤諸兵六轍二後向二人推之前進橫木二人翼之前挽者一人一車輪推轍者共十人皆戰十遇敵則四人在內以發火器強弩短兵接戰則六人舉斧鎗刀鉤突出破敵遇泥淖險阻則四人舉以越雨霖則帳以覆之凡此皆由同長技勇之所短古雙輪大車服驛用馬一車非百人不行茲輕車一乘約費二金餘凡大車有死地亡故不若御者困且矢反無敵故敵人善射者獲施茲輕車通車百五十斤惟四人推轍兼與無險不越凡途通騎者可進無死地且戰於三牌之內慮不及區故利用慢車大車凡大車載御士持弓馬戰士二敵亦如之惟巧勇者勝勝負決于倉卒未可億而中也茲輕車戰用佛朗機一用七眼鎗三眼鎗各一用旋風砲一用神機鎗三十發三勇勇巧俱廢無兵可支勝負可預決其說一弓一矛賊者利害相遠也是謂火器盜賊諸卒也凡師出百車爲營用步兵千騎兵二百用火器凡五百強弩二百騎每隊用佛朗機五三七眼鎗五強弩十餘已天翼之計騎用火器凡四百車騎凡九百強弩凡六百餘弓矢并一千五百車騎火器弓弩交發如霆如雷無衆不克無勁不摧口

太常氏曰麻城自御史至總督凡四蒞陝故於陝事最習收功最多。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其信哉。國初黃忠宣守交趾二十年。周文襄撫江南十九年。故交人聞忠宣至輒效順。江南人至今誦文襄之烈。皆久于其地之驗也。然麻城於治河乃收撓效。非有習。

也○亦○其○精○心○任○事○晨○夜○探○求○得○其○利○便○諸○疏○所○陳○條○理○詳○備○亦○非○漫○然○爲○之○也○驟○習○而○驟○行○之○於○他○人○爲○述○則○其○才○有○過○人○者○矣○

毛伯溫

毛伯溫字汝厲，毛之先爲浙三衢人。宋初曰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伯溫娠時，嘗見寶塔，色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提學副使邵寶奇其文，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爲毛青天。所著咸求諸伯溫，或史事疑似，牽制輒輟，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判甯半越中，卒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某用賄入爲大理卿，伯溫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美口舟車耗息，幾將正笑。伯溫等較釐，正復于故嘗。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較勘，如均徭、大戶。

卷之五 毛伯溫

聖

皆酌丁稅爲準。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許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其府中，爲姦利。伯溫發其罪狀，窮逮，頓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伯溫聞之一口，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易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其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伯溫，晒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訂送，有各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憾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諸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剽掠鄉縣，巡徵與邏湖官軍，互相抵牾，寇不

可與伯溫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宸濠賜勅，加依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達，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稱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訛言，不易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遇此士，曲防精鑒，得人爲多。辛巳，世宗皇帝卽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姦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污奏贖，真得易辭。伯溫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穢濁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先，人人痛憤。陛下卽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十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章、霍同惡相濟，默與黃緣，蓋其利害相關，俱欲掩飾。臣謂敬章不誅，恐詔不信于天下也。」疏入，中官爲屏氣。壬午，擢大理寺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簡屯田沒于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於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伯溫嘗在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留，不報。戊子，罷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起，奉勅提督馬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誑誤復罷歸。是年，伯溫始五十有二，而父母皆無恙。歲時奉鵬鄉人榮之。甲午十一月，丁母憂。乙未，丁父憂。丙

卷之五 毛伯溫

聖

申 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 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遵議與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伯溫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召伯溫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繇莫登庸事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脇從交首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曰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是時雖論入祥猶托疾乞終制八月服闋始視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推勞費千萬伯溫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為低昂工作易就 上聞之喜賜緡銀勾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

卷之五 毛伯溫

聖

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事處錢糧以急濟用備官屬以供委任破舊格以作銳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說而增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已亥春 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勅伯溫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伯溫至邊簡將帥嚴間謀設關隘增斥候均犒賞上言大同以北川原漫衍非城堡不守往年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和拊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為諱伯溫謂昔之領事縣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然興復城堡必先召募軍士項得應召兵三千餘矣創立五堡漸可底績 上是之於是即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邊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

十五里即以新軍實之蠲庶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以 皇太子恩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其年置官僚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 上決意南征加伯溫參贊機務九月同總兵官戚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太子少保賜銀綺復廕一子國子生伯溫因條陳議處六事一曰正名安南不庭皆繇莫登庸篡逆命將出師為討賊也宜先移檄省諭有從者許其投首有能斬賊者一體陞賞若賊首來降臣等即當奏聞區處待以不死如昏迷不悛必盡戮無赦伏乞明載勅中容臣等奉行二曰用

卷之五 毛伯溫

聖

兵廣西田州思恩泗城左右江等處及湖廣永順保靖四川酉陽等處土兵皆驍銳可用恐所過地方騷擾宜責各守巡官統領禁戢之兩廣總督都御史責任重大宜簡用碩臣以圖共濟雲南各府土兵必得黔國公印牌方能調用既調之後責付總兵以統布巡撫都御史以贊理廣東江西浙江福建等處官兵不可泛調宜聽臣選擢貴州總兵李璋廣西副總兵張經參將沈希儀皆謀勇素著宜聽委用廣西由憑祥州入界首關經小陸站漢土站過富良江即東關矣廣東由欽州一日至永安雲南由蒙自縣兩日可至蓮花灘三道刻期並進期在討賊戒勿妄殺今日將士以先入安南擒斬賊首為奇功若故縱真賊及妄殺無辜者以軍法重治

其論功賞格宜勅本兵預定三日用人乞勅兵部選才幹部屬官
三員隨軍查勘處旗牌參隨官舍天文陰陽通事醫士若干名
以備委用其各省三司及府州縣正佐官員聽臣臨時取用四曰
理財乞勅戶部通行各省布政司凡征完京折未解者福建江西
浙江兩廣則輸廣西南寧府貴州湖廣四川則輸雲南臨安府各
省督餉官及今秋熟買米貯倉其嘉靖十六年江西湖廣兌軍糧
米預行扣留若干改運南寧府仍查納粟事例并開中兩淮鹽課
及發太倉銀兩通算得四百萬度可舒目前之急五曰明賞罰法
曰賞不論時罰不遷刻軍中之賞小者金帛大者官爵宜勅吏兵
二部將文武官職割付給臣若干即于軍中拜官陞賞至于官罪

卷之五 毛伯溫

聖

酌量輕重必罰無宥六曰一事體即今三路進兵官屬將士數多
若號令不一何以免濟凡文移通行各宜同心協力紀驗之時微
功必錄毋得自分彼此各持所見致悞軍機違者聽臣奏奏疏上
俱依擬行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
四傳至嗣為陳曷所殺嗣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
其地黎氏舊臣鄭惟暉等告變且以黎寧為請登庸懼納表乞降
朝廷遣官康之未得至是勅伯溫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偽為行
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機取地郡縣之伯溫既集羣策乃馳檄安
南臣民諭以朝廷興絕繼滅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眾
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與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

指斥御史
過失是掌
憲事

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
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夷民上狀為莫登庸送款者甚眾伯
溫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
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
烏山三哨援之分奇兵為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為海哨雲南分三
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佈營登
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
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例辭極悲懇伯溫念安南
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宙不忍一夫失所平其毒亂豈以貪
利土地為心且窮治太密非騷擾遠夷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

卷之五 毛伯溫

辛

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
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伯溫為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為安
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暉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
他州進伯溫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
自陳乞休不允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上慰諭有加伯溫
益感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為八事一禁酷刑謂今御史不知詳
慎刑獄動憑捶楚立威致使無辜之民斃于杖下傷天地之和失
好生之德甚非盛世之所宜有也宜一切禁之三慎舉劾御史舉
劾吏部憑之以黜陟乃或舉者多至千數劾者不及丞尉假公濟
私毛舉塞責甚不稱風紀之職宜著為令舉必以上賢而劾不下

五品以下
京將令開

最宜申明

使速白而
不議處一
升二共說不

五品母令枉濫以滋姦弊三革搔擾御史以廉查為職所在務宜
新歷項或動委屬官分行州縣不惟迎送勞午倚勢作威或計賄
賂以中傷善類或望風旨而微文出入害不可言宜痛革之四懲
豪勢今鄉宦清修苦節者固多而憑倚恣睢者亦有若縱而不問
非所以著風裁明憲紀也宜少加懲創五省繁文凡御史出巡類
有造繳文冊費逾千金然不過文具而已自今出巡綱考語外一
切虛文通行廢革以致實政六明職守巡撫巡按及中差御史各
有職掌其載風憲事宜極為明備宜各遵守不許侵越違異七正
士習學校士生倚藉衣巾臧否人物甚或見事風生挾制官府宜
嚴督學官令其遵守臥碑以教習尚八備兩道兩道不備而欲民

卷之五 毛伯溫

五

無冤不可得也民有曲抑悉宜聽其訴理毋主先入之見偏執曲
斷奏入上曰朕恒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貪酷肆
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祇因巡按御史不得振揚風紀舉劾失實
御史臧否不分却歸都察院考覈不嚴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
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觀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設官初意國
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慰所陳悉允行
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
故違重治不宥伯溫又言撫按所屬官員六品以下罪狀顯著者
即自問黜不許繫劾上允其議是時巡按遠東御史胡基縱左
右受賄伯溫劾罷之朝廷紀綱為之稍振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

卷之五 毛伯溫

五

口必令伯溫覆議以上虜嘗越三關畿輔震恐伯溫以都城無郭
恐一旦倉猝無備復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衛郭郭以衛民
太祖高皇帝定鼎南京既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成祖文皇帝
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
思患預防豈容或緩臣等以為宜築外城便疏入上從之勅未
盡事宜令戶工二部會同速議以聞該部定議覆請上曰築城
係利國益民大事難以惜費即擇日興工民居葬地給別地處之
毋令失所十一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運計納賄厚薄為
近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倩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
糧腹削口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伯溫謂此弊不除雖有奇
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詞發以杜倖門伯溫又以善撫士卒者不為
優恤無以激勵人心會宣大總兵張達李恭被逮乃上言達恭善
撫士卒近日山西失事重大朝廷不得不問今俱械繫詔獄待命
誅夷被逮之日士卒攀號如失慈母一傳永棄不無可惜乞令戴
罪立功其紀功官勘報至日令案候在部候明年有警果能奮勇
成功另行查議詔待法司訊執再請伯溫又言馬政五事一營馬
多以貧軍領養往往減尅草料餽賃騎馱以致倒損數多今宜申
明舊例移選殷實壯軍領養遇有倒損其責罰輕重等昭依邊方
驛馬事例以領養年分久近為差一舊例提督少卿每半年閱實
隊官下瘦損倒死馬數逾為什條格甚嚴人知畏懼至嘉靖

十七年武定侯郭勛奏收前例限數稍寬以致後來倒損太多每
月不下三百餘匹今宜申飭如舊一寄養馬匹一遇調兌揀退中
有癯育羸廢不堪騎乘徒費餵養者皆緣養馬人戶暴殄所致請
選差御史一員查照本部先年題准事例逐一揀汰前項不堪馬
匹責償原價或以領養年深者量從寬減仍著爲令御史每三歲
一差一中外馬草料不勝以致倒死數多今後遇給邊方馬匹許
督撫官奏討草料其京營馬匹草料宜全給本司以杜侵漁一舊
例凡催借等項應罰馬者多以驚老寒責宜改令納價銀十兩貯
寺聽用得旨允行又集廷臣會議上防邊二十四事一請發太倉
銀十萬兩兵部缺官柴薪銀十萬兩令募兵四萬發太僕寺馬一

卷之五 屯田

五

萬匹馬價銀十五萬兩今市馬萬匹稍分給宜大山西保定四鎮
一大同鎮城迤北自鎮邊堡西東抵老營繕暗門頭抵楊和後口
搶風崖又自鎮河堡西界抵老營堡接壤中宜鑿壕塹屋築牆修
堡請下督臣趣爲營繕許以原發實功銀備經費一令戶部運京
通二倉米二十五萬石給宜大以賑饑困一各鄉民有謀勇自相
團給者宜如尙書許讚議官司止籍其名毋得科擾禦虜首功論
如例其所奪獲貨畜一切予之一各邊歸正人口宜信賞厚勞禁
邊吏毋得侵暴其有能賊虜者或率黨類來歸者宜加不次爵賞
以招遠人上宣大山西養馬舊例每歲夏秋下場不支草豆近年
場地既爲廢據調遣復無暇時請令戶部量發銀十萬兩專備三

鎮養馬支費事軍如舊一三鎮俱缺火器而大同兵械尤稱不足
請令工部如數督發一請令忤例大臣計畫行軍供餽或計日預
給乾糗或隨支輕費銀兩或隨地處備芻餉免致臨期煩擾徒費
無用一宜預調延緩寧夏固原遼東銳卒六枝枝三千人題赴宣
大督府聽用度支給其軍費一轉戰追奔變在呼吸我軍戰捷取
首往往爲虜所殺宜另設衝鋒破敵一科選敢死士數千人爲兵
鋒優其廩餉遇虜用以先登論功以摧陷爲上不貴斬獲一宣大
偏保河南山東已有總督文臣居中調度宜增設武臣一員俾之
協力防禦事軍另議一海內廢棄將官除罪至殊死者弗議外請
自總兵以下千百戶以上不分克軍立功革職閒住等項但有熟

卷之五 屯田

五

諳邊務曾經戰陣者許自備鞍馬隨帶家丁道路續食期以三月
赴宣大軍門視其聚寡或附諸將或自爲營遇警令其獨當一面
果策奇勲不計前罪如例陞賞一請令吏部查覈罷任文職不拘
致仕閑住養病爲民謫戍等項俱有才具堪濟邊用者果經論薦
卽覈其年力徵詣闕下以備任使一士不用命克敵爲難乞勅總
督大臣凡兵交有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自都指揮以下卽斬
以徇衆總副叅游等官則責甘死罪狀令破賊自贖其士卒畏縮
者亦許總兵官徑行處斬一諸臣建議足食之策言多可採請下
戶部條其可行者一各邊軍士寒苦錢糧空乏請并令戶部總會
歲計出入極弊之源與所以通變之法並閱實各邊主客兵糧所

需費耗亟為議奏一諸建議籌邊至計固多但間外之事不可中制凡一應事宜請悉聽督臣計畫許以便宜從事一請嚴察奸細有能捕獲者陞賞如擒斬例並審所過官司以失察之罪居民容隱者革職之一請令京營將領除管操外分曹操演所部人馬有警即以次調發所需行糧戎器主者預為處備一宜大山西直隸附近居庸紫荆關一帶墩宜行督臣修築河南山東腹衷州縣聽民自便其諸臣所陳因時設險之策諸令督臣參酌行止一巡撫兵備守巡守令均有地方之責近者各鎮失事守巡兵備不與其罪似非政體宜與本巡按守令通論功罪一各邊軍舍餘丁有能出邊斬首虜者除烙印陞級外宜仍加重賞以作勇敢一州

卷之五 毛伯溫

著

縣民壯舊額太多宜行督撫大州縣增至千名其次八九百名又次六七百名最少五百名一前奉諭旨守邊將領失事律有正條若衆寡不敵牲畜被掠及殺戮沿邊哨探樵軍士不係境內者毋妄引被賊入境擄掠人民律若奮勇迎敵致虜奔敗者雖斬獲不當損失仍以功論毋妄引損軍律宜申飭各邊永為遵守議上俱報可伯溫又言屬者陛下軫軫疆圉之急總督大臣並署文武謀勇相資事宜允濟矣然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關外之臣彼此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則嫌隙易生可慮者一自古命將出師最忌中制若往時奏請必致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後可慮者三總督大臣

得專生殺諸將往往不遵約束遂故求引去即加以罪亦所甘心可慮者四臣請特詔二臣宜同心決策共濟時艱軍中一切機宜不從中覆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二臣宜盡心展布無恤其他即有人言宜自省待命不當懇求引避所轄自總兵以下有所抗撓即許論斷如法如此二臣不能盡心畢力以靖疆圉則當治以不效之罪上嘉納伯溫又預陳防虜七事一各邊正奇游擊兵馬原有定額邇者徵調則伍籍稱虛給餉則額名俱在其為耗蠹莫此為甚乞勅總督鎮巡諸臣覈其軍實新舊登減之數并盡區補之法以聞一千里徵兵供億不貲况一經調發則彼實此虛兼之警報東西不時未免疲于奔命宜飭邊臣預探遠瞭知虜所向

卷之五 毛伯溫

著

專力為備有警則隣境策兵援之一延緩之兵素稱驍健舊議於游兵外增募二枝以援山西後以節費減半今宜仍足二枝增設游擊將軍一員其糧餉軍器馬匹所司為給每遇防秋新舊更番守援一招降詰奸倡勇設險具有成議第宜申飭督行并令守臣選將料兵計儲修備一兵糧原自相當此者兵以選絕而避糧以虛費而靡蓋自放支則視舊藉按伏則論一枝不及衆對耳今宜通查禁革一嚴訓練以習兵將一省工役以蘇民力疏入悉議行總督宜大侍郎霍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令延緩一枝駐黃甫川其遼東者駐居庸薊州者駐紫荆保定者駐故關及山東長槍手河南毛葫蘆俱聽取用伯溫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

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厲之心輕惟延綏游兵二枝爲山西添設者及長槍手等兵可聽其徵發上從部議一應邊備事宜卽諭賜會撫鎮諸臣從實舉行其誤事者罪無赦甘肅近邊各種番夷糾衆攻打莊寨殺掠人畜據險抗敵時巡撫都御史詹榮欲乘時追勦以懲兇悍除民害總督侍郎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勘定伯溫言禦夷之道貴于趨時應變之機成于多算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易成緩之則滋蔓難制萬一調停無法撫勦兼失徒開邊釁自損國威宜行各鎮總兵官練兵治具固守地方一面多遣官通人役宣布德威陳示禍福若各番畏威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償原贖財

卷之五 毛伯溫

至

物以贖前罪或怙終負固務要追勦從長計議相機處分不得互相異同往復請奏以致失機務事上從部議是時虜報沓至京師戒嚴伯溫及成國公朱希忠給事中戴夢桂張元冲御史楊本深胡汝輔及山西巡撫曾銑等先後各議防守事宜伯溫議上八事一京營薊州延綏遼東及山東河南調至兵馬須屬文武大臣總督一令督兵官部屬將領統領營軍于郊外結壘防禦仍遣九卿大臣分守九門一郊外挑壕壕邊堆土土上用鹿角柵一郊外設品字寨四郊盡用此法如鹿角柵不足以戰車或大小車輛之一本部主事劉鳳池劉壽俱有膽勇籌略可委軍中贊畫一有能擒斬虜酋及勾引爲虜問者俱破例陞賞一京營坐營及參將千總

等官得自選兵聽征一諸人有智勇肯戮力報効出奇破敵者驟加陞賞一通州倉及馬房草場糧務當令戶部議處悉如議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時營丁耗方議招募伯溫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買鹽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首以徇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數城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伯溫銳意清汰怨謔日起不爲動伯溫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卽所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尤

卷之五 毛伯溫

美

轉不少執各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發遣無邊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考滿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誥命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成兵已而戒嚴方得罪伯溫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垂卒郡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國家事不少亂鄉人聞訃無少長咸太息嗟惋伯溫平生懿達友愛和易易與人居言語嫵嫵不爲崖岸急遽之難援之不克愜悵如有所失以是宦遊四方無間識與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沈緩臨大事割疑析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卽探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伯溫

必有與望。然卒奉。上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肅。默然定。俗亂。懷服。南土。未嘗張皇。變幻。詐飭。觀聽。雖驟。而受成。笑亦其謹。厚惠。慈出于天性。然也。

太常氏曰。余觀吉水之御鎮守中官。綽有妙用。其論。肅敬。韋霜。殊。有力。量。登其剛柔。並用。邪。張文錦。以五堡之策。被禍。而吉水築之。以收成功。莫登庸。以割據之勢。為亂。而吉水擊之以無血刃。乃其。稔于五堡。必築之勢。審于文錦。被禍之緣。而登庸。割據之計。且行。交趾之人心。未附。一臨之以兵。必且。洵懼。請命。爾然。其不畏難。不。費功。其明敏。豁達。有足多也。若其所陳。廢革。時弊。八事。則至今。猶。所當申明者。

卷之五 毛伯溫

五

王新建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父章。舉進士第一。官南京吏部尚書。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岑失手墮地。蹶不能啼。岑以氣噓而啼。驚。則已生守仁。果蹶。岑乃以氣噓之。而甦。王父天叙名之曰雲。至五歲而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以名泄之。王父悟。因為更名。即能言。讀書過目誦。十一歲從父華北上。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當。貴極人臣。立大功名。編閱它弟子。決其。天資。賤後皆驗。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甲第耳。守仁

卷之五 王守仁

六

光事必有
所授

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嘆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梅關。特聞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登甲榜。使治前戚寧伯王越。葬。因得細詢戚寧用兵之詳。然守仁少則夢戚寧貽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山戚寧所佩劍為謝。則宛然如覩矣。蓋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為策得八事。上之。言皆。劍。尋授刑部雲南司生。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諸所善太原喬宇。河南李夢陽。何景明輩。切摩為古文。

又即守死
切家也

辭已而厭之。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而無所得。復與諸親
納。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佃聘之
主試。程式文為諸省冠。所得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時中
貴人劉瑄等。方導上為狎游。南育臺臣戴銑等爭之甚切。奉旨詔
獄守仁上疏力救之。且言縱騎旁午。拘繫載道。卽陛下非有意
懲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
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瑄銑等言切。亦下之獄。廷杖四十。
死而復蘇。請貴州龍場驛丞。瑄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至錢塘。
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出鉛山。訪上僊婁氏婦。
又逢年。始之驛。諸苗畏相率伐木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黽勉。

卷之三 王守仁

王守仁

於學。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學副使席書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始
悟知行合一。會水西宜慰有亂。萌守仁為書婉曲諭。以利害遂止。
又明年。瑾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
而低昂之獄。燂盈庭。不即斷射。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
使之委曲。勸諭。勝氣肅訟之非。至有泣而歸者。繇是閭閻日清。在
縣七閱月。所示民者。大都論父老使教子弟。無令僻蕩而已。又立
保甲。清驛供。杜姦養。定水次。兌絕鎮守橫斂。至今守之為甲。今云
入觀。遷南京刑部主事。再遷吏部驗封司主事。超為文選司員外。
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器守仁。驟用之。其年
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惟之以

哥

于役得兵

卷之三 王守仁

王守仁

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獨奇守仁。才以為不世
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為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務使姦
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為慮也。
時自都邑輿臺。至守仁左右。及麾下將較多。為賊耳目。當事一有
舉動。輒先覺。莫可為計。守仁微得老謀。最難者至。釜釜而腸之。曰。
汝自知當死否。皆為極言賊情。寔吾貴汝。謀迫乃盡吐其詳。守仁
笑而背之。守仁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前
當事者多調狼達土兵。動經歲年。糜費餘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
兵備於各屬。督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力出眾者。每縣多
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
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為率。中則
有出眾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
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官統練。防隘守城。其揀退不堪者。止
追工食解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道屯劄。選官分統教習
之。如此。可無事于狼土之調矣。守仁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
進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
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
丞紀鏞死之。諸將猶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守仁乃責失律者。罪。特
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勅羣哨。佯言犒眾退師。

秋再舉陰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三路乘夜啣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維下滾木礮石以死拒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從間道鼓噪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賜勅獎賚方守仁初議進兵論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難以兵剋則用克國破雋之謀滅兇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

卷之五 王守仁

奎

狙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調師守仁獨以為見兵二千有餘已足取勝遂親督亟出竟以成功遂師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假臣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進死工項讀而嘆曰重權不與此人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遲擧萬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遲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

均見情形

文成一生
用兵此最
得策

即行斬首示衆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矣守仁又以賊久據險為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為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簡司于枋頭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為文撫諭諸賊辭旨匪懈懇至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遂相率皈命餉不足則疏請通鹽法又疏請處南贛商稅先是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故于贛州立廠抽分許以贍贍行于臨吉三府起正德六年至九月而止至是守仁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蓋不加賦而餉足已是時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用有洞頭諸賊巢賊首謝志

卷之五 王守仁

奎

珊號征南王糾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開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巢慮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守仁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為賊之腹心而桶岡為之羽翼今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然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朔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且以為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也於是分定哨道指授

方略密以十月已酉進兵至十一月已巳凡破賊五十餘巢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眾請乘勝進兵桶岡守仁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往者夾攻數月無功其所踞入惟銷匙龍葫蘆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黃緣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之同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餘兼三日之程百里爭利彼有拒而不前頓兵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

卷之五

五

其嘉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未暇為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千餘擒斬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復賜勅獎諭因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凡八十餘在上猶大庾南康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詭令不及以故為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垂久遠議割上猶縣崇義等三里大庾縣義安等三里南康縣至坪一里特設縣治于三果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處仍設三巡簡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甯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與國宜設關隘保障今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

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守仁進兵橫水時恐洩頭乘之乃為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為賊久官府多不可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報於是擇其眾五百人從征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守仁許之北征桶岡倭截路上新地以迂其歸內嚴備而外若寬假陰召被害者畫策皆言池氏內附兩經兵勦無功嘗言狼兵來須十年我避不須一月其言又不久也乃密書方略使歸候期及桶岡破賊益懼陰為賊守備守仁使人賁賜胾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像為防非虞官兵也守仁陽信

卷之五

五

之因怒珂等擅兵營殺移檄龍川將討之賊聞信懼且半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守仁欲藉珂以紿三洲密語珂曰吾始與汝當再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喜諾至是珂再至守仁佯怒數其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守仁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張燈火為樂又曰樂戶多住龜甲尾恐招盜盡遷入城又遣指揮及諸叅隨領曆三洲時仲容等因疑守仁圖已既喜得曆其勢良厚使人因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領曆若可高坐乎眾然之於是仲容率其黨與豪健者九十三人營于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守仁問之已匿兵形復令傍祥符宮以待故語之曰若皆吾新民不

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官。供帳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守仁既遣參隨館伴復製長青衣。油靴。教之習禮。而時試之一日。給賞老少互爭。參隨以告。守仁曰。忘分別耳。次日依序給賞。衆始安。仲容私入衛獄。視珂。參隨故令獄卒。匣繫珂甚苦。衆莫不唾罵。數之比辭。歸守仁曰。自此至三。須八九日。即往歲前。未必抵家。即至。又當正徒。取勞苦。聞贛州今歲有燈。易以正月歸乎。其當甚喜。諸參隨復貸之銀。俱欣然忘歸。即謁正復辭。守仁曰。汝謁正。尚未犒汝。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甲士六百。人射圍度。以六人制其一。復密語參隨龍光曰。勿了十人。汝可立屏下。慰我。否則入。

卷之五

七

告計既定。詰旦。集仲容等院中。盛設鼓樂。內外不得聞聲。乃召屠人。封牛豕。階下與銀。曆酒。肉。兩手莫勝。復以花絲糾繫。已乃勞之。酒三。叩頭出。令謝兵道。既出。甲士盡藏之外。門然人。封肉。勞酒。不令得見。間有強者。須七八人。乃屈至八十七人。甲士且盡光。入告守仁。色變光。故緩行上階。取茶。造膝曰。人盡矣。守仁即指所賞者曰。汝後生。昨日何得先長行。須縛之以示教。已而歷指未賞者六人曰。是皆先長者。盡縛之。而出。日過未已。畢事。蓋先時守仁已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兵。又爲僞牌。以捕珂黨。爲言故出池。巢以相給。及是。珂已先歸。夜將半。守仁自率軍走三。泐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守仁躡橋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守仁摘百人。啣枚。

妙算

約見形勢

卷之五

七

塞旗持炮。火線後出。谷須更。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是爲正月七日。而兵備副憲楊璋。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刑部李教。推官危壽。等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守仁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寨至賊巢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監。留兵防守。而歸方守仁。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疏方上。而夾攻之命已下。守仁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泐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百兵。齊而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今宜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迫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連市之匪。江西之兵又得。

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作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匪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獲不濟矣。既而以次盪平。悉與前。今因泰設和平縣。和平峒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里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

卷之五 守仁

安

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凌夷。守仁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備司於洲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其相近各巢。令自取便利。分轄諸地。其後一二恃強相抗者。守仁自携兵勦之。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廉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推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提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輔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且夕軍旅。而不時與諸儒生講學。後乃為致良知之說。蓋本于孟氏之良知。大學之致知。以立言盡掃曲學之支離。而直示以本心簡易痛切。天下高明之士。樂于傾。而惡簡束者。莫其便。交頌以上接孔子而

城守

拘方者不能無嘆。嘗云。時寧王宸濠方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固善守仁。守仁亦使其門人黃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語兩不合而罷。命福建軍人進貢。殺官吏以叛。詔遣守仁往勦。未至而事已平。守仁因取道南昌。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追之。守仁跳漁舟得免。僞還南潯。是夕抵江。至新淦。邑令李美善練士。堅請留。守仁登城曰。汝意甚善。惜城小耳。四日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力以大義邀之。討逆。守仁乃上疏告變。而後檄列郡。累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原伍希儒自嶺外復

卷之五 王守仁

王

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受宸濠之兵。連出日南。京空城耳。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倂為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邵永。以邊兵四萬。錄陸取鳳陽道。都督劉輝。桂勇。以京邊兵四萬。錄水取淮陽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潯發。楊且以兵八萬。自廣西發。泰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趣南昌。所經縣關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囑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國至意。第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緊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點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倂俾未決。士實養正。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

給之留兵萬人屬宗支拱樛等爲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發吉安明日至樟樹鎮又二日誓師次豐城諜知賊使精卒四百設伏新舊廠以應省城發精卒四百襲破之先是南昌爲備甚嚴聞賊兵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兵驟集益喪氣衆乘之呼譟梯而上遂入城擒拱樛及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城中頗多殺傷守仁猶在後軍質明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中約束附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宸濠聞南昌告急遂解安慶圍移兵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攀之守仁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變徐圖進止

卷之五 守仁

十二

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野戰誘人今進不能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擒不賊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進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設伏與文定等相應與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進而亂邢昫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等乘之伏起羣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蓋爭奮賊大敗擒斬三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

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多沉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貴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弓刀衣甲器物十餘萬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初命樟樹鎮衆議安慶甚急宜引兵據之守仁曰南康九江皆爲賊有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圍安慶勢不能援是我腹背受敵也今南昌既破賊失內據必且歸援如此安慶之圍自解賊亦且成擒矣率如計時上以親征名已至涿州提聞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擾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真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親視何特一寵主天下之姦

卷之五 守仁

十三

維登直在宗室與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刻責易轍改弦罷黜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繇江而上抵南昌咸圖掩爲已功故留守仁之疏不下守仁乃俘宸濠取道湘江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于廣信欲迫還宸濠縱之鄱湖候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遽遣人至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督畫機密軍務在

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鎮其
賢永悅守仁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然
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掩功來
也弟順皇上之意猶可挽回稍逆之徒激草下之怒無救于天
下大計矣守仁信其無他乃悉以宸濠等付永鎮鎮守守仁至杭
承之令復還江西守仁移家而還永乃為人言而身至京口
然謂為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守仁等前已駐師南
昌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尋常守仁厚加恩禮
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于守仁而歸復時之於上謂守仁且
反獨張永保持之得免禍於是守仁請賑恤其士民且以大水自

卷之五 王守仁

十三

幼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
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遂
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
者益眾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
僞學者有以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郎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
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
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細之守仁不
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言慰諭不聽會守仁
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

前建此疏
下營平

復為言之張璁霍璡等皆推轂守仁然江西輔臣故衛守仁不能
特薦猶持前論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
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蹂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
其二子跳別將盧蘇王受各擁眾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
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
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
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
有可誅之罪然所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
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猛撞及諸流氓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
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狼兵若猛

卷之五 王守仁

十四

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平則又
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為姦是以如
而徵發懲拘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
日衰施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即其已暴之惡誠宜加誅
然所以致彼若是者亦宜反思其咎矣即所可憤怒者不過以猛
父子及其餘黨數人而已其下萬眾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
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天討已行又乃不勝盧王二酋之憤
遂不顧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驟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
而兩酋之首未得徒爾兵連禍結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
六七山獍海賊乘機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惑之貧者流

人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奈何。當十百于二酋者哉。不此之慮而汲汲于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為且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戰。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資。弭不測之變。迨區區既定。德威懷洽之後。二酋若改惡自新。則我亦何必固求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必重煩天兵。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欲待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大校地。載寧有與。最爾小醜。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昔舜征有苗。謂宜不終朝而克。顧歷三旬之久而後班師。自今言之。其不振其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謬膺重命。從事偏隅。小醜非不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于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于兩省之民。但知邀功于目前。而不知段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睹。但論者以為既設而復去。恐啓人言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取明為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由州切臨

卷之五

七

卷之五

王守仁

七

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犴狴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思。思田州處置事宜。候事平之日。另行議奏。疏下兵部覆議。言守仁之疏。是或一見以臣等觀之。竊恐目前之效。片微可收。事後之機。他時難料。且中途詢訪。未經會議。亦非的然處置之方。臣等因登其語。意所當審處者。有五。田州既改土為流。因其叛亂而盡易之。朝令夕改。無以示信。須查始別府州事例。上流兼設。而後可。一也。岑猛父子職級。因罪降革。不當仍復府制。宜降五品衙門。擇人分管。庶法紀不致陵夷。二也。盧王二酋有名首惡。不應獨使幸免。若果能向順。執獻同惡。投赴軍門。乃可待以不死。聽候安置。三也。思恩府弘治末年。建治安定已久。非田州比。似未可一變改易。慮流官增編里甲。妄肆科罰。豈無法綱可禁防乎。四也。本部題離事。例坐擒岑猛。并斬首來獻者。賞銀有差。仍分給罪人財產。量授地方官職。今銀兩雖將給賞。而財產未見議撥。無以激勵有功。必昭依功。力輕重。分別地產給賞。以殺雄據之勢。一以勵忠勇之心。散財輯衆。示兵家所急。五也。宜令守仁會同總領太監張瑄。總兵官李曼。所舊巡按紀功御史。據理審明。詳情度勢。應撫應勦。或勦撫並行。不宜偏執。應土應流。與土流兼設。尤在得人。并將臣等所陳五事。酌量採行。務使德威相濟。庶國體無損。上從部議。以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但未結詢謀

金同。恐非定論。今與鎮巡等官熟計。以聞其應施行者。亦許以便。宜行事。守仁遂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人見守仁爲諭。杖之一百。然聽其入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守仁疏曰。臣奉命於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等官會議。思田禍結南甯。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以數萬無辜。赤子窮搜。極捕傷天地之和。一也。用兵以來。未嘗交戰。而所費銀米數十萬。今梧州倉庫空虛。餉餉不給。二也。調兵久戍。疾死逃亡者接踵。若

卷之五 王守仁

七

復驅之鋒鏑。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三也。兵連兩省。民不得耕織。事久慮易。亂乃滋其四也。徵調各土兵。無能宣布。五也。示威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誘之驅敵。彼因挾此。貪求恣肆。六也。兩廣盜賊猖獗。巢穴數千百。軍衛有司。營壘關隘之兵。時警募補。尚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一隅。儻有他虞。何以待之。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皆取辦于南甯諸屬縣。民困已極。非益卽死。七也。兩廣土官於岑猛之滅。既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恃獨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先多僱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費亦鉅萬。今茲復調。道路怨嗟。勢必逃遁。

雖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皆僮獠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其時雖欲收土設流。其誰與守。非獨撤藩籬。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僮獠爲邊夷。拓石開疆。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泰時勝廣之軋。實與於閩左之戍。且一失制。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之命。一也。息財省費。民免重困。二也。戍兵得歸。無死公之慘。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致窮迫爲盜。四也。罷散土兵。使知朝廷自有神武。陰折天下反側之姦。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六也。息餽運。省夫馬。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釋冤死。孤悲之憾。土官免斥。公齒寒之危。八

卷之五 王守仁

六

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以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僮獠。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九也。土民既皆悅服。不煩復以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乃當事者莫敢言。無何哉。蓋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停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目之愆。是爲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四毀暢於其外。是以率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事君。殺其身。苟利于國。且爲

之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遂撓君志哉。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路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聞而發。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威德令齋飛牌歸巢省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朝廷既赦爾之罪。豈忍失信。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何以泄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快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

卷之五 王守仁

七九

悅服謂朝廷有再生之恩。當以死報。乞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石布政林富等安插於二十六日。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上覽其疏嘉之。守仁又奏。比者侍郎方獻夫建議于田州暫設都御史。同廣西副總兵專駐其地。撫巡諸夷。臣近因蘇受等歸降。行委石布政使林富及閒住副總兵張佑。撫定其衆。竊見富慈祥豈弟。議建行堅。佑閒于將略。其才俱可使。請以林富量改憲職。俾巡撫思田張佑復其舊職。其一切廩餼與馬之費。悉取辦於南寧府衛於軍餉內支給。不以干思田之人。然要之瘡痍不可治以漢法。流官之設猶恐不便。况于都府侯歲餘經略有次第。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

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道兼理。而柳慶見欽察將盜賊竊發。防守可虞。今駐田州沈希儀舊在柳慶。素諳夷情。仍可改任柳慶。兵部覆如守仁議。得旨。張佑准充復副總兵。協同鎮守思田地方。專在田州駐劄。往來提調官軍撫安土人。巡撫不必設。凡事專責成守巡兵備等官。沈希儀暫令柳慶帶管。待新任參將至日。從宜委任。守仁以田州既平。議處經略事宜。一議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請以田州爲田寧府。因城池修置府治。設流官知府。同知經歷知事各一員。其思恩府設流官知府。宜仍舊。惟念土目各以土俗自治。一議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謂岑氏世有田州。民心繫戀。今請仍建一州。以立岑氏之後。查得岑猛有二

卷之五 王守仁

今

子長那佐。自幼出繼爲武靖州知州。武靖當徭賊之衝。那佐才足制馭。宜復舊職。而今所建州。請以猛幼子那相授吏目。署州事。俟候遞陞爲知州。以承岑氏之祀。若思恩則岑濬之後。絕不必更設土官知州矣。一議分設土官巡備以散各夷之黨。謂田寧府地除割八甲立州外。餘四十甲。請分設十九巡簡司。每司立土巡簡一員。而以土目之能服衆如盧蘇王受等十九人爲其辦納官糧。與連屬制御之道。悉隸之流官知府。而其官職地上。今得傳之子孫庶人知自愛。而不輕犯法。其思恩府各目甲亦宜倣此建置。一議用人。言田寧府舊有知府陳能。奉勅以廣西布政司參政署府事。而左布政使嚴紘不遵勅旨。待以屬吏。能遂棄職還籍。今並置提

問訪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請陞爲田寧府同知待有成績擢爲知府或別遷老成廉靖者仍以參政奉勅掌田寧府事其思恩府知府林朝英屢次奔逃難以臨下宜如陳能一體送部調用而柳州府知府桂近委經理府治民甚信向卽宜陞爲思恩府知府以順夷情兵部覆議上悉從之惟以岑猛子名數與前撫按所報各異令再覈以聞時部議岑猛四子而守仁止言存者二人與前奏者不合且猛次子邦彥生有嫡長男嬌童又娶盧蘇女生子一人俱不言所在事屬未明詔令復勘至是守仁奏言臣初議立岑氏後該府上目及耆老皆言岑猛四子長邦佐妻張氏出次邦彥妻林氏出次邦輔外婢所生次邦相妻韋氏出猛安

卷之五 王守仁

全

溺林氏而張失愛故邦佐出繼武靖而邦彥承襲今邦彥既死宜立邦佐時臣等竊議武靖地方正當猛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已久民心歸戴況其才力足以制禦各寨今欲更立一人殊難其代兼恐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真若仍還邦佐於武靖而立其次子邦輔時各目執稱邦輔外婢所生名實不正惟邦相係猛正派質貌厚重衆心歸服繼岑氏者莫如邦相故當時直斷邦輔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三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後紛爭之言也乞勅該帥俯從原議立邦相于田州以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官職名目隨任庶幾人心允服得旨既查勘明白岑邦相准接田州署州事吏目仍聽流官知府

卷之五 王守仁

全

控制先是斷藤峽等處猛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諸賊連結數十餘寨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則入萬山叢密之中自潯梧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自韓雍大征後無能平者守仁卽用盧蘇王受等且密召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使指揮唐宏等分部襲之守仁故止南寧龍運湖兵之應調者俱旗什鼓示不爲備及賊已潰令官軍四面圍攻永順攻牛腸保靖攻六寺諸巢以四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臺花相等賊又明日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斷藤峽平十一日官軍衝橫石江分道而下永順兵盤石大黃江登岸攻仙臺花相等賊以靖兵于烏江口丹竹埕登嶺攻白竹古陶羅鳳等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布政使林富率盧蘇王受等別從新墟道卯夜發直抵八寨突破石門天險遂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達等寨二十八日被周安等寨五月一日破古鉢等寨十日破都者明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思恩土目常貴等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黃田等寨六月七日破鉄坑等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走會大風渡江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投墜崖谷死是役也因湖廣掣還之兵將思田新附之衆卒不滿八千時不滿三月而俘斬三千餘人深入三百餘里守仁以捷聞因言廟廊諸臣推誠取任公心協贊故已得展布四體共成此功宜先行廟廊舉任協贊之賞以錄諸禦侮折衝之勞兵部覆奏得旨此捷音近於誇詐有失信義思

威倒置恐傷大體但各洞獲賊集亂日久勞亦不可泯王守仁姑賜勅獎諭有功人員下巡按御史覆實以聞守仁又上疏經略斷藤峽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龍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請撥勸學士霍輔等上疏曰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用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崇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與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餘小巢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溪

卷之五 王守仁

全

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為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服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業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當時未及區畫其地為經久圖俾餘賊復據巢穴五十年生聚則賊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為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圖連城邑以鎮定之則賊失其險後日不能為變通賊來歸且化為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曰建甯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不知守仁之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逋逃罔未嘗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俾之復業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為良民失此

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與版築賊漸來歸據險以抗我師雖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城成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是何也若侯其奏報豈不敗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設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矣其以一身而分聖明兩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平之勝慶昨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沮城堡不築通賊未據地方可慮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時朝議歎於八寨之役故其辭懇切若此

卷之五 王守仁

全

防之宋我獨當之昔思恩未設流官之前歲出兵備備用及漢官既設非惟兵糧不出反設守備官督兵千餘守之二十年來反賊者數起為鑒不遠且岑猛本無反情身既伏誅長子為其出法相督若籍其土疆則浮于罪何以服諸夷之心臣以為宜降府為州即以猛子那知州事止遣一吏日佐之分設土巡簡司使各州其地無事則將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為便八寨不可遷衛有則頭三總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無聊易驅從三也凌險孤居援無授四也見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及遠則八寨近諸八寨又不得以遠護賓州為今日計衛上林之三里守仁設議設縣可遷南丹衛于此夫設縣則帥營州之地即思恩是縣彼而失此也遷衛則無八寨之吃以還錢賓州之舉而兩得也周安堡居八寨之中四方賊黨道路所會宜築新城立守備官分商丹衛軍為兩班番休通戍仍如守仁議徙還江西所轄城三年而後起其舍目能報效者世土巡簡則守備兵漸可撤固三里第往來督寨而已八寨雖撫殘徒令備排甲每五十立一村老約束之朔望參守備官聽耕如故而復其舊募其精壯以募什伍如此不惟資其實用亦可止其流而至于荒田思恩立也守仁諸議皆善而鳳化縣徒寄空名無益事體臣以為可裁幸上林縣扼八寨而敵兩江臣以為不可割屬思恩南丹

雖遷其地本屬上林。上林屬賓州。臣以爲宜各仍舊。思前必親。建立時治。亦久。地方。非可以便小民之難。差。誤。亦。是。以。鎮。據。要。衝。消。阻。賊。盜。也。然。不。宜。屬。于。州。而。仍。屬。南。寧。爲。便。其。議。與。守。仁。稍。有。異。同。事。下。兵。部。言。周。安。堡。守。備。兵。不。必。設。舉。邦。相。止。校。判。官。若。州。事。依。其。勢。著。而。後。按。之。餘。悉。如。前。言。詔。可。然。守。仁。方。上。疏。而。病。矣。既。而。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尊。規。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州。事。宜。失。常。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罷。世。讓。并。輟。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于。祭。及。贈。諡。詞。推。明。爲。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學。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學。力。排。紫。陽。併。一。切。

卷之五 王守仁

八五

盡掃去之。其最後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太常氏曰。文成之才。真不世出。用之于兵。則除積寇。靖巨難。若摧枯朽于平陸。用之于學。則破支離。開拘曲。若揭日月于中天。蓋授之所向。罔不奏績者。但儒者所守。規矩繩墨。而兵家所尚。取與翕張。其不相謀。豈直冰炭世之善功名者。稱其御易合。龍象儲待宵人。蹈險出危。權譎變幻。種種合節。時時得用。然以折之聖賢之繩墨。規矩何如也。審然。則惟有坐談寂寞之演。逍遙廣漠之野。付理亂于不聞者得之耳。一涉亂世之末流。則仆矣。國家之危急。蒼赤之糞粉。誰則任之。愚以爲直反之吾良知所獨知之地。一毫未嘗。

以身家功名起念。庶幾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風乎。則卽有權譎變幻。亦兩得之矣。噫。亦難矣哉。又云。世稱文成平寧濠之功。不知始謀力戰。多繇伍松滋。世以文成之處。盧蘇王受爲失策。不知文成無恙。則蠢茲小醜。必不復叛也。

卷之五 王守仁

八六

徐文貞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父黼，以郡僚選授宣平丞。階舉于宣平，公舍為博士弟子。會肅貞襄毅為華亭令，奇之，進之以平賢之學。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授編修，階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傳廷和見而獨異之，語其資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予告歸，舉甲申八月北上。是時言事者以不當上尊親意，逮訊成謫累累。階避詠官安磐翰林楊慎王元觀，皆狼籍血肉中，出棄裝遺之。或謂有宅丹而謂者，階意自若。至清源，夜夢心動，反倬彭城，而外艱計至，歸服除，復故官。階性傲，錄其巧于機權，一意傍名義以釣聲譽，故領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

卷之五 徐階

全

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遂為王氏學。諸賢豪長者交口稱譽，階因盡得縉紳間聲，克綽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會永嘉張孚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眾莫敢特異。階奮起謂吾輩皆誦法孔子，胡吟而不喏者比比耶？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力與孚敬辯，孚敬辭屈，益怒。上亦以孚敬意為說，他御史繼之，詔論階罪，廷多為階解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益從輩員，襄游及同年歐陽德相與謀求良知遺訓，欲返之心身而出之。至於國家典訓章程比詳，問閭大小利益，靡不用以為學，而他綴羽續綉，移商刻徵，以駭悅耳目者，舍不之取。一旦慷慨持論，從容於雲霧之下，而弗為動。天下益信階之足以大受，而尚意其自禁近出

身當原無像教

為小官，必不堪也。至則連揖郡事，盡心几案，毀淫祠，剔社學，清久

繫獄囚，即深文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為害久，不伏辜，監司以屬階，階乃設方略，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而擢浙江僉事，督學政，歲週行郡邑，必徧既唱諸生，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不得已而施夏楚，必示以慘然色。諸生皆服，無怨者。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一如湖時文成學尤盛行於江西，階因像祀馬令，皇太子出閣，選官屬改洗馬，兼侍讀，秩服仍故，以內艱歸。服除，進祭酒，為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而有曖昧失者，亦務掩匿，覆蓋之諸生亦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

卷之五 徐階

大

遷吏部，年方四十有三，故事吏部官以操柄故，率鑄門簡，接為防嫌，示重。階則破例延訪，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異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為之用。益有縉紳間聲，時太宰屢易，始以熊恭肅淡繼，繼以唐文襄龍周恭肅用，咸推重。階教署部事，有行重賈賄方士求大司馬者，取上指，賜階至，再階勿應，後其人為大帥，竟抵罪。而階所推轂宋莊靖景張襄惠岳王文定道歐陽文莊德及范大司馬，皆天下所共信以為長者，當大計，所進退不徇眾口。天下翕然稱賢，而後周用卒，當推代者，刑部尚書聞淵名，為老成人，非上所急也。階前推淵淵入吏部，顧白處前輩，且嘗歷

其領身
奏故智
各均有
錄政宜

諸曹郎事取立斷其待階不能如前三公階意不樂求出避之乃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凡王國爵封秋謚併文武大臣陳乞祭葬皆表之以請報可定爲繁令時莊景皇太子冠甫成禮而暴疾薨階議喪禮以上及百官皆爲期之服仍詣門哭上不憚謂天子絕期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者詣停柩所輔臣讀至服可無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階曰不然絕期者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且未有哭臨而不哀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上使中涓調而是之令宮中仍皆服哀前此一二秩宗皆好以法市利至階而振制部事稍肅上察階勤召入直無逸殿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

卷之五 徐階 九

撰齋詞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饌上尊無虛日吏部尚書廷推階爲首上不悅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累請立皇太子不報景王與穆宗同歲差少中外未測上指所嚮階恐有釣奇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階復請以齒叙先裕而後景復不允既冠階贊景王冠偕諸大臣謁於臨保室上使中涓問二王行坐若何階曰有上黼座在坐則俱嚮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嚴誰敢紊之勿何詔二王婚俱出就外耶階手疏言臣過慮有二端上耶隔僅一牆耳名位既不別而替御均衆能保無關聲以上庶離曉之聽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慶有坤寧有鶴禁而後入主之勢沈沈今者僅二王耳而悉

古人後亦名老若

加特

就外郎臣不能不爲陛下寒心也復留中庚戌傳聞入禁一夕海都城中外震恐階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勳貴又不知兵今繁獄將官戴輪李珍麻隆曹慎歐陽安素歷邊疆咸著謀勇請如張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雖去京稍遠亦當宥赦召之此則兵部拘泥資格而不政言者關廟居民一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意安插內有驍健可用者即募召爲兵既可以充入行伍亦弭亂之一端也又聞兵部欲兵于城外創營爲捍護關廟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輒走反亂民心而關廟亦竟不能捍護宜召總兵仇鸞入衛仍

卷之五 徐階 七

優其廩餼令兼督城外創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爲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庚辰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疏入上深嘉納之詔宥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兵官仇鸞調遣餘俱如議又密言虜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管上雖難于還而心念階忠會中涓陷虜還爲虜乞貢上幸便殿問羣臣階曰賊深矣京許激怒計則撫左券以責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我何愛焉階曰事有甚于珠玉者上曰卿慮之遠然當何處階曰臣請計緩之上曰何以緩階曰遣譯諷諭以無帑文故且徵其情實寔則令聽命于既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

六

五

卷之五
終

北

卷之五
終

所更動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主祧廟。階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先殿別室。上盛怒。趣階再議。階不得已。延言曰。以今上諭。仁廟固所當祧。乃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何忍煩。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敬遞加之。益太廟奉先殿各二室。今仁宗緩祧。而後先祧。可。上不許。竟祧仁宗。祧孝烈。以上難于增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仁宗。祧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惶恐謝罪。不獲終守前說。而前是。上信真入陶仲文言。于卿卿建呂仙祠。使階往落成。為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議祧廟解。既上改議。耐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以至虜入寇。上意亦益解。乃使尚書

卷之五

李

顧可學行。嚴嵩遂謂階可孽也。所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召對。上與屈指論羣臣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才。乃才勝耳。是多二心。蓋以其言請立太子也。階自危甚。不知所為。乃精心齋詞。且瞻上意所向而先之。而結左右為之地。上意漸解。是時成寧侯仇鸞方以入援獲。上眷恣睢。其階事事裁節之。鸞欲掩三衛以為功。又欲併趙時春入嚴兵。皆以階不可而止。未幾。以獲間功加少保。久之。兼東閣大學士。會鸞疽發背。虜眾脅至。鸞猶不肯吐大將印。階密奏云。鸞疾非旦夕可愈。防秋方急。皇上早賜斷處。庶免悞事。又云。祖宗時京邊之兵。未有統于一將者。且戰守與術。人鮮全才。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既足有濟。

日後亦可無虞。蓋其時鸞疾雖甚。勢尚熾灼。上意尚未可測。未敢盡言。上報云。吾非不知鸞。但欲甚其所為耳。竟以是夕。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上既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上欲罷入衛卒。階言其非計。上詢京營所以。弱振之何。孫階謂營兵皆市人子。食不給。仍匿跡為與。優以其美。共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生謠詠。故其帥務為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必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倭事起。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倭之去來無常。兵發則倭已去。

卷之五

李

誰任其責。大司馬歐之。階持不可。乃以贏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論度賊之已去。又論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發耳。不當發。則母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贏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懼。請發精卒六千人。偏裨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而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階咎。與因而提之。而階所請入衛西卒。其

帥陳鳳力戰卻虜虜遂不能入乃悟曰公所請發兵萬兵真無異也將自有堪否階又上疏謂將較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較北輒用軍與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較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較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繼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聞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鬪而惡之者謂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階信之數訖于上其後經破賊卒不免于死前後督臣楊宜周瑄斥撫臣彭黯皆大山李天寵

卷之五 徐階

金

逮階有力焉階又念虜盜邊為桀士不得田畜宜大麥石直中金三兩而戊卒月餉七銀僅易粟二斗時幾旬二麥熟石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紳極論嚴嵩罪狀當念階于吳張俱座主而重又鄉人於上前俱道本指所以為者上時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上下三人獄尋端考掠無所得三人遠戍階獲解尋加太子太師嵩設詐危階百端階既以恭謹媚上及多行賄左右方為彌縫外復結姻于嵩子孫且置田宅于江西以示締交以緩

其毒日夜苦心如豺虎然故得不敗乃上雖重階而猶隱之前是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嵩本以方使鍊為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混也階惶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于保天子萬年是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專于上所嚮往不復持矣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謂宮何所知我奸楊庶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茲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加根究階戒炳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祖何又為危語動嵩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懷然懼乃寢會上居西苑宮災時以

卷之五 徐階

金

夜半宮城門皆閉上卒下密札問兩輔臣嵩念永壽工鉅不易與復欲請上還大內階獨對曰天意臨永壽不稱宸居欲皇上擴大之耳且不日功可就也上大喜乃以永壽工屬階計三殿甫息工楚蜀不可復屬之伐材即伐材亦不可猝至三殿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貢司空雷禮可計日而就詔如階議仍命階子尚寶承璫兼工部主事同閱視階乃率禮與大司馬楊博等之工所計度土石程工力搜伏緝杜侵冒僅百日而工就不復增天下賦時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官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兩營兵列宮城外為儲胥以相屏蔽報可

上尋自玄都徙新宮，更名曰萬壽宮。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祠，諸屬極其宏麗。上益喜，進階少師，無支尚書，俸千一子中書舍人。子端亦起爲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益階，既與嵩有隙，惟恐爲嵩所傾。日夜窺，上意遂迎之，無所不用其心。至是，密札諮問交午階所鮮及嵩矣。時議實善嵩對，而病階之諛，然以天下之恨嵩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先是，嵩子世蕃實官，嵩恃無忌，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發，會有術者，藍道行以箕仙術進，上頗信。春，事必咨之。階因深與之交。上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詔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後焚之，則所答具如旨。道行狡，乃僞爲封若中官所齎者及

卷之五 徐階

七

焚而匿其真跡，以僞封應。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上復問我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報云：世蕃罪惡貫盈，固宜速殛，以在輦轂下，恐震驚。皇帝欲俟外遣，戮爲葬粉矣。密以告階，階恐稍遲，則聖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鄒應龍具疏劾嵩父子，詰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罷應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憐其和良，承意慮後無當者，忽忽不樂。手諭階欲傳詞，令擬詔，階極言不可，而吏部禮部奏遷應龍通政參議，報可矣。忽有旨切責二部臣，以鄒應龍爲邪物，不宜轉官。階恐爲應龍累，力爲

世蕃名

字論

卷之五 徐階

七

關說，應龍得無恙。上亦悟，較嵩直廬賜階，階既居首揆，書三詔於直廬，日以威福還主上，以收份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移收人心，用物至嚴，臣節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階與嵩同事，天下賂貽多寡，雖不盡同，階例不敢拒，每謂人曰：吾懼以潔形污也。然爲日既久，人亦已不貸矣。時輔臣表煒數出直階，請以時還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貴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得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櫻之，深情隱惡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已用者不濫留。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于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深治，而言路特以發舒矣。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宜，大階謂巡按權重於糴粟御史，而熟宜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錢，階謂贖錢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克篋，宜嚴禁。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通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皆用詔旨行之。民稍藉伊王坐法網。皇祖陵貴富籍，故事籍貴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克邊用，以一補宗藩之祿，不

給者中消爭欲蠅襲之弗得也。前是奏軍功率齊閭臣階以為武夫計功而文吏閭澤何以勸勞自是報捷不復與將作大臣徐杲有殊寵既以久絳尚書銜上欲崇以官保階力持祖宗無是法無啓倖端上默然寢之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階體小惡上親為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階力言不可餌上遂止先是湖廣黃岡縣奸民胡大順貢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驚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九大丹用黑鉛取口名曰先天水銀銀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遺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貴以入京因道錄司

宋之五 孫階

李

左演法藍田王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趙楹獻之藍田王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進秘法授官萬象同以扶筭術侍上西內因交歡楹時上方幸此三人故廷玉以厚賂致大順意附託之田王等遂以其書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凡批扶乩者如何不來然未言召之也田王等遂詳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王羅萬象因問喚至詐令扶筭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尊擾宮或有所使然者大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王尤甚觀妄自傳喚即可類推至千扶筭若中外通同得上旨乃能答不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且不能必其用後宮擾累息則

詞嚴宮
上書不
以問而
為之備
必失機
之備則
專擅宜
上之罪
其不早
聞也

宋之五 孫階

王

生事端尤不敢保不若如前治之以法為正也上悟乃報曰藍田王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復曰水銀非可服食詐傳聖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後羣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惡乞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入順田王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孫楹也比錦衣衛且上獄辭上謂其不當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機果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計也聖明斷而行之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今從重擬罪極口密疏匿殿檻中伺間訴上前為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監拷訊且得與田王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王萬象廷玉玄玉俱論斬錮于獄楹尋斃獄中大虜孫楹子楹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楹上方有竹宮祠廢不敢奏謀之階階草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為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縱騎帥米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振以故中外心稍定以便宣徽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于上亟賞之又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虞阻白河水從通源香河上令看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齒人畜輜重始上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

辭見難棉
上意爲之
然自是大
要美行

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卽一日，久之，緩急何恃？乃備言期雖以景命祠，登禁不敢疏開，而二鎮兵皆其所先。微者，上復問：「選今尾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逃之出境也。」上以是益怒，遂竟誅之，而不罪博。至賊退，大遷賞勳王將士，以階與輔臣袁煒勸勞，欲加恩。有所崇進，而次及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支，則方憂愧之不暇，至于臣博，方爲臣言欲席待罪而未敢幸。」上赦之，將流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查可，始袁煒聞而答階，謂何故辭？至是，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查也。煒乃服階自是爲博畫策，往往先上所辦事，公中便宜乃從容爲。」

卷之五

五

言以論練事如博，卽舍博，時能委心事，繼官如博者。上然之，自是倚注博，不復求代矣。階請收戰士骨瘞，以大家具十中，半爲文祭之。明年，虜寇黃土嶺，及一片石，上憂之，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皆驍將，亡慮也。亡何，應果爲文智所拒。階以張家灣當天下要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階自袁煒卒後，獨當國，意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上數難之。階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攘此位爲私物，而思威常出于上。此例也。上曰：『而亦徇例耶？』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於是階祿上旨，復請二輔，而上復難之。

爲國未嘗

意復知說
同前已

政府如此
可嘆可動

今侯數月，憤懣乃可。階言：「臣不敢避難，傾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卽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湣先朝露，卽有總者，何所取裁？夫人不須作養於一二十年之前，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爲可卽可以爲未，可恐未可以收月就也。上遂用太宰嚴訥。大宗伯李春芳入輔，而起太宰郭朴於憂，扣滿代訥。自嘉靖初，張孚敬、夏言嚴嵩及階相繼爲相，無非以孽機毒矢，力相磨礱，而得之者，階先是已幾失之。袁煒、煒死，因擇其謹畏可制者，引薦以厚結其心，而後接進之。故訥、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不敢少以儻家自居，有所難決，唯唯而已。卒不意猶幾大敗于高拱也。權利所在，足以動人，其機如此。竭其心力，曲媚以結主巧，中

卷之五

五

應得早行

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為問且云賢孝難必吾言不甚妄階又言成祖之在位久仁宗之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萬萬無可疑者然階每進言必密令人傳之祿邸以居調護功上方不豫景王忽上書請躬詣玄獄祈禱以嘗上詔下階所階知為中洩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者而王復上書以病求堅階請遣醫乘遽往治而擬旨王既有疾宜自靜毋玄獄之難遣官代行可也無何王竟薨長史以計聞故事問計當王妃不當長史上問之階階念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俱為景王所侵租入而賦猶在民即小緩諸藩有因而請佃者急為上言且府之老成人所

卷之五 徐階

上

以有此誤恐誤復有大者宜遣一信臣往階草勅令其慎議王極祇奉靈筵宮眷日用必令給足內外出入必須謹嚴庫藏存積之費禁戢王人毋容侵懷田湖租賦之籍悉歸所司毋容欺隱既成而以指論撫按令奉詔行之獲永為楚人業云上下制建寧增及吏典都故宮殿階雅不欲憚勞之口則以庫藏匱乏為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歲高富國開利孔以結歡令都御史鄧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稱功遂定為額額輒不登而商多亡匿急則雖經階請仍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閭以上債事輒以提騎逮所至為暴階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遺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惠甚逮詔獄欲

故直
臣之
方有之

詳紀曲中

卷之五 徐階

上

殺之階疏言瑞固草野倨傲然不過仰恃聖明以要領之死活直耳彼甘于禍則無務以禍窮之彼求大名則無務以名成之容而置之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矣上始抵階疏地徐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得母死上久疾諭階曰朕病十四日矣不見全復茲就大誌成一南視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之地必奏功用臥輦至七月還京階奏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靜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但論撫按取進為便上堅意欲行階曰臣昨奉諭不敢仰贊者第一為聖躬計第二為國計蓋已亥迄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祐亦豈必待遠行而後臻萬康之慶也已亥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邊及增京城并居庸等關守備今邊境多虞兵馬積弱而六飛遠狩根本空虛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此其可大慮者伏乞深留聖思毋致輕舉以貽後悔于是上乃罷南幸之議猶時念鄧中不置云上病益甚階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階可少慮輔理非輕者當是時閣臣併階為四人而上有所顧問獨階他閣臣取克位而已以是不能無後言階弗復顧上崩後宗即位階遂罷齋醮土木復廷諍得罪諸臣舉士有即行及恬退久廢者悉以遺詔行之時門人張居正為學士方授經裕邸夜召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賜畢遂以詔

草上報可詔遂不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推時詔人徐公諒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卒亦無知之何也諸人俱負時望階悉用之且不久次超擢驟登顯要諸人既歸德于階以伊傅推之傳聞海內樂道喜談階遂擅名賢相矣上享天下久登極吉內大典公所考階久繫籍觀故事品式明習典則從容應之悉中條理上欲幸故都階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不發大駕上卽位未幾於諸大典未一舉行而先幸故都非所以慎始而示盛德休光於天下也上嚴階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不踰日矣先是世宗方病在直者惟高拱盡携其書籍器用以出都給事中胡應嘉遂承階意疏劾拱謂其蓄二心于時閣臣雖四人其露鋒

卷之五 徐階

穎而與階角者惟拱人謂是疏入拱禍且不測以世宗已在彌留不及問故拱得全然其恨應嘉而銜階益甚會計吏已得言而應嘉又上疏救一二臺省非故事于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直筆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上甫卽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爲拱報仇而傍觀拱則已怒曰撲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爲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各疏請留汝嘉其語有所侵撻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汝嘉論政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上初卽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進退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汝嘉罪

調外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朴復力持之幾失色於是言路意汝嘉謫出拱指羣上疏攻之上以拱輔臣且故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患甚欲階擬旨杖責階從容言當先帝時以謫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慘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以力勝拱益不悅而恃上左右多裕邸中知舊乘忿抗疏至與言者辨而交相訾訾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終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郊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卽背之今又

卷之五 徐階

結言路而必逐其濟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誤矣夫言路日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背先帝欲爲先帝收人心使恩自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効力于醮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卽堅臥引疾拱亦引疾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于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而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自簡無虛日而南都亦響應初先帝嚮信階甚階雖嚴戒苞苴其諸子多所干請無敢拒之者舍

為國持大體

丁未劉天叙之亂欲于孝陵發也止以此

卷之五 徐階

重

人于橫行鄉里間。大受其毒。頗有指拱故餉得之。錄備為疏。將以許指階至。是迫則授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辨乞休。而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文章。請開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上為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議者謂是舉也。階實始禍。而拱竟不競云。乃露郭利所以私拱而阻胡汝嘉狀。于是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先帝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置不問。用是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要脇。辭皆甚。階曰。往者已失刑。再邀賞。得賞公所。用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繼祿。常朝辭。階屬之曰。營兵即變。有郭城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而時有三都督之任者。皆邊將。階使以家丁百五十人往。曰。新軍易與耳。苟生變。即疾擊殺之。以為若功。而不罪也。階度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頃刻而軍散。公敢諱。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階謂。先帝新棄羣臣。即食稍猶不可。而况宴樂。臣不敢奉詔。上於是併罷復。上謁陵。甫至齋官。而使中涓以意問曰。祀在次日。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

簡述

卷之五 徐階

更

畢出視。一日。忽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率同官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景帝而華於。世宗。臣望陛下以。世宗為法。以兵政墮廢為慮。上不憚督責。順峻而階等諍念力。乃寢。俄復命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飾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禁地近。聖躬重。戎務輕。當先帝時。嘗欲立二寇其近。畿者。土蠻自牆子嶺入掠。遼河。西而寇山西者。俺荅也。破石州等郡。邑。階以京師及諸陵尤重。今二虜開。而黃白吉者。尚匿不露形迹。其候我兵東西。而突入以擄我之。急請切實總督劉燾等。督兵隨賊勦逐。仍阻守。深河。勿容西渡。其黃花等鎮。加慎。隄備。以防黃白吉。竊發。仍發京兵一枝。駐通州。以護陵寢。保漕餉。俱取旨行之。時上御經筵畢。而詢階以戰守方略。臺詹趙貞吉條對甚詳。階不能答。乃請至閣議。及議。貞吉首言。宜用首相。巡邊。階不憚。竟以漫語上覆。是時上方秉淵穆。諸臣始奉玉音。竟無長策。登對。殊缺望也。不久貞吉出而南矣。虜退。當第失守狀。時前鎮頗能尾賊。由斬至千數。然不蔽罪。俱有旨逮鎮撫以下。置詔獄。問。階謂前鎮吏士。自托以獲功。當還賞。而驟聞逮其帥。不無駭忿。當縱騎行戒之。曰。吏士遮而曹訴。第云山西失事重。而前鎮輕。

少用

法不得不兩違以示警耳。必不以山西例例而帥必不以而帥罪。掩若等功。兵部已為若等上功籍矣。提騎至鎮。吏士萬人環擁馬首。哭且絮。幾不得發。以階指諭之。即解散。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伯爵俸。恩典優異。階曰。腆矣。一文墨吏。何功干上。固辭。久之。乃視事。復奉旨。內監李佑往蘇杭監織。作時。以詔令就停久矣。階疏阻之。不可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弊告曰。公往母言利。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待之受。誦也。吾欲使臺臣接去之。是又代公受舉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舉。且教以所織。作徑進御前。毋落局中。少年手佑曰。善。一如階言。時有小瑞。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冒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瑞趣之。司禮

宋之五 徐階

夏

所欲論糾御史。階業為解得免。而御史乃論糾瑞。其黨有徐。總御史於午門外毆辱之。御史大夫王廷欲上疏糾羣瑞。以問階。既已許。尋念疏即行。彼瑞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偃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母但為御史惜。階曰。吾非為御史惜。為國家大體惜耳。為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母論御史王臣。即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此時訓得其人而速奏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恭之王廷疏。繼上羣瑞等

不能自匿。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為南京淨軍。階既以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宮禁事。仲者十且八九。往往假宛曲而行。久之。其人益側目。所謂承奉芳者。既貴與滕祥。雅好名。自負以呂強鄭眾之流。時言外廷事。所司以格裁之。不能快。而歸咎階。謂階主之。階亦覺其意。會。上欲幸南海子。階諫不聽。始嘆曰。夫已蹈國冠之上。而向難持。滿乎。遂稱病。御史張齊因論階。奏利六事。階再疏辭。獲允。新鄭再起。衙階未已。乃就家起。故蘇州守蔡國熙為江南監司。以伺察階。初。國熙為蘇守。適階方逐。獨操國柄。勢頗張。其蒼頭滿鄉城。罔敢犯者。松之郡縣。幾無細民。數千金之家。一見垂

宋之五 徐階

夏

延必中以禍。不折而入不已也。然其人既折而入。旋枯聲勢。復肆毒他人矣。久之。人且樂為之奴。強者得為權利。弱者亦避權役。有司多苦之。蘇與松尤近。流毒時及之。國熙以愛民為心。故稔聞而痛惡之。有犯者。輒引繩批根。至欲甘心。而御史數難之。不得舒也。國熙因棄印殺去。及階還。凡為其家所魚肉者。悉迎至京口。訴詞且三千餘。意階必有以泄眾忿。階已先入諸子言。悉不為理。鄉人益銜之。至是多起而侵階。至有上書訟階父子罪惡者。事下撫按。悉委國熙。國熙至窮治之。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進而多責償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駟小人至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繫。僅階留而不堪其咻。堵其室矣。時春芳雖以拱之

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酌不至過甚問爲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
京吏科給事中王植緣而論春芳乃力求去階從困中上書拱其
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又復于撫按居間而蔡
國熙所具獄成其長子璠次子珉珉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
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于官御史聞之朝拱乃爲旨謂太重令改
獻拱之客乃構于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
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造物者胡不均公獨多子居正曰多子
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公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
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之言我何知以故兩自疑
而拱之客大構其間計逐居正然拱徒剛暴而實淺居正深不可

卷之五 徐階

五

測拱非其敵也何居正竟以內璫馮保力逐拱去階禍盡免先
是階之去也雖繇張齊之爲拱修棧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
係官以是亟報許既而心愧之階既去亦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
故終賴居正以全壬午年八十上使使存問祭未卒贈太師謚
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較錄程純公言若干卷
太常氏曰自蘇季子以揣摩稱其說不傳久矣世乃有工其術如
文貞者乎揣皇上意指十得八九揣邊圉情形亦十得五六揣
同事之機揣美之股掌之上揣天下之公議收之嚙笑之間恐季
子復生或不及也論相于世廟之世者率爲屈一指豈非扣簪
卻于盤錯之會同意旨于潛默之中得救時作用哉然則和齋詞

結左右主上信之不疑安其身而後動亦欲功見言伸耳
如俗相之循默固寵也若乃怙子之非禍幾不測明哲固有所窮
其亦驕溢之常情矣

卷之五 徐階

五

皇明輔世編卷之六

翁司馬萬達

楊襄毅博

曾襄愍銑

胡少保宗憲

卷之六

皇明輔世編卷之六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評

翁司馬萬達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生而穎異，五歲能誦書，比長，有文名。嘉靖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稅監兌所，主有聲權。河西務疏戚，晚侵奪語甚峻，上可之。初，武清衛軍巡邏河西務鈔關者四十人，百戶劉希仁統之，指揮費瑋與之有隙，言於都御史周期雍，以為宿兵無用，而坐乏本衛操備，請得掣回。期雍信之，遽以聞。萬達執不可，因發瑋私罪，命逮法司。於是期雍怒，奏劾萬達沮撓風憲，請并逮希仁。訊之又謂通倉軍斗及修堤看淺，守廠諸軍夫獨武清

卷之六 翁萬達

多於他衛，宜量留應役，餘悉遣之還伍。萬達復會鈔關運卒，及通倉諸役，皆詔置不宜，掣事下戶工二部會議。並如萬達言，不直期雍兵部乃覆奏存留如故。第請逮希仁與瑋，並訊。仍飭戶工二部及巡撫悉以詔書從事，不得互生嫌隙。從之。庚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州倉。倉權貴阻撓運道，使人奪其舟，乃不敢犯。漕令謗言朋興，屹不為動。辛卯，陞署郎中，議奏鹽政利弊，會畿輔大饑，奉命出賑，減去騶從，巡行勞來，立法簡便，周至民甚懷之。癸巳，陞知梧州府。時方兵興，供億經畫，悉方立辦，而尤以厚學校正風俗為首務。咸與族仇讎，縱徒卒橫行市肆間。萬達縛其首十餘人杖擊之。於是相戒無敢犯。梧苦督府供億，萬達為省繇費，便民，即督府倚辦郡

非曉暢兵機不能為此

卷之六 翁鴻達

中又軍事可卒辦丁酉安南人鄭惟儼上變言得莫登庸篡立狀上命討之會萬達擢廣西副使首列征南事宜曰督府蔡經行之登庸懼毒藥以試辦取巴豆固集置上流截筒埋地中與陷馬足揚言先襲廣東以撓我時賂邊氓覘我關吏飲賂往來不復能禁萬達密募敢死士入僞都旬日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賞百金登庸聞之恐莫知所出萬達乃上議于經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用而已若兵不必用也則示之急焉示之急而緩焉弛張闔闢其機在我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必用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藏必戰之用可也至於備欽廉海濱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姑可緩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經大韙之會龍州憑祥二州土舍趙楷與韋應李寰等煽亂許莫登庸為鄉導并以我緩急告之萬達具白經經駭曰君度諸虜酋何如曰兩州瓜連三兇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寬之則威廢陵夷遠人弛聽乃遣使至太平召思明府土官黃朝諭以大義俾毋賣倫毋黨亂思明應命設伏卒擒韋應械蒼梧督府論死趙楷李寰各以計就擒而許存趙祀楷臨死遺書示誠哲誓於泉下靡忘大恩會用參議立其子匡時方逾齡一州以定萬達刻三堆不動聲色而禍本悉拔左江斷藤峽僅蠻據險馳劍不可疏捕自碑羅王守仁勦治以來稍獲寧息屬

密勢

卷之六 翁鴻達

尚侯勝海居登灘為變武靖州目黃貴誘刺之立傷成守海弟公丁譟眾破堡屠成御史以聞命蔡經討之下諸司議剿兵張經則曰兵不過萬人蔡將沈希儀則曰非數萬人不可萬達曰二言皆是也張言則勦沈言則征然賊備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若蔡經是之會有安南之役未遑也而公丁等益橫即密謀于督府擒公丁磔于市於是乘勢兩軍夾擊諸賊皆破賊大窘奔逐復督兵邀擊中斷斬首數百級餘賊奔羅連山微右軍統出其背破賊殆盡凡月有九日而班師撫其餘黨并諸向順者給三千人藤峽悉平又獻平峽八議登庸聞之大恐謂左右曰天朝方以兵加我悉平內寇以爲之先豈其嘗我哉於是經上其功陞一級賞以銀幣時又議四峒介於思明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亂土人黃賢相占有其地峒遂改隸府而加開府州互爭莫能歸一而峒亦向背無常萬達議曰四峒之爭久矣尚籍無歸易於叢怨欲明歸一方勢必啓釁縱使官協民亦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弭其怨然首類瓜連苦於離析爲之立縣則治之太詳爲之立所則徒費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不若以其地割屬南寧特設撫民通判治之築城建署戍以指揮分保甲設峒老而番役于通判乃能撫輯其衆無奸法者給袍服榮其身通判折節能各盡其職奏旌之以五年期其效經覽議謂曰君言是矣即使人論之峒民歡踴稱更生顧附南寧曰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桀驁獨稱兵脅眾

據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患之。以訊萬達。曰。易事也。峒苦土官。求處戮久矣。不得已而從之。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既携。夫然後震以兵威。刻以重典。多法以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督府從之。萬達乃牒恭將府駐南寧。授以秘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經喜曰。翁君神算也。尋復議善後之策十四事。皆原始要終。足為經制。云。秋八月。陞浙江右叅政。督府上疏。以萬達通達國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南。以贊成安攘之功。上俞其請。改叅政廣西。時尚書毛伯溫奉命征撫萬達。上議曰。今日所以處莫賊者有三。毋議而告成功者。此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從。而兵猶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交夷絕

卷之六 翁萬達

四

滅威則威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死。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眾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不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時欽州知州林希元與權貴通謀。力主專征。計令廣東民兵自田一項以上。皆自備舟楫。運糧往交趾界。伯溫因萬達言。遂不用其策。廣民大悅。九月。萬達承檄分屯龍憑。思明等處。獲安南奸細萬達厚遇之。具得登庸畏怯謀自全狀。既而登庸詣鎮南關。親繫組以降。遣其姪文明與其土目計三省奉表入朝。其辭甚哀。於是伯溫經會兩廣三司。以登庸投降。區處機宜。奏聞。上是其議。報可。罷安南為都統使司。班師論功。萬達居最。事詳伯溫傳。初總

兵仇黨。密令人索賄登庸。始聽其降。萬達發其奸。不得售。及登庸來降。萬達與諸同事步出諸關。登庸持箋筆乞言。其意故以寤我也。諸同事讓于萬達。萬達執筆大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為德。待以不死之恩。至渥矣。中言宜永貞一心。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跪讀稱萬死。旬旬而退。壬寅。擢四川按察司。祭卯。擢陝西布政使。時諸藩以祿聚訟。比至裁取適宜。無不歡悅。甲辰。二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兼會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軍務。兼理糧餉。遂劾奏將官邵永森貪婪。衰老。於是選將帥。集客兵。廣峙蓄修器械。固險要。謹偵探。明賞罰。北鄙邊備。堅不可犯。秋十月。代府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克灼。及昌

卷之六 翁萬達

五

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等。以劫奪大同劉知府財物。詔奪其職。心懷怨望。遂造反謀。充灼邀各宗室及助惡張文博。李欽。李緯。臣張淮等。飲充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為理。奈何困死。若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城門納之。殺代王。及鎮撫大吏。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各草場。使兵馬不得芻牧為善。眾皆從之。張淮密告其黨妖人仲大。仲大曰。我師羅廷聖若來。無事不濟。廷聖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俱以由道教惑眾。淮遂因仲太見廷聖。廷聖許諾。人見充灼。稱其有天分。充灼大喜。告以謀。廷聖乃為書計。令告小王子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小王子居。遣兵攻鴈門關。納王廷榮為內應。取平陽。立充灼為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

計遣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充灼以爲然，乃使廷重出納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子師」，造旗牌火藥，充燉受充灼密謀，令其黨門四等持俊棄後，掖所造火箭出燒城外各草場。萬達疑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好謀，令下緝捕獲門四等驗治未決。充灼遂使衛奉抵小王子所，誘之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岸，遇小王子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留小王子所用，爲識還告克灼。充灼使文博爲表文，與小王子中皆逆語，賄以大同城約同舉事。仍使奉持偽表旗幟出邊，旗皆書調兵字，會總兵周尙文使人出邊探哨。問守者知有四人挾傘出，怪而追之，及奉等于榆林，因索得其通虜表物收奉等，至尙文所鞠之，具得充灼等謀狀。萬達密

卷之六 前萬達

六

啓代王收充灼等，而分捕叛者。羅廷重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捕獲。奏聞不動聲色，坐折逆萌。乙酉八月，虜大舉，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鉄裏門等處。原任總兵張達率指揮大刀赤等力戰卻之，又犯鴉鵲峪。原任參將張鳳率指揮劉欽千戶李增等各死戰，風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欽等與其將士十八人盡沒，報效生員王邦直世稱爲王千斤者，亦戰死。虜尚欲深入，萬達督官兵奮勇壓賊，據險邀敵射死者亡笑，且遣騎四出邀虜，頗有新獲。虜望見我兵大集，遁去提聞。上悅，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寫勅獎勵。萬達聞王千斤死，哭而殮之，爲文以祭，厚贈而歸其棺。且請官其子，邊人無不感泣，願效死力。因議大同一鎮外隣住牧虜巢內屏蔽者

總目大形
勢最爲詳

卷之六 前萬達

七

關隘爲九邊第一重地，舊日相沿，雖有三邊名色，以其逼近虜營，且無附近城堡，藉之守護，遂致掏挖傾圮，鞠爲坦道，遺址僅存。比年虜牧于夾牆之間，朝窺夕竊，東出西沒，近邊土地日就荒閒，而驛路行旅開被殺擄，蓋以障塞固修，阻遏無恃故。自二十年邊臣東自陽和開山口，西至山西丁角山，修築邊牆一道，添設墩堡，募軍守戍，嗣是虜賊有所忌，而不敢輕犯。邊人耕牧爲利頗多，但陽和天城迤東，接連宣府西界，中間多有通賊要路，未有邊牆。近年虜衆深犯，率皆由此出入，視中西二路有險足據，卒歲稍寧者，可以鑒矣。親自區畫序次，畫圖說以進，議以形勢者設險之所必因，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也。兵不審時險不度地，未免於泛然而舉，倏然而罷，非所以禦事體而弭寇讐之道也。山西起伊德州黃河岸，逶迤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四十五里。大同起西路丁角山，逶迤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寬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迤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五里。共一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百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

邊也。我國家雖不守東勝、棄大寧、然重險天設，固猶在我也。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犄角。至於為京師屏蔽，則宣大為特重。非他鎮可比。即宣大山西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次中路，次北路，次東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為險，無待防秋。偏關以東之百有四十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荆、寧夏、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要之內外二邊，皆所以扞蔽燕晉，保障黔黎，然外之不禦，內安可度？故論者有唇齒之喻，又有門戶堂奧之語，理所易曉也。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

卷之六 金萬達

自大同人侵犯紫荆，必自宣府人事所可徵也。蓋形勢之大略有如此。古稱聚散之衆，不能當中國數大郡，若智與謀及戈與火，器之屬，長短相較，又萬萬不侔，然所以能為中國患者，鼯裘之族，勢忿而雄，提出于風氣，異我漢人，又彼以騎射為本業，抄掠為生理，專精于技，無待于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隸於羣牧，華分於四民，百一為兵，勞於訓習，習且弗專，故亦多弗精也。彼聚眾為眾，乘時而攻人，我散眾為寡，畫地而自守，攻無定勢，所資驅疾騎而運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賊必齎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號令，進無所馳，退無所捫，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進退由人，上下牽制，故彼拙日巧，我巧日拙。又國初之時，

我太祖成祖抗稜，遠斥夷狄，勢衰，竄伏莽榛，僅存喘息。正統以後，則生齒漸繁，種類日盛，近且併海賊，吞屬番，掠我居民，為彼捍隸，諸酋所部約可二三十萬眾，視國初何啻倍徙。沿邊戍卒，較以舊額，未嘗加多。彼觀先年秋高入寇，控弦不滿數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臨時調遣，緩急仍收勝算，頃者每一大舉，動稱十餘萬，蹂躪關南，侵軼京郡，循常師旅，莫敢遮邀。蓋時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夫度形勢之便，則詳於外防，正以扞內，量為內備，所以資外，揆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於昔，而後所經略，當始於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保定邊事，繇今之常無大可更，但宜徵罷兵於內，省分鎮兵於外，藩便可得之山西。

卷之六 金萬達

九

防秋先年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專一備禦大同，而內邊寧夏一帶仍有官兵防守隘口，以為大同聲援。乃與宣大各路守兵舊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分地擺守。比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為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夏以東至平刑邊牆八百里於腹裏，掣回大同備禦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建置邊防守要之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參游兵馬七營，召募新軍，及會調新舊民壯屯大弓兵，率已六萬餘人，公私轉輸內地騷動，所謂財置於兵，眾力分於備多者，正謂此耳。夫山西不藉備于大同，大同不需力於山西，計兩失之，宣府亦自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而北路雖不同擺邊

大同能守
山西從費

然而兵馬已至空虛不無可慮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遂不下五六枝費用糧賞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定不貲難於持久併守之議茲其所以爲善經也外邊控虜四時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敷秋高馬肥虜可狂逞若復拘泥往事散處城堡臨時動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欲以寡弱之兵當衆強之虜勢必不敵萬一又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不習戰卽欲堅壁清野或恐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駭君父殷憂方始皇皇調徵迫迫請討卽不受吝何益事機是知形勢不同審固當預守邊之兵茲其所以難遽罷也虜凡寇邊地迂峻則步

卷之六 論邊防

十

防地平漫則難禦有牆則易者愈易而難者亦易無牆則難者愈難而易者亦難今夫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墻則寡可敵衆弱可制強若遇虜於平曠之墟則百人豚羊千人狼虎鮮不爲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也垣墻之險險爲我專也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茲其所以當再舉也況查連年修築如山西偏老一帶委極高厚大同各路與宣府之西中二路舊牆可因亦已十之七八再加工力數月之內可以告完連亘千里屹然長城截然爲華夷之嚴界矣而防秋之兵所以必帶甲而登牆列營而待敵者臣等聞之險而不設與無險同牆而不守與無牆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

卷之六

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重也修邊因垂成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邊牆欲固其永利兵馬不解於秋期國家雖費不得已也而稽往歲來就中揆度如所條列於左者雖皆常談然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省期以弭寇豎而固疆圉要皆臣等之極思也若必傾無量之費忍百萬之師分遣將深踐寇庭滅此朝食斯固安攘之壯圖亦臣等忠於陛下之職分顧虜勢未衰我力不足謀須積久事必待時以故臣等但當圖其易而不敢務其難盡力於其所可爲而不敢妄覲於其所不可必也其修邊二事一定規畫宜大鎮邊其極當衝衝者北路則新門赤城至獨石雲州接連龍門所百二十里西路則洗馬林

卷之六 論邊防

十一

以至中路羊房常峪為峪小白羊聯絡龍門城盡界五十餘里此亟當繕修者也其餘稍緩者每歲借用秋防兵糧從宜修舉一度工費前約工費銀十六萬六千一百餘兩乞命戶部給發其守邊八事一慎秋防山西內邊寧陽諸邊開原有戍兵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岸山險水深者遇秋但令戒嚴不必益兵其偏關以東及宣大地方當畫圻佈兵聯絡戍守仍隨宜更調及時聚散以休人力一保兵力山西大同兩鎮外邊自偏關歷老營至東陽河鎮口臺七百五十一里宜將兩鎮兵馬通融分佈要害仍量留陽門一帶兵馬以爲內防一重責成各鎮總兵官務督偏裨往來防禦其防秋時邊界失事則查照分派之信地防秋後各城堡失事則仍

照原轄之地界。因以坐罪。一最徵調山西宣太前既藉客兵。極風勢。遊難悉罷。第當量減。況延綏新遊兵二枝。本為策應宣大而設。今宜量行徵調。擬延綏兵一枝。駐宣大適中地方。備援三鎮。保定兵一枝。駐趙州。保兵一枝。駐赤城。比之往歲。十省其五六矣。一實邊堡宣大山西各衛所軍。有願墾家往本鎮邊堡者。悉從其便。或先竄名他鎮者。許其自首回衛。一明出塞小賊之利。大賊之始也。兵練而不試。一旦遇敵。則驕鈍而難用。故出塞襲擊。乃試兵習攻之術也。今後遇虜臨邊駐牧。或零虜並塞窺伺。及虜大舉入寇。其營帳老稚。婦女孳畜。留塞外者。許兵將得擇便出塞。掩襲勦殺。獲有首功一體陞賞。一計供億。客兵應援往來無定。及併守大同。

卷之六 防備邊

十一

出百里外者。行糧料草。全支代州。寧應諸關守兵免調者。不支行糧。其宣大陽和等堡。更番休息者。間日支一省財。用近山西軍罷民壯。宣大遠遼陳客兵。計所省糧餉之費。且將六十餘萬。內地民力可使暫紓。兵部覆為建議。計周善可行。修邊請先自龍門赤城始。今陝西遼東俱有警報。宣大邊境又恐虜勢東山西。以保定兵一枝。延綏兵一枝。如所擬預調。遼東兵待有警然後發。財用既省。令守臣務論。不得朦朧科派。上曰。守邊修邊。調兵諸議。具見總督撫鎮諸臣。竭力邊務。俱如擬行。萬建又奏大同邊宜修者。初議起關山口。遵山南而東五十里。至於水磨口。又東八十一里。至宣府李信屯之紅土臺。總一百三十一里有奇。雖地平工易。然

紅土臺必西北築四十餘里。始與西陽河合。不若自水磨口。改從東北踰山崖六十里。至於馬頭兒。又趨平地。渡溝而北二十里。又東十八里。至於宣府西陽河界之鎮口臺。共二百三十八里。雖其陡峻中隔。南北相懸。微有不便。而西陽河得藉二面之防。省四十里之力。李信屯以北常戍之兵。亦可罷去。如此宣大兩鎮均享其利矣。兵部以為大同初不欲修大邊者。正慮應援轉輸之難也。又大同鉄裏門。鴉鵲峪之間。舊有二邊。一道可以扼塞諸途。若加修治。亦足保障。何為舍此十餘里之牆而不為。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于三邊內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垣。開山鑿道。增墩築堡。工力相去豈不百哉。上曰。築邊之議。守臣躬所相計。必與邊

卷之六 防備邊

十二

慶者殊。其如萬建議行。宣府與築之費。計大同當餘四萬兩。更發太倉馬價四萬兩。助之萬達復奏。頃者臣請城西陽河。而本兵不以臣言為然。臣惟修邊為守邊也。不可守則不修矣。新平堡北故有牆十里。今將議蘇志皋所築在山巔。不可汲。是以臣欲改築於麓。為易守故。且徑而省也。其鴉鵲峪二邊者。前年賊從之入。岡崖阻隔。聲援不聞。即鉄裏門之軍。咫尺千里矣。然更有請者。東陽河堡雖隸大同東路。而實近宣府。有防秋士馬。宜今大同列守。宣府應援。庶為犄角。上曰。大同邊境。總督撫甚。是如兵部從中改請。幾壞成事。堂上官姑不問。其奪副中積寶俸半年。兩鎮官兵應援事宜。俱如議。萬達等修築大同東路之天城陽河關山口一帶邊牆。一

百二十八里爲堡七爲墩臺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堡一帶邊牆六十四里爲墩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用工止五十餘日經費視原估省九萬餘兩御史黃如桂覈實以報上曰兩鎮久缺垣墮屢寇得恣意出沒守臣屢議修築竟坐因循無任事者今牆成延袤幾二百里增墩臺百餘鉅工告成又省帑銀九萬餘兩既經巡按覈實撫鎮守官備竭忠勞朕心嘉悅翁萬達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餘各陞賞有差既而萬達奏大同東路自陽和暗門口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紅山臺邊界止延長一百三十餘里有鉄裏門錫錫峪瓦窪口等處悉通賊要路未有牆塹擬于山南三三里許添築邊牆十道清濠建

卷之六 翁萬達

古

堡增設墩哨使宣大聲勢聯絡且可以南顧紫荆屹爲外壘通計經費約用二十九萬餘金請下戶部趨發帑緡期以三月初上脉融動及時興作其督視之任當一付之總兵官周尚文俾知中西二路一體悉心料理疏下兵部議覆近二歲間虜犯浮圖峪蔚州等處凡三繇此出入阨要設險誠宜以時營治不得惜費本部發馬價銀九萬兩戶部即奏發太倉銀二十萬兩運赴該鎮周尚文廉勤謀勇既守邊著有勞績修築之役悉以付之於鴈門等關自老營堡丁角墩起西至凌雲口西界黃沙坡共創補修完土築邊牆共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四丈四尺約四百四十餘里石砌邊牆五千一百丈五尺約長二十八里有奇土築敵臺九百九十二座

不敵臺七座墩臺一座石寨一座土寨一座營房煖舖八千八十二間官廳四座挑完土壕一萬九千六百四十八丈二尺約長一百里有奇整修石壕一十九丈二尺挑完品窖二十三萬四千五十二箇石砌水口七十四座倉房九間水洞三座羅漢洞一座懸樓二座暗門四座土城二座甌包城門并樓四座水門一座宣府獨石馬營一帶七百餘里亦加修葺緣是牆塹高深品窖錯布虜人無間可乘不敢輕犯費亦日省矣嘉靖二十四年以前三鎮客兵糧草仰給帑銀歲常一百五十餘萬二十五年多方籌節尚費帑銀一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有奇二十六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宣府三十五萬餘大同五十三萬二千餘山西二十四萬

卷之六 翁萬達

生

四千餘共一百一十二萬六千餘比之二十五年已省銀二十三萬七千餘而民壯土食客兵賞賜之省不與也其時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七十一萬七千餘年終尚有支剩今嘉靖二十七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兩以二十六年用過之數爲準宣府三十萬餘大同三十三萬六千餘山西一十二萬七千餘共七十七萬三千餘比之二十六年會計又省銀三十九萬六千餘而民壯土食客兵賞賜之省亦不與也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三十五萬八千餘之當已用足蓋自修邊併守之議行而節用一至此兵部以宣府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既而奏書薊州撫臣曰僕近曾懷來遶南山歷居庸經門諸

隘登燕尾峰。陟鎮南墩。盼遠。望燕京。鬱焉金陵。宛宛在目。而山谷北東二路。咫尺黃花。渤海客雲。諸山。即吾人游偵樵採所不能登陸之處。廚騎皆可漫走。守口者何能當之一處。弗禦則其餘皆守穴見耳。經營上谷之北東路。使虜不能入。則貴鎮密雪而南。西至居庸。盡界可不甚勞兵財。倘上谷之東北路不可支。則貴鎮唇齒之間。真不能不上軫公懷也。願與上谷當道者。共畫百世之利。亦纓綬縉紳所屬望而委心者。萬達又言。宣府正奇游兵四營。每營官軍三千員名。分屯要害。統以總副參游等官。立法不為不備。近歲巡撫王儀。總兵卻永。奏選各營精銳五千人。別立戰鋒五營。以廢棄將官統之。每兵額外加米五十斗。遂致各營虛耗。而又別

卷之六 俞萬達

六

收老弱步卒。用充原數。及遇戰陣。復自謂親兵。居後反驅諸路。共為前蔽。用是士皆解體。且坐營都指揮董賜。李鼎等。前愆未贖。後復失律。宜正其罪。并罷新委坐營官周鐘。韓彬。楊鉞。而歸其兵于各營。各路事下兵部。覆議如萬達言。上曰。新立五營戰鋒。及多增月糧。俱是變亂兵制。即令章龍。原撫鎮官本當逮問。姑宥之。其軍士勒歸原伍。坐營官周鐘。董賜等。俱如擬。虜酋俺答阿不孩遣夷使促見。塞等三人。款大同左衛。塞求貢。虜自二十年石天爵誅後。信使遂絕。是歲王林衛百戶楊威為虜騎所掠。驅之種藝。虜乃為威言。節年入搶為中國害。雖失在中國。虜亦鮮利。且言求貢市不可得。威自詭能集事。虜乃歸威及同掠者數人。今先傳意中國。

然後令堡見塞等款。雙廟山墩。投番文。言俺答選有白駱駝九頭。白馬九匹。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田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不許出入行竊。大段如曩時。石天爵所稱者。墩卒納之。會總兵官巡邊家丁董石等。徂石天爵前。事遂殺三人者。以首功報。于是萬達疏言。北虜在弘治前歲入貢。疆圉稍寧。自宣府虞臺嶺之戰。我師覆沒。自是虜輕中國。貢道不通。侵犯日棘。蓋已四十餘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竟疑沮中止。通年石天爵之事。彼以好來。所當善應。始既漫然答之。終復詐誘斬之。大失夷心。橫挑巨舉。臣當痛恨。當時邊臣之失計。乃今彼酋復遣使叩邊。卑詞求貢。雖夷情詭秘。反覆叵測。在我當

卷之六 俞萬達

十七

謹備之而已。王者之待夷狄。來則勿拒。至乎權時施宜。察形行間。又兵家所以收全勝者。詎容脫誤。致有後艱。而董石等。么麼賤卒。乃敢玩法貪功。朕彼信使。臣心刺繆。為知所云。夷狄雖犬羊。其性固能辨曲直。其喜怒亦猶人也。今歸我漢人。遣彼族類。執物示信。懇托墩軍。為其通款。借曰不許。尤當善其詞說。遣之。乃既置夷狄使于墩臺。納歸人于境內。又從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必且忿怒。恣睢。警報。怨將來縱有長葛威德。誠心亦必疑慮。回皇重以今日之事。為戒。與寶等滔天之惡。真不容誅。請亟正法。典榜之塞上。明告虜酋。以朝廷之意。以預解其蓄怒。搆兵之謀。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機宜。按兵待戰。盡所能為。已耳。巡按御史王如桂因

恭守備恭將等官張潤等及巡撫唐榮總兵周向文防簡失律之罪兵部覆議處點詐未可信宜貸各官第令嚴兵待之詔可既而虜酋俺答阿不孩通至有印番文一紙且言欲自到邊陳款萬達又言秋期已屆草茂馬壯正彼狂逞之時乃遣使求和雖已被殺猶屢請不已或謂虜性貪利入寇利在部落通貢則利在酋長即其所請之急意在利吾賞賜耳使處之當而不拂其情虜衆雖狂或可執定不爲之處則旦夕之變不無可虞處之少遲則機會毫髮之間又恐難待萬一詞涉不遜亦當姑示羈縻以觀其動而隨機應之不宜遽爾峻拒也請下該部亟爲議擬行臣等恭摺仰祈處具奏施行疏下部議兵部給事中徐自得極言處之不可信所請未

卷之六 俞萬達

二八

可允部覆亦以科臣之言爲然譯出番書文義既無酋長姓名又無求貢年月且其印文夷篆非中國舊所領給情狀難憑宜令邊臣詰問的確迤北入貢起自我成祖朝原有封誥印號今次番文似是詭詐依擬行總督官再加審詰務得真實處情限十月內來聞防禦機宜其益嚴勿怠既而宣府薊鎮相繼告急謂虜糾衆屯威寧海子長水海子等處擬候新月上入掠口南降人自大同入者復言俺答與元慎娘子會計入貢禁所部搶掠俺答又遣夷使李天錫持番文至謂言能欲犯河西渠差人往諭謂且入貢南朝今止勿搶萬達以聞薊遼巡撫郭宗皇又奏謀傳虜已祭旗請急發京營人馬策進俱下兵部覆稱虜大營不動以牽我師求貢

不絕以緩我備宜行邊臣悉心戰守毋墮虜計發東西官廳人馬六枝赴薊鎮防守上曰虜氛甚惡其令萬達申飭所轄諸將整兵嚴備相機出塞勦殺遼東陝西俱令嚴兵待戰京營人馬候薊鎮再有警報啓行萬達當秋防大棘分地盡守懼人不用命時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密出以硃和油置竹筒中絡之約曰遇卒不在守輒以硃油傾置其處卒輒自縛請罪萬達責而遣之又嘗遣善竊者數十輩傍出塞外使扮細作夜窺垣臺戍兵不備則緣牆而登而入告將吏登者賞而戍者刑數十輩者再遣則伺夜之計竟無所施邊以無事是時邊臣已遭夷使還約取虜要領并印信番文未至懼廟堂有意督過之遂以夷使已去無可究詰惟整兵

卷之六 俞萬達

九

嚴備鎮守疆圉爲覆已而虜使復至拒之比自冬涉春虜使復絡繹款塞邊臣聊以好言荅之不敢聞已虜以既通好中國遂散處其衆不復設備遇哨探卒亦不殺害次年二月遣夷使李天爵齎番文至云俺答言其先祖父俱嘗進貢今虜中大神言羊年利手取和俺答會集保只王子吉囊吉把都台吉四大頭目商議求貢若准彼進黑頭白馬一疋白駱駝七隻驕馬三十疋求朝廷白段一疋與大神掛袍麒麟蟒緞等件各頭目穿用東起遼東西至甘肅俱不入犯今與中國約若達子入邊墻作賊中國執以付彼彼盡奪其人所畜馬以償中國不服則殺之若漢人出草地作賊彼執以付中國治罪不服亦殺之永以爲好過年一二次入貢

若大師每許代矣。即傳諭部落。禁其生事云。萬達及巡撫。兵周尚文以其事聞。且言虜自冬春來。游騎信使。款塞求貢。不下數十餘次。詞頗恭順。臣等以夷情叵測。未敢輕信。已將原來吏使。省諭回營。責取印信封詰。期以今秋西不犯延寧。甘肅。東不犯遼。前以取信中國。果守約有成跡。方敢代為請貢。然我之所以責彼。取信者。不難於印信。而難於東西各邊之不犯。設虜果如約而至。猶復終絕之。則彼之搆怨可行。而其鼓衆也有辭。其報我也必專而力。即我受彼之詐。而中變焉。則虜負不義之名。而舉無名之寇。其爲患亦終弱且緩。此曲直老壯之所攸分也。況邊臣職守之常。貢亦備不貢亦備。初不因是以爲增減。如或虜以入

卷之六 翁貢達

千

貢爲窺伺中國。爲困擾我邊。爲反覆竊發。則當伏機而審待之。或限之以地。受方物于城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頭目百十人於鎮城。或限之以時。俟輪秋及冬。然後頒賞。如是則虜誠也。固在吾羈縻之中。詐也。亦得免衝突之害。若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以虜求貢爲決不可許者。非虞禍者也。以虜之納貢爲足恃。而懈其防閑。一任所請者。非量敵者也。幸惟廟謨速決。俾邊臣得從事焉。巡按御史黃如桂亦言。虜深衷固未可信。而貌則異婉懇。今信使往還。帳收散漫。恐家丁通事諸役。或邀殺以要功。或款結以市好。邀殺挑禍。款結招侮。請預行禁止。疏俱下兵部。覆得旨。點虜節年寇邊罪業深重。邊臣未能除兇報國。乃敢聽信求貢詭言。輒

聘游詞代爲奏聞。殊爲濟困。其令總督官申飭鎮巡諸臣。協心連力。嚴兵防禦。有執異沮撓者。悉治之。通事人役違法啓釁者。處以重典。蓋是時陝西有復套之議。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詘貢議。爾且以復套事行諸邊議。萬達乃議曰。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齎糧。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是故不能不爲國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太祖

卷之六 翁貢達

三

成祖三犁虜庭。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偶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懷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

套駱子時

確然之見

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奸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迴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解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繫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雷擊風掃。遺虜游魂。僅存喘息。年來牧養殘穢。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業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

卷之六 論萬達

三

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廢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澤雲久淪虜中。間謀罕至。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勢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眾。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累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為逃遁。茹角時聞。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

河而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眾出塞。亦必有數萬之眾據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休于生死。向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眾。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

卷之六 論萬達

三

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塞。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于守也。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眾。非所以數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二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

見近時揚果之舉。而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功。虜亦不來。深
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揚果因其近塞。
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待。舉足南顧。便是家門。障
壘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虞陷
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
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
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節
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
晏然不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
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若曰何

卷之六 論邊防

詩

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亟築垣牆。以次移
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尙文所
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
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
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
人不可。而游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佈置
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
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
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
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而彈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

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孰能逆觀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
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殄
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若不察虜
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
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
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初戶兵二部會議。發銀
三十七萬。修築宣大邊牆。工已限完。至是又欲重修。戶部未查覈
所修何處。卽覆言往年宣大兩鎮。修邊銀甚多。工完總兵周尙文
請以修築銀犒賞軍夫。臣以爲事完而後有剩。功成而後有賞。既
有剩。且有賞。是邊牆修完。無可修矣。今又奏討前數目。其疏猶稱

卷之六 論邊防

五

修過邊牆低薄。不堪保障。必欲重修。果爾。彼時朝廷發銀時。固非
欲其低薄。以圖節省。又非欲有餘剩。以賞軍夫也。而低薄者。卒不
問。則牆何時可成。工何時可完。其耗蠹之弊。未必盡無。此當嚴加
覈實。仍勅督撫諸臣。爲國惜財。自後不得復藉口重修。以恣糜費。
議上。報可。至是萬達等言。去年修築乃大同之東路。宣府之西路。
西陽河等極衝之地。今所議修。則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
路。蓋量地衝緩。先後舉行。原未重修。下戶部覆。上曰。兩鎮修築
邊牆幾百里。請發銀僅六十餘萬。邊臣區畫已詳。比於前時。無事
歲耗帑銀百餘萬者不同。爾等不看詳章奏。率易題覆。雖意在節
省。言非是實。以致邊臣有此論奏。督撫等官。宜盡心共事。不必過

自疑沮。該司官罰俸一月。萬達奏宣大兩鎮。即今修邊軍壯。且十萬餘人。赤身為役。佈滿山谷。防護之兵。多則錢糧不繼。少則侵擾可虞。且虜酋俺各把都。久駐大邊威寧海子一帶。套虜吉囊一枝。亦復移營東渡。聲勢重大。茲復遣使求貢。似有所挾。即當斬其來使。昭我國威。第以費防之故。未可遽起兵端。姑善言諭。因遣間諜。行吾機權。務得其情。預為之備。待有可乘之會。然後一舉。斯為萬全。但遣謀行間。與交通往來。事相遠而跡則相似。故藩邊巡之慮者。頗應變之謀。執疑似之形者。啓吹聲之誤。此邊臣之所以自失。而機事之所以難投也。要之禁例必嚴。間諜不廢。苟可濟事。違恤其他。唯聖明曲垂鑒察。至于宣大山西撫臣。俱且親赴邊城。適

卷之六 新萬達

三

中主處駐札綜理。無得久駐省鎮。致有他虞。請行申飭部覆。萬達言悉。是三鎮撫臣責令亟赴邊鎮。其乘間遣謀。聽其隨機應用。臣等亦難從中遙制。得旨。防秋在期。修築未畢。正宜嚴為警備。其令諸撫臣俱詣邊。悉心經略。毋許偷安。是時俺各諸酋與小王子有卻。小王子欲寇遼東。俺各以其謀來告。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邊臣以虜勢重。而情復懇切。恐事機一失。且速後禍。又以屢奉嚴旨。不敢輒為請求。故借催撫臣赴鎮為詞。而詳言其事如此。會山西巡撫孫繼魯主守內邊。與萬達之意甚左。萬達又議大同為山西藩籬。扼其要害。則人聚而力全。二鎮邊境接連。僅七百里。則地近費省。大同有備。則山西無虞。將來客兵可漸掣以省供。

臣其部言擬遣之兵。未可遽掣。除山西內邊寧應諸關額有常戍官兵。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崖山險水深。過秋但加戒嚴。其偏關以東及宣大地方。亦不必列兵。正是預擬信地。分佈軍馬防守。得旨允行。已而繼魯奏稱。國家定鼎京師。外則薊州輔左。山西輔右。其保輔前宣大輔後。各有信地。故自紫荆居庸山。東視懷柔。鴈門宣武偏頭。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縱使宣大有警。而諸關據險戒嚴。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掣出重關。開延敵乎。往年虜犯紫荆。自宣府入。犯山西。自大同入。夫紫荆拱護京師。鴈門等關。豈可掣以併守大同乎。況自偏頭宣武鴈門東抵平刑關。為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一帶。為

卷之六 新萬達

七

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起至雙溝止。一百四十里。為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一百四十里。為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左急。山西稍緩。論緊邊。山西大同並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門戶。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為左關。山西歲守之。自丫角山起至雙溝墩止。為右關。大同歲守之。均為緊要信地。山西前併力守左關。不能支。今分力守大同右關。豈得無憂乎。邇年虜不犯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今乃議三邊將士遠離信地。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虜騎在內。即紫荆倒馬諸關。為徒守矣。萬達亦復奏言。繼魯謂丫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為難支。然則寧應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以新分一百四十里守以內地之兵馬。可也。然則八百

里之邊不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有協濟大同班軍實係守要之意今議聖軍馬一帶擺邊之兵量移以并守而冗餘之兵逐斷議罷額該官軍仍留關隘以量備險正不失為彼為己今秋防已逼使撫鎮諸臣嚴督所屬相與周旋尤恐弗逮而乃沮排成議安望其有濟兵備劉聖則又雷同附和搖惑人心乞以繼曾別處不然早賜罷臣勿誤邊方大計事下兵部言據萬達等題欲掣山西擺邊兵馬併守大同外邊似失但宜府馬營等處亦有通賊要路山西岢嵐等處逼近黃河多係套虜渡口行令萬達公同查議兵科給事中齊學等言前宣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已形奏

卷之六 翁萬達

王

計今秋深虜警初撤旁午而仇鸞復與僧統爭持不下請降旨嚴飭上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鎮撫總鎮等官正為假以事權齊一軍令孫繼魯自肆阻撓仇鸞救尤已各加譴宋竟厥罪部議依違倒置不合事體不允行萬達又言詳內而略外者治國撫民之道也詳外而略內者禦邊防秋之道也察形勢擇要害所以慎防也大固古雲中地可以扼匈奴捍中夏為寧夏諸關所倚重益甚要焉祖宗以來山西有兩班官軍分班協守大同歲以為常為慮至深遠矣嘉靖庚子辛丑間大虜越大同蹂躪山西守臣不能推原其故遽議掣回班軍專守寧夏以多增游兵馬添設兵壯亦如宣大紛紛擺邊閱務之繁公私之費倍往昔矣意豈以大

隨時繕畫
之邊堵第
一議

同為可以餌虜也故變而幾棄大同坐困全晉近山西巡撫楊守謙信言併守善矣至欲盡掣寧夏防秋之兵而併力大同則又未可夫近年增設者當量掣第未宜太驟先年額設者當盡留第不必擺邊蓋言掣者掣所增者也遇秋暫分兵於大同主客之名自當有辨其言併守者累朝之舊制也師徒多寡雖不必盡同班軍要不失為便宜爾矣且寧夏之守止宜側於紫荆居庸諸內地而特重大同者慮棄大同耳守大同守山西也臣不量力經營聚守之役而重以邊功其始也衆咸危臣請俟秋防無虞然後定議臣惟天下之事有的然而是的然而非者有偶然而成偶然而敗者使其議果未當即幸而無他猶當改之其議果當即不幸而有他

卷之六 翁萬達

記

猶當守之故謀國者不以成敗論是非況任事者敢以異同苛耶臣敢繪修三鎮邊牆而以邊關形勢危於首簡進呈聖覽所有未盡事開列如左一宣府北路龍門雲州一帶新築邊牆以內多膏腴土田宜分撥附近軍民耕種永不起科隨便築堡寨營房聽其居住一獨石馬營赤城各墩共計八十六里并敵臺一百七十三座及滴水崖四海冶永寧等處宜次第修築工費以修造餘銀給之一三鎮已築邊牆責令守臣隨時繕葺巡按御史問視損壞者重懲以法一山西邊牆所宜聚兵防秋者僅百里耳近於太原計嵐平陽潞安增設將四員募軍各三千名歲費轉輸恐不可繼乞行撫按詳議先汰去其冗甚者而北樓口游擊所駐地方

策應未便亦宜更置一山西分守大同邊牆有四十餘里防秋糧草見屬山西供億隔鎮召買不便稽查請繼自明年以山西客兵銀兩扣給大同司其供億便一大同大邊二邊遠墩及牆內煙墩不係緊要者當革宜府山西牆外墩臺低薄者當修其臨牆舊墩宜悉減撤移墩軍住牆上墩臺哨望仍修甕城房屋量給荒田令其移家耕種一各鎮塞垣既固若守臣不能禦虜責有所歸今後虜或潰牆突入各照信地一應大小領兵官員俱坐以失陷城寨律其餘遇賊觀望失誤軍機者不分主客各坐以臨陣退縮及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律疏下部覆得旨允行既而山西撫按官議革平潞二營參將而以守備二員代之其所部募軍三千名選

卷之六 論萬達

三

其精壯半附入平潞衛所每值防秋量調大原岢嵐宣軍及北樓口游擊則仍其舊云已而又上邊儲二十事一明職守宣太守巡官俱備有督催料草關防倉場之勅宜如舊分理其事情實重大者則以關白巡撫郎中至於山西客兵糧儲出納則屬之三關部臣召買則屬之應門兵備而巡撫主事應相協議者亦如宣大故事一正簿書三鎮出納客兵糧儲止有循環簿其細未詳宜令郎中設內外號簿守巡設格眼簿以備參攷一預會計年例邊銀發之來春不若發之今秋乘此納場之期殺價漸平可以多獲一重責成宣大五路管糧通判專給關防監督收放乃其本職邇來不肖者既假手官撥而服潔者又過於遠嫌殊失設官初意請自今

芻餉出納封策封識必令身親其事後有訛謬與官撥同罪一慎交代各經管糧儲官去任之際吏緣為姦新至者與勢不能追詰請令同官交承必明實稽數無使後先錯雜情偽失真一嚴委任邊儲出納或委之指揮千百戶經歷照磨諸官賄賂公行弊端叢積自今非管糧通判毋得有所干與一戒諸將每歲各鎮往往妄傳虜至調兵詣餉日費千金宜申諭各總兵以體國節財為心勿自誇張致糜帑藏一重官商各邊召市芻餉類多不逞之徒詭名應召比至催督不可踪跡宜從公編審使人樂從仍為置籍以稽察之事務連坐一定時估芻糧價估與時高下而商人乘賤上納待其踊貴乃始受值以規數倍之息請於報領之初定以時估示

卷之六 論萬達

三

以信期如期者以原估給與不則從賤嚴收受收米宜租量寬其斗頭收草束者少平其價值而嚴禁揚堆垛之法仍將守支俱責之官撥令其無所推避庶絕弊端謹出納且各商承買之後遷延不塗上納兵馬所至往往有駭掠一空不得不於在外兌支者此皆權勢為之先客邊人為之書客賈窩賣商悉從此出自今巡撫郎中惟法是視毋以人言沮撓一給勘合防秋士馬芻餉例於郎中出給勘合然錯綜難悉給發不便宜以客兵屬撫臣主兵屬部臣其行糧仍屬客兵之數一編號紙守巡各道置立號簿各倉場預給管糧通判用印鈐號遇有度支即開註以便給價且防冒破之弊一杜濫冒防秋士馬按伏經歷往時率以片紙索餉

領兵督餉之官俱不得與聞自今非有將官字號管糧官印信者不得發一禁常例倉場坐堡等官凡商人納豆千石以上草萬束以上至需求數十金非峻法以禁之勢不可止一革重積收支官銀同一權兩使無毫髮低昂安得有附餘積出自今出入如一毋得輕重其手一稽公用凡收納餉例有席椽工頭簪柴俱取折色亦令監籍循琅稽考一較斛秤各邊舊有原降斛秤歲久損失宜較勘畫一以昭平準一謹防衛各貯積令衛所以踐更卒巡微一處夫價凡臺斛堆垛諸役令郡縣審戶置籍定其應需多寡之數歲以為常戶部覆萬達議是詔悉行之已酉春虜人宣府將通居庸以入萬達謀知之時大同帥周尚文亦得此謀報問曰汝

卷之六 翁萬達

三

常告誰曰告告總督向文方幸宣府兵將無備必且襲擊而巳握重兵可以取寵惡其泄也故而繫之萬達知其情夜為草疏蕭道書諸當事力言宣府王將裨帥無一可仗當以大同帥周尚文率精銳以遏虜衝疏上即如萬達議至二月十一日賊以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重騎江瀚唐臣張淮俱戰死虜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游騎分窺東及永寧川南及坐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游擊王鎬大同游擊袁正遇虜隆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士氣稍振虜移營南向周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然將田率騎千餘來附與虜遇于曹家庄虜猶不虞尚文之卒至也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首百回奪其旗賊氣沮萬達躬擐甲胄西路

又臣自賊可進萬達曰我志決矣誓不與此虜俱生於是馳驅先入衆無敢後者會西風大作萬達縱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虜大驚曰翁太師兵至矣遂結營東遁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馳出關至坐道簡恭將兵千餘迎賊於大滹沱敗之遂與尚文等分道進賊復擊之虜狼狽夜遁于是萬達以提聞言虜祖于去秋得志將不足忌非時大舉番誕關南其氛甚惡幸偵報早聞先期發一將諸將奮死以抗方張之虜使不得南矚居庸西下洪蔚扶傷斃死失利宵奔而尚文功尤稱奇絕至于慢令偵師避災擇便諸臣則罪有不可逭者臣究竟其得失之故列上始末惟 皇上

卷之六 翁萬達

三

奏將姜應熊等兵數千人自懷來來援麾下將請曰虜騎充斥未可進萬達曰我志決矣誓不與此虜俱生於是馳驅先入衆無敢後者會西風大作萬達縱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虜大驚曰翁太師兵至矣遂結營東遁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聞警馳出關至坐道簡恭將兵千餘迎賊於大滹沱敗之遂與尚文等分道進賊復擊之虜狼狽夜遁于是萬達以提聞言虜祖于去秋得志將不足忌非時大舉番誕關南其氛甚惡幸偵報早聞先期發一將諸將奮死以抗方張之虜使不得南矚居庸西下洪蔚扶傷斃死失利宵奔而尚文功尤稱奇絕至于慢令偵師避災擇便諸臣則罪有不可逭者臣究竟其得失之故列上始末惟 皇上

已先知虜情之變萬達無常勢所趨亦自可預

之爲患猶泛溢之水中國設守猶障水之堤諸堤悉成則漸尋隙漏諸堤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則已注宜之隆永矣昨歲禾災於鎮安今歲狼顧於滴水橋尾以歸駢首不解安得不爲之寒心哉夫往年修邊之役宜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于財力間多未舉又以獨石馬榮永寧四海冶間素稱險峻朵顏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故耳今西中路邊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向險遠者而朵顏支部復爲所迫徙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視前皆數倍也誠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鎮南蔡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者僅得二萬有奇及復

卷之六 前萬達

言

摘守南山里百四十里之邊兵分守備疎虞潰外防則陸慶永寧之間倉皇變動南山諸口山梁多可漫走我力不禦則畿輔內地不免驚震又安得不爲之寒心也夫天下之事不有所待無以全其勢不有所更無以盡其力宜之北路豁谷僻野及地產貧瘠往年不敷數患虜者彼誠避其險遠而無所于利近乃入寇至再者志在內地又知內無重垣耳內設重垣虜計斯阻故今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衛右掖門所滴水崖一帶須當厚爲之備以絕所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踰獨石馬營而南遂巡前却於溪谷僻之間而我內垣之守愈固攻不可隙懷無所獲疲其力而衝其中虛伺其隙而邀其歸路當無不獲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內險以扞

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侵軼內險復成騎角緩急相資戰守並用茲所謂審形勢酌便宜而盡之於人謀者也○往來相度擬于東路鎮南蔡與薊州所屬火燭堅接界寒其中空築牆僅三餘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兵自此而西四海冶永寧光頭嶺新寧寧縣鵬鵬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而止另爲創修一道據其要害是爲近邊即與東路新增連而爲一防秋之時不必退守南山俱須併力外險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宜成首尾之形獲率然相應之利也○謹將經費工役事宜條爲五事一處夫役宜鎮五路軍夫及河南班軍僅可四萬請令山西保定撫臣各籍所屬民萬五千人給以資糧委官督領刻期赴鎮

卷之六 前萬達

言

一計工費宜府東路邊牆一道北路內外增各一道及諸整舍水門計工當役七萬人以百五十二日爲期度支費銀五十三萬六千六百有奇請發太僕寺馬價銀及本部缺官柴薪銀不足以資銀給之一移將領宜鎮二路不必增兵第移本鎮副總兵於永寧城移永寧參將於四海冶奇據兵馬顧從者聽否則就遞充補不足從宜選補副總兵專督圍操軍騎巡徼山陵官將自恭守而下許會總兵調度一議戍卒原以北東二路邊兵單弱不便分戍欲擲京營步卒六千赴永隆協守然京軍未可輕發第令朔州兵僅召募三千益之一備戰車永隆懷保地勢平夷可車戰前保定巡撫劉鵬創戰車數千輛置之腹地無所用宜取三之二運本鎮則

不加費而戰之修是疏下兵部覆議得旨俱允行初兵部題覆虜事宜定以退虜不入爲上功雖無斬獲亦宜陞賞至是萬達上去年各鎮秋防功狀言虜自八月中首犯大同攻牆不克退攻五堡圍困獲田卒我師出塞與戰於彌陀山却之相持踰月竟不得入遂乘馳山西與掩不備該鎮守禦素修虜一犯水口再犯紀門三犯猴兒山俱遭敗衄二鎮撫鎮諸臣詹榮蘇佑周尙文沈俊林春寺及諸文武將吏俱有保障功宜行叙賚疏下兵部覆議大同出塞功甚奇榮尙文等宜俟御史勘至優叙祐等請先加賜賚以爲邊臣共事之勸上嘉諸臣功悉如議先是二年虜薩衆寇宜府東書矢端射入軍營中及遭被掠人還皆言求貢不得故擄掠設

卷之六 翁萬達

三

貢當東約部落不犯邊否則秋且復入過關搶掠京輔萬達以聞上謂求貢能言屢詔阻格邊臣不能遵奉輒爲奏賚姑不問萬達等務慎防毋致疎虞其家丁通事人等私通啓釁者廉賈以聞重治之是時虜恥求貢不遂又以前使者俱被殺故但歸掠射書如此然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積怯所爲言辭桀驁有要挾意與數年前遣使時狀異矣迨秋虜果復來明年遂犯京師一如其言焉五月召入爲兵部尚書會宣府等處巡撫都御史李良謀報虜酋俺答率衆入邊結營東向歷左衛諸城二百餘里間未行散掠勢將深入萬達言虜若從鎮城出深井掠順聖兩川蔚州等地則總督麾下及調集主客之兵猶足相持又南而紫荆諸關亦已有備若

從鎮城出鷄鳴趨新舊保安懷來逼沿河大白羊居庸大小紅門等地圖爲南下則宜府北東二路戍兵方與金字河長水海賊相持不得離次而南山守隘戍卒又非慣戰深爲可虞第聞督府已摘勁兵繇間道遠出賊前以截東向之路以扼關南之防似爲得策本部仍移檄薊州保定二鎮及京營總兵等官各督兵策應乞更申飭諸臣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毋以疎虞取敗上以所畫事宜亟下總督撫鎮諸臣令視賊所向相機戰守值事者罪無貸先是萬達言宜府北東二路增修險隘度地二百餘里須列卒三萬守之勢必增兵然增兵之目有三曰清勾徵調招募而已方今東北之兵宜徵調以紓目前招

卷之六 翁萬達

三

募清勾以圖善後然因地度勢則招募宜行于宜府清勾宜兼于大同因舉朔州兵備副使魏尚綸足任其事請遂增秩專勅付之以責成效兵部言徵調已有成議清勾額難卒復招募財力不充且事涉各省恐非一官所能兼攝宜令尚綸如萬達前疏募兵三千更令宜府守巡官區于宣大二鎮多方招募精閱六千分爲二枝以補奇遊之缺其募軍支費卽以萬全都司積羨藏銀克之本鎮舊兵分發永軍協守仍立限清勾歲復其十之一則行伍漸可充矣報如議冬十月奔父喪庚戌秋七月大同帥挑虜邀功失事詔以金華奪情起復萬達適病疽扶病上疏乞終喪會虜繇古北口入蹂踐畿甸京師戒嚴上特趣召萬達聞之慟哭曰主憂至

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即日哭于几筵，不告妻子，力疾單騎就道。間關萬里，未及四十日，抵京。仇鸞請萬達殊急，時虜雖出邊，浮議遽起。上屢問曰：翁萬達至，未耶？會鸞援前恨，又懼萬達至已，不得以變許。惆悵朝廷，力請之。萬達有疏不得達，上遂以為遲，奪秩候用。不數日，起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經略紫荆諸關。時當大招邊鎮勇銳，聚之京師。萬達焦勞撫衛，義士勇夫爭趨以就功。軍聲始壯，會兵部抽民兵令急，遠近騷然。萬達疏其未便，寢之。省費無算，三鎮賴之。萬達畫軍事，夜念家艱，憂悴殊甚。足疽忽作，不能動履。又上疏，亟賜罷退，以終守制之情。語意迫切，迺得解歸。瀕行，謝疏中字訛誤。上責斥為民，冒暑歸鐵林，終父廬。

卷之六 八 萬達

夫

於基側為書數千言，告同輩黃佐，述其衰暮不得已之情，謂之莫不感愴。鮑江故有河通諸邑，漸之而淤，疏治之，舟楫通利，居民大悅。壬子冬十月，詔復兵部尚書，而萬達方游武夷，經湖至清流縣，病作。謂其僕曰：亟歸，吾將逝矣。越十三日，至上杭舟中，大嗽，張目仰天，哭曰：我達明生，受國厚惠，乃今長已矣！其何以報？問其家事，不答。瞑目而逝。又二日，抵家，歛之時，眉宇欣欣如生。又四日，簡命臨門，則已不及見矣。萬達性剛志潔，思深猷遠，視抗于古，心雄萬夫，坦而有制，沉而善斷，胸襟灑脫，洞然如青天白日，時出經濟，真如迅速之不可禦，神鬼之不可窺。故能達變備否，動有拔算，雄古壯稷臣，以逾也。著有稽愆集，平交紀略，各若干卷，藏于家。其議

火器略曰：臣愚昔官粵中，每因用兵，參考古火器而病其制之多不傳，即有傳者，又病其重難不易明也。於是殫思慮，因舊創新，粗備而未試。比來宣大仍加參考，見今造成，有所謂三出連珠砲，百出先鋒砲，鐵棒雷飛砲，火獸布地雷砲之種。四者連珠砲蓋古制也，古砲之制無弗善，而有宜與不宜，藉之古倣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後以火藥實銅鐵中，亦謂之砲。如神火鎗，用鐵為矢，鎗火以發之，可飛百步之外，皆制之巧者。然皆一發而止，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為避就者，未必無也。神機則又苦若矢之難，稍不如法，則不能及遠，卒不練習，用之世艱，連珠砲其制如神機式，其長倍之，每杆三分之一，以次實藥，發亦如

卷之六 八 萬達

夫

之一具而三出，有連續之妙，廣武避而就之，適當後發之衝，人可持放，不其苦其難此古制之尤巧而宜于用者。邊人不能知，乃考而作之，與神機諸砲並焉，倣佛明機砲而損益之者也。火器莫利於佛朗機，大率筒長三尺有奇，而小砲則止于伍夫筒之長以局其氣，使發之迅也。小砲伍以錯其用，使迭而居也。先鋒之制，則損其筒十分之六，狀若神機，而加小砲以至于十口，氣可局而用，不使有餘也。砲可錯而用，不使不足也。用則繫火繩于筒外，而納火砲于筒內，畢即傾出之，連發連納，十砲盡，則更為循環，無間斷也。筒仍配其處，鑿通一機，轉動消息，倒擊不流，傾瀉不礙，未有銳鋒如戈形，無耳長六寸，以代鐵鎗之用，遠擊近刺，其用博矣。夫佛朗

樣之爲器也。昇之者四人，臨發持者一人，放者一人，是六人發一砲也。況火器筒外，出鐵人手，安砲或離于度，則爆裂反傷，非善用者。臨時驚懼，心志不定，高下無準，先鋒砲持放者一人，不必布機于地，即馬上亦宜之。是一人發十砲也。況火納筒中，即不必善用者，心志不懼，高下可準矣。假如三千營中，每伍內一人執一筒，十砲百彈子，則一伍當有十佛朗機，且兼十槍矣。由此推之，百隊可知。蓋一人所執，不啻往時十餘人所執者，斯不亦簡而便耶？雷飛砲倣毒火飛砲，而少爲之變者也。砲之先鍛鐵爲筒，磨石爲子，已矣。一變而爲毒火飛砲，鎔鐵子虛其中，而實之藥，擊虜皆傷。蓋傳自前代，而兵家頗秘之。然母砲重大，難于舉移，故以擊大營守城。

卷之六 新萬進

四

垣可也。賊發而來迎而拒之，且馳且戰，則非所及矣。于是再變之約，其子砲而輕其母砲，約之使易飛，輕之使易持也。母砲則約長尺許，上廣下窄，下如神機之狀，上盤菱花之形，其法雖略本飛砲而輕重別矣。敵遠則用之以衝擊，或至空而震，或至地而震，震中人馬而震，鐵物之所旁擊，無不糜爛者。敵近，則揮之爲鐵棒，連鎗甲而槌撻之。當無不退怯者。人持一具，可以攻，可以守，與毒火飛砲功同而用異。蓋守之砲貴重大，戰之砲貴輕小，守則不難攻而易施，重大得力也。戰則屢易次而難施，輕小得力也。佈地雷砲，倣田單火牛之意，而增之以炮火者也。田單以火牛取勝，然止束外牛角，今虜點得善避，營疎野闊，不可以觸傷，惟得火砲布擊之，斯

使之震憾。若乘夜用爲尤得策，因其亂而砍其營，蔑不勝矣。而用必馬羸，以其性奔捷，可以代牛。火砲之發迅烈，比之乃遠矣。是故刻木爲桶，開之翁之長一尺，有五寸圍，四寸火砲繫馬，火線通馬，略如毒火砲法，然其繫之也有機，其通之也有候。匪機則無脫落之功，匪候則無疾徐之節。眠其機，則欲連而易斷也；眠其候，則欲準而不愁也。桶一而繫炮七，獸一而負桶六，計一獸之所負，則火砲四十，有奇十獸之所負，則火砲四百有奇。若用扁箱以代桶，尤便雷布而電發，須臾之頃，遍于原野，必有以奪敵之氣，或謂馬羸之性驚則橫逸，不能使之直衝，故用砲易而用獸難。臣惟水可過，額在山，搏擊之勢使然而況馬羸之有知覺運動者，或機而制之。

卷之六 新萬進

五

或因地勢而驕，或因開而引之，或得賊馬而從之，臨時之宜存乎其人，則亦無不可用也。以上四者俱當禦備，而百出先鋒砲，則火器之最便利者。古制未嘗有也，自古謀臣智士，較論中國夷狄之長技，如晁錯所稱匈奴惟善馳射，固未嘗聞其有中國之堅甲利兵者也。乃今北虜則甲刃精好，中國弗能當矣。數年之前，我軍與虜國兵，外既接戰，以魯朵狼牙棒撻撻虜，虜亦短不相及，問爲中國所制，乃去年虜犯陝西之保安，亦用狼牙骨朵，而中國或弗能當矣。若神機槍佛朗機銃毒火飛砲等項，則夷狄所絕無，亦其所駭懼者。今自中國之長技獨擅此耳，邊人苦其難，而未能盡其用，臣是以欲教之輕便，如先鋒砲者，委不可缺，其餘則量爲置。

造可也

太常氏曰。翁司馬殆天特付之以濟世之才具者哉。於諸邊之阨。塞險要。虜勢之強弱緩急。虜情之款戰。應實如善操家者。談其畝。澮原隰之高下。米鹽鹽醋之多寡。亞旅強弱以之。勤惰然者。然世之善談者。不必善行。而能行者。不必能効。司馬則鑒鑒可行。彰彰底績者也。視其減餉而餉減。撤戍而戍撤。可知已。愚以爲古稱善談邊者。無過家。今以司馬觀之。無不及也。殆或過焉。孫萬曆之款。貢論則當時苦于司馬之言不行。以司馬主貢議。奴貢夷必更安。當自倍於今日。所以免古北口之入。石州之破。與連歲殺戮之慘。其功當何如也。款虜復套。兩議俱無成。可惜也已。

卷之六 翁萬達

聖

楊襄毅傳

楊博字惟約。山西蒲人也。舉嘉靖己丑進士。知陝之整屋。從長安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中。故相翟輿奉命犒諸邊。以博參幕府。當是時。宜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博告覺。以便宜撫諭鎮輯。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欲弗予。不能。欲予。患來者滋衆。無以應。博請驚坐堂上。數以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轉以屬吏。番人叩頭再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資其首至者。諸番感且畏。竟不敢復來。驚還。或問驚當有大經畧。爲朝廷永固疆圉。荅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僅得一人。將來係邊境四十年安危。楊郎中是已。既而首以博薦。賜白金文綺。改職方郎中。是行也。起遠左。訖甘肅歷覽焉。

卷之六 楊博

聖

確是任事人
世則未有
無其是而
時或首亦
亦有不留
心而有其
見者

里博具得其山川陰陽士馬強弱怯勇民所欲惡之失。端矣。在職方。虜教入宣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多十教上。博懸度立斷。悉中機。宜時出奇畫。衆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皆以其前之歷覽當也。肅皇將有討于安南。博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以自新。目疏便宜六事。上盡用其策。益知博。自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餉恭政。不四年起拜。會都御史巡撫甘肅。肅州遊外屬夷總牙日羔刺等。舊爲土酋番所迫。款求內附。已議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苦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族類日盛。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至是。歷事監生李時賜疏言不便。久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亟徙之境。外詔守臣爲經略之。于是博檄副

使王儀恭將劉勳修葺威廟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烟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博召諸夷語之曰若屬羈于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自白城至金塘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壘作渠壩給耕具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博因給以耕費食用之器械悉皆備諸番謹呼徙出塞今各如所擬地認住計所安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遠者至百五十里遂與爲期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時文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于是肅州數十年番害頓除總督王以旂以其事聞因列上諸臣功狀上深嘉之賞賚有差先是二十四年十月馬黑麻速壇赴關納款土魯番夷使大者阿克力等八百

卷之六 楊博

四

餘人因而扣關時總兵官仇鸞都御史傅鳳翔不能阻回盡驗入安插于甘州故事夷人五年一貢貢夷入關半留肅州至是鳳翔諸夷固欲先期起送且不願分住肅州有詔議處博乃徐上八事下禮部覆議一諸夷入關雖早及五年之期請行起送一側當起送五十存留二百阻回五百有奇今諸夷以候久乞哀請於阻回数內更留百人減半給賞不爲例一哈密夷使止九十三人馬止九百八匹並無挾帶請分進存起送如例一諸夷馬例止二百四十五匹今已驗收九百八十六匹當退還者七百四十一匹業已給軍給驛請償其直一方物驗退者聽于甘肅開市一貢既屆期應給五十口糧二百聽支如例所增百人亦量給口糧一各夷番

本三百餘道先令邊臣審問不合理法者退還勿奏一阻回諸夷口糧俱已住支今告稱路遠恐瓦刺達虜遮擊之顧俟貢夷與同出關住久或生事端請徑自督發議入上曰貢夷事宜姑如議行先撫鎮官濫放入關新巡撫官不即參論並當究治風翔驛姑奪俸三月博一月兵備恭將等官兩月如再失處重治不貸已而博言嘉峪關外諸夷時時竊發而道里寥曠斥候疎隔請增榆林泉諸處墩臺庶聲勢聯絡易爲哨守上嘉允之且諭令處置得宜務臻實效博又上言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等地虜寇率繇此入請大蘆泉山口小孤山三處各建墩臺一座西接高臺雙尖墩南接平川四壩墩從之又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召民耕其

卷之六 楊博

五

中博又言甘肅一鎮去陝西四千餘里提學經年不到生徒無所懲勸請如遼東例專飭巡按御史督理并行守巡兵備官按季考較以聽御史稽查禮部議覆報可西人縣是富而知學廖憐大入士競死戰斬首四十餘級賜詔嘉獎博晉右副都御史時甘肅地方旱歉莊浪爲甚博疏請賑貸謂秋成禾貴民已嗷嗷若至來春勢必不支救荒之政所當先事講求多方處備因條上四事一莊浪貧丁及土丁自本年正月起到四月止每名月給米三斗銀五錢于甘肅倉糧價銀借用一沙井兒等處驛遞夫馬糧料宜收買本色來春給與以寓賑恤之意一各倉做常平之法收糴冬米至春時止照原估官爲糴買一涼州等衛屯田宜行管屯官課民耕

桓春初給種秋成如數徵還仍擇其戶之殷實者領之至是戶部始議覆報可未幾丁母憂西人遞道泣留窮版孤戌至今以為尸祝仇讐之未敗也博與總督曾銑論之徵下詔獄而銑方議逐秦虜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為塞勢結要路詎為生事卒殺銑庚戌虜入薊海都城驚以勤王有寵數毀博上知其情竟不能害壬子登極死博亦服除明年詔即其家拜兵部侍郎兼倉部御史經略薊保二鎮庚戌之變虜道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為備而水滿悍不可城博緣水築墩立錯峙墩置戍守矢石相及虜遂不復敢掠其間秋召還提督京城九門政事歲七月報分兵守陣如寇至博曰此自疲術也亟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博

卷之六 楊博

聖

總督劉遠保定軍務選士馬繕堡除戎器為不可攻以待虜又請改密雲副總兵為分守建昌游擊為副總兵以塘子嶺東西為界西至黃花鎮接境屬密雲東至山海關連東接境屬建昌俱聽總督鎮巡節制無何虜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百道進博身披甲登陴宿止古北口垣上督諸軍禦其方虜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孤山堡夜懸堞登我軍斬其虜氣大挫是時營報日數十至上為遣嚴衛卒拔往偵之具言其狀馳賜以綢身衣出帝金萬鎊士博宣布德威諸軍益感奮殺虜無算已乃集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馳駐虎頭山夜火光滿野連行數十里博又募死士持火器潛入虜營夜驚其衆竟夕四五聲虜衆自相蹂躪

死比明悉遁去論功晉右都御史兼侍郎詹子錦衣衛千戶明年虜萬騎入馬蘭谷擊卻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召拜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點陟將吏人莫敢干以私丁父憂戊午召還本兵博方疏辭會虜圍大同右衛俺答駐城西南黃台吉駐城東南脫脫駐城西北各去城三舍許內外斷絕斗粟求芻不復能進亦無一騎得出重圍者勢急甚上心憂之方遣大臣督餉又遣薊鎮副總兵馬芳以家丁赴之已又詔博往援博乃墨綬出關上聞之喜賜之銀幣諭令急為計解圍虜聞曰楊太師來矣會侍郎江東及撫鎮諸臣集主客兵數萬嚴部而進虜乃解圍去是時右衛被圍已六閱月其將士固守無二心博疏請褒卹條戰守及善後十事

卷之六 楊博

四

以為將來經久之計一廣儲糧餉右衛自解圍後城中已有米萬石但孤危之地非積穀四五萬石不堪固守而左衛平遠天城陽和五處密邇虜巢亦當預備一激勵忠義孤城久困將士勤勞者未錄死者未卹請發戶部銀一萬兩通行給賞官一兩被傷者一兩五錢軍五錢被傷者七錢其死者官二兩軍一兩仍設壇致祭以慰忠魂一查給牛種即日仲夏尚可佈種請發客兵銀七千五百兩收買牛種分給被兵之家免其還官一修築墩堡大同中東南三路俱當添設墩堡而東路尤急請發兵部銀三萬兩修牛心山雲陽鋪各舊堡而別築新堡于紅土鋪黃土坡二處仍于各堡空內每四里修墩一座分軍戍之一添設官兵墩堡既修則當計

馬請牛心堡設守備一員募軍一千人給馬二百匹紅土黃土雲陽三堡各設操守一員募兵五百人給馬一百匹操守官悉聽右衛參將節制一計處軍營邊人不習車戰故虜人輒不支請于左衛造編箱車營百輛其工費取之商稅抵贖銀候有虜警右衛車營自西而東左衛車營自東而西聲勢聯絡可保無虞一表揚倡義當虜圍城時城中人有能出財濟貧乞表其閭曰尚義原貸銀穀以官銀償之不必扣除軍餉一安插流移右玉二衛已經蠲免糧銀流移之人漸可復業乞容便宜勞來令其修復私堡再免應徵錢糧三年一請給火器一預防邊堡如拒門殺胡拒胡滅胡殘胡被胡六堡皆通降虜境比之右衛尤為劇痛請以時繕修

卷之六 楊博

史大

仍各建倉積穀千石以備緩急無故不許動支疏入俱允行應用錢糧令該部查發毋緩博又言大同邊境傾圮城垣破壞雖有土馬不能過虜之不南臣請以修復城堡為要次則塞銀釵驛馬等嶺以絕虜窺紫荊倒馬之路備居庸南山一道以絕虜窺陵寢畿甸之路修陽神池諸處牆垣以絕虜入山西之路五路既不能達虜即馳騁平原而我堅城厚堡以待之不得不北矣若計萬全非修復邊垣不可而事大不可卒議因條十事以上一選練兵馬言宣大備虜之計不在增兵而在選兵不在增馬而在養馬請將督撫標兵量留十之四五以備緩急餘悉歸營惟馬數太少請再發大僕馬六千匹給軍養之一修築堡寨請如甘州墩完之法青成

宣大本
固內地

經管官務令堅厚如有虛文塞責及頑民阻撓者罪之一經理隘口欲塞磁窯諸口及驛馬銀釵諸嶺宜將宣府廣昌恭將移之靈丘改隸大同而加設守備于廣昌與渾源守備俱聽其節制仍行保定巡撫發銀助工修理各隘口一申明職守言邇者御史樂尚約奏謂戶部之餉已發而軍無見食則罪巡撫兵部之符已遣而兵無成效則罪總兵持日久略無寸功則罪總督此至論也以臣之愚諸邊獲功不惟巡撫毋得與賞木兵何可與焉蓋勸功罪者御史也擬賞罰者本兵也借令本兵巡按與其功則必有張大掩飾之弊矣故叙功宜專以臨戰為主督撫主于賞資本兵巡按無所與又朔州兵備與總督同處陽和一城別無事任可分天

卷之六 楊博

史大

城陽和二衛兵食諸務舊隸興北道者任之一寬假文法言邊方之獎大槩有三文移太繁責效太速議論太多三弊不去不可改張今以一人矯前數人之枉旦夕不可辦自今以往請諭言官論列本兵覆議必詢歷官之淺深與任事之勤惰而差次之毋傷其任事之氣一痛革殺降言邊民自虜中來歸墩軍往往掩殺以報功即幸而得達官府囹圄囚候審多至度死是絕之也宜大開生路以招徠之一簡除有司請將沿邊州縣官取甲科舉人有精力者選補一久任將領一嚴禁私通一查處軍器疏入下所司議覆俱報可再陳修築堡寨事宜謂自右衛至左衛每四里加築一墩左衛至高山站每五里加築一墩高山站至鎮城每五里創築一墩

其左衛高山站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設操守一人成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設千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鎮城亦如之報可又條議備虜事宜宣府四事一分佈士馬令總兵李賢以正兵駐薊鎮城五路將各守信地巡撫標下及東路游擊駐懷來新舊游兵駐左衛東城以防蔚州等處南下紫荆之路奇兵駐龍門鵬鵠以防麻峪口南下懷保之路總督移駐宣府或保安以護陵寢一獨石逼近虜巢請暫留宣大入衛兵二枝備之仍額外發銀三萬兩預處兵糧一原調礦兵防秋三月每月量予行糧數外加給米五斗免給鹽菜一請工部發火礮大同五事一年餉銀預于九月內給發一半以便召買一勞來流民開墾荒田暫免科稅一

卷之六 楊博

手

步卒禦騎莫善于車請發工部銀五千兩為造車費一邊人失事多詐割死人首報功今當以不失堡寨為重斬獲次之大同地平無險可恃請令擺邊軍聚伏垣內與廣昌泰將所部成卒協力守禦山西八事一動支本鎮未發客兵銀六萬兩主兵銀三萬兩先期糴穀備用一將山西一省見行工部事例銀留充三邊軍餉一定擬文武監督官分任秋防諸務事畢覈其功罪賞罰之一地方多事之際監司守令暫免推陞資淺候防秋畢日議處一山西兵少本鎮有游擊五陞率千人征倭及歲遣義兵三千戍薊鎮皆宜召還一請令鷹奇二道畫地分守寧武以西至偏頭關屬之奇嵐道即改為整飭偏老寧奇石關等處兵備仍兼管防河寧武巡東

石亦
奇嵐鎮也

卷之六 楊博

王

至平州關屬之鷹門道改為整飭鷹門平州北樓等處兵備一請以北樓口游擊改為分守山西北樓口參將與東路參將分管邊隘東起平州關至霍家坡二百二十餘里隸之北樓參將東起霍家坡至廣武王野梁二百四十餘里隸之東路參將一防守黃河官員舊無行糧今套虜不時窺犯守望勞苦乞增行糧以資戰守疏入下所司覆議俱報可惟防河官軍在百里之內行糧不必添上從部議博又奏獨大同被虜各州縣稅糧有差詔書至鎮軍民大喜博因宣布國恩選其丁壯之驍健者名為義勇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之兵威復振先是右衛開解虜仍駐牧近邊聲言欲犯獨石獨石孤懸塞外乃虜入宣府趨薊鎮之路時朝廷每歲發宣大兵戍薊鎮名為入衛專備關以內陵京有變聽薊鎮總鎮官調遣不佐門外之急又宣府邊外屬夷日來內徙撫臣議處之于寧遠堡中事久不決博以為此皆邊境安危所係所宜亟處但大同禍已燃眉當救一時之急宜薊鎮在厝薪當圖萬全之計乃建議請罷懷來參將劉環四海治守備韓鑑而于獨石城中選有謀勇為眾所推如尚表者不拘凡任廢棄委之守城功成一體陞賞共薊鎮入衛俱聽宣大督撫官便宜調遣先發後聞與本鎮互相應援仍多設戍兵于隆懷為居庸南山之蔽屬夷來降者但厚其賞給不得縱之入內以啓亂華之階上俱從之博又言獨石孤危非憲臣駐之不可乞命分守口北道駐鎮城兼管中路而以分

巡口北道參議專轄北路改駐赤城從之博既歷陳修邊之說遂於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道各長十八里小濠六十四道交互聯絡虜左右顧不得踴而南晉太子太保尚書如故兼左副都御史勞曹時素以輕騎擾邊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兵襲擊斬獲又若干人未幾虜入薊州詔博移鎮博言秋防期迫臣謹以便宜指揮各兵備官分地盡守天津兵備副使雷夢麟駐石塘嶺密雲兵備副使李尚智駐古北口山西冀北道僉事董邦政駐牆子嶺俱各提調本區創遣兵備僉事伊介夫駐太平寨提調太平馬蘭谷二區薊州兵備副使溫景蔡駐燕河營提調馬蘭

卷之六 楊博

聖

石門二區兵備副使栗永祿駐昌平提調鎮邊黃花鎮二區責令入自爲守候入冬解嚴後嚴其地方有無失事以爲功罪得旨允行博又言薊鎮以守爲主用步宜多用馬宜少其宣大入衛遊兵三營每用馬兵五百以備追逐其餘二千五百宜盡用步兵請勅各守巡官精選驍健每營務足三千如法操演聽候後調多餘馬匹暨收別營候軍還仍歸原伍兵部議覆報可

是年六月虜錄大言鎮川堡入犯延至宣府東西二城駐掠內地凡旬日會久雨分道西自趙山溝墩東自丁零嶺懷安左右衛引去博條上經略宣大八事一宣府懷隆承寧南山一帶西自合河口東至橫嶺止計長一百四十一里修築大牆已完三百餘丈未完者宜責令擺邊

以山西與
諸鎮等語
與前司馬
左宜襲殺
劉系梓那

軍士分工修築一補修大同鎮西中二路寧虜堡至樺林兒墩廢棄邊牆墩臺敵臺及收復雲石鐵山二堡宜刻期修理務在秋前報完一宣府墩臺疎遠以致炮火不明宜于中西南等路并鎮城外諸要害處增築墩臺西陽河渡口堡挑溝一道以限虜騎一班軍自三十九年爲始應給行糧布花并主兵加添征哨銀宜查數給發其河南秋班未至及逃回官軍請令撫臣各月糧餉數扣解以備邊用一宣府南路順聖東西二城宜各置驛站以便遞運大同許家莊宜設守備以便防守一兵馬按伏設有虜未至而先伏者及名伏兵于此而避虜于彼者又有虜去而伏久不歸者宜當酌處設伏于賊衆將至之日不得先時以老師伏兵于賊所必由

卷之六 楊博

聖

之處不得避地以玩寇虜回兵即擊不得愆期以贖財一山西西北抗三關乘寨守障與諸鎮無異諸鎮之費取給他省而三關所需則竭賦自供今災沴相仍民力不堪乞行巡撫嚴督兩司并府州縣官節費愛民正賦之外無名之供宜稍停罷悉允行博又言宣大荒田水利宜加意開濬仍照早田舊額徵糧以勸民業其上花園寺處修築墩臺三十座借用客兵銀六百兩有奇宜行戶部給還報可博又言前遣二鎮唇齒相依無秋彼此警報緩急互與今宜令遼東總兵官楊煥於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駐前屯一帶一遇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自入關應援至於西黃花一帶極常虜衝昌平居庸所係尤重仍當嚴行宣府總兵官李賢亦於秋期移

駐懷隆整兵待援如遇瀛西有警馳入居庸會合前兵併力勦截
疏入報可是時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召還掌部事加少保
權倖不便博所為往往為飛語中以奇禍上悉拒不納更下諭
褒美謔始息壬申八月上又諭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入朕每
慮邊務今秋恐有擾者其語博查定策以遏之於是博上守禦機
宜略曰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為重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虞
今虜止是永邵保元慎擺腰三部兵寇大同鎮川堡而其會俺荅
黃台吉把都兒及土蠻等潛形不露竊恐其謀窺薊鎮伏承宸
慮臣謹以六事獻一請先勅邊臣逐大同之寇堅壁清野以固其
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巢簡惡少以邀其馬使賊

本之六 楊博

書

不得近薊鎮一禦賊必先獨石哨探所謂薊鎮得情獨石得其形
也宜令宣大邊臣偵實馳報預備之于黃花古北等處一薊鎮各
區兵備官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其區督撫官不得過制仍定擬
賞罰以勵人心一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
四海冶相為唇齒宜大總督每當秋防移駐懷來正為南山之備
但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策應使虜馬不能入關即
為首功一薊鎮主客兵糧屢稱缺乏宜即時給發一燕河冷口一
帶逼近遼東督撫官隔遠調度不及宜責之遼東兵將聞警星馳
赴援不必俟調疏入上悉允施行令戶部亟發主客兵糧毋誤
九月上復諭輔臣曰北虜為謀深狡非常本兵何乃不虞原內

逆多而胡不足較今須益兵堅守勿輕戰京營亦宜為備于是博
上言俺荅黃台吉二酋夏間會駐青山之後其謀甚深秋杪分屯
宣大之間其踪漸露大約聲東擊西窺伺薊鎮及薊我有備一路
窺宣府馬營等堡一路窺大同平虜等城臣移文各督臣凡數
四賊在大同者已檄將官備其三面邀其情歸復屯兵守左右衛
在宣府者部分總兵游擊官當北路之衝而又留別將等兵守南
山內外之防不敢不豫矣今請申飭必俟冬寒水合乃可戒嚴從
之蘄道總督楊選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得旨選所陳弊狀前官
全不經心日事因循即今當何整理兵部其悉心議處以聞博履
奏請勅各邊總督鎮巡官蒐簡士馬資給證使以振邊軍令直隸

本之六 楊博

書

山東撫按官計處輜糧補苴什伍以振班軍歲發戶部銀一萬兩
兵部銀五千兩以充撫賞閱操之際賞罰並行以精訓練做甘肅
墩院之制以修城堡正將領失事之罪以肅軍法復給衛兵路費
以作士氣議入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則張皇告急惟調客
兵防守固保目前無事則苟延時日何為國忠計者邊兵之訓初
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却又重加挑選何時而已不獨供
餉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常題覆目今如何練
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歷任茲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
其仍別議以聞於是博又議上十事一各區主客雖有總副遊
等官為之訓練而尤宜以兵備為之監督督撫時閱視之仍以騎

緩優其犒賞且久任兵備以責其成。一陝西三鎮客兵久疲延緩尤甚宜將延緩游擊時達所統遊兵一千五百名免其徵調其他仍舊請勅邊臣慎加簡閱俟主兵精練歲減一枝一邊兵既欲漸撤揀選京營爲八部部足三千人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居庸鎮遠二區各領以參將二人務期練習整肅一請選戶部侍郎一員量兼憲職專理昌平二鎮土客兵軍儲今歲獲頗豐請戶部發銀十萬兩仍借發工部銀十三萬兩令乘時籌芻粟補給兵餉歲一更代俟後規模既定仍以總督兼之一請稽覈前後所發各區火器責其試用一請分定各區主兵使習知險易毋以更番易地其應援客兵聽臨時斟酌不在此限一

卷之六 楊博

奏

宜令封疆老臣按行塞垣之外相地戰守毋恃邊境之固仍優哨探之賞一屬夷向化則懷之以惠作姦則威之以法撫賞之資取之帑銀及本鎮香課禁毋剗及貧軍一山海關一片石等地距薊鎮數百里而軍士就給其糧不便宜令督餉郎中隨宜酌處本折兼支各從其便一請搜簡廢棄將領議入上俱從之工部銀亦准借發惟督儲侍郎罷不遣博又奏五軍營恭將尹秉衡所選官軍一萬二千人擬于春秋初赴居庸鎮遠二區戍守上曰營兵戍邊與原議減邊兵數多三枝應否遣去其更熟計以聞於是博等又言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惰近議摘選番戍其說有四一則使京兵習見烽燧涉歷勞苦可以轉弱爲強二則居庸鎮遠

原有懷保在外警報絕少即使有警去京師百里而近可朝發夕至視遠調宜大保定之兵勞費迥殊三則秋防之月本鎮止留邊兵三枝一遇虜警不免分置顧此失彼誠得京兵守二區則邊兵得專守古北冷口在此爲虛聲在彼爲實用四則部署已定可視來春緩急爲進止不至虛發以耗芻糧議上上謂營兵宜俟薊鎮警報得實乃量發一二枝邊臣毋張虛聲徒增餉費無濟實用博言今年履端之始雪澤屢降茅宜薊大同三鎮逼臨虜境十室九空農事方興牛種不給恐遷延過時秋成無望臣前在右衛嘗目擊其苦若今稍爲處給計種一石可得籽粒數石比之歲荒召買省費寔多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爲方春播種之資

卷之六 楊博

奏

流入許之令各鎮從實舉行未幾虜酋土蠻等火舉寇遼東攻東關驛錦川營破之巡撫都御史吉潞以聞因言本鎮土馬單弱城堡頽壞不堪戰守請如大同往年故事特命重臣調發兵糧救援且促新任總兵吳瑛到任上諭兵部曰吉潞所奏地方危甚當急援吳瑛果勝任否防禦事宜其悉心計議以聞於是博上言八事一言瑛老將號健可以責成二言前屯要隘宜亟築城壘而零寇出入無時不便工作宜增調精兵防勦三言鎮遠官當親詣前屯選兵應敵四言歲調遼東兵四千人入衛薊鎮今可暫免籌備遼東五言增募壯兵三千專備前屯一路六言急發戶部修邊銀令先修山海關東至廣寧一路臺牆七言宜發火器八言復八里

舖商稅爲撫賞帑三衛之用。上悉從之。博又言比者西北路
各有警報以臣計之大抵薊鎮山西爲急其防宜預乞申飭各鎮
守臣在薊鎮則畫地分區步兵列牆拒守奇兵按伏應援以守爲
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增佈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清野堅壁
在山西則嚴拒陽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荆等關以戰爲守又
獨石三間房白草川爲虜入薊之路宜責參將劉國哨探馳報又
畿輔有警各兵不能卒至乞勅宣大總督江東移駐懷來以備南
山一帶宣府鎮巡官馬芳趙孔昭移駐隆慶以便星馳抵關大同
鎮巡官姜應熊陳其學移駐懷安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巡官吳
徵楊宗氣移駐廣昌以便馳入紫荆應援宣鎮保定巡撫李遷移

卷之六 楊博

五八

駐易州總兵官祝福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仍於京管選精
兵堪戰者以備調發得有俱如擬十月虜擁衆自牆子嶺磨刀峪
潰牆入犯京師戒嚴詔宣大總兵官馬芳姜應熊劉漢等速調兵
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餘戰守事宜兵部條列以上又勅文
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及重城諸門而令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
分佈城內外上諭各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虜去京不遠諸將
何不截殺其令兵部傳語寰等協力逐勦明日又諭各臣曰通溝
二地係糧輜輳之處其保之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師
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孫臚及游擊趙添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
有旨胡鎮在通州河東追賊得無乏食其遣官厚資軍餉濟之有

此手事
爲如此

此時全不
爲宜大慮
爲一乘虛
奈何

定亦如此

功朕不勅賞於是博奏曰陛下御諸將至此諸將當益奮激但
祭將黃演等及孫臚俱與鎮爭先赴關宜一體處給以作士氣報
可大同總兵官姜應熊等禦虜於客雲敗之斬首三千餘級奪馬
四十匹時虜自三河漸引而北京師稍解嚴上諭博曰聞賊滿
載去矣未及半何以禁復來不犯者博奏虜雖北遁山路崎嶇
未能即出今江東胡鎮等在且有違保兵爲援可必勝也上聞
報仍命照例給遣東兵賞是役也虜形切動謀卒于一月前得其
情知將窺牆子嶺故厚集兵馬以拒之三衛夷爲虜導者偵其難
入則給總督楊選謂虜欲蹂躪家口進選信之乃引精銳往赴博
策虜詐邀止其行不得手爲書三止之又不得因檄諸路兵赴都

卷之六 楊博

五七

下虜乘間自牆子嶺入兵部所徵各路兵乃先後悉至若宣大遠
東則傾鎮來援分屯灤東西皆相伏不發一矢自虜以二十一日
入境選及巡撫徐紳俱得罪則提標兵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
回通州遣領標兵副總兵胡鎮同總兵孫臚游擊趙添等會灤西
諸將東行拒虜至三河虜方圍灤東諸將傳津等於鄭官屯急攻
不克見鎮等初至營壘未定遂移兵邀擊斷其衆爲三臚添皆死
鎮身被數鎗會楊晉石玉等兵來援虜乃開西壁縱鎮出遂大抵
灤東諸路縣邑村鎮所殺齒無算宣大總督江東自居庸入援
上特命總督內外諸鎮人馬獎諭使討賊東率大同總兵姜應熊
等壁順義不敢進虜輜重既去以精騎殺後徐引而北諸將悉望

塵尾之疾徐以扇爲節。虜至鴿子洞。泰將郭琬預伏火器待之。加以雷木滾石。虜被焚擊。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峪磚窰兒等處。是時虜腹欲且疲。及失道。聚亂。兵法所忘。乃諸將竟無敢發一矢者。賊去乃稍取。零騎及失道。罷者報首功。蓋中國之精兵。使馬十七。在是而功能止此矣。初。上聞虜入。甚怒。夜東顧見火光。謂中外當事臣欺罔。旋以科臣言。械繫總督楊廷選等。繇是諸臣益懼。每旦夕率三四報捷。侈言功伐。與以移感視听。上雖厚賞錄東鎮等。而本兵竟不以泊勺及之。蓋神衷深遠矣。博乃條上經畧剿鎮事宜。一議處總督標下精兵。頃者胡鎮孤山之戰。標兵之力居多。顧軍門舊設標兵。僅一枝耳。其鎮撫原無標兵。請于總督劉憲

卷之六 楊博

本十

下增設一枝。總兵胡鎮何准。撫溫景葵。下各設一枝。凡五枝。各足三千人。或于各區見兵內挑選。或于各處家丁內召募。有警聽總兵官五枝各一營。相機剿殺。一議處各鎮入衛遣兵。延綏寧夏同原宣府大同遼東保定七鎮。俱有入衛之兵。往來以駭勇奏功。而今則僅取克數。宜令各總督等官。慎簡而後遣發。一議處降鎮添調援兵。諸鎮應援兵馬。其中強弱相半。無救緩急。宜汰弱者而募強者。各滿三千之數。一議總兵官駐劄地方。總兵官以撫賞三衛故。嘗駐三屯營。然去軍門甚遠。即今古北石塘。最爲虜衝。宜于春秋二防之時。移駐石匣營。一議處牆內險隘設伏。古北諸區。牆內宜相度事宜。據險設奇。如地坑伏砲之類。多方以誘之。一議處

卷之六 楊博

本十

入衛邊兵糧賞。各處入衛之兵。宜從厚計處。以鼓其敵愾之氣。一議處宣遠境外哨探。虜犯薊鎮。既賴宣府獨石境外預有偵報。請以獨石叅將附屬薊遠總督節制。論功行罰。與薊鎮將領同之一議處州縣軍民屯堡沿邊之地。賴屯堡爲保障。宜令一二十家爲一墩。身自督之一議處薊鎮獲功賞格。薊鎮密邇陵京。比之各邊。緩急不同。拒賊不得入邊。雖無斬獲。亦准一體世襲。有臨陣斬獲。如胡鎮等近日之功者。宜超勝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二百兩。所獲馬器悉以予之。各邊不得援以爲例。一議處叅將三衛夷種三衛夷人名爲順從而實則勾虜入寇。宜令督撫官宣示朝廷恩威。多方諭之。俾不敢復蹈故智。上是其言。令薊鎮及宣大三邊總督等官各邊行毋忽。其更宜計處與未盡者。亟議聞。上復諭博曰。擇將練兵。須集計來聞。三衛之夷。亦須一處導虜狂肆。皆此物也。博見云何。博乃集廷臣條議十四事。一更大將保定總兵官祝福。非應變才。昌平總兵官何准。年力漸邁。俱宜別用。而以京營副將尹秉衡代福。宣大軍門游擊劉漢代准。一處將領薊昌將領自副。參而下悉令督撫等官甄別勇怯。以爲去留。一嚴薦舉。一酌任使。士無兼材。而各有所長。如用勇將以搏戰。用智將以設險。宜量而使之。自指揮以至鎮撫。俱許超格推用。一舉廢遺。一明體統。邇來法紀廢弛。士不用命。宜令總兵及裨將各遵勅諭。但有抗違軍令者。即處以軍法。兵備官不得擅陵將領。州縣官見總兵廷參。用屬

官禮應收保時不遵調度者許總兵官參究一練生兵各鎮入衛邊兵宜令分營操練仍許諸將自募家丁一體給餉每員下雖至二三百人亦不爲多一練鄉兵一清占役一裕糧餉一備火器一處外口薊昌三鎮口外卽爲虜地宜增設重險以遏其衝一議邊吏願承二府有司俱有地方之責宜令撫按官速行甄別白吏都爲去留一查京營兵不堪赴闕者多宜令戎政大臣選精兵一二萬人以防緩急一處三衛三衛夷人善惡不齊難以稽勦有勾虜作逆者責所轄都督執獻寘之重典其都督自行勾虜或私庇其勾虜之人卽褫職絕貢至于向化之夷則多方撫字有能殲東西酋首以獻者予萬金疏入上皆是之命劉繼等從實舉行其處

卷之六 楊博

奎

將領明體統主事仍令各邊一體行之又以薊鎮及宣府添設兵備官數多於邊事有損無益令吏部裁議具奏博又率旨集議京營實政其略言祖宗設營兵于京師以壯邊兵之根本居重馭輕意甚深遠去冬變生倉卒請調紛紛以致戎政三臣莫知所措從之則慮及剝膚不從則橫生口語臣等以爲宜及今秋防之時先定規模使營臣之計審而後邊臣之望塞因條十事一核操練之寔言練兵之法有合有分今主將入營僅舉合操未暇分練也令每月以初八十五二十三總閱之餘日諸將自練一核嚴守之寔邊兵主戰京兵主守今東師南有重城事勢稍緩宜于東北三方用車營八枝西方用二枝去城一二里爲營其戰兵六枝遊

副將四人屯城四隅惟恭佐二枝許聽近京亟訓然亦不得輕發一核將領之寔言諸將不和往往心口異狀是非蜂起宜重繩以法一核軍士之寔言兵在善練亦在善選固有選時強壯而練時衰病者今去選半年矣宜隨練隨易勿待類選一核論議之寔言近日營政或軍分三等朝改夕更或將列各營東移西調舉棋不定何以勝偶宜聽異議以考成績一核火器之寔一核兵車之寔一核城守之寔一核彈壓之寔一核哨探之寔皆言不時修理戰具分部率伍以爲城守偵報之用詔務實舉行乙丑以一品再考廕子國子生吏部尚書缺廷臣首推博上難其代留疏一日已乃竟改吏部未幾帝崩莊皇帝奉遺詔錄忠諫舉遺佚博皆

卷之六 楊博

奎

贊成之修平宸濠功復新建伯王守仁爵召諸舊德布在臺省郡邑長吏有聲績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出博請丁卯一品三考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再廕子國子生已巳論事忤旨會左右倖臣多毀之者謝病歸辛未莊皇悟詔起博以冢宰行兵部事神宗嗣統邊倣益稀詔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廕子國子生賜賚甚厚癸酉分獻夕月壇疾暴作扶歸上疏乞致仕上不允加賜餼牢酒米博又疏辭有不忍言去之狀三不得不去之情三上乃許賜乘傳命子俊民俊卿侍行至蒲墩月卒上聞賜祭葬贈太傅謚襄毅廕一子中書舍人博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能得其微與其終所當成敗言于士大夫

下至厮卒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敷暢該博。聽者怠倦。范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意常安閒。夙興候朝。夜分計政。不少倦怠。亦無勞苦之色。乘旄仗鉞。鳴玉曳裾。顯顯昂昂。人望而畏。益其稟厚。養完非偶然也。所著虞坡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

太常氏曰。史稱張千秋以中郎將。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關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成地圖。無所忘失。大將軍賢之。則襄毅之見知於程文。豈不宜哉。終襄毅之身。所以坐籌廟堂之上。猝應邊陲之亟。而中其肯綮者。悉以是爾。襄毅與翁司馬後先相望。俱以運籌顯名。然翁司馬之說。可以永固。

卷之六 魏書

本

封疆。縣襄毅之策。提於補直。緡蒲司馬之省。簡有明驗。一時宣大之出。約於往歲。十五襄毅之加。費無已。日迄今。薊鎮之需。視彼九邊。幾半。漢東之圖。投鵠鵠嶺之戰。勝負懸矣。然襄毅之氣度。弘毅才。諸警敏。則余嘗望而知之云。

曾襄懸銳

曾銑。字子重。其先浙之黃巖人。高祖仁政徙居揚州。三傳至封長樂知縣。輔生二子。次卽銑也。銑忠孝之節。出於天性。自幼輒有大志。以諸葛武侯范文正自期。而沉毅善謀。迎機立斷。世莫與伍。其果敢任事之氣。又足濟之年。若干督學使者至。郡守多取貴人子弟入試。旣而督學止。以銑充博士弟子。與情允愜。嘉靖戊子。舉應天鄉試。已丑。進士。授福建長樂縣知縣。發奸摘伏。旌善鋤惡。邑中豪右屏息。於獄獄多所平反。治行爲八閩最。癸巳。授監察御史。未幾。轉大理丞。以外艱歸。服闋。轉大理左丞。辛丑。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乙巳春。改山西巡撫。是秋。陞陝西總督。方銑之爲

卷之六 曾銑

全

御史也。出按遼東。先是。巡撫呂經蒞遼。苛刻騷擾。編纂則盡各軍。封丁混審。又勒衛官停俸追徵。築邊陽城外圍墻二十餘里。未已。又包土臺。未已。又以堪輿家言。築城北土山。俊法嚴刑。督促甚急。又派租牛。俱耕墾城壕。軍士月糧多不以時給。額有隨馬軍田五十畝。中軍劉尚德迎合經意。呈請入官。縣是人不堪命。怒。謝繁興。有軍人趙慈兒者。乘衆怒而起。宣言曰。吾儕如此苦役。又欲奪我軍田。何以爲生。明晨盍並赴撫院告免。衆皆聽命。次日。擁至撫院。乞免踏田。劉尚德詞之令退。衆還洩忿。尚德肆行。鄉打纏擾。越境走苑馬寺空廐。慈兒等被捕得之。亦加戮辱。聽之都司。慈兒等遂盡收遼城鎖鑰。爲城守計。時銑方行部金復。聞變。亟行。副總兵李

鍾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為眾不便者。罷之。命將吏督諸軍。操守如故。於是亂軍稍稍受約束。城門始開。疏請乞晉。天恩。原下情。有恩。全生命。以安邊鎮。因以單騎。賊諭以禍福。開之生路。諸軍歡聲動地。曰。惟御史為能活我。反側漸定。始分部將士。盡城守九門。及鐘鼓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誼譁者。遂奏都察院覆。銑議。欠當。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謀。輒為請救。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反叛之迹。而乃坐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遼陽既非反叛。則罪不至死。若索其首事者。必俛首受法。誰敢妄自跳梁。以取戕族。

卷之六 曾毓

宋

之禍。蓋軍士雖無反叛重情。其拘制都御史。捆打都指揮。擅出獄中罪人。收九門鎖鑰。亦當求其為首者。以正其罪。今乃不此之惡。而各官之參。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乎。柔懦之論。不足謀國。苟且之見。大失事會。銑議非是。詔會兵部。而議以聞。時御史王廷亦言。頃者兵部第議查勘職官。而軍士則從撫處。科臣曾忭。沈繼美等。屢以為言。乃執議如故。蓋懲大同之事。而因噎廢食耳。且遼陽今日。謂非大同啓之。不可。臣以為法不可廢。漸不可長。併下兵部。終以銑言為是。謂即懸榜省諭。操備如故。其開端誼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呂經奉旨革職。經既還入廣寧治裝。其中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價為誘。

璘具悍卒於營兒等。毆邊陽前事。數眾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以積惡為經。誦發聲欲未遣。璘見知其怨經。迺先劫孝兒出獄。率眾持挺。持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徭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墻種樹。終歲勤苦。不遇耕織耶。我毀髮膚。裸而置之衛獄。取婦婦一人。同柱格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焚之。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燬。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為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間。孝兒且行。批其頸。箝辱備至。隨復繫之獄。遣有管糧郎中李欽。吳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復有鎮守太監王純。都督劉淮等。各具奏言。

卷之六 曾毓

李

璘附經。激變。數經十一罪。請速經問理。而邊陽故總兵徐永侍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贊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因法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罷然而起。復誰激也。此平法不宜復寬貸。請令新巡撫韓邦奇。督兵壓境。揚威聲。取其首惡。且邦奇恩威素著。若假以便宜權。使之悉心經畫。其事必辦。疏下兵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投遼經。而璘及各官有罪者。下經接御史逮問。今吏部再推。可以撫靖地方者。乃以巡撫山西都御史任維。巡撫遼東。是時撫順城指揮劉雄。亦為其部卒王經等所囚。雄以拊慰。歛怨。經等見遼陽亂。乃乘機夜糾眾擁入其室。盡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之。實諸空館。閉城門。鳴鐘鼓。以

黨衆有指揮董震等以激變聞。銑檄定遠指揮胡承恩代維。諭衆軍操守如故。錦衣衛官校連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駕帖非。實是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謀亂。擁經併官校實廣寧獄。總鎮等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銑遣人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於是。銑乃勅諸軍及總鎮等官。疏下兵部議。刑部侍郎林廷楨親詣廣寧。訪捕前項逆卒首惡。覈狀奏聞。報可。遂陽亂卒趙剛兒。乃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俟鎮城衆官拜表。集軍列隊。即其夜脅衆爲亂。總兵劉淮微聞之。是夜偶雨。乃散遣衆軍。蠻兒等謀不行。復造妖言惑衆。密結死罪囚王果劉向土於獄。流言廷楨至。將盡誅首從。業已集定名次。脅誘城中人與共叛。謀俟廷楨至。開城門。

卷之六 曾鈺

李

要赦恩及給賞如大同例。銑密刺三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步畧遼陽。令副總兵李鑑等廣寧。令備禦韓承恩及舍人金鎮達官耶山等撫順。令代管備禦胡承恩。駐期擒捕。於是剛兒等八人蠻兒等十有三人及撫順亂卒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銑因其奏言前者大同之禍。起於制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智勇俱廢。卒無成功。得失昭然。監戒不遠。皇上獨斷遼東之事。而不疑於群言。真禦亂之上計也。夫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之遣。互相鼓煽。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赦。又欲援大同之例。以要賞。揆及以同機盟神。以固黨。詭屠城以聚衆。舉重因爲謀主。其始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其繼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

不可縱。苟上有假借之法。則下有放蕩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觀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啓之也。大同殺衆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亂。所以處張文錦啓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茲小醜。習於耳目。自謂凌辱命臣。賊殺主帥。不過如彼。我輩何忌焉。今宜勅兵部會法司。議行欽差大臣覈實其事。惟據兇逆之原情。以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悉職官。悉從重究。無事姑息。事完之日。將各犯情罪。戒諭諸鎮。以肅紀綱。則威行於外。威振而恩益深。仁盡於義。中義明而仁益篤矣。詔下兵部議覆。如銑言。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法司即從重擬罪。廷楨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

卷之六 曾鈺

李

御史勘明具奏。法司因言事在彼中。遽難遽斷。請令撫按官論覈以聞。止謂剛兒蠻兒等開端喧闐。窘辱撫臣。燒燬公廨。擅收門鎗。劫放獄囚。情罪難容。即行撫按官覈議。明允徑自處決。梟示各城。其脅從者。亟爲勘覈。於時銑及巡撫任維。議剿兒蠻兒與王純等罪。俱坐斬。即時處決。并先斃於獄中者五人。俱梟示各城。原禁死囚劉向上。王果事關別案。鋼以待報。都指揮劉尚德。郭繼宗。王孝恩。李璘。指揮劉雄。百戶張斌。俱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追奪世襲。杖發邊戍。因參經持法過刻。行事乖方。以致損威辱國。太監王純。總兵劉淮。遊擊史俊。控取寡謀。剿裁無術。聽亂軍而妄奏。施卑禮以求容。戶部郎中李欽。吳多加額銀。虛補侵。

尅均屬有罪請自 上裁兵部法司覆如其議 詔以果向上如律處決尚德壽生事獻諛幾危肇變情甚可惡請發永成極邊仍揭黃不許子孫承襲繼宗孝思斌雄各成邊衛李欽吳別用經比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叛者律戍邊准革職閑住純俊茹寬有銑設策弭亂忠盡可嘉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銑陞大理寺丞時三人坐法當死其二實應末減有司咸擬大辟廷尉不能決也銑力諍得免其獄疑多若此既而巡撫山東甫至劇賊劉儀嘯聚魚臺之獨山鼓衆倡亂銑檄兵備金清率兵捕勦擒其首惡衆皆潰散事聞賞賚有差癸卯秋虜吉裝入冠十八盤犯平定嘉陽孟縣銑度三縣俱在兩山中虜騎所不至倘或導之出

卷之六 晉銑

主

故關擾 畿甸下臨清孰能禦之臨清商賈輻輳百貨駢集足啓戎心請築臨清新城是歲山東大稔銑即召饑民爲役城成歲以不害虜遣小哈兒者自雲中入直抵臨清窺我虛實賴銑法令嚴密族就擒獲人始服其料敵之明云暇則修葺湖南書院檄督學選博士之明經者經各二人集六郡俊秀教之銑時與橫經問難說講不倦士益彬彬向風矣泰安州產瑞麥嘉禾衆議奏聞銑曰吾不敢獻也既而州守自爲表獻之會西苑出有瑞穀 上喜甚州守因獲美選銑不爲意也時議增州縣民壯銑言山東地瘠民貧不堪重役近以防虜招集義勇乞卽編入均徭免其他役以充民壯報可先是給事中蘇應旻言巡撫之設腹裏易而邊方難

大同懸於塞外邊防尤重大同撫臣龍大有素宦江南未諳邊事曾銑則熟練邊情用之有效任以山東實違其用乞改銑於大同上不允甲辰山西撫臣缺 廷議謂非銑不可是時已陞副都御史遂以原官巡撫山西時邊備廢弛文宗允集銑勵精振飭加築邊牆添製火器百廢具舉虜自萬全右衛壞垣擁入 上震怒切責總督翟鵬等銑因議上防守事宜下部議行逾年御史陳基言銑備戰具督修邊牆賊攻浮屠略率兵平型以堵西突賊入鴉鵲嶺直趨廣靈以防賊衝山西諸邊賊不敢犯有犁庭掃穴之材城虜吞胡之志宜重責成以收全效 上賜勅獎勞錫之銀幣乙巳秋虜寇陝西會總督欽遂以銑總督陝西山西邊軍務銑聞命

卷之六 晉銑

主

兼程以進不數日達秦境虜十餘萬方蹂躪復入寇銑曰虜悉衆入寇其鋒誠不可當兵法不曰攻其所必救乎彼有內顧之憂必解深入之患矣遂命中軍叅將李珣率標下卒擣其巢斬一百十級有奇虜聞遁出塞銑曰虜屢犯內地如蹈無人之境今驟聞巢穴告急倉皇遁走不謂我師能邀其歸也乃親督將士繇新安邊外夜趨定邊擊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大驚以爲前此未之有也遂潰將士勇氣百倍又斬首一百八十餘級生擒虜一名奪獲夷器馬匹無算左右咸請以捷聞銑曰令賊不敢南軍民安堵無恙不捷之捷也今茲十民不無傷殘矣吾敢欺君乎御史盛某勘實以聞 上曰大虜盤據河套卽年犯邊甚損國威總督官乃能

將兵出塞，即有擒斬雄略可嘉，曾銑陞俸一級，銀幣視前有加。食事毛一言管理軍糧，貪鄙放恣，銑劾奏之，部覆從不謹例罷其官。詔以一言下巡按御史按問，今後邊官被論，有干兵機錢糧者，吏部勿察擬罷職。七月中，虜十萬餘騎，繇寧塞營入犯保安、大掠延安、西掠慶陽環縣，東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銑疏陳其狀，且言諸文武將吏庸懦觀望之罪，部覆請遣科臣覈視，得旨：今茲失事頗輕，第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方虜之深入也，銑率標兵數千駐塞門，乃遣中軍官原任參將李琮統之出塞，直搗虜巢於馬梁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銑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虜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入，民居甚夥，今且四

卷之六 曾銑

主

望斷煙火矣。在我主客兵馬無論數萬，踪跡匿影，踵襲時迎送故套，無一敢與虜遇者。幸兩溪旬泥蹄馬滑，弓膠絃解，又以慶陽山路深峻，虜乃殺偵道者，自引去，不然其禍不止此。請實請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疏俱下。部議謂銑唐所稱功罪各別，須稽驗明確，方可議行賞罰。上令仍前旨，趣御史亟為勘實，甄別功罪以聞。銑因與巡撫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虜為隣，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延袤一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址間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瓚修花馬池邊牆一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邊，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

使邊臣視
建如家處
凡即修安
得至此

此蕭敏創
築清水營
至花馬池
二千餘里
兩月而成
向憂恐之
如此

亟為修繕，第地里廣遠，工程浩大，勢難責効，若月宜分地定功，次第修舉。西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為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州堡而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為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為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障功完，全陝攸賴。乞破舊格發帑銀如宜，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聞銑復上言：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至漢唐悉麗中國，漢取河南為朔方，因河為固，唐張仁愿更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以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乃失。我太祖驅逐胡元，成祖三犁虜庭，餘孽奔亡，故地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

卷之六 曾銑

主

此時何不
從民實之

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嘗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繇，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為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關近利則壞遠謀，小有得失，則媒孽真

短者踵至。再護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兇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嘗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者。謹將復套數事開列於後。一曰定廟謨。河套者虜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禍。深不可虞。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於始。而魏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襄者裴度也。伏願聖明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

卷之六 曾紀

矣。二曰立綱紀。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水陸齊驅。並進。累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虛。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未應落輒與。校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為爰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遷。然後據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

今設水田
其說正

衛及煙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凡該口外為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為踏勘。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項。開一項。是為閑田。以資地方。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做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耕稼。虜難於馳驅。夫既臨河設險。秋夏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為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用之大畧也。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得其機而為之。勝美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

卷之六 曾紀

大都及守
之分合勢
有必然而
得莫以此
不特為套
計也

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獫狁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困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驍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噫。

矣。仍乞命下宜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防備。以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厲兵秣馬。又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秋高之時。賊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百倍。不待臨壻。可使捷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四曰選將材。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儒法。襲於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為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為士卒先者。臣到地方。親臨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弊矣。蓋總副遊等官。爵位漸高。志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所以謀田單也。且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

卷之六 曾紀

主

下品無貴族。故棄棄之。往往難於奉伍。雖有才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欲為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除中材堪以策勵者。如舊任事外。乃自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歷年各處廢棄謫戍將領。中間果有志勇超群。謀猷出眾。氣吞沙漠。志平胡虜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爲千人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爲萬人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果能挫鋒破敵。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沉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可坐而待矣。五

曰任賢能。夫兵馬錢糧。百需靡易。況與師於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征之計。焉克有濟。伏乞特勅廷臣議擬。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員。前來專統其事。朕不以臣爲卑。亦使備役行陣。參協其謀。雖竭膏肓。亦不敢辭。但慮非所長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餉餉。兵部司官二員。稽查軍馬。又乞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於選將練兵。厲器秣馬等項。有所督責。比臨期紀驗功次。而各鎮撫實相成之。凡本省鄰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不得推托。六曰足餉餉。今擬蒐套之兵。抽選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日爲期。共該行糧四

卷之六 曾紀

主

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折鹽菜銀一分。每日該銀六百兩。五十日共該銀三萬兩。馬六萬匹。每匹每日料三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草一束。該草六萬束。每束折銀二分。計銀六萬兩。駝馬牛騾二萬五千匹。共該草料銀五萬一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死力。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語其大畧也。軍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係。不有厚賞以給之。於先安望其死。

力於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示之金帛。以動其心。然後律罰以威之。數萬之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矣。賞犒之費。大約該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京運銀一百四五十萬兩。今陝西於年例防秋之外。亦損此客兵之數。以充復泰三年之費。非甚難集。不然。准折每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挪移借用。仍令預備輜重。待時而行。七曰明賞罰。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廢。統將之子。罔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三軍之士。習於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臨陣退縮。退過失事。無怪乎其

卷之六 曾侯

主

然也。至於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數十人爭之。在已既不免於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虜所擠者。往往皆是也。合無請勅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賊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首奪之徒。繩以重法。罪至於死。必戮之以徇衆。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乞勅下部擬議。詳著條款。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心知所趨避矣。八曰備長技。夫中國之長技。莫先於火器。但有之而不能利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三閫。嘗造蓋口砲。赤火飛砲。其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虜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裨虜寇。故來

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銃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炸炮十萬筒。硝磺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看架相爲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噴筒。響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看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乞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於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

卷之六 曾侯

完

教演。服習而後運用。理有固然者。疏下兵部併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齎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可易。故不若修墻濬塹。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礫。民居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以千五百里餘之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工。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銃等從長會計。奉聖旨。虜擁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爾部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邊墻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看就要害處修

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
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丁未宜大總督翁萬
達言俺答求貢請恭酌可否時自庚子以來虜騎連歲蹂躪大同
入澤潞破宣府抵紫荆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入貢之請上意不
許以陝西方有復套之議將督兵出塞當市者主之故力糾貢議
云先是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落綽卜等二人款塞求市銑隨以
聞且言茲虜自嘉靖十年以來或遣人通好或投獻金牌或進送
馬匹回營之後竟不還報多因衰謝之餘甘言緩我邊備即使盡
率部落來歸不免分處內地養虎貽患先宜慎重如往年例將綽
卜等量加犒賞令還諭大同等果乞通貢市或欲協禦套虜策功

卷之六 曾統

全

所賞須親詣軍門聽候處分如似往歲一去不返卽置勿問事下
兵部復如其言得 旨茲夷投降納款原非真誠效順邊臣毋輕
信要功自貽後患所議允行正月一日虜犯永昌副總兵蕭漢傑
之敗績復奪莊民朱英斬獲首級冒功邀罪遊擊王敷權兵自衛
守備黃福傳報不速備禦指揮孫朝振等拒敵損兵指揮沈振等
守備不設俱應逮問巡撫都御史楊博總兵官仇鸞亦當薄罰銑
奏劾之部覆得 旨漢勲俱革任聽勘朝振等停俸三月博等如
免究銑又奏邊方守令所係甚急乞於進士舉人監生內選擇年
力精銳材幹強敏者銓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選監司以爲表
率勒限到任以陳秋防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通西北邊防多事

兵備守巡有司官職甚重今務慎選以充其政績卓異者聽總督
等官不時奏保陞擢不才債事者亦卽劾罷兩廣四川雲貴近夷
地方亦用此例該部仍將南北邊方官選用陞遷事另立資格奏
聞初春中銑督兵出塞擊虜未得利五月復出塞虜覺整聚拒之
銑鬼選銳卒督之出戰賊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斃於矢
石者甚衆獲牛馬橐駝九百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三虜移帳漸北
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銑以提聞因
列上諸臣功罪 上曰李虜連年深入如蹈虛地大損國威銑能
率兵出塞擒斬有功乃 詔增俸一級賜以金幣巡撫謝蘭等各
賞資有差銑又言延寧大虜壓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微壯

卷之六 曾統

全

浪魯經兵三千暫駐蘭州適中之地以爲應援乃總兵仇鸞疏據
本鎮兵馬寡少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并乞
責成 上以鸞沮撓軍機妨悞邊事但秋防在即各奪俸數月先
是奉 旨會議復套事宜衆皆推避迄無議者至是再奉 明旨
嚴限督促銑始得會同陝西巡撫都御史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官
參酌復套方畧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
練士卒買補馬廐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冊車多置
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
寬文法處華苗奏下兵部覆言銑經畧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其
章於廷臣令各疏所見然後集議 上曰虜據河套爲國患朕軫

懷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銳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看計
即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銳又上營圖八曰立營總圖及遇虜
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
兵上覽而嘉之下兵部議行時仇鸞既被論劾上令按臣查
勘鸞知不可掩益狂悖無顧忌至是銳復發第十罪曰欺結朝
廷擅作威福殘虐故殺貪婪執法腹削卒伍侵牟邊徼私役戍丁
騷動地方客養奸回圯敗察服各有指據數千百言上覽大怒
命以山西總兵官王繼祖代鸞令錦衣逮繫來京訊治初大學士
夏言復用大學士嚴嵩忌之言復以首輔抑嵩大不相能錦衣都
督陸炳先爲言所持亦怨言欲傾之因陰比嵩圖言嵩乃因閔中

卷之六 晉銳

全

山崩分馳之異疏陳缺失遂言晉銳開邊啓釁禍不可測言從中
主之表裏雷同致誤國事上心動言累辨上不聽命廷臣議
之於是吏部尚書閻淵等共稱復本非計言乃輕信晉銳擬言
必行任意徇情罪不容逭上大怒令奪言師傅以禮部尚書致
仕命逮銑詔獄會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聚謀將寇延寧嚴嵩復擬
寺罪銑上令部院叅勘部院已當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之
罪而仇鸞復厚賂嵩嵩因授意鸞令以銑爲辨鸞因計銑謀國不
忠取軍無法往年虜寇延慶殺人盈野銑隱匿不以實聞收諸將
金錢萬計遣子晉淳賁付蘇綱關通貴近圖免於罪故皇上有
今歲失事頗輕不必查覈之言銑明知誘殺撲園有大禁乃

於丁未二月擅將所部士馬出定邊塞襲擊虜帳希望陞賞而分
部失律全軍覆沒隱匿不以上聞又尅取軍糧數萬自知罪重乃
倡議復冬希冀非常之功以掩蒙蔽之罪不忠甚尋降旨遣繫
晉淳蘇綱竟釋鸞罪不問三月銑逮至京下法司訊治錦衣衛叅
銑交結夏言行數萬金於言妄議復套及夫律冒功俱如仇鸞所
奏上命法司按律法司以銑罪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之陷城
塞者斬上曰銑情罪異常乃云無正律可遂置不問耶於是刑
部侍郎詹瀚都御史屠僑吏部尚書閻淵錦衣都督陸炳等阿嵩
言會論銑當交結近侍官員扶同奏啓者律論斬妻孥流放編管
三千里報可乃斬銑於西市蘇綱成嶺南銑家無餘貲妻子狼狽

卷之六 晉銳

全

遠徙天下聞而寃之既而夏言亦斬於西市未幾仇鸞竟以逆謀
誅嵩亦敗穆宗登極言官交章劾銑寬廼賜祭葬諡曰襄愍世
人多言套不可復還人則謂銑之自山西擢爲全陝總督也親入
河套閱其形勝量其道里察其肥瘠實見其可復可守故一切悠
悠之談曾不能阻至其機械火器之巧疊出不窮雖古名將有不
可及者曾今人製竹篋數千如裝炭者然而疎其孔穴積不知其
所用一日報虜至銑度其暮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於傍虜
至渡河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馬不能前伏兵乘之因以大勝
虜酋植榆柳塞外以阻虜騎虜輒拔之銑製木人長尺許中藏機
毒置之樹下虜擾之輒中毒死竟無敢拔所植者榆柳遂成成化

間佛郎國入寇中國始得其佛郎機鳥嘴銃銃因推其意爲之製子母砲一窩蜂地雷之屬其母砲則以熟鐵爲之子砲則以生鐵爲之貯藥其中以母砲發子砲至虜所子砲始炸散大者如彈細者如莖中之無不立斃銃初以擊虜子砲已至虜所猶未炸虜乍見未知其能炸也竊而視之遂擊殺數十人或門即前所稱蓋口砲地雷則穴地丈許積藥於中以石如斗大者滿覆之更覆以沙石令與地平伏火於下可以經月繫其發機於地面過者蹴其機則火墜藥發石之飛墜悉能殺人虜驚以爲神皆遠徙避之邊人稱其應敵之智真運於九天動於九地者不能計記大都以歲月復食無難也

卷之六 曾銳

金

太嘗氏曰余兒時曾見襄愍公云襄愍色有冰霜言笑甚寡長不及中人其忠勇特立沉毅善謀至今宛乎可想見也方三城倡亂全遼幾動惟襄愍罷衆所不便之政既以息善長從亂之心上乞原軍士之疏又以開諸兇回生之戀故出其不意捕之如蛙蠅刈之如草芥爾已河套之役誠非易易士馬物力安能驟辦議者亦不謂盡非然祖宗能徒手驅全盛之胡元後人獨不可以天下逐竊據之套虜乎此唐人所恨於不能取河北也宋朱仙鎮之捷勢且破竹非金牌之召則中原立見其復矣此豈非宋室流離播遷罷靡虛耗之日乎以視今日之盛胡可同日語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十年垂斃之越遂制爭伯之吳強弱豈有定形哉志強

則勢從而強志弱則勢從而弱以襄愍之銳志當世稱之委任謂其必無成功烏乎可武穆襄愍之死其成敗出一轍矣

卷之六 曾銳

金

胡少保宗憲

胡宗憲字汝貞徽之績溪人爲人倜儻揮霍不事拘曲之行精力絕人尤善騎射當機應變鋒銛益出人莫能測尤好施予以故雖多妄費亦能得人死力年十七補邑弟子員雖習制舉尤喜輯鈐家言嘗慕漢壽亭宋忠武之爲人覽其傳記輒爲悲歌慷慨者久之嘉靖甲午舉應天鄉試戊辰舉進士庚子授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令時青齊旱蝗相繼盜賊蜂起宗憲抵任時於城隍雨隨應召父老設法捕蝗有罪者以蝗子贖勤詢疾苦且募釐別忽有鳥數萬從北來須臾食蝗盡爰以大熟有三岐五岐者流民來望日以千計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有衆數千據礮爲患久莫能制宗憲

卷之六 胡宗憲

全

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群盜解散釋其可教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詔令巡撫曾統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縣多宗室疆禦一裁以法令行禁止莫敢犯者壬寅丁內艱老幼萬餘攜篋餽送百里外宗憲力遣之還抵嶽尚五百餘人慟哭始去人謂縣令得民自昔未有若此者甲辰丁外艱既殯日讀武經傳諸書至不能釋手丙午冬服闋赴部適益都令缺益都士民千餘人叩關乞再任克補餘姚益都人大缺望宗憲至姚如所以治益都者民益信向海隅三山沙田久爭不決甚至投入有司不敢誰何宗憲擇院樓詣其地畫界而還訖無譁者戊申入爲湖廣道御史奉差按宣大延訪士民知虜情者虛懷叩問

士有機智敢勇者隨才收錄時馬芳董一奎劉漢開鎮尹秉衡諸人方爲裨將小校宗憲悉賞識之甚至與之同起臥後皆爲名將又令人深入虜庭得其要領爲安邊八議上之俱允行有建議移大同左衛軍於陽和獨石者鎮巡今之諸軍弗顧也固督之諸軍遂深及譟圍鎮巡二府宗憲聞之單騎入軍中謂之曰人誰無墳墓親族而可使之離析也何不我告而輒備亂如國法何衆拜曰軍門兵主不容訴也必迫之行有死耳能開其生路敢不從命宗憲曰弟從我來既爲疏請之諸軍遂散說者謂非宗憲甲辰之變復作矣宗憲偵知俺答將率諸酋入寇畿輔疏乞慶備上爲下之司馬時扭承平不謂然也宗憲策虜必從黃花古北入急叩總督

卷之六 胡宗憲

全

蘇祐曰寇且入門庭吾輩安得坐視急遣趙仇二帥率兵入衛祐卽如宗憲言調二帥至居庸本兵猶謂二鎮重地不宜輕動阻之關外已而虜騎自古北口一夕薄都城夜半出中肯急徵關外兵入援而令祐與宗憲回守鎮城宗憲既還上谷又謂祐曰賊見二鎮兵入衛必且乘虛入雲中矣賊已滿載不復散掠我兵實寡難與爭鋒據險設伏邀其情歸可也祐從之宗憲復率二將將兵及素所選士以待賊賊果出雲中縱其半去伏起襲之虜總輜重不戰而遁我師逐之斬首四十還被擄人畜無算上因知宗憲名欲大用之矣既而按楚復值苗賊龍許保等叛宗憲復佐總制張岳平之邊藩素橫多首下賴前御史稍繩以法反爲所辱宗憲

至朝王方晏徐以數言感動之遂藩喜次日命長史司擒送各犯究擬如律楚藩新襲喜出遊然間意前導至輒避去自是承奉每張虛聲禁之王竟欲城楚中有三貢士同旨重辟奏下巡按覆勘皆知其冤引嫌弗爲辨也憲曰人命至重矧士類乎悉據情駁正三人皆得釋卒無違言且復命會倭夷寇浙直勢甚猖獗適缺巡按總憲以宗憲副其御史名上上遂用宗憲先是嘉靖二三年日本兩使人貢自相警殺當事者一傑問回諸倭遂留居下人諸山邊海亡命爭闖出貨物以與之市趨附日衆幾至十萬乃推徽人王直爲主而徐海陳東麻葉光和尚輩爲之羽翼識者又憂之至三十一年乃舉衆入寇江南久無寇徽民不知兵賊所過郡邑無不殘破殺慘之慘前所稀有徵天下材官騎士及郡邑兵嘗之輒敗賊遂蔓延於淮揚蘇松嘉湖寧紹台溫間破南匯破青村所破嘉定縣及破柘林鎮則徐海據之陳東則巢川沙窪麻葉光和和尚則巢乍浦相爲連結餘倭又方接踵至以南都大司馬張經爲浙直總制卒未能挫賊宗憲至乃詢民所疾苦及致寇之繇力爲振刷乙卯歲柘林賊首徐海會集陳東麻葉光和尚謀圖杭省爲巢以窺金陵計以徐海引萬餘賊自柘林出海趨鹽子門陳東引萬餘賊出椒浦趨海鹽麻葉光和尚引萬餘賊從乍浦趨湖州約已定三月戊申東從海鹽先至杭攻圍省城軍門李天寵方被困徐海據賊從大洋將人籠子門去杭不遠以颶風飄還五景餘

卷之六 胡宗憲

全

卷之六 胡宗憲

全

黨零犯浙東陷慈谿麻葉等率賊掠嘉善將逼揭李時宗憲方巡台溫間馳至嘉禾孟夏甲申賊薄郡城殺戮淫戲辱示城上宗憲切齒憤恨出酒有餘兇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一二健兒資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百八餘賊既而緝知宗憲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圍去將從松江出海會東賊於杭至塘灣適總制張經與宗憲遣永保瓦氏兵萬餘與賊遇苗兵性悍悍輕賊驟戰陷伏中爲賊所敗瓦氏兵死者數千氣大餒葉乘勝服擁衆南侵壬辰宗憲親至苗兵營鼓舞諭以作其氣授以陣法又檄嘉湖水陸兵將助之刻日協戰且云吾當爲衆先鋒是將佐皆感泣願效死五月甲午朝宗憲大猷諸軍披甲躍馬首諸將出北門司道苦遮留之宗憲拔劍擊門誓曰此行不滅賊吾不還矣逆賊於王江涇爲三疊陣設伏以待賊至接戰我師水陸夾擊自辰至午宗憲揮小旗督戰益急兩時角礮伏起賊始大敗竄涇中多溺死涇水爲之不流斬五千餘級麻葉光和尚率殘倭宵遁宗憲麾兵追及於秋母亭斬賊首光和尚并餘賊三百三十級麻葉不敢戰棄馬馳還巢宗憲因登戶築京觀立石其上時陳東攻杭經月不解候徐海不至兼聞光和和尚麻葉敗宗憲將兵還救始解圍浦載北還宗憲率兵追至爲脰湖

時直隸吳江知縣楊正，無錫知縣王其勤，亦各督兵至。宗憲遂令師圍困之，俘斬千餘。東方窘迫，適直隸巡按周如斗以他急撤兩知縣還，東遂從湖中間道遁，攻陶宅鎮巡司，據為巢。時兩浙暫寧，宗憲乃賞遣苗兵自率嘉湖兵同嘉興方東賊攻杭，時省會岌岌，南臺連上章言之。上震怒，逮總制經筵無天龍入京，適宗憲王江涇捷奏至，遂超擢宗憲為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宗憲謀知麻葉自王江涇秋母亭之敗，雖已內懼，然已陳東為聲援，勢且復振，深以為慮。秋九月丁未，侍郎趙文華來祀海神，時楊宜為總督，宗憲與之偕，逆支華於郊，議夾勦柘林巢。文華以為然，已未，乃召兵備劉燾併劉張二泰將授計分佈水陸，賊聞夜遁出海，水兵環攻。

卷之六 明宗憲

九

因縱火焚賊舟，俘斬甚眾。會颶風作，官軍悉收入港，賊舟不敢近，多溺死。柘林積寇，死過半矣。楊宜謂宜乘勢滅陶宅賊，趙文華力贊之。宗憲乃合水陸兵赴之。十月辛未，會直隸軍門曹邦輔分地逼巢，官兵數敗賊，東懼乞降。宗憲遣謀士蔡時宜領計入巢，誘之賊尚疑懼，遣驍賊四十餘出哨我虛實，時兵道劉燾急於得功，自率部兵五百設伏，賊覺內外衝擊，伏兵少挫，東乃率賊夜遁去。新場鎮計卒不就，適浙東樂清有倭賊數百人內地殺指揮徐及鄉宦王僉事，將入紹興。宗憲遂旋師，時已仲冬，戊戌，宗憲親帥三軍東渡錢塘自禦之。賊且近，宗憲曰：「先據高者勝。」即龜山駐兵，而分諸將伏山下，出奇兵誘賊入重地，接戰伏起，斬數十級。賊敗奔。

軍法固非不行

運邊海堡，閉門固守。宗憲慮兵微，堡盡戮之，令置酒，肅賊心。嘆之。因賜將佐已酉，又倭船至海鹽，素住山登岸劫掠。宗憲分兵通擊，賊焉將旋師，忽賊數百流寇溫州，犯金鄉突石井寺處。宗憲既遣兵迎敵，復親帥標兵趨至上館乙未，鷄初鳴，乃集諸將定謀，佈伏。惟以一隊衝鋒，賊至，迎戰，三卒退走。宗憲即併隊長斬於陣。三軍股慄，殊死戰，斬賊十餘級，砲舉伏兵四合，賊披靡退走清風嶺。升烈女祠屋以拒官軍，縱火焚之，斬百級，餘悉死。烈燄先是宗憲王江涇捷後，密與趙文華計，巨寇王直實東南亂本，今居五島為通逃，徐海軍為之羽翼，儼以計致直，眾賊解體矣。文華曰：「善，然須順奉。」明旨宣諭日本國王，令嚴禁各道入寇，及執送叛逆奸民，則

卷之六 明宗憲

九

直進退失據，招致為易，又須密授使人，勿見諸文移可也。宗憲曰：「當矣。」文華遂具奏奉旨，着藩司給文遣使宣諭。宗憲機變波瀾，委知海情者，寧波以弟子員蔣洲陳可願報，因令充正副使，而朱尚禮胡節中先以冒禁入海，繫獄，即獄釋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賞文以往。宗憲密授洲等以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立聞之。令養子毛利半泉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計誘之。直伴言曰：「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我家口，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眾也。今聞薩摩島徐海寺大糾倭眾，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利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覆軍門，吾與蔣大人宣諭畢，日一同歸。」

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脩毛列以仲冬間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規我意宗憲詢得真情輒奏聞且厚犒之丙辰正月列卒倭兵百八十人助盧恭將揚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魯山屯於山巔意承肯資刺苛金幣且令四諭直早歸順列賊激因送商仲夏正童華御岳帶徐海人犯消息宗憲遂留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辛酉倭賊數百自閩中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并縣趨四明奉化合錢翁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宗憲自率標兵渡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客美土兵皆會丁卯賊繇上浦潛渡曹城見官兵繇對山出海塘

卷之六

明宗憲

九二

轉山陰壬申宗憲率兵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宗憲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宗憲笑曰賊氣奪矣麾兵首尾渡河賊驚問謀者知爲宗憲兵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宗憲麾諸軍圍之一晝夜數以火器攻之賊負傷深匿宗憲督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宗憲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勦之少避意曰吾不忍獨還也甲戌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面奮擊俘斬二百五十九名顆餘賊逃走鍾村平明宗憲率兵追及賊山西嶺殺首賊賊又遁輕兵追之少刻復遣土兵追及於浦岐亭斬殺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

用技擊法

賊至咸奔避入城宗憲渡江迎賊炊宿無所薄稟至一山下宗憲偕從人十餘輩登山顛小庵饌甚道入具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宗憲傳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憲謂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宗憲謂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其與士卒同甘苦類如此時陳東自陶宅趨後知宗憲渡江而東復肆劫掠官軍屢戰不利監軍以聞上怒易督臣廷推兵部侍郎王誥已奉勅南行適宗憲龜山清風後梅三捷疏至上出中肯止誥不必行卽以宗憲陞兵部侍郎兼倉部御史總浙直軍務時賊酋徐海麻葉自日本國引大隅島主弟辛五郎并薩摩寺島倭夷連

卷之六

明宗憲

九三

數百艘絕海分道入寇三月壬午賊前哨船至滬東祭未登七宅洪九團薄暮徐海大枝賊舟三十六艘登柘林甲申登南匯破諸舟悉焚之示以死戰乙酉新場潰賊首陳東燒巢盡趨柘林丙戌麻葉率後哨雙桅船四十一艘登年浦金家灣一枝登金山胡家墩一枝泊松江上海蔓延江陰無錫一枝突犯慈谿殺餘姚一枝竄寶山入長江至清郵青水渾寺處分道登劫徐海聞宗憲爲總制計必入吳兩浙空虛可以得志既過諸倭以緩援兵遂構陳東麻葉合數萬衆直犯浙西攻圍年浦意圖席捲嘉湖且襲杭州復分賊犯淮揚瓜儀是府江南北浙東西無地非賊首尾不相應援麾下兵僅三千且孱弱所徵川湖青豫兵俱未至遠近大震

時代宗憲提督者為副使阮鶚四月丙午宗憲乃以河朔游擊宗禮兵及容美二土兵凡二千餘付阮鶚合兵討劉燾燾張二參將將水陸兵先趨崇德遏賊檄海道副使孫弘軾參將盧鏞及典史吳成器將浙東水陸兵援寧紹宗憲自率標兵千餘及水利道水兵由北關駐敵壘以松隘口為犄角勢令省城大開門勿登埋擊斗令賊莫測虛實檄府選練保甲鄉兵萬餘授以旗鼓分伏林木叢雜中以張水陸之勢各賊故以王江涇營脫湖之戰情宗憲又望各林旗幟迢迢不敢長驅省城晏然免於及顧徐海乃徑路峽石越阜林出島鎮以北島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松舊路也宗憲度蕪松間惟營脫湖為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遶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宗憲自引麾下募兵及客義士兵衝擊之提督阮鶚自崇德聞賊且出島鎮也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蹕且射賊稍稍引去已乃縱數百人嘗我輒又敗去賊怒鼓噪而前鶚皇急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通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月暮賊氣頗蹙且引去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糧道不得擇善地以自休止明日然而戰賊遣候者登樹而望蓋孤壘以壘無他援也大害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

軍門不
定必
軍門不
定必
軍門不
定必

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宗禮仰天大呼曰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乘勝環攻桐鄉不解五月賊造大雲樓巨砲攻水門樓船高出城上凡三攻城幾陷盧鏞田九霄各兵去城十里餘觀望莫敢救報至宗憲驚悼曰河朔勁兵既陷後諸軍已奪氣余東南何況賊勢重大標兵不過烏合且數戰疲若復爭鋒如以肉投虎口假令賊復分兵以困我於崇德譬之兩人相抱而沉矣今惟有用間餌以伐其謀搗其黨出阮公而徐圖之耳與言難之歸安某曰計誠善苟不成其如身家何宗憲慨然指所佩刀謂曰狂奴肆毒慘禍已極願上天祐社稷生靈得遂此計萬一天不順惟以此報天子耳坤寺俱墜淚乃捐萬金因毛冽所送謀者夏正章華邵岳朱尚禮等令賁入賊營聽其出入又為列書以付徐海正寺至海營海驚詰所從來正呈列書海覽之失色遽曰老船主亦降乎蓋指王直也正曰然因論以朝廷威德及順逆禍福且言提督親擁苗狼兵二十萬至矣王江涇可鑒也海曰吾今三路齊進非一人所為王曰陳東去秋已乞降有他約所慮公耳海聞甚驚疑是夜陳東探知海營有軍門使大駭急語麻葉遂與海相猜海亦因其猜竟為降計率所部倭獨退屯三十里為信且許為朝廷擊賊東乃詰責海海曰老船主已令毛海峯葉碧川納款蒙 旨賞資焉安得不從其後東大怒斥罵海海曰汝去秋陶宅何故乞降今賣我耶東憤憤去復陷麻

通之即問
之也
然畢竟以
王直故志
先怯矣

中計

此後一意
徵其黨

葉道權、葉欽、葉木再攻桐鄉。一男子爲縣宰，因撞竿所擊，故窮處竿至卽縊以上斬之。又募治者，煮欽、汁、灌城下，東勢既孤，度不可攻，亦解圍去。至海營講解，阮鶚因討山，馳入嘉興，方阮公之被圍也，城岌岌垂破，又驟見謀敗，往來賊營，不知爲計，疑宗憲逼賊，出危言誑宗憲，欲以間於上。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更爲飛語，撼兩人會。朝廷復遣趙文華督山東河朔兵南下，而兩人各先遣私人挾重賂賄文華，求伸其說。文華意頗右鶚，宗憲幾不能終其謀矣。文華於途中詢一二賢士夫，則曰：「兵家用，問其營也，若胡公不能卽召海痛飲，耳文華意稍解，於時廣陵道州如阜泰與瓜州皆有賊，提督江北軍務者，豐城李遂也，戰輒敗，都司張恒，十戶其可曲世福。」卷之六 朝宗憲

效海然其計，卽引諸酋逆於朱涇，斬首三十餘，餘賊遂夜走出海。是役也，斬級雖少，而所以散其合者，則得策矣。先是宗憲已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賊至，大猷遽擊之，溺且盡。海間益內怖，遂擊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釵，以輸宗憲，且遣其弟洪入質，悉納之。竊計倭酋合海，惟陳東、麻葉兩人，點而悍，急不可致，又聞海終以殺宗禮寺爲罪深重，卽內附，或不免，猶豫不決，乃遣謀士之曰：「軍門最憾陳東、麻葉，爲其殺宗霍而將也，汝能計擒以獻，立特保首領，且擔世爵，視海上矣。」是時游與東故相猜，又方與葉爭一女子，微有隙，聞謀言唯唯。宗憲聞之，喜曰：「彼果相屠，其黨必攜內且亂，雖欲不內附，不可得矣。」復令謀厚遺其所愛妾，力從之。之隨於帳中，縛葉以出。葉諸部曲實悉且懼，海慮生變，復以計縛其最驍桀者百餘人，殺之。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商海故未敢縛也。宗憲於是出麻葉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令反兵殺海。其書不以遺東，陰洩之於海，以激怒之。海讀其書，自念勢不兩立，不得不謀縛東矣。亡何尚書趙文華移兵渡江，所過州縣數勝賊，兵威大振，便可摧拉大慙，而宗憲以海之甘心於東，一意俟其相圖，不敢亟也。且文華猶以阮鶚言爲疑，替畫郭卽中華，又以不得分功，日嗾文華擊海。宗憲力以苦心告文華，乃召故所遣謀而詰之曰：「若爲我論海，海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與督府疏釋之，不然盡粉矣。會阮鶚亦

至海亟乃出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第。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底約。諸酋長見葉與東相繼縛。益洶洶內亂。晝夜擊殺。互相剪屠。海亦內困。氣日蹙。自度卽獲反故。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內附日固。而宗憲與文華。誦黃海益亟。海又計斬東。冀救百級。令親弟洪來獻。請文華。諸酋盡終不聽。海以環成功。力贊文華。斷洪兩大指。洪大悔恨。痛哭。宗憲惡抵文華。取洪歸。匿之。使醫爲藥。厚餼。原之。假以冠服。許請爲真官。洪又大喜。過望。逾二日。海使倭探洪。宗憲乃令洪詐爲病。就府中冠服見之。諸倭羅拜。起索回書還報。洪曰。我病酒。不能書。口授吏人書之。極言軍門誠心寬仁。不可負。宗憲復假倭冠服。厚賞遣還。已而海復貽洪書。戒

卷之六 朝鮮宗憲

本

洪飲。竟不知洪斷指也。宗憲又計東藥所部倭雖殘耗。合海麾下。猶日。萬不更令自戕。非萬全策也。遣謀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以若罪孽大。何不機數艘海上。若誘東藥部倭逐海上。艘求還。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趙公得滿望。必能全汝矣。海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劉肅引兵伏。浦城。而某日。時引衆出海。去浦城半里而陣。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亟擊勿失。至日。海果送諸倭。以次出海。日諸官兵如約乘之。諸倭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蹙而前。不傷一卒。俘斬數十百人。其得抵舟者。又以舟朽裝重。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以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宗憲與趙文

出我未

不如此不
見其共疑

如劉等然
一層後

華阮鶚。及巡按趙某。並許之。期以八月二日。海故九一日。擁酋數百人。冒而陣平胡城外。自率酋長百餘人。冒而入平湖城中。求款。文華輩惟其先期且冒。然計不許。恐他變。聽其入海。與諸酋長托。嚮而四人按次稽首。呼天王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宗憲而未之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而宗憲呼天王爺。死罪死罪。文華諸人。頗內悸。獨宗憲下堂。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王爺。死罪死罪。於是厚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洒色變者。而文華度海舉動。點染終不可馴。於是圖謀勒兵誅之。計其部下雖止千餘人。實猛難。卽破。於是伴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便沈家庄。庄故沈少卿別

卷之六 朝鮮宗憲

九九

業堂宇遠麗。垣墉高固。舊角俱有。聖樓。可以遠瞻。故海樂居之。思卽就與居。然衆且譁。宗憲不蚤。撲滅海。顧養虎以自禍也。宗憲念禍在肘腋。非可輕舉。猶日遣諜。暗海如曩時。沈家庄。故東西兩處。中絕河爲壘。因語海曰。東藥黨終不一心。何不以西沈家庄居之。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海謂宗憲定爲彼處。果如其言。頃又令陳東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納官兵。夫勦汝輩矣。東驚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惶急。因令酋兩侍女。出道上。促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東黨大驚。卽勒兵暴兩侍女。逼海所。罵曰。吾友若俱。耳。遂私相。而聞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猶稍却。河

朔兵乘之。又却。俄而宗憲據甲叱末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會風烈。宗憲麾眾束炬縱火焚之。海遂沈。河成。甫食項。竟斬殆盡。末保兵俘兩侍女。指海所沈處。因蹈河。斬海級以上。是時直隸諸倭遁入海者。多為水兵擊其舟。俘斬盡。惟浙東賊倭斬幾四百餘。賊走舟山。泊蘆花。舟山孤懸海外。而蘆花界三面峭壁。一面臨海。諸倭頗恃以為固。文華乃檣陳東麻葉辛五。即徐洪及徐海首。北報命。肅皇帝大喜。宗憲進右都御史。總督如故。文華鶚皆進官。諸將吏望官有差。時浙賊漸畏。浙兵多趨閩廣。上遂令鶚以原官督撫福建。而宗憲兼兩浙巡撫。不更設官矣。冬。秋。宗憲乃授把總張四維計。令雪夜渡舟山。出賊不意。遂大破之。浙直以寧。初。土

卷之六 明宗憲 二十一

激葉碧川既膺 欽賞。還報王直入夏。直邀夷僧德陽挾百夷稱日本山口道表文。欽定海關。求貢關吏送之制府。及藩司譯密。並無原給金牌勘合。宗憲以聞於朝。朝議令以禮阻回。至是王直忽駕巨艦。擁驍倭利器突進。舟山港港佳泊。以送。蔣洲為名。宗憲遂遣夏正寺往覘狀。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蔣洲形勢。正還報。直語甚肆。謂必待奉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巡簡職。使得稍歷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聖年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蔣洲形勢。頗惡。四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宗憲甚憂之。已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為書。遣制府恩厚。令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寺持往。

直謔書笑罵曰。咲兒何愚至此。汝父在故厚。汝汝父歸。閨門駢首。俛矣。大忠與正寺曉譬百端。直稍動歸志。遣王激葉宗滿隨方大忠將洲至軍門。首投降。并乞開市。宗憲因遣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於朝。宗憲念激乃直之養子。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遣夏正寺仍送之還。將行。宗憲故引之。卧內留共宿。宗憲預為題。勅力乞貸直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酬還。因呼激入。宗憲甫入室。大吐床席俱沾污。侍者皆就寢。激問宗憲。宗憲新聲滿室。驚起。翻案問紙。見疏稿。回顧宗憲。驢益然。因錄其疏。復就榻。宗憲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寢。晨起。激叩於意榻下。告行。宗憲乃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恭佈。以防奔逸。又密遣副何

卷之六 明宗憲 二十二

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留夏正為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宗憲乃使朱尚禮童華。館伴至杭。參謁監軍。宗憲亦還杭。其述始末。開於朝。又為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上意。罪止於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萬勿宣示。明旨乞密啓。上時勾引倭賊諸奸。多在直舟。憲將以直為媒。以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奉 旨悉勦餘黨。然宗憲已逆慮其不能不泄。先遣朱尚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以候上旨為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十餘人。探 旨。童華以告宗憲。分遣將吏密擒之。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港。

諸酋復叛。朱尚禮先聞之，得脫身跳夏正遂爲所銅。宗憲乃移師寧波，調習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宗憲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也。徒有生困之耳。時及汛期，新倭續至，或抵普陀，逼烏沙門，或自岫嵵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太平，便居平陽四鼓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迫至鐵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已非徐海陳東而我將士久戰習勇，日增且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矣。直黨固甚，聞有賊在朱家尖，遣賊六百餘自港港

卷之六 明宗憲

百

奔沈家門後之遇我師，復退入巢，又從磐礮門出，從礮奔沈家門。我師分投截殺，賊敗還。宗憲因我兵之不得入，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不之疑也，遂登力來廷等伴稱還報，易入刺虎先行，砲從舵後發，舟爲燬，燼木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沉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宗憲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正所誘，遂支解之。宗憲聞之，躬至海邊，望祭慟哭不已。諸軍皆爲墮淚，士氣益憤。諸賊自知勢孤援絕，從其餘舟將併力出海。官兵乘勢焚其柵，厥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圖歸。官軍擊之，賊乘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沉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統舊

卷之六 明宗憲

百三

船追之，俞山外洋沉其四舟，生擒賊首汪印山陳禮，計得匪者不及十之一矣。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於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枝據楊州之如皋。宗憲皆分兵以助戰，前後斬賊以盡。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踴，乃卸屋材爲小舟以遁，飄至江北，亦殲焉。自是江南比倭患遂息。本兵再駁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竟於斬於市。妻子沒官爲奴，葉碧川免死戍邊。宗憲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歷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贈都指揮使，歷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正千戶。宗憲念兩浙兵興，繁費不貲，除乞內帑外，自提督李天寵已令浙司議派於二稅及解額內，民不知也。且隨錫隨增，迄無定數。夏緣爲奸，縣縣不知府總，府不知縣總，故耳。乃計量兩浙邊腹衝緩，更定爲杭嚴溫處嘉湖寧紹四路併海道鎮守爲七，照舊設憲副泰尉，而制府僅存標兵三千汰冗兵一萬二千有奇，咸徵餉三分之一，著爲定額，條奏於上。行之於是更無所容其奸矣。水陸將領悉分守信地，東北會哨吳淞江，江浦東南會哨下八陳鎮，正東會哨普陀院馬蹟，監以海道陸則以路分，監以各兵備，折衝應援，成規井井。又念頻年征調，勞費土兵驕悍，所至輒受其毒，衆頗厭苦之。有事之秋，東西策應，無暇練土者，幸已暫寧，不復征調。西浙漸見草弱，非有才將圖練土兵，不可爲久計。會泰將戚繼光被論解職，辭制府。宗憲素奇其才，聞曰：

朝堂縱不爾知。吾固知爾也。因何治標下兵。時與談說。鈴鈴。蓋言之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礪會令缺。承尉率鄉民逐之。賊易至尉列陣而出。賊鄉民。民怒奮力攻。賊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萬賊悉戰。宗憲聞之喜曰。處賊稱悍。一戰而破。義烏義民其勇乎。吾力求其人而不得。倘新尹任事。漏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宗憲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宗憲遂令戚繼光與之偕。且給之餉。一不以煩義烏。繼光行。宗憲語之曰。江南之所以不能戰者。以不知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宗憲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繼光薦之。爾鎮所稱南兵是也。先是宗憲聞閩倭猖獗。遣兵三千。

卷之六 明宗憲

百四

援之。閩中督府以乏餉辭。既而諸賊分道入犯。入安海。破福清。入南安。攻惠安。求寧。惠安知縣林咸戰歿。復進攻鎮東。全閩震動。上聞怒甚。逮提督阮鶚。以浙江海道王詢代之。至是賊酋洪澤珍。環據活嶼。衆至數萬。泉州同安惠安。安海。長泰。晉江。惠安。所困。復攻福寧。陷福安。進逼省城。閩中兵將所至敗績。王詢告急。宗憲方東計三沙。北援江北。南備溫台。方日夜籌畫。幸溫台寧息。遂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泰將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浙兵至。亟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擊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老寺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八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

卷之六 明宗憲

五

敗宗憲復發兵攻之。戰於桐山。華寧。追至楓亭。血戰於仙游。前後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海。提督被論去。以浙江兵備劉燾代之。宗憲因思福建之過。在當來者怯於任。任者惟務節省。故卒伍空虛。賊至莫禦。乃究其本末。具言於上。遂以宗憲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浙直福建軍務。且令諸提督相見。儀節一如三邊。是時倭亦有至溫台者。初至泥湖。檣梅頭。知有備。宵遁。西浙烽火稍息。厥兵者倡休兵免餉之議。頗致咎於宗憲。宗憲心獨苦之。然遂不爲動。募春。倭船連筏大至。宗憲檄戚繼光所練烏處兵備之。以唐兵備護軍。乃爲三軍。駐松門以待。夏四月甲辰。倭衆八百登梅頭。前閩已西。登象山。賊船三隻泊舟山。袁家磯。舟師攻斬七十餘級。餘溺死無遺。辛亥。倭賊千餘泊寧海。繼光引一軍赴之。壬子。賊登桃渚。登新河。登圻頭。凡數千。宗憲遣盧琦王允中部兵馳台州。視夢麒麟部抗處兵馳溫州。又檄參將呂圻部兵會盧銓。勦象山。奉化。標下何本源。馳援寧波。白溫東西策應。宗憲親率部兵馳赴浙東。而唐兵備引裨將胡守仁泛海至新河。猝遇賊。諸軍鼓噪大戰。俘斬頗多。賊敗走村堡。我兵相拒。至申賊亟甚。會日且暮。官軍撤閭。襲賊遂遁至鉄場。五鼓。胡守仁率兵追及賊於新塘。斬四十級。大霧咫尺不辨。賊逸。樂清。烈港。盧唐。呂圻。寺兵夾擊。賊喪村斬一百七十五顆。署海道王副使督中軍。艾升寺兵追自渡。呂圻兵追至合擊。賊俘斬八十一顆。溫州楊通判督梅魁勦賊周興。副使

雲翼督兵繼至奮擊賊大潰殺賊衝鋒倭賊三百餘俘斬六十餘名。賊乘夜盜漁船遁入海。凌雲翼兵迎敵樂清倭賊俘斬五十四名。夥餘賊俱奔入江。盧鏗還水兵哨錢倉洋。卒沉賊艇三。斬二十餘級。寧波賊聞威繼光等兵至。反以通時宗憲念賊勢重官軍難於兼顧。北敗於台。必南趨於溫。乃偽爲溫卒家信百餘紙。及散銀雜裹之言。胡總制率大兵將歸台。征閩使邇卒附舟往。令見賊卽棄以走。時欽場遯賊果長驅至溫。方肆掠村市。舟至之。邇卒走賊解包得書相聚錯愕。頂之俱遁入海。蓋宗憲威靈八省。賊皆知畏矣。初桃渚倭賊聞威繼光已他征。計台虛起襲之。期次日破賊乃食。時台城多圯。人爭出過繼光至寧海。賊已遁。必

卷之六 明宗憲

軍

乘虛襲台。乃引軍自桐嚴馳至。郡兵行七十里。未餉。前軍方襲繼光後至。怒曰。賊將薄城。尚欲炊耶。必滅此而後食。遂鼓行。逆賊花街朱珏先登。斬一乘輿金甌。復殺六賊。諸軍蜂擁繼至。賊大敗。我軍張翼逐之。殺數十百。賊追及瓜陵江。江僅二三漁舟。賊益急。多溺。成擒斬百二十餘名。夥遁出海者僅百餘。及回兵。前炊猶未熟。遂賊仍勾斤頭賊二千餘。從健跳焚舟陸趨台。已未繼光謂諸將曰。若尋往往用衆勝。今乃用寡。顧與若約者。三抄掠輜重。毋殺竹從。母尚首功。立白幟招之。凡空手伏幟下者。釋還。衆皆諾。五月庚申朔。師次大田。賊驚見花旗幟。欽壁不出。設伏以誘我師。官軍亦設伏俟之。值雨。將士歛還營。賊夜遁仙居。我軍從徑路出。

後島兵自
是初銳

白水洋。伏上風嶺以待。人執樹枝自翳。賊踰黃沙起至嶺。適且半。我軍起。覆諸山下。賊奔重山。掠險以拒。妻子和帥壯士拔援以土。持牌仰擊賊。膏長錯。刺殺三賊。餘軍蜂擁而登。賊狼狽。嚴。奔白水。匪民家。我軍縱火焚之。或斬或焚。賊無一脫者。癸亥。冊師破賊於仰月沙。賊走泊大藤嶺。宗憲復使通判吳成器部兵往應。成器願一當賊。繼光使編將先後之一。會挺矛從成器。及馬腹。成器發矢斃之。兩軍合攻。賊悉投首。寧海遁賊數千。沿海掠家山奉化。得子女輜重甚喜。阻風不得歸。乃泊長沙。登岸結巢。爲久計。繼光獨念臨頭所孤懸長沙外。恐爲賊所乘。陰戒騎將李誠立發松門。守隘。至則舉火爲驗。繼光等師次鐵場。有自賊中還者言賊

卷之六 明宗憲

軍

舟子女甚盛。繼光集諸酋領誓天。懸賞金二千。期勿殺擄人及火攻衆。願如約。明日五鼓。引兵薄賊。分隊搗其巢。別遣奇兵出賊後。賊不虞官軍猝至。倉惶迎戰。我軍復以白旗招被虜士女。盡納入臨嶺城。賊敗爭走。赴舟。我兵舉火砲投之。賊舟皆焚。半溺。海不得逸者。舟師復敗之。洋岐敗之。鹿星海。又敗之。蒲山。逸者無幾。三旬間。官軍凡數十戰。俘斬千三百八十七名。級焚溺甚衆。還被擄子女二千餘名。浙東底定。是役也。不假征調。無煩供億。給額餉。驛土著。靈鑿電掃。勢如破竹。自有倭患以來。未有成功之全。若此者。監軍崔某奏聞。上喜。宗憲進少保。餘官如故。餘皆陞賞。先是饒平巨寇張璉家故豐。以妖術惑衆。聚徒數千。賊首蕭曉劉子克袁大

烏寺各率眾歸之。至萬餘。璉號大王。山沒汀漳平和詔安兩端。漳浦諸郡。已分合不常。流劫靡定。丁巳。至己未。凡三歲矣。以其眾聚廣南。南嶺之間。互相拒。未有攻之者。遂攻雲霄鎮城。擄子女財帛。築朱家山城。為巢穴。浦城首蕭寧。寧鄉支寧。程鄉賊首林朝。賊黨東湖。鄭玉鏡。等復歸之。璉乃建號稱尊。築城百五十座。建偽職。民有私受璉職者。鄉人榮之。奸細遍郡邑。有司莫敢詰。無賴者爭相起附。眾至十餘萬。是年春。眾賊數十攻平和縣。連月不退。而洋中新倭。繼至。與連江月港。楓亭。馬鼻。等處。舊倭合口。餘宗。志。得報。甚憂之。令指揮唐鍾。部標下精銳數千。赴援。因奏聞。而劉。自謂該者。兵力足辦。殺賊。復以餉之阻。回援兵。是時璉。或分賊流劫。

卷之六

夏

或自率兵出劫閩廣。山賊海賊無不應。七月。倭賊百人。自廣東饒平。笑來。與眾賊合夥。石鼓屯。倭南由安溪。廣賊謝老率眾自海澳外洋。直入走馬溪下灣。把總沈。講。等戰沒。舟師精銳喪亡。累盡饒平林知縣率兵往三饒招撫。為璉圖累。以去。所過城邑無不殘破。聞蓋岌岌矣。宗憲奏乞三省齊心。刻期掃蕩。奉旨。飭勦諸賊。聞之。乃去歸化縣永安鎮。聚龍巖縣。遣賊一枝。從汀州府侵入江西。璉回巢。別遣賊擾廣南。閩中諸將自冬抵春。共擒斬山海賊寇八百餘名。而將士死亡者亦千餘焉。領賊李支彪。等復群起。應之。會閩廣叛兵王鳳。袁三。李鉄。揚。等。聚閩中山賊數千。璉亦復遣其黨千餘。蔓延江右。轉掠建撫虔信諸郡邑。汪副使王僉事督諸兵。

之兵潰。汪敗死。王陷賊伏中。江省震動。臺臣既聞。上震怒。臣并乞宗憲兼制江西。督軍。討。詔允之。宗憲乃閱將士。簡戚繼光。吳成。歸。率烏處。放班兵六千。副使徐。斌。護軍。將。擊。張。劍。把。總。盧。鎬。等。督。前。鋒。共二千餘名。先行。十月。壬申。師次廣信。時賊眾五千餘屯貴溪方壺山。出掠鉛山者。亦數百。甲戌四鼓。我兵過鉛山。賊遂焚巢。合上方賊。我兵追之。丙子薄暮。去賊五十里。而屯。夜二鼓。銜枚疾抵賊壘。賊方發輜重。將他去。我兵摧其一穴。賊因高山。用鉄鉤大旗。乘風迎圍。官軍血戰七合。自丑至午。賊始潰。擒斬六百餘名。頭賊因半眾夜走。踰嶺。戚繼光督兵窮追。賊乃畏。蓋。夜。逃。及之建寧。生擒賊首李鉄。揚。等。斬首餘級。賊散。匿。谷。以去。乃還。

卷之六

夏

師安仁。乙酉。報山賊劉。掠。撫。建。宜。黃。間。將及萬人。仲冬庚寅。我兵。孫臨川。次。譚。坊。賊聞兩浙兵已破賊上。方。俘李鉄。揚。建。寧。行。且。至。皆狼狽。駭。懼。疾奔。巢。戚繼光晝夜馳二百里。不及。賊遠遁。福建令。坪。撫。建。以。安。然。廟堂方急江西。仍奉旨。促宗憲速討。彼。寇。期。勒平。不得遲制。十一月己亥。宗憲率標兵千餘。渡江而西。林時泰。政。譚。綸。方在制。跪請奪情。起。參。軍。事。舟次蘭溪。已陸續報捷。至玉山。戚繼光以師來會。嚴林良。李鉄。揚。等。停。宗憲即軍中大犒將士。舉林良首。招汪。憲。副。魂。祭之。時。處。寇。尚。熾。宗憲欲督兵討之。繼光曰。諸軍。敗。賊。亦在強弩末矣。且多感時疾。歸心已迫。留之恐不能成功。宗憲因謂麾下將士。兵固有先聲以奪人之氣者。吾今督兵。

至此彼不虞成恭將全軍還也。吾其大蒐以示衆。令道路宣傳賊且潰散矣。衆皆曰：「善。」即日發行。至廣信。合操三日。軍容甚盛。縣七陽出貴溪。將達安仁。副使徐斌報至。則處賊聞宗憲親征。條散復業。或奔還某地方已寧矣。宗憲笑曰：「吾固知其然也。」還軍會溪。編已奉旨奪情。星纔來謁。宗憲因授以閩中方畧。先報江西之捷。又言地方善後事宜者五。乞令輪駐江西訓練。以周防禦。發乞皆准。浙魚鹽銀四萬兩。以爲卽今援兵之餉。乞發四萬兩。解貯浙省。專備將來援兵之需。免於獨累兩浙。議皆先行。又念閩中數以阻回援兵失事。因上議乞容該省調取土兵三千。如用浙兵應援。弗得仍前阻回。查得兩廣稅銀先曾題奉欽依。歲輸協濟浙直。

卷之六 明宗憲

軍

銀十萬。自臣提督以來。未經取用。已當積至五十餘萬。卽令該省亦在兵興。合查定額。歲留其七於廣。輸其三於閩。專備客兵。事寧停止。度兵食有資。職守可恃矣。下戶部議之。會浙西參將楊精訓守閩南。宗憲選精兵數百。與克家丁。且勉之曰：「慎勿以寡敵過。」精至閩。首推黎壁東林寺。黎生擒賊首蔡素林世學。招降深清賊首李顯。藉其兵力。爲向道。甫六月。連破七十二寨。獲二縣治。俘斬三千有奇。皆宗憲成美也。時三饒集賊來勦。各者御史奉報。紛紜。兵部奉旨。令宗憲分各該督撫官約會。率廣兵圍兵兩縣。兵以明年二月酌量要會。相機進剿。浙江江西發兵應援防禦。毋或推諉誤事。宗憲以師期太迫。請俟三月從之。先發把總蔡項陳奇。

可非卽督島處兵三千五百餘名。前往監軍。譚綸會恭將俞大猷調度應援。續遣都司徐高沈瑄等。將丁僅青島鏡兵二千二百名。趨汀州。會楊參將協勦。猶恐三省兵力不齊。遣捧旗牌。檄譚綸俞大猷盡護諸將。三省兵咸聽節制。連聞大兵將搗巢。計欲先發制人。遣賊首林朝職率衆三千出三河。蘇東湖率衆三千出潮州。蕭晚率衆三千出平和。迎截官兵。毋令曹合。楊緒乃設間。使趙簡往說晚令降。連知之。甚疑。晚遂調晚攻潮。而令蘇東湖歸平和。出屯銅壺。東湖引衆南突。陷南靖。據之。使報連。連以閩中無備。自率大衆萬餘。從詔安建金鼓黃蓋出小溪。小溪茅寨山賊。聞風迎附。至黃井。指揮李儼率百戶劉得等兵三十接戰。陷伏而敗。東湖遂

卷之六 明宗憲

軍

迎連入南靖。楊緒集兵以禦。連發烏嘴銃擊賊。連斂衆不出。後三鼓。連等引去。至其寨。而廣東爲蕭晚牽制。大軍未集。連乃從平和平衆還巢。漳南道原分平和一哨。屢爲賊乘。諸將不敢堵截。四月。南贛軍門陸德。兩廣軍門張景。江西軍門胡松。福建軍門游居敬。皆會宗憲。復懸示賞格。有能擒斬張連者。賞萬金。奉授指揮。獲蕭晚手者。賞千金。授千戶。其餘賊黨。能殺別起來降者。咸與維新。刻付譚綸。至期。給與俞大猷躬從率之。連破虎頭岡高坡小靖比坑。自猿寺十數巢。賊且戰且守。平和哨兵劉管山頭。與賊壘相拒。五七里遙見連。賊大巢朱城二重。僭擬王者。其外小土城寨。無慮數百。據險守要。官軍分番登戰。雖有俘斬。罪人不能卒得。譚綸計遣

把總陳其可持宗憲原給懸賞信票單驛出陣前曉諭時傷都督郭玉鏡江浦清劉綱等即踴躍羅拜遂率脅從囚首赤身隨其可至俞大猷營願爲內應縛縛大猷與倫會密犒賞玉鏡等客授以計甲午璉亦知事急聚衆議以次早突圍山平和糾倭入海郭玉鏡等集本部人馬以待密報我師乙未黎明陳其可等率浙兵衝鋒額兵繼之廣圍又兵繼之斬偽撫常楊祖振等四十四級璉敗還西巖山我師追及之王鏡等引衆衝入賊陣生擒逆璉及文綱蔡八等來獻諸兵各奮勇夾攻生擒蕭晚李達時陳奇用等賊首九十七名斬蕭樂梁三羅堅等三千餘名餘黨犯未定上杭者丁把總等率兵計擒之餘衆解散漳泉諸軍與宗憲所遣參將丁

卷之六 胡宗憲

五

僅兵合斬南陽賊首王伯宣招降賊首施建等二萬三千餘名斬倭賊四百八十五顆生擒賊首江一峯等八名得斬二千四百六十五名顆漳泉底定宗憲以程卿尚爲璉黨徐東州及林朝曦所據兼以上杭賊首饒表石窟龜漿賊首徐加憐謝世綱未定賊首葉世安未擒三省未可安枕乃移檄各軍門并兼一總兵諸人乘勢移師盡地分勦七月壬辰漳浙額兵連破石窟龜漿上杭三巢擒其賊首廣兵亦攻援程鄉巢生擒徐東州楊驥復擒賊首黃順等林朝曦乞降於廣中各賊次第蕩平三饒始宴然矣向使宗憲無兼制之命三省之會協無期將來之事安忍言哉捷疏上時姝孽宗憲者已設機弄乃給賁奏人曰此是閩廣南贛賊情何與兩

浙捷疏胡爲哉覆奏上三省俱蒙降旨賁獨獲宗憲疏殷譚綸功時論不平氣諸賊素窺閩兵之弱浙兵一撤賊旋聚陷永寧陷寧德恭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死之南舉將倭偕新倭至連江營屯橫嶼倭忽出沒東撤福寧南掠連羅古田諸路土人爲之向導全閩復震南臺言狀且請浙兵會勦提督游居敬亦請發浙兵上皆可之宗憲不敢以前黜其功稍解也即發成綱光率所練精兵八千往以戴冲霄副之副使王某監焉臨行語之曰公等第亟擊橫嶼橫嶼破乘勝趨福清若振福安閩若無報盡與金帛以行吾且率師爲後繼諸將一如憲計橫嶼福寧遂如次不十月朔宗憲率兵至崇安建寧山賊悉就擒方與游居敬議率大衆直抵興

卷之六 寧時捷

五

興平山寇爲八閩久安計而閩臣徐階已嘆言官論宗憲宗憲亟還浙待命上頗疑言官承風旨諭輔臣云胡宗憲必拿來理問自今年五月後大臣小官生死加害甚多汝曾云援必不勝有制同應龍俱斬今敢犯也是何道理奉旨令親騎械問先是宗憲以賊勢縱橫非事不中制請必先行不能取功也金帛子女以賄分疽殊不敢怯華亭則稍殺之蓋既虞分宜之忌其兩交又謂素梓慘禍必華亭所忌吾爲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倘有怨心乎不謂其然刺骨也及至是分宜敗華亭柄用宗憲亦知禍機欲發竟其私人登重賄賂之且過貽其家人子弟華亭視爲同然怨卒不解乃上固知宗憲既而法司問擬乃奉旨云胡宗憲原非嵩

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壁用任事已八九年數載無言伊過群邪
朋害大臣罷斥亦不少又言王直原本兵議不獲者五寺封官今
却加罪後來誰肯與我任事放了着開仕宗憲得歸華亭復令郡
縣何東序謝廷傑輩伺其動靜輒以報既而嚴世蕃羅龍文以謀
叛論斬藉龍文徽人也何謝兩人同擢與宗憲仇者謂其侵匿龍
文財產復奉旨逮繫錦衣未幾竟卒於獄其子移柩還郡邑猶
惻惻未已不敢歸葬旅視維揚耿恭簡定向時方督學南畿乃檄
鄉邑送柩還里今穆廟登極始荷昭雪復官賜祭世共謂公論
之終不可泯云

太嘗氏曰胡少保才氣豪邁志在武功交通權貴饋贈過常奔走

卷之六 胡宗憲

更四

門下者無擇賢不肖亦不問其有益與否至則果滿其欲而去虛
耗民財幾與軍興等費律以士君子絕量何所逃罪然方徐海草
猖獗時同事相議危疑特甚以欲款未款回測之語夷當且信且
疑無厭之督視萬一有變身不足言其如國事何昔人有云貨以
落身况因之可以安國家之杞楹免生靈之荼毒乎且其籠絡之
術既窮於徐海復欲用之王直直之言曰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
俘囚也少保竟以香餌得之則其苦心妙手機變無窮不言可知
已其功如此寔亦以儆貽賄者予得力余以爲其賈雖倍徒於當日
不得而罪也既而練義烏兵至今遂以稱雄天下北禦虜東出朝
鮮西破寧夏南平播未有不首調之行者然亦未必真足恃也以

鳥人亦以是爲利每調一人則必有四五人起行其一人死則後
者輒食其糧下既貪其口食而忘死上亦利其損折而不報歟耳
鳥之令且甚苦之耕植廢業徭役乏人邑之凋罷不可勝言門生
周士英嘗爲鳥令告余云然是則其濫觴之極致耳固非少保之
所能過計也且少保在當日則既得其用矣

卷之六 胡宗憲

更五



輔世編六卷

江蘇周厚
甫家藏本

明唐鶴徵撰鶴徵有周易象義已著錄是書取明代諸臣次其行事起洪武初李善長劉基訖嘉靖中曾銑胡宗愈凡五十二人崇禎間其門人陳睿謨巡撫湖廣爲評校刊板其敘稱戎務孔亟之時輒取名臣傳畧倣其行事多得變通之法間嘗抄書有得多與我師凝庵唐先生輔世編合者因綜其成稿翼以已意勒成一書則是編已不盡鶴徵原本矣其所採諸人事實多主戰畧蓋睿謨身在戎行意切時用有所爲而爲之者也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明〕郭子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二年趙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人物

志十二卷》提要

聖門人物志序

聖門人物志者魏中丞意而郭憲使
采緝也凡游聖門與私泚而得後祀
者皆人傳其略而贊以詞其志博其
裁衷逾兩月而告成問序於余余讀
史至仲尼弟子傳何其略也稍可考
見者三十五人其餘名籍耳波以為
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其言大略皆出
魯論非魯論而傳者其事不雅馴人
物志乃出二千載後其人若新而言
與事若昨列也彼專據孔氏古文而
此編兼採百家衆氏執百家衆氏之

餘文為孔氏紀載十不得五然離百家衆氏而以臆意之十不得一夫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矧其未必過也吾以為為史紀簡不如為人物志詳史所據孔氏未必孔氏也孔氏弟子籍豈其諸弟子皆略而獨端木

聖門人物志

序

一

氏詳此非端木氏而託端木氏以附於孔氏者也是詳與略兩失之也百家衆氏豈無託而附于孔氏者然而皆尊孔氏者也今人而未識其高曾者見其所與游亟問焉得一語一事必謹識之此百家衆氏者或及與聖

賢同時或後之而猶得聞其風烈此亦學士大夫所宜亟問而謹識之者也是編也凡傳聖人之學祀於其庭者盡在是矣登其堂思其人其人亡而言與事存千百世而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士希賢聖必從是編始後

聖門人物志

序

三

之學者其無忘中丞憲使公之勤賜進士出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國史副總裁直

趙居住

經筵

日講官馮琦撰

聖門人物志

序

四

聖門人物志序

南樂魏中丞公奉

天子詔來填拊晉陽故事越三日謁
先師廟藩臬諸大夫侍焉禮竟公顧
詹廟廡語諸大夫曰朝議如聚訟喙
持不相下士習日澆若何以教之語

聖門人物志

序

子章曰多識往行德乃大畜誦詩讀
書尚友千古彼躋躋翱翔殿廡者不
知其人可乎君志之為諸生赤志子
章曰太史公故有仲尼弟子列傳公
曰亡多語曾遺一貫宰誤作亂孟與
荀鄒同傳未可訓也子章曰薛武進

公近有四書人物考公曰弟子不載
語孟者亡可考也子章還而稽之春
秋史記叅之關里譜牒上自
宣尼及門諸賢下泉漢唐宋元
明從祀諸儒次及我

朝幸學釋奠諸儀共十二卷書成上

聖廟人物志

序 上

之掌故公卒業之名曰聖門人物志
屬太原守趙君付之剞劂竊惟晉之
為國延袤數千里民蕃政夥黃河一
衣帶水與鹵只歲繕河上塞岢嵐鴈
門投金繒博鹵馬旦夜且叵測晉代
潘三藩宗楮郡縣竭民脂髓供之日

不暇給邊氓剝悍悞忮芥三尺走歿
地如鶩潞城機杼闢巧織作純麗衣
天下澤蒲之間輻湊雜屑浮食者多
民公本鮑末放効侈靡羞不相及公
不急其急者而急所不必急奚也嗚
呼夫人之不必急也者乃公所急也
正街勒齊轡策先德法而後刑罰使
民孝弟忠信乃在制挺撻秦楚之前
孔門諸賢儒嘉言懿行具載是書辟
之鄧林之枝麥條直暢湯谷之水灌
滌泱莽鳥之宿舟子之游隨所擇耳
諸生有如冉有之矛澹臺之劍公良

子之車也多士桓桓何憂于獫狁師
友十乘分庭抗禮於諸侯王也何慮
於強宗明至刑至政思仁恕樹德也
何有於悍忮蠶績而蟹有匡范冠而
蟬有綏且先王遺教其民猶存也何
難於風移俗易希賢而賢希聖而聖
其精者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為天
下國家公之拳拳諸生也蓋先務哉
趙簡子殺竇舜孔子將之晉至河而
返作脍炙魏文侯師子夏客段干木
過其閭未嘗不式也賢人是禮國人
稱仁而秦不敢伐魏趙殘二士以却

聖魏禮二士以鳩宗其得失千里矣
公居晉之鄙稽晉之故甫下車而志
是編豈曰恣討論窮博靡之為兢兢
將廻仲尼之轍受卜生之詩所延望
諸生良厚鼓宮宮應鼓角角動諸生
將何如酬公無徒令王薛司馬三子
者鼎足橫序也
萬曆癸巳嘉平八日山西提刑按察
司按察使泰和郭子章謹序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 為巡撫地方
事先談本院行提學道為

聖門從祀先賢先儒諸生往往有不悉其姓氏况于履歷行實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

將何以尚而友之欲責令學官採緝成書以為誦法者之助今據按察司郭按察使送到夙昔所緝

聖門人物志考據精詳刪削簡要留心聖學如此其于

國憲民風即舉而指之耳本院再四披

閱溪所嘆服思宜頒布學官以廣資問學為此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發去

聖門人物志一部督令學官再加校閱考正該府選擇善書人役謄寫刊刻應用紙價工食於商稅餘課內動支刷印肆拾部送院撫屬各府州縣差人印刷分給各學仍將用過銀數冊報查考須至牌者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日

聖門人物志

凡例

一孔子世家與孔子門人傳以司馬遷史記為主史記略者旁引諸書而獨於論語稍略者論語經生習聞也
一家語七十四賢通典八十三賢史記七十七賢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當以孔子為正今攷大明會典八十八人除伯魚子思不在弟子列孟子未及門餘七十七人正與夫子論合學者多稱七十之徒亦槩言之耳

聖門人物志

一史記云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于書傳自冉季至公西蒧其四十三人無年及不見書傳但紀其名于左今仍闕

一先賢先儒從祀次第及 啓聖公從祀俱依 大明會典尊制也其昔祀而今黜如荀卿楊雄之類俱不傳
一聖賢贊依史記索隱例內先賢者多出宋高宗筆先儒者多出宋儒筆其原無贊者補之

一先賢姓氏舊多錯誤有以複姓作單姓者如壤駟稱壤子石作稱石子之類有以單姓作複姓者如奚子稱奚

容之類大較複姓為多今悉釐正

一宰我非闕止子我公孫龍非堅白公孫龍今俱明正其誤

一穀梁子名赤又名僻巫馬期陳人一曰魯人之類今兩存之闕疑也

一會典祀儀文廟最重附載於後不惟見本朝崇儒重道之意而考禮者亦有所鏡焉

聖門人物志

聖門人物志目錄

卷一

孔子世家

卷二

四配

顏子

曾子

子思子

孟子

卷三

十哲上

閔子

冉子

端木子

仲子

卜子

卷四

十哲下

冉子

宰子

冉子

言子

顏孫子

卷五

先賢上

澹臺子瘋明

宓子不齊

原子憲

公冶子長

南宮子括

公哲子襄

商子瞿

高子柴

漆雕子開

樊子須

司馬子耕

公西子赤

有子若

梁子鯨

巫馬子施

卷六

先賢下

冉子孺

顏子辛

伯子虔

曹子邴

冉子季

公孫子龍

漆雕子徒父

秦子商

漆雕子哆

顏子高

商子澤

壤駟子赤

任子不齊

石作子蜀

公良子孺	公子夏首	聖門人物志卷一	廉子潔	鄭子國	榮子斡	鄒子單	公子肩定	卷七
后子處	吳子容藏	五	原子亢	左人子郢	罕父子黑	公子有定	公子肩定	
顏子祖	向子井疆	王	燕子伋	秦子祖	顏子斡	鄒子單	公子有定	
縣子成	秦子祖		公祖于句茲	縣子成	向子井疆	罕父子黑	公子有定	
樂子欬	狄子黑		叔仲子會	公西子與如	陳子亢	琴子張	步叔子乘	
孔子忠	公西子蒧		琴子張	步叔子乘	秦子非	顏子噲	顏子噲	
申子棖	施子之常		秦子非	顏子之僕	顏子噲	顏子噲	顏子噲	

先儒一	左子丘明	聖門人物志卷一	先儒二	王子通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卷九
公羊子高	穀梁子赤	木	韓子愈	程子顥	邵子雍	司馬子光	先儒三	
伏子勝	高堂子生		董子仲舒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先儒三	
毛子萇	后子蒼		董子仲舒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先儒三	
孔子安國	董子仲舒		董子仲舒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先儒三	
杜子春	董子仲舒		董子仲舒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先儒三	
程子顥	程子顥		程子顥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先儒三	
胡子安國	胡子安國		胡子安國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先儒三	
楊子時	楊子時		楊子時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先儒三	
張子棧	張子棧		張子棧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先儒三	
陸子九淵	陸子九淵		陸子九淵	周子敦順	歐陽子脩	張子載	先儒三	

蔡子沉

真子德秀

許子衡

卷十

先儒四

薛子瑄

王子守仁

陳子獻章

胡子居仁

卷十一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

顏氏無繇

聖門人物志卷一

七

曾氏點

孔氏鯉

孟孫氏激公宜

程氏珦

朱氏松

蔡氏元定

卷十二

會典祀儀

先師孔子釋菜

啓聖祠祭儀

目錄

聖門人物志卷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取顏氏禱於尼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丘生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耶人輒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曰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釐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

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
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
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
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
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
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
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
問禮焉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九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
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
己孔子自周及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
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國齊大而近於魯
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
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
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
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
夫起景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

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
鬪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
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
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
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
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
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
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
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
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
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
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
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
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相子嗣
立季相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

丘所問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變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兵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僈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聖門人物志卷十

士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陽虎因囚相子與盟而酈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相子相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

聖門人物志卷十

士

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官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感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

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

聖門人物卷一

三

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盡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遷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十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

聖門人物卷一

四

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久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

聖門人物志卷一

十一

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繫繫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矢貫之石磐夫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楷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於匡今又過難於此命也

聖門人物志卷一

十一

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聞其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于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盼畔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盼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

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永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聩在故也夏魯相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相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相子病釐而見魯城囃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

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

聖賢人物志卷一

九

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輒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止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

聖賢人物志卷一

十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于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為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穠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
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
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
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
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
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
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
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
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
繒徵百牢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
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
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
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
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
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
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
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
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
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
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
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
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

我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噉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枉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十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愛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慎不答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饋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餛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于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

上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歎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又矣莫能宗子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子夢生奠兩柱之間子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執紼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慙失志為昏失所為慙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

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子生鯉子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伯魚子思別有傳子思生白字子上齊威王兩召為國相不就年四十九生子求字子家楚召不就年四十五生子箕字子京為魏相年四十六生子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三篇名曰讎言年五十一生子漁史記作慎字子順又名斌仕魏為安釐王相秦莊襄王召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孔叢子云家之族胤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生子三緄騰樹緄字子魚一子甲秦始皇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李斯議焚書緄與弟騰子襄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于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為楚王聘為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卒于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已行事名曰孔叢子子隨字元路四傳至吉吉生何齊皆承殷後為宋公嗣絕弟騰字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封子襄為奉祀君後為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生子忠字

子貞有高尚之志徵為博士褒成侯年五十七生子二成
及安國武字子威為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生子延年武
帝時為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生子霸字次儒
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還為
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霸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子
福名數于魯年七十二卒於第贈列侯謚曰烈君生子丁四
福捷喜先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二生子房襲封關內侯
生子均字長平徵拜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史封褒成侯
食邑二千戶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五年王莽篡位拜
太尉不就年八十一生子志後漢光武帝拜大司馬建武
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生子損字君
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
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和帝永元
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字君曜襲封褒成
侯生子完襲封褒成侯早卒無子以母弟讚之子美襲封
美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以魯縣百

戶奉祀生子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
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生子嶷字功
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生子撫舉孝廉
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為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
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
生子鮮字鮮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
崇聖侯生子乘字敬山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
聖大夫食邑五百戶仍詔孔氏四人為官太和十六年改
謚孔子為文聖尼父乘生子靈珍授秘書郎十九年仍封
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年五十八生子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
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
是年進封孔子為鄒國公渠生子長孫襲封鄒國公食邑
一千戶年六十四生子英慈嗣英慈封奉聖侯無子嗣
愍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
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
年七十生子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
觀二年陞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孔子為文父是年詔朝

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則天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賜勅書及時服年七十一生子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子璵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是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生子萱龍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生子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叅軍轉青州司兵叅軍時遭叛亂墮門人物志卷一
陷于東平生子惟晤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兵解歸魯校兗州叅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生子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百職充享祀年五十七生子振宇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緡年七十四生子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緡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生子光嗣齊郎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為

泗掃戶孔末所害生子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為曲阜令時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于外家後魯人見其長訴于官事聞于朝乃罷末以仁玉為先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唐時年九歲任曲阜主簿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賜五品服銀器雜緡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贈兵部尚書孔氏苗裔幾絕而復續為中興祖生子四宜憲見勅宜字不疑宋大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為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領開市於孔子鎮陞為縣令轉運使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涉巨馬河卒年四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渥延世字茂先以父歿遠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真宗即位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而賜東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奉勅許於廳上見知通轉運使特削越庭禮貴公爵也卒于官年三十八生子聖佑太宗祥符元年授太常寺奉禮郎是年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四年以聖佑為大理評事五年

改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天禧五年襲封文宣公知仙源
縣事遷齊善大夫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宗
愿延澤子也字子莊仁宗天聖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
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
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年六十三生于四長若蒙
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元祐元年改封
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承襲若虛字公實哲宗元符元
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以若蒙子端友承襲端友字子文
徽宗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
聖門公系一
終知郴州生于玠端操端友弟權襲封衍聖公於魯玠字
錫老高宗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于楷楷字文老
端操第二子襲封衍聖公于魯年三十八金熙宗天眷三
年贈榮祿大夫生于二拯摠楷字秀紳高宗紹興二十四
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于文遠拯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
年襲封衍聖公管勾記事年二十六無嗣以弟摠承襲摠
字元會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記事年五十
三贈光祿大夫生于元楷文遠字紹先襲封衍聖公於衢
生于萬春元楷字夢得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

勾記事哀帝正大二年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天興元年
改除遷授泰定軍節度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
卿無子以姪之固子湏繼之固元楷母弟元統子也無子
自端操至湏六世嗣絕若蒙弟若愚生于端立立生琥琥
生拂拂生于二長元孝次元用字俊卿權襲封衍聖公生
子之全萬春字者年襲封衍聖公于衢生于洙元孝子之
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生于浣之
全字工升嘗攝祀事充曲阜令生于治洙字景清襲封衍
聖公于衢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辭爵授國子祭酒提舉浙
東道學校事李無子自端友至洙凡六世因正嗣絕南始
罷封浣字日新贈中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同僉上騎都尉
追封東平郡伯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
封魯郡侯生于思晦治字世安成宗元貞初特授襲封于
思誠罷封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恩
晦字明道武宗至大中授范縣寧陽兩縣教諭仁宗延祐
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泰定四年改嘉議大夫卒
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謚軍年
六十七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于克堅字璟夫性敏學博

善詩詞尤精樂府元至元元年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賜銀章攝太常卿治書侍御史山東廉訪使集賢直學士禮部尚書西臺侍御史國子祭酒世亂不樂居朝謝病歸復起力辭二十六年太祖手詔趣入朝待以賓禮不名不煩以政郊社致膳歲致祿上召見面諭守先訓曰爾福人也洪武元年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前代舊制三年克堅疾告遣中使日再存問疾篤詔乘傳還賜白金雜絲行至邳新安驛卒年五十五生子九人皆有行誼長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朝京師上問歷代治理條對甚悉上喜賜雜絲即命還守祖庭賜屬官管勾典籍司樂各一人希學歲入朝賜與綢慶元旦之朝特命班亞上相祖庭兵後廊廡圯壞祭田荒蕪官賦煩迫希學條請復故又請備禮器樂器樂舞儀式年四十七生子訥字言伯篤學恭謹能詩書工篆法律身嚴恪始終不渝洪武十六年外艱以中官崩赴京祭于孝陵竣事入見上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館于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繼庖廩復賜衣服鈔錠充初館舍十七年正月朝京師襲封衍聖公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禮

部吏部擬詰用資善大夫階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詰以織文玉軸為異耳遂著為令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文臣首年四十三生子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謹建文二年二十一襲封衍聖公四年卒成祖初即位遣使諭祭年二十三以疾卒生子彥縉字朝紳名字皆仁宗所命蚤孤母胡夫人教育之未樂八年襲封衍聖公上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裔也館之太學歸讀祖書不懈洪熙元年賜第東安門址景泰二年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賜三臺銀玉帶麒麟服年五十五生子承慶年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既長從三氏學錄族祖孔克宴學所著有禮廷吟藁行於世未幾爵而卒景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生子二弘緒弘泰緒字以敬早失怙年八歲景皇召見賜冠服於東角門景泰六年襲封衍聖公賜玉帶以軀小去二銙授之俾藏焉又賜金謹禮崇德圖書勅族人共保護之英宗復辟入朝召見便殿上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以賜第湫隘改賜大宅弘緒嘗奏給三氏教授印開生員歲貢格蠲孔氏田租十七

成化六年坐事削爵廷議世嫡相傳古今通義請如宋若蒙若虛故事命其弟弘泰襲封後仍歸其子弘治十一年巡按御史上言弘緒改過乞復爵上與冠服家居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襲封衍聖公弘泰美風儀善議論每評騭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憲宗見弘泰來玉帶遣人問曰二品焉得玉帶來乎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十三年加廟祭禮樂率族人奉表入謝弘泰嗣公三十有四年而卒弘緒子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公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

令天下儒學每歲仲春秋上丁通祀孔子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正統三年禁祀孔子釋老宮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釐正孔子祀典始為木主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

贊曰孔子之先胄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求奔邾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卜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遽衰泣麟何從九流仰鏡萬古欽燭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四配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子也少孔子三十歲家貧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曰賢哉回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於吾言無所不悅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子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子曰齊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付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
集虛虛者心齊也曰曰之未始得使實自曰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曰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他日復見孔子曰
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坐忘矣仲尼粲然曰何謂坐忘曰
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問仁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曰何如人曰仁人也
曰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贊易自義章克之外不多及
焉孔子問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曰有郭外之田五

聖賢人物卷十

五

十畝足以給飧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
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曰不願仕曰願貧如
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
子曰善哉曰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
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
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曰者其志乎雖上古聖人亦如
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曰曰夫子之道
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能用有國之
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止遊於農山曰

與子路子貢辨志曰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危桀不共國
而治以其類異也曰願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
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
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恩千歲無鬭爭之患則由無
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問為邦曰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子曰用
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
卒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魯哀公

聖賢人物卷十

五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堊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
謂之顏林漢高帝配祀孔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為
四配之首 明嘉靖九年改封號曰復聖顏子與曾思孟
皆不用公爵配享如故云

贊曰生值衰周爵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
名垂千古沒表萬邦遂封東土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皙之子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貧躬耕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庶哉性至孝嘗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遺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遺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

聖門人物卷一

五

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故養督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則

可謂養志矣嘗出薪于野客至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歸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親沒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椽梃三尺車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聖門人物卷一

四

也孔子閒居曾子侍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參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其曷能如是乎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

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參既魯為學以三事曰省其身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曰唯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既疾革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皖大夫之簣歟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而歿所著有孝經十篇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志云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並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墓前有廟子三元申華孫西皆賢唐贈郎伯宋封郎

國公元贈宗聖公今祀稱宗聖曾子
贊曰夫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
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曾子之門人也夫子問居喟然而嘆子思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于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樂朔不悅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掠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魯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
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
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
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
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

聖門人物卷一

聖

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
則愚也穆公問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君與大夫慕周
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
姓修禮隣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
公亟問亟黜冉子思標使者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之犬馬畜役也復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乃
嘆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不取於人
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穆

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及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
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及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
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
服之禮之有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
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
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
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在衛貧甚緼袍而無裘田子方
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
不受子思曰臣聞之妾與不如遺於溝壑臣雖貧也不忍

聖門人物卷一

聖

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子思言為變於衛君曰其材
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
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
用木也取其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
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
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
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
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
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
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
乎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
衆不與焉者唯志成其志者唯無欲夫錦綉紛華所服不
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矣
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
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
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
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
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
就之不至焉者歧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三月杖而後能起于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間
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
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
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
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年六十二墓在先聖墓南所著中庸四十九篇其載
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十七卷舊志作七卷宋
封沂水侯加封沂國公今祀稱述聖子思子云
贊曰閑居請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闇然日章發揮中庸
脉祖有光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鄒人也魯三家孟氏之後母
仇氏生三歲父激公宜喪母有賢德其舍近墓孟子之少
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
市旁戲為賈街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之
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
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軻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
廢學君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
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厮役而無以離於
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
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動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
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教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
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教之白

也未諭敢問于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鄭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于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宅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速乎孟子遂留婦

聖門人物志卷一

聖

孟子問于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于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復其行夜思之古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于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道既通游事齊宣王謂王猶足用為善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宣王不能用適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

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孟子嘗問于思牧民之道何先于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于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告滕文公以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問為國曰民之為

聖門人物志卷一

聖

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孤西面稱王天下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廣詩書述仲尼之意發明性善知言養氣作孟子七篇嘆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無君也墨氏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言矣故求孔氏者必自孟子始其後有騶子之屬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宜與仲尼萊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卒至邠縣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封邠國公

詔配享於顏子元贈亞聖公今祀稱亞聖孟子

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篇生真儒詆訶楊墨

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聖門人物志卷二終

聖門人物志卷三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十哲上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性至孝蚤喪母後母嫉之冬月以蘆絮衣損而以綿衣所生于一日父令損御車

損體寒失制父責之而不自理已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感悟待三子如一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

見于夫子有萊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謂曰子始有萊色

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無蔭之中入夫子之門

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

旂裴旒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

萊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

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裴旒相隨視如壇土矣是

以有養養之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為費宰對使者曰善為我辭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他日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街勒也右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問子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街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人為手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街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

聖門人物志卷三

三

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親沒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孔子晝息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有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猶方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

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卒葬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一在范縣唐贈鄆侯宋加瑯琊公改封費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焉父母兄弟莫間其言大夫不仕善為辭焉置身德行亞於顏淵

冉子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耳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

聖門人物志卷三

三

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者側也側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大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可免書曰哀矜折獄何謂

也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勉不赦過謂之逆幸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及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共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卒塋費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為冉垸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今祀稱先賢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于也教恕成性存存南面可使如客在貧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熟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璠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為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微鍾鼓之縣縞素而朝問孔子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奈何孔子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命子貢子貢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詬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實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晉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

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販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于路請出孔子止

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不如釋魯而伐吳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以揅魯伐齊以服強晉吳王善之而虞越之為之後也子貢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吳與齊戰勝必以其兵臨晉君請休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反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相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晉之初顧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貶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勸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匡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吾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

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坤下裾狗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減盡似道若有决行之其應侯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益不求概似正渾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解繁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子貢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賜也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

聖門人物卷下

所及也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實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贈黎侯宋加封黎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賜弗如回器實瑚璉心幾先執並其辯一使存魯越霸吳珍終聞性天令德顯顯

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下人也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假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

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國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宜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乎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戾不動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為亂之風也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路無宿諾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贊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

聖門人物卷下

曰辨謂由也而不知禮皆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為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為粟其閭閻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死於陳蔡之間子路入見曰為善者天必福之為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又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居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圍之

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迷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于路彈琴而歌孔子之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衛太子蒯賁得過於南子出奔靈公卒衛立輒其父蒯賁不得入于路為衛大夫孔悝邑宰蒯賁乃與孔悝作亂襲攻輒輒出奔而蒯賁入立于路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賁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賁懼乃下石乞壺儼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於是哭於中庭

曰天祝予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
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唐贈衛公宋追封河內公咸淳三
年加封衛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學未入室業已升堂聞過則喜何用不減片言折獄
千乘知方臨危纓結雖醢而芳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讀
詩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
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

聖門人物志卷三

三

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子曰商
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他日問
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
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
也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
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
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

嘆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
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
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
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
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
終身奉之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
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夫子謂之曰女為君子儒無為
小人儒他日語門人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
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
已者處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子夏問於孔子曰
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
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
公伯禽有為焉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
大員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邱學
乎務成耆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
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
雖聖人亦必有師也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怕遭子夏

聖門人物志卷三

三

于道與使者俱見靈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為召儒趣使者召公孫悄悄至杖劍疾呼發言不遜于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藝衣而見我君我謂簡子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將以頸血濺君矣簡子遂朝服而見我君子耶我耶悄悄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齊君重鞬而坐吾君單鞬而坐我謂齊君諸侯相見宜伉禮去其一鞬于耶我耶悄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子蓋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也君子之所惡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

聖門人物志卷三

五

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後漢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所著有子夏一十卷及詩序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

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莒曹州西三十里有高阜見存里名十堙都以此唐贈魏侯宋封河東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喪明為罪離群可悲

聖門人物志卷三

五

聖門人物志卷三終

聖門人物志卷四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德範全校

十哲下

冉子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仲弓之族也伯牛以德行著稱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

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曰

吾以夫六子自勵也耕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卒墓在汶上縣西門

外感化橋側後遷于東平州西十五里舊有碑刻滕縣亦

有伯牛塚唐贈魯侯宋加封東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德以克性行以澡身並驅賢科顏閔與鄰小物克勤

大聖是親不幸遘疾命也斯人

宰子

宰子名子宇子我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父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

穀既沒新穀既升錯必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

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以言取人則失之宰子孔子使子使

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予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

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

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

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絲妻不衣帛車器不雕

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

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

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

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

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

何必遽辱君之重既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

矣子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

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何

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宰予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問五帝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敬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日月所照莫不感屬萬辛生而神靈自言

聖門人物志

太

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上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其言不惑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說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壘壘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宰我嘗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

遠矣卒墓在曲阜舊縣西南二里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按史記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于我而固爭寵于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贊曰朽木不雕糞土何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賢孔子堯無用楚車言語之科聖人之徒

冉子

聖門人物志

太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以政事稱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齊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孟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以政在季氏故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於朝侯於黨氏

之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懿子曰是謂我不成大丈夫也退而蒐乘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為右冉求帥左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頃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卜冉有以武城人三伯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

聖門人物卷三

三

喻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如誰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為賢哉徐步而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武伯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邠洩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馬而奔之公為其嬖僮汪錡來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之修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季康子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

之于孔子宋元君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墨曰敝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塋故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爾塋也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求存諸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冉求問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責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問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庶人遷其事而不能充

聖門人物卷三

三

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他日曰非不悅于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問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卒墓在滕縣南伯塚社魯有三冉仲弓伯牛之墓已各有處推冉求無所考或者此其墓云唐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收封徐公今祀稱先賢贊曰求也多藝仕於季康能執干戈社稷無殤百乘可宰三年足民文以禮樂聖門之良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一日魯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受業於孔子孔子以為習于文學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棊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由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游退而學禮仲尼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偃問何嘆子曰大

聖門人物志卷三

三

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偃曰如此乎禮之急也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

惡烏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嘗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萊杜麻經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于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持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教子之喪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父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

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季康
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
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珎珎婦人捨珠珎巷
哭三月不聞等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
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
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
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唐贈吳侯宋加封丹陽公咸淳
三年改封吳公今祀稱先賢

讚曰禮樂提身文學擅科為軍武城聘以結歌割難之試
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學道為多

顓孫子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一云陽城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問于孫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
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孫在其中矣他日從陳蔡
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孔子問居子
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

其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替之無相侵儀乎其
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
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
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槩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官室失其度量典失其
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
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
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于衆也是故古之君
子無物而不在禮矣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

而去曰師問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乃七日不禮君之
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
文咸鰲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環走失其
毫髮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今師問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
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
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
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
必聞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已有善勿專教
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
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子張病召申祥而
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卒公明儀
為志焉褚幕丹竹蟻結于四隅曾子有母之喪齊菜而往
哭之或曰齊菜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唐贈陳伯宋
封宛丘侯再封陳國公陞十哲位今祀稱先賢

聖門人物志卷四

忠信篤敬

贊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鄰學以千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
忠信篤敬孰云堂堂難與並仁

聖門人物志卷四終

聖門人物志卷五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賢上

澹臺子

澹臺子名城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
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

聖門人物志卷五

忠信篤敬

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亟稱其賢南游至
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于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
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于
羽嘗齋千金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
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壁于河三投而輒
躍乃毀壁而去亦無怪意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
利于民矣庶于行已是澹臺城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
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跡墓在鄒縣
西址三十里一在費縣東址三十里唐贈江伯宋加封金

鄉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惟子有道大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行不由徑見必以公南止江沱學者雲從

宓子

史記宓作宓正義作度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宓義氏之後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楊晝送之曰治民之術惟有

聖明人物志卷三

三

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鱗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肉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鱗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孔子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

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子不齊者五人

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

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

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

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

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

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

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獲麥子

聖明人物志卷三

三

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所著有必

子十六卷唐贈單父伯宋進封單父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始宰單父請借善書引肘脣圭陽鱗是驅彈琴臥理

不下堂除胡為致此君子與居

原子

原子名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

十六歲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殺國無道殺耻也子思

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孔子為魯司寇使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辭子

曰母以與爾鄰里卿黨乎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漸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墓在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俗呼為原憲也唐贈原伯宋加封任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軾彼窮閭達士所賓環堵非病無財乃貧杖藜冠楮牖甕衣桷可以為難不知其仁

公冶子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家語云魯人名甚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紼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墓在

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極高一云在諸城縣西四十里唐贈原伯宋封高密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長宏度壯貞魁壘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子歸有待

南宮子

南宮子名枯一作造字子容齊人家語作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仲僖子將卒屬閱與何忌事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敬仲師事孔子初敬仲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載其寶

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仲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仲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喻公官桓僖史據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仲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問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仲之功為多也嘗隨夫子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長弘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

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孟皮之子妻之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營丘之清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遠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

聖門人物志卷三

三

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為鴻鵠鳳鳥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豈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為誹謗豈不悲哉君子曰敬是其不以富得罪矣唐贈鄭伯宋加封龔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宜聖諱改封汝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貴而循理富而好施高德君子爾乃兼之昇泰是部兩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公哲子

公哲子名哀字季次家語作公哲克字季况齊人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嘗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出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唐贈鄭伯宋封北海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有公析氏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哲亦作析據此當作公哲氏

聖門人物志卷三

三

贊曰天下無行政在群公庶耻道微家臣執崇德義不苟矯然自容卓哉季次凜然清風

商子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使行遠路長慮恐絕無于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于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見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于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

短命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橋
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
齊人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何
何元初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唐贈象伯宋封須昌侯合
祀冊先賢

子曰易之為書彌綸天地知幾其神廣大悉備宜尼五十
始精微義竟授問生用開來學

高子

高子名柴字子羔衛人東語云齊人敬仲侯十代孫也少

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孔子以為愚為魯成宰成人有
其兄死而不為喪者聞子羔將至遂為喪成人曰蠶則績
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喪子羔
葬其妻犯人之不中祥以告曰請更之子羔曰孟氏不以
是罪予朋友不以為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
後難繼也哀公問曰子之食糗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
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
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

祀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
廟皆月祭遠廟為祫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
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子羔之襲也爾衣裳與
稅衣繡袂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
襲婦服子羔仕於衛為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
亂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羔遂出于路入而死之孔子聞
衛亂曰由也死矣柴也其來乎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
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實季羔曰
君子不隱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
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
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
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
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
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

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起則樹德加
嚴暴則樹德公以行之其子為乎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木
杵越復往來通之足不履影故不徒方長不折執親之
喪血血三牛木杵見諸君子以為難蓋在沂州西南一百
三十里一在陽穀縣唐贈其伯宋封其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樂也雖愚問學則好遊雖不陸方長不折成人為家
用法樹德孝先也三年泣血

漆雕子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蔡人或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
書不樂仕孔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墨子
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詰之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
何傷子德哉墓在上蔡縣城址華陂鎮唐贈滕伯宋加封

聖人勸學

子

平與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篤志於孔見毀於墨窮理未信求諸六極培名曾點
已見大意雖云形殘何傷於德

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齊人家語云魯人樊皮之後也少孔子
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
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弱仕於季

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

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

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

踰之如之衆從之常從夫子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慝

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問知子

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可謂仁矣唐贈部伯宋封益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始問農圃勤事稼穡已遊舞雩修慝辨惑櫻曲之役

聖人勸學

子

不踰三刻勇於須也孰云其弱

司馬子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雅之弟也牛多言而躁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
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嘗愛曰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時雅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
伐之巢不能克雅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難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壘諸丘與唐贈向伯宋加封楚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宜聖諱改封睢陽侯今祀稱先賢贊曰兄及弟矣忠佞并途旌將叛宋耕乃適吳處濁能潔在泥不污言無疚何懼何憂

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嘗侍孔子言志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頌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

聖門人物卷

李元

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他日又對孟武伯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道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焉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于其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與之祭請益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來肥而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問於孔子大夫以罪免而卒其塋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死則塋之以仕禮唐贈向伯宋封鉅野侯今祀稱先

賢

贊曰宗廟會同疇非諸侯赤為之相人呂天球篤雅有節莊肅而周養親處友恩禮綢繆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嘗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聖門人物卷

李元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于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其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于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

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強曾子曾子不可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座卒魯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秋陽江漢鰭鰭末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梁子

梁子名鱣字叔魚嘗以無子欲出妻聞瞿之言而止見於信友以全齊俗叔魚之所存者厚矣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七出之條無子則逐聞瞿而止師言是復所存者厚

全齊之俗卓犖好魚千乘芳躅

巫馬子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史記作旗陳人一日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嘗與子路新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于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贈魯伯宋封東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志士在溝壑勇士喪元韞丘之富子期曷論戴星鳴琴勞逸不倫任人者簡任力者煩

聖門人物志卷五終

聖門人物志卷六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賢下

冉子

冉子名孺字子魯一作子曾魯人家語作冉儒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沂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已斯約好問乃俗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同慕

顏子

顏子名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蕭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陽穀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孰封于蕭實惟子柳夙猷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逾茂孰為之傳孔門師友

伯子

伯子名虔字子析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真宗

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沐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於美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莊名德乃建學以繕性問以廣見服膺數仞筆筆弗勸

曹子

曹子名邴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上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嗟游藝惟善則上惟德是麗上蔡名儒闕里高弟

冉子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唐贈東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諸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卓彼冉子姓著東魯奉師於塾尚友於古東平列爵諸城胙土緬想英姿郁郁殿廡

公孫子

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楚人一云衛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為亂移兵伐魯孔子欲止其兵以存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唐贈黃伯宋加封枝江侯今祀稱先賢戰國時

亦有公孫龍者白鳥堅白之論其為說淺陋迂僻孔子辨之詳矣乃趙人其地其特俱與此列史記注作即莊子論堅白者誤

贊曰黃伯著祀公孫是名田常稱亂魯計止其勇矣子石毅然請行雖未登車屹屹干城

漆雕子

漆雕子名徒父字子文一曰子期魯人唐贈潘句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宛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遐想子期挾策聖惟同行是獲洙泗我師在德既賢

聖門人物志卷三

其名乃垂洋洋如在英聲四馳

秦子

秦子名商字子丕魯人一曰楚人唐贈上洛伯宋加封馮

翊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野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

克岐克疑會弁儒林令名無極

漆雕子

漆雕子名哆家語作侈字子歛魯人唐贈武城伯宋封濮陽侯

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歛受封爰居武城壘壘其間翩翩其美振衣杏壇願學大成誕敷五教足為輔祭

顏子

顏子名高字子矯一作顏刻魯之有力人也孔子在衛南

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高為御孔子去衛適陳過匡高為

僕以其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問其言

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彈琴而

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

人自解也唐贈瑯琊伯宋封霽澤侯今祀稱先賢

聖門人物志卷三

贊曰顏氏之子矯拔其強為御於衛而僕於匡重圍既解

聖道彌昌歷千百年廟祀煌煌

商子

商子名澤字子秀魯人唐贈睢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加封鄆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邈矣子秀宿稟奇特受業研精聆教嘿識未幾四科

亦涉六籍斯文有宗好是正直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徒秦人唐贈上微伯宋加封上邽侯今

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贊曰式是上邽昭乎聖徒受姓壤駟聞道泗洙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任子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贈任城伯宋封當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任城庾伯字曰子選淑問雅馴才華清遠鏡水力行愛日龜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石作子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成紀人唐贈成紀伯宋封成紀侯今

祀稱先賢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略複姓篇有石

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

誤

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

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公良子

公良子名孺字子正一作子幼陳人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入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

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我闕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于與之盟出孔子

東門孔子遂適衛唐贈東牟伯宋封牟平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公良以字為氏者也如公冶公羊之類今稱公

子誤

贊曰子幼高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希跡好古詩書萬畝仁義千搢匡蒲之役展也孔武

公子

公子

公子名夏首字子乘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封鉅平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洙水汪濊吸者滿腹子乘參之雅言攸服學以適道

弗雕其樸庶幾斯文今終有咎

公子

公子名肩定字子中魯人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侯今祀

稱先賢

贊曰及門受業率稱弁能子中樂道左準右繩賜牆可改由堂同升致志尋迹外彪中翔

后子

后子名處一名石處字里之齊人唐贈榮丘伯宋徽宗政和元年封膠東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溫溫子入侍至聖擇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闢域不乖言行遺芳載敷其暉掩映

鄒子

鄒子名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聊城侯今祀稱先賢鄒音集

贊曰子家學孔容與不忒思以誠凝行將道翼涉彼玄津馳於聖域達哉偉器惟陶斯埴

奚子

奚子名容歲一作點字子哲魯人一日衛人唐贈下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濟陽侯今祀稱先賢按氏族大全奚奚仲之後以名為氏也奚容歲孔門高弟則當稱奚子稱奚容複姓者誤

贊曰雍容奚子已望堂室言示諸聖行履其實文采日化儒術是弼威儀翔翔德音秩秩

罕父子

罕父子名黑字子素史記作子索魯人唐贈乘丘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邾鄉侯今祀稱先賢按史記會典闕里志俱作罕父黑考氏族略無罕父氏止有罕父氏注云孔子弟子有罕父黑罕疑作宰

贊曰懿彼名胄因官為姓敬以來行銳然希聖四教不騫六執惟競庶幾達者有道就正

顏子

顏子名祖字子襄魯人唐贈臨邑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富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武公崇基魯國益昌追跡好學庶有子襄探賸索隱識微知彰闕里茂材松檜蒼蒼

榮子

榮子名期字子祺魯人唐贈寧妻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厭次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榮叔之苗務學實著七十之徒子祺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孔林式彰厥譽

句子六

句子名井疆字子孟一云子野衛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

年贈淇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隆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衛之君子達者比有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德范可泐
儒術攸先彼穀者峙逸響萬年

左人子

左人子名郢字子行魯人唐贈臨淄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南華侯今祀稱先賢後通志略左人以官為姓
也如封人雍人之類稱左子誤

贊曰杏牆受業儒林稱賢晞晞十哲秀穎二十金銘於冶
器埴於埏藥只君子文聲益宣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云魯人唐贈少梁伯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郢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秦有子南贊賢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鍊金
契猶發藥紛華不掩靡我好爵

鄭子

鄭子名國字子徒一曰子從魯人正義曰家語云薛沛字
徒史記作國者避漢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唐贈榮陽
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胸山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胄于榮陽侯以胸山負牆聖門託足賢關既友游夏
亦侶曾顏千載而後藉以釘頑

縣子

縣子名成字子祺魯人其先有為縣大夫者望出扶風風
俗通作縣成父縣或為平聲唐贈鉅野伯宋真宗大中祥
符二年加封武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譽魯邦啓梓鉅野輝天風猷
時哉用捨出倫離類夏曉周帶

原子

原子名元字子籍正義曰元作兄仁勇及魯人唐贈萊蕪
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樂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不學將落聞道貴早斯人穎異動輒有造身遊磬渚
志契閭奧名誰與偕洋洋聖道

公祖子

公祖子名向音茲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真宗大中
祥符二年加封即墨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東魯高士懿惟子之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
翼翼令儀耿光仰尺室豈遠而

燕子

燕子名潔字子庸一字子操衛人唐贈舊父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昨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弟之邦士有燕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者壇探討洙泗從容舉髦共仰奕奕高蹤

燕子

燕子名俊字子思秦人唐贈漁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汧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遺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衣

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歧而及

叔仲子

叔仲子名會字子期魯人本姬姓魯公子牙之後也公孫茲生得臣彭生得臣為伯仲氏彭生為叔仲氏會其後也少孔于五十歲與孔族年相凡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唐贈暇丘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平侯今祀稱先賢學校題叔子者誤

贊曰彭生昌昨茂挺于期執筆記事孔族相比齡雖孺子學入聖帷有隨傑俊聞望斯垂

樂子

樂子名欸一作樂欣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建成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粵作樂子師慕大成信道為固見善分明我我闕里丁丁友聲群賢聿集之于為英

公西子

公西子名與如字子上一云公西與字子之魯人唐贈重

丘伯宋真宗大觀四年加封臨胸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信道不惑禮墨金繩

辦洋文德臨胸崇祀英風殖殖

狄子

狄子名黑字哲之衛人唐贈臨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林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仰止狄哲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持教乃隆厥志茂焉碩學時中

邽子

邾子名異字子欽一云子欽又云子欽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異邾音圭所見各異唐贈平陸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高堂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彼美邾子先聖是承塋仞已及堂陞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日月借耀茂實驚騰

孔子

孔子名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蔑魯人孔子之姪孟皮子也嘗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

聖門人物志卷一

五

勿親樂之方至節而弗驕忠之方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唐贈汶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鄆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惟子挺生道德之門家崇孝友鯉則弟昆二得二已所問殊溫箴之砭之義不掩恩

陳子

陳子名亢字子禽陳國人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問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曰未也及聞學詩學禮之對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墓在太康縣杜唐贈顓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南

聖門人物志卷一

五

顓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鯉有異聞仲尼豈賢兩問俱失如管測天自喜得三足蓋其愆力祛殉葬見亦卓然

公西子

公西子名歲字子尚史記作子西魯人唐贈祝阿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徐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倚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睿師明友直友諒驥尾有托儒風斯暢

琴子

琴子名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縶靈公兄也鄆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杜官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為驂乘及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于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縶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

聖門人物志卷下

季

孟之肩背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盪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及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嘗述夫子曰吾不試故藝唐贈南陵伯宋封陽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齊豹之盜胡為乎弔桑戶之死胡為乎笑孔謂之狂所志何高遊於方外其德彌邵

顏子

顏子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唐贈東武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宛句侯今祀稱先賢

聖門人物志卷下

季

贊曰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沉在鈞陶木就規矩成是大器我我章甫

步叔子

步叔子名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博昌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車庶聖若嗜醇醪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焉以珍之為璉為瑚

施子

施子名之常字子恒魯人唐贈乘氏伯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加封臨濮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立體惟毅有德斯彰俯仰稽虞黃訪道隄
齊名大良卅青燁燁歷久彌芳

秦子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唐贈沂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加封華亭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魯有哲士天水發祥傳道曲阜垂名沂陽執德以弘
標行有常智崇業廣式贊素王

申子

申子名振字子續魯人孔子嘆不見剛者或對曰申振子
曰振也慈焉得剛唐贈魯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文登侯 明弘治間吏部尚書王恕建議申振申堂本一
人祀宜存振嘉靖九年燈正從祀去黨存振稱先賢

贊曰木訥近仁剛大配義有欲則柔以義為利天人分途
薰蕕異器振也非剛或人未識

顏子

顏子名喟字子聲魯人唐贈濟陰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
年加封濟陰侯今祀稱先賢家語文記闕里志俱作喟會

典詳顏潛誤

贊曰我錫朱在龍輪典儒室振領聖門曳裾問學切嗟
師友鑑諸徒義崇德極瑾瑜

聖門人物志卷七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儒一

左子

左子名丘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或曰居于左丘以地為氏左丘姓明名古之聞人也受經於孔子孔子曰巧

聖門人物志卷七

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漢藝文志云仲尼思

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

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訖敗以成罰

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譏貶損不可

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興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

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杜預

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亮矣所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春

秋外傳國語三十一卷劉向別錄左丘明授魯申魯申授

吳起吳起授子期子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

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漢興北平侯張

聖門人物志卷七

蒼及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

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子長卿為蕩陰令授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

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

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

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為

郎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

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于令升史議歷

祇諸家而獨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彙二百

四十年之事斯蓋著作之良模也當春秋時諸侯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間或以同盟而始赴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襄昭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闕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唐貞觀間詔從祀宋加封叡丘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義嚴鉅鉞褒崇衮裳劉杜闢之其道逾光

公羊子

公羊子名高子夏弟子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傳其子平傳其子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休之注引識為多朱子曰公羊穀梁攷事甚疎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

不曾見國史或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朱子曰林黃中說是一人但文字若非一手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舛其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山堂考索公羊傳授圖胡毋生董仲舒之后有丁褚大臧公既仲溫呂步舒孟卿眭孟貢禹疎廣嚴彭祖顏安樂棠谿惠覽輅王中泠豐任公宜都孫寶公孫文東雲門馬宮左成注公羊者何休之外有王接唐貞觀間詔從祀宋追封臨淄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官所傳埒名左穀董生持論何子私淑名曰齊學斯文載郁

穀梁子

穀梁子名赤應劭風俗通稱為子夏弟子康信以為秦孝公同時人尸子以為名假字元始皆未詳自孫卿申公傳其學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生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畫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

聖門人物志卷三

五

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夏及千秋上懲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為郎中戶將乃還即十人從受汝南尹吏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師古曰保官以府之屬官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太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即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太盛山堂考索穀梁傳授圖說丘江公之后有榮廣皓星公江博士蔡千秋周慶丁姓胡常劉向翁君尹更始中章昌蕭秉房鳳翟方進尹咸唐貞觀詔從祀宋迺封襲丘伯以犯先聖諱改睢陽伯今祀稱先儒贊曰仲尼脩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畢名高魯學道隆漢室三傳獨盛標美儒術

伏子

聖門人物志卷三

六

伏子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處不齊之後也秦伏通故為秦博士以秦禁書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少女傳言教錯今文尚書是也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所著尚書大傳三卷凡八十三篇墓在鄒

平縣東北十八里唐貞觀詔從祀宋封秉氏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誰其承之晁氏之子

高堂子

高堂子名生魯人禮經秦火而書不傳獨高堂生能言之傳十七篇后蒼戴慶等明其業史記曰諸生多言禮記而大戴小戴皆本其傳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

聖門人物志卷三

七

禮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太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于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唐貞觀詔從祀宋封萊蕪伯今祀稱先儒按通志略

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今題高子者誤

贊曰秦曆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今人允負王度名教斯宗儀禮攸注東海曲臺嗣之亡數

毛子

毛子名萇趙人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

聖門人物志卷三

八

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誦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豳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

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譌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按徐堅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九

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毛詩詁訓傳二十卷毛詩故訓二十卷皆云毛萇作也今河間有毛精墨即毛萇宅塚唐貞觀詔從祀宋封樂壽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大毛小毛家傳戶師河間精墨千載為儀

后子

后子名蒼漢書作倉字近君東海郡人漢文帝為博士長于禮樂兼通齊詩漢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

篇孝文時徐主以頌頌曰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

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使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

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取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

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邱倉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授沛間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

沛慶普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

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

之學徐堅曰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于曲臺殿撰禮

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

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

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藝文志云魯高堂生傳士禮十

七篇訖孝宣時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

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淹中里名及孔氏學七十篇

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

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猶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

子之說所著有齊后氏故訓二十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后孫之傳其亡已久必不可得姑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

之門戶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明

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贊曰東海通儒孟氏高弟淹中古文歎詮其秘三家傳業曲臺揚厲禮教珍崇疑然博甚

孔子

孔子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父惠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師事申公嘗為武帝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嘗自序尚書

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土

曰先君孔子討會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操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執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起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

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儒

土

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間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改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三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殫思博攷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叢子與從弟安國書云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歟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維有堯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髮髯惡能明聖道之真乎安國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脩

生膺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教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
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教教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
平陵董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
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
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
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
以能為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
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
謀反誅其書仕至臨淮守子邛傳家學尤善詩禮唐貞

聖明人物志卷三

三

觀詔從祀宋追封曲阜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顯顯臨淮闕里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
聿章善繼近守褒成遠宗洙泗

董子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火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舍園
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親策
問古今治道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站也仁義禮
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

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
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興滯補救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此風
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
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
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
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

聖明人物志卷三

古

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
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
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
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
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
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
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
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
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
肌膚之效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
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
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
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
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
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者問以盡其材則
聖門人物志卷三 十五
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
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臣愚以為使諸
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
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
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
及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
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
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
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二仁仲舒對曰
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
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
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人也王曰善仲
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兩閉諸
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
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
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
於是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素聞仲舒有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
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所著有春秋

纂錄十七卷春秋決事比二百三十二事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仲舒學有淵源為漢醇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明洪武二十九年詔從祀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今祀稱先儒

杜子

杜子名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館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攻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畧為群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子春受業于其門初能通其讀因以教授鄭興馬徽等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盛行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貞觀詔從祀宋封緱氏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河間獻書周官殺青緱氏受之埒于六經學窮姬制譽謫漢廷九十尚存鴈行伏生

聖門人物志卷七終

聖門人物志卷七終

六

聖門人物志卷八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儒二

王子

王子名通字仲淹開皇四年生父銅川府君隆策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見

聖門人物志卷八

九

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歎曰王道無敎天下何為而一手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矣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敬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

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馬道表已來斯廢久矣

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四方之志蓋

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何東關子明

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

專如此仁壽三年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

帝因奏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

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

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

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

聖門人物志卷八

十

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

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

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

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水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

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

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

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操

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續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

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實威
河東薛收中山賈璵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
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
蓋千餘人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
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
也何必永厭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
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災
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所著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

聖賢人物志卷三

王

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 明嘉靖

九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稟靈博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教洽河汾憂虞皇綱
羽翼斯文房魏繩之有光龍門

韓子

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異政
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幸嫂鄭
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

怒貶陽山今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
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
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再貶封溪尉愈坐
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
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
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
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
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
不能精無患有不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不公

聖賢人物志卷三

王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
年矣先生口不絕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
異端攘斥佛老補苴鐸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步
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
謂有勞矣沈浸醖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
姚姒渾渾亡涯周詰商盤信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淳淳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追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閤其中而肆其外矣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未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榱侏儒椳闔居模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工也王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

聖門勸學章

三

卓犖為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縱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

平志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以杙為榦而警醫師以昌陽引羊欲進其稀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愈請來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疏極諫貶潮州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官吏部侍郎愈常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著原道其文畧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聖門勸學章

五

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問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主

馬而不父其父臣馬而不君其君民馬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脗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孟子卷之五

五

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天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他如原性原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閑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長慶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墓在孟縣北皇甫湜作神道碑宋元豐七年詔從祀追封昌黎伯今祀稱先儒

贊曰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騁揚焉并包莊屈富澤孔周祇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孟子卷之五

五

改焉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譴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感於諳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

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朴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氣養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聖賢人物卷三

三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極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顥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顥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後改封道岡公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聖賢人物卷三

三

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珦之子也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吏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

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
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
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
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等
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
宗素知穎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又報正午始趨
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穎不飾詞辨獨以誠意
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懇求賢育才為
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因論
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
法令言者攻甚力穎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穎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
之媿屈自安石用事穎每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
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
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
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
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

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穎聞門侍罪乃除提點京西
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去言願賜顯責改簽書
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穎公直以為已
所不如時內侍程昉為外都水丞估勢蔑視州郡欲盡取
諸埽兵治二股河穎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
方大寒昉雪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穎曰彼逃死
自歸昉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撫勞約以
休三日復役衆驩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
曹村埽決卽劉渙盡以廂兵付穎經度穎親臨決隄激勵
士卒數日而合穎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
叙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隨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
溝縣境有廣濟蔡河潁河忌于無主理頗魯取行舟財貨
穎捕得一人盡得其黨穎賈宿惡分地處之今以稅紳為
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吏剽患內侍王中正按問保甲
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穎曰吾邑貧獨
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穎初領扶
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
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遠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

之法皆幾成而廢晉宗立召為宗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順問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

聖門人物卷三

三十一

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週適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跡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澹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為安石條例司官屬順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諡曰純公

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歐陽子

歐陽子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海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凝然有聲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澁滯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脩慕唐韓愈所為文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

聖門人物卷三

三十二

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與梅堯臣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敏范仲淹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脩同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由是州

得存又言忻代奇歲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而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顯權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於是邪黨亦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奏使契丹其主聞其名加尊禮焉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脩知無不言河決商胡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大塔河脩竝以為不可樞密使狄青有威名帝不豫說言籍籍脩請出之以保其終皆從之帝在位久儲嗣未立脩嘗因水災上疏曰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

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既由樞密副使拜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輒成嫌隙太后泣語琦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事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反攻脩脩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及守青州論青苗為安石所詆

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謚文忠

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

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

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

簡不擾所至民便之嘗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

廢而民受其弊吾寬不為苛意簡不為繁碎耳毋嘗謂曰

改父為吏常夜燭治獄書求其生不得則廢書而嘆脩聞

而服之終身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簡而明信而通

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超然獨騫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

聖朝人物志卷三

三

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

安石蘇洵及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

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

嗜學搜輯周漢以降金石遺文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

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

遺旨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

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明嘉靖九年詔從

祀稱先儒

贊曰畫授受學矣淳崇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朋黨有辨

史筆豈假龍圖元老命世長者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

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

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情

然來歸曰道在是矣比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

河圖洛書宓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

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

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

聖朝人物志卷三

三

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

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醺微醺即

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

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

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

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

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

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

望之知其賢群居燕笑不為其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

學則答之未嘗強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曰此賢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嘗著無名公傳卷曰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史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履其隨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雅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頤兄弟晨夕候之將

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雍皆知所言召于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伊川擊壤集宋咸淳元年陞從祀追封新安伯 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閭中今古靜裏乾坤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及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召名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耐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

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安有不受命者矣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湏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默惟其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蒞欽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容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奉贈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聖門人物志卷三

三

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寡皆吾兄弟之類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翌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連曰惻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殘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賴封人之賜類不勉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致吾寧也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蒞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諡曰明公封郡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聖門人物志卷三

四

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舉此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司馬子

司馬子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實元初登進士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秘閣同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

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與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為皇子英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議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許光嘗患歷代史繁入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

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遂疏其利害通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遂求去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筭又奏脩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為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棟焚拯溺光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

作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吾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虞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遠計以知成為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已以聽遠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教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閑遠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甚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且無過人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間師其學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宋咸淳元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篤學力行清脩苦節三創五規帝慕王烈乾坤正氣經綸豪傑遠夷聞名儉頑率德

聖門人物志卷九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孝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儒三

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

聖門人物志卷九

聖

顥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為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典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聞帝宮中盥避嫌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未除

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為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

夜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

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

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

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

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蓋蘇

轍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撫疏中怨

望輕疎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為奸黨頤坐竄居

聖門人物志卷九

聖

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徽宗立移峽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即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君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蠢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

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學理時同額賜謚曰正公
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

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胡子

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登進士第為太學博士足不
屣權門從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
繪御覽應詔零陵簿稱二黨人范純仁客而派人鄭浩所
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權輿無驗

聖朝人物志卷之

聖

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
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基傍若將終焉
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
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
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
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
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
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紹興
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

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邇民
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安國嘗謂雖諸葛復
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今蔡
脩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泚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
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
朝自嘉祐以來西都邵雍程頤及其弟頤間中有張載
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
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家其
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麟侍御

聖朝人物志卷之

聖

史石公檄承望宰相風肯交章論安國學術頗解知永
州辭復予祠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安國
初問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
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國
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
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條然塵表視天下
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
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
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苟不切切詢究至於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蝶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歎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言前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宋贈文定公明正統元年陞從祀成化三年改封建寧伯今祀稱先儒贊曰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蟬蛸左氏同源公穀共流並列學宮多士薪樞

胡子

胡子名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以身先

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有經義治事齋慶府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遠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贈其家瑗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傳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皆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瑗為首稱後世稱為安定先生明嘉靖九年進從祀稱先儒

楊子

楊子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頤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顗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謂其近於兼愛與頤辯論往復間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

聖門人物卷三

五

先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通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

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為三貼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覆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

聖門人物卷三

五

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往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屯集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免

緊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安石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黼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待制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

聖朝勅諭卷一
幸

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沅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所著有龜山文集語錄 明弘治四年祭酒魯鐸疏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開新經足衛吾道乞升上封宋諸賢之位不報八年大學士楊溥又言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 上從之追封將樂

伯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英姿夷曠雅志耽蹕坐春且酣立雪弭懸憂國許謨繕性實學吾道南矣龜山嶽嶽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建陽人幼穎悟甫能言父松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克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聖朝勅諭卷一
幸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正之公平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益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

聖門人集卷一

五

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惑心志胥吏狡猾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盡去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鈎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御史陳賈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偽願損棄勿

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熙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蠶濫之中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始熹嘗

聖門人集卷一

五

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

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渙章閣待制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之際陛下蓋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矣夫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

聖明人物志卷三

五十五

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此大役以弗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沾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恨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係父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脩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始寧宗之立韓侂

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御批云憫卿耄艾恐難立講照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朝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脩撰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辛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奉奉以塋

聖明人物志卷三

五十六

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目為偽學侂胄死詔賜其遺表恩澤謚曰文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衍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
未脫藁俱立在學宮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
孔子廟黃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
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蓋知言
也宋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
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陞從祀今祀稱先儒
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
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張子

聖門人物志卷三

五九

張子名栻字敬夫縣竹人浚之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
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
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
顏錄以蔭補官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
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
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祖之讎
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
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
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

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沒栻營葵甫畢即
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
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不濟流入
不報父之劉琪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
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
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市功不立陛下誠
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為吏部
侍郎庶權起居即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栻見
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

聖門人物志卷三

六十

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
彼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
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脩德立政用賢養
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
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為歎息褒
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樞密院事
栻夜草疏極諫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
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
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譁譁說竟

以謫死在朝末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
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譏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亦不悅退
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
部內荒茂多盜械簡州兵籍點卒仇健者日習月按中嚴
保伍法論溪峒酋豪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橫山歲久焚滋
遼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械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
感悅歲得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脩撰荆
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
四人湖北多盜首効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
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並准奸民出塞為
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械曰朝廷未能正名
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
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械劫
請論罪不報械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冲佑觀
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
下之理械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械嘗言學
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
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

世編年等書宋景定二年詔從祀追封華陽伯今祀稱先
儒

贊曰稟靈自天式穀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
撫忠酬主玉壘錦江共公不朽

呂子

呂子名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也本萊人祖徙金華時號
東萊先生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
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除補後舉進士
腹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

聖門人物志卷之十一

奎

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名試館職先是試者前
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
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
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
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脩徽宗實錄
書成進帙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
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
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志遠大之計勿忽於近
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詔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

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儀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假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吳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兢猳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

聖朝人物志卷五

李

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開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委居象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間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未脩行於世晚年會友之

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宋景定元年詔從祀追封開封伯今祀稱先儒贊曰敏才敏質博學宏詞秘獵千古蘇曹四時朱張則友開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陸子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開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

聖朝人物志卷五

李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者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慈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必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離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

馴致而不可驟及。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伯所駁詔。主管理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奏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者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朱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宜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庶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為神。申嚴

聖朝人物志卷十一

李

保伍之法。群盜屏息。荆門為次。遂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略。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遠憂。罷關市。吏議察。為民抗商賈。畢集稅。入日增。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早。特即兩郡人異之。迨至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後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

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鴈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馬門人楊簡。袁燾。舒璘。沈煥。能傳其學。所著有象山先生語錄。明嘉靖九年。從行人薛侃議。進從祀。稱先儒。

贊曰。分內無窮。斯文不朽。宇宙為量。支離乃醜。靜觀群動。虛藏萬有。允倚北辰。直舉南斗。

聖朝人物志卷十一

李

蔡子

蔡子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也。少從朱熹遊。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熹書傳未及為父元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沈潜反覆。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粹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洪範數目。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乾之數。數始於三。

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其序書曰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

聖門人物志卷三

六

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尚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

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沉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初從父謫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所著書集傳十卷 明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正公成化三年

改封崇安伯嘉靖九年詔祀稱先儒
贊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衍數洛誥著篇探頤索隱發微鉤玄帝典王謨匪公誰論

聖門人物志卷三

六

真子

真子名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師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鄭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故

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訟明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褚令行告訐繁興此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無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使金酋聞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陟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竊林廣天下士德秀慨然謂

聖門人物志卷十

十九

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為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別立慈幼倉立義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樑真安生民之柱石晉廣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

變非濟上本志願討論雖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答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俟前失帝曰善德秀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當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紫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惟學

聖門人物志卷十

十

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端平二年已得

疾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王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郡城人時驚傳涇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損不用而韓愈彰及歸朝適鄆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局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綱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 明正統元年詔從祀初贈文忠公成化三年改封蒲城伯今祀稱先儒贊曰王立長身鍾呂大器飢饉詞翰沉潛仁義黨綱既開善彙復熾斯文止宗千櫓赤志

許子

許子名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泰和九年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父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嶸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賓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數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取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誼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

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
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
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
勸農使教民耕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
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問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
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
從送之臨潼而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
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華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帝
久欲開太學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家

聖賢人物志

卷一

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
聽專一居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
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疑
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未
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
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
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必暇即習禮或習
書算必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牧童負者罰
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

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嘗自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
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又曰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
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
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失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
偏袒忌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
庶幾無失怒氣刺如火焚如徒自傷觸未勿與就事過心
清涼又曰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
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

聖賢人物志

卷一

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欽戚之有又曰人
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憂尋箇不死寧有
是理又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又曰地力之生
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
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成之豐歉由天用物
之多少由人世謂名言衡病革家人相衡曰吾一日未死
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饒怡怡
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
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

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書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今稱先儒

贊曰志學伊顏淵源濂洛嚴於謹獨弘以執德世故膠膠

性自得得不世真儒衰然勝國

聖門人物志卷九終

聖門人物志卷十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文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先儒四

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溫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通貫所作詩賦專心理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

聖門人物志卷四

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密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翕然震敬王振開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公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用公山振意欲公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校官公朝拜恩私門耶振聞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妻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姓也妻亦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辯其冤三駁臺官譖事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言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仲叔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六年

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
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
鐵民貸粟富民不得遂大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
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
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遊乞召供館閣俾
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不得薦
不許四年秋召為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僉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
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

聖門人物志卷四

二

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先
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待之以誠
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
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其略曰人心有一息之
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一
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
又矣今當悉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纔敬便渣滓融化而
不勝其大不敢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懈意一生即為
自棄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人

聖門人物志

三

以為名言又曰自朱子後性理以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
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
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不果呂柟酒枘
作公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鐵漢或曰
好官一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
一人或曰學已至乎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歿
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
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
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耳嘉靖二十三年令專祀於鄉隆
慶六年從祀孔廟

王子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少有才名正德元年劉瑾亂
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擢貴州龍場驛
丞居夷力學益進瑾誅歷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
處至置二樞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
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公日夜練兵教射

不數月得精兵數萬攻橫水攻桶岡破巢八十四連破三
洲威巢二十有八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
為治境處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在贛開書院日與海
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
風俗為之不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
豐城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迎戰樵舍縱
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內閣大臣忌公又不賞嘉靖改元
詔諡公功封新建伯燕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未幾外
艱去服闋闕不召謫謫蓋起嘉靖五年卒猛叛死其黨

聖門人物卷四

四

盧蘇王受再叛起公代姚鎮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
受等自縛來歸因八寨反側又毒嶺表與蘇等約夾擊八
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
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斥公學術乞削奪官爵
上憐公功又封爵先朝信令不允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
隆慶間詔守仁子孫世襲新建伯爵公天姿穎異其學問
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為主其語門人曰吾人
為學當從心隨精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
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

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
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又
曰良知之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
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私塞
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
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
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學問工夫只要主
意頭端是當若主意頭端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見
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萬頭緒莫

聖門人物卷四

五

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良
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
亦不離於見聞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斷欲忍
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欲忍到
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
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
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
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其序大學古本曰大學之要誠
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

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
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惧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復其辭惟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

聖門人物志

卷六

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吾慎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公之學與朱文公稍異以故海內士疑信者半惟泰和歐陽文莊公德安福鄒文莊公守益會稽王吏部畿錢緒山德洪永豐斯貞襄公豹吉水羅文恭公洪先相與尊信而發明之而世宗皇帝亦嘗曰王守仁是有用道學萬曆十二年廷議從祀可否互異皇上援皇祖一言析

表之議始定公與胡餘干陳新會共入祀孔廟
贊曰蠖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戡溥戊學懺虔吉傳習有訓斯文殷率

陳子

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陽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糝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鑽系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徒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適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葺利塲閉門事探討玩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舟願汝一

聖門人物志

卷七

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為漫後役
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尋歸隱白沙久之
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
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解辭卒不就試時
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
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
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
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
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于親終疾
愈之日不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
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
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
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類康齋遂決去獻章
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釣虛名或
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
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為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
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君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
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

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
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腠泊膠合處也於是舍
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
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
街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未歷如水之有源
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其與友人書
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
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
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
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
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
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
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闢之而非以為害也
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
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
真而徒與我哢哢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
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又曰終日乾
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

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旁手攘舞零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爲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畫藏故也又曰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友人林俊曰

聖門人物志卷四

十

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述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酒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稱先儒

贊曰洋洋白沙獨契斯理我思古人象山陸子平生議論詩以見意充夫法門懷卷遊世

胡子

胡子名居仁字叔心餘千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求放心主教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超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其畧曰心有主雖在閨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

聖門人物志卷五

十一

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心常惺惺自無客慮聞人之謗當自脩聞人之譽當自惧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致知工夫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道怒不至暴愛不至溺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

處人以為格言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
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脩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
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
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
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
脩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
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
闢唯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
而不殺焉萬曆十二年與王伯安陳公甫共祀孔廟

贊曰翼翼淑心絕俗高蹈學則為已治則王道泌之洋洋
從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做

聖門人物志卷十終

聖門人物志卷十一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啓聖祠

啓聖公

啓聖公姓孔氏名叔梁紇伯夏之子也魯人為鄆邑大夫
襄公十年偃陽之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
紇扶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娶於
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妻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育
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於是乃求婚於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
鄆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
尺武力絕倫吾甚重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
為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
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尼丘之山生孔子孔子未
生時有麒麟吐玉書于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
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續紱擊麟之角信宿而去妊十一月

生孔子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更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紆率時孔子方三歲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及顏氏卒問於耶同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兩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墓在曲阜舊縣東二十里防山宋封齊國公顏氏封魯國

聖門人物志卷四

古

太夫人元至順二年加封啓聖王顏氏加封啓聖王太夫人明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祀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獻靖公松從祀禮官議不可遂已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議如前亦不合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每歲仲春秋上丁日致祭

贊曰水精慶胙勇力長軀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威鳳

滄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顏氏

顏氏名無繇字路魯人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及子回事夫子則異時也回死結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梓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唐贈杞伯宋封曲阜侯明國子司業宋濂建議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假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莫倫莫此為甚吾不知其何說也上不憚弘治十四年侍郎魯鐸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列祀廡下非禮宜於闕里別廟祀叔梁紇而以路曾子魚配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以無繇同點鯉孟孫氏配祀啓聖廟並稱先賢云

曾氏

聖門人物志卷五

五

曾氏名點字皙南武城人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之嘗命子參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未勿內也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焉曾侍孔子言志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爾嘆曰吾與點也季武子

聖廟稱先賢

贊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傳得其宗父為之鵠莫春舞雩詠歌至教行雖不掩其志彌高

孔氏

孔氏名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宋開官氏一歲生鯉實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之九年也時昭公以鯉魚

賜孔子榮君之貶故曰鯉而字伯魚孔子訓之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魯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矣鯉聞而遂除之年五十先孔子卒哀公十二年也葬宣聖墓東宋追封母開官氏郛國夫人追封鯉泗水侯今配祀啓聖廟

稱先賢

贊曰商王啓昨微子開先周召是訓詩禮並傳父作至聖子述上賢天倫慶殖爽葉萬年

孟孫氏

孟孫氏名何忌孟僖子之子南宮适之弟也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曰苟能禮者從之及病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其賜錫云一命而後再命而後三命而後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鯉于是

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吾聞戒孫純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做孟僖子可則做已矣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問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書曰欽四隣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故後有承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輅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先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

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已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幾焉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辛殷呼夏收一也三王止皮弁素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定公元年懿子會城成周微得覓使西秦也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已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覓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傳曰夫子不忍覓又豈忍吾子乎懿子數傳生激公宜激公宜生孟軻

廟稱先賢

贊曰世祿之胄乃克繇禮承考治命承學闕里研講三加旁窮四友兄弟同師允矣双美

程氏

程氏名珦字伯溫河南洛陽人宋仁宗時為黃陂尉知興國縣縣素難治珦在邑二年而獄空者歲餘彼民善為古恭契田訟最難辨珦之數十數語盡得其情與人感

其思建祠祀之康定間通判南安時周敦頤為司理舉世不知珣視其氣貌不凡與語果知道者因命二子顯順受學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珣獨抗議未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祿薄尤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宋封永年伯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聖門人物志卷四

主

贊曰束身飭行畫已寵義歷官一介成子兩驥清節表世新法抗議甲會熙恬公參其四

朱氏

朱氏名松字喬年婺源人少有才名為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後取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之變又聞河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意乃日誦大學中庸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補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名韋齋從羅豫章遊與李愿中侗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愿中鄧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

及松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舉進士為尤溪尉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饒州因亂徙居建陽病且革屬子熹曰籍溪胡明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焉文公卒為世大儒題其室曰佩韋尊賢訓晦木謹師傳韋者韋齋也晦木劉屏山冠文公祝詞也宋封獻靖公 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廟稱先儒

聖門人物志卷四

主

贊曰蚤挾才思學醇道腴追宗河洛抗直權諛授子三友為世大儒標美父鵠蔚然華萃

蔡氏

蔡氏名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寒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四方來學者甚盛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冑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

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
曰化性起偽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
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
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
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
悲扶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而
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
心服謁拜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
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
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
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
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天資
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
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
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
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
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元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元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

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
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皆言文公教人以訓
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存然世道微邪說文作
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熹雖釋四書及
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熹學若
導之曰兩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與蔡原辨
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觀意為之序及
蔡原諫之曰精簡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辨不復可得見矣 明嘉靖九年詔從祀於聖廟稱先儒
贊曰學嘗嘆齊行不愧影說理精瑩涉道要領腹笥百家
情田萬頃箕裘者三丹青虎炳

聖門人物志卷十二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全校

會典祀儀

先師孔子釋義
啓聖祠附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歲二丁

傳

聖門人物志卷

十五

制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行

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十

五年始

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二十六年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二十九年黜楊雄

從祀進漢董仲舒後遇

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又

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

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春祭

命祭酒行禮稱

皇帝謹遣正統元年判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

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釋老

宮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封

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

秀浦城伯弘治九年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嘉靖

九年釐正祀典始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改大成殿為先師廟殿門為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卜哲以下及

聖門人物志卷

十五

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

子之位申黨即申振祀止存振公伯寮秦冉顏何荀

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

俱罷祀林放蘧伯玉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

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

祀凡進豆樂舞之數皆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隆

慶五年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年以本朝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洪武二十六年釋奠儀

一齋戒與祀帝王同

一傳

制俱見儀制司

一省牲牛一今二山羊五今牝羊九今十四

一陳設

正壇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鉶二

蓮豆各十

簋簠各二

帛一白色禮神制帛

聖廟人物志卷中

手去

共設酒尊三爵三簋一于壇東南西向祝文案一

于壇西

四配位

每位

羊一

豕一

登一今去鉶二

蓮豆各十今簋簠各一今一

爵三

帛一

簠一

十指位

東五壇

豕一分五

帛一

簠一

爵三

每位

鉶一

蓮豆各四

簋簠各一

酒盞一

西五壇

陳設同

東廡

五十三位共十三壇今四十七位分十六壇

共豕一今三

帛一

簠一

爵一

每壇

蓮豆各四

簋簠各一

酒盞四

聖廟人物志卷中

手去

西廡五十二位共十三壇今四十八位分十六壇

陳設同

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

官陪祀官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

位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

止贊四拜通贊陪祀官同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

帛爵詣

各神位前贊引導遣官贊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

今稱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贊搢笏贊獻帛

執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

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衆贊詣跪贊讀祝祝官取祝跪

於獻官左讀訖贊俯伏興平身贊詣

充國復聖公今稱復聖神位前揖笏獻爵出笏詣

邨國宗聖公今稱宗聖神位前

沂國述聖公今稱述聖神位前

鄒國亞聖公今稱亞聖神位前依並贊復位樂止典儀唱

行亞獻禮奏樂執事以爵獻于

神位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樂止典儀唱

飲福受胙贊詣飲福位跪揖笏執事以爵進贊飲福

酒執事以胙進贊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贊兩

拜傳贊同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各詣

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贊引贊四拜傳贊

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典

儀唱望瘞奏樂贊引贊詣望瘞位樂止贊禮畢

一祝文

維洪武 年歲次 月 朔 日

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及四配改定惟

王今曰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恭獻

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

充國復聖公

邨國宗聖公

沂國述聖公

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一分獻官儀注分獻以翰林院修撰等官一典儀唱

分獻官陪祭官各就位各至拜位候讀祝訖唱分獻

官行禮贊引贊詣盥洗所贊揖笏贊出笏贊陞壇贊

詣

神位前贊揖笏執事以帛進于分獻官奠訖執事以爵

進于分獻官獻訖贊出笏贊復位亞獻終至典儀唱

望瘞各詣瘞位

一樂章

迎神

大哉

宣聖今日曰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

純益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今日曰維師神明度越前聖泰帛

具成禮容斯稱泰稷非繁惟神之聰

初獻

大哉聖王今日曰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酌

惟馨嘉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

聖門人物志卷四

二十

百王宗師生民物執贍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登獻于三於嘻成禮

徹饌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

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款格惟馨

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今定配哲從祀牌位

四配

復聖顏子舊封兗國復聖公

宗聖曾子舊封鄒國宗聖公

述聖子思子舊封沂國述聖公

亞聖孟子舊封鄒國亞聖公

十哲

先賢閔子名損舊封費先賢冉子名雍舊封薛公

先賢端木子名賜舊封衛先賢仲子名由舊封衛公

先賢卜子名商舊封魏先賢冉子名耕舊封野公

聖門人物志卷中

三

先賢宰子名予舊封齊先賢冉子名求舊封魯公

先賢言子名偃舊封吳先賢顓孫子名師舊封陳

東廡

先賢澹臺滅明舊封金先賢原憲舊封任城侯

先賢南宮适舊封汝陽先賢商瞿舊封須昌侯

先賢漆雕開舊封平輿先賢司馬耕舊封睢陽侯

先賢有若舊封平陰侯先賢巫馬施舊封東阿侯

先賢顏幸舊封陽穀侯先賢曹卹舊封上蔡侯

先賢公孫龍舊封枝江先賢秦商舊封馮翊侯

先賢顏高 <small>舊封富澤侯</small>	先賢壤駟 <small>赤舊封上邽侯</small>	先賢石作蜀 <small>舊封成紀侯</small>	先賢公夏首 <small>舊封鉅平侯</small>	先賢后處 <small>舊封膠東侯</small>	先賢奚容蒧 <small>舊封濟陽侯</small>	先賢顏祖 <small>舊封富陽侯</small>	先賢句井疆 <small>舊封滎陽侯</small>	先賢秦祖 <small>舊封裡城侯</small>	先賢縣成 <small>舊封武城侯</small>	先賢公祖句 <small>舊封即墨侯</small>	先賢燕伋 <small>舊封河源侯</small>	先賢樂歆 <small>舊封建成侯</small>	先賢狄黑 <small>舊封林慮侯</small>	先賢孔忠 <small>舊封郛城侯</small>	先賢公西蒧 <small>舊封徐城侯</small>	先賢頽之僕 <small>舊封宛句侯</small>	先賢施之常 <small>舊封臨漢侯</small>	先賢秦非 <small>舊封華亭侯</small>	先賢申振 <small>舊封文登侯</small>	先賢頽滄 <small>舊封濟陰侯</small>	先儒穀梁赤 <small>舊封睢陽侯</small>	先儒高堂生 <small>舊封萊蕪侯</small>	先儒毛萇 <small>舊封樂善侯</small>	先儒杜子春 <small>舊封維氏侯</small>	先儒程顥 <small>舊封豫國公</small>	先儒邵雍 <small>舊封新安侯</small>	先儒司馬光 <small>舊封溫國公</small>	先儒胡安國 <small>舊封建寧侯</small>	先儒楊時 <small>舊封粹華侯</small>	先儒張栻 <small>舊封華陽侯</small>	先儒陸九淵	先儒許衡 <small>舊封魏國公</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賢商澤 <small>舊封鄒平侯</small>	先賢任不齊 <small>舊封富陽侯</small>	先賢公良孺 <small>舊封牟平侯</small>	先賢公肩定 <small>舊封梁父侯</small>	先賢鄭眾 <small>舊封聊城侯</small>	先賢宰父黑 <small>舊封析鄉侯</small>	先賢榮旂 <small>舊封厭次侯</small>	先賢左人郢 <small>舊封南華侯</small>	先賢鄭國 <small>舊封胸山侯</small>	先賢原元 <small>舊封樂平侯</small>	先賢廉潔 <small>舊封昨城侯</small>	先賢叔仲會 <small>舊封博平侯</small>	先賢公西與 <small>舊封臨邑侯</small>	先賢邽奚 <small>舊封高唐侯</small>	先賢陳亢 <small>舊封南頓侯</small>	先賢琴張 <small>舊封陽平侯</small>	先賢步叔乘 <small>舊封博昌侯</small>	先儒左丘明 <small>舊封中都侯</small>
---------------------------	----------------------------	----------------------------	----------------------------	---------------------------	----------------------------	---------------------------	----------------------------	---------------------------	---------------------------	---------------------------	----------------------------	----------------------------	---------------------------	---------------------------	---------------------------	----------------------------	----------------------------

西廡

舊有堂邑侯顏何蘭陵伯荀况彭城伯劉向空王肅司徒杜預今縣中牟伯鄭家良卿伯植榮陽伯服虔今改祀於鄭義無侯曾點泗水侯孔鯉改入啓聖祠從祀

先儒公羊高 <small>舊封臨淄伯</small>	先儒伏勝 <small>舊封東氏伯</small>
先儒孔安國 <small>舊封曲阜伯</small>	先儒董仲舒 <small>舊封廣川伯</small>
先儒王通	先儒周敦頤 <small>舊封道國公</small>
先儒歐陽修	先儒張載 <small>舊封邵伯</small>
先儒程頤 <small>舊封洛國公</small>	先儒胡瑗
先儒朱熹 <small>舊封微國公</small>	先儒呂祖謙 <small>舊封開封伯</small>
先儒蔡沈 <small>舊封崇安伯</small>	先儒真德秀 <small>舊封清城伯</small>
先儒薛瑄	先儒王守仁
先儒陳獻章	先儒胡居仁
先儒	
<small>舊有壽張侯公伯索新息侯秦冉考城伯戴聖 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任城伯何休雒陽伯 王陽今熱內黃侯遂伯王長山侯林放高密侯 鄭玄新野伯范滂臨川郡公吳澄今改祀於鄉 曲阜侯顏無繇改入塔聖祠從祀淄川侯申黨 即申樸今革存樸</small>	
凡祭期洪武元年定以仲春秋上丁日降香遣官祭 孔子于國學 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用次丁 成 化二十二年二月朔當釋菜值上丁令以次日釋菜 凡祭器禮物樂舞洪武四年更定各置高案蓬豆簋 簠登銅甗用甕器牲用熟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大 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之 <small>今用太常樂舞</small> 正統三年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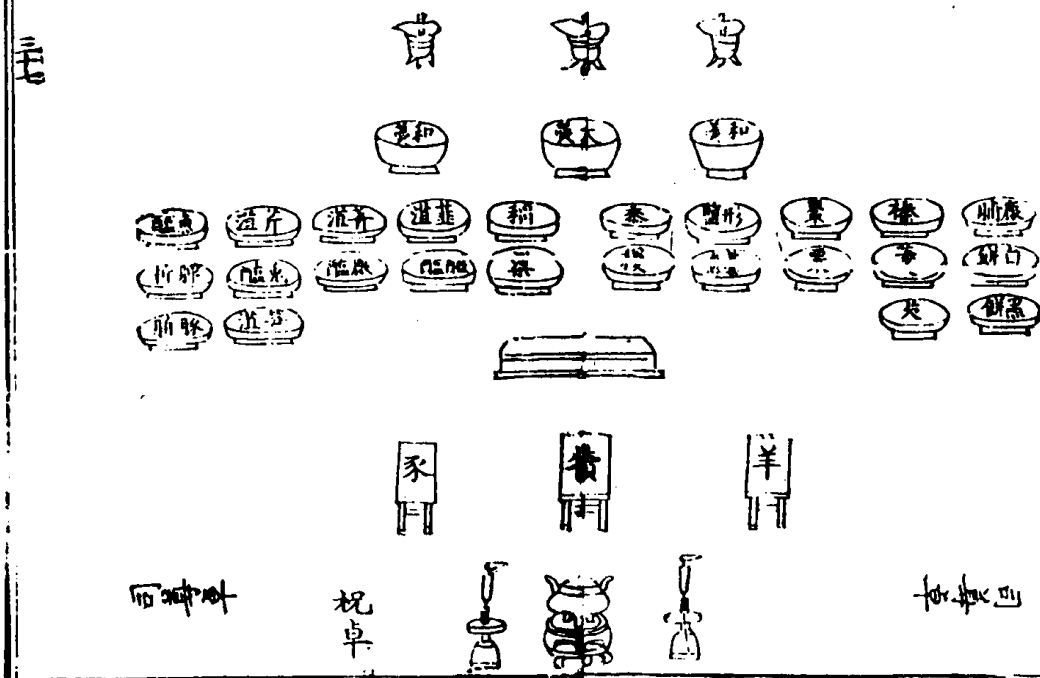
祭丁品物非其土產者廩以羊代榛栗以所產米品
代 景泰六年奏准以兩廡祭品儉薄增豕四隻粟
粟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南京國子監
一體增設 成化十二年增樂舞為八份蓮豆各十
二 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祭用十蓮十豆天下
府州縣學八蓮八豆樂舞各止六份
凡六品以下官不陪祭者先一日赴廟瞻拜
月朔釋菜儀
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分列于大
成門內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官以下
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詣獻
官前唱詣盥洗所獻官盥手悅手訖引贊唱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訖引贊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 <small>執事者行</small>
引贊唱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
宗聖曾子神位前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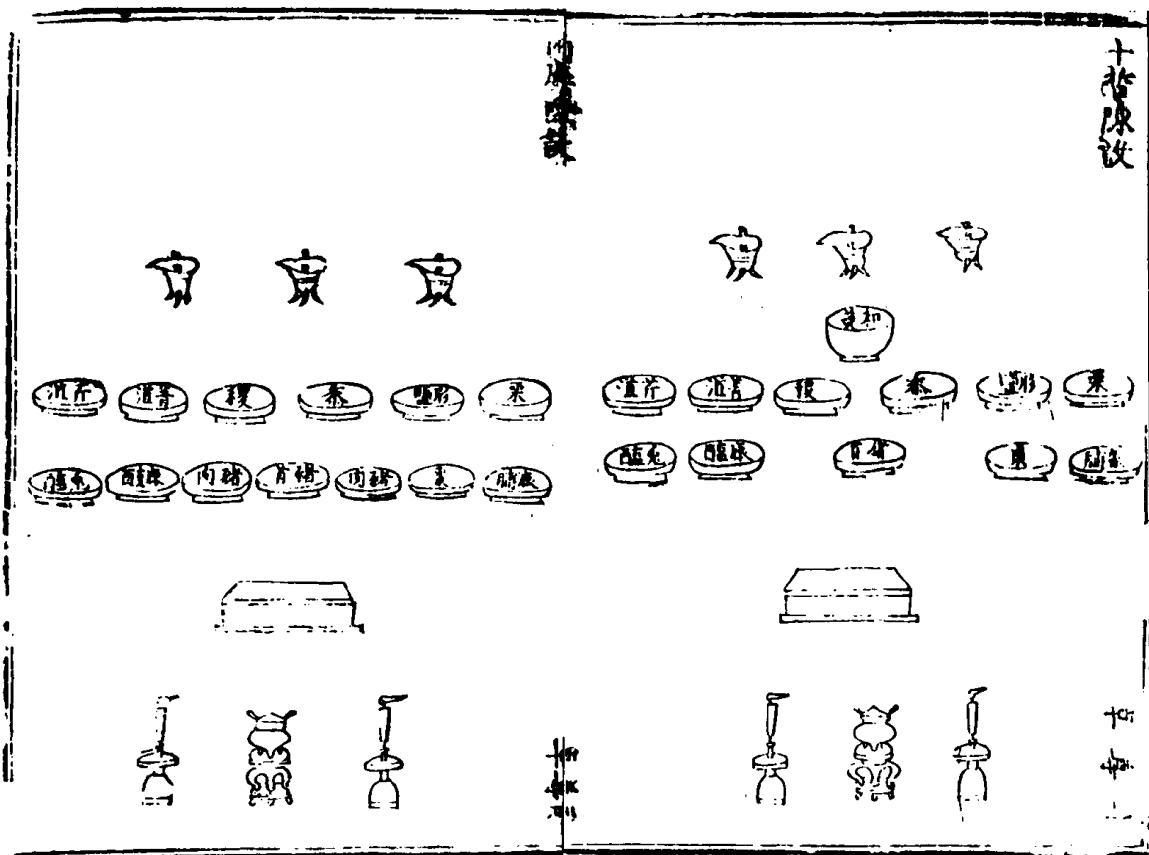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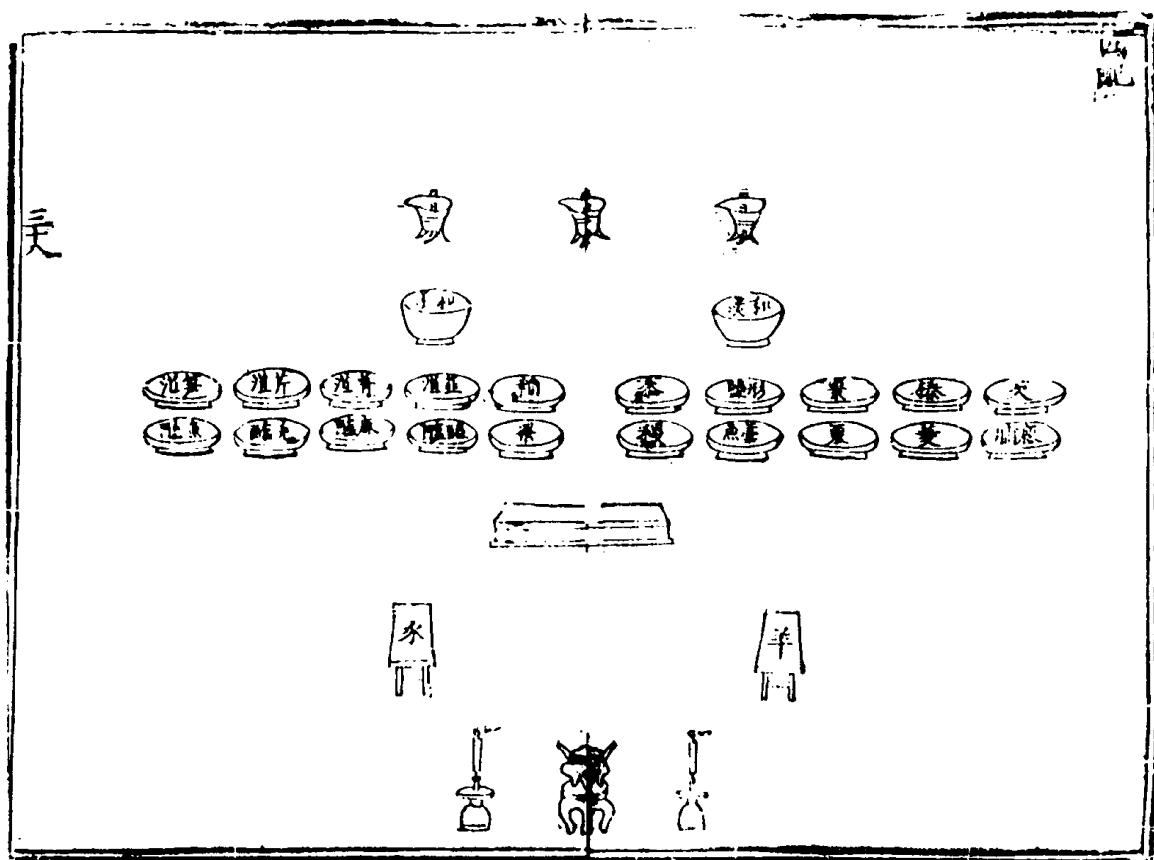
引贊同唱復位引贊導獻官分獻官至原拜位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柔

正統

饒卓





啓聖祠祭儀

嘉靖九年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
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曾
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珦朱松蔡
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上丁日
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

一陳設

正位

平一

承一

蓮豆各八

東門外

甲

簋各二

銅二

爵三

帛一

篚一

東配

承一

爵三

帛一

篚一

每位

簋各一 蓮豆各四

西配

東西從祀

一正祭是日三更贊引導遣官至盥洗所拈香出笏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遣官就位迎神四拜兩獻

官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遣官白

廟左門入贊詣

啓聖公孔氏神位前拈香獻爵出笏詣祝位跪讀訖

俯伏興平身兩獻分贊詣

先賢顏氏神位前獻帛獻爵詣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各神位前儀並同前兩獻帛爵訖復位典

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初獻同典儀唱徹饌訖唱送神

四拜兩獻分獻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

詣瘞位唱望瘞捧祝帛饌官至瘞所贊引贊詣望瘞

位贊禮畢

一祝文

維年月日

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

啓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秋

用遠祭以

先賢顏氏

曾氏

孔氏

孟孫氏配尚享

聖門人物志卷十二終

聖門人物志

畢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蟬衣生易解已著錄是書則
子章官晉陽時所輯凡遊於聖門與私淑而得從
祀廟廡者各爲之小傳附以贊論首孔子世家次
先賢次先儒而以有明之會典祀儀終焉其中雜
以周汝登羅汝芳諸人之論其時心學橫流故子
章多主張其說孟子傳論謂孔子之學以從心所
欲不踰矩爲的顏子從之末由而孟子云能者從
之又云心之官則思卽孔子從心之旨猶主持門
戶之見也

春秋諸名臣傳十三卷

〔明〕邵寶撰 姚咨續補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安紹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名臣
傳十三卷》提要

姚氏春秋諸名臣傳補序
嘗讀班生表云易叙宏義神農
黃帝以來作教化民傳述
如邾子所論書載唐虞之際治
四岳建九官十有二牧如羲和
所掌夏殷亡聞至周始脩下逮
春秋國既異政官各殊制未嘗
人人具列其事也藝文志云左
氏即本事作傳所貶損大人當
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是以隱
其書而不宣以避咎焉公穀鄒
夾又可知矣馬遷所記若魯之
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向鄭之
子產齊之管晏越之蠡種僅十

數子耳厥後陸渢劉敞輩互有
集傳惟王當撰列國諸臣傳效
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人系以
賢辭庶幾近之而今多湮沒矣
又鄭樵通志詳而未覈失之蕪
穢我

明司寇大庾劉公撰春秋列傳

春秋諸名臣傳補序

其善惡賢不肖得失治亂若指
昭陽錫山文莊邵公識過更生
讀淹倚相綺齡結綬白首懸車
雖簿書填委錢穀殷積耽嗜藝
林口不絕咏手未嘗釋卷也其
篤如此晚取春秋諸名臣言行
錄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

戢遂使燎原為灾藏山毀阜鴻
寶不耀麟阮興嗟惜哉皇山姚
隱君者身甘裡褐志鬱緹網儲
無儋石架富五車間常竊取文
莊之意補輯其書圍無卷惟室
有穿榻已踰尚父之年不輟伏
生之誦惟其志邵之志故能言

春秋諸名臣傳補序

邵之言道合而揆孚也傳始于
展之辛伯迄于虞之宮奇凡一
百四十八人勒為一十三卷校
王生所撰人簡而事精矣夫始
周尊王也繼魯重我也卷十有
三準歲象閏也終虞賤之也非
春秋之殷監乎門人安子茂卿

尊信其師私湫先達取而梓之

請序于余用廣其傳昔戴岷續

胡氏之書胡翼之著春秋口義羸生表子都

之業胡母生字子都治春秋師友淵源義兼

之美遂書以復安子云

隆慶辛未秋八月朔

賜進士第天官大夫

敕僉雲南憲使吳郡皇甫汈子

循撰



春秋諸名臣傳補自序

吾邑先達邵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

傳凡其人之嘉言善行與夫隱顯間

聖生榮死哀可以昭旂常炳綱素者

始于周之辛伯以迄虞之宮之奇得

一百四十八人為書一十三卷以準

一年十二月之數餘其一以象閏亦

未幾書名臣傳

序

一

何憲道刻

錄并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

謂將脫蒙罹鬱攸之變豈斯文未喪

天不俾一人專之而歆分其美於後

人耶余生也晚末由樞趨公之門墻

忝交于郡博華君明伯明伯廼公門

人補菴比部冢嗣也曩示茲目要余

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慫慂

之曰非汝誰歟任者余久食貧餬口

四方者五十餘年白紵選疾齋居多暇思取左氏諸書閱歷三易裘葛僅勒成編自揣衰朽病夫舊學彞棄未免挂一漏萬恐貽續貂姍笑但期無負明伯深意兼下慰施陸二子於九京云若夫遐搜邃抉邇周魯而旁及諸小國夷狄彙次詠貫首尾詳微聞有宋程伯剛春秋分記在余惡乎敢

纂補春秋諸名臣傳

序

一

門人安茂卿見而色喜請授築氏余歆茂卿之薦於古也遂許之

隆慶辛未春三月既望句吳後學皇山七十七翁姚咨書于茶夢小閣

纂補春秋諸名臣傳凡例

一取人以文莊公成案爲師苟有損益非所以承志也雖或遺珠亦不敢攙入

一是編以左氏爲主間參之國語或內外俱缺則參之公穀或見於檀弓亦參之蓋意味不遠也

一左氏與史記世家互有異同則從左氏或取世家中一二言備所缺也若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劉向說苑等書所載雖詳亦止採一二不欲客乘主耳

纂補春秋諸名臣傳

凡例

一

一木國之臣書甲子月日則用本國之年不似宋王當俱戴魯年也

一諸臣姓氏世系本之左氏諸家傳注或不詳者則攷之氏族姓纂諸書雖繁不憚也

一諸臣生爵死謚與夫卒日亦書或無甲子止書卒至於謚如滅文仲之類文則其謚而非字也後倣此

一諸臣祖父與其子孫見則書之缺則仍之

一諸臣稱謂或以氏或以名或以字或以謚因其首而徹其尾不敢如傳中四三更改恐混

而無別耳遇便即書初無減否於其間也

一傳外諸贅語雖一得之愚亦承先儒所論定不敢妄加評騭以來同志者議也

一左氏斷詞若君子曰以下雖未必天下爲公蓋亦當時輿論也或傳末畧之則入贅語中

陸文學復姚山人論補春秋諸名臣傳書

具區子陸九州頓首拜啓

舜咨微君足下 得來書具見謙退但州非以史

筆榮一舜咨亦非以閒事累一舜咨直以州幼讀

左氏書切見人才落落玉石恨無能表之者州又

不暇且不敢念及恒懸懸洎見文莊公名臣目錄

先得我心而能事未畢或者曰時不逮其志或者

曰將脫藁而災州今未暇未敢幸而有外史若舜

咨者而委曰云云則文莊之志將誰成之州之所

望於舜咨者何如而可如此也昨面子羽亦云此

事一之可謂知人舜咨當自知且士不得志則著

書立說乃分內事况舜咨哉今舜咨曰我一人何

能成將人人曰我一人則天下美事誰當相其成

也况州之托非累也非榮也分也舜咨其奚辭若

計其歲月則古人有三十二十五年始脫藁者

貴不爲虛車耳豈必旦夕立就曰某數日成一書

以夸示捷也來命又謂辛伯事實甚少伯之在周

發難端窮亂本黑肩之事可徵也君子取人有一

二磊落事亦足名世奚必累數千言如韓彭傳爲

始足哉又謂太史公史記子由古史所既載者難

乎繼傳此又大不然者管晏負僑諸大夫行在左氏國語者能獨爲一傳既與太史博採民談巷語者不同且亦非爲二太史亢非爲諸大夫贅也奚必多疑在舜咨直任之耳大抵君子於天下事母厭易而不屑爲母苦難而不敢爲母避嫌而不忍爲于已處之而已矣舜咨其思之舜咨其思之草草奉復幸恕涯畧不具

是歲八月哉生明九州載拜

春秋諸名臣傳

人書

二

纂補春秋諸名臣傳引用書目

易

書

詩

春秋左氏傳

國語

公羊傳

穀梁傳

三禮

孝經

論語

孟子

韓詩外傳

呂氏春秋

劉向新序說苑

家語

史記

杜預何休范甯三傳注解并疏義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一

一

陸淳纂例辨疑

春秋名號歸一圖

孫覺春秋經解

孫明復尊王發微

劉原父春秋權衡意林

王氏春秋列國諸臣傳

胡文定春秋傳

鄭夾添春秋列傳

蕭子荆春秋經解

章冲春秋類事始末

黃仲麇春秋經疑問對

趙子常春秋屬辭

姓纂

氏族諸書

古樂府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一

周

辛伯

富辰

王孫滿

劉康公

單襄公

萇弘

右周臣六人

二泉山人論曰烏乎周之德於是乎衰矣人才不復振矣雖然立隗則諫屬克則諗問鼎則對請隧則辭國無人焉誰與圖之詩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惟此時爲然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雖欲勿思其將能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一

句吳後學潛菴姚

門人安紹芳校梓

周

辛伯

辛伯周大夫也桓王崩子莊王立四年周公黑肩欲弑王而立克克王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犇燕先是克有寵於桓桓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遂及難

潛菴子曰周公阿先王旨事未行而難作辛伯能發其姦以正冠履大分卒安王業誠可謂周室之忠臣矣

富辰

富辰周大夫也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如鄭請滑鄭人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執二子囚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周文公詩云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鄭在天子兄弟也鄭莊公有大勲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子頹之亂鄭寔安定今不忍小

忿以棄鄭親若之何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狄師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辰諫曰不可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棄鄭而登叔隗狄固封豕豺狼厥性貪惓王復啓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矧女德無極歸怨無終必生厲階王不聽十八年王絀狄后狄人來誅殺譚伯大敗周師獲辰辰曰吾數諫王王弗從竟致此難吾苟靳死王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潛菴子曰富辰不憾復諫而能殺身成仁古烈士夫殆不過是所謂周家之多仁人信哉

王孫滿

王孫滿周大夫頃王之孫也以爵系爲氏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譴是道廢也是行也鄭商弦高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師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罔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潛菴子曰夫人之智聰於幼而窒於壯者多矣王孫滿少觀秦人率師知有興尸之凶既對楚子問鼎復寢睥睨之妄若滿者其智加於人一等矣

劉康公

劉康公季子周定王之母弟也亦曰王季子食采於劉定王八年王使王季子聘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執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不恤憂必及之且人臣而侈

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魯叔孫宣伯亦奔齊皆如其言王季子報聘晉晉景公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王季子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簡王六年晉卻至與周爭鄆田王命王季王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王季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蘓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蘓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之官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八年魯成公及諸侯朝王成肅公受服於社不敬王季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子卒於瑕

終劉公之言也公以采地受姓卒謚曰康世爲周卿士夏摯狄皆其裔云

潛菴子曰劉康公本天主世胄不以貴而驕不以能而矜聘侯邦長於應對善料事捷若影響春秋末造得斯人焉此蒼姬之籙所以永與

單襄公

單襄公名朝周之卿士也其先食采於單故以爲氏定王六年使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不見襄公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今陳國不然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禦災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邦野無輿草有優無匱有逸無罷今陳國道路不可知

田在草間民罷而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司監燎水司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饌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邦無從非彛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既而陳侯殺于夏氏楚人入陳十八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今叔父奸先王之禮余雖欲受其獻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乎鞏朔不能對王宴鞏伯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簡王十

一年晉使卻至獻楚捷於周與襄公語驟稱其伐襄公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十二年柯陵之會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卻錡見其語犯卻犇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夫卻氏晉之寵人也而有是寵而益之以三怨誰能忍之雖國君亦不免焉是年厲公既殺三卻樂書中行偃懼誅執厲公而殺之於匠麗氏果如襄公之言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歸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矣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焉是爲悼公襄公卒子頃公嗣頃公之子靖公靖公之曾孫穆公蟬嫣不絕世相王室焉潛菴子曰單襄公一聘問之間而知陳靈晉厲君臣俱不克終非其知識明悟燭於幾先其將能乎所以善繼善述生享厚祿死蒙美謚夫豈幸焉已

哉

萇弘

萇弘周大夫萇叔也景王二十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伯蚡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周乃警戎備居無何晉荀吳涉自棘津遂滅陸渾二十一年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王崩子朝爭立敬王居於狄泉南宮極震弘謂伯蚡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東王謂敬王也二年甘桓公見王子朝伯蚡謂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於是大臣戮力朝竟奔楚弘亦有力也十年弘與伯蚡欲城成周告於晉魏獻子爲政說弘而興之遂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焉十四年晉會諸侯盟於臯鼬弘與伯蚡咸在時晉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言於弘弘告伯蚡與范士鞅誅之乃

長衛侯于盟後叔向數見弘於周因伴遺書謂弘語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及范中行行之難弘與晉人以爲討晉人讓周周殺弘藏其血三年而成碧玉

潛菴子曰余嘗聞尼父問樂於萇弘弘固夫子之許者及萇觀夫子之表與言知其爲聖人弘亦非儔人矣若之何因魏舒之說違天反道誑人爲衛彪傒所咎卒蹈非難以戾夫子之知惜哉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二

魯

臧僖伯

臧哀伯

申繻

曹劌

御孫

季友

臧文仲

柳下惠

展喜

叔仲惠伯

季文子

孟獻子

叔肸

臧宣叔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二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二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魯

臧僖伯

臧僖伯者魯孝公之子公子彊也於惠公爲第於隱公爲叔父食邑於臧因氏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物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是歲冬十二月辛巳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生不能用其諫也謚僖子達

潛菴子曰隱公即位未幾遠矢魚於濟邑君道荒矣僖伯爲宗親之尊寧忍愬然故犯顏以諫公初違而既悔噬臍奚及若僖伯事魯精誠懇欵宜其子孫與春秋相爲終始天之陰陽忠賢曾黜黜哉

臧哀伯

臧哀伯名達僖伯之子也桓公二年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大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紃紃昭其度也藻率鞞

春秋左傳卷之二

卷之二

三

鞞鞞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臧德立違而寘其賂噐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噐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莊公

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以貽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公子御說之辭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達後多冠冕蟬嫣世不乏人云

潛菴子曰君有過臣諫之職也諫有諷有亢諷則微辭婉義納約自牖事必旋濟至於亢天觸雷霆其免刑戮者鮮矣哀伯諫魯桓匪諷亢抑亦諷亢之間非與觀其忠蓋之心不啻口出公若矛盾然達真可哀也已

申繻

春秋左傳卷之二

卷之二

三

申繻事魯桓公爲大夫六年公之子同生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噐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噐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會齊襄公於濞遂與姜氏如齊繻曰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旣而姜氏至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旣而公薨於車君子謂繻於是乎知言莊公十四年鄭有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未幾厲公復入公問之問於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公善之

潛菴子曰申繻歷事桓莊有問則對對必揆之以禮至於齊襄瀆倫豕未啼而知孽由已作鄭儀棄常蛇一聞而知釁匪人生語不云乎知者不失言繻也以之

曹劌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公將戰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

夫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公升壇劌執匕首刼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求劌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願請汶陽之田桓公曰諾劌請盟桓公下與之盟盟已劌投其匕首北面而就臣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於是盡歸魯之侵地焉二十三年夏公將如齊觀社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牆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祀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潛菴子曰夫子嘗曰勇而無禮則亂大哉勇之不可無禮也曹劌本閭巷小民草莽人材以勇聞於諸侯魯莊好力用之戰陳三北於齊及盟柯伐義執言而俾桓公盡歸侵地後莊欲如齊觀社乃能喻之以禮雖不見從亦非徒勇而構怨者太史公傳首刺客蓋是時東遷未百年人材寧有便爲刺客史公胡考之弗詳耶

御孫

御孫名慶魯大夫掌匠師者莊公丹桓宮楹而刻其桷非禮也慶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

春秋諸傳

卷之十一

六

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且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是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亦非禮也慶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弗聽

潛菴子曰莊公將逆姜氏而桓宮丹楹刻桷不過侈其觀以悅小君也以至用幣無男女之別悖禮甚矣殊不知魯秉周禮爲大夫如御孫其能若弗聞也者而過之乎諫之諄諄此所以爲賢也

季友

公子季友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季其行友其名也莊公有第三人長慶父次叔牙季爲友友之母出自陳桓絕愛幸之始震公使人卜之曰男也生有嘉聞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如卜者言有文在其手曰友

春秋諸傳

卷之十一

七

遂名號爲成季莊公立娶齊女爲夫人曰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初莊公嘗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莊公旣無適嗣欲立般公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何憂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柰何友以君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酖之歸及達泉而卒公薨友立子般慶父使圉人犇賊子般于黨氏友奔陳慶父私於哀姜竟立其娣子開是爲閔公元年公及齊桓公盟於落姑請復友桓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

之孔子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慶父故與哀姜通欲謀殺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闕友以公之兄申適邾魯人不樂慶父慶父懼如莒友入立申爲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慶父縊于密僖元年友帥師敗莒師於鄆獲莒卒公賜友汶陽之田及費使爲相其後爲季氏

潛菴乎曰季子之生國人異之旣而君薨子弑權臣竊兵力不能支而出奔辜非自速也齊桓因其國人之思盟落姑以歸之大義滅親靖內難復乎君位俾姬公之緒弗紊春秋書曰來歸旌賢待後

世之意深矣

滅文仲

滅文仲辰哀伯之孫也父伯氏餅不顯文仲嗣世爲魯大夫文仲其謚也後之人僉稱曰文仲莊公二十八年魯饑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疹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然之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

春秋書名傳

卷之十一

人

春秋書名傳

卷之十一

九

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壘主與玉磬如齊告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糴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明年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弗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蠹蠹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二十六年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如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一年晉文公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楚滅六文仲聞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文仲卒其言立後卿大夫多宗之至於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其仁知所未盡也聖人惜之子許孫統

潛菴子曰余觀臧文仲仁知未盡爲夫子所惜然在當時魯人師其言以爲死而不朽文仲無乃善爲說詞幸焉而中者與故春秋貴之也

柳下惠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無駭之後名獲字禽一曰季禽又謂之季子食采柳下謚惠仕魯爲士師三黜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不去魯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與之齊侯以爲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

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柳下惠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所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勳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夫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災茲海其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筮文公大事於太廟夏父弗忌爲宗伯將躋僖公於閔公上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弗聽遂躋之柳下惠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

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

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是時臧文仲爲政於魯知柳下惠之賢而卒不能用孔子嘗譏爲竊位云初下惠三黜不去於魯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程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間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爲誄云

展喜

展喜公子展之後於展禽爲弟仕魯爲大夫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喜犒師使受命于禽齊人未入境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潛菴子曰說諸侯使相攻伐固非君子所與亦有善說詞以寢兵者展喜值齊師壓境一言解難可謂曲而中矣其不負兄之成命者哉人於是乎嘉喜

叔仲惠伯

叔仲惠伯魯公子牙之後牙生公孫茲茲生彭生爲叔仲氏蓋叔孫氏之支庶也卒謚惠故稱惠伯文公七年公孫敖如莒泄盟且爲襄仲逆女及鄆

登城見其美自娶之襄仲怒請攻敖公將許之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已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君之何公止之二子從惠伯之平反其女於莒復爲兄弟如初九年楚子越椒聘於魯執幣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果爲楚滅十一年惠伯會晉卻缺於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惠伯報其役以伐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怨敖娶其妻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四

能始善終可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十八年文公薨襄仲欲立宣公惠伯不可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之仲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否則何聽惠伯不從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後叔仲氏不絕後有名帶謚昭伯爲季氏隄正者惠伯之孫也先是文公聞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惠伯令龜卜楚丘占曰齊侯不及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悉如其言

潛菴子曰公子遂因敬嬴私事而殺適立庶國政無常致失援隣國惠伯目擊其變不可與遂共戴天矣故受其詐死於非難其殉君之忠一何至哉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文公之初爲卿聘於陳且娶焉又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五年齊人侵魯文子如晉言伐齊冬晉會諸侯于扈成其請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人謂諸侯不能治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五

其郭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次年及齊平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文公卒仲遂以敬嬴之屬殺太子赤及公子視而立宣公時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類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未幾宣公懼齊見討文子遂如齊以濟西

春秋諸侯傳 卷之二 十六

之田賂之以請會齊侯許之於是與公會於平州八年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十八年宣公卒文子遂逐歸父出奔齊成公嗣立文子懼齊人問故於是作丘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備齊也冬文子聘於齊時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咸在文子禿卻克眇良夫跛曹公子首僕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皆怒二年文子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鞍齊師敗績遂及國佐盟於袤婁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叛晉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七年吳伐郟郟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吾亡無日矣八年春齊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之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文子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使士燮來聘言伐郟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文子懼遂使宣伯帥師以從之九年春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文

春秋諸侯傳 卷之二 十七

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十一年夏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十六年鄆陵之戰公出於壞隤晉侯不見公將執公文子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晉人執文子於荅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文子於晉士燮謂欒書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文子襄五年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葵備果如士燮之言無衣帛妾無食粟之馬且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子宿孫統潛菴子曰季文子魯之宗卿歷事三君食麤衣惡惟以德榮爲國華當時固謂忠於公室也觀其排莒實玉諭晉信義出言之善審事之精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卒謚曰文夫何忝

孟獻子

孟獻子文伯穀之子仲孫氏名蔑爲閔公故諱更爲孟氏魯宗卿也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

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誅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使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周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晉師於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秋公薨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於虛桓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葵襄公三年公如晉盟於長檮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

願借助焉晉侯許之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七年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十乎是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而不敢問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爲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也所友樂正襄牧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亦能忘其家而與之齊子速速生羯羯生獬

春秋諸帝傳

卷之十一

十一

春秋諸帝傳

卷之十一

三二

潛菴子曰子車氏稱獻子有友五人余稽其忠足以仕君辭足以應敵知足以慮事禮足以軌物雖天衷之良不假脩飾然未有不湏友而成者不然何古之人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於獻子徵之益信

叔肸

叔肸惠伯文公子宣公同母弟也宣公殺公子赤而篡立肸固非責之以兄弟無絕道雖非責之不忍去國公與之財物肸則距曰我自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公之祿以至於卒君子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故卒書曰公弟叔肸卒肸不爲大夫而特書卒又稱字以表之非其得弟道能如是乎

潛菴子曰或疑叔肸爲宣公寵弟公有私親之愛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胡氏獨爲誤說蓋宣公即位煩於聘問會同之禮肸也不與則非生氏世卿矣但其賢而通恩春秋所以貴之也

臧宣叔

臧宣叔許宣公即位時爲司寇始襄仲立公故其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

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
治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成公元年宣叔聞齊將出楚師故及晉侯盟于赤
棘於是令國中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
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
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次年
齊師伐魯宣叔如晉乞師主於卻獻子六月及齊
侯戰于鞞齊師敗績楚師侵衛遂侵魯師于蜀魯
使宣叔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
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
紵皆百人成公子公衡爲質楚人許平公及楚子
盟于蜀楚師及宋公衡逃歸宣叔曰衡父不忍數
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
有任是夫國棄矣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皆尋盟公問諸宣叔曰中行伯之於
晉也其位在下卿孫子之於衛也在位爲上卿將
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
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
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
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公從之四年

許卒謚宣子紇
潛菴子曰臧孫氏四世相魯祖孫一心宣叔於成
公初立齊楚將伐知難而有備楚師欲退不敢以
無功而受名盟聘往來處之攸當君子謂之能世
其家殆不誣矣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三

魯

叔孫豹

孟莊子

臧武仲

叔弓

杜洩

叔孫婼

子服湫

子服回附

孟僖子

子家子

孟公綽

子服何

公叔務人

右魯臣二十七人

二泉山人論曰子謂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魯之有君子尚矣聖人吾不敢論其尚第弟

子亦不可勝述也述其大夫之賢者則有孟子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三

所謂聖者在焉其他君違德諫若忠於公室者

蓋多有之乃若死而可愍隱而可尚去而可則

雖一節能使之逸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三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魯

叔孫豹

叔孫穆叔豹公孫茲之孫得臣之子僑如之弟穆

其謚也亦曰穆子初僑如通於成公母穆姜欲去

季孟而取其室公會晉侯伐鄭師次督揚使穆叔

請逆於晉師僑如將為亂構公及季孟於晉晉人

執平子公待命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且言僑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三

如亂故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國人逐僑如穆

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於齊而立之襄公二年

穆叔聘于宋三年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

年夏如晉以報知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

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

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

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

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諫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是歲冬公如晉請屬鄆晉許之明年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也既而穆叔復以屬鄆爲弗利告於晉使仍其舊焉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叔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文子竟不終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告於穆叔曰

宋林甫傳 卷之三 三

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叔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諸乃盟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穆叔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叔穆叔賦輶有苦葉叔向曰苦葉不才於人共濟而已退而具舟遂濟十五年齊師伐魯穆叔與季孫城成郛以備之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之罪也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故穆叔會宣子於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宋林甫傳 卷之三 三

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唐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旣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歲齊人爲王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八年冬公如楚拜宋盟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公於黃崖不敬穆

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椒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穆叔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拔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拔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三十年楚使薳罷來聘穆叔問王子圍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曰楚令尹將有大事薳罷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冬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於澶淵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四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偷也而又甚焉是歲秋孟孝伯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孟卒韓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之適楚也歸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魯人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毀而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爲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及襄公葬三易衰衰社如故衰君子知其必不善終於魯也元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號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穆叔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

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不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趙孟謂穆叔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若及必不避也子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是吾出而尼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趙孟曰夫人不難於死苟安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此則大不喪威小不見陵何敗國之有乃請諸楚而免

春秋諸名傳 卷之十一 大

之穆叔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羸而惡器乎阜謂穆叔曰可以出矣穆叔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三年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四年十二月癸丑穆叔爲豎牛所惑不食至乙卯卒詳見杜洩及其子姁傳茲可畧云

潛菴子曰昔人謂叔孫穆子質直好義博聞強識季孟有所不逮固矣觀其值僑如之變而解其紛報知武之聘而辨其樂被楚喪楚人悔過潰齊盟晉人釋憾誠季孟弗可匹也但視人則明處已則闇卒爲豎牛紿惑以至餒死殺嫡立庶甘心受禍悲夫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邾莊子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伐雍門之荻莊子斬其櫓以爲公琴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二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于向尋督揚之盟也先是邾人數伐魯南鄙魯以諸侯之事弗能報秋莊子伐邾以報之初獻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之父文子忠於公室宿善更張莊子乃獨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尼父以難能稱之卒謚莊孺子秩仲孫羯皆其子也

潛菴子曰莊子好勇齊師解圍及與諸侯圍齊伐

春秋諸名傳 卷之十一 七

栢以示其勇故齊侯懼而欲奔似亦一勇所致也但繼嗣少長失倫末徵前定俾強臣擅權惜哉

臧武仲

臧武仲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生而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陳成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國乎既

春秋諸傳

卷之三

八

而楚彭名侵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武仲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髡魯於是乎始髡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侯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武仲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入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武仲與之言道武仲說謂其入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

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功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武仲武仲爲立悼而以公彌爲馬正孟孫自是怨武仲而武子愛之及孟孫卒武仲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

春秋諸傳

卷之三

九

若死何以加之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孫羯立謬爲恐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武仲聞之戒十月羯將辟藉除於臧氏武仲甲從已而視之羯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武仲斬鹿闕之闕以出奔邾初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武仲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爲賈出鑄武仲自邾使告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武仲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爲武仲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武仲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紇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母或如臧孫紇

千國之紀犯門斬關武仲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武仲田武仲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昭公十年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魯無義視人如牲將誰福哉後武仲終於齊

潛菴子曰臧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容於魯好言兵討而銳挫於邾其知未足多矣迨奔齊莊公欲授之邑畏難而遜魯社用人以祭諒神弗歆斯亦知之一端也孔子嘗云若臧武仲之知又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武仲之謂乎

叔弓

叔弓魯公族叔老之子世爲卿老卒嗣爲大夫襄公三十年宋伯姬死於災公傷之使弓如宋共葬昭公元年因莒之亂帥師疆鄆田二年公使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微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又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好好

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子叔子近德矣三年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叔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弓不入叔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叔請先入乃先受館弓從之或人以爲有禮五年莒人來討魯受牟夷之罪不設備弓敗諸蚡泉六年公如楚聘且弔楚爲吳所敗八年晉虎祁之宮成公遣弓往賀之九年春弓會楚子于陳時楚暴橫陵蔑中華陳已滅而縣矣故諸夏之大夫旅見舉魯例其餘也十年弓與意如獲帥師伐莒十一年弓如宋葬平公也嫌弓以聘事行故釋以會葬十三年弓圍費弗克敗焉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強敵然家臣強大夫弱於是乎可徵矣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禘之日必有咎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弓蒞事簫入而卒去樂卒事蓋先公聞大夫喪必聞樂不樂爲孝子者寧忍輕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斯寔變禮亦禮以義起也弓卒謚敬子轍執

潛菴子曰叔弓世爲魯卿聘會戰伐公必命之而弓也帥師蒞事受命如響其賢可知但於其卒雖去樂臨祭小斂公不與焉則恤典或不備奈之何哉

杜洩

杜洩周宣王時大夫杜伯之後伯無罪被殺子孫分適諸侯洩居魯爲叔孫氏宰昭公四年叔孫穆子疾革命豎牛召仲壬牛許而不召洩見穆子告之飢渴授之戈使殺牛洩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蓋洩不能設辭以免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穆子不得食三日至乙卯卒初穆子初生莊叔以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讒人入其名曰牛卒餒而死果如所筮牛立穆子之庶子嫪而相之公使洩葬穆子牛賂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洩於季孫而去之洩將以王所賜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洩舍路洩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

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服死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牛誣曰夫子固欲去之季孫以書使洩告穆子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敢告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帶受牛賂惡洩乃設計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謂葬鮮者自西門季孫以帶之言命洩洩曰卿喪自

春秋左傳

卷之三

十一

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旣葬而行斯不負其主矣及後奔于楚生大夫綽

潛菴子曰杜洩爲叔孫氏宰厄于豎牛之惡旣不得盡事生之禮及其葬也於禮克協焉又知禍而辟此君子所以善其能與

叔孫婼

叔孫昭子婼穆叔之庶子也初穆叔辟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見黑而上僂深目而

豨喙者號之曰牛助已乃勝之旣而歸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則曰余子長矣召見之果如所夢遂名曰牛使爲豎有寵長乃殺孟丙逐仲壬穆叔卒仲壬至自齊又殺之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門之外投其首寧風之棘上報父丙壬仇也九年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勲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齊高彊來奔昭子如晉還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十六年齊侯伐徐徐子及郕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昭子曰

春秋左傳

卷之三

十五

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少皞氏以鳥紀官郊子告之於是孔子聞之見於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

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昭子與昭子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言於韓宣子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彌牟聽其辭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彌牟御昭子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彌牟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昭子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回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昭子故申豐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明年彌牟逆昭子于箕將歸之昭子使梁其經侍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昭子見彌牟彌牟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昭子受禮而歸其吏人之與昭子居於箕者嘗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五年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飲酒樂而語相泣樂祁知其皆將死也是歲昭子如闕平子出昭公昭

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歸歸自是平子有異志十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耻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也子不敢立是爲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即叔孫武叔以定公五年立

潛菴子曰叔孫昭子不以豎牛立已爲功暴其罪於魯人殺之故尼父聞而稱曰不可能也且其見微知著慷慨臨難緝有穆叔之風不幸受欺於季孫懷忠忿忿而死哀哉

子服湫子服回附

子服惠伯湫桓公之後玄孫孟懿伯字子服其支庶以字爲氏湫一曰椒亦曰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它之子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三年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春秋書名臣傳

卷之三

十九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

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

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

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

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

易不可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

爲元下美爲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邾莒怨魯慙于晉晉人執

平子以歸惠伯從之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

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

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

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

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平子惠伯有辭

宣子患之乃用叔鮒之謀懼平子平子歸使惠伯

待禮語具叔向傳惠伯卒子昭伯回嗣十五年昭

伯從公如晉既反語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卑矣

君幼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貴爲常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明年冬平子如晉葬昭

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昭伯

春秋書名臣傳

卷之三

十九

卒子何嗣

潛菴子曰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斯言蓋爲繼述匪其人者發也若子服惠伯以公族大夫乃能守禮不變遇事坦然長於諷諭卒全國體而其子昭伯似之謂之世德不亦宜乎

孟僖子

孟僖子孟獻子之曾孫仲孫翔之子名獲昭公七年公如楚僖子爲介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僖子家臣謝息爲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鞶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乃遷于桃九月公至自

春秋諸君傳

卷之三

二十

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九年僖子如齊殷聘十年復從季孫伐莒十一年會邾莊公盟于稷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簋反自稷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二十四年二月丙戌僖子卒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及其曾孫正考父佐三君位愈高而

德愈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

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

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

子也故懿子得立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

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拔六年與桓子圍

鄆八年復與桓子侵衛十年與叔孫武叔圍郕以

討侯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也叔孫氏墮郕季

氏墮費將墮成公飲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

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邾也無成是無孟氏也

春秋諸君傳

卷之三

二十一

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

子伐邾邾人以鄆東并沂西田爲賂遂與叔孫武

叔盟邾子于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爲孟

武伯

潛菴子曰人莫難於自反知自反矣又知尼父爲

達人俾二子從之游斯得大易不遠復无祇悔之

義旣沒而二子爲聖門弟子雖其才與行鮮於過

人其亦不失善補過者與尼父所以許之也

子家子

子家懿伯羈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以

字爲氏季平子之專國也諸大夫多怨昭公亦憾之欲逐平子謀於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沂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懿伯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又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不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季平子之專國也諸大夫多怨昭公亦憾之欲逐平子謀於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沂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懿伯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又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不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昭公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二十七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懿伯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懿伯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於是公如齊齊侯請饗之懿伯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齊侯使宰獻而請安懿伯乃以君出遂如晉將如乾侯懿伯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復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懿伯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衛侯來獻其馬曰啓服整而死公將爲之櫛懿伯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幘暴埋之三十一年晉侯召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懿伯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旣而辭躒曰請必逐季孫而後歸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季平子之專國也諸大夫多怨昭公亦憾之欲逐平子謀於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沂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懿伯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又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不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掩耳而走使平子歸祭平子猶在乾侯懿伯曰君以一乘入干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脇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懿伯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頃之公薨懿伯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平子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懿伯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平子請見懿伯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三

主

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氏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成子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亡

子從亡在外艱難險阻備言嘗之雖諫不行言不聽不忍背棄及公薨歸葬季氏乃願與之從政怫然亡去其賢不亦彰彰乎哉

孟公綽

孟公綽魯大夫襄公二十五年春齊棼帥師伐魯北鄙公患之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潛菴子曰揚子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齊崔杼將弑君先伐魯以啓其端又伐晉以乘其釁廼爲公綽前知夫子嘗曰公綽之不欲惟其不欲故靜靜則能旁燭無疆所以一見崔子而逆探其不軌與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三

三

子服何

子服景伯何昭伯回子魯大夫也哀公三年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爵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郕吳徵魯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

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不聽秋季氏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

春秋諸傳

卷之三

主

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詔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伯字景其謚也

春秋諸傳

卷之三

主

服氏之心哉

公叔務人

公叔務人昭公子公爲也二十五年季平子殺其叔父公鳥之臣申夜姑公鳥之兄公若怨平子乃以其弓獻於公爲且與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其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袒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僚袒走先是公爲之生也其母與兄公衍之母並娠爲之母曰偕出及衍生爲之母又曰偕告三日爲生其母先以告遂以公爲爲兄公私喜得陽穀而思失魯曰務人召此禍也且後生而誣爲兄父矣竟黜之立衍爲太子哀公十一年齊人伐魯爲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及戰于郊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魯人以成人之禮治之潛菴子曰公爲不死於季氏之手而死於齊師死得其所矣孔子旣與其嬖僮則爲之與也可知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三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四

齊

鮑叔牙

管敬仲

仲叔湫

高後

蓬丑父

晏嬰

陳文子

鮑文子

大史南史

虞人

右齊臣九人

二泉山人論曰齊與魯比齊之彊非魯之所及也至於人才則魯過之公孫丑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魯有之乎惟其無之是以過之蓋聖人之化深矣論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吾於人才亦云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三

三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四

一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四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齊

鮑叔牙

鮑叔字叔牙姒姓或云夏禹之後仕齊食采於鮑因氏初襄公在位不恤國難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公子糾殺之管仲小白乃自莒入是爲桓公公立取子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廼言於公曰臣君之庸臣也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四

一

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四

二

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常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戮若不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管仲相凡內脩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故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仲之力亦鮑叔左右之也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閭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仲卒隰朋亦卒委政易牙豎刁開方

而齊遂亂叔之曾孫牽牽之弟國皆其後也世爲齊卿

潛菴子曰世之稱善友者管鮑使鮑叔不薦敬仲齊桓雖欲取威定霸國無其人誰與興理乎得賢臣而弘功業固相湏之殷知人之賢舉以致治亦休乎其有容也後之妨賢病國者聞管鮑交誼寧無醜顏

管敬仲

管敬仲夷吾穎上人出自周穆王至敬仲始顯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爲

春秋諸侯傳

卷之四

三

齊公子糾傳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弑敬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敬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敬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爲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敬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若治國家非管夷吾不可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帶鉤濱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勤也君宥而反之亦若是也桓公曰如何鮑叔曰盍請諸魯語具鮑叔傳比至三累三浴之桓公親逆於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

侯使相可也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

春秋諸侯傳

卷之四

四

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賓胥無輔政敬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諸侯於野齊始霸二十四年魯莊公爲敬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敬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敬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侵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三年桓公盟諸侯于甯毋敬仲言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桓公曰洩

春秋諸君臣傳

卷之四

五

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敬仲謀敬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桓公見敬仲能立爲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敬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敬仲敬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桓公與敬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四十一年管敬仲疾革桓公問敬仲曰群臣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及敬仲卒

春秋諸君臣傳

卷之四

六

桓公不用其言遂亂敬仲每自歎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死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敬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爲載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大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敬仲之力也仲爲謀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敬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敬仲因令燕脩召公之政桓公實欲

背曹沫之盟敬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公之伯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敬仲富侔公室有三歸塞門反坫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爲侈敬仲旣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率爲名大夫焉

潛菴子曰余嘗讀敬仲所著書紀綱具備足以成經濟之功使生於西周盛時將不得爲王者輔佐乎雖然一敬仲耳世三逐之至齊桓專用之而伯天下故吾夫子稱曰如其仁如其仁蘇長公猶謂既死不能進賢退不肖爲不知本可慨也夫

仲孫湫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莊公薨慶父弑子般成季奔陳閔公立慶父猶專政國人危之是時齊桓公主伯志在匡復以屬諸侯於是使仲孫來魯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

昏亂霸王之器也三十九年桓公使仲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先是子帶奔齊公欲言于王復之仲孫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公皆從之

潛菴子曰仲孫湫承桓公之命省難于魯目擊慶父稔惡不軌已露其機歸當暴白俾公聲罪以奉天討可也顧乃俟彼自斃爲辭而公亦欲乘釁取魯何哉故春秋書曰來則君臣俱失於是乎見矣

高侯

高侯字敬仲姜姓太公之六代孫文公之子公子

春秋諸侯傳

卷之四

九

高之孫以王父名爲氏桓公始霸魯嘗叛之十四年莊公以齊師荐至又以母文姜所制求婚於齊齊乃遣高侯受成於是侯及魯莊公盟于防遂納幣以成婚是爲哀姜及莊公薨慶父構亂子般與閔公繼弒魯於是曠年無君桓公乃遣侯將南陽之甲立僖公以定其位僖公莊公庶子閔公之庶兄也賢而能君而國人屬之成季請之故也侯魯城惡自鹿門至於爭門度地而城之自是慶父走莒不敢復入而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於父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初桓公自莒復國鑒於徒人

費石之紛如之亂乃用侯爲政鮑叔牙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桓公從之遂使夷吾代侯之任其後高氏世爲卿景公四年以高氏之難齊人思侯賢立其曾孫酈爲後

潛菴子曰高敬仲爲齊貴卿乃與魯之微者同盟固桓公謙接諸侯亦敬仲善下人也始佐齊治終定魯難以鮑叔一言遽遜相夷吾事成伯業不可謂不賢也四世之後緒將絕而復續宜哉

逢驪丑父

逢氏商諸侯封於齊至武王伐商以其地封太公

春秋諸侯傳

卷之四

十

有逢丑父者仕齊頃公爲卿士十年晉卻克伐齊師陳於鞍邠夏御頃公丑父爲右卻克傷於矢彊之鼓音不絕馬逸不能止齊師遂敗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公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絀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丑父教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茂爲右載公以免韓厥獻丑父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求丑父三入三出而後已遂得亡歸齊

潛菴子曰逢丑父相傳爲逢蒙之後蒙操戈入室以賊其師而丑父能舍身殉國解夫君難其視蒙固玉石矣故執於晉卻獻子聽言俾生之以勸事君者天之顯忠亶其然乎

晏嬰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父曰晏桓子桓子卒嬰鹿衰斬草經帶杖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非之曰此非大夫之禮也晏子曰惟卿爲大夫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四

十二

不自直也晏子事靈莊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莊公之納欒盈晏子諫不從莊公卒以是死方其難作崔杼閉門齊人莫敢至者晏子獨立於其門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四

十二

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不敢曰此民之望也於是崔杼慶封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予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予有如上帝乃軟崔慶既滅欒高方執齊柄以邺殷之邑六十予晏子晏子辭弗受吳季札聘於齊見晏子說之告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是時陳氏陰收齊民季子與晏子知之晏子嘗以事適晉晉叔向問齊故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其後陳桓子卒滅欒高專齊之政子孫代有齊國晏子雖以行義顯齊然不得任其國政蓋從容風議時有所匡救焉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爲更之晏子曰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焉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識之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愀然爲之省刑及其適晉公遂更其室還使宅人反之曰匪宅是卜惟隣是卜二三子先擇隣矣其可違乎公不得已從之公有疾梁丘據言於公請誅祝史公以問晏子晏子曰日宋

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而無媿心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

春秋諸傳

卷之四

十一

使也今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荏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執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遵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之疾苦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薄歛而疾有間遂出於泮吳子晉于造臺梁丘據在焉公曰惟據與我同矣吳子

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和如和羹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

春秋諸傳

卷之四

十四

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其後復從容爲公言陳氏將代齊公信之而不能用其言之不回類如此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懷然謝之曰嬰

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於是晏子延入爲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闕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大尺身相齊國各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他日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卒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春秋諸傳

卷之四

十一

潛菴子曰晏子儉以持已禮以下人歷事齊靈莊景三君犯顏敢諫畧無遜辭雖立崔慶陳鮑樂高之間屹然不動卒顯其君於天下固所謂才大夫也吾夫子適齊見之稱彼善與人交及泥谿將封一言竟沮夾谷之會欲以兵劫定公而害夫子曾不若越石御者其故何與

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媽姓敬仲之孫自敬仲奔齊世爲齊卿莊公四年將伐晉文子見崔杼曰將如君何

杼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五年公懼晉人之計欲朝於楚楚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謂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公聞有晉師使文子子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初東郭偃臣崔武子崇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崇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崇姜偃之姊也偃曰男女辯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夏五月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文子聞亂遂出奔至於他邦兄

春秋諸傳

卷之四

十六

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見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崔子也又可留乎又去之自是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是時宋向戌善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遂告於景公及諸大夫皆難之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復告於秦趙孟遂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年景公及陳侯蔡侯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春秋諸公傳

卷之四

十七

公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冬廬蒲癸王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廬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泄事麻嬰爲尸慶集

爲上獻廬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廬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擊之解舍左肩舍猶援廟桷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集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公故也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卒逐慶氏文子遂奔魯子無宇嗣

春秋諸公傳

卷之四

十八

潛菴子曰陳文子處崔慶之間縈身遠害人固高之矣然既知有逆謀不能預俾之寢知廬蒲癸將構難不能免慶氏於禍此夫子但許其清而不許其仁與

鮑文子

鮑文子國齊卿叔牙之後其兄曰牽因靈公母聲孟子之訴而刑其足齊人召文子而立之初文子去齊適魯爲施孝叔家臣施氏卜宰匡句籍頃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使爲宰以讓文子而致邑焉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文子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景公四十七年魯定公伐陽關討陽虎陽虎使焚萊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景公將許之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
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
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
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
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
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景公執陽
虎囚之文子卒時年九十餘矣

潛菴子曰鮑氏世爲齊卿多能諫之臣若國者雖
耄期不倦叔牙善薦賢與治斯亦其報也與哉

太史南史

太史南史俱不知其姓氏在齊而掌典故者嗣續
不一但紀其官而已莊公六年公驪如崔氏以崔
子之冠賜人崔子怒欲弑公以說于晉因侍人賈
舉而弑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怒其直筆
殺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崔子不
可盡殺乃舍之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也聞太史
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潛菴子曰崔子不軌路人所知矧爲太史者直筆

無疑奈何杼也稔惡殺人無已縱南史不徃其能
免天下後世之誅乎傳言齊有直史所以彰崔杼
之罪後世爲史者寧不爲之歛衽

虞人

虞人掌山澤守苑囿之吏初不詳其里氏景公二
十六年十二月公疾愈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
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
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
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潛菴之曰虞人之招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肯徃
世之爲士者朝叩秦關暮遊燕壁趨起嚙嚙而求
進曾虞人之不若矣無恠乎獨行者寡倫也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四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五

晉

申生

荀息

韓簡

狐突

狐偃

趙衰

胥臣

介之推

先軫

欒枝

卻缺

趙盾

董狐

范武子

荀林父

卻克

韓厥

范文子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五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晉

申生

申生晉獻公世子公嬖驪姬將黜申生立其子奚齊公烝于武姜嘗稱疾使奚齊蒞事猛足言於申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申生曰吾聞之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驪姬謀于優施賂二五使言於公請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屈公從之既又作二軍使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士薦諫不聽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不無所避舉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爲吳泰伯不亦可乎申生聞之曰子與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泰伯乎遂行克霍而反驪

姬益讒之是故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裒之衣佩之金玦申生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諧在中矣君故生心雖竭諧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鼻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還驪姬乃復以公命命祠齊姜申生歸福因寘鴆以告公公遂殺其傅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告于申生曰款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或謂申生辭君必辨焉申生曰不可君非姬氏

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韋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既而驪姬見申生而哭之申生遂雉經于新城之廟謚之曰共君

潜菴子曰晉獻公惑於驪姬驪姬欲立奚齊以計而殺其世子申生愛父不敢自明竟雉經而死可謂共矣先儒顧以陷父不義俾讒人構亂目爲大仁之賊無乃責人無已之意乎

荀息

荀息字叔晉公族隰叔之後食邑於荀曰荀氏爲晉大夫獻公世頻有號師公患之朝諸侯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號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廢而置之外廢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少長於君則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息偃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虞公許之故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二十二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號公又許之八月圍上陽十二月滅號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并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旦歸其職貢於王息操壁牽馬而歸於公公曰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獻公末年以驪姬故欲易太子而立其子奚齊使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

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及克殺奚齊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公子卓以葬獻公克又殺卓子于朝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潛菴子曰荀息始事晉獻逆探其意而謀取夫虞可謂知矣至於託孤寄命不能折之以義輕生徇死竟何益哉雖然以世衰道微而有不食言如息者夫子固與之亦知者不失言之明驗也

韓簡

韓簡晉大夫也韓萬之孫曲沃桓叔生萬萬受韓爲大夫故曰韓氏惠公六年秦穆公罪晉背約帥師伐晉公逆秦師令韓簡往秦師視強弱復曰師少於我閻士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入也煩已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狙一夫不可狙况國乎公令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

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師潰戎馬渾而止是時簡御公車秦獲公及簡以歸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既而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夫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可及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後卒謚定伯

潛菴子曰晉惠背施幸災貪愛怒鄰以致秦師之伐及其敗績見獲迺咎先公不從史蘇之占簡也能以敗德可數折之譴諫之意在矣

狐突

狐突字伯行文公之外祖父也其先本唐叔之後在戎狄者爲狐氏獻公娶二女於戎大狐姬生文公小戎子生惠公狐突以狐姬故事晉爲大夫獻公使傅太子申生十七年公以驪姬之惑欲易太子申生冬十二月使申生將兵伐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珮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

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太子將戰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不聽遂出戰敗狄而還突閉門不出旣而讒言曰申生有罪不用伯氏之言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夫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及惠公立改葬申生突適下國遇之使突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將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突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蔽於韓惠公六年秦晉戰于韓原秦獲公以歸惠公卒懷公立命諸臣無從亡人期期而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

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明年晉人殺懷公突之子二毛仕文公將上軍而偃佐之

潛菴子曰晉執狐突使召其子毛偃毛偃既委質於文公雖父召之必不來突知子之深且知天命在文公所以不召也懷公徒然殺突乃淫刑以逞耳未幾身殺高梁謂之無親詎不信哉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人

狐偃

狐偃字子犯突之子也文公之舅又曰舅犯爲晉卿獻公二十二年偃同趙衰顛頤魏犢司空季子奉公子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之子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公子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

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制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繫弔之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公子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長利公子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反命穆公公曰仁人也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秦人遂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之七年公子去狄之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九

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厭乎子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濟無亦晉之桑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焉及楚楚子玉請殺之乃止子犯王曰不可乃送諸秦穆公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

春秋左傳

卷之五

十一

其璧于河濟河入于晉師遂入曲沃是爲文公元年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于河上將以納王子犯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公以爲然故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取王弟帶于溫殺之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伐宋文公率齊秦之師以救宋將戰晉師退三舍辟之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义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

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乃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及諸侯之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矣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服其罪吾且柔之矣既戰大敗楚師于城濮子玉死之文公歸行賞以子犯爲首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三年

春秋左傳

卷之五

十一

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要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子犯與有勞焉子犯卒子射姑立射姑字季佗食邑于賈曰賈季與父皆有從亡之功
潛菴子曰子犯從晉文公出亡十九年艱難險阻備言嘗之使無子犯周旋左右安能反國旣反國

復位又輔相之以取威定伯爲中國盟主可謂忠矣或者猶咎濟河投璧有要君之意焉柰之何哉

趙衰

趙成子衰字子餘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以爲氏造父七世孫叔帶始入晉事文侯又五世爲趙夙獻公使爲將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成子成子事獻公之子重耳驪姬之難成子從公子出奔狄居十二年從公子去狄適齊又適楚是時惠公卒秦穆公召公子於楚將納之成子從公子入秦秦穆公歸公子女五人懷

秦書名傳

卷之五

十三

嬴與焉公子以懷嬴經爲子圉妻也將辭焉問於成子成子對曰禮志有之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公子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穆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使成子從穆公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成子相如賓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成子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成子曰君稱所

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穆公納公子於晉是爲文公文公二年受原於周而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公以成子爲原大夫謂之原季四年公將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成子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公從之使卻縠將中軍以成子爲卿成子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如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

秦書名傳

卷之五

十三

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將下軍公使成子爲卿成子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成子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成子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箕

鄭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
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
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成子佐
上軍五年成子卒子盾

潛菴子曰人臣之事君也以推轂爲公以竊位爲
耻求如成子三讓爲卿而忠烈侃侃非其卓有定
見疇克爾哉所以從亡諸士莫之或倫也

胥臣

胥臣字季子食邑於曰曰曰季官爲司空又曰司
空季子獻公二十一年從公子重耳奔狄惠公卒

春秋左傳

卷之五

十四

公子入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匱
沃盥旣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
懼降服囚命穆公見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
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
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
也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
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
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
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
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

春秋左傳

卷之五

十五

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佶倮依是也唯青陽與倉
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
少典娶于有蟾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
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
帝用師以相擠也異德之故也異姓男女相及以
生民也同姓畏黷黷則生怨故取妻避其同姓今
子與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
可乎公子於是歸女而納幣且逆之公子之在秦
也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
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又無爲也季子曰吉是
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
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
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
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源以資之土厚而樂其
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
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
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
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
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

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
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
得國之卦也既而穆公納公子于晉是爲文公文
公立以季子爲卿代先軫佐下軍城濮之戰季子
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師潰楚師是以大敗
文公學讀書於季子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
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襄公之
爲太子也公將使陽處父爲之傳問於季子曰處
父其能教誨驪也使之善乎對曰是在驪也蘧條
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

春秋左傳

卷之五

十六

可使援矇矇不可使視瞽瞍不可使言聾聾不可
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
缺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太
任娠文王不憂少洩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
文王在母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
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於諸弟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
賢良及其即位詢于八虞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
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
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

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
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
直鉤蘧條蒙矇侏儒扶廬矇矇脩聲聾聵司火僮
昏聵瘖僬僬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
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季子嘗出使舍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歸
而言於公以爲下軍大夫襄公六年季子卒
潛菴子曰觀胥臣之從晉文出亡也有問則對而
皆揆義協禮動中肯綮卒濟人事又善舉賢史稱
多能其必有所試矣

春秋左傳

卷之五

十七

介之推

介之推晉隱士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爲公子出
亡從者五人推與焉旣而秦送文公至河子犯要
盟於文公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
之況於君乎請亡時推從船中笑曰天實開公子
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
同位及文公新立適周襄王有弟帶之難出居鄭
告急於晉文公方發兵從亡群臣多自以爲功者
大則封邑小則尊爵以賞之賞未至推推亦不言
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

無親外內俱棄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竊耻之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游天下龍飢乏食一蛇封股龍反于淵安其所四蛇入穴各有所處一蛇無穴號于中野蓋公出亡餒甚推嘗封股食之公見其書曰噫必介子推此寡人之過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封之以爲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潛菴子曰春秋之世急功利喜夸詐匪獨齊俗爲然忠如舅犯尚要文公而介子推羞與爲比視祿位猶虛舟飄瓦雖公之失亦不畜怨携母子遠隱至赭其山不出而死至于今晉人哀之遇寒食節絕炊謂之禁煙蓋傷介子也

先軫

先軫晉大夫食采於原亦曰原軫文公四年楚成王帥諸侯之師以圍宋宋使公孫固來乞師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齊免矣於是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卻縠卒軫自下軍佐超將中軍爲元帥上德也楚圍宋宋使門尹般來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擊楚齊秦不欲若之何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遂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復圖之公說乃執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爲之退三舍次

于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公許之軫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公是故策命于王爲侯伯軫之功也公卒襄公立秦師將襲鄭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我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獲其三帥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若何公許之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公敗狄于箕軾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公命其子衎且居將中軍潛菴子曰荆楚恃強憑陵諸夏人皆危之不有先軾獻謀城濮一戰文公其能主盟取伯乎至於文公既沒襄公即位忘親背惠墨衰經即戎亦軾之謀也始不與功而終謂懷利春秋之旨微矣

樂枝

樂枝姬姓晉靖侯孫樂賓食邑趙州平棘西北十六里古樂城是其地以邑爲氏枝共子之子貞子賓之孫也晉文三年蒐于被廬作三軍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樂枝貞慎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貞子將下軍先軾佐之及公次于城濮聽輿人之誦疑焉狐偃曰戰也公曰若楚惠何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子玉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公使貞子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公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旣而楚右師潰貞子使輿曳柴僞遁楚師馳之爲晉軍夾攻楚左師亦潰左右皆敗績鄭伯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氏九行成于晉晉使貞子入盟鄭伯公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襄六年貞子卒其子孫世爲晉卿最盛

潛菴子曰貞子事晉文公趙成子稱其貞慎可以爲輔及從文公出師臨事好謀出律以減卒能使

公定伯其真不負所舉矣成子其知人哉

卻缺

卻成子缺芮子公族也其先食邑於卻故以爲氏至芮受采於冀亦曰冀芮芮缺耕于冀胥臣使過冀見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謂川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

春秋傳

卷之五

五

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襄公元年狄伐晉公敗狄于箕缺獲白狄子反自箕公以一命命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襄公二年晉伐衛取其邑靈公元年趙盾爲政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六年代箕鄭將上軍新城之盟蔡人不與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成公六年趙盾卒胥克有蠱疾缺爲政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明年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景公二年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亦狄之役遂服於晉狄公往會衆狄于檣函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缺

春秋傳

卷之十

五

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子克

潛菴子曰胥臣之舉卻缺卻缺之廢胥克可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矣旣而胥臣畜怨禍延三卻俾喜怒不以其類惜哉

趙盾

趙盾字孟趙衰之子也亦曰趙宣子衰從文公在狄狄人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娶季隗而以叔隗妻衰生盾衰居晉時取

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反國趙姬請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衰卒盾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通逃由質要治舊湊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謀立長君盾欲立公子雍曰雍好善而長其母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其已次之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秦大而近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兵送之將入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頃首於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言猶在耳其忍棄之盾畏偪乃肯先蔑以禦秦師盾將中軍及董陰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遂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師還

太子即位是爲靈公靈公元年狄人侵魯魯使告于晉盾使因賈季問狄相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二年盾會諸侯之大夫盟于衡雍六年秦以令狐之役來伐取羈馬盾禦之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遁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之卒也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八年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十三年楚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於是靈公侈盾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靈公患盾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噉夫樊焉明搏而殺之盾闔且出提彌明死之初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全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

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戈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盾出奔趙穿攻公於桃園而弑之穿蓋盾從父昆弟之子也盾聞難未出山而復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故晉無公族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盾請以括爲公族括即屏季趙姬之愛子盾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春秋左傳

卷之五

二十六

潛菴子曰靈公無道宣子數諫公惡之始焉用人終則以犬皆弗克害故宣子不得已而出亡亡未踰境適聞弑君之變反而復讐討賊斯正卿責也顧乃視如路人命之逆公子于周而立之其忍心縱惡亦甚矣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由是夫子春秋因之垂法後世推見至隱何如哉

董狐

董狐晉太史也董之先本周人辛姓有有者二子適晉官太史董督晉典籍以世功遂爲董氏狐其

後也狐當靈公時公侈趙盾驟諫公患之欲殺不果盾出奔未出山聞趙穿弑公于桃園旋反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潛菴子曰弑君者穿也而欲弑者盾也故狐直書曰盾弑夫子因而不改無乃誅意之法乎後世紛紛反謂三傳妄說誠夫子罪人矣且疑以傳疑讀春秋者皆然吾於穿盾也奚辨

春秋左傳

卷之五

二十七

范武子

范武子晉卿士會也字季士薦之孫士薦生成伯成伯生武缺武缺生士會佐文襄靈成景始以士爲氏及食邑於隨故稱隨季後受范更曰范氏或稱范季焉文公時武子尚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旆祁瞞于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武子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武子與其謀

馬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謀立公子雍使先蔑及武子如秦逆雍將還穆嬴日抱太子以哭于朝趙孟患之乃背先蔑立靈公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武子遂與先蔑奔秦武子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日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武子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靈公六年秦伯伐晉取羈馬趙盾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武子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

秦書名臣傳

卷之五

三

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壁祈戰于河遂掩晉上軍上軍不動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褻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侵晉入瑕而還七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始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盾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

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武子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武子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武子武子辭曰晉人虎豺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

秦書名臣傳

卷之五

三

爲劉氏靈公失道趙盾患之將諫武子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荀林父帥師救鄭鄭楚已平林父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

平之而伐之則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蕩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華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功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則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五

三十一

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哉不可乃以中軍佐濟晉師從之果敗于武子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穀有景公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武子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冬公使武子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問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應宴有共何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義以脩晉國之法卻克之怒齊也誓欲報之還請於公弗許武子乃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然以類者

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卻獻子爲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更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卻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五

三十一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文子爲政有令名晉國賴之潛菴子曰余攷范武子其上也忠其慮事也審其居家也理其臨民也治使遭明主則其功烈豈止如是已哉惜乎晉靈不君成景致嚴而武子請老及既沒趙文子稱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當時以文子爲知人而武子之人品可想見矣

荀林父

荀桓子林父字伯文公時爲戎御文公五年作三

行以禦狄桓子將中行故別稱荀氏爲中行氏襄公之卒也太子尚幼趙孟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如秦桓子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十年宋人弑昭公明年桓子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十三年桓子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討齊皆取賂而還春秋左傳卷之五 三十二

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諱之罪也失屬亡帥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及戰晉師敗于郟桓子歸而請死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其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公使復其位五年晉爲郟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大懼潞子嬰兒之夫人景公之妹也鄭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年公使桓子伐之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鄭舒奔衛衛人歸諸

晉晉人殺之公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是歲林父卒子庚立

潛菴子曰荀桓子當時稱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何乃因先穀失霸之言獻子分惡之說遽三軍濟河以致敗績穀之剛愎固足以殺其軀而桓子雖請死獲免其能逃棄師之罪乎此聖人獨責夫桓子也

卻克

卻獻子克成子缺之子也爲晉卿嗣成子佐上軍

春秋諸公傳

卷之五

三十四

景公八年使獻子徵會于齊齊頃公以其跛也惟婦人使觀之獻子登婦人咲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獻子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時范武子將老退自朝召其子燮曰吾聞之弔人之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乃請老獻子代爲政十一年衛孫桓子魯臧宣叔以戰敗怒於齊皆來乞師同主於卻獻子公許之七百乘

春秋諸公傳

卷之五

三十五

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六月及齊師戰于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齊侯幾獲之逢丑父與公易位故免事具韓厥逢丑父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獻子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朕散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譬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在晉獻子許之於是及齊國佐盟于袤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魯成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師還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春秋左傳

卷之五

三六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如獻子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明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獻子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咲辱也寡君未之敢任獻子卒樂書爲政

潛菴子曰郤獻子不忍一咲之憤而暴二國之師雖齊頃有以致之而獻子遷怒如此後三郤滅宗或人歸之陰禍誠然乎哉

韓厥

韓獻子厥韓萬之玄孫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得封於韓原曰武子因以韓爲氏武子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女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景公三年獻子爲司馬晉楚戰于郟實在行焉十一年從郤克伐齊戰于鞍齊師敗績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獻子夢其父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齊郟夏御頃公逢丑父爲右郟夏謂公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頃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恭母張喪車從獻子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獻子俛定其右故逢丑父得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驟結於木而止獻子執繫馬

春秋左傳

卷之五

三七

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
街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
敏攝官承乏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頃公以
免獻子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既而免之語具丑
父傳明年晉作六軍以獻子爲卿賞鞍之功也十
五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
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將新中
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
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

春秋諸侯傳

卷之五

三

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隄
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
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
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從
之晉遂遷於新田是歲獻子從欒武子救鄭將與
楚戰獻子與知莊子范文子俱諫以爲不可武子
從之而還十七年公以孟姬故討趙同趙括而裂
其田獻子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不可以
無後於是公復立趙武而反其田焉厲公三年獻
子將下軍從欒書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八

年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獻子獻子辭曰昔吾畜
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
莫之收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厲公竟遇弒晉人立悼公欒書卒獻子爲政楚人
伐宋宋華元來告急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成霸安強自宋始也悼公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
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明年獻子帥諸侯之師伐
鄭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
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
陳公及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晉於是乎復霸七

春秋諸侯傳

卷之五

三

年而獻子請老荀偃爲政
潛菴子曰韓獻子忠以事君正以處已惟忠故不
徇私惟正故不能陷於非義所以爲晉老臣而善
始善終繼世而不替宜哉

范文子

范文子欒字叔嗣武子告老以文子爲上軍佐從
卻克敗齊師于鞍景公十七年聘于魯言伐鄭魯
人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
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
也欒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齊侯朝

晉公使韓穿言魯以汶陽之田歸齊於是諸侯皆貳十八年晉會諸侯于蒲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公覲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也公以語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厲公六年將伐鄭文子不可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

以事君多矣書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林父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旣戰楚師大敗共王中目乃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安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七年士燮卒難作始於三郤卒及於公子句嗣幼潛菴子曰文子事景公未幾公薨而厲公即位無道故文子釋楚以爲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矧驕虐如厲公耶至於鄢

陵歸而祈死非有先見之明其能然乎此武子之德所以不泯也故左氏書曰卒而蘇濠城古史謂自殺何哉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六

晉

知瑩

祁奚 午附

魏絳

范宣子

趙文子

士文伯

史趙

師曠

叔向

女齊

韓宣子

解揚

魏舒

右晉臣三十二人

二泉山人論曰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吾觀之春秋國之世

臣莫有盛於晉者狐先轅卻范魏韓荀羊舌樂祁此其大者也之數族者世有其人與國終始蓋他國未之有也人之言曰維楚有才晉實用之其然豈其然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六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晉

知瑩

知武子荀瑩字子羽知莊子荀首之子而中行桓子林父之季弟也莊子別食知邑故又稱荀氏爲知氏景公二年楚人入鄭既成而去之桓子帥師救鄭欲還先穀不可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既濟而戰遂敗績楚熊負羈囚武子以歸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景公十一年莊子佐中軍欲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以求武子所善鄭皇戌言之于楚王王許之明年歸武子於晉王送之曰子其怨我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報事不以纍鼓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收德王曰子歸何以執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繫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自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之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死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職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武子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所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武子善視之如賓出已者賈人曰吾無其功敢居其實吾小人也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厲公六年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伐陳至于鳴鹿遂侵蔡鄭人猶未服也武子如魯乞師以

伐鄭八年春樂書荀偃使人弒公使武子與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之二年會諸侯于戚魯孟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明年悼公盟諸侯于雞澤許靈公不至武子遂帥師伐許八年楚子囊伐鄭鄭及晉平九年武子代韓厥爲政遂會諸侯以伐鄭其令於諸侯曰脩器械盛餼糧歸老幼若疾于虎牢肆晉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盟于戲將盟鄭士莊子爲載書鄭子驂易其辭荀偃請改載書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圖而退荀偃息師而來終必成鄭何必公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君能之乎

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十年夏四月悼公會諸侯于粗荀偃士魴欲伐偃陽而封宋向戌武子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又於偃陽荀偃士魴請班師武子怒授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魴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間甲午滅之是會也宋公享公於楚丘請以桑林武子辭荀偃士魴曰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魴欲奔請禱焉武子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已而公病有間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可與戰矣樂鯀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與楚夾潁而軍鄭子驂潛涉潁以從楚師盟欒黶

欲伐鄭師武子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遂還師侵鄭北鄙而歸其後鄭人懼又以晉之不疾我也故服於晉十三年荀瑩卒

潛菴子曰資善聞義君子所貴也知武子資善而行聞義而服充此以往則可優於天下而況晉國乎至桑林之禱毅然辭之而不惑夫鬼神稱以知氏有由然哉

祁奚

午附

春秋列傳

卷之六

五

祁奚獻侯之後也其先食邑於祁故以爲氏悼公即位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及請老公問可代稱解狐其舊也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桑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質直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於是公使午爲中軍尉浚平公而軍無秕政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

舉不隱子悼公以祁奚爲公族大夫

潛菴子曰祁奚舉賢無私心釋人無私德故內舉子外舉仇皆爲君慮國壹其志而已視彼後世廢叙其子不問賢否而務欲富貴以貽危者果何如哉

魏絳

魏莊子絳武子犇之子武子之父曰畢萬畢公高之後萬事獻公爲大夫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爲氏晉文公爲公子出亡武子嘗從之及文公誅不禮於曹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官免其族以報盤飧之

春秋列傳

卷之六

六

惠武子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冀僖負羈氏武子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武子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躍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武子卒絳嗣爲大夫悼公元年爲司馬三年公會諸侯盟于鷄澤公弟揚于亂行於曲梁莊子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于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雖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後漢書書卷伏劍士魴張芝止之公讀其書曰日

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公於是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四年無終子使其臣孟樂來絳因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撓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樂武羅伯因熊羆羗圉而川寒泥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之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過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

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愆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悼公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若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九年冬公會諸侯之帥伐鄭未能定鄭而歸公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輪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絳之力也十年城梧及制絳與士魴戍鄭取成而還十一年鄭人賂公以師惺師觸師蠲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鐃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隱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敗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十三年卒子舒

潛菴子曰昔人稱莊子有綏御之才諫諍之忠內脩政事以懷諸侯外和戎狄以佐中夏故能三駕九合莫之與爭雖蒙金石之賞猶不忘戒信如是

謂之君子有以哉

范宣子

范宣子士句文子燮之子也厲公末年宣子尚幼樂書謀弑厲公執公以召宣子宣子辭之悼公五年楚子囊爲令尹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戴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八年宣子聘于魯告將用師于鄭魯享之賦標有梅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公使宣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宣子曰天之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故王叔來奔十三年荀瑩士魴卒公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宣子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宣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吳侵楚楚人敗之吳人告于晉晉會諸侯于向以謀楚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於楚也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駒支辭不服乃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是歲也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懼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欲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析文子以告公公恐晏嬰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遂夜遁四年荀偃卒宣子爲政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十二

侵齊及穀聞齊有喪而還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宣子言於公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公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初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桓子嘗逐范鞅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怨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盈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秋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熊而囚伯華叔

向籍偃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盈自楚適齊八年齊人潛納樂盈于曲沃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緡侍坐於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王緡曰奉君以走固官必無害矣且樂氏多怨子爲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緡使宣子墨綬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官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十二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授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之則乘

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
曲沃宣子使圍之既克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出
奔宋宣子卒趙武代之

潛菴子曰范宣子幼而不從弑君之謀其良知固
未喪也迨長雖藉父祖之資操強晉之柄揖遜從
事六卿輯睦猶有足道者但不能察嬖妾亡子之
誣私意以逞殺害忠良范氏德澤始衰焉寧不爲
之扼腕

趙文子

趙文子武字孟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莊子爲下

春秋諸侯傳

卷之六

十三

軍將早卒趙嬰通于莊姬原同屏季放之景公十
七年莊姬以趙嬰之亡也譖於公曰原屏將爲亂
樂卻爲微公討趙氏殺趙同趙括文子從姬氏畜
于公宮故免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
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文子
而反其田悼公立使文子爲卿十三年爲上軍帥
平公十一年代范宣子爲政文子令薄諸侯之幣
而重其禮魯叔孫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

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

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矣十二年文子及楚令尹子木合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弭兵也鄭簡公享文子于垂隴子展

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文子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

志子展賦草蟲文子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

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文子曰牀第晉之言

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文子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

春秋諸侯傳

卷之六

十四

文子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
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文子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公孫段賦桑扈文子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
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
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
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子木卒文子喪之如同盟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

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文子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乃召之謝過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辱在泥塗又美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與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是歲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十七年及楚令尹子圍尋宋之盟會諸侯之大夫于號宋之盟楚人先欺子木復衷甲焉文子不與之競及是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國家不罷民無謗譏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

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有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令尹享文子賦大明之首章文子賦小宛之二章文子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文子歸及魯叔孫曹大夫過鄭鄭伯燕享之子皮戒文子禮終文子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文子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文子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文子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文子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與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文子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文子於穎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

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秦景公之弟鍼曰后子奔晉見文子文子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文子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文子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固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七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文子曰天乎對曰有焉文子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文子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是歲十二月庚戌文子果卒

潛菴子曰趙文子退然若不勝衣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誠晉國之名卿矣以至寬仁由禮樂善下士存事君之小心施比人之大德詩云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以爲文子乎

士文伯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士弱之子其先本陶唐氏裔歷虞夏商周成王遷之於杜爲伯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爲士師故爲士氏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昏見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果災明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冬十月辛酉衛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平公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懽懽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謬寡人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八

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文伯之子彌牟亦爲晉大夫

潛菴子曰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春秋去古未遠傳術有人若士文伯者測驗不爽毫髮使當時諸侯遇災而懼脩德以禳之其不反災爲祥者幾希矣

史趙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

春秋諸傳

卷之六

一九

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貉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月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顯帝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

水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遂代有齊國昭公元年魯昭公之母齊歸薨公不感晉之送葬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孫于齊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卜救鄭遇

春秋諸傳

卷之六

二十

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弑悼公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

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潛菴子曰史趙長於筭數預知休咎斯春秋之良太史也後世唐都洛下閔李哀之流亦精推測其默契是術者乎抑或有所授乎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諮稟之悼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構亂獻公出奔齊悼公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十一

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

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平公立問人君之道師曠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他日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其賢不智也知而不言不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十二

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三年楚公子午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旣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二十四年春有石言於魏榆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

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夫夫樂以聞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今君說新聲欲母衰得乎自是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潛菴子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師曠聞樂而知晉室將卑非心通乎道其孰能之觀其對悼公默寓諷諫對平公超在仕賢廣開耳目以培植元氣匪徒知聲音而已宜孟軻氏稱其聰而宋儒謂之博達也與

叔向

叔向名肸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伯僑之孫突爲羊舌大夫因以爲氏事獻公爲軍尉從申生伐臯落氏勸申生以死易亂者也突生職佐祁奚爲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次即叔向次曰虎季曰鮒叔向博識多文辭悼公十四年從荀偃伐秦平公立使叔向爲傅二年從公伐齊齊師夜遁十四年從上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三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三

句會諸侯于柯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乃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盈嬖之六年士句逐樂盈殺叔虎囚叔向焉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對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言於宣子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是歲士句錮樂氏會諸侯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晉以孫林父之愆執衛殤公齊侯鄭伯爲衛故如晉晉燕享之公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鸛之桑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乎子展儉而壹明年宋向戌請弭兵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將盟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爲不信單斃而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二十五

武會楚公子圍于虢公子圍設服離衛趙武問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如何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然必不終也趙孟曰何故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十八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平公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向言於公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二十六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二十二年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以責之是歲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境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傲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公說乃逆之昭公成虢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向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漬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

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魯于晉公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

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
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魯君不與盟晉執
季孫意如已而將歸之惠伯請從諸侯之會宣子
患之乃謀於叔向因使叔魚說之已而意如懼遂
先歸使惠伯待禮明年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
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
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
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
以買直鮒也需獄刑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
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
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
與叔魚於市叔向卒其子楊食我有黨於祁盈祁
盈之亂食我助之晉人殺祁盈并殺食我遂滅羊
舌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妻夏姬其母止之叔
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食我始生子容之
母走謁諸姬曰長叔嬖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
氏矣遂弗視

潛菴子曰叔向當晉楚多故同盟有衷甲之變交

聘有司官之業苟學不足以達理智不足以應事
身受其辱國被其患矣然於邾南之會擁三十萬
衆臨之以威抗之以下諸侯貼爾服從且直諫多
聞明於得失三代之士庶幾焉孔子稱曰遺直蓋
非春秋人才也惜乎不幸終老衰晉殆命矣夫

女齊

司馬女叔名齊晉大夫也或曰司馬侯又曰叔侯
悼公與叔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
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
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

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
太子彪平公十一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以討衛
執甯喜北宮遺使叔侯以先歸十四年齊高子容
與宋司徒見智伯叔侯相禮賓出叔侯言於智伯
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智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
人實斃之將及矣晉平公母杞出也魯嘗侵杞平
公使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曰齊也
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
虞號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

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將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無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十七年秦后子鍼奔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叔侯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侯以告公且曰秦后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二十年楚靈王使椒舉來聘求諸侯公欲勿許叔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

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來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人神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德政則救亡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商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公乃許之二十一年魯昭公來朝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叔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爲不知禮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也叔侯見曰吾聞子有和之怒吾以爲不信且子爲正卿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和

大夫非子之任也宣子從之叔侯卒二子叔游叔
寬嗣叔向見其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
吾無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
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今夫子往矣我無所比
焉爾

潛菴子曰甚矣禮之有益於爲國也爲國以禮則
三綱正九疇叙尊賢使能民安物阜於國之治也
何有晉平公徒知儀文而不究禮之實故叔侯慙
慙開諭無乃以禮引君者與

韓宣子

春秋左傳

卷之六

三

韓宣子起獻子子也獻子之長子曰無忌爲公族
大夫有廢疾獻子之告老也將立之辭曰詩曰豈
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
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
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
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
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獻子從之使宣子朝
遂老悼公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九年宣子爲
卿佐上軍平公十二年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
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

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宋向戌善於趙文
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先
以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宣子曰兵民之殘也
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
將許之弗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
矣文子從之於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十
八年宣子代趙文子爲政公使聘于魯觀書於太
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享之季武
子賦縣之卒章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曰敢拜子
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
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
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
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
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
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
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
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
瓜答之十九年鄭簡公朝晉子豐之子公孫段相
甚敬而卑禮無違者平公嘉焉賜段州田州田樂

春秋左傳

卷之六

三

氏邑也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公孫段之獲州田也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故是歲宣子如齊逆女公孫蠆以其女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

春秋左傳

卷之六

三十五

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鄭罕虎來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若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二十一年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靈王將以宣子爲闢而使叔向爲司宮用遠啓彊之諫厚爲二子之禮而歸之

昭公六年宣子聘於鄭初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至是謁諸鄭伯子產曰非官府之守噐也寡君弗知宣子買諸賈人既成矣商人曰必告諸執政宣子請於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實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辱而使敝邑與商人食言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宣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罪焉敢辭之宣子歸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蘼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頃公十二年宣子卒魏獻子代爲政起之

春秋左傳

卷之六

三十六

孫不信字伯音與魏舒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者

潛菴子曰韓宣子觀書太史而知周禮在魯及其愛貧而叔向賀之可謂賢矣至州田之請玉環之購未免貪利玩物一聞人言畏而自止其亦善於補過者哉

解揚

解揚字子虎晉大夫也解狐之後其先食采於解因以爲氏靈公三年公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景公六

春秋左傳

卷之六

三七

年楚圍宋宋人使樂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君其待之乃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成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

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晉爵之爲上卿

潛菴子曰解揚承君之命不爲利誘不爲威誅古之善於爲使者視諸義而已楚莊王能義其言釋而俾歸斯可以主伯矣

魏舒

魏獻子舒莊子子也平公十七年從荀吳伐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將戰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

春秋左傳

卷之六

三八

以狗爲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咲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頃公十二年祁盈作亂楊食我助之公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於是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

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縛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踈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獻子獻子曰辛來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獻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

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有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定公二年獻子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且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後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千位以作大事乎明年諸侯之大夫城成周獻子蒞政彪後復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寧潛菴子曰大夫之善於爲國者在用人不疑與夫改過不吝也魏獻子二者兼而有之宜其世享晉祿福及子孫傳言所以興不其然乎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七

楚

令尹子文 歲尹克黃附

屈完

薦賈

孫叔敖

申叔時

申叔時附

子囊

選子馮

申叔時附

屈建

椒舉

申無宇

子革

左史倚相

伍奢

尚附

奮揚

沈尹戌

子西

公子啓

申包胥

鬬辛

懷附

吳由于

遂固附

右楚臣二十六人

二泉山人論曰夫人之才何國蔑有亦焉不學而孟子獨稱陳良者爲其悅周公仲尼之道也苟悅周公仲尼之道則固天下之才也何楚產之有故吾論人於楚必以不得罪於春秋者先焉春秋之道周公仲尼之志也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七

付吳後學潛菴姚 容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楚

令尹子文 歲尹克黃附

鬬子文伯比子芊姓若敖熊義之後也以邑爲氏初若敖娶於邲生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方是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桓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

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禄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

春秋左傳

卷之十

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第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闔般爲令尹越椒與蕪賈譖闔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蕪賈復殺之遂處于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于皐汭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

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敗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鄭公

潛菴子曰子文三仕三已而喜怒不形故其爲政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尚功推賢不私族人可謂篤於忠貞矣有穀以貽孫子夫豈偶然之故哉

屈完

屈完楚大夫一日將軍芊姓楚之公族其敖屈瑕食采於屈因以爲氏成王十六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王使行人與師言師進次于陘夏王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完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衆無所用之於是完及諸侯盟于召陵而退

潛菴子曰桓公以八國之師伐楚楚人震恐既而

退師召陵卒與楚盟春秋大夫來盟者必書君使屈完之來不書使者時完爲政於楚得以專命故齊桓許之乃退而與盟耳亦可見桓能禮使兵不血刃歟乎王者之師夫子謂之攘夷不亦宜乎

薦賈

薦賈字伯羸芊姓蚡冒之後遷章食邑於薦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爲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

春秋諸公傳

卷之十

四

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中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

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戰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不設備莊王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仍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王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棗林以伐鄭薦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揚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薦賈爲工正賈與子越譖子揚而殺之故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圖賈於轅陽而殺之

春秋諸公傳

卷之十

五

潛菴子曰伯羸幼時能料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則敗可謂聰矣及庸人率群蠻以叛又戒堅壁清野出師襲之果滅庸及子文卒乃狗子越之譖殺子揚已亦蹈禍智愚懸絕俾初終皆戾吁惜哉

孫叔敖

薦艾獵薦賈子也亦曰孫叔敖後以叔敖爲氏莊王九年薦賈見孫叔敖於王旣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礙

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饌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卅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爲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臣爲不肖使相楚國人皆賀而子獨弔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取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爲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

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潛菴子曰孫叔敖爲兒時嘗出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或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母曰兒勿憂有陰德者陽必報之且德勝百祥仁除百禍兒其戮穀矣後果爲相黜陟裕如十

世享祀叔敖其澤遐哉

申叔時 申叔跪附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

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共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予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

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也諸侯之慶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比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
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
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
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
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
子反死之先是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
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時申叔晚從其
父申叔時將適郢遇之歎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
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反
幣而以夏姬行果如晚所料云

潛菴子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
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也苟非申叔時設
詞善諷能如是乎亦可見其勇於改過矣他日伐
宋因懼而與之平伐鄭而知子反敗績若申叔時
者其古之謀臣哉

子囊

春秋左傳

卷之七

十

春秋左傳

卷之七

十一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子共王弟也共王二十三年
代公子壬夫爲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
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鄆以救之二十
六年冬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
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
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
遷業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
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
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
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
不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
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
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彘來告將服于
晉子囊使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

千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禩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夫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石臬猶在楚石臬言於子囊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七

十一

潛菴子曰忠民之望也子囊生不誤國死不忘君非竭志盡忠者不能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子囊以之

遠子馮申叔豫州

遠子馮孫叔敖從子康王二年子馮爲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豫申叔時之孫也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既而子南敗復使子馮爲令尹子馮相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子馮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七

十三

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子蔦掩

潛菴子曰遠子馮爲令尹而多寵人是蹈子南之轍也履霜堅冰至不占有孚矣申叔豫知之故抗詞以諫子馮頓悟辭去不惟豫善保躬而子馮亦得全歸申公之澤其綿哉

屈原

屈原字子木

卷之十

十

屈原字子木蕩之孫到子夕之子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爲莫敖子夕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子木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子木爲莫敖十二年代遠子馮

卷之十

十

十

爲令尹舒鳩人叛楚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遠掩爲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遠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軍兵徒卒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薦子馮請退師以湏其叛今叛而獲之薦子之功也以與薦掩十四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弭兵子木衷甲欲以害晉而不能宋人兼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旣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款神人

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明年子木卒趙孟陬之如同盟

潛菴子曰子木辭芟以祭其父可謂能奉祀典不從亂命矣然其代遠子馮爲令尹伐吳滅舒鳩乃歸功於子馮以賞其子焉掩又何其遜而公也至于會盟先爲不信欲衷甲害晉宜大宰知其將死而趙文子喪之亦不以隙而廢其好與

伍舉

伍舉者芊姓楚大夫伍參子也乃負之祖父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與聲子相善娶於王子牟子

春秋諸侯傳

卷之七

七

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舉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因及舉懼而奔鄭之故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才能堪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其位聲子使舉之子椒鳴逆之郊敖四年令尹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繼而弑之使赴于鄭舉問應爲後之辭焉使者對曰寡大夫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旣立是爲靈王三

年使舉如晉求諸侯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于中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

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

春秋諸侯傳

卷之十

十

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王示諸侯侈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有

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之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六

造於中軍王問諸舉舉曰成王允許許偃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六年靈王爲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上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器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

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遠近大小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楚其殆矣子奢孫尚貞

潛菴子曰伍舉之事楚靈弼違左右而彌縫其闕可謂嘉謀懇懇陳矣奈之何若橫鑿不相入然底于衆潰親離卒餓迫而死雖欲追嘆舉之忠言不亦遲乎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九

申無宇

申無宇仕楚爲芋尹故曰芋尹無宇郟敖二年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大焉何以得免公子圍弑郟敖而篡立是爲靈王三年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

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聞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數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十年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

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使公子棄疾爲蔡公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無宇之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王公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斷王旌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潛菴子曰申無宇爲芋尹遭靈王不君諄諄勇諫論陳蔡不羹之患捷於影響其子女荷王全父之恩不避其難卒能葬以報之雖君子曰從而逆然於君臣父子兩得其所矣

子革

然丹字子革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以父名爲氏

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爲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以爲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父諫公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旣逼子革曰請狩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若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子革乃歸于楚王旣縊平王立使子革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聞蠻氏之亂使子革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旣而請立其子王從之潛菴子曰人臣事君君有大欲而臣啓之固不可

若因其欲以導之俾觸類痛感猶足爲善也故子華與楚靈言始然之終諷之柰何欲心侈肆迷而弗悟乾谿逼難方知取辱哀哉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楚大史也古者左史記言故以官稱世爲左氏倚相嘗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倚相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耄老故欲見以交儼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曆聖武公子實不敵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具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子亹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倚相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遠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未能遠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潛菴子曰子亹怒左史之謗及聞其言乃謝過子期欲以妾爲妻承左史之諷而止之二子善於補過者也然則左史其良史哉

伍奢 尚附

伍奢舉之子爲楚大師平王六年讒人費無極言於王曰太子建與大師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先是王爲大夫時往聘於蔡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奢爲之師無極爲少師無寵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

逆勸王取之稱夫人寘太子建居于城父故無極
得行其讒王忿奢將執而戮之無極曰奢之子材
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
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若尚謂其
弟貞曰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將死爾能
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戮不可
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
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
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問貞不來曰楚君大
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貞如吳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七

二十六

潛菴子曰平王聽費無極之讒而殺伍奢及其子
尚故貞奔吳言伐楚之利於王僚蓋欲反其讒也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至十年楚人大敗
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奢尚冤憤始自未必不
由無極作孽也詩青蠅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爲
人上者讒其可聽乎

奮揚

奮揚楚大夫高辛氏才子伯奮之後以名爲氏平
王六年因費無極之讒使城父司馬奮揚召太
子建揚受命未至知太子寃而使遣之三月太子

奔宋王召揚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
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曰事建如建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
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
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
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潛菴子曰平王爲讒言所惑而欲殺太子是漁於
色潰於倫也奮揚知其寃婉詞以直之可謂引君
當道矣宜王俾歸而復從政與

沈尹戌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七

二十七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爲左司馬先莊王封其子公
子貞於沈鹿故爲沈氏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尹
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
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
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
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
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
食非撫之也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
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
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

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十一年王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戌曰亡郢之始其兆在此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郢將師謀諸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旃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譖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

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郢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宜阬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戍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滋傷初戍臣闔廬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戍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暴之藏

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即葉公也
潛菴子曰沈尹戌天資忠正勇而有謀始城州來
而知楚人必敗既而城郢而知子常必亡雖雍澁
之戰身傷以死猶免其首至於殲費無極誅郢將
師俾楚不遽丘墟草莽未必非斯人之忠正激之
也嗚呼壯哉

子西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
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道也王子建實
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

春秋諸侯傳

卷之七

三十一

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
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
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也
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四年吳王使
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
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
居養焉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
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
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

春秋諸侯傳

卷之七

三十一

疆使乘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
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
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
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
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
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
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
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伐
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王取其妹季芊
界我以出五年王始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
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曰藍尹
臺涉其帑不界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唯思
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
明年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
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陽之師敗
于繁揚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郢
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
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
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
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崇壇

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
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
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
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
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
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
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
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將
戰王有疾攻大冥卒于城父惠王立九年子西及
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
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
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仁而勇不爲
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
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
處吳境爲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入伐鄭

春秋諸侯傳

卷之七

三

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
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
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
子西曰勝如郊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
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子西不悅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蓋慙於葉公也葉公與國人
攻勝勝奔山而縊使子西子寧爲令尹寧字子國
潛菴子曰先儒稱子西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
其政亦賢大夫也惜乎不能從善聞於知人沮書
社之封召白公之亂身膏斧鑕非不幸也無乃自
召矣夫

春秋諸侯傳

卷之七

三

公子啓

公子啓字子閭楚昭王之兄平王之子也王在城
父有疾命公子申爲王申不可則命公子結結亦
不可乃命子閭五辭而後許及王卒子閭奉身而
退曰君王舍其所生之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
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
申結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
爲惠王十年白公勝作亂殺申結于朝而劫王欲

欲以子閭爲王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子閭而以王如高府

潛菴子曰公子啓五辭君位而奉身以退乃謀所當繼者知各分不可干也雖迫於亂臣猶喻之忠言就死非賢而能若是乎

申包胥

申包胥楚王孫也爲大夫初與伍員交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爲之奈何包胥曰於平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楚昭王十年吳敗楚於柏舉遂入郢王出亡於雲夢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讐不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乃走秦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三十五

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素沉酒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獨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予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九頓首而坐秦乃出師十一年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吳師乃歸惠王十一年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爲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豆酒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

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揜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王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之道知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不知則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三

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飢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乃告五大夫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欲微天之喪兵革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旣命孤矣

潛菴子曰申包胥本楚王之孫與國存亡固其分也痛社稷丘墟君又越在章莽倚秦庭牆而哭者七日哀公念其忠憤爲之出師然猶未已也因聘越說夫句踐竟滅吳未幾楚寧而逃賞君子比諸魯仲連陶朱公云

闕辛 懷附

闕辛楚闕章龜之孫蔓成然之子平王即位成然爲令尹有佐立之德於王不知國家法度貪賄無厭王患之殺成然使辛居鄭爲鄭大夫以無忘舊勲故號曰鄭公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鄭辛之弟懷謀將弑王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且在國則君在外則讐見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虐上爲弑上虐下爲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闕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辛懼不免乃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郢楚人皆懼吳之強以爲遂滅楚也旣而大夫皆爭官辛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昭王復國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三

卒如其言

潛菴子曰君父一也父之讐不共戴天此懷之欲殺平王也殊不知臣有罪而君討之又何讐之有不有兄辛而止之寧免弑君之惡乎若辛其知上下之義矣

吳由于遂國附

吳由于一曰王孫由于爲楚寢尹昭王十年吳楚陳于柏舉吳隨楚師五戰及郢王涉睢鉞尹遂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時由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七

三八

于在王側以背受之中肩王遂奔郢由于徐蘇而從既復國王賞由于始王之奔隨也子西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爲與服以保路國于胙洩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胙洩之事余亦弗能也惠王十一年巴人伐楚圍鄒王使右司馬子國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子國由于遂固敗巴師于郢

潛菴子曰古人有言願爲良臣無爲忠臣忠而以身殉國尤人所難也吳由于當昭王刼冠慨然承刃幸而不死君臣兩全則天亦祐其忠矣傳謂楚多賢才昭王易於復國信哉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七

三八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七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八

鄭

考叔

叔詹

原繁

子良

子張

印段附

子展

子皮

子產

游吉

子羽

裨謚

醜蔑

公孫段

右鄭臣十四人

二泉山人論曰鄭介晉楚之間艱而能國亦惟

諸臣是賴故仲尼善其爲命亟稱子產子產而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八

下其爲才殊矣吾於七子之賦得其傑焉安得

起叔譽而通論之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八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鄭

考叔

穎考叔穎谷封人故以爲氏初鄭武公娶于申曰

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

愛段欲立之及段將襲鄭公伐諸鄆段出奔共遂

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而悔之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八

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獨未嘗君

之美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

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

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考叔之力也三十二

年公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太宮公孫閱與考叔

爭車考叔挾輈以走闕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

秋七月庚辰傳於許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

登闕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雞以詛

射考叔者

潛菴子曰以穎考叔之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可謂永錫爾類矣而其終以爭斃雖小不忍所致然莊公於是乎失政刑邪而詛之果何益之有哉

叔詹

叔詹鄭伯之弟也厲公季年齊桓公始伯時詹爲執政用兵伐宋又不朝齊齊人以其貳也將討之鄭乃使詹往謝齊因執之未幾詹聞其故逃於魯遂自魯復歸鄭文公二十年齊桓會諸侯盟于甯母太子華以洩氏孔氏子人氏爲訴管仲曰鄭有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二

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桓乃止三十五年宋伐鄭楚子救之入享于鄆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三十六年晉文公重耳過鄭公不禮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子用前訓禮兄弟資貧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僞才離違而得所父約而無繫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

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蕪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公弗聽重耳反國四年誅觀狀興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公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三

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爲將軍

潛菴子曰一叔詹也始齊桓所執廼逃之他國以歸旣而晉文見索則毅然請往畧不畏死故春秋於其執也書逃以賤之而外傳云厚爲之禮俾歸蓋逃者爲已往者爲君公私之間耳太史公顧謂自殺何與

原繁

原繁原伯之後姬姓爲鄭大夫厲公四年公畏祭仲害已出奔蔡旣而居櫟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瑕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四

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於是乎徵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旣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人不念寡人寡人憾焉繁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

何臣聞命矣乃縊以死

潛菴子曰厲公疑原繁有貳心故問之蓋因瑕殺鄭子而納已也繁固非懷貳心者賢者不使人疑且厲公明讓無裏言又謂不念寡人雖欲違死得乎此所以亢大義而雉經也寃哉

子良

子良名去疾鄭穆公之庶子也爲鄭卿初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五

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果生穆公名之曰蘭大夫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子罕亡子初不爲卿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印子豐是爲十穆也靈公卒鄭人欲立子良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以其讓已也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五年楚伐鄭晉救鄭鄭敗楚師於柳棼國

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亡無日矣七年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八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子退師許之平鄭人修城楚怒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子良出質子子耳嗣既而鄭伯如楚以子良有禮召之歸成公元年子良相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蓋謝前年禦楚援我也簡公元年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欲求媚於晉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三年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士乎十月戊辰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作亂殺子耳而子國子駟同焉遂劫公以如北宮潛菴子曰子良能遜千乘之國不人亡而已存斯楚鄭所以爭得之也及楚伐鄭鄭敗楚師召禍啓釁惟子良憂之至於子耳不能弭患侵蔡侵宋畧無寧歲以致變生肘腋子良之言於是乎驗矣

子張 印段附

子張穆公孫一曰伯張又謂公孫黑肱襄公九年晉侯爲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且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既而歸國簡公十五年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其子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子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段既嗣以王父字印爲氏稱印段字子石二十年簡公因晉趙孟自宋還過鄭享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美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其餘皆數世之主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
亡不亦可乎二十三年子產欽伯有氏之死者而
殯之段從而行子產入段亦入皆受盟於子皙氏
定公四年段之子癸同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賦
摯兮宣子喜亦知其數世之主獻馬賦我將以答
之

潛菴子曰敬共事君固人臣之分貴而能貧在夫
人所難也子張以是訓諸子孫亦鄭之良大夫也
爲子若孫世守弗替鄭之祚詎不縣且遐哉

子展

公孫舍之字子展成公之孫公子喜子罕之子也
爲鄭卿簡公三年楚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子
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楚國將若
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
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使皇耳帥師
侵衛於是晉侵鄭鄭既患晉楚諸大夫曰不從晉
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
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八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九

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也吾乃
固與晉大夫皆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
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
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
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於是子展侵宋諸侯
伐鄭乃與晉行成楚子囊將以秦師伐鄭公逆之
更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觀兵于東門鄭復行成
晉趙武入而與公盟子展出盟晉侯初子駟之遇
害也子孔代當國政子孔專欲去諸大夫十一年
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
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亘告子庚故子庚治兵於
汾子矯伯有子張從公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子
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故子
庚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十二年乃討西
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
良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時簡公尚幼子革子良出奔楚鄭人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十五年游販如晉未出
境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已而其夫攻取殺之
以其妻行子展廢販之子良而立販之弟太叔曰

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取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十七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明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產獻捷于晉冬子展相公如晉拜陳之功十九年公賞入陳之功享子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十

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秋七月公爲晉執衛侯又如晉子展復相之晉侯享公賦緇衣再賦將仲子兮衛侯得釋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二十二年子展卒子子皮即位潛菴子曰鄭介於晉楚之間事楚則晉伐事晉則楚伐民不堪命微子展則國非其國矣子罕出疆助善內睦其族外交諸侯而守之以恭儉叔向謂之後亡其知言哉

子皮

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展卒嗣爲

卿簡公二十二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在喪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子皮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產時國多大族其黨不一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嘗抑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爲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二十三年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鄭介於大國自厲公以來晉楚爭盟鄭無日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十

不受其師及子產爲政慎之以禮重之以辭非義不動非信不言不苟於利凡有所爲必要其終以是諸侯多親之民靜國安子皮之由也二十九年子皮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吾無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

潛菴子曰孟軻氏稱大舜善於人同又謂禹聞善言則拜樂善不倦固聖人事也子皮能與善而自知不足雖不敢睠舜禹清塵亦春秋志於爲善者

矣以之而相其君不亦善乎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氏曰國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故以父字爲氏簡公元年鄭人欲求媚于晉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三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而追盜盜入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八

十二

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驥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却之及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我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八

十三

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
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
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簡公以入陳之功賜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
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位四且子展之功也臣
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十九年
楚人及秦人侵鄭印董父與皇頡戾城麋楚人囚
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
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不可爲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十四

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
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秋許靈公如楚請伐
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
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繫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
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
禦寇於是楚師入于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
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二十一年
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六月如陳
蒞盟伯有子皙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

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能主彊直難乃不
生姑成吾所乃殮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
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
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
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已也自
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
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
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塋之斗
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十五

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旣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
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卿大夫之忠
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
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
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
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之二十四年六月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曰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

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
五年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疆
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
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遂適子南子
皙怒旣而彘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
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大夫
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
南而數之遂放之於吳六月爲子南亂故公及其
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十一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
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十五年
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沈
臺駘爲問子產對之辯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
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犇櫟
郊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
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年公孫黑將作亂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
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
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

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
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
死在朝夕無助天爲雷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
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
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
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二十七年公如楚子產
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旣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
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六

十一

許之遂合諸侯會於申子產相鄭伯伯先在焉椒舉
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
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
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
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是年子產作丘賦國
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
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
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送客私問焉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孫段旣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二十

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三十年簡公卒將爲塋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塋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塋定公立往朝於晉晉將享之子產相辭請免喪而後聽命晉

人許之元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將尋盟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二十一

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秋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蓀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五年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旣而四國皆火明年竈復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竟

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鄴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灾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

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旣事晉矣敢有二心駟偃卒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其弟乞子產憎其爲人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是歲鄭大水龍闔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闔龍弗我覲也龍闔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少止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有謀則就之是以應對賓客鮮有敗事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其子國參字曰子思

潛菴子曰子產爲政經田野伍井廬服有章禮有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五

數食其民人而訓其子弟擇材任能補敝救患號令修明賞罰不差雖未足以語先王之政亦庶幾其意矣惜乎區區之鄭國小民寡而當晉楚強大從容酬酢免於挫衄至以博物稱之夫豈徒然寬惠者哉

游吉

子太叔游吉穆公之冑也穆公生公子偃偃字子游以王父字爲氏父曰公孫薑子蟠世爲鄭卿簡公二十一年公使子太叔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

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五

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塋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子產治游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十七年太叔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三

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爲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

爲五色章爲五聲淫爲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三

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子太叔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特命字小在卹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貢與其備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還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三

未至其國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子速嗣

子羽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子羽諸侯之孫故以公

孫爲氏貴者之稱或言黃帝姓公孫後人氏之皆莫可攷簡公十七年子羽聘於晉十九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二年楚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于墓楚郕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弑郕敖而自立焉二十四年衛侯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二十五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國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令尹命太宰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三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虢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既退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潛菴子曰子羽觀人若鑑照物妍媸莫遁其識固

不在北宮子之下且能知列辟典故而又辯別族姓修飾詞令鄭國賴焉夫子許之有由然哉

裨諶

裨諶鄭大夫不知姓氏所出其為人善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簡公二十四年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既謀則使馮簡子斷之成則授之子太叔行之若曰偵焉吾未之前聞也初諸大夫盟於伯有氏以定伯有子哲之和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紆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已而果然時有裨竈善推候好言災異亦其族也

潛菴子曰鄭寔小國而偏於齊楚不受兵車者四十年亦賴裨諶諸賢辭命之善甚至交互損益未嘗猜忌口唯腹憎敗乃公事故夫子稱之後曹孟德著典論謂文人相輕自古為然求如裨諶者寧

不為之歛衽

驪茂

驪茂字然明古驪夷氏之後又曰驪明簡公十七年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揮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在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鄭果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然明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三

之逐烏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茂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昔叔向適鄭然明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維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乎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三

動輒曰知子其不為叔向子產所笑者幾希矣

公孫段

公孫段字伯石公子豐之子為鄭卿簡公二十年公享趙孟于垂隴伯石從賦乘扈趙孟嘉之曰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二十三年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既而伯石懼歸邑卒與之伯有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

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尚虛飾使次已位恐其
作亂也二十七年公如晉伯石相甚敬而卑禮無
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
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子豐施以王父字爲氏迨段卒施歸州
田於韓宣子宣子以自取爲病而易原於樂大心
焉

潛菴子曰子產惡伯石僞以待人貶次已位晉侯
嘉伯石卑以自牧賜復州田一予奪之間皆視夫
禮虛實而已古人有言禍福由已取之余於伯石
亦云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八

子產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八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九

衛

石碭

石祁子

甯武子

蘧伯玉

太叔儀

子鮮

柳莊

北宮佗

公叔發

史魚

祝佗

公子荆

孔文子

公子郢

右衛臣十四人

二泉山人曰曰吾讀論語夫子稱賢大夫蓋多
衛臣云而季子適衛亦多有所說者越自康叔

武公以來培養之者久矣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一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九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衛

石碯

石碯姬姓靖伯之後爲衛大夫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一

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方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連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碯之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碯乃告老州吁弑公自立爲君未能和其人民厚問定君於碯碯曰王覲爲可厚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又睦若朝陳使

請便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潛菴子曰石碯知莊公嬖州吁而不能教必至於賈禍石厚違父禁而狎州吁亦難免戾未幾兩斃碯之忠諫斯顯矣故君子以碯爲純臣惡州吁而及其子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祁子

石祁子衛大夫石駘仲子也衛惠公之十年宋南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二

宮萬弑其君閔公出奔陳其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獲於衛羣臣欲勿許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喪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初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十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故衛人以龜爲有知也懿公九年狄人伐衛將戰公與石祁子決使守曰以此贊國使夫人聽命焉則祁子多次斷之才又可知矣

潛菴子曰石祁子居喪知禮不爲傳祚而廢雖龜能前知亦鬼神合其吉凶矣故惡惡棄之惟恐不速擇利爲之惟命是聽有碣之風哉

甯武子

甯武子俞甯莊子速之子也晉文公爲公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旣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晉師自南河濟侵曹遂伐衛已而晉及齊盟于歛孟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攝位或訴元咺於公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三

卷之五

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以叔武故復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旣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轡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歃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

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歃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以訟于晉侯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晉殺士榮別鍼莊子謂武子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武子職納橐餗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乃釋公公使賂周畝冶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公子瑕子儀公復歸于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明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十二年公使武子聘于魯魯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

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殖之子曰喜殖逐公而喜納之均專政者也

潛菴子曰衛文公輕賦平罪與百姓同苦武子事於其朝行所無事而已以至成公出奔武子從之鞠躬盡瘁卒全君而返國故夫子曰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蓋旁燭洞察之謂知守義徇忠之謂愚若武子者抑亦識知愚之幾乎不然何始知而終愚也

蘧伯玉

宋書名臣傳卷之五

五

蘧瑗字伯玉不知系之所出爲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以太師歌詩故懼懼禍將謀出君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既而復之三十年甯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三十三年吳季札適衛與伯玉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

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是時伯玉賢行乎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不能用史鰭亟言於公公不聽鰭將死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女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弔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使殯之客位乃退子瑕而用伯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公遂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次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王因與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蚩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是晉善用之今臣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

宋書名臣傳卷之五

六

楚王追子皙而還之伯玉歸與公叔文子升穀丘
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
樂之則瑗請前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
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
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

潛菴子曰昔人嘗稱伯玉外寬內正自極於隱括
之中故能樂言人善如恐不及至於衛君出入若
弗聞也者非所謂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與

太叔儀

太叔儀衛卿太叔文子也亦曰世叔獻公十八年

春秋書名臣傳

卷之九

七

公懼孫氏之禍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魯襄公使
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
在他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
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
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
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
命之辱重拜大貺成叔歸復命謂臧武仲曰衛君
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鯁以出或撫其
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後獻公入于夷儀自夷儀

與甯喜言求復國喜許之太叔儀聞之曰烏乎詩

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

矣將可乎哉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者舉棋不

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既而

喜殺其君剽獻公復歸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

至使讓太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

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曰非

所怨而怨寡人怨矣太叔儀對曰臣知罪矣臣不

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

春秋書名臣傳

卷之九

八

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

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三

十一年公孫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公與免餘邑辭

之使爲卿又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

之乃使太叔儀爲卿

潛菴子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亦由衛獻無道致

之有不有太叔儀可以托國寧易復辟乎故公孫免

餘許其能佐國家而使爲卿也至是太叔之心始

白矣

子鮮

子鮮名鱄衛獻公母弟也獻公十八年孫林父之亂公出奔齊子鮮從魯襄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歸復命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管其外能無歸乎滅紇如齊言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紇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人得乎三十年衛侯復歸于衛使子鮮爲復辭敬奴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九

公使與甯喜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奴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喜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喜曰雖然弗可以已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再攻克之辛卯殺衛侯剽及太子角甲午公入三十一

年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夏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十

潛菴子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既納獻公而公殺之鱄爲喜黨懼禍及已故出奔晉緄綯邯鄲終身不

言衛鱄之去合乎春秋穀梁子許之胡氏亦無貶辭亦可見獻公背約而難親矣則其去之也固宜

柳莊

柳莊衛大夫獻公遭甯氏之亂出奔既而反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其臣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因柳莊之諫也既而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諫之與之

邑裴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潛菴子曰柳莊乃衛之賢臣觀其與獻公言中而不偏協乎古禮故公樂從迨歿公不釋祭服而臨雖於禮有違焉亦尊賢之心也是以君子避之

北宮佗

北宮文子佗姬姓出自成公北宮懿子括之孫也懿子生遺遺生文子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文子言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十一

於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及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

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

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

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

子兄弟内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

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

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之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率

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

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

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

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文子之子喜

靈公十三年齊豹之亂公生賜之謚曰貞子

潛菴子曰北宮文子聘鄭見鄭伯有禮而知其數

世之福及楚見令尹飾威儀而知其有異心不能

克終已而果如所料殆善於觀人矣以之而左右

其君不亦可乎

公叔發

公叔文子名發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悅之曰衛多君子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美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驕驕者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緩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靈公三十一年魯定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十三

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罪成之昭非定之鑿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庶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廼止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

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能執臣禮猶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惡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戍將爲亂於是戍奔魯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十四

潛菴子曰公叔文子富而好禮不以小忿棄大德此所以能與其臣同升諸公也賢哉文子受知於君而在子猶不免焉嗚呼或人有言富者衆怨之府矧驕乎

史魚

史魚名鮪字子魚故曰史魚以官爲氏爲衛大夫獻公三十三年吳季札自鄭適衛見子魚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數諫靈公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

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蹵然易容曰夫子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進之以爲卿擯彌子瑕讓之俾徙喪正位成禮而後返於是衛國甫治

潛菴子曰夫子嘗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觀此則史魚不係邦之治亂爲進退惟以一直是持誠中流砥柱矣震撼擊撞至死不渝君子哉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十五

祝佗

祝佗字子魚衛之大祝也衛靈公二十九年同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故社鑿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

畢馳晉將長蔡於衛公使子魚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瘞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緡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彊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湏之鼓闕華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彊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十六

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
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
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
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
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
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
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
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十一

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潛菴子曰佞者禦人以口給固非夫子所與然曰
不有祝佗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蓋時至春秋
雕龍炙轂蜂聚蝟興雖其人品不齊而夫子待之
以恕無乃傷時之意與

公子荆

公子荆姬姓獻公之子名楚字公南又謂之公南
楚疑楚即荆也爲衛大夫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
見公子荆而悅之曰衛多君子靈公十三年公之
兄公孟縶弑司寇齊豹奪之司寇與鄆齊豹將殺

縶適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孟獲之門外齊豹惟
於門外而伏甲焉用戈擊中公孟之肩而殺之公
聞亂乘驅自闕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
楚之背公遂出郭如死鳥

潛菴子曰夫子稱公子荆善居室居室精於幹蠱
者或能之今觀其爲靈公驂乘以身衛賊而脫君
難與吳由于之事類蓋忠臣也季子一見即謂君
子其知人哉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圉烝鉏之曾孫而羈之孫也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十二

子姓爲衛執政上卿出公九年太叔疾娶于宋子
朝其姊嬖子朝出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之
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於椁而爲之
一宮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
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
罔豈敢度其私訪與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
幣召之仲尼乃返魯文子遂奪已之女不以妻疾
疾淫於外州外州人奪疾之軒以獻疾耻是二者
故出奔于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妻以孔姑

姑即文子之女疾之妻也先靈公四十一年文子同齊師及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非公命也故經不書文子之子悝

潛菴子曰太叔瀆倫文子悖禮固皆名教之罪人也然舉事必咨夫子其去平仲子西沮尼谿書社者遠矣矧敏而好學不耻下問得謚爲文夫豈誣哉

公子郢

公子郢靈公少子子南也初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怨太子蒯聵出奔謂郢曰余無子將立若爲後子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九

九

南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也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子南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後輒奪郢之子公孫彌牟邑已而奔宋

潛菴子曰蒯聵耻母召殺而逆竄趙鞅率師給虎以來迎使子南弗固遜而踐祚烏有膠膠擾擾乎此夫子與正名之說也子路徒恃其勇卒蹈慘禍愍哉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九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十

秦

百里奚

蹇叔

子桑

孟明

右秦臣四人

二泉山人論曰左氏稱秦穆公之用人周矣夷考其人蓋寥寥焉抑又何也穆公思休容惡媚疾而學著人其卒也取其良以殉風聲所及有所徠亦有所距吾於繞朝之言而深感之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一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秦

百里奚

百里奚其先虞人家于百里因氏焉少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嘗之齊齊不用又之周周不用復歸虞爲大夫秦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虜虞公及奚以歸秦穆公夫人穆姬晉太子申生姊也故晉以奚媵穆公於秦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一

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問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鉏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養牛以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諱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二

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不用及虞公之難是以知其賢穆公於是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獻公卒晉亂公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納夷吾於晉而立之是爲惠公旣而晉饑使乞糴于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初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與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數於奚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與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何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數於街奚乃令吏行其罪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巴人致貢而八戎咸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其勸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諠舂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子孟明視

潛菴子曰百里奚少而瓠落無所容其妻不能自給乃西入秦爲潸婦遂與奚相失既而夷爲秦相妻知之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張樂妻尚賃潸因言知音援琴撫絃而歌屢屢之操者三奚愕然問之則其故妻也復諧好如初奚知且賢孟軻氏嘗稱之徵此猶信

蹇叔

蹇叔秦大夫不知系之所出初與百里奚相友善百里奚既相乃薦其賢於穆公遂舉爲大夫穆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晉原軫言於襄公曰秦違蹇叔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主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四

何益哉

子桑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晉獻公因驪姬之譖既殺太子申生羣公子皆出奔公薨奚齊又爲里克所殺夷吾賂秦求入穆公謂子桑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夷吾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蓋公受晉之賂而納夷吾慮其遠害已故以不定爲利已也十三年冬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公謂子桑曰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公從言於是平輪粟于晉自渭水運入河汾命曰汎舟之役明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公伐晉晉侯逆秦師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公使子桑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壬戌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欲殺之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五

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遂歸晉侯三十六年公復伐晉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孟明之舉由於子桑詩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其子桑乎

潛菴子曰知人固難知人而能舉尤難唯人君樂於聽善故舉者與夫得所舉皆竭忠報效有利於國有裨于民子桑之舉孟明兩盡之矣故君子許其明也

孟明

孟明名視秦大夫百里奚之子也穆公三十二年

使孟明及西乞白乙帥師以襲鄭蹇叔諫不聽遂行及滑鄭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使視客館則束載勵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巨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六

還已而晉人聞之遂興師禦于殽大敗秦師匹馬隻輪無反者獲孟明及西乞白乙以歸文嬴請三帥於公公舍之既先軫怒公悔使楊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爨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之有初公孫枝嘗薦孟明賢故公用之及敗於殽諸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公曰是孤之

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套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三十五年春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既歸公益委孟明自是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三十六年公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畏秦不敢出公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孟明之力也

晉菴子曰穆公伐晉濟河焚舟以報殺函之役名爲憤兵若非子桑薦賢孟明知懼其不蹈彭衙之轍者幾希故晉人畏之不出封殺尸而還自是穆公見伐不報以踐悔過能改之誓遂霸西戎無乃懲忿之驗乎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十一

宋

仇牧

子目夷

高哀

樂豫

蕩意諸

華元

子罕

厨人濮

右宋臣八人

二泉山人曰宋文獻不足孔子蓋嘗嘆之然委質就列往往有人焉惟危也可以觀節惟遽也可以觀才孰能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者乎宜宋之不遂霸也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一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宋

仇牧

仇牧宋大夫閔公九年使宋萬帥師與魯莊公戰于鄆萬獲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而反爲大夫於宋閔公與之博婦人皆在側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始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一

一

二

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着乎門闔冬萬出奔陳潛菴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仇牧立乎人之本朝親執國政而目擊君弑故不畏彊禦慨然及難雖徒捐軀未能執賊亦可謂食焉而知報矣視後世棄君猶土梗弁髦者若之何哉

子目夷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也初桓公有疾襄公

爲太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爲左師宋國大治故魚氏世爲左師齊桓公薨公將求諸侯十年春秋滕子嬰齊夏盟曹人邾人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公使邾人執鄆子用之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曹南之會也曹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圍曹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也公弗聽十二年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一

二

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公曰：「不可。吾與約以乘車，自我爲之，自我廢之，不可終以乘車。往，楚人果伏兵車，執之，欲殺公，猶不可得。宋國冬會，諸侯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十三年，鄭伯如楚，公伐鄭，子魚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公傷於泓，明年夏五月卒。後子魚卒，子友嗣。文公七年爲左師。

潛菴子曰：子魚以廢長辭位，固順禮而仁矣。及襄

公欲用鄆子於次睢之社，又力諫之，亦惻隱所致也。奈何公志大心勞，不知戰鬪，徒拘小信，罹傷而殞。始悟子魚忠言，不亦晚乎？

高哀

高哀字子哀，昭公七年爲蕭封人。蕭乃宋附庸，還仕宋，升爲卿。見公不義，耻立危亂之邦，且愛身存道，遂出奔魯。又明年，宋人果弑公。君子以哀知幾深許之。

潛菴子曰：高哀不食汙君之祿，知其國將亂，無能救禍，特違之去。一邦較諸貪權怙勢，冒居寵位，傾

家赤族者，遠甚故春秋書字以貴之。陸文通謂奔亡之美者，莫過於子哀。蕭子荆亦稱識幾及觀公羊曰：「無聞穀梁曰失之，而范武子注失其族氏，豈高非所姓，與然不可攷矣？」

樂豫

樂豫子姓，宋微子之後，戴公生公子衎，字樂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豫爲戴公玄孫，仕宋爲司馬。成公十七年夏四月，公卒，昭公畏羣公子，偁已欲去之。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

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能獲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公弟豫遜已官以爲和之道然後宋國復安公始即位廼蒞成公

潛菴子曰宋昭無道欲剪其枝葉以逞已私獨不聞維翰維城之戒樂豫諄諄以葛藟爲喻昭公若弗聞也者枝葉未翦而本實先撥矣傷哉豫能讓位何其知也

蕩意諸

蕩意諸宋桓公後公子蕩之孫公孫壽之子以王父名爲氏成公十七年公子蕩爲司城公卒昭公即位蕩卒壽不欲繼父之職辭請使其子意諸爲之且告人口若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先是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也不禮於公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公黨意諸奔魯效節於府人而出魯文公以其官逆之請宋復之既而襄夫人以公子鮑夷而豔欲通之鮑不可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一

五

之公知之盡以實行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意諸去公意諸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公將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意諸死焉文公即位使意諸弟虺爲司馬子澤共公卒亦爲司馬弱公室國人殺之潛菴子曰蕩意諸爲宋守土之官忠於昭公者也見忌於公子鮑之黨旣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失身見弑雖無道致之爲意諸者奈之何哉以一死殉而已矣故春秋書其官穀梁云無君之辭也

華元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元乃太史華父督之曾孫文公四年鄭伐宋元禦之戰于大棘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畢奔于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一

六

魯宋城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毋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元有容十六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初楚子將伐宋元之父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七

命無畏扶其僕以徇至是以惡宋之故申舟見其子犀而行曰鄭昭宋聶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女我則伐之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申舟楚子聞之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公懼使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城三

十里惟命是聽子反告于王退三十里與之平而歸二十二年文公卒厚塋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禮也共公八年晉使糴莜如楚楚許晉成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晉欒武子聞晉楚之相通也如楚遂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共公卒平公即位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八

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澤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濫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

楚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喬爲司寇以靖國人元之子臣閱臣爲司徒閱爲右師閱卒其子臯比立臣殺臯比之宰華吳公將討之向戌諫乃止旣而國人逐瘐狗瘐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遂奔于陳

潛菴子曰宋文公厚葬以僭王禮華元未山治煩去惑君子謂之不臣及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乃正其罪殺賊定國若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外則不能討如君何哉此春秋與之而著其正也

子罕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一

九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衍之後也平公九年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轡怒以弓桔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桔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時爲司城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轡轡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宋災子罕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正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皇

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倣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初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後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於公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候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

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禍之本也及向戌之議偃兵也既會諸侯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士

焉縱無大罰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潛菴子曰子罕以不貪爲寶充其類幾於仁矣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逐子蕩削向戌分謗救患所以優爲抑亦宋國之良乎

厨人濮

厨人濮周禮厨人因官爲氏厨乃宋邑濮其各也爲邑大夫元公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故用吳師齊大夫烏枝鳴助宋戌守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吳師得入南里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宋人從之丙寅齊師我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音合偃州員音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以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

士

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潛菴子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氏三大夫謀誘羣公子殺之因而刼公厨人濮既論宋人復徇公徒而給以得華登首遂敗華氏其忠於君何如宋雖小國猶有人焉可以觀子姓之澤矣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一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十二

吳

季札

伍員

蹇由

右吳臣三人

二泉山人論曰吳之才何其鮮哉季札尚矣退耕延陵之野且出而歷聘于魯于齊于鄭于衛于晉其於國事蓋無與焉然則國之與立者誰與子胥忠矣抑自楚往者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之爲吳久矣夫才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其殆通於上國也晚故其官守紀載或缺焉爾乎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十二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二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吳

季札

季札號延陵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君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於是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十二

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函曰美哉蕩蕩乎泰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郇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宜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曰美哉猶有憾也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舞韶濩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舞韶箏曰德至美哉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感其言遂因陳桓子納政與邑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在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札初使過徐徐君好札劍弗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十七年餘祭卒弟夷末立既夷末卒又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夷末之子僚爲王諸樊

之子光以爲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即不受國吾當立及札使於晉光乃使人弑僚而自立是爲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札救陳季札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時年九十餘矣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一
季札
潛菴子曰季子有高世之節有過人之智觀行而

知存亡聞聲而知治亂蓋吳之賢公子也故夫子不於其讓國爲賢而貶之而於其來聘不稱公子以示法焉其望之深責之備何如哉

伍員

伍員字子胥楚伍舉之孫奢之子也與兄尚俱爲平王臣王聽費無極之譖將殺太子建太子逃遂囚奢使召子胥子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子爲將射使者還走子胥乃出奔楚人殺奢及尚子胥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奔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又適晉晉

頃公曰太子旣善鄭鄭人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還鄭會從者泄其謀鄭殺太子太子有子名勝子胥懼與勝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子胥與勝獨身步走至江江上有漁父知子胥事急渡子胥旣渡解劍贈之曰此劍直百金今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邪不受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還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亦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胥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鱖設諸於光退而與勝耕於野五年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光乃令鱖設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

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子胥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氏伯氏之族皆出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子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三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胥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王將兵從王及戰夫槩王以其屬五千人先擊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奔隨子胥求昭王不獲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

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包胥曰吾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與楚師會于稷大敗吳兵于沂又敗于雍滋吳王乃歸昭王入于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于都十九年闔廬伐越越王句踐禦之于携李吳師大敗闔廬傷還卒于陘夫差立二年伐越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悲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

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乃與越平十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一

十一

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太宰嚭素惡子胥因讒之王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王不可不備焉臣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居常鞅鞅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將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

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得立欲分吳國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之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人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其後越竟滅吳吳王縊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乎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一

十一

潛菴子曰古人有言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楚平聽讒而殺伍奢父子負也爲其子弟詎能忽然忘情至逃別國以圖謀鞭死人以雪憤斯得復讎之義矣使事成身隱寧召屬鏹之賜乎奈何戀荒君不去懷忠墮佞悲夫

蹇由

蹇由吳王夷末弟也夷末七年楚靈王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干瑣聞吳師出遂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乃使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楚王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

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及汝清吳不可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三

十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二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十三

陳蔡曹虞

公子完

洩冶

蔡季

子臧

宮之奇

右陳蔡曹虞臣五人

二泉山人論曰一國以一人重以一人輕是故蔡有季而國知謚曹有欣時而國知節陳有冶虞有之奇而國知諫不然雖多奚爲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三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十三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 纂補

門人安紹芳 校梓

陳蔡曹虞

公子完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嫡姓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侯爵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御寇故敬仲奔齊齊侯賢敬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三

一

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他國非此

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無宇乃敬仲五世孫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成子名恒敬仲八世孫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十三

五

潛菴子曰余嘗讀魯論至夫子在齊聞韶廼謂韶舜樂也齊烏得有之及觀左氏始知敬仲奔齊而韶在焉蓋敬仲賢公子也辭高位辭長飲不賢而能若是乎雖齊桓管仲猶不深慮宜乎陳氏克昌厥後也吁重華之風遐哉

洩冶

洩冶陳大夫氏族莫辯靈公十四年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御叔之妻夏姬皆衷其和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旣而其事益甚洩冶退而告人

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洩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潛菴子曰陳靈公不君君臣宣淫洩冶不忍陳之淪亡驟言進諫公既逆耳而又告諸二子二子怒誣以妖言而殺之故夫子引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蓋傷洩冶不能紬繹詩義所以見殺也哀哉

蔡季

蔡季桓侯之弟也蔡本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三十五年公卒子桓侯封人立立二年而卒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初意立其子獻舞而疾季季辟而之陳爲陳所納封人卒蔡人召季于陳歸反奔喪而獻舞立矣思慕三年卒無怨心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而桓侯之卒季請謚焉則其賢可知矣

潛菴子曰春秋諸侯之死或謀殺或奪正比比皆

然季獨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且去國辟位奔歸終喪而陞文通云入繼之美者莫過於蔡季趙子常亦以歸國厚於先君嘉之但季卒葬與獻舞得立始末不見於經姑闕俟攷

子臧

子臧名欣時姬姓周文王子振鐸封于曹子臧宣公之庶子振鐸裔孫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乃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宣公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不義負芻皆請討之晉人以其伐秦從役之勞請俟他年冬宣公既薨子臧將亡國人亦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之歸諸京師諸侯皆賢子臧請于晉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

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于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于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子名會悼公二年會以事忤公遂出次於鄆以待公命公久而不召遂自鄆出奔宋故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能盡去國之禮也

潛菴子曰子臧善守志而辭國非好名也故君出非其過君入非其功在絮其身而已矣後季札辭國亦曰願效子臧之節其高風清操當時師之後世仰之至于今不衰非賢而能若是乎而况心一道同者乎

宮之奇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獻公在位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驕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董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以還又三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公復許之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遂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

止歸其職貢於王

潛菴子曰虞公棄義趨利瀆貨無厭其亡國敗家也必矣雖宮之奇兩諫而皆不聽誠如晉人所料獨夫首惡自貽伊戚奈之何哉

春秋名臣傳十三卷

先達文莊邵公手編也肅脫藁而

公已捐館後竟遺亡不知所存吾

師潛菴姚先生得其目錄小論因補輯

據群書循例立傳幽顯闡微堤綱望要而

春秋名臣傳

卷之十

乎始成家之言後先距五紀述作經

作哉縹緲之秘而名岳之資蓋嘗聞桓

書成於班固長統昌言續於董襲大

之上夙有冥觀神物之歸天寔假也

豈偶然哉書成而

先生館十襲弗耀以予為門下士間授卒業

手因請付之梓梓成復借系一言於末以見

先生節顯

文君之思云 隆慶辛未七月間為芳嶺首書

春秋名臣傳卷之十三終

春秋名臣傳十三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姚咨撰咨字舜咨無錫人初其邑人邵寶為是書未畢咨續成之始於周之辛伯迄於虞之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傳末各附以小讚大旨與宋王當春秋列國臣傳相出入而其義例乃譏當書用魯史編年之非然既標以春秋則自應用春秋之年月若各從列國轉致錯互難明以是議當未允也

戰國人才言行錄十卷

〔明〕泰淪輯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敬業書

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戰國人才
言行錄十卷》提要

戰國人才言行錄序

戰國時勢迫於存亡，在戰國策本大史
以採輯傳記以呈家私，公侯以不傳
諸勇士席大略九千五百耳，主司馬治公
為資治通鑑，多為公侯刪定，通鑑為編目
史記採輯，因各出史記之九者，倡互
多見也。已歷覽之策中，公記所遺猶多，以
又未及得戰國史，而因公侯人年若廼也
觀而諸國各列國之交，為春為之，為
此一國，播而為二，三國，或為六國，古國
聖之，和之，謀書，或之，海院，或移相代，為之，國
而各不使，聖書，法，弱，免，諸，出，固，不，可，合，與，商，壞
國策者，每偏於多，按，高，紹，而，睹，起，為，帝，為，祥
抑，且，為，節，之，祭，者，年，及，去，更，記，諸，新，弗，采，而
聖，書，祭，辨，論，表，表，一，時，主，家，者，以，可，使，談，者
雖，於，見，以，乎，武，聖，書，法，戰，國，策，而，偶，古，史，記

戰國人才言行錄目錄

卷之一

魏世家

文侯 武侯 惠王 襄王 昭王

安釐王

趙世家

烈侯 成侯 肅侯 武靈王 惠文王

孝成王 悼襄王 幽繆王

韓世家

景侯 烈侯 哀侯 懿侯 昭侯

戰國才言行錄

卷之二

宣惠王 襄王 桓惠王 王安

卷之二

齊世家

威王 宣王 湣王 襄王 王建

楚世家

肅王 懷王 頃襄王 考烈王

燕世家

文公 易王 王噲 昭王 惠王

今王喜

卷之三

秦世家

獻公 孝公 惠文君 武王 昭襄王

孝文王 莊襄王

宋世家

景公 王偃

衛世家

成侯 嗣君

卷之四

儒林列傳

卜子夏 田子方 段干木 子思 孟子

戰國才言行錄

卷之五

孔穿 魯仲連 孔斌

忠義列傳

屈原 王蠋 田單 豫讓

卷之五

諸子列傳

荀卿 莊周 申不害 韓非 墨翟

鬼谷子

智宗列傳

智宣子 智襄子 智果 智國

卷之六

相國列傳

任章 段規 張孟談 魏成 公仲連

田文 公叔座 肥義 蘭相如 魏齊

范雎 虞卿 呂不韋 蔡澤 將渠

樗里子 穰侯

卷之七

諸將列傳

樂羊 樂毅 趙奢 趙括 廉頗

李牧 孫臏 龐涓 田忌 甘茂

王剪 吳起 章子

四豪列傳 信陵君 平原君 孟嘗君 春申君

卷之八

名吏列傳 尹鐸 西門豹

名士列傳

南文子 任座 翟璜 李克 趙良

昭睢 王孫賈 左師觸龍 陳羣 縮高

鞠武

策士列傳

策士列傳

策士列傳

絳疵 司馬錯 馮亭 馮睢 毛遂

辛焦 甘羅 景陽

卷之九

說客列傳

蘇秦 蘇代 蘇厲 張儀 公孫衍

陳軫 樓緩 唐雎

辯士列傳

鄒忌 淳于髡 顏率 唐雎 王斗

江乙 莫敖子華 慎子 莊辛

惠施 季梁

卷之十 歷史列傳 公孫鞅 白起

刺客列傳

刺客列傳 荆軻

刺客列傳

刺客列傳

刺客列傳

刺客列傳

刺客列傳

刺客列傳

策士列傳

魏文侯世家

趙烈侯世家

韓景侯世家

魏文侯世家

文侯名斯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為戎右以伐霍耿魏滅之敵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獻公卒晉亂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上生悼子上生魏絳上謚昭子上生魏嬴上生獻子上生侈上孫曰桓子與韓趙共伐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即文侯也自桓子以上皆在春秋時別有錄故不載文侯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二十二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始受周命與趙韓列為諸侯受子夏經燕客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軼也與虞人期獵于野會天雨且與群臣飲酒樂群臣勸勿往文侯曰吾與之期上不可失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是得譽於諸侯韓借師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從趙借師伐韓對亦如之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備於已也皆朝魏而魏始大於三

晉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獨曰否文侯怒已乃聞翟璜之言以座為上客語在任座傳任西門豹為鄴令而河內稱治語在西門豹傳文侯卜相於李克以魏成為相語在李克傳文侯與田子方論樂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文侯曰善哉聞命語在田子方傳三十八年文侯卒子武侯立武侯名擊即子擊也始為太子時道逢子方上不為禮武侯怒已乃聞貧賤驕人之論遂謝之語在田子方傳武侯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武侯與諸大夫澤西河稱河山之險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語在吳起傳十六年武侯卒子惠王立惠王名堂初武侯不立太子武侯卒惠王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韓趙并兵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趙人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人曰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韓人不悅乃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後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澠北禽趙將樂祚王賞之田辭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益與之田語在公叔座傳公叔座病王問之座薦衛鞅王非應座即請殺之王又不聽語人曰公叔不亦悖乎後鞅為秦將伐魏虜公子卬王乃悔不用公叔之言語亦在公叔座傳王與蘇威王會田于郊諸昭乘之珠威王曰吾所寶者四賢王有

慚位語在齊世家魯衛宋鄭來朝王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
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
禹飲而甘之遂疏夷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齊桓公夜半不睡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
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
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
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
尊夷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
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國今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王稱善相屬王獻河西地于秦徙都
大梁國號曰梁王伐韓齊救之齊魏戰于馬陵齊大勝魏殺太
子申王召惠施而告之欲悉兵攻齊已乃聞惠施之言更朝於
齊使楚趙怒齊而攻之語在惠施傳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
子至自鄒王以其言迂濶不用語在孟子傳王與齊宣王會于
徐州以相王蘇秦說王與六國合後未幾復伐秦伐趙從約遂
解語在蘇秦傳秦相張儀免出相魏欲令王先事秦王不聽秦
伐取曲沃平周五十二年王卒子襄王立

期更日語在惠施傳孟子見王出而語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蘇
秦說王合從上之語在蘇秦傳張儀說王倍從事秦王從之因
儀請成於秦語在張儀傳後儀與秦武王有隙復出相王三十
九年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時秦使趙攻魏王謂趙王曰晉人欲亡虞而先伐魏反而
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
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秦伐魏王夜見孟嘗
君約車百乘使上燕趙上皆以兵從秦大恐割地請諱於王
十九年王卒子安釐王立
安釐王使晉鄙救趙復畏晉令鄙壁鄴公子無忌矯奪鄙兵以
救趙上得金無忌因留趙秦伐魏王使人請無忌於趙無忌還
自趙王持之而泣以為上將軍遂帥五國師敗秦師于河外語
在公子無忌傳三十四年王卒子景湣王立景湣王卒子王假
立秦滅之以為郡縣
趙烈侯世家
烈侯名籍其先與秦共祖曰蜚廉上上有子二人長曰惡來其
後為秦次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上上生衡父上上生
造父上上為周穆王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
反穆王自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
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秦父上上生叔帶上上以幽王無

道去周如晉始建趙氏于晉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封之耿夙
生共孟^上生趙衰^上生盾^上生朔屠岸賈殺之滅其族朔婦
走匿生男趙武程嬰公孫杵臼保之續趙宗武生景叔^上生
趙鞅^上諡簡子自簡子已上皆春秋時人別有錄簡子生二子
長曰伯魯次曰無恤^上母賤翟婢也而姑布子卿見簡子^上
^上使相其子相無恤大貴簡子乃告其子曰吾藏寶符於上先
得者賞乃皆馳之常山上無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素之母
卹曰沒常山上臨代^上可取也簡子於是知無恤果賢因書訓
戒之辭為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無恤誦其辭
甚習出簡袖中伯魯不能舉一辭并失其簡^上子乃以無恤為
後簡子謂無卹曰晉國有難毋以晉陽為遠以尹鐸為少必以
為歸智伯求地於無卹^上不予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之無
卹乃走晉陽令張孟談說韓魏反智伯遂滅智伯語在智伯傳
無卹卒諡曰襄子^上有子五人不肯置後立兄伯魯之孫浣
為後浣諡獻子^上即烈侯父也烈侯已上世事實追烈侯乃
與韓魏皆相立為諸侯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已乃悅相國所
舉士歌者田遂止不賜語在相國公仲連傳烈侯九年卒三傳
至成侯
成侯名種與韓魏侯共攻魏款殺魏惠王立其弟公中緩而割
其地韓侯不聽乃皆解而歸成侯二十五年卒子肅侯立

肅侯聞蘇秦言合從之利資秦車馬使說燕韓齊楚魏皆許之
未幾秦欺齊魏伐趙肅侯讓秦^上恐請使蘇秦報齊秦去趙而
從約遂解語在蘇秦傳肅侯嘗遊大陵出於鹿門聞大戊午諫
曰農事方殷乃下車謝之肅侯卒子武靈王立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及左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王
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五國相王^上獨不
曰無其實最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王夢見處女鼓琴而
歌詩曰美人兮^上若蕭若若之榮命乎^上曾無我羸異日王
飲酒樂教言所慕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
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張儀說王約秦為兄弟之
國王許之王平書開居肥義侍坐曰王念簡襄之遺計胡狄之
利乎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
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我曰
疑事無成王無顧天下之議矣王曰狂夫之衆智者寡焉愚者
之笑賢者戚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遂胡服騎
射公子成不肯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
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若
恐天下識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故願
寡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遂舉
中山及胡地遣使約五國并致胡兵遂伐取中山數邑中山復

獻曰邑以和王廢太子章立王子何以為王以肥義為相國是
為惠文王上上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上上欲
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北畧胡地而訟於雲中九原
直南襲秦於是詐為使者入秦上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
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
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
主父滅中山歸行賞大赦惠文王朝群臣主父從旁觀竊辟臣
宗室之禮見長子章儼然也及北而為臣屈於其弟心憐之於
是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宮公子章即
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及肥義上先入殺之
公子成與李兌起兵誅難公子章走主父上上開之成兌因圍
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無患矣遂
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死主父餓死宮中
惠文王會秦王于渑池秦王請王鼓瑟王鼓之王後者相如亦
請秦王擊缶秦王不得已為一擊而罷王卒子孝成王立
孝成王名丹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人求救於齊上上曰
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不能得左師觸
龍見而諷之太后乃以長安君為質師乃出語在左師觸龍傳
王夢衣偏袂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
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衣偏袂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

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
守馮亭入上黨於趙王受之遠有長平之禍語在馮亭亭中王
卒子悼襄王立
悼襄王名偃王生公子嘉後又娶倡女嬖之生子遷乃廢嘉而
立之王卒子遷嗣
幽繆王隱素以無行聞於國秦滅之先是趙大飢民謠言曰趙
為嬴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王不戒誅其良將李牧用
郭開身虜國亡
韓景侯世家
韓之先與周同姓上姬氏其後南齊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
子上上後三世有韓厥後封姓為韓氏諡獻子上上生宣子上
上生貞子上上生簡子上上生莊子上上生康子上上與趙魏
共滅智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上上即景侯也景侯名虔與趙
魏俱受周命引為諸侯景侯卒子烈侯立
烈侯在位盜殺其相俠累烈侯卒再傳為哀侯
哀侯相韓廩而愛嚴遂上刺廩并中哀侯上上卒子懿侯立
懿侯用公孫頑計與趙成侯合兵伐魏大破其兵成侯欲殺魏
惠王而立公中緩因割地而退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
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則弱上上則我無魏患矣成侯不聽乃皆
解師而歸懿侯卒子昭侯立

昭侯以申不害為相國內治申子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耶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將受乎昭侯有駭掩命戒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明主愛一舉一笑弊掩豈特此哉吾必待有功者昭侯作高門時天旱屈宜曰曰時細舉贏君必不出此門也成而昭侯卒子宣惠王立

宣惠王欲而用公仲公叔為政終留危言而止秦韓戰于濁澤王急用公仲計將許於秦秦王聞之大恐用陳軫計偽微師徒若將救韓者王信之大說遂不許於秦大怒以師與韓師戰

王山門楚救不至韓師大敗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名倉張儀說王事秦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宗宮祠春秋稱東藩效且陽王卒再傳至桓惠王

桓惠王入朝于秦七昭襄王薨王襄經入吊祠王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卿工為間於秦鑿涇水為渠而秦因此益富強王卒子王安立

王安五年秦急攻韓七使韓非使秦七留非因殺之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即韓遂亡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一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二

無錫秦瀚編輯

齊威王世家 楚肅王世家 燕文公世家

齊威王世家

威王號田齊陳公子完之後也完奔齊以陳氏為田氏為齊王正卒謚敬仲七生穉孟夷七七生湣孟莊七七生文子湣無七七生桓子無字七七生釐子乞七七事齊景公為大夫厚施於民得祿衆心乞生成子常七七弑齊簡公常生襄子盤七七生莊子白七七生太公和七七遷齊康公於海上和求為諸侯周天子許之自和以上別有錄和生子即威王七即位以來不治委政

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汝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七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吾左右以求助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七皆敵地以和於是國人震懼人七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是時天下莫朝周而王獨朝之天下以此賢王七與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自多照乘之珠問齊國之室王曰寡人之寶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

不敢為寇更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取東漁于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後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慚不懌而去鄒忌子見王諷王以一身之蔽語在卸忌傳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諍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上而間進羣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也威王卒子宣王立

宣王名辟疆魏攻韓上求救於齊王使田嬰救韓魏大敗之

馬陵殺其將龐涓廣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蘇秦說王合從王許之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王上曰寡人聞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罌黍桑父之陰則鄰軍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王斗見王言王不好士

王謝之於是舉士五人齊國大治王卒子湣王立

湣王受秦使將稱帝蘇代以為不可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去之王滅宋遂欲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王驕傲殺諫臣狐咺陳舉燕人合秦楚三晉師來伐王遂入臨淄王出亡之衛上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王不遜衛人侵之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淖齒遂殺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王既遇害齊人乃立王子法章是為襄王

襄王名法章初湣王遇害王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敷女奇王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齊亡臣相聚求王立之於莒王既立即立敷女為后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王入臨淄

王建立國事皆決於母君王后上上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秦遣使者遺君王后王連環曰齊多智能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上上不知解君王后引錐上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取筆讀受言君王后已忘矣君王后死王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具不助五國攻秦上上滅五國乃釐齊王連出降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於是齊為之歌曰松栢相耶建建共其家耶建建用客之不詳也

楚肅王世家

楚之先出自帝高陽上孫卷章上生吳回上生陸終上生季連上生附沮上生穴熊其後微弗能紀其世周文王時季連之苗裔曰鬬熊上事文王早卒子白熊麗上生熊狂上生熊繹成王封之楚姓芊氏居丹陽熊繹生熊艾上生熊上生勝上以弟楊為後楊生渠上生犖上紅上弟延弒而代之延生勇上卒弟嚴為後嚴子伯霜上卒弟季狗立狗生罌上生儀是為若敖上生坎上生盼冒上卒弟通弒其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上子文王上子成王上子弒其父而自立是為穆王上子莊王上子共王上子康王上弟圍上弒康王而自立是為靈王上死於亂弟平王立平王子昭上王上子思王上子簡王上子聲王上子悼王上自悼王已上別有錄悼王卒大臣作亂攻吳起射中王尸子肅王立計為亂者七十餘家盡誅之肅王卒後三世而有懷王懷王名熊渠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兵出六國兵皆引而歸秦欲伐齊而患王與從親乃宣言張儀上相使南見王曰王聞張儀秦請敵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儀群臣皆賀陳軫獨吊王不聽使人從儀入秦受地儀至秦伴稱病不出三月王曰儀以五里上齊尚薄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上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上

齊父合儀乃起朝謂楚使曰子何不受地從某縣廣袤六里楚使歸報王大怒與師伐秦上大敗之後秦復使上約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王曰不顧得地願得張儀上聞請於秦王遂之楚王不見因而囚之將殺之儀私於靳尚上為請於王又令夫人柳袖言之王乃釋儀秦昭王遣王書願會武關約結盟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王稚子上蘭勸王行於是往會秦昭王上許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上至則開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上嫪毐上諸臣禮因要割巫黔中郡王不許秦留之楚人立王太子橫王亡逃歸秦覺之楚道王恐走趙上不內欲走魏秦追至乃復入秦發病死秦歸其喪國人皆憐之知悲親戚頃襄王名橫秦遣王書言且率諸侯伐楚王患之與秦平迎婦於秦上楚常為好會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鴈羅鷺小矢之裝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上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無趙者上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上卸費上卸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王何不以聖人為弓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弊非特朝夕其獲非特鳬鴈也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附楚上鄧郢上郢上擊韓魏上頭中國處既

形便發有地利奮銳抵方三千里則秦木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匹夫有怨尚有報焉來白公子盾是也楚地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王遣使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聞之伐楚王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武公論王上計戰不行秦將白起伐楚拔郢燒先王墓夷陵王兵敗東北保於陳城秦拔巫黔中郡王收兵復取秦所拔江旁五邑以為郡王卒子考烈王立

考烈王名熊元王為太子時質于秦以黃歇計得歸上而父頃襄王卒乃代立王遷魯于莒而取其地已乃遂滅之以其君為家人諸侯合從伐秦王為從長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王及諸國師皆敗走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其衆卒無子李園持其女弟欲進於王先敵於春申君既有身園乃使其女弟自言於春申君而內於王所王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語在春申君傳王卒後子幽王哀王上負芻相繼立至負芻而秦滅楚名為楚即云

燕文公世家

燕文公召公奭之後與周同姓上姬氏自召公已下十世至釐侯當周宣王之時又四世為繆侯當魯隱公之時又三世為莊

公當齊桓公始霸之時與宋衛共伐周公復修召公之法傳子襄公當晉文公主霸之時自襄公後又十六世為釐公上時三晉列為諸侯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卒文公立自桓公已上別有錄故不詳文公時蘇秦將為從來見文公上上予車馬金帛以至趙上肅侯用之曰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

易王時蘇秦使齊近人有惡之於王者曰是天下不信人也秦謂王曰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庶如伯夷若如魯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豈以事足下乎夫孝如曾參義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豈以事足下乎夫孝如曾參義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豈以事足下乎夫孝如曾參義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豈以事足下乎

燕王之義而不臣誠死於首陽何肯步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易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哉且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秦曰臣鄰家有盜竊吏者其私其人其夫且歸為藥酒以待之夫至吏使妻奉卮酒進之妻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伴僞藥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妻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然不免於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不幸適類此秦與文公夫人私通俱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王許之王卒子燕王王曾立子之相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上上問曰齊王

霸平代曰石王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欲殺燕王以尊寵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也因遺白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曰人謂先賢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王不如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先同行也正因屬國於子之也上太重或曰禹薦堯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則收印自三百石更已上而效之子之也上南面行王事而增不聽政顧為臣三年國內大亂百姓惴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齊潛王因令人謂太子願舉兵助之市被攻子之不克及攻太子被死以徇因攝難數月死者數萬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昭王名平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祿以招賢者謂郭隗曰孤願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先生視可者得自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往先設隗始王為陳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卿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燕國殷富士卒樂戰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上兵敗齊潛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比入至臨淄齊城之下者獨惟聊丘即墨其餘皆屬燕有諱樂毅者王新之使上立毅為齊王上卒子惠王立

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劫死燕兵引歸齊復悉得其故城王卒後三傳為今二喜今王喜命樂毅約驪趙還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葬可伐也王問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伐一何如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遂起六十萬攻趙令樂腹將四十萬攻魏慶秦將二十萬攻代將渠引王綬止之王以足蹤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為上大王也趙使廉頗擊破栗腹重樂乘擊破慶秦軍渠間得趙趙頗逐圍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王乃相將渠以處和王遺樂間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拍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掄蓋之不虐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虐君之明罪之也謹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掄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故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檢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掄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願君指慈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間卒留趙不報燕太子丹質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無患之謀於太傅鞠武上曰秦末易國也有間樊將軍亡秦之

趙太子客之武曰不可願太子急遣之入匈奴以城口而西約
三晉南連齊楚地始於單于然後乃可圖秦也丹曰太傅之計
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濟也且非獨於此也樊將軍窮
困歸丹終不以迫強秦之故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也
願太傅更慮之武乃薦田光先生光薦荊軻丹使軻持利匕首
以獻燕督亢地圖及樊於期首為名襲刺秦王上覺殺軻使
將軍王翦擊燕上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於秦上遂滅燕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二

戰國人才言行錄

卷之二

十

敬業書院編輯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三

無錫秦瀚編輯

秦獻公世家

宋衛附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上吞玄鳥卵而生大業上
上生大費上佐舜調馴鳥獸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大廉上
上孫曰中衍為帝太戊御中衍玄孫曰中湫生蜚廉上生惡
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惡來生女防上生旁皇上生太
乙上生大鵬上生非子上為周孝王主馬于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緡緡氏號曰緡秦上
生秦侯上生公伯上生秦仲上死于戎長子莊公立莊
公生襄公西戎攻周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封為諸侯生
文公上卒孫寧公立寧公生武公上生德公上生宣公
上卒立弟成公上卒立弟繆公上生康公上生共公
上生桓公上生景公上生哀公上卒孫惠公立惠公
子悼公上子厲共公上上子躁公上卒立弟懷公上
卒孫靈公立靈公卒季父簡公立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
出子立上上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而立之是為獻公紂
出子自出子已上別有錄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合而
別上五百歲復合上七十七歲而霸王出獻公敗三晉之附子
石門周天子賀以黼黻之服獻公卒子孝公立

孝公耻不與中國會盟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今國中
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
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
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
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境從治櫟陽且欲
東伐後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
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
衛鞅入秦與議國事大悅之遂變法倍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
之賞罰其事在商君語中乃徙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更賦法
井田小鄉聚集為大縣上令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孝公卒子

惠文君立

惠文君為太子時犯新禁衛鞅驕其師傳及即位秦宗室各執
久逐車裂以徇蘇秦始將連衡說王并諸侯吞天下王曰毛羽
不豐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也法令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
厚者不可以使民政令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進人則
大臣令先生微然進人則下而處教之願以異日秦乃去說山
東之君入從進人則惠文君太子曰秦欲以一人之智一諾侯進人則不
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王卒子武王立
武王有力好以力戰力士多至大官王與並說舉尚絕順一作
而死無子異母弟昭襄王立

昭襄王名稷武王異母弟也武王死時王為質于燕上人送歸
得立王誘楚懷王于武關懷王客死子秦王歸其喪楚人憐
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王上又劫其子頃襄王與之和親
王自稱西帝遣使立齊為東帝齊不受王亦去之王與趙王會
渾池請趙王鼓瑟趙蘭相如亦要王擊缶王一擊之不懌而罷
王使人攻西周上君走來自歸頃襄王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城口三萬後王取而周寶器九鼎遷西周君于愚狐之聚王郊
見上帝于雍王卒子孝文王立

孝文王立脩先王功臣褒厚親戚赦罪人弛苑囿王服父昭襄
王之喪三年除喪三日而卒太子莊襄王名異人呂不韋所館

奇貨可居者嗣立

莊襄王立滅東周莊襄王卒子政立即秦始皇帝呂不韋幸邯
鄲姬有孕敵之莊襄而生者也

宋景公世家

宋微子開之後微子卒弟微仲立自微仲後十傳為武公生女
為魯惠公夫人魯桓公武公卒子宣公立宣公以弟穆公為
嗣而舍其子殤公穆公亦舍其子馮而立宣公子殤公為嗣幸
督弑殤公乃迎立宣公子馮是為莊公三傳為襄公當釐公
襄公七傳為景公上名頭曼感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
憂之司星子請移於相公曰相吾股肱也請移於民公曰君者

待民請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司星子曰天高聰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燬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從三度魏將伐趙
徵師于宋上使上者請於趙曰梁徵師散邑上上不沒則恐危
杜稷之則害趙國請得攻一城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餘
趙王曰善公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梁王喜曰宋人助我矣
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蓋
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也景公卒四傳為宋王偃

宋王偃時有崔生歸史古之曰古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喜起
兵城滕敗齊楚親兵取地數百曰欲伯之速成射天皆地斬社
稷而焚滅之淫於酒色群臣諫者輒射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
室中之人呼萬歲堂上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亦應之國中
之人又無不應者號曰桀宋齊得王伐之民散城不守走齊
齊與楚魏三分其地而有之宋遂滅

衛成侯世家

衛康叔封之後自康叔封十傳為衛武公淇澳之詩美其德自
武公十四世為出公上上又七世為成侯上上名速自成侯以
上皆稱公至成侯始改號曰侯衛有勤變者其材可得而為吏
賦於人食人二鵠子成侯遂擯弗用子思告之亦弗聽也成侯
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衛之國事將日非矣
成侯猶不悛成侯卒子嗣君立

衛嗣君之世更貶號曰君嗣君好察微隱縣公有發辭而席弊
者賜之席今大驚以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召關市吏
問之曰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還之其人大恐嗣君有所愛也姬
恐其因愛以墮已也尊魏姬以偶之又重如耳則貴薄疑以敵
之有胥靡亡之魏請以左氏城易之群臣諫曰以一城易一罪
人無乃不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五誅不必雖十左
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同害卒易之嗣君卒後三世
至衛君角秦始皇滅之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三

戰國人才言行錄

卷之三

八

欽定四庫全書

儒林列傳

忠義列傳

儒林列傳

卜子夏即孔子弟子孔子卒隱居西河田子方段于木舍魯終
吳起之徒皆受業焉魏人薦之文侯上師事之子夏事多見
於經傳故不悉載

田子方魏文侯時人文侯師事之一日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

聲不比乎此協左高莊訪之 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君明

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驕於官也文侯曰善故開命

子擊出遊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謂子方上上為禮下擊曰

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擊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

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

不用則納履而去耳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段于木魏文侯時人文侯欲見之木以未仕也踰垣而走避之

後文侯因魏成子得見於木遂師焉木事無可考故不詳

子思孔子之孫得道統之傳其學之與具見於中庸孟子師

事之問哉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亦仁義而

已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

上不義則下皆棄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子思言用人之道

於衛侯曰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故聖人官人取

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外棄干城之將殆不可使聞於鄰

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

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

孟子鄰人也受業子思之門得傳聖人之道游事齊宣梁惠之

君所知皆不合喟然歎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乃與門人萬章

之徒作孟子七篇言皆仁義

孔穿字子高孔子玄孫與公孫龍辯戒三耳龍辯甚精穿弗應

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戒三耳矣然謂三耳其難而實非謂

兩耳甚易而實是君將焉從乎平原君謂龍曰彼理勝於辭子

辯勝於理理勝於理終必受屈子勿與辯也三耳之說難於辯

魯仲連齊滑王時人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仲連乃為書約之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

死而城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

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

貴賤此其一時也顧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

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此之利故

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荅年之敵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獸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既多民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金齊之兵荅年不辭是燕魏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上心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接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

諸子言行錄 卷之四 敬業書院編

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華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指燕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陶衛世也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教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纂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殺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斬趾而不見窮年沒壽而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

會將曹子以敗軍會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當齊桓公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畏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伸吳楚傳名後世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思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憾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茲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得書自殺田單因克其城歸言仲連於王王欲爵之仲連不受而逃之異日田單將攻狄往見仲連上曰必不能下也單上車弗謝而去攻狄三月不克復見仲連上曰將軍肯在即墨坐而織蓑五則

諸子言行錄 卷之四 敬業書院編

扶搖為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有夜邑之奉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千矢石之間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此時管仲連適游趙聞之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乃見辛垣衍而告之辛垣衍曰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衍許諾魯軍見衍而無戶衍

曰先生王貌似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園城中而不去也時秦連曰世以鮑焦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彼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夫秦華檀義上首功之國也彼肆然而為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曰先生助之奈何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衍曰吾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連曰梁諸秦稱帝之害則必助之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連曰昔齊威卒天下而朝周上烈王頃齊後周怒欲斷之彼天子固然無足怪衍曰先生未見僕乎十人而從一人寧力不勝智不若耶連曰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曰然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曰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連曰子見鬼侯鄂侯之事乎紂之三公也而卒就醢醢且秦無已而稱帝則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其子女諂妾為諸侯妃嬪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龍乎於是衍起再拜曰先生天下高士也請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救趙擊秦上軍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連上辭不受又欲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是商賈之行也遂辭而去終身不渡見

孔神字子順穿之子魏聘為相祗曰若能用吾道上上國治世

也吾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不然吾猶一夫耳魏奚少於一夫哉固請乃之魏改壁龍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火計又不用乃以病免遂寢於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平秦伐趙魏諸大夫皆言無損於魏祗曰是猶棟宇將焚而燕雀處之顏色不憂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人同燕雀可乎魏王問天下之高士祗曰世無其人也以為次魯仲連乎王曰仲連強作之者祗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賦年五十七死祗子緇

忠義列傳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王使原造為憲令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弗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令一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上疾王聽之不聰也謠諑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上者猶離憂也上稱帝嚳下道舜禹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屈平既謫其後秦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上蘭

勸王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侯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上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子頃襄王立以
其弟子蘭為令尹令尹與上官大夫比而短屈平於頃襄王上
上怒而遷之江南平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
枯槁漁父見而問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此乎曰舉世皆
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何故懷瑾握瑜自令見放為平曰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上受物之汶汶者乎
寧赴長流而葬乎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
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蘇軾書

卷之四

卷之四

蘇軾書

王蠋蘇書邑人燕樂殺入齊聞蠋賢令軍中曰環書邑三十里
與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欲高子之義吾以子
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書蠋曰
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
其生而無義國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
大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諸士為襄王

田單者齊諸田躡也嘗王時單為臨淄守不知及燕使
樂毅伐破齊上登王出薛已而保莒燕師長驅至齊而田單走

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
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勇唯單宗人以鐵籠故得
脫東保即墨燕軍圍即墨上大夫出戰敗城中相與推車為
將軍以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縱反
間於燕上使騎切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相於庭
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
乃起引還東向生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單曰子勿言也
因帥之盡出約束必稱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剽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知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

蘇軾書

卷之四

卷之四

蘇軾書

蓋則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五城外
冢墓先人可為寒心燕軍聞之盡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
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
操版楯與士卒分功妻妾綰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
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軍上上憐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為絳綬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
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
尾搖尾而奔燕軍上上大驚所觸盡死傷面衛校擊之而城中
鼓譟從之燕軍大敗走齊人遂復殺其將騎切退亡逐北所
過城邑皆叛燕而復歸齊七十餘城皆為齊有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單號曰安平君遂以為相齊所以既亡而復興者皆單忠義憤激為之也單過淄水見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吾國乎嚴下有貫珠者進曰王不如因為已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寒單收而衣食之稱寡人之意王曰善乃召單賜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單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救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皆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貂勃常惡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單召而謂之貂勃曰距之狗吠堯也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也單乃任之於王異日王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也單乃任之於王異日王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

齊書行錄

卷之四

九

敬業書院編

得此亡國之言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乃益封單邑萬戶單以亡燼復國功立名顯世多榮之

豫讓者晉人也故當事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已而事智伯上上其善龍之及智伯伐趙襄子上上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於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今智伯知我上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襄子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上上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頃之讓又漆身為厲者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上上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上上必近幸子上上乃為所欲願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后世人臣之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殺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仇而反委質臣事智伯上上亦已

齊書行錄

卷之四

九

敬業書院編

死矣而子獨何報之深耶讓曰臣事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上上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上上故以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泣曰嗟乎豫讓上上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赦子矣使兵圍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目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水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政布後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上上持衣與豫讓上上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齊國人才言行錄卷之四

諸子列傳

智宗列傳

諸子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
三為祭酒齊人或譏卿上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
君死而荀卿廢園家蘭陵初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道孝成
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
扞禦目而覆臂股也故兵要在附民而已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上上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
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善請問
為將卿曰魏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竊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
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
無怠勝而怠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
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
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慎行此
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敵無驕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
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

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
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非誅百姓
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
逆刃者死與命者賁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
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賈
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
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脩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
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地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上疾濁
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遠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
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
者數言而卒因蔡蘭陵李斯嘗為弟子
莊周蒙人也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孝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謁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
言也楚威王問周賢使上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大笑曰子獨
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
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汗我上寧游戲汗漬之中
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也終身不仕以自遂其志
申不害荊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時魏圍趙邯鄲
昭侯問申子曰吾將誰與而可申子未知王之所欲言也恐言
而未必中於王也對曰此安危之要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

微謂趙卓韓竈曰子皆國之辨士也為人臣者豈可以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申子微伺王之所欲以言於王王大說之任以為相申子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甲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黃老而主刑名嘗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諷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非疾治國不務明其法制執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

韓非子言行錄

卷之五

三

敬業書院編

介胃之士所養非所用也非所養乃作孤憤五刑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畧曰龍之為靈也可援御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也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王始不用非及急遇選非使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秦王信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墨翟宋人也善守禦為節用公輸般為楚設雲梯之械將以攻

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襟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屈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矣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也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王曰善哉吾請一攻宋城矣墨子仕宋景公為大夫戰國策云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鬼谷子名詡姓王氏居清溪之鬼谷故號鬼谷子嘗入雲氣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蘇秦張儀嘗從學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

韓非子言行錄

卷之五

四

敬業書院編

子輕喬松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風俗通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哉或然也

智宗列傳

智宣子者晉卿也生二子長曰宵次曰瑤瑤愛而不肖宵疏而賢宣子將置後問於智果果曰瑤之賢於人者五美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巧文辯慧則賢伎藝習給則賢強毅勇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宣子弗聽卒立瑤韓趙魏共伐滅智氏君子謂智氏之滅宣子之罪也

智襄子者宣子之子也名瑤嘗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

康子而侮段規智國曰禍今至矣不聽襄子請地於韓魏也
皆使人致萬家之邑襄子悅又求地於趙也弗與襄子怒帥韓
魏之甲攻趙上用張孟談計潛出說韓魏也許之趙因出攻
襄子韓魏又翼擊其外大破滅之三家共分其地而趙遂以襄
子之頭為飲器

智果者智宣子之宗也初宣子欲立智伯果諫不聽後智伯帥
韓魏攻趙也陰與二國通謀智果入見智伯遇趙相張孟談於
韓門之外智果曰二國列將有變臣遇孟談於韓門之外其志
於其行高此其殆與二國有私矣智伯曰吾與二主約破趙三
分其地二主必不反也智果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吾者晉陽三年矣旦暮當
拔而棄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言智果曰不殺則遂親之
智伯曰親之奈何智果曰魏之謀臣任章韓之謀臣段規是皆
能移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如是則
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
又封二子萬家則吾所得幾何智果見言之不用也出更其姓
為輔氏遂去不見智伯也亡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智國者智伯之宗也藍堊之宴智伯侮韓之君相國曰蚘蟻蜂
蟻皆有毒况君相乎主不脩禍其至矣已而韓魏趙共滅智伯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五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六

相國列傳

無錫秦瀚編輯

任章魏相國也章相魏在桓子之時智伯求地於桓子也弗
與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章曰無故索地鄰
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
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
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予之以驕
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擢以吾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
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也弗與因圖晉陽韓魏
反於外趙氏應於內智氏遂亡三家共分其地故章之以地予
智伯乃所以取之也
段規韓相也當康子之時智伯帥韓魏趙而伐范中行氏滅之
休數年使人請地於藍康子也欲勿予規曰不可夫智伯之
為人也好利而攜請地不予必加兵於我矣君其予之彼狙於
得地又將請於他國也也予之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可以免於
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也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也
悅又使人請地於魏也亦予之又請於趙也弗予智伯怒帥韓
魏之甲攻趙也約韓魏交於外已應於內遂滅智伯而三分其
地韓所得地數倍於所失皆規之功也

張孟談趙襄子之相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弗予智伯將帥韓魏攻趙襄子患之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吾安屠而可孟談曰大董闕安子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尸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曰從之至行城郭素府庫視倉廩君孟談曰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膚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齒落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吾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鍊請發而用之君曰善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聞之三月不叛決晉水而灌之三年城中巢居而處饑寒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曰吾欲以城下何知孟談曰危不能安亡不能存則無庸言智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吾亡則齒寒趙亡則二國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我謀未遂而洩則其禍必中於我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陰約孟談以報襄子也再拜之二君乃殺守堤之吏而決水反灌智伯軍也水大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孟談既回趙宗廟乃告襄子曰五霸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制主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眾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曰輔主領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

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也孟談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怡然有決色遂去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孟談而告之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言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孟談再固趙宗亦戰國之名相矣史記作孟同或其誤云

魏成魏相也魏文侯卜相於李克也告之以定相之術文侯乃以成爲相始成薦卜平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於君也皆以爲師君以成舉用得人也故任爲相諺曰唯賢知賢魏成有焉

語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文侯以之成後相業無可考

公仲連趙相也趙烈侯好音謂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捨石二人吾愛之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既出不予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復問公仲終不予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音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苟欲越其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從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於是牛畜爲師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欣爲中尉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越爲內史侍以節財儉用察

度功德所與無不充烈侯悅使謂相國曰歌者因止賜相國衣二襲相國用番吾君一言進賢人止濫賞趙國賴之已亦與有榮焉周公吐哺握髮下士有以哉

田文魏相也文相魏吳起不悅請與論功文曰第言之起三自言其功文每對曰不如子也起曰然則子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之時屬之子乎傷之我乎起曰偏之子矣乃不敢言文相業亦與可考由文自任觀之當是可以托孤寄命者

公叔座魏相也始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澠池禽謀祚魏王悅郊迎之賞田百萬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

利害之倫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嬰裴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家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士之迹公叔何可無蓋乎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座後為相知衛鞅之能未及焉會病王問以後事座曰座有御蔭子公孫鞅魏王以國事聽之也王嘿然座曰王不用必殺之勿使出境王許諾而去謂左右曰公叔病甚哉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欲殺之不亦悖乎王既去座召執告之曰吾先君後

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必去鞅曰君不能聽子之言用臣又安能聽子之言殺臣哉座死既葬鞅始行入秦上以日強魏以日削魏王始恤不用座之言座相業亦不顯若始能讓善終似知人亦足類哉

肥義趙相也趙武靈王初聽政以義為先君貴臣加其秩王一日大朝信宮召義與語天下五日而畢王欲胡服召義告之曰世必議寡人奈何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與俗之應殆無顧天下之議矣舜雖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棄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曠成事智者睹未形王何疑焉於是遂胡服招騎射北畧中山地王傳國少子何以義為相國并

傳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以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重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限入禍門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章不稱疾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為恐府母為禍梯我曰不可昔主父以王傷我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守一心以受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令良不禮之難而志意難變執大馬進受命退而不全負就其馬變負之臣不容於刑

諺曰死者復生上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
吾身乎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
賜而忘我矣雖然吾有節在前者也終不改失允曰諾子勉之
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不
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
之也茲臣在朝國之殘也說臣在中主之患也此人貪而欲大
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速
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盡賦出入不可不脩目今以
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吾且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信
期曰善哉吾得聞此言也異日主父及王游沙丘與宮公子章
等謀殺王得聞此言也異日主父及王游沙丘與宮公子章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
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掘田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
禮遂并弑主父夫肥義之死與荀息相類皆輕諾先君之命而
不得不死者也悲夫願其不背惠不食言亦有足取者矣
蘭相如趙相也始為臣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
璧素昭玉聞之使人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欲與之恐見欺欲
勿予即患秦兵之來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
舍人蘭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繆賢欲亡走
燕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
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曰趙強燕弱

而若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畏趙其
勢必不取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
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
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蘭相如曰秦王以城易璧可予否相如
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吾城奈何相如曰
秦以城求璧而王不予曲在趙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
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
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趙臣請死璧歸趙王於
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王坐堂見相如相如視秦王
正冠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
無禮相如曰臣死且不避秦王之心天下皆為秦臣今臣死
立侍左右死且不避秦王之心天下皆為秦臣今臣死
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其璧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
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可欺況大國乎於是
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今臣至大王見臣列
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上觀大王無意償趙王
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
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曰請有司
案圖指浸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許予城
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

送璧時齊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終不可強奪乃許齊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乃使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設九賓禮於庭引見相如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今人持璧歸間至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於趙上必立秦璧來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上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乎秦王乃復相如之車馬資遣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為上大夫其後秦王使上者告趙王欲為好會於西河外渰池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與秦王會渰池秦王飲酒酣曰竊聞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王善為秦聲請奏盆鼓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瓠因跪請秦王上不肯擊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上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瓠相如頓首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瓠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上亦盛設兵以待秦

上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功大拜為相位在廉頗之右頗怒欲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頗則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頗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俱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上上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相如未受知趙王一宦者令舍人耳已而立名秦庭秦國惴惴焉不敢謀趙又其先公後私感動廉頗其亦戰國人之表上者哉魏齊魏相也齊使須賈使齊范雎之馬齊王聞雎口辨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魏齊上上管雎折脅摺齒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鄭安平持之亡匿秦使至載與俱歸為秦相乃使上告魏王曰斬魏齊頭來齊第亡走趙匿平原君家秦王誘執平原君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齊亡抵扈卿上與偕亡走魏信陵君素難見之齊怒自殺夫范雎即不以國事告齊然私受齊王金義固當戮魏齊為相致雎於刑亦其宜爾而乃以此殺身秦威亦殫矣哉魏可謂不競也已范雎秦相也字叔本魏人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

中大夫須賈亡為魏昭王使於齊。昭王從留數日，未得報齊襄王。聞昭王辦乃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昭王辭謝不敢受。賈知之，大怒以昭王持國陰事告齊也。歸告魏相，即魏齊也。魏齊大怒，使人笞擊昭王，折脅斷肱，昭王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昭王故慘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昭王從廁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實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昭王得出，後魏人鄭安平、樛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會秦使王稽至魏。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竟，王稽知昭王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方來，昭王曰：「彼來者為誰？」稽曰：「秦相穰侯東行，聞秦王言行錄。」

卷之六
敬業堂書院編

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益也。臣聞齊王、家者取之於國，善學國者取之於天下。上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辱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也。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覲於王心，即言臣者賤而不可用耶？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昭王大悅，召見范雎。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作為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果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昭王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昭王至，聞其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遇義士。」

卷之六
敬業堂書院編

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范雎拜秦王亦拜時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
事以觀秦王之俯仰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經壽非計也少出
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且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
於計疎矣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
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慮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
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上皆附齊必惧而事秦齊附秦而韓
魏因可虜矣昭王曰敢問親魏奈何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
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則舉兵而伐之王曰故聞命矣乃拜爲
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收韓魏於是雎日益親用事矣乃請
間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秦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
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
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
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昭王聞之大惧曰善於是廢太
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閼外拜范雎爲相封應侯雎既
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使須賈於秦
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上見而驚曰范叔固無
恙乎將有說於秦否耶雎曰亡逃至此安敢說乎臣爲人庸貨
耳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一綈袍賜
之因問公知秦相張君乎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謂雎

請爲見君於張君因御之入秦相府至門謂賈曰我爲君先入
通於相君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
范叔賈曰向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
乃內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雎威權恃者甚衆見之賈
損首言死罪雎曰汝罪有三吾先人丘墓在魏汝乃以吾爲有
外心於齊而惡我於魏齊汝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女不止
罪二也更醉而溺我汝何忍乎罪三矣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
袍戀上有故人之意故釋之耳乃入言昭王上罷歸須賈上
辭於范雎上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
賈於堂下置筮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
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吾且屠魏上齊急自殺雎既相王稽曰
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君卒然
捐館舍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三不可知者也宮車一日晏駕
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
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雎乃入言於王上召拜
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爲將軍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
厄者一飯之德必償雎耻之怨必報與白起有隙諸而殺之後
鄭安平降趙王稽與諸侯通坐法誅王臨朝而歎雎惧不知所
出燕客蔡澤聞之往入秦也雎見澤與之言上於王上以澤爲
客卿雎因謝病免澤代爲相夫雎由困厄成功及爲相專勝

德懷德意亦然矣然一聞蔡澤之論遂辭疾而退其亦庶乎知幾者乎

虞卿趙相也始為說客踰層檐登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遂為趙相秦攻趙樓昌請使鄭朱為媾於秦卿曰秦必貴朱以示天下上見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媾不可成矣不聽既而果然秦拔趙四邑趙又割四邑以和卿曰是助秦自攻也不如以賂齊而共攻秦是失于齊取償於秦也魏請為從趙王問卿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卿曰王過王曰何也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王曰善乃合魏為從魏齊為魏相得罪魏雖秦求之急齊窮亡抵卿上解相印與齊俱亡齊已死卿困於梁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虞卿為趙畫策最工一不忍窮交魏齊之厄遂困大梁悲夫亦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者矣

呂不韋秦相也家累千金始不韋為賈邯邯見秦質子異人曰此奇貨可居乃謂之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曰且自大子之門不韋曰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將立竊聞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能立為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太子立則子不得爭為嗣矣不韋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適嗣異人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偏天下常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上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以色事人者色衰愛弛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賢者者立以為子即色衰愛弛欲開一言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男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承間言之太子上許之因厚遺嬖而請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邯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其有身故以見於異人上上以為請不韋倖怒而與之生子政秦園邯邯急趙欲殺異人上上與不韋脫亡赴秦軍遂得歸上見太子夫人太子夫人大悅更名子楚秦昭王薨太子立為王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奉故邯邯姬母子歸秦子楚以姬為夫人子為太孫明年王薨諡為孝文王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封文信侯莊襄王政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政年少太后時上私通不韋上上招致食客三千是時諸侯多辯士知高卿之徒者書偏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上上所聞集論以為八

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
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
減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莊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
乃私求大陰人繆毒以為舍人時繆倡樂使毒以其陰開銅輪
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喻太后上聞果欲私得之不韋詐令人
以腐罪告之乃陰厚賜主腐者詐論之按其陰實為臣者遂得
侍太后上與生子二人事覺秦王下吏治事連不韋免相徙
處蜀不韋自飲酖死不韋以陽翟大賈設奇計致位宰相功亦
奇矣獨其淫僻殺身故世多羞之

蔡澤秦相也本燕人游學于諸侯不遇而從唐舉相舉熟視而
笑曰先生易鼻肩鵠頰威弱膝變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手
澤知其戲之乃曰富貴豈可自吾所不知貴也願聞之澤
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歲笑謝而去上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
金高於金開范雎任鄭安平王穰苴有罪罪於秦雖內慙澤乃
西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雎曰蔡澤天下雄俊弘辨智士也彼
一見秦王上必困君而奪君之位雎曰五帝三代之事有以
之說吾既知之殺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應能困我而奪我位乎
使人召澤上入雎讓之曰子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曰然曰請
聞其說曰吁君何見之晚耶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
夫種何可願也雎知澤欲困已以說諺曰何為不可上自殺曰

以我名姓義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澤曰夫待死而後
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故
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存僂辱而身
全者下也於是雎稱善少間澤曰曰夫吳起商君大夫種其可
謂執與關天周公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
常數也進退盈絀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且君不親大將者
乎或欲大授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君之功極矣此亦
秦之分功之時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
處居長為應侯世世稱孤享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
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禍矣
雎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言於昭王上召見與語大
悅之拜為客卿時因謝病歸相印昭王遂以澤為相東收周室
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怙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蔡
澤以辨奪應侯相然其言多歸於道足為成功居寵利者之戒
云

將渠與相也燕王喜命相栗腹約驪趙還報曰趙可伐也王從
之將渠曰與人通開約交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王不聽自將
偏軍隨之將渠引王殺止之曰王必無自往也無成功王怒楚
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也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
將擊宋舉於部彼卿秦舉乘於代逐奔五百餘里圍其國

人請和趙人不許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將渠後相業無可考觀引綬一節亦可謂信而有智者矣

樗里子者秦相也名疾秦惠王異母弟滑稽多智號曰智囊樗里數將有功秦武王立以為左丞相與右丞相甘茂並相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故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子居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云

樗侯魏冉者秦相也秦昭王母宣太后異父弟宣太后又有同父弟曰羊戎號華陽君宣太后又有子曰宣陵君此陽君魏冉

在子弟中最賢自惠王時任戰用事武王卒無子諸弟爭立冉立昭王上以冉為將軍衛咸陽威振秦國及樗里子死冉代為相冉舉白起為將上兵戰有功已而冉謝病免明年後相封於穰復益陶號曰穰侯上復相秦六歲而免上二歲又復相秦使白起拔楚之郢置南郡穰侯又自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屯遂國大梁聞其言乃解而歸穰侯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好說秦昭王上信之免穰侯相并涇陽之屬皆徙居關外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穰侯相秦最有功且親也范雎一說遂死關外秦之水可托身如是哉 卷之六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七

諸將列傳

四君列傳

無錫秦漢

諸將列傳

樂羊者魏文侯將也嘗攻中山其子在焉中山君烹其子而遣之黃羊啖之盡一杯文侯曰羊以我之故而食其子之肉觀斯行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詛不食乎於是群臣謗羊者甚眾及返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文侯賞其功封之於雲夢然以食子之故終疑其心羊既死即葬於雲夢子孫因家焉樂毅其孫也樂羊啖羹父子之情亦大矣

樂毅者燕將也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千之七亂而齊大敗燕上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上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盾為臣王以為亞卿久之王問伐齊之事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別使連楚魏今趙魏秦

以伐齊之利諸侯寧齊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魏伐齊毅還
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上
於是井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
燕軍樂毅獨追至臨淄齊王走保宮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
財物祭器輸之於燕上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賞士封
樂毅於昌國號昌國君而使復以兵平齊城之未下者毅留狗
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
燕昭王死子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上
殺於惠王上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上懼奔趙上封毅於觀
津號望諸君燕龍樂毅以敬勳於燕齊上既破殺騎劫盡復得
齊城燕惠王後悔且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謝
之曰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上上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
久其處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
指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賜將軍之意
乎樂毅報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
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教之以罪臣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
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

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以為亞卿命之有事於齊以天之道先
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
免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憐於志故裂地
而封之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
聽於閭閻而吳王遠迹至郢天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
夫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
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故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
罪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謗隨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
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說不
察疏遠之迹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
子問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過燕竟卒於趙其後漢高帝求毅
之後得樂叔封之樂鄉號樂成君上上毅之孫也毅為燕王
報仇五歲之間下齊七十餘城何成功之速也使昭王不死安
知田單之必能復齊哉
趙奢者趙將也初為田部吏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
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將殺奢上因說曰君不奉法
則法削國弱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平原君以為賢言之
於王上用之治國賦上上大平秦伐韓軍於關與趙王召問趙
奢上曰其道遠險狹猶兩虎鬪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
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上武

安西鼓譟勸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
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糧秦聞來入趙奢食
而遣之問報秦將亡大喜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
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關與二十五里而軍上壘成秦人聞之悉
中而至軍尉許歷請以軍事諫奢內之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
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
歷請受刑奢曰否後今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
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亡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
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矣平都君田
單問奢曰吾非不悅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君之用參
亡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
也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自服矣將軍必負十萬二
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卑之所不服也奢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
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
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令以三
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古者四海之內分
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
兵三萬距此其難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親也而當三萬
之衆圍千丈之城曾不能處其一角君將以此何之卑曰單不

及也及惠文王卒子孝成王時秦趙兵相距長平奢已死而廉
頗為將數敗趙信秦間以奢子括代之奢救弱與之圍其功最
偉其論兵事亦當及奢死而廉頗軍長平兵數敗然則奢盡愈
於頗矣至今言趙將者獨曰廉頗李牧何哉
趙括者趙將趙奢子也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一日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
而括易言之使趙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後秦趙相拒長平時
奢已死廉頗將攻秦上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之子括
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使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
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將行括母上書曰臣不可王召問之母曰其父為將時自所不
而進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
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軍而東鄉而西無敢仰視之
者所賜盡歸藏於家自視便利田宅買之其父子異心願王勿
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知不稱妾得
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頗頗悉更約東易置軍吏秦將白起
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
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亡軍數十
萬之衆遂降秦上悉坑之趙王以括母死言竟不諱也夫趙括
之不能其父知之其母知之在朝之大臣知之鄰國之人又如

城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殺來入李牧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威權盡破東胡降林胡
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其後攻燕後武遂
方城久之秦破趙殺將扈輒斬首十萬趙乃以牧為大將軍大
破秦軍趙封牧為武安君已而秦軍攻番吾牧又擊破之又南
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上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
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言二人欲反趙王乃使趙葱顏聚代
之牧不受命趙使人捕得斬之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顏
趙王遷及其將顏聚趙遂滅夫趙之滅以李牧之死牧不死趙
未可滅也牧蓋保趙之存亡者奈何殺之雖然牧不受命則非
矣世稱郭汾陽之不可及有以哉若如蘇頗李牧者其亦勇有
餘而忠不足者矣

史記卷之七

卷之七

八

敬業書院編

孫臏者齊將也膺生阿鄆之間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膺與龐
涓俱學兵法涓既仕魏恥能不及膺陰使召膺上至則其足而
黥之膺使者如梁膺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上上以為奇竊載之
歸齊上將田忌善而客之忌數與膺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韋於是孫子謂忌曰君弟重射
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
曰今以君之下驢與彼上驢取君上驢與彼中驢取君中驢與
彼下驢既馳三韋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於美忌

史記卷之七

卷之七

九

敬業書院編

孫子於王上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上請救於齊上
王欲使膺將辭以刑餘之人乃將田忌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
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拳救圉
者不搏戟批吭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
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
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忌從之魏果去却鄆與齊戰于桂陵大敗其後魏與趙攻韓
上告急於齊孫忌言勿救田忌言速救孫子曰魏有破國之志
韓見亡必趨於齊上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可以受重
利得尊名王善之陰許韓使而遣之韓五戰不勝而亟國於齊
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齊軍
既已過而而矣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上驍
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
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涓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矣乃
棄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上
上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
樹下今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
斫木下見白書讀之未畢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涓自
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堅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孫
子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云夫孫子之智也使知魯身如

知用兵則吾以臆為真智人矣惜也蔡猶能衛其足而臆不能也

龐涓魏將也涓始與孫臏俱學兵法能不如臆既仕魏得為惠王將軍乃陰使召孫臏至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至梁載與俱去涓後伐趙求救於齊用孫臏計敗涓於桂陵涓又伐韓亦告急於齊使田忌救之忌如孫臏計直走魏都日滅數萬竈涓言曰固知齊軍怯也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臆用斫樹白晝計涓為所困遂自刎也涓始與臆同門已而相賊蘇張之行不是過矣死尚誰咎哉

孫臏者齊將也用孫臏計多戰功時鄒忌為相與不相悅公田忌者齊將也用孫臏計多戰功時鄒忌為相與不相悅公

孫臏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謂也君可以有功不勝則田忌受罪矣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臏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勝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驗其人於王前田忌奔楚已而齊宣王召復之使之與魏戰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忌功大著夫田忌為齊將多大功然非孫臏弗能成君子所以貴得士與

甘茂者秦將也茂生下蔡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

儀掃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悅之使將而佐魏章畧定漢中地既又定蜀還為左丞相秦王使茂約魏伐韓茂使向壽還

請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於息壤問其故茂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名者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三至母投杼而起今臣賢不及曾參主之信臣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獨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期茂乃將兵攻韓宜陽五月不拔穰里子公孫臏爭之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拔之久之茂又伐魏向壽公孫臏諷之王茂懼亡走齊後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羅其孫也茂嘗為秦相無顯功其為將則戰功頗多茂亦長於兵者哉故列之于諸將傳云

王翦者秦將也頻陽東鄉人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既又攻趙歲餘遠拔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其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王使翦攻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荊軻而還荊子貴亦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欲遂攻荊問將軍李信度用幾何人信對二十萬人問王翦對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伐荊荊謝病歸老李信軍既敗始皇自如頻陽謝翦起之翦曰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翦將六十萬始皇自送至灞上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

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剪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復
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也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
笑王剪既至閔使上還請善田者五萬畝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剪曰不然夫秦王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
我上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耶剪至
荆上悉國中兵拒剪上堅壁守之不肯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
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戰乎曰方投石超距剪
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兵不出引而東剪因舉兵追之
大破荆軍殺其將項燕乘勝畧定荆地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
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剪子貴與李信破定齊地秦并天
下王氏蒙氏功爲多施於後世其後王離與項羽戰于鉅鹿
爲項羽所虜者是王貴之子剪之孫也爲將三世而敗云夫剪
輔秦夷六國於秦不爲無功然滅人宗祀多所殺伐剪亦忍乎
哉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魯子思魯人攻魯上欲將
吳起上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
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上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起曰起精
忍人也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上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
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而仕齊齊威王聞之起不爲相不
復入衛遂事魯子思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魯子思之而止

讀史言行錄 卷之七 敬業書院編

絕地乃之魯學兵法今又殺妻以求將且魯小國而有戰
名則諸侯圍魯矣魯君疑之謝吳起上於是聞魏文侯
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
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援五城起之爲將
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糲糲糧與士卒
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曰往年吳公吮
其父上戰不旋踵吳公今又吮其子矣不知死所矣文侯以
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趙文侯
卒子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
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我不
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金堤伊閭在其南孟陽在其北
修政不仁湯放之桀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
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武侯曰善即封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上田文吳起不
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夫將三軍使士衆死敵國不
敢謀子孰與起治百官親萬民富貴庫子孰與起守而河而秦
兵不收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此皆不知子也而使主
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足時局之難乎起乃謝之田文
既死公孫爲相尚魏公士而官吳起公叔用其僕計召吳起而
與歸因令公士怒而誣已乃告武侯曰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

讀史言行錄 卷之七 敬業書院編

臣恐楚之無留心也侯試延以公主楚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不受矣君何不以此卜之武侯果召吳起欲延以公主吳起向見公主之賤公叔也遂不肯受武侯疑之而弗信也起懼得罪遂去之楚上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之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游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及悼王死宗室大臣政吳起上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王尸太子立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死者七十餘家吳起說武侯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薄少恩亡其軀何哉

章子者齊將也秦假道韓魏以伐齊上威王使章子將而禦之與秦父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侯有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左右曰王何以知章子之必不叛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上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將軍全兵而反必更美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美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上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上而更美母是賊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教死父上人臣欺主君哉上章子不更父母禮乎曰非禮也然則更乎曰非禮也何信章子之母啓

罪於父章子之父殺之夫道也爲章子父也妻則爲章子也母章子請其父而葬之子道也其父烏得而不許若不許則不爲章子母矣不爲章子也母則不爲章子父也妻父又烏得而殺之故章子之葬母當請於父在之日父既亡則又不行欺其父矣

四君列傳

信陵君者魏公子無忌也公子爲人仁而下士上無賢不肖皆
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上以此數千里爭往歸之致
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
年公子與魏安釐王博比境傳言趙冠至王釋博欲召大臣謀
公子曰趙王田獵耳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是頃復傳言曰
趙王除患者以此知之是後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政魏
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餘家貧爲夷門監者公子厚遺之不肯
受公子於是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
上見其客故久立語乃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袒賓
客上皆解脫罷酒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
者世豈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謝公子怪

之秦圍趙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請王
王及公子請救魏王使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使者告魏王曰
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援趙必移兵擊之魏王恐止
晉鄙壁鄴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數請魏王
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乃請賓客約車
百餘乘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侯生具告之侯生曰公子
勉之矣公子行教里心不快曰吾待侯生脩矣今吾且死而侯
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侯生曰臣固
知公子之還也夫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獨以向投餒虎何
功之有臣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內如姬最辛力能竊之公子嘗
簪小書符箠卷之七
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最德公子也誠一開口如姬必許諾
則得虎符奪晉鄙軍比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公子如
其計果得符侯生曰晉鄙合符疑而請之事必危矣臣客朱亥
力士可與俱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曰晉鄙
宿將往恐不聽終當殺之矣於是公子請朱亥曰臣乃市
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
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
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行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
向自到以送公子也遂行至鄴趙魏王令代晉鄙上合符疑
之朱亥袖四十斤鐵錘殺之公子遂將鄙軍進擊秦軍解

去遂救邯鄲存趙也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王再拜公子
上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到魏王怒公子盜兵符殺
晉鄙公子亦白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
與客留趙也孝成王德公子計以五城封之公子問之意於驪
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公子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
為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亦不忍言獻五城
請以鄴為公子湯沐邑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上上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
在乃間步往後此兩人游甚驩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
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使往請公子上不肯歸毛公薛
公往見公子曰秦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
語未畢公子色變趣駕歸魏魏王以為將請族開公子將各遣
將七兵救魏公子帥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遂乘勝逐秦軍
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
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
於魏求肯鄙客令毀之言公子亦欲自立為王又數使間僞賀
公子得立為王末也魏王果不信公子上上謝病不朝與賓客
為長夜飲多近婦女四歲竟病酒而卒漢高祖立每過大梁常
祠公子後又為置守冢五家世上歲以四時奉祠公子用兵制
勝無與為伍故野公死黨之義君子非之

平原君者趙公子勝也喜賓客上至貴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上上樓者繁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見而笑之變者至門請曰聞君喜士上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疾而君後宮臨而笑臣上願得笑臣者願平原笑而應之終不敘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上引去過半平原怪之有一人前曰以君不敘笑變者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變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變者因謝焉其後門下稍上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有客毛遂自薦偕平原君至楚卒定從而歸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奔晉鄒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上上急且降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而君之後宮具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矣盡剝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君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

公子也孟嘗君者齊威王少子靖郭君田嬰之子田文也靖郭君為齊相封於薛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上以五月五日生靖郭君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靖郭君上上怒其母曰吾命汝去此子而改生之何也文頃首曰君惡五月子者何故靖郭君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靖郭君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靖郭君曰子休矣久之文舉問其父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上上之孫為何曰為玄孫上上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靖郭君以為賢使主家待賓客上上日進名聲聞於諸侯上上皆使人請以文為太子靖郭君許之靖郭君卒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上上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上獻遺存問其親戚孟嘗君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華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

管君客無所擇人皆善遇之人上各自以為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也上欲往蘇代以土木偶人說之乃止已而齊湣王卒使入秦昭王即以為相或說昭王曰文必先齊而後秦於是昭王乃止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昭王幸姬也願得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已敝之昭王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宮藏中取裘以獻姬上為言昭王也釋孟嘗君也上得即馳去秦昭王後悔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上門尚閉法雞鳴而出客上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遂發傳出如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也孟嘗君及孟嘗君有秦嫌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也人笑曰取小丈夫耳孟嘗君怒客與俱者下所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至齊湣王悔初遣孟嘗君即任以為相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敗秦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乃退師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曰有賢者焉魏子曰孟嘗君怒而退魏子焉魏子曰孟嘗君好客焉魏子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彈劍歌曰長鋏歸來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彈劍歌曰長鋏歸來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車矣又彈劍歌曰長鋏歸來手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使收債於薛驢至薛

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河酣對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坐有皆起再拜孟嘗君怒召還責之驢曰吾特焚無用之券令薛民無君而彰君之善薛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謝之居久之齊湣王信說以孟嘗君將作亂遂廢之諸客皆見孟嘗君廢皆去始魏子所與果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也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入秦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西說秦王曰王亦知齊廢孟嘗君乎孟嘗君然齊必背齊王急收之齊國之情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秦王大喜遣車迎孟嘗君驢辭先行至齊說齊王曰竊聞秦遣使迎孟嘗君也上入相秦則天下歸之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使迎孟嘗君之未到而益與之邑以謝之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也上適入境使還驢告之王召孟嘗君復其位而孟與之邑秦使聞之還車而去矣孟嘗君謂馮驩曰賓客見文一日廢皆背去自今如有見文者必嚙其面驢曰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人之固然也君獨不見朝趙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也孟嘗君再拜曰被後命矣其後齊湣王滅宋孟驢欲去孟嘗君也上恐乃召驢上驢至

以為相而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王死子襄王立。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之。與連和。復親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後也。初孟嘗君聘楚。王遣之。象牀笄徒直送之。不欲行。語公孫戊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室。劔願敵之。戊許諾。入說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遂不受。戊趨出。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戊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室於外者。速入。諫士以此多之。夫孟嘗君名重天下。及死。諸子爭立。遂滅嗣。曾無建立遺子孫。不授之基。何哉。彼其平日純盜虛名。應皆及身。不顧後故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王以之為辯。使於秦。聞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歇恐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說秦昭王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王之功亦多矣。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且韓魏之怨秦深矣。王信之而與之伐楚。是智伯之信韓魏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王必斂手而為閔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城戍鄭。

梁氏寒心。亦必為閔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閔內兩鄰棄之。王之地於齊。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海內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上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摧齊楚。此四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於是歇說秦相應侯曰。楚王病。愁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上得立事。秦必重。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矣。應侯言於昭王。上曰。令其傅先往問疾。返而後圖之。歇計曰。王若卒。大命陽文君子二人在中。必立為後。太子不得立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出。闕黃歇度太子已遠。乃自言請絕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秦王因遣黃歇。上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上以歇為相。封為春申君。上上乃城故吳墟而居之。招致賓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錙珠履。趙平原使至。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見春申君。客錙珠履。大慙。居久之。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相與合從。楚王為伐長春申君。用事而伐秦。至函谷關。秦兵出。諸侯皆敗走。楚王以谷春申君。上上以此並疎楚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王乃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

狀李園對曰齊王使七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
曰聘入平白未也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
春申君知其有身乃教其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君相楚二十
餘年而手無子百歲後將更立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安得
長有寵乎今妾自知有身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
進幸於王七必幸妾七賴天有男是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大
然之乃出李園女弟於謹舍而言之王七召入幸之遂生男立
為太子以園妹為后園亦用事園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
殺春申君以滅口楚王病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
之福又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王安可無七
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雖名
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旦暮且卒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王
長而反政不即還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無望之禍也曰何謂
無望之禍曰李園養死士之日久矣王卒必先入擄權而殺君
以滅口此無望之禍也曰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即中王卒
園必先入臣為君殺之此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乎
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
亡去後十七日王卒園果先入伏死士於門之內春申君入
殺之盡滅春申君之室初春申君上秦昭王書使說楚及出身
遣楚太子歸及思考烈王無子多求宜子婦人進之王此皆忠

誠為國非有勉而然者也一聞女子小人之計遂動於邪身以
不保悲夫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七

蘇基 欲業書院編

名吏列傳

名士列傳

策士列傳

名吏列傳

尹鐸趙晉陽令也趙簡子命為晉陽尹鐸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如晉陽乃捐損其戶數務在厚民上利賴之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無以晉陽為遠以尹鐸為少必以為歸居久之簡子卒無恤嗣立有智氏之難將出問後者曰吾何之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完厚無恤曰民斃力以完之久疲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曰邯鄲之倉庫實自浚民之膏血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三家圍而灌之沉寃產龍民無叛志故趙之不亡皆尹鐸保障之功也抑鐸之請命也苟得繭絲之命則將遂為蚕食乎請命而不用則又何以請為也故吾謂鐸不宜有請

西門豹者魏鄴令也魏文侯時人豹將往鄴辭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好名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鄴地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鰲牛之黃也似虎白也似猿

夫類至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豹既到鄴問長老民所疾苦皆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極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符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好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決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逃去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河水必求漂沒溺其人民三豹曰至時幸來告語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人民視者三三三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豹視之顧謂大巫姬曰是女子不好煩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後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復投一弟子促之凡三投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復欲使廷掾與家長若一人入促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色知死灰僅是以後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民賴水利家給人足由此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豹亦賢大夫也哉

名士列傳

南文子者衛人也智伯欲伐衛乃伴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求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不遣太子已而智伯遺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悅群臣皆賀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權而大國致之君其國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迎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故賢士之能為國家弭兵也久矣若南文子者可無稱哉

任座者魏人也魏文侯問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右座進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以君仁臣直之言對也文侯悅使人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任座犯顏不諱真直臣哉

翟璜者魏人也事魏文侯上惡任座以已為不仁也璜進曰君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璜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乃悅文侯卜相於李克上既出璜問曰君若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以鄰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紇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以耳目之所睹記果何負於成哉克曰魏成子進三人於君上皆帥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乎璜起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璜好引拔士類多所知名璜之為人可知矣

李克魏文侯時人也翟璜薦於文侯上使守中山克嘗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文侯將置相以之言問焉曰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曰早不謀寡疎不謀戚臣在闕里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本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是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告吾之相定矣克趨出過翟璜之室璜問誰為相者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璜忿然作色自言所進五人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為大官哉君問置相克以五言告焉今君所奉皆不若魏成子之本也克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何待克哉璜乃謝之文侯問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文侯乃以起為將克言定相之道類知道者貴哉言乎又其直而不黨斯亦人所難也

趙良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見商君上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是今鞅請得見可乎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冒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忍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悅吾治秦與良曰及聰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而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

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閭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賈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上武王諤上以昌駿紂墨上以亡君者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軟之藥也軼將事子又何辭焉良曰天五刑大刑之師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衛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欽

讀史言行錄 卷之八 五 一 敬業書院編

閔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垂堂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成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謳秦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閭非所以為功也刑黜太子太師傳殘傷民以駭利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今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目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愛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辭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今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後車載用多力而駢脅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鄆勸王顯岩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果作矣良之言真諤上者哉

昭雅楚人也楚懷王特秦請會武關雅曰王無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不可信懷王稚子上蘭勸王行秦人遂執懷王要留割地時太子橫又質于齊楚大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雅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廢子不宜乃許赴於齊上人歸太子楚人共立之雅始為懷王謀非失計也王不聽以此因於秦雅又能立太子以定楚國雅亦有足稱乎

王孫賈者齊人也年十五爭齊湣王上走出賈矣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上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焉賈乃入市中日

學蘭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餘人與之誅譚蘭刺而殺之王孫賈有激於母以弱齡誅討賊君之賊此古人所以樂有賢父母者也

左師觸龍者趙人也趙孝成王時太后用事秦急攻趙上求救於齊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肯出太后不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有言者老婦必吐其面左師公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左師公徐趨進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致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傷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飲得無爽乎曰恃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嚼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鮮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妻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故諸年幾何矣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托之太后曰大

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媼后太后曰諾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夫左師公可謂善諫矣其功無異犯顏而其不勞餘力比之犯顏者難勿不啻百倍左師公真善諫者哉抑予讀戰國策見陳翠說燕太后事亦與此相類豈亦有效而為之者乎因并附著云陳翠燕人也將令燕王噲之弟為質於齊而合齊燕太后大怒翠入見曰太后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屬舊之餘食不置懼者上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從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特甚太后曰何謂也翠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衛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侍戰群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也且太后與王在故公子貴矣后千秋之后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陳翠說太后功亦易成然不如左師公之循上有厚也雖然以時考之左師公在其後

趙高者趙人也其子仕於秦守管魏信陵君攻之不能下使人

從高欲以爲將而攻晉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趙安陵君曰生致縮高來安陵君曰吾先君受襄王詔守此土也手受太府之憲曰降城亡子國雖大赦不得與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有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高聞之曰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劍頭而死信陵君聞之縮高辭舍使人致謝於安陵君縮高之死下以成其子上則以全其君非明於父子君臣之義者不能也雖然高已死子尚可儆然事秦乎

鞠武者燕太子丹之傳也秦之蚕食諸侯也太子丹患之問計於鞠武曰秦地廣而險國民衆而士万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所憂也秦何欲批其逆鱗哉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軍樊於期得事亡之燕太子受之武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所在乎是爲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顧太子疾遣之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弥久令人心憤然恐不能須也且樊將軍以窮來歸丹終不以強秦之迫而棄之也武曰夫行危而欲求安造禍而欲求福慮淺而怨則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炉火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鷗鷺之秦王行怨暴之怒豈

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抗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光因進見太子薦荆軻爲賊於秦軻武言計皆是而太子不能聽悲夫燕之亡其自取之也已

策士列傳

却疵者智氏之臣也智伯從韓魏以攻趙國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以人事知之夫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君無喜志有憂色非反而何明自智伯以其言告二君上曰是疵爲趙計使君疑二主之心而懈於攻趙也二君出繇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君也智伯曰何以知之曰臣見其視臣端而疾趙知臣得其情故也疵知言不用請使於齊齊伯遣之疵去而韓魏果反矣疵之策二子何其明耶

司馬錯者秦惠王時人惠王之時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上惠王欲伐蜀恐韓魏之欲先伐韓後伐蜀又恐不利計未有所定張儀曰不如伐韓夫多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天下之朝市也司馬錯曰不如伐蜀夫欲富國者務廣地欲強兵者務富民故王者務博地廣資而王隨之矣蜀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禁止亂之名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而天下

下不以為貪是一本而名實附也惠王曰善廷兵伐蜀取之四
蜀道伐楚援黔中秦因強富厚輕諸侯司馬錯之策也

獨亭者韓上黨守也秦白起拔野王上黨路絕亭欲嫁禍於趙
陰使人請趙孝成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
為秦而願以與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趙王喜召平
陽君豹而告之平陽君曰韓所以納趙者欲嫁其禍也秦拔其
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頑能得之強大
乎趙王不聽使趙勝受地以三万户之都封亭上垂涕而言曰
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
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

戰國策卷之六

韓策之六

韓策之六

韓策之六

入韓遣人告秦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已發兵取之矣秦王怒
起兵攻趙戰于長平坑趙卒四十万韓得免於禍亭之策也

馮雎者西周人也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以西周之情告于東
周西周君患之雎曰臣能殺之乃使人操金與書遺官他曰告
官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
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奸人當入者矣侯得而敵諸東周君
上上立殺官他雎以一策殺官他九軍中有亡入人壁者
雎策亦可施云

毛遂者趙平原君勝之客也平原君欲約楚選門下士得十九
人與偕門下有毛遂者則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即以遂備員

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曰三年矣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辟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

處勝之門下三年矣而未有聞是先生無有也先生不能先
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穎脫而出
豈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比至楚
十九人與論議皆服平原君與楚言合後日出而言之曰中不決
十九人謂遂曰先生上遂按劍壁階而上曰後之利害兩言而
決耳楚王曰客何為者平原君曰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
下吾乃與而君下客何為者也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
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

戰國策卷之六

韓策之六

韓策之六

韓策之六

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
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
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有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
唯上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鸚鵡
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後
者吾君次者遂上定從於堂上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執十九
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遂
原君已定從而歸上至於趙曰勝招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
為不失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
從九萬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

相士矣遂以為上客毛遂慷慨定從亦戰國策士也使平原君止與十九人偕吾未知何如矣知人之難如是夫

茅焦者齊人也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矣焦至又請諫秦王大怒按劍而坐召樓緩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曰臣聞有生不諱死有國不諱亡死生存亡聖主之所願聞也陛下亦有意欲聞之乎秦王曰何謂耶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謂嫪毐殺二弟太子丹與弟遷母離宮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是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請就烹燬乃解衣伏質秦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迎太后歸後為母子如初茅焦習於戰國風氣喜立功其策無足采者雖

戰國策言行錄

卷之八

十一

敬業書院編

然能使秦王母子如初秦國食祿者功出其下矣

甘羅者秦少庶子也秦文信侯呂不韋欲請張唐相而張唐不肯甘羅時年十二曰臣請行之因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曰不如也曰應侯之相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不如也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穽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張唐乃治裝請行上曰矣羅請車五乘先報趙王曰王聞羅太子丹質秦上張唐相穽與此燕秦不相欺欲以伐趙也王不如賂秦五城請歸燕太子與趙共弱燕趙王立割五城與秦上歸燕太子趙攻燕得城三十以十一與秦上封甘羅為上卿甘戊其祖也羅以十二

歲得封其策亦有過人者矣

景陽者楚人也齊韓魏共攻燕楚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水皆至城表此焉可以舍乃今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俱乃罷兵魏軍其而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畫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在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景陽全軍而返非策之良易致是哉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八

戰國策言行錄

卷之八

八十四

敬業書院編

說客列傳

辯士列傳

說客列傳

蘇秦者東周洛陽人也師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秦大慚乃閉室不出上其書編觀之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上左右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說秦惠王并吞天下之術惠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刑士弗用乃東之趙上肅族弟奉陽君弗悅之去之燕歲餘乃得見文公說之曰燕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夫秦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攻燕戰于百里之內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悅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時已死因說肅侯曰秦之所害莫如趙然而不敢加兵於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故韓魏者趙之南蔽也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盟涇水之上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擊秦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悅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壁百雙錦幣千純以約諸侯是

時秦得犀首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使得秦柄而無東伐語在張儀傳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大王之賢以韓之彊乃西面事秦蓋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韓王勃然作色擡眉頓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秦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策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今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強秦之患唯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料秦之無秦齊何而欲西面事之是辟臣之計過也齊王曰謹奉國以從足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秦楚不兩立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從合則楚王衛成則秦帝願大王熟計之也楚王曰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前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也秦喟然嘆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人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以忽乎哉且使我有洛

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賞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見蘇秦曰我非忘子也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也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乃投從約書於秦上兵不敢關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王諫蘇秦上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燕易王初立齊因燕喪伐取十餘城燕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往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吊齊王曰是何慶吊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以不食為味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燕雖弱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為仇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即歸燕之十城燕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於燕王者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為王得十城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

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今有孝如魯參我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燕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之下有薦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進言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燕王乃復其故官益厚遇之蘇秦與易王母私通王知之而事之加厚然蘇秦恐誅乃說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則偽得罪於燕而亡走齊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敵齊而為燕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

國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舉國委于代曰凡天下戰國七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附楚上重附秦上重
附韓魏上上重王莫若以寵子母弟為質於齊室下諸帛以事
其左右齊王驕而大夫貪於財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
命於天矣乃使一子質齊而燕相子之與代婚欲得燕權使代
侍質于於齊上使代報燕上王問曰齊其霸乎代曰不能王曰
何也代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國上大亂齊
伐燕取之及燕立昭王代遂不敢居燕去之齊上善待之蘇代
趙魏上為燕執代齊使人為代請之於是出代上之宋上善待
之齊伐宋上急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
名卑而權輕秦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大齊強而
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
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王是王之計過也王不如使辨士說
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非利之也非利而為之者以不信秦王
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攻燕趙上上信秦上合燕趙以令
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
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上可舉矣秦王聞若說必若刺
心然上則王何不使辨士以此苦言說秦上必取齊必伐矣取
秦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
其言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上欲報仇於齊

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優待之與謀伐齊晉破齊齊王出走
蘇代復重於燕上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
由此宗蘇氏之從約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代將止
之君曰人事者君已盡知之所未聞者鬼事耳代曰臣固以鬼
事見也臣過淄上有木偶人與土偶人爭曰淫雨將至則汝殘
矣土偶人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淫雨將至則汝殘
矣則子漂上將如何也今秦處如虎口而君入之臣不知所出
矣孟嘗君乃止代為燕說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
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上曰
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食
之今燕趙相攻臣恐秦之為漁父也趙王曰善乃止代與蘇厲
皆以辯死名顯諸侯
蘇厲亦秦之客求見齊王上上怨蘇秦故因厲時燕有質子在
齊為謝乃已厲為周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
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客曰子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撻矢
鉤一發不中者前功盡棄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
龍離石祁功甚多矣又以兵出塞過兩周踐韓攻梁一攻不得
前功盡棄也厲往來游說諸侯亦頗顯蘇秦兄弟二人俱以縱
橫之術游說諸侯致位富貴當時其策後世稱其辨然吏者
之在燕則亂燕在齊則亂齊蘇代以亡國蘇秦以殺身亦足為

或平孔子曰遠人上七殆良有以也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李術秦自以為不
及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皆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
儀挑掠咎數百乃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
儀曰吾舌尚在否妻笑曰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得相
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
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同李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志儀於是之趙求見蘇秦上七誠門下人不為通不使不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數之曰以子之
材能乃令自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
辭全言行錄 卷之九 敬業書院編

又新進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上七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
在儀寧能年張儀既相秦告楚相曰始吾度若飲吾不盜壁
若管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矣儀將兵伐魏取蒲陽言
於秦王遂還之而使公子繇質于魏儀因說魏曰秦之遇魏甚
厚魏不可以無礼魏因盡入上郡以謝儀相秦數歲免出相魏
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因陰令秦伐魏取
二邑儀乃說魏王曰魏地南與楚境比與趙境西與韓境東與
齊境接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為臣約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
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者而欲事詐偽反盟蘇秦之
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上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
齊全言行錄 卷之九 敬業書院編

攻楚大敗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請以武
外易之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敵黔中儀即請行
王因將殺之儀善靳尚上為說王幸姬鄭袖曰秦王其必
張儀將多以美女易之鄭袖恐日夜言懷王而出之儀因出
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為後者無異驅群羊而攻猛虎不將
明矣大王誠能聽臣上請使秦楚交而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
相攻伐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許之屈原諫不聽
也儀去楚因遊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上下皆困陽斷
韓之上地東取成皋荊陽則王之國危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以攻楚上以利其地事秦而轉其禍計無使此者韓王聽之
儀歸報秦上志王封之五邑號武信君使東說齊滑王曰秦
楚嫁女娶婦長為昆弟之國韓魏且陽謀於河外趙入朝池
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上兵已出雖欲事之不可得也齊
王許之儀而說趙王曰大王有意督過秦上有敵甲胡卒軍於
渑池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故使上臣先聞岸為大王計
莫如與秦王通渑池而相結約紫兵無攻趙王懼許之儀北說
燕王曰大王不事秦上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也願燕
計之燕王亦許之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子武王立武
王故不悅張儀諸侯聞之皆畔衛侯合從群臣日夜惡張儀於
武王而齊謀又至儀懼乃因謂武王曰齊王其陰欲上之所

在必與所伐之國乞之梁齊必伐梁上齊之兵運於城下而不
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洛必
出狄天子案諸侯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入儀之梁果與
師伐之儀使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以張儀對秦王上告
齊王上乃解兵儀相魏一歲而卒張儀一激於交入秦成功
激武仲之言曰英爽不知思石有以夫然予即其說六國之辭
觀之往不相顧而背馳便有明見者必立折而破散之矣惜
夫當時六國畏秦之威不得不勉而從耳儀以狐狸之質假虎
之威而秦人亦信其能運六國之辭因寵異之儀不足道也秦
亦何愚哉
儀歸報秦上志王封之五邑號武信君使東說齊滑王曰秦
楚嫁女娶婦長為昆弟之國韓魏且陽謀於河外趙入朝池
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上兵已出雖欲事之不可得也齊
王許之儀而說趙王曰大王有意督過秦上有敵甲胡卒軍於
渑池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故使上臣先聞岸為大王計
莫如與秦王通渑池而相結約紫兵無攻趙王懼許之儀北說
燕王曰大王不事秦上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也願燕
計之燕王亦許之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子武王立武
王故不悅張儀諸侯聞之皆畔衛侯合從群臣日夜惡張儀於
武王而齊謀又至儀懼乃因謂武王曰齊王其陰欲上之所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時張儀與陳軫
於王曰軫欲去秦而之楚王召軫問之軫曰然昔子不忠於其
君天下爭以為臣臣參差於其親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
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
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王以為
然善待之居期年秦卒相張儀而陳軫奔楚王信張儀之欺
欲絕交於齊而得地於秦群臣皆賀陳軫獨吊楚王怒之軫曰
秦之重楚以有齊也絕齊則楚孤秦與秦國而與之地張儀
至秦必負王矣王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
地絕齊秦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王曰願子閉口勿復言
以待寡人得地楚既絕齊秦地不可得楚王怒欲發兵攻秦軫
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昭秦與之并兵攻秦是
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楚王不聽陳軫去之秦過魏魏欲見軫
首上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上將行不待待其目犀
首見之軫曰吾請為公廢事司平夫田需約請楚王親楚王未
之信也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與與臣相見
臣願謂行於王上雖許公上無多車陳之於楚明言之燕趙上
上客聞之馳車召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
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言田需首之
比使人以事委犀首犀首遂行三國相也皆斷於犀首曰此遂之秦

韓魏相攻秦王謂軫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曰越人
莊駟仕楚有頃而病楚王曰駟故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富貴亦
思越否或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使人往
聽之越聲也今臣雖棄處之楚能無秦聲哉秦王曰善今韓魏
相攻救不救孰便軫曰亦嘗有以夫子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
莊子欲刺虎館堅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上則必
鬪上則大者傷小者死僕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
從之果獲双虎今韓魏相攻秦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後
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國矣秦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
亡秦與兵而伐之大魁之昭陽為楚伐魏得八城而移兵攻齊
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曰官為
上柱國爵為上執珪曰貴於此者何也曰令尹軫曰令尹貴矣
主非置兩令尹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
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上先成者飲酒一人先
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其
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
足者終亡其酒今君攻魏破軍殺將獲八城八欲攻齊是畫蛇
而為之足矣昭陽以為然解而去陳軫振引事魏皆切中事理
然不能如蘇張取相位富貴真有命哉
樓緩者游說之士也與蘇厲同最務以辨詐相高齊韓魏共伐

秦王欲割河東三城而講問於樓緩曰請亦悔不割河東而講三國去王必曰惜矣三國即去吾特以三城後之玉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王曰均之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秦攻趙於長平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計未定時樓緩適從秦至趙王召議之緩曰昔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者二八其母聞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還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後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虞卿聞之入見王言不可與狀緩曰不割地和秦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因秦之怒以分趙矣卿曰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予者非故勿予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與齊王必與王共擊秦矣是王失於齊取償於秦矣趙王曰善因發虞卿使齊卿未還秦使已在趙矣樓緩聞之出告秦使使至秦樓緩名爲游說其議論實不能出人所可坐而折也且其卒無所就與若自周最而下則益無幾焉

唐睢有魏人也齊楚約攻魏王求救於秦秦不出時睢已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說秦秦先臣出可乎因見秦王

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魏且割地而約齊楚矣王亡一與國而強二敵國大王籌策之臣亦無任矣虹霓秦王喟然愁悟處發兵日夜赴救秦王欲以五百里之地易趙安陵王君不肯使唐睢見秦王王曰吾以十倍之地請易安陵王君不肯意者輕寡人與睢曰安陵君受地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睢曰大王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唐睢一言安魏一怒安上陵固戰國之風氣乎

辯士列傳

鄒忌者齊人也以鼓琴見齊威王王上舍之石室須臾王鼓琴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客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忌曰何獨

論齊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何為乎絲桐之間忌曰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
也連而往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
弭人民與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
之進隱語三忌應之如響淳于髡曰此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
封於下邳號成侯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狀曜朝服衣冠窺鏡
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問其妾曰曰
徐公何能及君旦日客從外與坐談問之客曰徐公不若君之
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願鏡而自思又帶如逮
甚發寢而思之曰妻美我者私我也妾美我者畏我也客美我
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美臣之
妻以臣之妻畏臣上之客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地方千
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
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敵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
民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諫議於市朝聞
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者市數月之後時
上而問進寡年之後雖後言者無可進者燕趙魏聞之皆朝于
齊威王既死忌事宣王薦人頗繁宣王不說忌曰忌聞有一子
之孝不如有五子之行宣王乃說忌與田忌不相善使人以計
逐之語在田忌傳夫辨知妒忌亦可謂言之有識者也

淳于髡者齊之辨士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不其諷諫晏安子之
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晏王上屏左右
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上語髡曰吾見
王上志在驅逐後見王上志在音聲吾是以嘿客具以報王上
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敝善馬者
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敝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
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髡一見語連三日三夜無
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固謝去却忌相齊髡往說曰得全
亡昌失金亡忌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稀膏棘軸所以
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已
齊王上言行錄 卷之九 十六 故齊書 齊書
昔髡所以為令也然而不能傳合疏解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
于萬民兒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令請謹
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
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奸吏髡出語
人曰此人必封不久矣齊欲伐魏上使人以室壁二双文馬二
駟遺髡使說齊王罷兵許之髡出客言於齊王上召髡問之
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曰有之夫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
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王乃謝之髡一日
而見七人於宣王上曰士不亦衆乎髡曰鳥同巢者而聚居飲
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罌

秦孫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時今髮士之時也王求士於髮若絕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髮將復見之豈時七士也

髮之類辨當時能難者盡棄然禦人以口給君子惡之

顏率者周人也秦與師臨周上君患之以告顏率上東至齊告

齊王曰秦欲與兵臨周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

與之六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室也願大王圖之齊王

大帥師救周秦皆去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卒復見齊王

曰周願敵九鼎不識太國何涂之從而致之王曰將寄徑於梁

曰梁之君臣欲得之久矣鼎入梁必不出王曰將寄徑於楚曰

楚之君臣亦欲之久矣入楚亦必不出王曰然則何涂之從而

可率曰敝邑固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醢諸可懷挾挾挈

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免吳馬也雖然止於齊者皆周之代

殷得九鼎而歸九萬人輓之九七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

人何涂之從而出王曰子之教來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出出也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顏率解周之難鼎不

入秦亦不入齊其辭有足稱者

庸芮者秦人也秦皇太后愛魏醜夫病將死令曰為我葬必以

魏子為殯醜患之芮為說太后曰以死為無知乎何為空以生

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

后救迫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庸芮說秦太

后其以理而諭之者乎

王斗者齊人也欲見宣王上使謂者延入斗曰昔先君桓公

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王有四焉王說曰寡人守國

唯恐夫松之枯失焉能有三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

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

士王不好士王曰世無士耳斗曰世無騏驎耳王之驕已倦

矣世無東都俊厲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七嫪而施王

宮已倦矣王亦不好士也王曰寡人愛國愛民而願士治之

斗曰王之愛國不如愛及蔽也王曰何也斗曰王為冠不使左

右便辟而使工者為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

曰不如愛及蔽也王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齊國大治王

斗論愛國不如愛及蔽頗與孟子論愛國不如愛王相類

江乙者楚人也楚宣王問於乙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

如乙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

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違天也子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

百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乎虎以為然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

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

畏王也江乙欲惡昭奚恤於王謂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

則上安王亦知之乎今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

君子也近之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何如曰此小人也遠之

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君而工不知矣王曰善顧兩聞之江乙之辨亦主於攻擊其仇耳後世有開告暴者未必非斯人之見也世豈有告暴而得為良人者哉

莫敖子華者楚人也楚威王問曰自後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益其身以憂社稷者亦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胆決腹一視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對曰昔令尹子文繼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益其祿以憂社稷者也葉公子高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而王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也吳楚戰于柏舉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挫一人以與大心背也社稷其庶幾乎故彼斷胆決腹一視而萬世不知以憂社稷者也柏舉之戰楚將蘇轅糧潛行上岷山踰深溪蹶躄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秦人為之出師赴救敗吳於濁水故彼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也柏舉之戰君王身出大夫悉屬蒙救入大宮負雞犬之典以浮于江遇松雲惠之中昭王及鄧五官夫法百姓亂家散敵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此蒙救之功多矣

何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救不受故彼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也王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烏能有之對曰靈王好小腰英士約食馮而后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飲然而能忍死之可忍然而不避臣聞之其君好殺者其臣決捨君王直不好賢若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矣莫敖子華之論近有理者哉

慎子者楚頃襄王傅也王為太子時質于齊父懷王薨王欲歸齊人要地五百里慎子使許之既歸得立齊人求索地王問慎子曰曰明日王朝群臣皆令敵計明日子良計曰王不與則不信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昭常計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計曰不可與也鯉請為王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慎子曰王皆用之王弗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王發子良北敵地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往守之遣昭常之明日使景鯉索救於秦王曰善乃如之楚地得全慎子可謂善用計者也雖然及遷變許不足道矣

莊辛者楚人也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後鄢陵君與壽陵君若幸幸四子者不表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居五月秦果舉師却却上蔡陳之地王奔於城陽使人徵趙王趙王也而謝之莊辛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王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蟴而

使之仰承甘蜜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及童
子方將調餽豚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蟻蟻食也黃雀因
是以俯嚼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捫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
招游乎茂樹夕調子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
小者也黃鵠是以游乎江海濶乎大沼俯嚼鱗鱗仰嚼鰭鰭奮
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射者方將脩其器虛治其網綴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帶引微
繳折清風而扶矣故黃鵠乎江河夕調子鵠雀其小者也
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沔食
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吳王擊已以朱絲而見之也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從後
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
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
浞池之內而投已乎鼂鼂之外襄王闢之顏色變作身軀戰慄
於是乃以執珪授之為陽陵君與淮比之地楚子說楚王非騁
辨數端不切事體者也

楚於楚山之尾縹水聲聲簫簫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
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縹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自郊
皆見之三日而後更焚此文王之義也今蔡有日矣而雷瑟及
牛自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願太子弛期更日此
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蓋法文王乎太子曰其善哉馳
期更擇日也施平曰大抵多辭者也而改日之說雖善首且自
以為非惠公不可然觀其辭不似誣妄不可信者何哉雖然苟
縹之亡目不暇口不受含撫之以嗣卒事終齊乃順受含理或
固有之矣

季梁者魏人也魏王欲攻邯鄲梁見王曰人者臣見人北面
而背君者臣曰欲之甚臣曰之甚何故北行曰吾馬良臣曰
馬雖良此非楚之略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
吾仰者善此數者愈善而愈善耳今王動欲成伯王而恃
國之大兵之精以攻邯鄲是王之動無數而愈遠於伯王矣季
梁之論所謂規行求則者其信不可哉其信不可哉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九

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十

無錫秦瀚編輯

酷吏列傳

刺客列傳

酷吏列傳

公孫鞅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其祖本姬姓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座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語事良久孝公時上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護鞅曰吾說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見求中旨而罷鞅謂景監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已而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伯道將用之矣誠復見我知之矣已而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孝公既用鞅上欲變法與甘龍爭論於孝公之前卒定變法之令上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庸無功者雖富無所華令既具恐

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南門外募民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予五十金以明不欺乃下令上行其法秦民曰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君嗣也不可刑上其傅公子虔黜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過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闘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咸陽城其後民畏鞅令於是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二年作為異國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今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法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諸侯畢賀其明年將而伐魏訪執魏將公子甲而破其軍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曰商君上上相秦十年秦宗室大臣多怨望者趙良教以變計弗聽也居五月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上上亡至闕下欲舍客上上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唱然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趙良人然其於公子甲也內之秦既入秦走商邑逐其徒復發兵出擊商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人車裂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宗夫秦政酷暴自商君始然卒以自亡其身刑名之學果何益哉

白起者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十三年為左庶長將而
韓之新城明年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
將公孫喜拔五城墨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明年為大良造
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攻垣城拔之後五年攻趙拔
尤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郢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遷
為武安君西取楚定巫黔中郡後五年攻魏拔華陽虜三晉將
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後九年拔
韓五城斬首五萬明年攻南陽太行道絕之明年伐韓野王
降又明年拔趙上黨穰詐其降卒四十萬遺其小者二
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虜四十五萬人後三年秦將王陵攻

戰國策

卷之十

上

秦本紀

為未足報其罪也

刺客列傳

莊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中屠為事久之

濟陽農仲子襄韓侯侯與韓相依累有卻怨誅亡去游求人可
以報俠累者至齊。人或言韓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
間仲子至門請教友然後共酒自觴政母前酒酣奉黃金百鎰
為政母壽政怒惟其厚固謝仲子固進因屏人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衆矣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粗
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懽喜敢有求望邪政曰臣所以降志辱
身佔市井屠者徒以養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仲子
固讓政不受也然仲子卒倚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母死既
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屠者而仲子乃諸侯之卿
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上之所以待之者至淺鮮矣夫
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
已乎乃西至濮陽見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
今不幸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後事焉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咸多居
處兵衛其設臣欲使人刺之殺莫能就今足下幸不棄請益車
騎壯士可為後者政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相
是舉韓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乃獨行仗劍至韓。相
依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
左右大亂政大呼擊殺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
死韓取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於是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

戰國策

卷之十

上

刺客列傳

相者乃於邑曰是吾弟與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
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
人暴虐吾國相王懸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求識之
也榮曰聞之然政以妾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後妾奈何畏後身
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尸之
旁皆齊楚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向使政
誠知姊無需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姓名姊
弟俱保歸而亦未必敢以身許政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
人能得士矣夫聶政爲仲子報仇姊弟俱自裁於市世之好俠
任氣有往亡喜談而樂道之以予觀之政有大罪三自體受之

齊志言行錄

卷之十

五

敬業書院編

父母老子曾不敢殺傷而能殺身一罪也身死無後不顧宗
桃一罪也母未及笄姊弟俱殺三罪也政有三罪而世喜稱之
悲夫此世所以多輕生好名者也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人謂之慶卿之燕人
謂之荆卿也上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也上不用管游
過榆次與蓋聶卿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遂去游於邯鄲魯句
威與博爭道怒而叱之軻黑而逃去軻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
擊筑者高漸離日與飲酒也酌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
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送旁若無人者軻爲人沈深好讀書其
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也慶士田光先生

亦善持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與秦亡歸怨秦
欲報之聞其傳鞠武也薦田光先生田光乃造焉太子進迎
却行爲道跪而蔽席坐定太子避席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
留意也光曰臣聞驥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猶
馬先之今太子開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
敢以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結交荆卿可乎
光曰欲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誠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
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行見荆卿曰吾聞
自外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中許諾光曰吾聞
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今太子告光勿泄是疑光也夫爲行而使
人疑之非節俠也故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於宮
中言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
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而前流涕言曰所以戒田先生
欲以成大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足下之心哉軻坐定太
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
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
今已屠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所將數十萬
衆距軻而李信出太原雲雲趙不能支秦必入臣也則禍
至燕也小弱救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
合從丹之臣計以爲誠得勇士使秦劫秦王退秦兵使臣

齊志言行錄

卷之十

六

敬業書院編

若曹法之與齊桓公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指其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得合後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未知所委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為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母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駟美女淫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秦比界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怯計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軻曰微太子臣願謂之大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地圖奉獻秦王上上必悅見臣上乃得有以報太子不忍殺樊將軍刺軻於往見而說之樊將軍目刎而死太子聞之馳往伏哭盡哀既已不可奈何遂盛其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綫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刺御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上不敢忤視乃令舞陽為副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頃之未發太子疑其改悔乃謂曰日已暮矣荆卿豈有意哉母請得先遣秦舞陽軻怒叱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君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遂為

羽聲慷慨士皆填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上為先言於秦王上大喜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卿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進至陞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恠之軻顧舞陽笑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恨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取圖奏之王發圖上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王袖而右手持匕首揔之未至身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上長擽其室也室中無劍軻急拔劍上不可立拔劍逐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卿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上遂拔以擊荆卿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匕首揔秦王不中中桐柱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皆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乃起兵伐燕卒滅之荆卿刺秦王不中而死雖幸中能免死乎夫齊桓假仁者也故可劫之以義秦王無信矣秦豈能必劫之哉戰國人才言行錄卷之十終

書戰國人才言行錄後

蔡子治舉業之暇覽觀載籍彙為古史聯
以錄一百五十卷讀書記事錄一十二卷
顧取名也富則用力斯難至於今未得為
全書也別有春秋類編三十二卷吾友顧
子嗣美欲為予梓而未果吾姊丈談君明
陽乃命其子脩校正而梓之脩故予甥又
從予學因請予戰國人才言行錄而并校

戰國人才言行錄

後

敬業書院

梓焉蓋其成父之志信予之篤如此第愧
予無所裨益焉耳然觀其志趣不凡讀書
之外別無他好予雖不能有益於脩而脩
則固深有助於我者也他日大有所立不
可前卜哉姑書此以俟時

嘉靖癸丑歲孟春既望無錫慎菴秦淪識



戰國人才言行錄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秦淪撰淪無錫人是書成於隆慶中類次戰國
人物起魏文侯迄荆軻凡一百四十九人皆抄錄
戰國策史記之文而稍刪節之

宗譜纂要一卷

〔明〕王鏐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吳江沈氏世楷
堂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宗譜纂要

一卷》提要

宗譜纂要

專編卷第十二

柘城王 錢長穎著

正宗

周敦頤 茂叔 道州營道人 濂溪 知南渠軍

程顥 伯淳 明道先生 權御史

程頤 正叔 伊川先生 崇政殿說書

呂希哲 原明 蔡陽公

邵伯溫 子文 大名府教授 著皇極經世註

張載 子厚 橫渠先生 崇文校書

昭代叢書 庚集 宗譜纂要 卷第十二

世譜堂 藏板

謝良佐 顯道 上蔡人 與游酢楊時呂大臨號

程門四先生 著論語說

游酢 定夫 建陽人 監察御史 著中庸論語

說

楊時 中立 將樂人 龜山先生 工部侍郎

文蔚

呂大臨 與叔 藍田人 秘書省正字 著中庸

解略

尹焞 彥明 洛人 和靖 處士

張鐸 思叔 河南壽安人

羅從彥 仲素 南劍人 豫章先生

胡安國 康侯 崇安人 文定

胡宏 仁仲 五峯先生

劉子翬 彥冲 崇安人

李侗 愿中 南劍人 延平先生

張九成 子韶 開封人 徙錢塘 宗政少卿 崇

國公 文忠

朱熹 徽國文公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二

世譜堂藏板

張栻 敬夫 南軒先生 知江陵府

呂祖謙 伯恭 成公

陸九淵 子靜 金谿人 象山先生 文安

蔡沈 仲默 建陽人 九峯先生

楊簡 敬仲 慈谿人 慈湖先生 寶謨閣學士

黃德秀 希元 浦城人 西山先生 參知政事

文忠

吳澄 幼清 崇仁人 草廬先生 翰林學士

文正

薛瑄 德溫 河津人 文清

河東之學

張鼎 自在 侍郎 張傑 默齋 廣文

周蕙 小泉 布衣 李錦 芥庵 邵丞

呂潛 魏庵 司務 李挺 正立

楊應詔 天游 閩禹錫 子與 御史

段堅 容思 邵守 王鶴儒 凝齋 文莊

薛敬之 思庵 邵丞 呂枏 涇野 文簡

張簡 石谷 郭邨 蒙泉 邵守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二

三

世譜堂藏板

三原之學 關學大概 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多

以氣節著

王恕 石渠 端毅 馬理 谿田 光祿

楊爵 斛山 忠介 韓邦奇 苑洛 恭簡

王之仕 秦關 徵君

崇仁之學 康齋倡導 小陂一稟 宋人成說 言心則

以知覺而與理爲二 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

必敬義揆持明誠以進而後爲學問之全 白沙亦出

其門

吳與弼 康齋 聘君 婁諒 一齋 教諭
鄭伉 孔明 魏校 莊渠 恭簡
夏尚朴 東巖 太僕 胡居仁 敬齋 文敬
謝復 西山 胡九韶 鳳儀
余祐 初齋 侍郎 潘潤 玉齋 廣文
白沙之學 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
交集而不動與陽明最爲相近出其門者多清苦自
立不以富貴爲意

陳獻章 白沙 文恭 張謨 通所 通政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二 四 世精堂 藏板

鄒智 立齋 吏目 林光 緝熙 長史
李孔修 抱真 布衣 何廷矩 時振 文學
李承箕 大厓 舉人 賀欽 醫閭 諫議
陳茂烈 時周 御史 陳庸 秉常 州同
謝佑 天錫 史桂芳 惺堂 運使
姚江之學 致良知之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
究其旨門下各以意見撓和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
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
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學問思辨

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致之於事
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分曉
之非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
家當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格物窮理之訓先知
後行而必自爲一說耶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
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
是格物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
惡也下句意有善惡亦是善念惡念兩句只完得動
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
惡者氣之動卽此兩句也

昭代叢書 庚集 卷第十二 五 世精堂 藏板

王守仁 陽明先生 文成

浙中相傳之學

徐愛 橫山 郎中 朱節 白浦 御史
王畿 龍溪 郎中 黃綰 久庵 宗伯
陸澄 元靜 主事 黃宗明 致齋 侍郎
程文德 松溪 侍郎 萬表 鹿園
張元忭 陽和 侍讀 蔡宗充 我齋 提學
錢德洪 緒山 員外 季本 彭山 郡守

董漢 蘿石 布衣 顧應祥 著溪 司寇
張元冲 浮峯 中丞 徐用檢 魯齋 太常
王宗沐 敬所 侍郎 胡瀚 今山 教諭
江石相傳之學

鄒守益 東廓 文莊 歐陽德 南野 文莊
羅洪先 念庵 文恭 劉邦采 師泉 郡丞
劉曉 梅源 縣令 黃宏綱 雒村 主事
陳九川 明水 郎中 魏良政 師伊 驛元

王時槐 塘南 太常 陳嘉謨 蒙山 參政
昭代叢書 庚集 宗譜纂要 卷第十二 六 世傳堂 藏版

萬廷言 思默 提學 鄒元標 南皋 忠介
宋儀望 望之 中丞 章潢 本清 徵君
聶豹 雙江 貞襄 劉文敏 西峯 處士
劉陽 三吾 御史 劉魁 晴川 員外

何廷仁 善山 主事 魏良弼 水洲 太常
鄧以讚 定宇 文潔 魏良器 藥湖 處士
劉元卿 瀟瀟 徵君 胡直 廬山 臬長
羅大紘 匡湖 給諫 鄧元錫 潛谷 徵君
馮應京 慕岡 僉憲

南中相傳之學

黃省曾 五岳 孝廉 朱得之 近齋 明經
薛應旂 方山 提學 查鐸 殺庵 副使
唐鶴徵 凝庵 太常 楊豫孫 幼殷 中丞
周冲 靜庵 長史 周怡 訥谿 太常
薛甲 畏齋 副使 唐順之 荆川 襄文
徐階 存齋 文貞
楚中相傳之學

蔣信 道林 僉憲 龔元亨 問齋 孝廉
昭代叢書 庚集 宗譜纂要 卷第十二 七 世傳堂 藏版

北方相傳之學

程孔暉 元庵 文簡 孟秋 我壘 尚寶
孟化鯉 雲浦 尚寶 南大吉 瑞泉 郡守
張後覺 宏山 教諭 尤時熙 西川 主事
楊東明 晉庵 侍郎
粵閩相傳之學

薛侃 中離 行人 周坦 謙齋 縣令
泰州之學
王良 心齋 處士 徐樾 波石 方伯

林春	東城	文選	羅汝芳	近溪	參政
耿定向	天臺	恭簡	焦竑	澹園	文端
方學漸	木庵	明經	祝世祿	無功	給事
陶望齡	石簣	文簡	王鑾	東匡	
王棟	一庵	教諭	趙貞吉	大洲	文肅
楊起元	復所	侍郎	耿定理	楚陞	
潘士藻	雪松	尚寶	何祥	克齋	郎中
周汝登	海門	尚寶	劉墉	冲倩	太僕
甘泉之學					
昭代叢書	庚集	宗譜纂要	卷第十二	八	世楷堂藏板
湛若水	甘泉	文簡	何遷	吉陽	侍郎
唐樞	一庵	主政	許孚遠	敬庵	侍郎
唐伯元	曙臺	文選	王道	順渠	文定
呂懷	巾石	太僕	洪垣	覺山	邵守
蔡汝楠	白石	侍郎	馮從吾	少墟	恭定
楊時喬	正庵	端潔			
諸儒之學					
方孝孺	遜志	文正	曹端	月川	學政
羅倫	一峯	文毅	莊昶	定山	郎中

陳選	克庵	方伯	張吉	古城	方伯
蔡清	虛齋	司成	羅僑	東川	參政
趙謙	考古	瓊山	黃潤玉	南山	僉憲
章懋	佩山	文懿	張元禎	東白	侍郎
陳真晟	剩夫	布衣	周瑛	翠渠	方伯
潘府	南山	太常	舒芬	梓溪	文節
羅欽順	整庵	文莊	崔銑	後渠	文敏
王廷相	浚川	肅敏	張邦奇	百川	文定
徐問	養齋	莊裕	汪俊	石潭	文莊
昭代叢書	庚集	宗譜纂要	卷第十二	九	世楷堂藏板
何塘	柏齋	文定	黃佐	泰泉	文裕
張岳	淨峯	襄惠	李經綸	大經	
顧鯨	冲宇	副使	郝敬	楚望	給事
李中	谷平	中丞	薛蕙	西原	考功
來知德	瞿塘	徵君	曹于汴	白梁	臺長
鹿善繼	乾岳	心節	呂維祺	豫石	忠節
吳執御	朗公	諫議	金鉉	伯玉	忠節
朱天麟	震青	問學	盧寧	冠巖	
黃道周	石齋	忠烈	金聲	正希	中丞

正修之學

李材

見羅中丞

東林之學

顧憲成

涇陽 端文 錢一本 啟新 御史

顧允成

涇川 主事 劉永澄 靜芝 職方

葉茂才

園適 侍郎 耿橘 庭懷

黃尊素

白庵 忠端 吳鍾繹 霞舟 宗伯

陳龍正

幾亭 中書 高攀龍 景逸 忠憲

孫慎行

淇澳 文介 史孟麟 玉池 太常

昭代叢書

庚集 宗譜纂要 十 世譜堂 藏板

薛敷教

元臺 學政 許世卿 靜餘 孝廉

劉元珍

木孺 光祿 吳桂森 觀華 貢士

華鳳超

允誠 文選

夏峯之學

孫奇逢

鍾元 徵君 耿介 逸庵 僉憲

湯斌

潛庵 尚書 魏象樞 庸齋 尚書

許三禮

西山 侍郎 張沐 仲誠 知縣

田蘭芳

贊山 文學 寶克勤 靜齋 檢討

鼓山之學

劉宗周

念臺 忠端 黃宗義 梨洲 處士

昭代叢書

庚集 宗譜纂要 十 世譜堂 藏板

薛敷教

元臺 學政 許世卿 靜餘 孝廉

劉元珍

木孺 光祿 吳桂森 觀華 貢士

華鳳超

允誠 文選

夏峯之學

孫奇逢

鍾元 徵君 耿介 逸庵 僉憲

湯斌

潛庵 尚書 魏象樞 庸齋 尚書

許三禮

西山 侍郎 張沐 仲誠 知縣

田蘭芳

贊山 文學 寶克勤 靜齋 檢討

鼓山之學

宗譜纂要跋

道學列傳始於宋史至有明一代則梨洲先生明倫
學案括其全茲自宋元以及國朝支分派別綱舉
目張名曰纂要良不媿也余藏之篋衍久矣今以著
錄蓋猶是吾邑張損持太史手鈔本云乙丑仲秋震
澤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昭代叢書

庚集 宗譜纂要跋
卷第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宗譜纂要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王應昌撰其子鈇續成之應昌字亮之嵎縣人
萬歷癸酉舉人鈇字長穎入

國朝官上海縣知縣是書敘歷代理學源流分開天
一世祖承天第一宗達天第一宗翼天第一宗標
目已近乎二氏至以荀卿揚雄與孔子並列尤為
失倫其分載諸儒支派大率與黃宗義明儒學案
相出入蓋為門戶而設不為學問而設也

貂璫史鑑四卷

〔明〕張世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貂璫史鑑

四卷》提要

貂璫史鑑序

嘗謂經書載籍種種悉備足集士
範足勗臣鵠故夫賢才者

國家之元氣也經書者主人之先

資也適今典籍浩如汗牛充棟窮

季披閱靡克究竟蓋非陶冶君臣

則親誨文武非計安社稷則飭暢

這疆而於夫貂璫中常侍止屬雖

間一欲見簡帖矣若晨星之寥落

爾爾於古未見有全書特策爲此

屬之乘之參秋庶僕答謬典邦禮

曾慮及此惜有志未逮竊萬曆

辰歲候見蜀臬臬憲張子惟範以

所纂書若干卷獻之

今上名曰貂璫史鑑爾時僕致政家

食切喜創見以書遂覽而卒業則

美刺和然興亡杜目才人有此史
鑑猶士人之有經書也俾寺人也
人人誦法此孰不叩首信眉爭遷
心腹咸勤職 宮闈算肯顧其私
是史鑑也者不亦諸貂璫之先資
之正鵠乎執既蒙
生上嘉允此盛事也謹雖幽居林
壑竊以爲

廟廊之慶因畧序其槩如此夫古鼎
是書而書出首今日啓刑餘之懷
謹引周召之機航茲可云垂範遠
矣矣人生社稷之計爲弼承防杜
之謀此可云忠愛篤矣杜魯博雅
著述之士代有其人然皆未詳及
此以可云識見卓矣且也不以仕
路之委頓少易獻納之忠耿耿不虞

直筆之懼各相期若輩之革而即
古良史奚慙焉於去古史守業如
董狐司馬氏不以死生榮辱而少
變其宅心恐文獻之或亡也此殆
若而人之徒與謹非其昵析檢以
故阿好張子也

皆杜

萬曆甲午歲仲春二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東阿于慎行撰



整飭安綿兵備四川按察司僉事臣張世則謹

奏爲感

恩傾覆述事效忠恭進所纂貂璫史鑑上座

御覽以清內治以杜邪萌事臣一芥草茅遭逢

聖世筮仕遭邑濫竽瑣垣亟於論列率臣輒企自干

天譴荷蒙

聖恩幸寬斧鉞肯也待罪留曹者既優游以六載茲

而奉

勅遣疆者復馳驅以三年寥寥新績無奇碌碌陳人

奏稿

自拼矢止又何敢言哉且欣逢

今上

神謨天啓

聖哲日新治具畢張忠良咸用應周外間之民隱

時發內降之微音與夫館閣瑤編之宏雅經

局石室之秘藏費序諸書之頒布郁邇乎善政

嘉言真有非臣下所可贊一詞者矣臣又何敢

言哉蕪之六曹九列宣力協心臺省諸臣忠憤

激烈雖纖惡小醜驅之必遠雖寸瑕微疵剔之

必盡於凡四方之災祥兆民之苦樂殆已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也臣又何敢言哉然不敢言而

輒復有言已獲罪而旋復冒罪者何以故臣有

得於管窺一斑之耿耿不敢自私焉臣竊觀自

古

帝王之區畫惟圖理其遠者大者而忽於近習之駕

馭是以古今之典籍亦惟推詳於人才政事之

顯設而遺乎宦寺之卑微夫宦寺在昔誠卑矣

如李世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者是何其尊崇在

奏稿

昔誠微矣如李世蟠結肘腋黨類千數者是何

其顯赫宦寺亦人也豈神通變化能以卑踰尊

以微致顯耶顧人君駕馭之何如耳駕馭得其

道則尊顯不敢肆而相安於卑微駕馭失其道

則卑微越厥志而日至於尊顯是宦寺胡可忽

也然恒人之情不有所觀法則不能興起鼓舞

之術先立乎標準而後可督其趨向欲化宦寺

胡可無此書也臣自發年嘗懷此志每苦於見

聞之寡繼奪於案牘之煩乍而南遊禮部司署

之清閑因徧訪都人士家藏之史籍遂爾精心校閱殫力考訂爰撥實以顯英蕪出經而入史見一善者則嘉樂之表揚之如抱嬰兒而措諸重茵之上見一不善則痛嫉之貶斥之如惡蛇虺而投諸千仞之淵慨漢唐權奄之禍既惜其主重尤其臣觀宋代家法之嚴不與其終僅與其始肆我

明興超軼前代鑒往轍而立之法定內監以酌其中宜乎賢奄輩出

國祚永昌也流風尚在文獻足徵上下古今之間竊取筆削之旨草創屬於四易慈懃積有六年曰評曰考曰論非徒托諸空文為歲為贊為詩均有切於內侍彼其丹宸六歲抵可規乎君德至於歷代臣鑑曾何及於宵人

今也誨以翰院重臣豈乏瑤編佳籍若舍此求之儒書大典恐非要訣真經蓋以內臣之職既不同於外臣故此書之旨堪為此輩之寶鑑也已夫便貂璫而生在永樂

太祖之時則識字有禁此書可無作也使貂璫而生於宣德以後之年則讀書有訓此書似不可無也無此書終缺典矣以補內府久缺之典俾有寺人可讀之書則臣雖迂謬而此書頗為可採書雖鄙俚而其道有益於貂璫也多矣聞古之野人得一芥一曝猶不忍自私而思以獻之吾君矧臣積日累歲著有萬言千語顧忍自私而不以上獻於

君父乎俯念臣世則風遭孤蹇久荷

國恩振顏邊疆之俗吏緩頰俎豆之休風病質矣堪淺學貽誥末由齒及何以文為然臣舊禮官也舊言官也况此書成於南中已宿備乎芥曝而此心懸於北闕敢自後乎野人也哉伏願我皇上擴包荒之量大虛受之公勿棄葑菲為迂談勿視貂璫為末務或置一通於座右從容禹機之暇以資博玩之具亦能明目而達聰或散此帙於諸奄庶幾一觸於目即致警於心可冀遷善而改過臣區區一念獻芹獻曝

之忱孰非臺壺

九重杜漸防微之計乎若謂

聖謨洋洋不屑書生之腐朽儒臣濟濟何煩遠吏之

瑣陳則是海岳之崇深可以謝却杯孟堯舜之

聖智亦富重絕窮荒矣此非臣之所敢知也臣

不勝祝望懇切隕越之至謹以所纂貂璫史鑑

四卷隨本上

進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奏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題為感

恩傾藎述事故忠恭進所纂貂璫史鑑上塵

御覽以清內治以杜邪萌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安

綿兵備僉事張世則奏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

人主所與朝夕起居者惟左右近習其伺察意指

也甚微而竊弄威權也甚鉅所貴任之得人則

教之不可無素也我

朝自宣德以來始立內書堂專用翰林院官以教

習之其所誦讀者有忠鑑錄一書法戒昭然已

備今四川按察司僉事張世則所進貂璫史鑑

臣雖未觀其書而據其疏中所稱善可為法惡

可為戒實與忠鑑錄相發明其善者不唯身事

令名而國家亦陰受其福讀之令人欣然慕其

不善者國家未至有害而其身已先就誅夷讀

之令人惕然畏蓋於聳動心志于片言而轉移

禍福于一念誠內史淑身之寶鑑人主取近之良規也伏乞

皇上命札是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如果所言可採乞勅該監繕寫翻刻仰發內書堂人給一帙俾與忠鑑錄俱定為課程日夜誦讀庶幾口誦而心惟或可遷善而改過內侍將有得人之慶矣抑臣曩思世則獻書之意豈專為內侍計亦歎

人主之自為計蓋言之遜志者不必道而逆心者不必非道彼近侍熟覘吾好惡偏能去所逆而就所遜是在人主善聽之也臣無暇遠引即如我祖宗朝金英以一言定儲位覃吉以正學輔東宮至今稱賢則聽之得也不然如玉振之誤國劉瑾之惑主其惡今猶恨之則聽之失也史鑑中計必載此

皇上試覽而思之其于別賢否定從違若懸鑑坐照而制馭自有其道矣此臣區區芹曝之私竊附以獻惟

皇上留意幸甚等因萬曆二十年七月十四日本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長春

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臣韓世能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臣趙用賢

儀制司郎中臣于孔蕪等具題十

六日奉

聖旨知道了

主君第一 禮集

太祖高皇帝

秦二世

漢武帝

漢元帝

漢和帝

漢桓帝

梁武帝

唐玄宗

唐肅宗

唐代宗

唐德宗

唐憲宗

唐文宗

唐僖宗

唐昭宗

宋太宗

宋徽宗

宋孝宗

宋理宗

元順帝

弼臣第二 樂集

申屠嘉辱鄧通

汲黯諫樂歌

李固執法

李膺破柱

陳竇治閹

桓典威宦官

黃皓憚董允

林甫結納

子儀弑諂

李絳黜義方

楊炎片言悟主

劉蕡對策

王璠泄謀

令狐綯密啓

崔胤諷茂貞

崔胤請內諸司

趙普按侯陳罪

呂端始繼恩

王旦思李沆先識

王旦抑承珪之請

丁謂附允恭

韓琦貶任守忠

章蔡私結

王曾劾丁謂

孫固諫伐夏

陳禾引裾

蔡京詆卞

正彙訟蔡京

蔡京媚童貫

陳東請誅六賊

朱熹斥甘昇

趙汝愚定大計

文天祥耻同宋臣

秦絃以燕受賞

王尹卑諂

文升不屈

不見中官

妍範第三 射集

巷伯嫉讒

勃鞞伐蒲

繆賢進賢

不拜單于

封侯不受

格君以言

裴寂憂亂

推長立嗣

解圍救患

不昵朋黨

奉迎帝后

忠肅討賊

避權辭位

捐軀盡忠

遺奏却贈

居功以謙

人號長者

擊鎖救焚

疏諫蒙譴

不蓄私帑

一十六定儲

密薦忠賢

韓儲盡忠

進賢去佞

阿丑譎諫

不忍拔罪

不附奸黨

不恃權勢

熒戒第四 御集

弘恭石顯

趙忠改珪

魚朝恩

楊舜卿

閻文應

李憲

童貫

梁師成

陳源

王朴

曾觀龍大淵

甘昇

盧乙升

胡沙虎使

王振

曹吉祥

汪直

王敬

尚銘

李廣

劉瑾

陸閻

蕭敬

秦用

盧明

錢寧

戚賢

國祚第五書集

秦始皇 趙高

漢靈帝 蹇碩 張讓等

安帝 江京 孫程 王康等十九侯

唐玄宗 李輔國 楊國忠

代宗 程元振 李亨 陳弘志

敬宗 劉克明

文宗 魚弘志 仇士良 李訓 鄭注

順宗 田令孜

僖宗 楊復恭 張濬 劉行深 韓文約

昭宗 劉季述 韓全誨 薛平 張彥弘 李茂貞

南漢主 龔承樞

沿革第六教集

內侍省述 唐宦者傳

宋宦者記

皇明宦官制

史鑑目錄終

纂紹瑞史鑑凡例

一是輯也上邇有周以迄我

皇明二千二百年間凡事有繫於紹瑞者無論鉅細

治亂淑慝並採而彙編入六篇中釐成四卷

一鑑中正條壹皆以經史通鑑綱目為據餘見諸

野史外傳者或事有相類而人可等夷者則分

註考以別之

一褒貶斷制皆引用先儒之格言正論未敢以臆

說杜撰其間有缺略而義未盡者乃竊以己意

附於後更著評論字於其端

一贊者美之箴者刺之於君臣奸媼國祚各有攸

當獨沿革制度厥初未嘗不善第考周禮以前

無此制則善制作偏曷若太古之無制為得也

故無容美刺而詩以詠之

一妍範篇歷代稱賢者僅二十有八人如孟如披

若漢唐之呂馬嚴張以及我

朝之英安懷覃輩尚矣其他若鄭眾裴寂高力士等

皆非粹白然而不拜單于為漢正體統也愁見

烽火為隋憂離亂也推長一言為唐定儲位也
各取其一節云爾

一漢唐奸璫鉅惡率編入國祚間有一二貪橫無
良第不至動挫社稷播遷乘輿者姑列之媿戒
篇云

一有宋家法頗嚴諸宦寺無敢大逞至我

明興立法愈嚴設官有制二百年来中涓閹宦咸兢
兢兢救過之不暇誰敢越志以自逞哉故於其
不肖也但媿戒之已耳或云童貫劫遷上皇王

九例

下

二

振挑露土木似有開國祚也然當是時二豎業
已誅族宗社旋即奠安較之漢唐權璫流毒扇
焰無已期者殆霄壤矣

一以一人而重出者各以其事而分見也以一事
而兩出者就其事之始末而類分之茲有義存
焉非敢苟而已

一從古寺人歷來不知其幾矣有有名而無事實
者或有事出隱僻而不經無關於綱常理亂者
悉遺焉不錄矧夫世代廖廓典籍錯落詎能繁

括以盡之乎效古史之缺文俟將來之名筆掛
一漏萬之誦未敢辭也

九例終

下

合

三

十

貂璫史鑑卷之一

明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臣張世鼎

主君第一

臣按數口之家必有主母大君者天下國家之主也則宮壺嚴密億兆具瞻一或失馭則群小得以竊窺而恣肆維明君知其然必也正立無私乾綱獨攬雖有強藩貴璫將唯聽命之恐後矣試觀堯舜在上不聞巷伯撝之名我

高祖

朝亦不知有英安懷恩之舉何哉良由止用此輩供灑掃司啓閉而毫不委之政事故賢者無以自表不肖者亦無以自逞不賢則太陽當午而榮枯之光晦神龍在淵而鯢鱓之跡微蓋貞勝之理固展謀為所重亮者矣由斯論之主君

貂璫史鑑

卷一

一

所繫詎不甚重乎哉故主君為首篇云

恭親我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年諭吏部定內侍諸司官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止治酒漿醢醢司服守挑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勘酌其宜毋令過多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

清明綱紀振肅前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實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奢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朕為此著所以戒未然耳

又勅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矣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道但常戒勅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

貂璫史鑑

卷一

一

又勅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官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城狐社鼠不可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官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皇明祖訓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則身不被人所窺國必不失若恃安忘備則姦人得計身國不可保矣其日夜警備常如對陣號令精

明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禁嚴密姦人不得而入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寧有備而無用

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政事

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論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幸得預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目接耳聞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倖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云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捨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

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讚曰

維昔中官給役內庭政權不與靡使憑陵卓矣皇祖洞悉厥情諄諭侍臣古制是絕啓後有訓誼切水兢宵人屏絕朝宁肅清

讚曰

聖明御宇化孚遐邇遠暨要荒近在几席要荒可馭几席易溺晏安狎媚淪心浹骨始以弄臣終於拒虎謹始防微仁明且武大哉王言垂訓千古

讚曰於維

皇祖貽謀萬全恩以義制情由禮閑遠而女寵斬而威
晚爰及閹寺不假兵權維其掃除匪則傳宣內庭屢
勅壹範孔嚴漢唐是鑑取法周官洋洋聖謨萬禩永
傳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

高廟以思慮防微固深得處閣寺之要矣乃

宣廟以後即用寺人秉筆文書房設有定員允

章莫不經由承發司不客不教之讀書第他書不

于宦者臣故借為此集庶幾稽古可以式今也

臣按自古宦官之難制非制之難也人君所以制之

難耳彼其朝夕左右浸淫易入伺察意向動中所欲

自非竭以至明斷以至剛鮮不惑溺其中而假之政

柄于是高冠長劍軒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豈分度

南面臣人者以十數府置第館茶列于都鄙子弟支

附過半于州國南金和寶水統霧散之積盈切珍藏

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綢繡皆剝割財物黎民怨欲構

陷明賢專樹黨與敗內亂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然

者皆制之不得其道也我

高皇帝聰明天縱洞晰千古知歷代表敗之原多由宦

秦二世

遵之弗變則無強顏服

壬辰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

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倦耳目之所好窮心

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

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

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

罪輒慘死即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

恐大臣入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

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

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

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聞李斯以為言乃曰丞相

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

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下吏斯就

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

決焉及二世既遇害趙高乃立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

堂廟見受王璽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
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使我齊見廟我稱病不行
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於齊宮
三族高家

歲曰

趙高擅權朝廷象藏李斯就夷二世隨裁禍無君相
奸焰可畏齊宮既誅國亦何利九重聰明毋通關寺

評

望之獄人率罪高是已顧高何能為一世毒亦二
世有以取之矣何也天子一日幾務叢集即未明求
理止帶受言猶懼亦堪奈何而得纂立遽欲肆志廣
樂乎自肆志廣樂之言起高得乘之以成奸謀學字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宙於馬鑣達堂經於馬虎之形易而望之
作矣由此言之獄二世者固也而所以成奸謀
二也自取也嗟夫木必蠹也而後風折之牆必隙也
而後雨壞之子故專其責於二世以爲委任刑餘者
之蔽
鑑云

漢武帝

武帝時李延年甚得寵愛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
請奏機事多以延年主之

歲曰

漢武雄才威行絕地諂諛易親乃迷近侍何物延年
可與共治後庭離館聽決機事胡亥趙高殷監在是

履霜不戒禍胎後嗣

致堂胡氏曰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
後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儆以繼先也
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官至
於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文
柄賢能共朝終必疎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

漢元帝

自宣帝時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及元帝即位
多疾委以政事望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
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
宦官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鑑

是大與恭顯忤恭顯因奏望之等朋黨毀離親戚欲與
專擅權勢請召至廷尉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
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可其
奏使者召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然殺
吾賢傳

建昭二年是時石顯顯權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房曰陛下視今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爲亂者誰
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

曰上最所信任與國事惟慢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歲曰

君道貴剛知人必用恭顯在朝善士斯勸蕭傳之殺京房之諷并陳不實伊誰與訟二豎根蟠牢不可動懦哉元帝堪為之痛

同為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於顯之謂趙望之其邪說雖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於不感動者發以忠邪臣之罰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此傷望之而終不能辨顯得免冠一謝而後無忌已如此則奸臣安所懲乎是使顯得肆其邪心而後無忌也

石顯不欲賞并延壽陳湯功帝久之不決

筆義曰漢元帝房文宗寬厚恭儉有人君之德而受制閹宦有度廢地賢不肯據寵賞罰倒置終身

漢和帝

永和四年壬辰誅外戚竇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機遂與眾定議誅憲又帝策勲班固鄭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

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歲曰

點哉鄭眾敏有心機誅竇之績賞多輒辭夫奸既殄隱禍在茲三公謀國機事莫知權歸奄宦亡漢之基哲王監戒杜漸防微

考

綱目書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按書法大長秋何官與於大謀而宦者之權甚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諱書胡致堂曰和帝年十四而能誅竇實憲朝廷肅清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眾者鈞看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開宦官用權之漸生中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歎息焉趙雪航曰和帝當時親安任魏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與鄭眾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此盛矣該有之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也

漢桓帝

延熹二年己亥謀誅梁冀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貝瑗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百姓莫不稱慶封單超徐璜等伍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帝既誅梁冀權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帝問侍中奏延朕何如主曰中主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

雪航趙氏曰自孝和與中常侍鄭衆謀誅竇憲是後
孫程等迎立順帝誅閹顯至孝桓與郭舉等謀誅
與蓋以除其奸兇扶立人主其功皆出於寺人之謀
三公九卿尚書校尉無一人預聞者是後有其名而
無信任之用也天子既倚重中官至桓靈之世皆不
與正人君子相接而專委任黃門遂基末世之禍不
可匡救也
嗚呼傷哉

宦官疾惡李膺等每下詔輒申黨人之禁侯覽陷張儉
部黨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上問節等曰何以爲鉤
黨曰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曰皆
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曰欲圖社稷上
可其奏

箴曰

和帝之朝鄭誅竇氏興也穢戚亦中常侍跋扈已平
五侯用事專權與政貪縱無忌鉤黨遂興正人屏棄
漢至孝桓君道益替

評蓋處黃屋而戴冕藻者若焚燒然失當是時黨錮諸
賢方摧荼毒而爲之君者自莫喻其得罪之故蓋雖
勝謹敬則奉鍾鼓之亮矣煙火咽則奉日月之明矧
左其諸奄繡據於中共爲欺罔孰不奪哉無怪乎趨
於極亂而莫之救止也噫

梁武帝

十一年梁主對內監小臣如遇大賓然

箴曰

梁武苦空佛寺捨身爰待內監如接大賓臺城之餓
佛教罔聞加禮宦者貽譏後人

評武帝勤政愛民肅清過求於六朝亦賢主也然晚
年溺佛却廟之祭不薦毛血識者知其爲不血食之
先卒以納餓餓死金甌遂缺寶鼎乃移事佛求福而
更得禍雖有對內監小臣如過大賓之小養不足稱
也蓋其尚浮屠之教棄君臣絕父子其貽謀不善矣
故其子孫亦自相魚肉蔑視宗國之危亡而不恤梁
祚之不永亦武帝
之有以取之與

唐玄宗

開元元年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
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
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
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
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
後宦官稍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至
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也書法唐世不書宦者不勝書
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茶奉使過
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遺賂少者不減千緡由
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然思勗高力士

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嘗居上侍衛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

范祖禹曰中人不假以威權蓋近而勢以為奸也明皇不戒曩霸之漸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不後嗣可不念之

楊思勗少給事內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叛號黑帝率四十萬衆據海內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由馬援故道大敗

唐書

卷十

十三

蠻兵而還十二年五溪蠻行章亂復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兵三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從封太山進驃騎大將軍封韓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瀧州蠻陳行範叛皆思勗平之年八十卒性驚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禿髮以示人將士憚服以是能立功

歲曰

李唐宦侍濫觴玄宗力士小心親任獨隆蕭岑既殄懋賞厥功遂增員額黨與益崇驚如思勗號國是卦

上遠祖制下畏群兒吁嗟哲后謹始慮終

評唐初未有以宦官專任者有之自玄宗始楊思勗以靖難之功帝遂倚任屢以征伐使勗為上公夫成功關外勗載旂常非獨寺人能也明皇不念重牛之惜輕以關外重寄付之寺人其後宦官與兵卒為唐患君子謂唐室之禍實基於開元之作俑也

唐肅宗

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

唐書

卷十

十四

李輔國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

歲曰

古之違將驍而推轂觀軍之數始于唐肅朝恩輔國刑餘下僕乃令視師軍旅之辱乃抑制勅綵綸之責靈武踐基舊物光復寵茲奄人貽謀不殺

胡汝堂曰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先李輔國子儀誅洪崖厚不能為開戶此所以惡之自高力士有權寵外慶日之為朝恩而肅宗亦以父呼李輔國李輔國非朝恩也身為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不知其不可也郭子儀大賢寧肯降禮哉或曰是時人主信任內侍既欲為國盡亦少敗于曰此子儀之所

不可及也。使其奉承朝恩，受彼慰薦，以固寵位，雖僞
恩明，平河北，未免枉奪而直足，王良所不為，而謂子
儀為之乎？使肅宗誠意，定四海，必專命子儀，不使
中人得輕之，故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
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憑於程，既得非近是乎？
左文莊曰：「范氏云：風沙衛，師，班師，郭最曰：子，殿
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聞人破之，猶以為辱，况
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變緒
窮，則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于
敗，則肅宗人可知矣。肅宗初，獲兩京，舉六十萬衆棄之，
其不幸哉。」

唐代宗

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然以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
誅之。十月，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

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刻木首葬之。

歲曰

父稱輔國，肅已不振，爰至代宗，專橫莫禁，上皇被遷，
國母遭變，按法行辟，典刑當盡，陰誅陽厚，盜賊之行，
主威陵替，莫此為甚。

真西山曰：輔國類盜，而朝卒不免肢體殊分之慘，此
可為小人怨惡之戒。惜代宗不能顯戮以正法，
綱目發明曰：輔國賜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
按法行誅，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赦之，以天子而行
盜賊之謀，何歟？

永泰元年，初肅宗以內使魚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

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
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五年正月，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勢傾朝野，上令元
載為方畧，擒而縶殺之。元載既誅，朝恩上寵任益厚，載
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畧，古今莫及，
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

歲曰

禁兵之典，勢傾中外，誅一朝恩，寵一元載，舞智弄權，
為國家害，宦官迭興，堪悲唐代。

胡致堂曰：宦官非難去，難人主害，若何如耳。至于無
可奈何者，以其人主無意于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
後為之也。代宗政無可紀，獨誅輔國，元振，朝恩，為最
武，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若慎初之為美與？既
寵之，又殺之，復隱之，
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唐德宗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
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捕之，名在軍籍，受給賜
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
至者，賊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常淑妃，太子諸王，自
苑北門出，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實文場霍

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

德宗元年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及

實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京初集上還長安朝忌宿

侍擁兵多者稍損服之而文場之典禁旅猶如故也

夫使當朝恩伏誅之後德宗由此嚴禁宦官不與典

兵未為定制則征伐出自天子彼宦者無乃敢威逼

而橫索之乎奈何知不出此旋旋旋復而卒以兵柄

編之奄宦其視軍國機務似不可一日無宦官者則

唐室播遷之禍皆人主所自取焉烏可盡咎於寺人

也哉

十三年以宦官為官市使抑買人物置白望數百人於

兩市及要關坊曲閭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缺手付與

兵偽不復可辨率用直百錢物買人數千物多以故衣

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

詣市至有空手歸者名為官市其實奪之每勅使出雖

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

德宗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洎以儒學入侍

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藉口曰南牙文

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

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歲曰

與兵重權官市利藪惟君罔念付茲腐朽尺藉空名

禁衛失守強奪橫索市人斂手文臣賊敗取譏群醜

勉哉清修毋令藉口

德宗之初也使宦者郭光超而流之所以矯代宗之

失消淹歟之虛者豈不銳哉使守之終身卓然一令

主也奈何南衙賊敗遂不任文臣顧忌宿將遂不任

武臣而利權兵柄悉付諸奄寺之手其為國家既又

甚於輔國朝恩元載之世焉周書曰無為虎傅翼將

飛入色擇人而食之付諸奄以權是為虎傅翼也彼

亦何所不至哉嗟夫唐之天下亡於宦官而亡之速

也謂非德宗趨之不可

唐憲宗

四年冬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

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

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

未有征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

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及充諸軍招討處置

使即承璀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

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承璀御衆無他遠畧為廬從史

侮狎踰年無功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劾其輕謀弊

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得已罷為莊宅使

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惠昭太子卒承璀請立遣

主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勅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

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街前議殺之禁中

憲宗與柱黃棠論藩鎮黃棠曰德宗經憂患務為姑息

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

中使或私受大將賄而譽之即降節鉞陛下宜稍以法

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然之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

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上遣中使

帥僧眾迎之

箴曰

兵權之挫既歸內侍佛骨之迎復遣中使承璫無功

浮屠罔利奄宦是親國安從治明王擇將宜額獎矣

致室胡氏曰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

憲宗幼在左右備見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

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飲不厭必曰此內

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疎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

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

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算憲宗常以為美

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

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

帝不獲加報逾年而致功其為妄誕不足信彰彰著

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宦官為之也其

仁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勲庸勞力者謂之功瞿瞿之

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為國者又從

而信之此皆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熟見聞謂當然

也然則較憲宗平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

失多

虎之不可養夫人而知之也而好市者養之復國繼

少也及為虎噬焉憲宗於宦官亦猶是已夫承璫諸

宦之不可養虎也白居易之言之平仲劾之李元家而

任焉即天竺之骨非中使不遣迎焉日押月玩其能

免於陳弘志之獄乎蓋養其餘黨人者求欲不已豈

不可得也憲宗英善頗多亦有志於中興者時以崇

信奸邪遂受貶與

凡主暗亦足悲已

唐文宗

太和九年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

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微言動上

上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

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

為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

赫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指目為

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始空以鄭注為鳳翔節度

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

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併圖

注也

箴曰

嗟彼孤鼠城社是憑訓注相挾君側必清宦官未除

朝士已傾我事不察終致害成大君有命勅法明刑

評大國家肘腋之患非托腹心之臣不可除也文宗惡誅驕官當時如裴晉公真其人哉不務付托若人反

謀諸輕仇之訓注兩人因而報復德怨互忌成功未
能誅人先有誅道卒之為謀深矣手足俱現金吾之
官官者終其身意是誰之過微則不知人之過也

唐僖宗

僖宗為晉王時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
密遂擢為太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殿政事一委令孜
元年七月壬午賊攻潼關關上兵皆潰田令孜奉帝自
金光門出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

其事時語左右而流涕

李克用表請誅令孜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一月克用
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
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請上幸興元不從是
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宰相朝臣皆不知時田
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未久李昌符引兵
追逼乘輿

歲曰

僖帝幼冲令孜是比再致播遷權寵無貳征討叛

天王之事孜也命師居然罔忌卒流端州專橫之致

發明曰征伐自天子出使河中果有其罪官者豈得
攻之故書令孜違朱泚李昌符攻河中以其事報
無君而二人為令孜所使則皆有罪矣然則克用獨
無貳乎曰後昆忌器克用為得無罪然書克用殺河
中則見曲在令孜至書流端州始在令孜尤可誅矣此固
之罪殆不可逾而推原禍始在令孜尤可誅矣此固
書法之深意所以為曲直之繩墨也
史斷曰僖宗童年內臣擅政宰相王鐸崔胤不
力正時事及鄭畋謀正多合事機報比小人虛構沮
之芝巢二賊負販之徒何能大亂蓋由王室衰微邪
臣誤計高駢宋威爭功訛冠是以繼之成亂也幸賴
鄭畋以社稷之才為天下倡扶持王室戮致中興尋
功業無成悲哉

唐昭宗

大順元年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侍授立
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

歲曰

昭宗藩邸素疾宦官侍復恭授立侍恩恣肆帝所與謀
宰相決事思昔盛王去諫勿貳慎終如始庶幾善治
評昭宗習見宦官之橫肆當潛邸時案已錄之矣逮即
位政事決於宰相即定策國老如楊復恭等謀之而
克誅之豈不難哉然其受既過前代遠甚我朝後幽於
制也初於翰林全諫其受既過前代遠甚我朝後幽於
故至續世之變據已堅一時之辭利難措譬之扶危
病之中刻以參差危之沉痾天下難生人矣其昭宗

之謂

宋太宗

端拱五年春正月詔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帥師討李順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兒嘉或渝涪瀘忠萬開等州陷之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討蜀寇功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帝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以授之

宋史

王繼恩

陝州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養于張氏名德鈞閣寶中求從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焉

累為內侍行首歷率諸將用兵有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不許至道二年韓拱辰上言恩有平賊大功

當秉機務上大怒責辰止加桂州觀察使恩初事太祖時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恩中夜詣府請

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乘間或敢言為外朝臣由是上大夫輕薄好進者從之

上惡其朋黨點為右監門衛將軍籍沒資產多得蜀主僧孺之物咸平二年卒于貶所規止可知繼恩之

專恣太宗之明斷有宋之家法遠過漢唐殆始於此

間承翰真定人周顯德中為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愿

稱太宗時擢為殿頭高品後捕賊有功授西京作坊副

使景德初禁壘禦契丹多條上馬政遂兼群牧副使時

契丹結好始置國信司主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上嘗製內侍歲賜之未幾卒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使初賜內侍監安石謚宦者有謚始此

讚曰

於維太宗明斷自持繼恩茂烈不與宣徽承翰安石贈謚及之威福惟辟政柄罔移城狐社鼠疇敢專恣

評

王繼恩有平蜀功帝豈新一宣徽使之賞哉誠念宦官典兵已非古制若又假之以政柄將來有不忍言

者試觀大漸之日即雖斯高之謀可見矣至於閭閻承繼則又有贈馬蓋安石則又有謚焉此局以故蓋贈

謚者褒稱也宣徽使者要津也美稱子之身俸則不沒其功要津惜之生前則不貽其惠其所謂御得其

道者哉其為太

平天子也何疑

宋徽宗

政和元年九月鄭允中童貫如遼貫既得志於西卷遂為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

無人乎五月貫進兵伐遼果敗績

七年三月以貫權領樞密院貫使劉法帥師伐夏敗績

于統安城法走還夏人追殺之秋七月加宦者童貫太

傳封涇國公

重和三年四月貫執方臘於京師

考 脫傳曰宋世待官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拔庶給事不過五十人官寺中亦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母私屬開人民間有因重儒為貴者論死去唐末速有所懲也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子劉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初母后聽政者九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官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劉恩有懷恩旋踵拜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前宰相師成之禍亦豈細哉而渡海劉之逆亦官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人為之坊民猶端之可不戒哉

評 理宗批彙蒙古遺境雷動軍成交馳而輻輳初機踵跡而抑至斯時也使宋臣忠於帝室正宜勸帝為死守計奈何不務出此敢倡遷都之議懷此議者則六軍怨也將何賴乎恐遷都之迫不在必為之時已在開慶之世矣作以嘉祐國之罪雖加夷戚之誅矣過哉而文天祥之書不報帝於是為失刑已

元順帝

至元元年九月帝駐柁胡嶺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允濫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至正十三年十一月時帝久怠于政事荒于遊宴以女官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又宮女十一人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過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預

至正二十四年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時都城無

備城中大震使達達至其軍問故以必得胡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於是寃朴不花于其爾

歲曰

元順不君天魔是舞寵任不花光熙兵舉既養嗣續復築茅土陋哉夷風觀擊弗振

考 大學衍義補紀順帝初德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充盛中官常侍不遇兩人近侍賞賜滿載金帛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民承天順道也又曰古者以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故也今既官之而又使之得養子襲其爵又何若勿絕其事而只用士人哉我

聖祖於內臣立官編而與外諸司不同其慮一何深且遠哉

評 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不父之案且幾無罪之人息生主之道耗盡財用宗喪禍隨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評 慨自胡元入主中國天地易位首足倒懸諸所規畫以官宦受秘密之戒竟致光熙兵舉而不花始竄世運至此益益亂矣天厭其德篤生我運至三是以爰辟繼繼胡元以清再造還我帝王之土予復我漢官之威儀鴻猷偉畧一弗備而左致謹於官宦馬銀瑞左貂之輩悉以供永恭掃除之役不令讀義不許干政罪不放缺不補官闕肅清指易運寧復有子孫王爵口含天憲迴山海無如前代比哉因官中國大統傳之千萬世無如

考 粵考廣成舞舞之類用格有苗成周靖南海之波致來重譯使休離左社之頃尚乎德化必金瑞右紹

之華豈無良心是惟繫於
大君感化制取之道何如耳夫感化制取云者非謂神
其術法之紀也惟曰
端其一心導於萬善朝御
經廷選省

郊致恭誠
廟篤孝思有

震器以主喪無脫替而失禮嘖笑一無所苟威福獨總
其綱後宮無曳地之練中夜忍燒羊之饑而又謹於
廟堂重股肱之託無毫髮之勇之儀名簡有補罰之烈

紫庭游玩修之規而昭揚
祖訓以為善法範德如具則禁掖之風擬仁於帝杖

斯聞閣之役半其於孝良一或于憲典必無其之法
如鼓洪爐焦其毛髮其何能逞哉

臣按宦官之設已非朝夕載在月禮守居以官守國
以刑罰者守中門寺人掌女官又月令仲冬命閹尹

審門閹謹房室而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顧歷
覽載述其能者勅詔常錄流聲於建章景監昭賢者

衛於秦趙而其弊亦烈乃偶荷伊於禍宋延至漢唐
宋以來未路遂至河決魚爛莫可收拾此其故何哉

良由人主制取之大其道且大水之微也擇士可塞
盛則漂木石凌波五陵大之微也勺水可成盛則焦都

邑橋山林乃宦寺之勢亦猶仙人土者治之不嚴防
之不預彼行蹤問隙悉奸萌竊太阿擅威福與水火

之濟烈者何異迫其於惡項部然後卒藉而禽備之
計亦晚矣必識微之君早計之主智識增東是無假

從庶恩威並運而痛惜不生矣夫雷霆震而魘鬼驚
紅霓現而氣冷清臣竊推

今日之計似非晚也無已則清其源遏其流又焉得而
摩利當刑者之初定以額髡髻使臣田泰肅則稽查

易清而名籍不泯此澄源之說也倘有餘於使腹
指氣使不得列秩預中成權不在其手勢將何辭而

生此還流之說也然又時其誠掄魁以惠愛庶不至
衣紹之於董卓惟昌之於朱氏矣此鵜聚之說也

三說而存之則恩威並濟仁義兼資其中寧無恭伯
之妨惡者哉鄭衆之辭實者哉同強之直諫則升之
救忠者哉有亮之淵察過失之避權者哉如是則結
錄亦足以資開納而人亦足以助光行將遠邁成風有
祖訓即宋且下風矣漢唐之足云

昭瑞史鑑卷之一

昭瑞史鑑

卷之一

升

紹瑞史鑑卷之二

弼臣第二

臣按宋儒張載云大君者天地之宗子其大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夫家有法士國有弼臣然後內闔外虞莫不肅然故韓非子同則推教越志而橫行為其家老望尊體統故繁此燕遠堂高之勢恒相倚焉故四友獲助而周文以與三仁從亡而句踐以霸蓋聖主得賢臣足以易海內化兆民無難已何有於官寺之微哉不然者有弼臣焉則邪惡之剛正則漢唐寺人飲手遇李林甫下謂之邪惡則唐宋宦者肆志由此觀之弼臣之邪正固內侍所視以為順逆者矣人主欲肅清官掖俾邪惡無容於內抑先謀議於手足腹心之臣則弼臣焉

申屠嘉辱鄧通

漢文帝時鄧通方受幸申屠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曰陛下受幸群臣則當責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也君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讚曰

九重尊嚴百僚震肅登通侮慢朝廷之

行法加戮不有帝命典刑莫贖警一弄臣群聞欽縮

評

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焚焚不救災若何言新不可長也鄧通以小人得寵大廷既棄臣庶之具晚然抑既既久必且盜上之柄排弄威福迨其太阿在手驕橫難制則有拱手聽之其教誰何者申屠嘉獨持風裁超然先見一示折辱而終文帝之世戰不敢逞其節諒史記高帝枕小宦者則樊噲排闥入諫使小宦者亦秉臣也則始聞前之風而興起與

汲黯諫樂歌

漢武帝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歌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

箴曰

虞廷作樂獸舞鳳儀漢得神馬相如賦詩協律都尉延年任之宗廟馬協百姓詎知黠諫切理胡帝不怡宦者何德而當后獎

評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先王作樂以移風易俗化感天下非苟而已也有虞氏以五音之樂為感通之具成舞四方風動彼豈區區以聲音之娛為感通之具乎哉武帝固多愁主也獲天馬而作樂歌已失先王導和之本吉現又以宦者為協律都尉豈不為大失其功可謂以正視君而帝不之悅由其有拂於好大喜功

之念故也無或手擇端日進而漢庭終無樂事矣悲夫

李固執法

漢冲帝時委政宰輔李固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

讚曰

黃門爾曹禍非一日宰輔匪人反受其威李固秉鈞焚壬盡斥法行內閣肅清君側威望治平興廢漢室

用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况小人衆而君子獨衆漢自冲順以來宦官日橫李固為相凡中人為惡者逐一斥遣天下莫不延頸想望治平斯固興漢之一機也與賊不道極節忠良自

是中官得志勝氣籠賈而漢之為漢口不克矣嗚呼漢李人主內制于宦官外制於外戚終身暗惑即賢人君子乃心王室又安能以一木支將傾之大厦哉

李膺破柱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張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息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泣叩頭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讚曰

張朔貪殘恃兄官勢破柱誅奸有赫司隸漢當時素

君權日替龍門風裁紀綱攸繫侍人屏息肅然起畏評當元禮之破柱捕殺罪人一時黃門常侍莫不震慄

群易其風裁良足憚哉未幾黨綱禍起一世公望不先駢首就戮又何不幸也議者謂諸賢之過激亦有以取之嗟乎天欲傾漢故令奄餘得志公論敗績蓋有莫之為而為者豈真謀慮之不長哉予於元禮手何尤

陳寶治閹尹

漢靈帝時宦官曹節王甫用事建寧元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后信之陳蕃實武疾之嘗

共會朝堂私相謂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

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

斥罷宦官以塞天變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

忍曹節知之召尚書魯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

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武自殺於

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箴曰

曹節王甫首惡宜誅桀及群醜勢豈易圖寶陳不懲

一網盡漁事機既洩惟禍相須嗟我朝士密謀討誤

毋輕而舉自殞厥軀

胡致堂曰陳蕃實武治關尹而不勝何也實武貪
檢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微賢才列于朝廷
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
著者可廢可除其餘惡吏之執不畏服而欲悉去之
三失也左右猶像不忍此事幾也宜及時迷白請斬
廢閉宮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曾不火四失也既收
鄭璠不即明尚送北手獄五失也節節玉前是為元
惡必待朝議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監
膠固既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前七失也兵柄
在手素不為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于陳
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為耶以此
觀之陳蕃公忠短于才實武無足稱矣劉典誅小黃
門精津李訓誅張承官官親屬為國除大害也夫
何孝桓帝時反信奸光之言誣為黨人逮捕下獄未
幾東宮為日而帝節所殺太后亦遷于南宮其時世
大變

桓典威宦官

桓典為侍御史執法盡公無所阿徇一時宦官畏之不
敢為非

讚曰

天子臺臣耳目是寄振肅百寮矧為宦寺桓典執法

宦人屏息咸震京畿馳馬咸避

御史為天子耳目之臣除奸禁惡糾劾百僚其職也
漢季宦官竊柄權勢熏灼桓典執法而中外肅然知
畏青驄所歷人爭引避可不謂能其職哉然而無私
黨錮之禍何也蓋是時桓靈不君方且父張母趙曲
為護庇視正人君子不啻仇讐用賢則如轉石去佛
則如拔山即以李杜之賢刈之如草菅而不恤時勢
若此雖百桓典知
其無能為也噫

黃皓憚重允

漢後主時宦官黃皓用事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
替否帝甚憚之皓便僻佞惠帝甚愛之皓畏允不敢為
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黃禰以陳祗代允為侍
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
終以覆國

歲曰

正人秉鈞勿憂刀鋸重允在位黃皓斯懼終允之世

政權靡預以祗代允皓惡始著乃操威柄卒亡漢祚

致堂胡氏曰劉禪得無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
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者矣而重
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暇為
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阻漢之未亡實允是
賴德矣

林甫結納

李林甫數深結宦者及妃嬪窺伺上動靜無不知之

箴曰

林甫竊權宦官深結正直屏除朝紳縮舌伺上行奸

為謀亦點國家敗壞伊誰作孽鞭尸罹禍人心胥慚

評宰相上佐天子下理萬民一舉動關具瞻故紫案何與刑餘之人相結納也林甫以傾邪之資竊據相位

處非其地乃要結宦寺傾伺人主顏色以為固寵持

得之計故以明皇之君卒為壘成善治不克終而漁

陽聲鼓動地來矣五十年天子親犯塵霧皆林甫有

以醜成之雖幸全首領老死庸下而破棺斷尸之慘

身後免於

郭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譏謗百端詔書一

讀曰

外擁重兵人主疑懼買田之汚投杼之喻在昔已然

郭豈無悟元振朝恩譏謗百端一徵執道朝廷自安

哲矣令公身名俱全

評謗辭之於人甚矣哉即勳勞之臣猶然不免況以

朝恩日肆譏問非令公忠誠難至聞詔即行則拔

口說然公卒以保身全名為百世之卓冠其功德與

李絳點義方

七年京兆尹義方婦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為人出為

郎坊觀察使

讀曰

職尹京兆身亦云貴承璀么麼局能為崇附趨卷人

自喪厥志郎坊之點義方之規野哉李公培植正氣

評吐突承璀一寺人之有寵者耳為方以京兆貴臣

附承璀名節之謂何其亦卑卑甚矣唐末人臣至於

仕進寡廉鮮耻大都如此李絳惡而出之思以維持

士風勇義之為國也真得相臣之體哉

其後八司馬之徒趨媚權幸以亂唐然後知李公

之為遠矣

楊炎片言悟主

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部支益鐵使時京師多宦寺求

取無節琦不能制乃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

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

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

百餘員皆蠶食其中繕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曰財賦

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

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

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虛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
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刻以片言移
人主意議者稱之

讚曰

國有左藏主者度支移貯大盈中官是司出入盈縮
外臣罔知相沿既久蠹弊孔滋楊炎之請復舊允宜
片言悟主朝論偉之

評

古者大冢宰領財賦歲終司會以質於天子示不私
也德宗時天下金帛皆貯於大盈內庫而以宦者掌
之夫天子以四海為家奈何有公私之別况中貴之
橫財賦在其掌握則後太驕恣何所不至吾恐盡生

民脂膏不足以資漏卮矣楊炎極論其弊而財賦乃
仍歸左藏刻為規過舉固多此舉則有關國體甚大
故君子猶有取之獨慨宦官典兵世為虐患曾未有
能論革之者是可嘆爾

劉蕡對策

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威權出入主之
右人莫敢言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有曰忠賢無腹
心之寄閭寺恃廢立之權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
屏竊押之臣制侵陵迫脅之惡復門戶掃除之後考官
馮宿等見劉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箴曰

殿庭射策直言是求奪寺專政孰陳厥由劉蕡極論

為國深謀抑之下策蔽賢可羞宦焰至此寔為隱憂

評

唐自元和來宦官轉橫文宗親策賢良詎不冀得忠
諫論以裨廟議哉方劉蕡對策指斥中貴不少假
借有貢長沙之風假令當時能亟而採用其言未
必不可以感悟人主仲忠直之氣寒奄寺之膽也惜

考官皆依阿小人揚於權勢置而不錄遂令國家不
得收直言之效而滄海有遺珠之嘆噫山有玉工則
珠之士有能人則組之彼紹增之嘆又將何所顧忌
而不益肆其橫乎當時柄國者固不能無罪矣

王璠泄謀

太和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

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汪王守澄知之

誣告申錫謀立漳王貶申錫為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
貶所

箴曰

申錫密旨謀誅內臣王璠之諭所託匪人淺夫漏言
志竟弗伸大易明訓不密失身

評

韓昭使欲發大事懼其泄於夢而獨寢陳平出奇解
圍事已成而猶不使天下聞之古君臣謀國其深計
遠慮類如此文宗欲誅宦官而謀之庸懦之中錫中
錫又引慶雲之玉璠以為助卒之機事不秘反為所
中嗟嗟城欲壞不可與細君之夫謀國將亡不可與
章句之徒議有社稷之寄者可以慎矣

令狐綯密啟

宣宗八年上召翰林學士常渙託以論諫屏左右與之語曰外間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無捨有闕無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亦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歲曰

內侍蟠結為禍滋大除固不難慎密無害除亦不易諫謀取敗常渙獻說帝心孔明令狐密答厥見亦精

奏章一露錢事害成

評今之東主於漸去者素不令濫及無辜詎不稱良直乎第此諸老張機之時宜見帝數陳面盡委曲庶幾不輕進謀乃得效奈何露之奏疏致此司見而切責於是奇莫展而天下之大事益去矣惜哉

崔胤諷茂貞

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十一月申尉繡全誨陳兵殿前請車駕幸鳳翔三年正月茂貞獨見上請誅繡全誨等與朱全忠秋奉車駕還京上喜即收全誨斬之遣使襲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

令京兆捕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已已入長安

歲曰

中官煽煽始於典兵乘輿脅遷大張寵靈全誨黨戚車駕還京崔胤早見剽珍有功玉石莫辨矣賴全忠

評唐自宦官為患當事者往往謀誅而不克卒罹天譴之毒甘露之變公卿廷頭受戮天下悼心崔胤此舉亦足以為當時士大夫伸氣免第宦官去而藩鎮益張唐祚一朝與唐俱盡昔人以譬之八頭有慶難於一犬謂其存亡與俱也後之人主慎無令慶生於吾頭也哉

崔胤請罷內諸司

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寢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煽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俱於內侍省盡殺之號之聲徹於內外又出使者詔所在又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

以備灑掃、

歲曰

寺人之制其來已久進賢效忠昔亦間有威權勿假
彼將飲手崔胤全忠職戮靡遺癰疽既潰大命隨之
唐室云亡遂不可支

評崔昌遐憤宦官為患奏請除之一時諸奄無論職否
職受戮盡免號之聲徹於中外無恤也夫十步之內
必有茂草雖刀鋸之餘其間豈無一二善良必從而
盡滅之其傷天地之和亦甚矣卒也國祚隨之蓋薰
鼠而壞杞灼蠹而焚株亦其勢然哉同視宋紹興官
宦而漢唐遷移者如出一轍吁唐之亡也亦創有以
速之歟

趙普按侯陳罪

宋太宗戊子端拱元年內侍侯莫陳利用以變幻之術
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
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
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
已賜死商州

讚曰

侯陳驕僭變幻奸邪賢如太宗願為所惑十罪之積
舉朝罔察趙普力陳巨奸斯授賜死商州始伸國法

評侯莫陳利用以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十罪力請
誅之帝不得已賜死商州夫近習之禍人即英明之
君猶然不免况彼昏愚有不為灌溺者哉非趙韓王
不獨主執執法奉公則太宗清明之治未必不為所
累矣人主於此輩可謂其掃除之役玩弄之臣而狎
昵之哉

呂端給繼恩

皇太子恒即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
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李繼勳知制誥胡
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
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
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給
繼恩使入書閣遙鎖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

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
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
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
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讚曰

元嗣英明權閹所忌內嬪皇后外援二李不有呂端
幾行廢置給鎖書閣逆謀弗濟真宗繼統宋室之利
老成持衡克定大計

呂氏曰王維思以閣官而啓過於內李陽於李繼勳以大臣而啓於外則之謀合矣而主之以皇太后增損夫顧命而宣行之六尺之孤幾何不為扶蘇耶幸而托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奸於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及其平立廢下外視降拜尤其知識之過人也太宗稱端大謂知端矣可

王旦思李沆先識

真宗時天下安王欽若自以深遠道教多所建明而丁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竟講墜典大脩官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知節以衆方兢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也

箴曰

天書啓譽官宇增置五鬼同奸欽若先發王旦所思文靖先識他日朝廷果爾多事一染美珠雖悔何及蓋臣謀國蚤當擬議

評真宗時王欽若丁謂輩親言祥瑞以冀或上心附會矯誣踪跡必時人目為五鬼初李文靖謂遠患既息人主必生侈心王旦不以為然至是果如其先識云夫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當天聖景德間諸公蓋已有以明真宗之室矣忠臣愛君必防其微其李公之謂乎

王旦抑承珪之請

內侍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詔王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敢語留後

讚曰

怵迫之徒靡時厭足鵲鴉競焚鼯鼠滿腹覬覦節度待以瞑目王旦所執繁縷之惜

評鄭衆封侯而先黨錮之禍朝恩觀軍而階甘露之變始不過恩寵異數迨其權勢已成往往為人主肘腋之患味以驅除而不可得蓋所從來者遠矣王正文和承珪之請其庶幾消燬於未萌者哉異時宦者事征宦者封王而宋社遂南豈非履霜之不成而漸將使然乎

丁謂附允恭

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謂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書可以下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箴曰

允恭擅柄陸梁睚眦丁謂阿附朝紳之鄙內外交締
雲端此起兩宮異處妬嫉由已正色立朝王曾是倚

評天下之患莫大於近習與執政合則主勢孤於上
黨與成於下其為國家害也不勝言矣仁宗初立允
恭方用事丁謂以宰相大臣與相結納公卿皆因關
試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斯時也宋
祚之不危者幾希幸而王公正色立朝為中流砥
柱大奸專去家社莫安論者謂仁宗四十年深仁厚
澤實留以啓之詎不信哉

韓琦貶任守忠

英宗時內侍任守忠有罪斬州安置初章獻太后臨朝
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以未

有儲嗣屬意于帝

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

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誕妄交構兩宮司馬呂誨交

章論之然猶未即加罪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

脩已簽趙鼎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有有說鼎不敢
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
斬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
變也其堂吏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讚曰

蕃武訓注欲清君側為謀周密竟遭反噬守忠鉅姦

年之匪易易若拉朽在此空教中變不生吁人靡識
策定一時不動聲色

評夫事以斷成謀以泄敗守忠憑負城社以為奸究最
難驅除苟一步猶疑則轉盼間彼得為計而事戔中
變矣漢唐又豈之禍詎非殷鑒耶幸而魏公當機能
斷雷轟電掣消變於俄頃天下熙熙受其福而不知其
功蓋其德望才智素所畜積故能不動聲色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古有社稷臣公無愧矣夫

章蔡私結

哲宗時章惇蔡卞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常欲危
帝之事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

歲曰

宋之宣仁女中克弁惇卞郝隨交通起釁追廢是請

違恤輿論哲宗維明熈移巨信庶幾朝綱可以自振

不妄石變法海內騷然幸賴宣仁引用舊人凡新法

評自安石變法海內騷然幸賴宣仁引用舊人凡新法
不便者亟為報罷天下乃得更生人稱為女中克弁
其有功於社稷者甚大惇卞為金陵之黨欲圖紹述
乃交結近侍媒孽抵牾且請追廢其誣上行私一至
於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使非向太后力辨其誣則奸
謀得逞吾不知哲宗他日何顏以入英宗之廟也

王曾劾丁謂

真宗時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克先是丁謂為
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刑中和謂允恭曰今山
陵尚百步法宜子孫允恭曰第移就上完我入見太后

言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兩府議遣王曾履視創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任中正黨謂出知鄆州

歲曰

丁謂允恭表裡締結竊據國權正人絨舌山陵之後

神宗

卷五

十九

改穿上穴功用弗成天作其孽謂乃降免恭則誅戒

大奸既受朝野胥悅

評丁謂之移穴其心固欲得善地結主知以爲固寵計耳詎慮其反就水石而得罪乎然非此之故則謂不能去謂不去則允恭益橫黨與成而杜援危矣王公之得以計除大慈如因迅風揚其帆其亦有幸哉

脫不然以謂之智使允恭之惠敏而所見顧夢似一中正何也或疑創處此二人迹涉於誦嗟人臣位固步多艱苟利社稷無不可爲者况權而不參其經乎

孫固諫伐夏

神宗秋七月詔宦者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師討夏科謬李憲等入對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徒持其

臂而來耳帝壯之以謂爲經畧安撫使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深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首長自守帝曰此真郡生之說耳固曰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九月李憲敗夏人於西市遂復蘭州神謬大敗夏人于米脂降其城

神宗

卷五

十九

時李憲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不足今指錢鈔五十萬緡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數必變爲錢錢又變爲蜀糧今又征期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有備彼宦者能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今乃不出公卿而出閹宦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裴度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時中丞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

興靈會師之期頃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
河都總管

歲曰

喜功好大嗟矣神宗征夏之役官官握兵孫固公著
安禮歷陳帝不之聽惟憲是親小有克復大有載謨
熙河之貶未償厥辜

評伐國大事也而屬之刑餘閑人即幸而有功吾猶以
為季朝廷站名器貽笑外夷也況至於喪師辱國乎
神宗不聽孫固等之言命李憲會五道之師以伐夏
及師出無功乃始悔之則已晚矣其後童貫以征
遼啓黨至亡國鳴呼
神之不為徽欽者幸也

陳禾引裾

徽宗元年三月詔宦者童貫製御器於杭州二年四月
詔內侍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王厚復洮州四年以
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加貫檢校司
空賜蔡京玉帶貫復積石軍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
貫貶承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
中丞盧航表裏為奸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
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怙寵弄權
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畢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衣

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
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陛下他日受危亡言
愈切帝變色曰卿如此朕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
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
為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遂謫

歲曰

貫製御器監軍洮西經略諸路寵柄獨持威焰大張
黨與交恣陳禾切諫碎木靡顧直臣之旌庶幾帝悟
狂言一詆正人屏去吁嗟道君其何能淑

評甚矣徽宗之難諫也方童貫專權用事中外側目陳
禾以不為國家安危之本抗疏極論至引帝衣此所謂
人臣不避死亡之諫以直諫主者也使徽宗翻然改
悟至為罷斥則遼金之患不問何至舉族北轅陳
括衣為唐漢不辭之耻哉惜其信任奸回卒不可破
鐵有留木旌直之言徒為說而不繹使忠臣義士至
今抱腕而
已悲夫

蔡京詆卡

蔡京將用童貫為制置使蔡卡言不宜用宦者誤邊計
京于帝前詆卡卡求去出知河南

歲曰

宦者備邊於國罕利貫何人斯而任制置蔡卡直言

猶識邊計京則詆之賈惡相濟河南之謫為京見亦

評靖康之禍成於二蔡方寸與章惇朋比誣謗宣仁羅織元祐幸執局有念及國計之心哉至其兄弟權

勢相軋乃因其引用宦官假託公道以相規正幸為朝所毀折以去為咄咄一門清惡矣先宋社執法按罪京固元祐十九既首兩

正彙訟蔡京

陳瓘子正彙訟蔡京有動推東宮意下獄李孝通瓘使證其妄瓘曰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京之奸邪必為國禍內侍黃經臣蒞鞠聞其辭失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

卷二
沉海上瓘安置通州

箴曰

動推東宮奸臣詭計正彙讜論國本攸益道路傳宣莫之能諱對簿食言太息何裨瓘也父子竟爾流置

經臣之私蔡京之勢

評蔡京之惡昭於行跡陳瓘父子深觸忌諱攻之不遺力彼豈有私怨宿忿而然哉不過為國家圖去大奸以安宗社耳經臣一內侍猶然有培植善類之心李

蔡京媚童貫

崇寧元年先是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則人主微意先

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音巧留抗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附語言論奏由是帝屬意用京

箴曰

蔡京柄用貫寔先容追崇高妙金張契同藉庇奄寺貽誚縉紳密言附耳論奏愧心

評人凡小人欲傾人之國未有不操拳執附以相因結者童貫蔡京之類也

獨與交遊莫逆其後卒無其援引以得相用竟陳瓘之罪焉嗚呼豈天欲禍宋故生京以害君心而又生人者其意余之投也如是

陳東請誅六賊

七年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童貫等六人以謝天下曰六賊結怨於遠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伏願陛下肆諸市朝傳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治開邊罪敗蔡京童貫蔡攸梁方平伏誅籍朱勔家

箴曰

相臣鉤黨書生義氣結怨遠金創開邊隙一疏抗顏六賊屏息京貫之徒或誅或籍公論昭彰與情愜懌

評自京童貫交結搆邪群黨合意以傾一君流毒海內蔡京外夷遂致戎馬滿牧諸夏陸沉天下爭欲食六

賊之內而一時謂臣等其黨與俱未肯信言攻之費
偶陳東以常布書生、素無請誅以謝天下、於此始發
於涉漢萬里、魂消雲空、始覺奸臣之誤已、吾德生帝
之誠、有自來哉、諸奴輩罪
至十族、何足以償其責也、

朱熹斥甘昇

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時魯觀已死、王抃已逐、獨內
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
能動人主、進封事、其畧曰、宮省事禁、臣固不得知、至於
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非流、勢熾熏
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開陳者、雖

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愚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
命、俟掃除之後、不當假借崇階、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
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
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
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以溫飽、是皆
將師巧為名色、奪取衣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
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
陛下不悟、反寵匿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
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

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

歲曰

昇小有才、取寵之因、外汚朝政、內蕩上心、締交閭閻、

怙權攫金、宋主莫察、寵匿私人、熹上封事、朝有正論、

評 語曰、水炭不共器、邪正不同朝、孝宗初年、納俊卿之
言、而出淵觀、感劉玘之諫、而罷內侍、與兵、宋之賢
君也、迨其後、不免嬖邪臣、疎正士、綱指南遷、而甘昇

復逞、以文公之大賢、反置之散地、而不用、蓋樂諂諛
之易投、而正心誠意之說、實所厭聞、此心忘日、莫而
振後之案、卒無成也、嗚呼、其亦宋室之不幸歟、

趙汝愚定大計

先宗有疾、衆議禪位太子趙汝愚、與葉適謀、白太后適

與知內侍省關禮、知開門事韓侂胄定計、會慈福宮提

點張宗尹、過侂胄、適白汝愚、遂令侂胄因張宗尹以聞、

太后不許、明日侂胄復往、又不獲命、遂迎將退、關禮見

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之意、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

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

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留

正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

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去、去

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

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
侂冑又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立嘉王為帝貶內侍
楊奔卿林億年陳源于外侍御史章穎論其離間之罪

歲曰

少海前星宗社攸寄群小離間太后惑意危言一動
嘉王斯立國祚不推關禮協力賢哉知院朝廷倚毗

評

光宗親孝宗子當其非遜乃制於悍后稱疾不執喪
此乾坤何等時哉備嗣未立中外人情向背向非趙
忠定力定大計轉危為安則天下事未可知矣其功
在社稷者豈其微哉第為當時計宜與留正合請太
子監國則名正言順而寧宗可不蒙榮位之譏亦不
至託之近侍傳命而免侂冑異日專權之新矣惜乎

其不能
然也

文天祥耻同宋臣

理宗朝宦者董宋臣以庸思殿祇候特轉橫行官景定
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兼管太廟往
來國信提點內軍器庫翰林院編脩敕令時文天祥以
著作佐郎兼獻景府教授義不與宋臣同事上書求去
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為諭解庶之秘
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焰熏灼其
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兇渠以致大禍中外惶惑切

張而陛下方為之辯明大臣方為之和解此過計也願
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跪入帝亦不知眷

歲曰

人亦有言董穎異器宋臣專權恡壬得志賢如天祥
耻與同事堅求補外建茲邪媚謫言靡省外乎國是
解諭曲庇理宗過計

評

宋至理宗強敵壓境疆宇日蹙嘗之人已往偏輒以
梁肉猶懼不延况又斷削之系而帝方外倚權奸內
昵嬖倖宋臣聲焰熏灼臺諫極論猶曲為護庇故文
山公耻與同列力求補外其他日漸廣大節國已於
不此區區人預卜之失賢哉天祥所
賢可知豈但一時慷慨之士耶

秦絃以燕受賞

成化十二年七月遣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絃下獄
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絃既
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絃欺滅親藩
上怒逮絃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
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絃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絃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
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
震赫擬

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絃獨與抗禮畧不為屈直
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與較絃密疏直多帶旗校騷
擾地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絃廉能

上以絃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絃賢不置

上釋之

讚曰

廉本美德服善最難驕恣若直於絃推先抗禮弗較
疏論稱賢不有清節直何歎焉越是屈膝無乃厚顏

考

卷二

九

卷二

升

成化初年太監劉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為伯勸時力
諍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直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其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夫以永成之勲榮汪
直之威勢如大方燄誰得而抑制之然而秦繡以屈
而使直之見憚時以言而寢劉之伯封一何壯耶
此固可仰窺我

宣宗持綱振紀於上有以禁二閣之惡不敢肆要之非
由二臣高標直氣足以備服其心不能也是故人臣
欲自飭勵以清君側之憂

惟毋自處於污下之地哉

王尹卑諂

成化十二年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
史掌院事時越特為汪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
貳欲詣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

者乎越先入是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
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是旻曰吾自見人
跪未特效之耳

歲曰

王尹屈節士風掃地昏夜乞哀驕人白日有臣若此
聖世之累汪瑞勢焰何異冰山君子守正金石比堅寧

甘玉碎無為瓦全

評 嗚呼君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為項襄穀之除名
為馬端肅之謫戍不為王威寧尹同仁之舍蓋忍恥
持操固位夫以官保之重冢宰之尊而甘奴顏婢膝
於關鑿之門則亦何所不至而餘人尚何望焉卒之

卷二

升

冰山失勢王尹次第斥逐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百
世之羞不可復贖孰若項為二公之正氣直節磊磊
落落傳刻名臣而聲風千載矣

文升不屈

成化十五年連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
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
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服遠迎除
道飭館供帳鮮備厚賄恭隨見直趨媚無所不至惟文
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
文升妄起邊釁謂建州女直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聚

器交易故屢免邊

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讚曰

奸璫勢炎趨者如駭正士睨之藐然若仇陳錢孤媚

縉紳弗匿文升此謫抗直所使苟志不屈顛沛何恥

考其涉浮沉惡謂林莊敏晚年憚直之構而不能

白文升之冤宜有以未泐之謂矣溫撫無作因美

不見中官

成化十九年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賢聲甚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師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戍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異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即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

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

况即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讚曰

孔鄙衛卿彌瑕弗主孟薄齊卿子敖是倨奔走權門徒為失已外補親民京堂末爾居身足珍往見何義

考當是之時高士接踵矣賢輩出如張寧不調輩陳

耶雖古陵干木魯仲連何以喻此宜乎土木之變不

朝廷真有

考史稱曰忠孝近迂濶老成若遲鈍先王用人終不以

也曰無侮老成人之訓也故在兵之虞者即老成之

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

召公所以戒周成也是故在兵之虞者即老成之

牧在禹之庭者即老成之元愷伊陟象豳復相太

方叔累朝宿望夾輔宣王之業夫老成之德功業已

建於時聞望已孚於人足以為後世之勸諭如

泰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可斯人

也即書所謂耄壽考詩所謂老成人也昔致治保

多由此也奈何驕君庸主每喜驟進浮薄之輩以

欲導達而累世勳舊則選述於薦不任以事何哉
老拙棄格人同敢知吉嚴紂所以喪也周有齊義使
在厥服周平所以遷也羅任弘石欲殺舊傳漢元所
以棄也又有擅廢家不保丘壘如唐代之於汾陽
者矣輕使希烈陷殺舊臣如唐德之於魯公者矣過
信汪黃不任宿德如宋高之於李宗者矣此正所謂
非其者長若有位人而宋微子之與悲也善哉選什
有言曰人惟求善器惟求新揚繪之告神宗曰老成
人不可不惜嗚呼

任人者可不思矣
周易曰閑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勿以儉人其惟吉
士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傳曰聚缺積惡不知紀
檢小人之不可不去也如此彼小人之所以聚缺為
謀以掩安為長策以培能飲怨為匪躬以譖毀服為
為畫策所以有國家者重絕之也是故共工比周為
十惡而怙終太公所以誅也少正卯辨而不實孔子
所以戮也蓋正臣進者治之表奸臣進者亂之階章

論

卷二

論

章可驗也何者小人之害如日之有昧耳之有充嘉
本之有燕梁木之有蠹也昧則晝夜之見則天地四方
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蛇蝎之聲莫辨矣
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虛室其末則圯折而不支
故使小人在位雖湯武猶難為國而況于世主乎哉
傳曰水有獺類而池魚勞國有奸佞而民消故茂林
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佞鋪
奸然若百姓均平各安其天也若夫字文封及之佞
洞見其奸而竟不能退弘恭石顯之惡元帝已知其
毒殺師傳而卒不能去王介甫偏執執法神宗心覺
其非而終不忍罷此之謂姑息忍忍以自速其咎未
有不至於敗亡者也
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之主而小人之欲傾
防奸惟察其脉理而錢氏之善謀國者不肯飾政以

富室之產人主之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
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若傳矣馬西色焉與不逞之
故客卿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為外
府耶而其灰之患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
之家是故支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
之和其君者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
固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
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而未知其家之主也
孟子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何由格乎去
一俛仰俾不為其心之盛禁一背惡俾不為其心之
蕩戒一淫刑俾不為其心之殘警一晏安俾不為其
心之逸法一貨利俾不為其心之貪則人主之主固
不正主正斯機臣無邪謀故一正君而國定矣譬之
欲成其家先正其主主人正而家道成斯不亦善扶
其主之家乎然則家主之所藉於忠愛者良匪細也
易曰藉用白茅然則家主之所藉於忠愛者良匪細也
由夫謹慎者為之乎薄莫薄於茅也重莫重於藉也
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華附備什

論

卷二

論

以十尋絕附驥尾而千里皆有所藉之然耳人之言
曰良醫取効者必其不可死之病忠臣有為者必其
不可老之國嗟夫此庸人之論非君子之論也庸人
之論以天而廢人者此庸人之論以人而補天者也
能醫不死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哉能存不
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
人能工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致君子
之能庸工誤焉焉可求他庸庸誤矣求可則庸臣
謀國則因非日莖而憤亡得志欲整頓之雖有善
者亦難為功矣是故善為國除害者不遠去其害必
先盡善去之方善却疾者不遠治其疾必先盡善治
之法苟或連藥而連絕未有不反受其害者非謹慎
之道也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
患語謹慎之至也愚謂古今無良醫而病之愈者為
良醫天下無奇計而事之成者為奇計嗚呼是在善
賢善計者酌之而已

紹瑞史鑑卷之二

妍範第三

臣按人惟善惡不同有如其貌而子之美人人
 而推之德性之善惡非人情所同好也第求
 善長於國者之類殆十百中之一已耳豈除
 中本皆無險惡人必有其德性善得之甚難所
 以取之必從舉薦一事舉其德性善者論其
 與同輩雖有過而弗取也豈法修職者難
 乎小而不流過而代豈難
 乎胡傳得二十有八人其於殿前修之結綴是後人之
 所難能者

卷伯嬖讒

寺人孟子姓名無考孟子其字也幽王時人遭讒謫被
 官刑為卷伯之官作妻斐之詩以告在位者其詩首章
 云妻斐斐乎成是貝錦彼讒人者亦以太甚來章云楊
 園之遺倚於臥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於斯
 釋之

讚曰

讒言如簧相於家園孟子惡之匪直校北詩作妻斐
 以警有位好賢緇衣惡惡卷伯

考元帝時周勃為中郎勃善於教誨後之劉更生
 其伯光上書其言以臣聞勃令九卿齊相與和之
 至元帝時勃善於教誨後之劉更生其伯光上書
 其言以臣聞勃令九卿齊相與和之

郭進則泉賢退群枉成則正事消收易有否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今以陛下明聖誠杜閑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
 路使是乖兩然則百異消成衆祥至至顯見書念與
 許史比而怨更生由是少觀則對顯等實卷伯之罪
 人也明君聖主慎勿惑乎偏聽斯政矣

評子讀妻斐之詩蓋當深致慨焉既其既之廢不得
 不遇持操保位之心勝則嫌尊正士以遠之入主一
 不加察而亡國敗家相隨屬矣此卷伯之必欲投
 界四夷而後已也世主讀是詩而知警毋令其欺瞞黃
 而易虎馬天下
 庶幾長無事哉

勃鞞伐蒲

按春秋作勃鞞吏晉世家晉獻公子重耳遭驪姬之讒
 走保蒲獻命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寺人披追之
 斬其衣袂後重耳立是為文公披請見文公讓之對曰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讚曰

奉命徂征不宿即至追彼亡人衣袂焉刺豈不可緩
 臣誼是急言感文公君命無二

評伐蒲之役寺人披益知重臣誼哉何則
 公之臣子耳君父聽讒言代殺其親寧之乎况賢獻
 命者宜何從吾之殺公子斯可副君命重君命則不
 服恤公矣追而斬袂勢不得不然儻值龍顏宜與
 之此晉之所以上於霸也

繆賢進賢

繆賢趙國人有勲庸於當時預薦舉之權而舍人簡相如見用賢之力也

讚曰

天生賢才為國之紀薦拔有賢相如伊始擊缶完壁趙國攸倚以人事若重光青史

評

世多以完壁擊缶事奇簡相如子獨奇繆賢何則有繆賢然後有相如有相如然後有完壁擊缶事是過

繆賢

不拜單于

鄭衆明帝時事

謀禁中終除大惡

昔謀誅竇憲以功還

大長秋

出使匈奴不拜單于論功受賞辭多受少帝由

讚曰

是賢之嘗與之論議政事享有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官官用權自此始

天使遠征百蠻觀望長秋鄭衆正氣堂堂內除大惡

讚曰

外抗虜王分茅裂土用答賢良

評

鄭衆其卓然於明帝之世者哉不向窮廬屈膝則中國之體伸而後棄之勝義不令遠惠脫網則朝是

之權執而林據之黨陰外不拜君命夫何憚漢之使民內不負富貴大何憚漢之使民其年有孝上仁起卿佐豈非宜哉繆賢曰官官用權自此始蓋繆用者之過於衆乎何尤

封侯不受

呂強靈帝時封為都鄉侯不受後因上問計解黨錮之禍屢諫止封禪諫導行費諫選舉法溫公取其直諫胡致堂以為不肯為便嬖之事士大夫或有不逮焉

讚曰

盛滿不止終必反覆卓哉呂強自知惜福辭侯都鄉救接善族直諫英風太史紀錄

評

世建漢季人

能操利刃

錢得官者不可勝紀

呂強處

乃濁之世

力辭都鄉之封所謂游塵埃之外

泥而不滓者也

且不思披鱗過事

取諫黨錮之解

正良多舒億兆之

悼心消智愚之同

痛以此殺身夫

子取之有以也

竟何足多哉

溫公胡致堂諸君

格君以言

趙整秦人符堅時宦者曹作歌以悟主胡致堂以為士大夫之所不逮

讚曰

古設宦官定維內相匪云導誤補衮是望趙整忠告

天工寅亮作歌寤君流中絕唱

評晉尚清談，俗多慕飲，嘯成五胡之業，而禍斯烈矣。秦符夷主，劉作酒歌，以昏之前，危後則之，誤有國者，之烟戒哉。司馬家豈無宦者，而有賢如整、亮、泰、符、宜、長、庚之飲不節，與糟丘酒池共墟，為林薈之意。

裴寂憂亂

隋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静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之徒，何以自存。」

讚曰

晉陽入侍，耻盜縱橫，贊勸唐業，幸觀太平，修定律令。

海宇澄清，宜享厚遇，裴監不名。

評裴監為隋宮監，以宮女侍調，曾使趙爽在唐，不為無功，於隋實為罪責，似不足訓。考粵籍在昔，裴矩、俊於

隋而志於唐者，子獨有取焉。故尚論者，於裴監何奇責哉。矧夫看父之計，定起於世民乎。

推長立嗣

開元二十六年，太子瑛既卒，李林甫數勸明皇立壽王瑒。上以中王瑛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嫌歲餘不次，自念春秋寢高，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瑒為太子。天寶三載，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

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

十三載，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喪師，又邊將擁兵大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讚曰

國有長君，奸邪所忌。力士片鱗，遂定上意。神器有歸，

潜消睥睨，不有老奴，幾紊世次。

評玄宗迂用楊洞謨，殺太子瑒，繼嗣未定，居常怏怏。而林甫輩意貪昏，以遂奸欺。中王瑒不費為壽王瑒，乎力士從容片鱗，悟君立長，轉移之力，蓋易於商山四老人，不啻多矣。其他論諫，若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及雲南喪師等語，皆一時名言。嗟哉！天寶時，渠所不諫者，固多。即此一節，關唐宗社國體不細。後之官者，幸毋曰：「吾輩已從波導，諫以事上，即有忠謀，至計更何用之？」則力士可睹也。

解圍救患

曹日升，肅宗時賊圍南陽甚急。日升請與十騎冒關入城，宣慰賊不敢逼。城中大喜，可謂能救患矣。

讚曰

唐祚中葉如蜩如蟬南陽被困勢若倒懸日升奮勇突圍登先傳宣德意城賴以全

評夫為人臣者譬之若手然鑲鉅傳體不敢不搜賊圍南陽甚急何異傳體之鑲鉅日升忠憤激烈而死突入城中宣上德意而後城守益堅夫日升至則城中無主而有主城中喜日升至則人主無城而有城其與鑲鉅傳也至矣其為手也無愧夫

不昵朋黨

劉貞亮原名文珍冒所養宦父姓故改焉性忠強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瘡痍不朝惟王叔文柳宗元等裁定朝政奪神策兵收宦者惟貞亮見叔文等論事乃與之爭其同異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等勸帝立廣陵王為大監國遂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

讚曰

任文弄權道路以目貞亮忠摯羞與其族勸帝傳待奸黨胥逐唐室中興厥謀維穀

評貞亮惡八司馬之黨專意自是交構縱橫於是協謀勸帝而太子監國日伊日周口管曰葛星隕辰敗敗逐殆盡八柄復歸於宸極九宇不至於崩搖課功較績宜與帝忠武成齊先直者李忠言牛僧孺相交結者我議者雙美忠卒後贈之葬葬過也宜也

奉迎帝后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進中尉軍所籍九十萬餘存亮料揀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反存亮出迎捧帝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賊雖入清思殿終為亮兵所殺以此得賜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內飛龍使太和中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長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人以忠謹著者惟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讚曰

奸宄竊發宮寢靡寧六朝中尉料揀尤精恭迎帝后妖氛肅清生平忠謹嗣季齊名

評馬存亮誅斬反者張韶功五於邊將何則夷狄山侵而邊將勞師耗費能勝之又何如存亮不費斗糧消氛殄於頃刻更為寧國考或以此深嘆

宜不同日而論矣所以然者豈非平日長於操練主
多勇故善於無敵人樂為用故受而高秩厚禮蓋以
先答元功
夫宜過歟

忠肅討賊

楊復光僖宗時人尚節義有謀畧累監諸鎮軍乾符佐
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
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弘約賊降仙芝遣將尚軍長自
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仙芝怨復引兵叛後
天子悟威階禍以兵與復光秦宗權叛復光以忠武兵
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持兵從復光定荊襄攻鄧

雍史鑑

卷三

九

淑逗迢復斬之并其軍為八以虎宴弘為之將進攻南
陽賊將朱溫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母喪班
師俄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南面招討使王重
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溫以所部
降以功封開府儀同三司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
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曰忠肅

讚曰

宦奄握兵唐室階厲維茲復光捍爾多益討賊監功
靖疆拓地贈謚忠肅泉壤光賁

評王仙芝播亂開東蕞爾獨據宮掖天下山川險要
不唐失仙芝慷慨勵志義勇奮發協贊諸豪傑奪海
內於群盜之手漸歸之十八葉天子其崇勛茂烈足
光史籍嗟夫唐之天下亡於宦官當其亂越亦維於
宦官等之藥石然遇良藥則生人遇惡藥則殺人然
則復光之為唐室良藥也亦大矣

避權辭位

嚴遵美昭宗時歷軍容使自嘆北司為供奉官以袴衫
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惟三樞舍藏書而已
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
貴肆橫云後從昭宗還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
卒

雍史鑑

卷二

十

讚曰

小人嗜權如飴如膾達者知幾荃覬蟬蛻袴衫自安
不事華侈青城卒老黃門出類

評楊復恭於訓棟中立天子自負足策國老而天下事
歸之把樞宰相而己達美亦宦官若獨疾若等

橫肆扼腕興嘆鳳翔驄退青城隱光與草色山光相
侶者終其身回視復恭諫夷渠已翔千仞之上矣嗟
夫智者識機於時動明者保患於未然待其嚴誅在
前族屬就及而後憶黃犬思鶴唳不云暮乎遵美不
然世所為
共多歎

捐軀盡忠

張承業僖宗時人後唐莊宗將即位承業諫求前唐之

后立之、莊宗不聽、遂不食而卒、平生不事便嬖、胡致堂以為士大夫所不逮、

讚曰

莊宗載興、唐祚燼滅、承業勸言、撫孤繼絕、義舉不從、忠肝夾裂、赤松之風、首陽之節、

評唐末諸閹、易置人主、若奕基然、天理人心、漸成殆盡、矣而承業、范如、獨以唐宗為念、觀其規諫、數語、肅然

君臣大義、使存品目、而聽之、豈惟於唐為忠、且於、自則為孝子、奈何悅盡、日筆之、使舉令、渠肅志、而卒、嗟夫、死生者、天地間、旦暮也、彼賣國篡執之徒、獨不、死我承業、直與首陽爭芳矣、

遺奏却贈

劉承規、楚州山陽人、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超拜北

作坊副使、後屢典兵、及議修玉清宮、水運當進秩、表求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本名承珪、以久疾、上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故改珪為規、疾甚、請還私第、上許之、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為念、遺奏求免贈、上甚嗟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喪、親為祭文、

讚曰

人心慾壑、水注漏卮、嗟彼營營、生死以之、羨維承規、卓有令儀、急公却贈、終始忘私、宸章褒美、千古稱奇、

評自古聞人、身在恩寵、雖凌真優、快求、其奉公竭節、然兩者之外、蓋不多得云、承規當進秩也、即表求、致位、建康、單也、人遺表求、免贈、夫始而求、終飛、與、不繫、繼、繼於生前、既而求、米、徐、玉、繁、不、能、榮、哀、於、身後、中官如此、豈惟可以範、儆、臣、抑亦可以勵、世、風、矣、

居功以謙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年十三為黃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擊契丹、為都監、以善聞、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後伐叛有功、加崇儀副使、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又破契丹有功、詔書嘉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匹、自是屢有功于邊、加領平

州團練使、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于內庭之廨、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為之泣下、贈貝州觀察使、翰倜儻有武力、以方畧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翰性溫良、謙謹、接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衆心皆樂為用、其歿也、禁旅有泣下者、詔楊億撰碑文、時論美之、

讚曰

秦翰北伐、屢建奇功、被創半百、氣槩何雄、溫良謙謹、

評 翰故閩宦者倜儻有勇畧屢從北伐立戰功頗多而朝廷前後賜養亦不少其戰也以誠信結碑卹心以施予結士卒心以故人樂為用每戰先捷身被四十餘創而壯志益銳北非閩宦之流右特帥之選也逮後追贈名藩詔撰碑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弔歟盛矣

李神福開封人。少時給事晉王府。謹恪詳上意。未嘗少怠。太宗即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有功。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太宗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真宗即位。遷皇城使。未幾。陵行宮事。時模寫太宗聖容。以

神福立侍。後封太山。又為行宮使。禮畢投宣慶使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神福性恭愿和易。為衛紹欽所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閤五十年。稱為長者。

寺人陰性易浮多刻長厚之稱古今難得引避紹欽不愧師德汪度所誣千頃巨測中貴老成神福斯偉

評 神福歷侍宋兩宗備轉諸顯要為人恭愿和湯與人
不校每為衛紹所罵特引避之漢者比之蘇蘭相
長子謂庶將軍趙重臣哉相如屈之先國家爾紹欽
何人敢肆置只人情猜不平而福了無介意殆難
於蘭矣以若人而陪奉有道仁聖之主良無愧哉罵
聖容而禍後立宜已

王守規真定欒城人、明道時爲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
規先覺、自寢殿至后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
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
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由是守規
以功遷入內殿頭官、至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
贈昭武將軍、留後。

宮禁森嚴、重門深鎖、中夜回祿、寢殿俱火、守規肇防、

評明道時夜半寢殿哭斯時也謀臣不及施其巧猛士無暇展其力天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使宁胡膠守常禁則四十二年仁澤其不為梁上之仄者幾希幸渠通變擊去諸禁門鎖鑰而後帝也始得再見公卿厥功顧不偉歟或曰握擊不能無罪噫此道乎常耳焦頭爛額之時服脩拱手徐徐行之度乎茲權也正

宋高宗朝宦者邵成章上疏謂天下群盜蜂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二人必至誤國事帝怒貶章南雄州朱子曰忠而不誨婦寺之忠也是時所在盜起汪黃匿

不以聞是欺其君也。成章聞人尚能忠君愛國上疏匡諫，怒而貶竄，謂之何哉。

讚曰

汪黃奸佞，國是紛紜，盜賊蜂起，臣不以聞。成章疏諫，忠愛殷殷，雖遭怒貶，不愧於君。

評時諸請康諸要陸沉致群盜所在竊起，汪黃肆辭，故之術，臣不以聞，論其欺君竊國之罪，宜為誅首矣。夫何帝也，坐其術中，恬不知恥，成帝貶貶二人，卒以見貶，嗟嗟，斬直言之路，寵寵天之惡，帝於此幾不君矣，興之難也。

不蓄私帑

阮安正統時交趾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絲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讚曰

世有貪夫，歛怨若谷，矧曰賜予，不蓄私帑，與阮安不為貨贖，私帑輸官，清操可掄。

考水東日記云：阮之變，徐元玉弟有時名，太監金英延問計，以南邊對，先佛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批蔡。

京城漢為太監阮安所貶，二事似皆未為得也。專漢史曰：已已之變，鑒與北侍，狂虜復據二重地，京師震撼，一時文臣武將，饑寒將落，無任張皇，而一二內臣如劉如剡，乃能淵默卓見，鎮之以靜，不少為浮議所挫，惟賴其君以運符練兵，委任于謙，各守其職，守之務，卒之神器，竟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雖謂之朝廷有人，猶可，不可以為宦者而沒其譽也。是時使非二人，是足以固。

帝心於內，則雖外有讒言，二大臣亦難獨立自持，以靖國難矣。事為未時，將相樹柢，有人不下，今以惟在會左右，無則劉臣，所以雖有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

朝之不為趙宋，其禍固類一時賢臣，實賴有一二賢人，情趨制如木燧下，日夜無已，曉是故利在山，千鈞皆上，利在前，萬里必至，劉權權權，天性固然，而朝廷恩予，七分所宜有矣，通安獨錄奏，前上之官，宜性與人反，所錄者，吾介常操守定也，聖夫厚積生冰，後。

評人之情趨利如木燧下，日夜無已，曉是故利在山，千鈞皆上，利在前，萬里必至，劉權權權，天性固然，而朝廷恩予，七分所宜有矣，通安獨錄奏，前上之官，宜性與人反，所錄者，吾介常操守定也，聖夫厚積生冰，後。

之隙也，生借喻象之焚也，宜華華，華之賊也，豈非其人，之隙也，生借喻象之焚也，宜華華，華之賊也，豈非其人，此山積年以階，遠其禍也，事有絲毫得為已，死矣，以此。

一言定儲

金英景泰時奉使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薛瑄不往。英賢之，及回京，言於皇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陞瑄為大理寺卿，方。

景帝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詰英曰：十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對曰：

東宮生日，乃十一月初二日。

上為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懷慈美所言者謂

憲廟也意與魏微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可謂加人數等矣

讚曰

大人世及序不可悖胡為乎立胡為乎廢生辰一語青宮定位婉矣英言獻陵之對

野史記

國朝未樂時
仁宗方為太子素不見喜於
文皇帝因自中南京每懷憂懼一日學士解縉應

制題虎額象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祖威愷即日迎
仁宗父子相悅如初婉哉金英生辰此際與縉應

制所題者皆可謂得諷諫之善矣夫人君其尊如天也
獨教之則為雷震調燮之則成和風甘雨人臣志欲
匡君之過無樂乎經成激怒而無裨於事也孔子曰異
與之言能無說乎傳易又曰異者入也入而後說之

言哉

言乎
正統時魏或稱夏裕馬被遮賴天啓
景皇而矣封如舊當時易儲之舉群臣禁禁藉藉欣

憲皇為念若別故官者泥耳今觀

東宮生辰之對不逢不淑得示無知之狀默為驚愕之
心外廷諸老視此當汗顏矣至賢雖得一節真與宋
文淵同風賢哉英乎真宗
社稷之世散賴之者歟

密薦忠賢

景泰時大監興安醇謹有餘確守廉節人不耽干以私
時少保于謙以病在告

上命視之直以謙之簡朴持身聞又言謙在位日夜與
國家分憂不要錢不問家計所以謙獲

上之信任益重者皆安之力也

讚曰

君子尚賢小人媚嫉事君以人拔茅茹彙少保忠賢
推較于內孰云興閣而無涇渭

考
正統景泰間振瑄用事中外結交道路以目後官閣
乘輿之播遷矣在庭諸臣靡不辟易所恃正色立朝以
安內懷外俾

神器不致動搖者惟于公一人而已比時權宦豪璫執
能容之而與安獨為之調護維持於內卒使
社稷獲安
鑒與復運民到于今頌慈肅之鴻烈者咸稱與安之功
于不棄也
為乎賢哉

輔儲盡忠

成化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
時東宮內侍典璽局嚴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
論端方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居多大學中庸

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官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畝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避老伴念高里經而畝適至東宮駭曰老伴未矣即以孝經自攜畝晚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敬畏如此每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畝曰導師重傳禮當如此

讚曰

孝宗仁聖濟美宣章業隆弘治擬迹成康青宮毓德覃闡胥匡贊襄宥密翊翼元良雲龍風虎詎曰三楊考賈誼保傳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與出入居處者也選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諭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簡一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淡其為言易入苟得正人焉其視外廷蓋不當事半而功倍是故孝宗雅得一帶吉遂基命仁賢而弘治之盛至今仰之武宗在東宮所與宴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黨幸焉然無所檢制為元連荒亡之弊雖外廷講讀劉忠

為寬事之多賢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多拘又法而內廷侍從親切實益嗚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急

論

臣按人君以不通貨財為高致以日耗經筵為盛節蓋天子以四海為家四海之財皆其財也苟家給人足朝野宴然則賦稅既簡府庫充盈將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者私藏安所用哉至於學庸論孟諸書尤聖賢之格言為治世之要術也舍此不務而惟佚荒馳以之為理是猶夜行而失矩實為欲何之此單考宗在東宮時必為之却莊田勸讀書其志蓋之懷良有灼見已乎噫國家大典孰要於建儲一事而素問經傳代不乏人乃唐以高力士而贊成立長之策以張承奉而請立明唐之後迫我明如今矣定儲位於片言焉吉輔東宮以正道之四官者皆明於大義有功於社稷即所措注真一代拔擢之業矣烏可以為寺人而少之也

進賢去佞

成化時

上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諂佞王恕剛正力言於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

讚曰

宣孝慕隆成康比迹奉御多賢官府一體瞻茲懷恩掖庭正式君師誼重賢否鑒明擲硯激怒披鱗英風成弘之治內助之功

長語記初林俊之功鵬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大監懷

恩中頭諱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庶幾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

奈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誅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

衆所用御視卿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

陛下

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詔未芳

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於家稱疾

不起又皇紀孝徽皇太后早薨地孝宗尚在襁抱

恩有保護功而未嘗與人言之此直與美臣兩言同

符其德量也又恩幼時魯受業于學士錢溥嘗于

誕日被賜金貳錠泰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某之

惠願留此金以轉謝後錢溥考績至京果以此金為

壽當時有賢稱謝恩者汪直之謔嗚呼若恩者可

謂不蔽賢不肯本無負君師矣此其言行卓絕為一

時士大夫所不及也

評 惠廟時賢聲最著論故林俊開直言之路也進退

安撫用舍之宜也保護不言功換兩吉之度也探厥

所自蓋矜切師錢學士溥則義理之陶鑄所從來速

阿丑譎諫

賜金曰非師教無緣至此願以金為錢壽夫人居約時

知重師得志則忘朝又有勢分相軋及操戈者彼壞

璫不爾宜其賢於人遠矣

阿丑成化時中官善恢諧識者謂其有東方朔譎諫之

風一日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駕至酗酒如故曰汪太

監至則驚起問之則曰吾知有個汪太監不知有天子

自是直之寵漸衰時尚書陳錢成寧伯媚附汪直且後

作自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

錢耳問錢何名曰王越陳錢也上微哂焉其後汪直之

斥逐蓋由丑之譎諫也

譎曰

諫道有五惟諷為盛阿丑恢諧戲中寓諷汪惡以除

兩錢以屏方朔匹休雖譎亦正

評 汪直之坐西廠也中外騷然重足齟齬一時群臣強

者輒嘿弱者媚附根株盤據食不可按矣乃故宦者

主上兩錢漸曉汪奔敗後夫文毅諸老力攻之而不足

顯其失處之有餘以是知內監之隱譎賢於外廷之

諫諍良多哉楊子所謂滑稽之雄也近之矣

不忍按罪

陳準成化時代尚銘為東廠太監為人平恕清儉下令

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

中外安之人有欲久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

忍遂巡履日整衣冠閉門自經

讚曰

國有憲典以肅民行有司平反務在得情陳準慈恕

不尚刑名自甘殞滅克全好生

牛生受
命按罪憲典自在胡為遂巡弗忍必想罹罪者或出於
非辜有不可以言語洗雪者故按之則恐羅織善人
弗按之又恐廢格
明袁吾惜死則人情枉吾指生則良心全即事相權較
其勝否整衣冠開門自盡古稱殺身成仁從容就義
庶幾近之不然以死自寬士君子猶難之而以婦
人之仁澤準恐非通論矣

不附奸黨

王岳弘治時為東宮侍臣賦性剛直頗惡劉瑾等八黨
之所為後遂被八黨所陷

讚曰

劉瑾內訐呼吸霜露王岳剛直更相抵牾豈不思維

逢彼之怒一念公忠久當益固

評
言官舊恩

武皇寵幸無比當時能其聲勢者往往為之執鞭御非
東宮舊恩乎當諸臣伏閣請劍時獨是聞議而惡瑾所
為自非見定守確局能有此堅固護而繼後之先夫
則誠非失計問瑾等末路竟作何狀耶九原有欠其
不悲心觀就
於此者否也

不恃權勢

黃偉弘治時內臣為人端恪不恃權勢見斥于武宗朝
一時縉紳咸推重之與阮安等可稱九德

讚曰

八黨奸欺朝紳胥痛備身中立絕無阿縱見斥一時
身輕名重厥號九德允協輿頌

評

權勢者賢不肖人所共托也賢人托之則慮何危而
有惕心不肖人托之則鴟張虎視自謂莫敢誰何第
人之性情賢者寡不肖者多則恃之者多而不恃之
者寡矣備身非近世僕臣之賢者取端格自持於權
勢無敢恃焉顧弗恃者天持者也諸不肖人能令久
與已至耶斥逐且隨之矣雖然於備身損也益足以
明其賢也

娥戒第四

臣按人性有善必有惡繼之天道有陽必有陰
也獨寺人者以體秉陰陰氣故其性多陰惡稟稟
其類善者每十之一二惡者恒十之八九然在
常人之惡不過自作之孽禍及身家而已惟此

聖書宋鑑

卷三

十四

聖書宋鑑

輩一或肆惡不檢上則有誤國政中則妨茹善
類下則貽患生民為禍豈淺鮮哉何者以其出
入禁闥近

至尊也且凡聖剛詩不遺鄭衛之淫風所作春秋尤詳
記賊之誅貶此無他蓋紀惡以垂戒欲人懲創
而自新耳譬諸明鏡在懸雖形畢照凡觀其為
惡之狀與夫獲禍之慘莫不瞭然於兩傍然於
心而知所警戒矣若嫌戒為

弘恭 石顯

漢宣帝時宦官二人以儉佞自進損穢帝德久典樞機
明習文法至元帝即位尤用事陷蕭望之後京房劉向
等屢奏其專政亦不能退也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
蓋寬饒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

法律為詩書上以為怨謗下寬饒吏寬饒自剄衆莫不憐之

歲曰

恭顯儉倭久典樞機蕭蓋之殺實彼致之惡黨日熾

善類被夷二宦專國漢室凌遲

胡致堂曰此兩言蘇宣帝之為人

東萊曰凡言帝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

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輔楊而株害帝之誅

大臣開三大案終以亡國

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

於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石顯根株牢不可拔既

明習文法又久典樞機即以剛明果之居猶不能

斷而元帝之牽制優游者乎昏依相成威權日甚

賢貽禍矣矣祚之衰實基於此考成元年丞相御史

奏顯善惡免官從歸故郡道死剛日書免歸遠死何

識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

誅之於是乎漢為失刑矣

趙忠 段珪 蹇碩 張讓

四人俱靈帝時中外盤詰鬻獄賣官濁亂四海謀誅大

臣後以矯詔斬大將軍何進為表紹所捕俱投河而死

歲曰

忠珪碩讓勢相依倚矯殺何進操弄國紀表紹捕之

投河而死嗟嗟若等士類何難殺昏及溺汚彼清流

評夫宦者何曾於士類乎蕭傅鸞於恭顯陳蕃於

於士類也其所由來漸矣靈帝不君王綱解弛太

剛據押戲無度壹龍不修託刑餘為腹心待賢士以

陳述迫其恃寵專恣目中已無君上矣矣有於臣庶

哉故一遣指斥遂成水火忠珪等之陷何進抑亦坐

此隙取要之武帝游宴後庭視寵璫為朋侶當時同

知其交臂而頤頤之矣然則四宦之播惡釀成自靈

帝是故明君貴未然之防

魚朝恩

唐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

初監李光進軍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唐置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

朝恩以神策兵敗之加封馮翊郡公代宗避吐蕃東幸

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

天下觀軍容使賞賜不涯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

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

朝恩內慚又勸帝徙洛陽廷臣折其欲反朝恩色沮平

生好引輕浮後生講學自謂才兼文武微伺娛寵會釋

菜執恭升坐百官咸在言昂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

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

未發數毀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潛計不執帝

遂倚元載決除之。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元載與皇甫溫周皓共謀誅朝恩。事就。帝責其異圖。猶自辨。恃傲。皓與左右擒繼之死。劉希暹王駕鶴賜死。賈明觀得幸於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

歲曰

朝恩觀軍小有戰績。忌害功臣。侵辱宰執。遂懷異圖。不利社稷。元載密謀。明正刑辟。

評是時郭子儀克復二京。功蓋天下。唐之中葉。危而復振。雖微朝恩而殄。恩明迎來與者。未必乏人。况朝恩亦不過因人成事耳。公爵之封。屬納分。漢履錄之。語及宰相。是何狂悖。驕縱若此。即其勸帝從洛陽。

已見東手無策。而文武才無之。蓋其起於肅宗。無知人之明。乃爾。雖然。終能擒殺朝恩。其現代宗不能明誅李輔國。而使入夜刺之者。尤稱武也。

楊齊卿

光宗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兩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楊舜卿等。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進。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術之。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皆不報。四月。臺諫交章劾內侍陳

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歲曰

光宗之疾。壽皇之憂父子至情。良藥是投。楊陳讒間。何后猜疑。二豎構黨。一本情離。黃裳臺諫。交論夾持。明明天子。勿惑萑菲。

評蘇子有言。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光宗不朝重華。宮不視疾。素矣。而後離間之言得入。向令帝如孝宗。凡施凡設。歸美高廟。事親之懿。二典所載。皆不能及。則雖有舜卿百輩。讒言將奚自而入哉。以是知君身邪正。又近臣所視以行其說。直者為主。者可不鑒哉。

間文應

宋仁宗初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文應與宰相呂夷簡私結。內外相傳。以楊尚二美人之故。至嘉祐后及二美人罷盛專夕。仁宗體為之敝。中外憂懼。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上然之。即以輦車載二美人出。仁宗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大醫診視。數日乃言。右暴崩。實文應為之也。累至昭宣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後徙相州。軫轄卒。

歲曰

璋瓚律瑜，天王同體，故劍難忘，臂絲感涕，二嬖專久，郭后被廢，伊誰之咎？呂閻秘計，后疾暴崩，罪當窮治，薄黜嘉州，何以懲逆？

評 嗚呼，廢后非人君盛德事也。郭后素無失德，以寵衰而廢之，仁宗為宋一代賢君，獨此一著，不免為盛德之累。然右之廢，夷簡文應成之，后之崩，文應成之也。中外咸知，而仁宗殊不之覺，蒙蔽甚矣。且二美人之入，既可以出，則郭后之廢，胡不可復取以夷簡文應之奸，可誅而不誅，以郭后之賢，不當廢而廢之，何不恩於奸，而獨恩於賢？后也，仁宗於是乎不仁矣。抑文應不足責也，夷簡以相臣之重，值此內變，既不能逐制之，而反與私結合謀，則罪又十倍於文應矣。故律以春秋之法，當書曰：呂夷簡廢郭后，尋殺之，而文應其與謀者。

李憲

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即位，命視師與韶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後屢用兵有功，加宣州觀察使，及孫固奏諸路兵皆至，而憲獨不行，宜正以軍法，而帝猶稱其功，但令詰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乃釋之，且賜銀帛四千，為涇原經畧安撫使，又以蘭州之變，選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永樂之圖，逗遛不急赴援，仍降宣武觀察使，又貶右千牛

衛將軍，居陳州卒，憲以中人為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用上害民，終貽患中國云。

箴曰

回天倒日，投鉞擁旄，在昔遣將，推轂二嶠，未聞外間，

界之內侍，諸路赴援，憲獨不至，貶斥雖加，與刑亦厲，

評 李憲被神宗養顧之隆，擢之兵柄，雖指顧以報國，未或過也，乃者求樂之國，逗遛不進，蘭州之變，安泰區功，律之軍法，常刑所不容者，而止於右衛之罪，如此則法紀蕩然矣。夫朝廷所以尊者，惟恃有此法紀，而已，今安遠至是，宜乎宋之未亡，淪於委靡，而卒莫之能振也。噫。

童貫

少事李憲，性巧媚，自給事公掖，即善策人主微旨，先意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於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遊，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力薦使陝，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竟復四州，擢景福殿使，棄州觀察使，內侍轉兩使，自茲始，未幾，加檢校司空，領功驍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及使契丹還，益專橫，兵柄皆屬焉，遂請築夏國橫山，與蔡京同簽書，主掌九鎮，時人稱蔡京為公相，稱貫為媼相，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貫隱其

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及方臘為亂王師出討遣童貫譚稹為宣撫制置使率兵十五萬以東征生擒臘及妻子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進貫為太師封為廣陽王然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及粘罕南侵貫不能應謀逆歸張孝純誚之貫奔入都欽宗已下詔親征以貫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命上皇南巡惟恐行之不速于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竄起初敗左衛上將軍連誥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徽迹其所至立斬之仍函首赴闕梟於都市貫擅兵二十年權傾一時窮姦檢禍流毒四海雖雖醢不償責也

歲曰

吁嗟童貫給禍債事既職監軍復轉兩使全人之禦貫也推避十罪莫逆梟首都市

評 語曰：餘而於國土，戒於無薪，與其國之於社稷，不若地之於國土。夫馬植燕之郭夫，實以其有國燕之策，遂與俱來，微宗不鑒是也。如官賜姓而賜天下財力，以此假借，得七寸城，而加爵進封，深為得計。蕭蕭自問，開防不夜，沙漢萬里，自貽伊戚耳。然則貫之諫，當於辨復，而貫之際，而罷封，然猶之凡維死不足以償責也。駭哉！

梁師成

師成，惠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賈詳書藝局，政和間遷晉州觀察使，後累官拜太尉。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親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做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若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上又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于帝前，聶嘯升降，其小吏諸宏亦與科甲而執所養之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鷙，遇間即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于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帝迫于公議，始詔宰相暴其罪，誅為彰化軍節度副使，行次八角鎮，縊殺之，籍其家。

歲曰

黠哉師成，妄擬蘇軾，招致名流，文雅是飾，陰賊險鷙，實懷惡逆，公議難容，竟遭滅籍。

評 其說奸人之微托以自文也當徽宗時天下禁誦蘇文公人皆在人間者皆毀去師說於帝曰先王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已任而不知文思公已縲縶于地下矣彼安能此蓋宣揚哉又其說年益通賄諸士人至終竊儒雅以行其陰鷙者欽宗有賊不討第敗之行次使讓行吏論殺之以暴死聞其何以飭勵天下之心而收恢復之効哉綱目書賜死者代欽宗之斧錢也

陳源

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苑西副總管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官階黃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貲光宗即位復召還除入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源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光宗于泰安宮御史張頴論其離間君親乞行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居撫州後以生皇子恩許自便乃移源婺州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媒聞人疑其非宦者云

歲曰

謾問君親陳源奸慝爰致光宗虧損孝德洽頴文章除茲陰賊庶荅壽皇廓清君側

評 正引裾光宗不聽而恃父之志願焉恃父者良其心也此局故失蓋陳源等恃恩專恣導以不孝以

致生不能事疾不能藥至於大漸猶不能從群臣立請皆不能從其罪甚矣追請之不己始令靈王代行其離間至此然則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大難曰不耳而尤悲其晚也

王抃

初為內侍多諛言以悅上聽金人入賀抃奏帝起立待諸臣不喜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不欲其專將帥之權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憚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出祠不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歲曰

堂堂天王屈體夷使起立接見首足倒置抃豎專權朝儀陵替汝愚論斥創我國是

評 言上足下夷夏大防相何人斯乃欲奏帝起立以待金人哉帝遽入而相擅許其專權自恣如此考之相固素擅權也欺君賣國罪不容死雖有汝愚之忠孝宗竟不能用其得就外祠而卒幸矣

曾觀 龍大淵

二人同為內侍聲勢甚張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御史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道之公輕國體及劉夙陳俊卿力奏帝怒即出二人于外于是

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親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乾道四年。大淵死。親尚在。帝欲召之。樞密劉珙奏曰。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親與王抃。甘昇相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有曰。以一近習小人。盡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陳俊卿亦上言。向來士大夫奔競親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

帝感悟。稍疎親。親憂急疽發于背。

歲曰

孝宗在宋列辟稱賢。曾龍二暨。締結為奸。士夫風靡。朱陳謹言。驅盡未決。適愧轉圜。

評君子如嘉禾。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不種而生。而去之復難。世未有小人不決去而治者也。曾龍。大淵。孝宗潛邸內知客也。及即位。帝以二人同知開門事。其後侍寵擅權。無所顧忌。論者紛紛。然帝尋出之。而尋召之。何狐疑若是哉。迨親卒。始錄前論。若夫與其錄之於後。孰若行之於前。而今二暨不誅。蔓莠書曰。去邪無疑。孝宗于是有遺缺矣。

甘昇

內侍省押班澤之子也。澤既死。昇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頗親昇。昇以此用事。初。昇與曾親王。抃相結。結士大夫無耻者爭附之。既而親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論之。昇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果察其奸。遂抵之罪。藉其貲。竟以廢死。

歲曰

甘昇用事。招權納賄。親抃相結。士夫爾靡。朱黃力諫。乃抵之罪。籍貲廢死。附者宜媿。

評司馬溫公曰。小人挾才以為不義。大挾才以為不義。則惡無所不至矣。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變之則

其比可以為。為。則盜賊可以為。周孔甘昇之才。大半類此。孝宗猶謂德壽官所薦。謂有才耳。夫才安可無辨哉。周官鍛冶。虎賁列之三。事而左右。傍僕皆為正人。然後知周公之為國家慮深遠也。

盧允升 董宋臣

理宗四年。帝年浸高。操柄獨斷。而閹貴妃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宦者盧允升。董宋臣。遂得權。侍御史桑佺善逢。帝大悅之。二人為之聚飲。以媚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真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遊燕。竊權弄柄。臺臣有諫者。帝宣諭使去。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箴曰

先升宋臣籍勢後宮芙蓉香蘭亭閣是崇倡優傀儡

燕遊是供帝用言者竟出奸党明王慎始蚤見勿庸

評

理宗初年邊報日急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遣都四

明以避敵鋒賴御史諫止而文天祥亦在行府臣向

使還都之舉成宋室為不暇矣迨帝晚年嘗欲既多

罪人雖進虛九升臺宋臣竊弄威福又引外戚子孫

布列要已慨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間而食

者外戚近習取十步之外不能開百步之外不能見

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耶

胡沙虎

金至寧元年胡沙虎遣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

氏曰璽天子所用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天時大

變主上猶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

罵曰君輩宮中近侍恩御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為

逆監奪璽耶

箴曰

沙虎謀逆首足倒懸黃門之道國璽是貪變起倉卒

鄭氏詞嚴死難一語大節凜然碌碌王臣寧不汗顏

評

大鄭氏一婦人耳觀其對黃門之言謂死可必璽不

可得璽是寒奸雄之膽彼徒罪璽筆素使人望至

王振

國朝宣德時宦者初侍

宣廟於東宮及即位遂陞掌司禮監呼為先生而不名

所言無不從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

乃導上布武於是詔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自此

而中官之勢益熾中外之權皆歸之司禮監矣

宣廟崩振之權益專侍講劉球上封事言主上宜親政

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欲置之死適編修童璉自

陳願為太常卿得罪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指揮馬順

苦拷令招球盡此謀逆前棒去囚獄中支解其體球見

刑不知所謂曰死許

太祖

太宗自是人絀口不敢言振之過球之魂附順子數順

之罪順不自安命僧誦經度之及北虜入寇王振不與

大臣議挾天子親征敗績土木報至京師百官奏請族

誅王振而殺奸臣馬順于朝第宅盡沒入官改為京衛

武學

箴曰

王振巨奸馬順同孽劉球死冤游竟不戒土木之變禍及乘輿順誅振族未盡其事

考宣廟前而王振專權于此見世道升降之一大機焉夫洪武初宦官止供守門傳命掃使令之役而已而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雲王驥諸人聞其名矣然猶未甚用事也至宣德王瑾劉永成諸人承寵用事矣然猶未專政柄制國命也至正統初知朝勿冲王振掌司禮監權作威福始事體大變自此而天子深居大內不與群臣相接議政矣自此而中官勢熾中外之權一歸于司禮監矣自此而武備浸弛地胡虜跳梁而邊患日作矣自此而承平玩愒紀綱日度浸以變易急弛矣嗚呼豈天不敘世道之常泰乎不然胡為審吾

仁宣二祖之速而使王振得以逞其志盈其惡也可勝歎哉

錦瑤文鑑

卷三

卅九

評嘗聞

宣廟失武過

成祖蓋其從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導上閱武自井源一抔酒而擅權之端已兆於此矣嗣是而事體大變胡虜跳梁卒致家產之禍當時言官有謂陷虜中反為虜用者不虛哉彼刻木招魂塑像度化何迷而不悟耶

曹吉祥

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惠收為腹心天順初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

所庇

上亦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尤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曹欽冒功封昭武伯兇暴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

上原之而下詔戒諭勸舊之臣欽益懼吉祥謀不軌欲

幽

歲曰

宦者吉祥驕恣兇逸曲庇曹欽冒功封伯天不宥奸謀逆事發下獄伏誅始伸國法

錦瑤文鑑

卷三

甲

評而

統間侍讀劉球上言帝王取夷狄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未然以安中國今北虜既勦也

先父子併吞諸郡謀入寇而麓川僻陋城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釋射獵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園邊微之遠非計之得也愚謂此疏若聽豈致有土木變哉乃太監吉祥監督軍務日事窮蹙招致達官結為心替不軌之謀所由未漸矣

汪直

成化時西廠太監監督十二團營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結黨為奸欺罔弄權擅開邊釁文武大臣多被戮辱商輅等屢疏上言直惡不聽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不知有

朝廷後因御史徐鑣極論之。抗職其黨俱寃斥。

歲曰

西廠專權外廷奉氣美龍汪直寃肆無忌文毅抗疏

大奸期抗抗職小懲詎曰勅法

考廣西通志汪直大藤峽僮種也成化中內臣賢稱撫

太僕卿希文子也古昔用人多論世類汪懷二階之

善惡豈非亦係世類也乎今日選任內臣似累宜論此

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凡

朝廷大事皆有三公處分數年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

太后上仙楊榮已歿士奇以子授之故堅臥不出清

一人當重亦年老勢孤雖登庸者皆委靡不能自振

於是內閣之稱悉為王振所據生致子奪盡在其手

評伺察非盛世所宜有也况以奄人行之哉成化中上

政小事方官理諺皆出風聞當時臣工不安於其位

崇誠有如其市行旅不安於其途庶民不安於其朝

紳附無所不至向非阿王之詆毀徐備之論斥則

黑青之應條忽不測幾

何而不為朝家起耶

王敬

成化時為中官奉命同錦衣衛千戶妖人王臣採藥于

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物搜取奇玩官

-3 96 33 447" data-label="Text">

民並受其害至蘇州令王臣錠銀為元寶至二千餘錠

九江南有奇玩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日

歲曰

王臣王敬為橫為妖奇玩盡括元寶錠銷諸生憤起

二佞在逃誅逆有赫蘇浙卒安王公論事力足回天

評成化中貢獻太多所在騷擾王恕有言古之明大抵

變校味却千里馬笑難頭乘非不知珍玩可愛也恐

因而妬政害衷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同結人

心而宗住計也疏上不報而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

採藥湖浙蘇松等處搜括殆盡大小民脂膏可盡也

不可繼也向非王恕回天之力二人傳首江南安得

快哉

尚銘

成化時東廠太監常提督官校刺事怙寵弄權羅織縉

紳中外畏之黷貨甚于汪直時天下諸司朝覲群趨其

門惟湖廣憲使張悅不往至是卒以貪敗宥不誅以太

監陳準代之

歲曰

尚銘專恣縉紳羅織黷貨為奸甚于汪直諸司趨附

-3 496 33 857" data-label="Text">

張悅卓識卒以貪貶幸免誅殛

評人之才品不同惟任使者何如耳太監尚銘帖括人亦不啻涇直而嘯卑代之平起清儉下全軍校口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事也局與焉嗟唯古之仁人正士何以加哉履敏芳規炯鑒青史惟人自取焉

李廣

弘治時太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於萬歲山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廣飲以符水遂殤未幾又清寧宮災宮中人及太皇太后俱歸咎廣廣懼飲鴆自殺上意其所藏有奇方秘書命內侍搜索得一帙納賄簿籍中載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問廣所食幾何乃受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乃銀也始悟廣賊濫如此遂籍沒之其納賄者之姓名一一傳中外矣

歲曰

李廣左道駟駟專權符水罔驗飲毒自捐納賄有籍名姓昭然忠臣不私奚賴冰山朋亡群盜大奔奉

評伏聞我李宗御極首開經筵尊禮儒臣可謂賢主矣然其任李廣以齊醜醜陳衍見幸宋徽宗崇道公李廣與播遷往後傾覆唐宗好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當時徐濟諸人章奏懇切而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勳士比致災禍迫

大鶴機之日猶有奇方秘書之索豈黃米白米天欲暴之以彰納賄者之汚乎嗟夫異端惑人從古已然愚獨惜夫我孝宗聰明仁聖之主不應為此么魔所詭也

劉瑾

正德時司禮監太監通文墨識典故性剛狠恃青宮舊愛日導上以狗馬鷹兔唱舞角觸為樂大臣屢行諫沮以為無損萬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天下奏章皆其剗斷瑾意在專權恐群臣不服因副使姚祥主事張偉公差馳驛瑾妄奏下獄枷號衆大臣連章乞宥皆充邊軍又捏旨將南京言事科道官戴鏡簿彥徽等二十人并呂坤劉淮各廷杖三十發為民欽天監官楊源奏火星入大微垣帝座之前東西南北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在剗瑾也瑾將奏留中不出遂捏旨拿送錦衣衛著實打三十充肅州軍差官送至河陽驛死馬翰林學士張芮脩撰何塘抗直不屈瑾俱降府同知舊侍郎郝志義卒子舉人郝序援例乞祭塋瑾專抑文臣以為無此例乃下獄問充軍至于內侍馬永成等黨皆封父為都督請墳塋祭文臺諫不敢言擅政五年毒流四海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太監張永與楊一

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素所厚宦官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上極言瑾惡宜早擒滅上猶豫永等曰少遲我輩皆盡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親至瑾宅以謀反坐以凌剝三日諸被害者爭其肉嚼之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銀湯盥五百蟒衣五百襲牙棋二楯其餘寶玩家財不可勝紀

丘聚正德時提督東廠舊為東宮內使日久侍與上同

臥起遊宴肆意誅求無所忌憚人莫不尊崇

谷大用提督西廠後要功寧夏有功弟大祀亦封為永

清伯義子朱德封永壽伯

張永司營務後征寧夏挾為己功獻俘京師兄弟皆封

伯爵又憾劉瑾惡極挾謀請誅其始亦瑾黨也

馬永成與張永等同征寧夏要功弟馬山亦封伯爵

魏彬代劉瑾掌司禮監印時逆瑾雖誅政權仍在水監

彬與永成濁亂朝綱賞罰乖宜以致盜賊蜂起天下不

勝煩擾

羅謙張興同時內官與劉瑾等為朋以上八人時人稱為八黨舊皆為東宮侍臣恃寵專權納賄行私陰謀不軌事露俱伏誅

歲曰

武宗之朝八黨為厲劉瑾首惡黨逆之極押脫神器陸間等六人皆正德時太監與宸濠相通俱下獄籍沒其家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至嘉靖初

陸間 蕭敬 秦用 盧明 錢寧 臧賢

秦用陸間皆遣戍餘皆卒於獄時目為六賊

考宇溪長語記蕭沒朱寧家財金七十兩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兩共四百九十八萬兩金銀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盤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箱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箱什物不可勝計為寧胡椒八百斛世以為多也而感傳之

今觀劉瑾未寧二逆賊籍視元載何如也又辟書類

國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哉又辟書類

天子剛明早朝晏起日御文章則天下之權在公孤一

或安足懷相臣不得觀其面則天下之權在公孤一

蓋公孤座坐內閣累日積月朝鐘不鳴幸頭之入可

與聞故三楊在

與初志乘勢孤莫敢校已巳之大變也無代

心而燕趙。擅持廷論。而士楊條。進少師劉公而相。權失。故斥言官而言。諸塞。遷秩先罪以賄。而利門開。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和甘露之黨也。迨昌。進兵入京師。護衛。無異於何進。召董卓之黨也。盛失。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我武示農。是數著。而國家安如磐石。何哉。蓋天下有壞龍。之形。而民心無背叛之隙。豈非祖宗德澤。入人之深。致然與。抑亦亂極生理。天啓我。世余中興之治。將延諸。無極也。嗟乎。盛衰。

貂璫史鑑卷之三

貂璫史鑑

卷之三

貂璫史鑑卷之四

國祚第五

臣按人君有國。乃天錫之祚也。祖宗精功累仁。艱難辛勞。沐雨旃風。戡既定亂。然後一德格天。奄有四海。固期傳之子孫。以萬禩矣。區區寺人。而動搖國祚。此豈無因。致然。蓋創業之君。憂勤宵旰。故杜漸防微。而家法必嚴。逮守成之主。晏安後宮。故防閑稍疎。而近習得以窺伺。人主圖快意。於一時之順承。而遂委之心腹。授之兵柄。威福在於掌握。廢立由其好惡。乃致禍起蕭牆。播遷乘輿。如漢唐之君。受制家奴。而僥倖流涕。莫敢言者。則身且號。而國祚不保矣。可勝歎哉。夫語貂璫。而至於變移國祚。則罪大惡極。即服以上刑。誅之族滅。未盡其辜。而不可以斬。與較量也。故類而附之國祚篇云。

秦始皇時。宦官趙高居中用事。行慘刻之法。矯詔殺扶蘇。宦官出入禁闥。自此始。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遊。左丞相李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西至平原津而病。三十八年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壘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乃與丞相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開地立功。上書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扶蘇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號稱二世。時山

雅言彙編

卷四

箴曰

六合併吞，將垂萬世，再傳子嬰，祚遂弗繼，廢厥所由。
趙高謀逆，矯殺扶蘇，少子踐位，鹿馬不分，盜賊是蔽。
望夷之慘，覆霜水至。

綱目斷曰：靖立之謀，發於趙高而首害李斯者，斯爲大臣，國柄在手，不當徇宦者之請，故首惡必歸於斯也。達二世之惡德，則罪在斯高，華亡秦之禍基，則咎在始皇。曷言乎國本不可不蚤定也？太子國之本也，柱石生靈之望也，千古襟之運祚所屬也。編氓之家，稍稍藉有櫓石，必命冢嗣守之，而強奴悍婢莫敢矯命，而雄行焉。況六合之主乎？嘗慨山鬼獻圭，祖龍晏駕，輜轔車軌，馳臭播腥，趙高一公廢小醜耳，乃作秦宗技，殺抵罪口，代天言死，扶蘇於塞外，俾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焉。秦以不祀，或曰諂高矯之也。高立之

也。秦高亡之也。此不知矯詔者高而所以矯于高者。則始皇立刻者高而所以立于高者則始皇亡秦者高而所以賣亡于高者則始皇夫六國委替二周淪亡始皇虎視鼎礫虎驚之士馳駒科頭據狼狐蹈參伐吞齊八區併一天下乃不能長慮却顧先報本之憂直諫之士監兵上郡而國本動搖亡秦之胡近在肘腋而奸謀遂起鹿馬之荒燕符璽令事而舉動自由于是詔可矯孽可立太子可殺何所不至哉語云太阿不可倒執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始皇之時儲位虛扶蘇遠丞相期高之牙爪也胡亥高所教也傳國璽高所授也太阿在高手即始皇不死詔尚可矯况已死乎即始皇高可執之况扶蘇乎高固可拱手而居五位矣又何有于立胡亥乎甚哉始皇之愚而謀之不臧也漫邀保奸戚柄下逮上不能保其國下不能保其子沙丘凌遲身首不飲且又不能自保矣歟哉蓋本經則華不茂始皇極其本耳雖然詔不矯扶蘇不死胡亥不立則秦不亡噫秦自伯嚭以來惟恃詐力蠶食天下令嚴棄灰本無享國長久之基而

東鑑

卷四

135

多取亡之道。臣呂曉而方斧。方刀。寬微。玩吞。天雖使
之掃除。以待霸上真人耳。安得不亡之哉。故假趙高
之手。刃其子。暴其尸。丘墟其社稷。以謝六國。謝萬姓
也。乃高又不能述天之誅。與李斯合謀。矯詔之後。賓
親未得盡相榮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俄已喋上
藥之犬。伏齊宮之誅矣。野王老曰。臣每即禽虎。亦即
臣竟何益乎。故愚于矯詔立胡亥一事。而首責始皇
之愚。以見國本之當定。然著斯高之罪。以致亂賊之
顯誅。反復于天人之際。又以見帝命不可妄干也。後
世尚以秦為鑑乎。

漢靈帝時。皇子辯即位。何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陳留
王。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而立協。紹因勸進悉
誅宦官。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畫策多召四方
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脇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

以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卒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何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作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楊賜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于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雉陽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太后猶不從中常侍張讓段珪詐以太后詔召進斬進于嘉德殿前袁紹及何苗聞進被害乃屯兵朱雀閣下捕趙忠等及諸宦者皆殺之凡

邪書史錄

卷四

四

二千餘人進兵攻省內張讓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

歲曰

刀鋸賤臣盤結輩輟元惡之殲一吏而足紛紛召兵自取誅戮勿謂無傷也純有毒宦官既除漢祚日蹙

趙氏曰蘇氏云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癰癰必生于頭而附于頭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患而決去之是以癰去而得死漢唐之亡由此故也漢唐末世議者以為天下患在宦者按漢實武何也唐李訓鄭注擊之不勝至于身死宦官雖欲擊之而不可唐因之而亡後之人君自謀其國者尚思所以消導解散之母使癰生吾之頭而至于不可去謀人之國者亦毋使快吾之一決而傷人之命哉

安帝時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收閭顯下獄誅之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歲曰

橫矣江京大肆侈虐孫程王康同奸黨惡濟陰是立太后是遷列侯十九何功致然群醜得計驕哉漢安

致堂胡氏曰安帝桑間不君不厲身後之念一旦不謀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戶國無人不馬為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于深宮而不知憂懼至是耶

邪書史錄

卷四

五

范曄史論曰宦人之在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開中人易以役養矣然而後世用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絃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善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刀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主其選昔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玉顯見親侍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僉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德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位初詔而宦官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皆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惡遂遷之封延平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延平門二千入改以金瑤右貂黃領卿署之職都右以女

主臨政而萬般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稱制下今不出房閣之間不得不用刑人寄之國命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錢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備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與於當今雖時忠公而竟生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慘夷五事漢之紀綱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纓金者事蕭官閣嬌嬖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以至毒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寵者皆身重子以自衛達同敵相齊故其徒日繁敗國蠹壞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搜進位崇威近來九服之賢怨憤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焉不問至於珍敗斯亦運之極矣雖東歸興行受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

卷四

唐玄宗時李輔國略通書記事高力士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預謀又勸太子分中軍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摧判元帥府待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一委之能隨事觀護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啻掌時時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拜殿中監及長春宮等使封成國公宰相群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時太上皇居興慶宮

輔國挾力士等不與為亂妄言交通内外人力士玄禮等將不利陛下又矯詔裁去興慶官馬三百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徙太上皇按行宮蓋欲謀害也張皇后數疾其專帝寢疾太子監國后詔太子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兌王國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等囚之而殺后他殺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未幾以彭體代為開厠五坊等使以藥子昂代判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勢舉相賀輔國表乞群官乃曰老奴死罪事即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年九十五取其首臂告泰陵刻木代首以楚謚曰醜

卷四

輔國內深外若柔良上皇脅遷國母被成爰致肅帝孝德失常威權既就臂首分張泰陵以慰憲典斯彰

考肅宗時初張后與李輔國謀遷太皇于西内二人和表裏事權用事晚年更有隙欲殺輔國廢太子内射

生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于別殿殺之時上居
人之道以孝親為先右此之德以貞淑為本肅宗將
於姑婦之謀而致太皇不得其所欲則不孝之罪由輔
國成之張后以國母之尊而至與寺人合謀為逆則
殺身之禍實自取焉甚矣唐室無家法也
范華陽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
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胡致堂曰肅宗即位八年自李泌既去制勅盡出輔
國之手帝所可否雖十一耳及其久也惡之而不能
去又為中官悍婦所操縱而不知已戕于亂兵而以
驚怖死于制于兩大閹而不
正其始謂之中興顧如是乎

代宗時程元振以官人直內侍省遷飛龍殿使張皇后
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
子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

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侯再遷驃
騎大將軍郾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李輔
國右凶狠又過之上將元熱皆受其害方帥由是携群
廣德初吐蕃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奔命帝倉皇出居
陝京師遂陷初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
以聞冬十月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適
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聞
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二千騎而行至咸陽吐蕃
帥吐谷渾黨項氏悉二十餘萬眾瀟漫數十里儀使判

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於是太
常博士柳伉上疏云天下人心乃恨陛下遠賢臣任宦
監離間將相而我於亡必欲存宗社獨斬元振頭馳告
天下悉出內侍諱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頭關帶顧公
議不與乃下詔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及帝自陝還京
元振由三原服婦人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
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漆州景詮貶新與尉元振行至
江陵死

歲曰

元振所恃保護有功害及將相戮獲唐宗潛謀不軌
自罹常刑江陵之變天珍厥光

元初中王守澄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詔天下
求其人時有浮屠大通自言壽五百歲有不死藥並待
詔翰林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為黃金秘以金石
進帝餌之燥甚群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
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
弘志殺帝于中和殿緣所信以恭崩告天下

歲曰

承璫遭辟弘志伏誅謀立弒逆法在必除方士傾信
憲宗其愚所貴人主毋近奸諛餌藥暴崩後王監諸

考綱目分註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太和九年
和毅以爲龍任官者之戒載考晉張貴人因孝武
神疾狀之重賄左右曰因寵暴崩時太子開芳逃不
推問綱目書貴人張氏弒帝且漢平隋文史皆書崩
也尹氏發明謂史書暴崩乃錄史舊文而非定本
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

論君心邪正之開也惟正則邪惡不能投未有邪而奸
惡不乘機者何也君心雖微方操一念好尚實繫天
下之窺伺故異端曲七尤往往操其意旨而售其術
苟志向不端心神固定故像巧之鈎鉤隨設而隨隨
其計此通君察右愚於正心如操六絀以禦悍馬如
奉盤水而空堂陰無纖芥不微防緝無隙息不容有

養誠知而去邪崇正之案不敗少使瑕翳也唐之
憲宗乃有浮屠大通一旦以金石之樂進得無乘其
心之隙而投焉者乎得無以官陳弘志輩明憲宗
好尚奸蓋特私誘大通而為之臺成以借口為奸主未
可知此大通得以是藥獻誠察其膝理而藥石者也
大人君一心最難防範即學以養之敬以持之賢人
君子以輔翼之猶恐或流於邪延端端好異端豈恭
方術大通洞燭病源此藥一至切中肯綮何間習更
爾也藉令當大通進之時獻其幻渺力斥法非可
也則明道安閑理密潛終而默奪之可也又不然
楚其毒火其底動其術業亦可也竟見而後伐而為
其所煽惑此輩草之辭信於柳必佛骨之迎聽於法
門縱輪愈極力諫止不諫其為吾口之藥甘諸庶而
忌醫潮州之敗冒且忌矣然則憲宗者果死於金丹
之藥乎抑不死於金丹之藥乎果死於大通之手乎
抑死於陳弘志之手乎先儒謂異端之害甚於洪水
則以毒寺之言亦然

敬宗時劉克明用事上喜擊毬于是陶元皓等以毬工
得見便殿帝常于神策隸卒里間年少相遊狎帝夜受
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夜狐中人魚弘志等侍從不及
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等二十有八人群飲既酣帝
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弒帝更衣室矯詔召翰
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
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笏置左右自引支黨專兵權于
時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
澌發左右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籍
沒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江王澌立是為文宗

歲曰

擊毬捕狐遊獵無度逆豎乘機暗室肆姦飛龍起義
江王繼鋒主昏易凌權難杜不有晉公幾危唐祚
文宗時右神策軍中尉特進魚弘志以迎立皇太弟封
韓國公始與仇士良憤文宗與李訓謀欲廢帝時慎由
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弘志等
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
多荒聞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

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死不承命，弘志與士良，然良父乃塔後力，引至小殿，帝在焉，弘志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弘志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枕席中，時人莫知，將沒，授其子，故亂惡中官，終討除之。

歲曰

唐文苑，幾于易位，俛首中官，迄唐失勢，但落否藏。

卒乃受制，獨秉乾剛，胡謀不濟，賢矣，慎由中流砥立。

史臣斷曰：文宗太和初，政戒宦官，衣羅縠，而累年規畫，欲除宦官，此其難亂之志，何篤也。奈何而少斷，任用非人，此志不得行於中，錫之忠賢，而卒於訓注之奸佞，乃報獻之此，涕泣之悲，所謂將死言善，不亦可憫也哉。

考 綱目書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誅宦官不克，以又書十一月，李訓舒元與鄭注等，誅宦官不克，以鄭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及王涯賈餗等，夫書法書以士良為中尉，何哉？文宗自涉學端也，書殺何罪？士良專權也，書誅何罪？宦官也，然書誅則與書奏者異矣。鄭李寧無辜，顏平故書同平章，以

文宗九年十一月，李訓鄭注謀殺王守澄，遣中使李好

占就第賜醢殺之，戊辰王守澄墓于滹水，鄭注奏請令內臣盡集滹水送墓，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橘，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還奏非真，上顧中尉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驚奔詣上告變，訓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迎上扶升輿，決後殿果惡，疾趨北出。」金吾兵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千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王涯賈餗舒元與皆收繫斬之，明日訓注皆被殺，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脇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韋齊每延吳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歲曰

訓注疎謀自貽伊戚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鋤奸剷惡
國法宜教輕舉挑釁自棄國體甘露之變堪為太息
范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執逆而欲除之當擇相而
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于主執其
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
用甲兵於陸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
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
愈重其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順宗時仇士良侍東宮憲宗嗣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
鳳翔等軍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元和太和間
數任內外五坊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於寇及文宗與
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
中尉兼左衛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士良悟
其謀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與已就縛士良肆脇辱令自
陳反示勝於朝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誅反士良因縱兵
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
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仁里馬逸而免
劉從諫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自是鬱鬱
不樂乃與周墀言曰報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以
致大漸云宰相李璠等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議更立乃
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弟還太子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

貴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降之
以絕人望故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公實封
戶三百俄而宰相李璠楊嗣復罷去樞密使劉弘逸薛
季稜誅矣然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士良
愈恐以上尊號宣言宰相作赦書戒禁軍糧勿搖怨德
裕白帝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敕令自朕意宰相何預
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乃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
省事固請老詔可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去位中人舉
送還第謝曰諸君能聽老夫語乎不可令天子閑暇閑
暇則觀書見儒臣納諫則智慮深遠吾輩恩薄而權輕
矣為諸君計當殖玩好盛鷹犬毬獵聲色盡其心極奢
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間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
力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
年亦以術自恃恩禮不衰死之明年亦發其家藏兵數
千物詔削其官爵籍其家
歲曰
士良陰險朝廷受制二王一妃接踵就斃黨與之囑
僚僚嚙伎生而固寵死則禍繼嗟爾權寵竟也矣益

致堂胡氏斷曰士良之術自便發論之未足多推自其黨類觀之則有不肯為者如良賀呂強趙整張永業所為士大夫或不遠也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嬖之罪人歟夫士良雖從點思所以盡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己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益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去而盡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趙高秦繆十常侍覆轍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疎斥我輩怨之乃亦莫之勝禦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夫刀鋸之餘階閣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洗濯其心崇飾奔後娛悅人主耳目雖非大不可者然士良所言我輩乃大夫口詩書師孔孟或乃貴極行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盡君而盡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哉

考 諸家小說載士良死之明年其子姪親屬皆被讐家刺殺無遺類又明年有盜發其塚碎其屍所搜括衣

觀內金珠幾萬金云然後知士良之奸術雖能細權籠於生前而不能保其身後天道好還之機豈不昭昭乎語云明無入非幽無鬼責然則士良能逃人之罪而不見鬼神之譴矣其私授中人教誨無乃以所自謀之策而及誤人也夫

咸通時田令孜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左神策軍中尉時帝冲駿喜聞驚走馬始為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恣狂昏惑政事一委之且呼為父發左藏賜歌兒日費鉅萬國用耗盡令孜勸帝籍京師番旅華商寶貨有來訴者皆杖死帝不足憚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地內外詬

怨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左拾遺侯昌榮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歸罪攜奉帝西幸至咸陽沙野魚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奸臣秦中父老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軌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合駱谷又請帝幸蜀帝至蜀時時攘袂北望流涕令孜呼萬歲言賊不足慮帝少悅及大勞軍士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又激變黃頭將郭琪

帝間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郡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悉碎于賊惟中尉以危乘輿得全黃頭軍亂火照殿前陛下唯與令孜開城自守大臣欲入求對不許天子播越宰相無所預群臣百官棄若路人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參軍使人沈于墓順津又罷王鐸之官抑復光之賞見復光死即大喜遷罷復恭樞密使帝惡其事語左右輒流涕太原李克用上書請誅令孜請上幸興元不從乃引兵入宮劫

箴曰

論

旨以避權奸即忠猶未至亦不免畏強顏敗怒而不
敢言惟忠貞之臣骨髓之佐探五氣於堂皇不以禹
綽奪節伸大義於翻座不以射狼塞舌但直節者邪
人之忌也一觸忌穢隨罹其殃亦隱忍甘之惟求不

卷之六

今卷四

子

五

夫

1

寵官孟昭圖職任拾遺乃拔肝瀝膽進厥章奏李昇

絕一行竟司戶蔣州而猶然慘然爲之痛哭流涕也夫
聞者誰不目驚髮指慘然慘然爲之痛哭流涕也夫
令政者區區馬坊使耳顧休宗倚任不疑持太尉而
授之於是中有中尉之委有阿父之呼且同處職事殊
薄外臣昭關日擊而心非之安得不扼腕憤激敢諫
直言哉故寧爲嘉州之逐逐爲蜀州之依阿寧爲
暴顧之親屬母爲關下之食壬遭夫居上不納奸究
不容反之一念忠赤其有與日月爭光與冰霜比節
哉唐自明皇而後宦官強梁君權落其掌援傳至文
武宣懿皆爲奴隸下人所立凌夷及僖宗遇難不敢
忤之此正昭關所切齒腐心者於是憤不顧身提焦
頭至今讀其南司北司之辯雖信可用亦難爲令
人心旌旌旌神魂飛越殆與況江之屈原旌旌
相爲輝映者其忠何其甚白耶且左拾遺之責原職
諫縱君有微疵片瑕猶呼嗚呼爲宗族正測之變昭
昭抵恨深用物共耳目廣前爲宗族正測之變昭

秋誅心之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國寧不敵刺心之計折檻之雲埋輪之網矣至於與
開其蹊沈溺其身迴意外之虞不遺計也倘使宦諫
既時不為今故弄純君得以擬旌而視起難而聞則
昭圖之本心固得少整又使君不見聞而不為今故
所欺斥猶得以更日再奏昭圖之夙志亦不至於終
貳又使君周與知欺斥復及而不至於沉沒猶得假
手轉奏亦終足以悟君心而寒奸人之膽更君之聽
睹無望矣更日再奏無望矣假手轉奏無望矣即幸
而生不勝厚顏惻應一旦謫之司久沈之幕願正忠
國憤惋不平而樂從者復何憾哉欺欺惟昭圖之志
不得伸故令致盜機賜死昌黎而宰馮昭隨騎馳沙
野而父老抱憤避誅去用而賢難長驅及其事不整
實而清議難逃使削其官爵隨流端州果足酬昭圖
之忠於萬一哉雖然殺昭圖者今故也所以誨之教
者僖宗也使僖宗英明雄斷制宦寺於未給之初保
宦寺於既給之際則令故不奸而昭圖可以無諫諍
而未必無裨乃孱弱驕懦任其操縱匪翅胎既忠良
且致國祚斯瘳亦愚也哉故綱目直筆書曰殺左拾
遺王昭圖得春
秋誅心之法
僖宗時中尉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帝深銜之
復恭以諸子為刺史號外宅即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
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玄
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
家胡子安在朕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
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尤寵既甚遂與復恭爭恨相中
傷暴發其私復恭常有與抵太極殿孔緯曰陛下左右
有欲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以家奴乘輿至前殿廣樹

不逞皆姓楊非及耶復恭曰欲收壯士以輔天子帝曰然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其子守貞守忠皆節度使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罷復恭兵出監鳳翔軍不肯行因乞致仕詔可使賜几杖使者還遺腹心殺使者于道復恭自北奔越商山自乾元為韓建邏士所擒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京師梟首長安市當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如此

唐書

卷四

十

文德元年僖宗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癸卯上崩昭宗即位

歲曰

復恭擅權僖宗受制逮昭宗踐祚弱齡在稱借口定策忍心廢置几杖賜還擁昭與力唐之衰亡醞釀于是范氏曰官者利於幼主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官者以私利已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史斷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官所立者七若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為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昭宗時劉季述擢中尉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季述茂貞得與元愈跋扈不軌及崔胤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于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平齊儼等陰謀廢立乃引突入宣化門季述進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群情願奉太子監國請陛下自願東宮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者止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揭盡地數十罪乃鎖其門鎔鐵銅之穴墻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立太子監國尋使即帝位朱全忠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輪之季述勸全忠誅季述全忠乃因希度遣振如京師與崔胤謀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邀別將周承誨伏兵安福門待旦季述僚黨王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殺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不信德昭擲仲先首以進宦人毀扉御長安門群臣稱賀承誨馳入右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槌帝詰季述未已萬槌皆進二

唐書

卷四

十一

人同死挺下逃尸之兩軍支黨數千人皆斬于市李述等夷三族

歲曰

囚禁主君敢圖廢置李述之亂罪大惡極黨比跋扈

禍豈朝夕崔胤謀殄全忠是倚哲后知幾邪慝自息

論

國家得百議事之臣不如得一任事之臣唐之裴度
崔胤皆以誅宦官為已任而議者猶然軒輊其間其
或任事之臣未易言也必有天下之才器動中機宜
而後可以當猝至之變不然有天下之才器動中機宜
而後可以當猝至之變不然有天下之才器動中機宜
而後可以當猝至之變不然有天下之才器動中機宜

唐

唐終始而處之者不能無異故劉克明殺敬宗而裴
度發兵討之振王綱也劉李述四昭宗於少陽院而

崔

崔胤之亂而裴度之討之蓋國家不幸有故坐觀其變而不
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為之則又不可有濟於

而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而成功則必本於是而不可輔以才器然後可以有濟於

歲曰

張勳劉行深韓文約王仲先四人僞僖宗時中尉謀立
六帝勢益驕橫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其後皆
罹族之禍崔胤乃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

何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張劉韓王謀立六帝四宦朋奸怙權恣勢國老門生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何等稱謂族之慘刑當厥罪

審使劉季述既誅崔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陸奉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上意不決召李繼昭問胤所請何如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兵還北司便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彦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沮殺之不克全誨二人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李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恩領之全誨彦弘及彦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胤又請盡誅之全誨彦弘見帝哀訴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知書者侍帝以為內訶由是胤計多露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康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擁李繼筠許軍中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益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誨彦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和祥之然雖和祥凶焰益肆是時朱全忠并河中胤為急詔令入朝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為忠欲其與茂貞同功威震關中矣全誨泣奏曰全忠至欲脅陛下幸聞

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帝天下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夾西幸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壘然時彦弼先入鳳翔全誨遇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帝繡袍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全誨等遂火官城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挾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希盤屋胤使王湊見全忠曰上猶在盤屋公宜急進乃率百官迎全忠入長安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止三四人全忠遣使入鳳翔奉表天子全誨懼請赦于李克用克用遣全忠書勸執崔胤全忠不答以宦官脇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明日圖鳳翔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晡全誨彦弘恨甚違食不能從上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之俄而全誨彦弘皆死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群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胤爭權外召強臣劫本朝以相吞並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益張大帝卒殺死唐室以亡其禍本于全誨彦弘云

歲曰

全誨彥弘、曾遷乘與、貪權怙寵、自殞其軀、嗟哉崔胤、
相繼夷誅、李唐錄替、社稷丘墟、有國監此、蓋慎厥初、
開寶三年、九月、南漢主鋹委政宦官、龔澄樞尤貴幸、用
事、作燒煮、剝削、刀山、劍樹之形、賦歛煩重、所居宮殿、以
珠玕瑁飾之、作諸淫巧、日費萬金、京城左右、離宮數十、
遊幸無度、宋太祖聞之、嘆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九月、宋
師至富州、克之、斬其將伍彥柔、澄樞遁還、潘美克雄州、
入城擒漢主及澄樞、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等斬於千

秋門外

歲曰

宦者澄樞、陷君不德、鞠詘給惡、實亡漢國、刀山劍樹、
炮烙之辟、明珠玕瑁、官殿之飾、仁矣宋祖、救此蒼赤、
忠厚開基、勝國不襲、

史臣曰、古今宦者之禍、無如漢唐之季年、然考其
盤固猖獗之由、則有自來矣、蓋將相者、天下大權之
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為政本、而中書舍人
撥密、屬之貂蟻、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故陳蕃、竇
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議即為所發、先發制人、禍
不旋踵、而國祚隨之、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
觀軍容、監軍、屬之貂蟻、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
鄭德如、李鄠、則使首食節制、而不免失律、張龜、如李

茂貞、朱全忠、則獨兵內侮、而遂以持梓矣、兵刑者、人
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漢自祖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
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窮捕鉤黨、勦戮名士、皆黃門北
寺獄之所為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
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
所為也、蓋將相之任、彼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以
專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連、故雖有英特之居賢
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本廢心之疾、亦由積漸之
久故也、然祖靈昏主、又從而崇獎之、故權愈下移、而
漢之亡、遂亟、文武宣賢、居雖不能抑制之、然政自己
出、故唐之亡、少舒云、
司馬溫公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
入官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
見有時、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保和、語言辯給、善伺
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志、使令則有稱
極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焉如物情、慮慮深遠、待奉之
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昵、甘言卑辭、之請
有時、而從、深潤膚受之怨、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

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
其醉也、然則刑賞之柄、而國家不危、則者、未之有
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騶、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
威權、以獨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
在手、東西出共、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也、
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何也、漢不挫兵、唐不挫兵、故也、
太宗監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墮
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失章奏、乃至進退
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威
矣、及中葉、源、瑒、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若
參預軍謀、罪過而驕、不後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
能庇、以憂悸終代宗、廢特、乃連獲繼、程元振、魚朝恩
相繼用事、竊弄刑賞、盛敬、聰明、視天子如妾、陵辱
相如奴、原是以求與入朝、還賜賜死、士藩深侵、郊
匪不以間、致狼狽幸、李光弼、先疑、憤、以、其、生
郭子儀、廢、廢、廢、居、不、保、丘、盤、侯、國、情、恩、寬、抑、無、訢、遂
迫、自、興、元、指、忌、諸、將、以、李、賊、軍、破、為、不、可、信、為、奪、其

兵而以實文場爲仙鳴爲中尉使典刑對自是大門
之柄其掌權矣蓋余末年止矣利權欲發猶在
以成陳叔志之變實解押腰臂小劉克明蘇佑爲逆
此後錄王及文武宣德信昭六帝皆爲官官所立勢
顯焉之冠自稱定策國老自天子爲門生報深帶同
疾成帝育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
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又受其殃况李訓鄭注
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誦詐之謀累世膠固之黨遂
至步血禁塗積者公卿大吏地頭就誅閭門屠
戮天子陽瘡縱酒飲血吞氣自以相府不亦悲乎以
宣宗之嚴毅明察猶問目捷自謂畏之况德宗之
驕侈苟聲色欲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
以父因無怪矣賊汗雪關而幸果益皆令致所爲也
昭宗不勝其力欲清輝而所任不得其人斯行之
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
復若亡命於山南蔡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關
度失及御衣深而落城流寓華陽幽辱東內初遷岐
陽省昌遜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公討之連兵國城
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換精然後全誦誅誅乘輿東
出窮城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食則以立墟矣然
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宣宗杜於昭
宗此其爲惠章章尤著者也其餘傷賢害能召亂致
禍實官黨獄敗師徒盡害無民不可備舉夫寺人
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閑閨之禁通內
外之宜安可無也如卷伯之疾惡寺人抑之事君引
禍患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察其之謀議政事
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
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議孰敢
豈可不察威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獨之能無亂
乎是以紂紂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迎襲之於
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
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
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
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沿革第六

臣按有一代之君必創爲一代之官制與夫內
侍之員類品秩或繁或簡或隆或殺亦代有沿
革也載考唐虞夏商以迄無此官制詎非循美
失主借之風而無女媧瑤瑤御之麗乎爰及周宣
制爲此制然祇稱衣內事閭人而員額之設至
寡絕無干預外政迨秦始皇置閹而權干外政
矣其數猶未修也隋及漢唐始置閹不可言矣
此亦可以備斟酌指
蓋云爾著沿革篇

內侍省述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宦正官伯
中官宮人掌王之內宰理王內之政令閹人掌守寺人
之長官人六宮之內宰理王內之政令閹人掌守寺人

掌王之內戰國時有宦者令趙有宦者秦少府屬官有
人及女官中書謁者令丞又有侍作衛尉少府各一人
帝中元六年改侍作爲大長秋魏師古曰秋者收成之
官也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中人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
太后與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爲官號在正
卿上無太后則關卿尉在衛尉上少卿又有長信詹事
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年更名
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
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

也。後漢常職掌奉中官命。凡給賜親族當謁見者。開通之中官出。則從屬官有丞。中官僕謁者。私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瑱左貂。給事殿省。漢制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贊導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漢舊儀曰。秋于后得出入臥內。舉法者中即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為諱禁曰省。小黃門十人。自明帝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喜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佐士。自安迄桓。權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冀。乃封宦者五人。給事中。同曰為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焉。楊秉為請免中常侍侯覽。覽等官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否。秉使對曰。春秋趙盾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又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解慢。申屠嘉召責。文帝謝之。漢制故吏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帝不得已。遂免覽。制後國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泰拔底。後用上人。閹闢出入。吳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駙宰。中外雜錯。醜聲彰聞。魏改漢制。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有后則置。無后則闕。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

即尊號。以官名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亦置屬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長秋掌顧問應對。自文明馮后。閹官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宦者趙黑為北齊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入門關。又有長秋寺。置卿中戶各一人。掌諸宮閣領掖庭等令並宦者。後周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巷陌中士等官。隋曰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內侍即舊長秋。內常侍即舊中煬帝改內侍省為長秋監。署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官。閹宦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唐武德初改為內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一年改為內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宮。神龍元年復舊。有內侍四人。李知言內供奉。中官駕出則夾引。總判局事。舊二人。開元中和二人。七年三月勅。內侍五品以上。許養一內常侍六人。通判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屬官有內給事八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一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官。閹宦官內僕內府等五局。神龍元年。後監諸軍兵馬。寶應元年五月勅。諸道州府承上命。須憑正勅。可施行。不得憑便信。中使宜勅即遵行。內給事周禮內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後漢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正。在內宮門通中外。及中官

已下衆事自魏晉至于梁陳無其職。後魏有中給事中。後改爲中給事。北齊中侍中省有中給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內承直。唐復爲內給事。置八人。內謁者。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官謁者二人。主報中章。後魏北齊亦中謁者僕射。隋內侍省有中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唐因之。

內寺伯。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隋內侍省有內寺伯二人。唐因之。

掖庭局令丞置永巷。漢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宮人簿帳。

公桑養蠶及女工等事。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

又有永巷令典官婢宦者。並屬少府。唐置二人。官闈

局令二人。隋置令掌宮內門閤之禁。及出納神主并內

給使名帳糧廩事。唐因之。案官局令二人。齊梁隋有典官署令掌守官人使藥疾

罪罰案等事。唐置二人。

內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官僕令。掌車輿雜畜及導等

唐置二人。

內府局令二人。漢有內者局令。隋曰內者。唐爲內府置

令二人。掌內庫出納帳設澡沐等。

詩曰

帝座西邊宿。傳云宦者星。命名皆內侍。給役只中庭。制善稱周室。負增起漢廷。可憐權寵盛。痛恨在桓靈。

唐宦者傳

宋祁史論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負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二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尤煥發。勳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檢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千仲繡。便

有輕重至博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強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狠險無顧籍又日久侍天子狎則無威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胤憲故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

詩曰

唐室群闇盛侵淫季世年。貂璫持政柄。朱紫握兵權。帝位從更置。乘輿被播遷。貞觀遺制在。後嗣惜非賢。

宋宦者記

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改入內黃門班院。又改入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景德三年其東門取索司可併隸內東門司。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可立為入內侍省。以諸司隸之。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為黃門。九月改黃門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內侍省。拱侍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

品者隸內侍省。職署云入內侍省者隸此司。入內侍省者隸前班。與志不同。

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

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內侍

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

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

內侍黃門。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定。凡

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為內侍黃門。後省官

闕。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都都知。遂為

內臣之極品。熙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逐

省各以轉入。先後相歷。永為定式。其官稱則有內客省

使。延福宮使。宣政使。宣慶使。昭宣使。國初置。職署云。太

省使。按樞密。以延福宮使。換宣慶。其旨達哉。由都知。更

補使以下。至寄資諸司副使。即依外官。蔭補之法。

元豐議改官制。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

以易內侍省。既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有深

意。豈可輕議。四朝至王定國見聞錄。政和二年始遷改焉。以通侍

大夫。易內客省使。正侍大夫。易延福宮使。中侍大夫。易

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易宣慶使。中衛大夫。易宣政使。拱

衛大夫。易昭宣使。拱奉官。易內東頭供奉官。左侍禁。易

內西頭供奉官、右侍禁、易內侍、殿頭、左班、殿直、易內侍、高品、右班、殿直、內侍、高班、而黃門之名如故。其屬有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內侍省。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侍省。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譏察之。合同憑由司監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給其要驗。凡特旨賜予，皆具名數，憑由付有司准給。管勾往來國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後苑勾當官無定員，以內侍充掌苑囿池沼臺殿、種藝雅飾，以備游幸。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屬婚娶之名、拜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官四人，以入內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而安像設以崇奉之。軍頭引見司勾當官五人，以內侍省都知押班及閤門宣贊舍人以上，充掌供奉便殿禁衛諸軍入見之事。及馬步兩直軍負之名、翰林院勾當官一員，以內侍押班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凡執伎以事上者，皆在焉。中興以來，深懲內侍用事之弊，嚴前後省使臣與兵將官往來之禁，著內侍官不許出謁，及接

見賓客之令。紹興三十年，詔內侍省所掌職務不多，徒有冗費可廢。併歸入內侍省。舊制內侍遇誕節，許進十年十二試，以墨義。即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三十年殿中侍御史張震言：「官者負衆，孝宗即命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免會慶節進子，仍定以二百人為額。乾道間，以差赴德壽宮應奉闕人，增至二百五十人。紹興三年，因宰臣奏中官只令承慶宮禁中事，不許預聞他事。嘉定初，詔內侍省陳乞恩例，親屬充寄班祇候，以十年為限。」

詩曰

趙宋中官制，貽謀過漢唐。北司無國政，內侍守朝章。勾當嚴宮禁，都知定品行。額員惟二百，不致濫貂璫。

皇明宦官制

我

太祖高皇帝平吳之明年，乃定置內使監奉御九、六十人，尚寶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珮九人，尚履八人，尚藥七人，紀事二人，執膳四人，司脯二人，司香四人，太廩司香四人，消滌二人，尚酒、尚醋、尚麵、尚菜四局，局正

一人副二人御馬御用二司司正一人副二人內府庫
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內倉監令一人丞二人及置東宮
典璽典膳典服典藥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
人又置門官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
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一
人副一人東宮春和門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
一人副一人進年又命吏部定品秩內使監令正五品
校中衛大夫丞從五品侍置大夫皇門官門正局正司
正東宮門正局正正五品內侍郎門副尚寶奉御局副
東宮門副局丞從六品內直郎尚冠奉御內府庫大
使內倉監令正七品正奉郎庫副使倉丞從七品正衛
郎王府承奉門正所正從六品內直郎承奉副門副所
副正七品正奉郎五年六月詔定官官禁令六年令禮
部議考糾劾內官之法置內正司司正司副各一人正
從七品事糾內官奏儀不法奏改爲典禮司又改典
禮監察司九年又置王府典膳典珍二所以中官流官
爲之十七年更定內臣諸監局庫品職公主府初設家
令司令丞錄事二十三年改中使司二十八年頒

皇明祖訓遂爲定制云內官監門司局庫分職掖庭凡
監十一曰神宮監掌灑掃曰尚寶監掌玉寶勅符將軍
印信曰陵神宮監掌灑掃并裁種等事曰尚膳監掌供
養及玉膳并宮內食用之物及催督光祿寺造辦宮內
筵宴茶飯曰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等事
曰司設監掌御用車輦牀被褥帳幔等事曰內官監掌
成造婚禮粧奩冠冠爲傘扇被褥帳幔儀仗等事并內官
內使帖黃一應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食米土庫祭闕
文書益倉冰窖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一應禮儀制帛
及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樣樣書畫管長隨常差內使人
等出門馬牌等事并催督光祿寺造辦一應筵宴曰御
馬監掌御馬并各處進貢及典牧所開牧馬驢等項曰
印綬監掌諸奏帖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曰直殿
監掌灑掃殿庭樓閣廊廡監各有太監正四品左右少
監從四品左右監丞正五品典簿從五品長隨奉御正
六品凡門四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掌晨昏啓閉關
防出入各有門正正四品門副從四品凡司二曰鐘鼓
司掌奉先殿祭樂御樂并宮內筵宴樂更漏早朝鼓曰

情薪司掌宮內柴炭等事各有司正正五品左右司副
從五品凡局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督造刀甲等
及宮內所用梳篦刷牙針剪等物曰內織染局掌染造
上用并宮內一應段疋曰針工局掌成造一應婚禮衣
服并內官衣服等項曰巾帽局掌內官紗帽靴襪及賞
賜巾帽等物曰司苑局掌宮內菜蔬并種田曰酒醋麪
局掌宮內食用酒醋麪糖等物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
副使從五品凡庫三曰內承運庫掌段疋金銀珠玉象
牙等物并同司鑰庫管鈔曰司鑰庫掌內各衙門鎖鑰
并收藏鈔等物曰內府供應庫掌上用香米并內用香
燭油米及內官飯食果米等物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
副使從五品東宮典璽局掌璽寶翰墨等物典藥局掌
監同御醫修合藥餌典膳局掌監造膳食典服局掌冕
弁冠帽袞袍常服佩帶靴履等典兵局掌甲冑戈矛弓
矢刀劍典乘局掌車馬各有局郎正五品局丞從五品
王府承奉司掌王府一應事有事呈長史司并護衛指
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承奉正正六品承奉
副從六品典寶所典寶正典寶副典膳所典膳正典膳

副典服所典服正典服副品如承奉正副內使凡十人
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珥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二人司
弓矢二人各門官門正正六品門副從六品公事府中
使司司正司副雜職三十年內府又置都知監銀作局
詩曰
宦侍多怙勢
天朝建置明諸曹分監局衆職有規程上級無三品中
涓僅百名九軍權不與君側惡常清
論臣按人君所以駕馭宰寺而不至為屬階者莫大于
權權在上則天下曉然知君之獨運宸機君尊而幹
旋由己政令未出而化馳若神故詔瑞寺奄廟貌庶
同而不收動搖在下則政柄倒持尾大不掉天下之
勢日入於潰敗而不可維持故近習宵人得乘間而
竊弄其柄何者彼其出入近笑語輒即微能小善易
以固結人主不察則黨與日盛朝廷日孤察而國之
後則養禍而益深急焉則挾人君以為質此其處之
善否而治亂因之矣甚哉權之當重也苟大權旁落
政柄下移至於無可奈何然後奮起而振刷之吁亦
難矣為今之計欲國難於易必先去冗員之役嚴淨
身之選老若者有熟自官者有禁毋以敏給先選訥毋
以苛察先放閑毋以佞巧最醇厚毋以鮮麗輕負直
稱善而實計職而罰司其訓于翰林而屬之以禮部
總其權于都察院而糾之以兵部庶幾或孤寡屏跡
伏見回心如阮安之清介金英之定備懷恩之忠直
輩若之保傅若可獲見于今矣大抵天下事固之已
然者聖明雖驚而不不足預之未然者中主不鎮而有
餘故與其驕禍挑怨而後處也嚴明執若服其心於
無事之日而使之不致動與其化分越禮而後治之

也急則執若奪其氣于未肆之先而使之不敢逞若
則見先而顧犬則近矣亡牛而捕兔則晚矣伏願
聖天子主持于上賢公卿辨是非於下毋慕長厚之多
行姑息之愛遇嗜慾之微萌而毋令其成寢違之
之令規而毋俾其我聞明鑑不蔽太阿獨持則錫璫
之寶者固有所勸勉而益勵不賢者亦有所懲創而
身於磐石矣此補之說乃愚臣探本之論也諒曰看
肩手制度沿革間
恐未足以盡之

紹璫史鑑卷之四終

紹璫史鑑

卷之四

四十二

紹璫史鑑後序

天下之人有易與而至難取可忽而甚可畏
者中常侍璫貴之人是已之人也者內不與
戚昵之倫必不與臣邦之選人主以所僕役
之故卑焉易狎儒者以宵人貌之故置而不
論逞逞釁起蕭牆患生肘腋矣當此時可
伐黠虜尚可馭郭是人主胡以卑卑狎之儒
者亦安可置而不論哉則也自姚儒者之名
頗負杞人之志屬詞比類效遷史之常例述
事編年法通鑑之遺規故名曰史鑑自有紹
璫以來無書而有書矣書既成以獻之

今上下禮部覆議部覆曰可傳

制曰知之明年元輔太保荆石王公馳簡則云

進書之舉意在鯨璫今年春

聖上登鯨璫發戍金陵矣門下忠盡一念

天王明見萬里業已見諸施行非苟知之已尔

謹遣贈稽首祝太平萬萬世又明年大事
丞漸養孝公貽書則云貂璫史鑑可刻可傳
門下試以數帙付之僕當覓中璫有義氣者
託以銀梓俾人人誦法亦一盛事也予即如
命付之彌月後事公復致書云曩所計今不
諧矣諸璫一見此帙有默者有怒形於言者
甚哉受善之難乎先是乙酉歲則為南禮部
郎時正以此帙採輯未終青同邑南吏部冢
宰月林丘公偶過後敵署見此稿几上哂曰
汝欲學訓龍伏虎家法難矣哉則戲應曰訓
龍伏虎自是張真人事也公于時患臂痛猶
手訂數字迨壬辰春中丞熙亭艾公巡撫四
川則于時臬僉川北道是年則上書未幾倏
轉關西行太僕既行在途信宿艾公走介馳
齋禮部覆疏報予云部覆史鑑盛稱謂為
人至至計然則

國是攸歸矣今日此轉夫復何憾越明年四月
值公復
命去叨轉期逾數月矣猶印此獻書既薦於
朝弗遜破格之矜諸先達之高致類如此嘆去
頃王公艾公之雅訓見格君之易味丘公事
公之表言見馴璫之難惟不忽其所可畏而
勿忘其所難取竊於
聖君賢相有望焉東魯諸邑人張世則謹序
後序終



貂璫史鑑四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明張世則撰世則諸城人萬厯甲戌進士官至四川安許兵備副使是書嘗於萬厯二十年進呈得旨下禮部禮部復疏附焉書凡六條一曰主君首載明太祖禁抑內臣不得干預外事然後敘厯代寵閹之弊二曰弼臣載厯朝相臣與宦寺離合之迹三曰妍範載閹之賢者四曰媿戒載閹之惡者五曰國祚載秦漢以來寺人之尤能亂國者六曰沿革則闡宦職官志也宦寺賢者萬中不得一二世則方指陳炯戒將以啓迪君心而所列妍範一條如勃鞞之斬祛繆賢之薦士裴寂之宮人私侍高力士之贊立太子皆目爲佳事殊多謬戾又列及明代寺人而以阮安預其間益不可訓矣

聖學宗傳十八卷(一)

〔明〕周汝登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王世

韜等刻本

聖學宗傳序

夫道一而已矣昔者聖人仰觀俯察形容模擬此一不可得於是系以一畫畫之陽者曰乾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宗統所自來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子與氏曰見而知之曰茲與之雖不明言

——
鄉序

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卒不越此寥寥數千餘載唐昌黎氏云堯舜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宋周子所謂太極程子曰識仁我明新會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隨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東南西北之人各隨俗而名而仰觀太

虛昭昭日月星辰則無不一然難
言矣予友紹興周子早志真宗學
有本原慮前聖以一脉相傳恐後
之人不睹斯義乃遡自羲軒及我
明諸儒先有關斯學者名曰聖學
宗傳蓋其意曰帝之與王聖之與
賢隱之與顯微之與彰雖異位而

鄒序

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
千百萬世無弗同獨柰何不求者
既委至寶于草莽而求之者又橫
以意見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
之烈焰又不如隱于草莽之爲完
璞也其意良苦矣予讀是書因有
感于昔儒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

書顯顯爾周書噩噩爾予今茲書
亦云讀虞夏商周之語如身遊渾
渾噩噩噩噩之天未嘗不神遊心
醉厥後源遠派分辯駁愈多心愈
戚心愈戚視渾渾之風益遠雖然
此亦諸儒先不得已也滔滔東注
其何已時長天永日恃有此真性

鄒序

昔

萬曆丙午仲夏月吉水鄒元標爾

之異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分而閨宗也者防其教之訛且閨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教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跡之

陶序

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則齊萬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中之名爲生生之本則曰仁爲化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

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子靜乃立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

陶序

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昧鍼芒而遽迷南北悖凶修吉克聖罔狂忠清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誠實尚繫天資篤學力行未爲聞道譬諸天潢正派非崔盧王謝之可倫濟瀆孤流雖汙地經川而難

混遠尋脉絡若滲枯漉血祖禰必
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挾繻遠近斯
契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
然難啟榛途易投錦筭大道荒於
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
心迷宗滯教於是駭大觀以爲私
已訾同德以爲異端心行藏密而

陶序

三

反興疏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
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
疎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
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離
棘除而八荒我闔會之爲已而何
不至離之爲物亦何不睽而反疑
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

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
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
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卽干非
聖之刑順性契真方號守經之士
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翻令循常
平蕩之途蒙隱惟詭竒之目其蔽
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爲本

陶序

四

乎無爲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
天之兩曜不舍旦昏改過如無翳
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
真功而猥以燭炬笑貞明桔槔誇
洪潤其蔽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
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頹運臂
輒造精微加帚扱箕直通神化縱

心皆活潑潑之地舉目卽斯昭昭
之天而言理者或冥索於杳冥涉
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
者畏溺而併畏江河逃影而兼逃
日月不知王君有道守在四夷儒
術既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
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

陶序

五

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若家
督之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
其滯言第自封名畛跡類攘而實
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
操戈名教之場夸毗之徒運權詩
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
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厨者不羨八

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期走胡走越
以橫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
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駕訓詁之
膚詞而欲闡繹聖真彌綸大道不
亦遠乎是以五教未祛一尊奚定
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
斷自羲軒臻于晚近將聖晞賢之

陶序

六

畢載垂旒帶索以同塗或記事傳
心或附言明理予奪存而互見深
淺得諸並觀罔不敲髓出於骨皮
鑽腴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同
心先聖後聖居然一揆覽族志而
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流嘉
惠之功於斯爲大於戲古人有言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斯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書場履狶且資心悟況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睿聖之真宗而瑩見聞多岐之塗狗口

陶序

七

耳數寸之內北轅適郢曷喻其愚然則事資鞭影茲策具存道契斷輪其人有待矣是編成於萬曆乙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韜舅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會稽陶望齡謹序

聖學宗傳後序

聖人亦人也學則聖聖則人不學則非人孔子故嘗憂之而今世冠紳之士誦法孔子顧乃諱言學或差言學諱不可也差乃寔甚申韓原於道德李斯出於荀卿金陵本於經術其毒天下可勝道歟乃至

余序

一

訓詁意識自爾靈竅終日學而無當於宗夫學之有宗如人之有祖祖之血脉在吾身聖之精神在吾心爲人而自忘其祖自忘其身心不亦大可哀耶海門先生憂之而宗傳所由述也或者曰先生宗文成以直遡洙泗者也孔欲無言而

先生顧以言明宗耶曰言以明其
無言者也人之夢也或喚之醒其
迷路也或指之歸喚醒者指歸者
語則誠贅不喚不指而聽其夢且
迷豈孔氏家法耶羲之前無一陶
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
所欲洩不得已而立名宗傳之述

余序

二

亦不得已也曰古今明宗多矣何
獨取是刪耶曰儒之立言如醫之
立方症愈變方愈多傳亦愈襍得
國手而揀擇之握其至要以葆元
氣不尤便於生人哉宗傳之書乃
簡易方也愚未學而仕自疚病民
每讀是書則習氣伎倆不覺消滅

使善學者而一讀卽解以証於宗
還其故吾立臻聖域如病盡方廢
則以不傳傳可也是先生之意也
萬曆丙午十月望日新安門人余
懋孳頓首謹書

余序

三

聖學宗傳目錄

卷之一

伏羲

神農

黃帝

顓頊

帝嚳

唐堯

虞舜

聖學宗傳目錄

大禹

皋陶

成湯

伊尹

傳說

泰伯

卷之二

文王

武王

箕子

周公

衛武公

卷之三

孔子

顏子

子貢

子路

子夏

聖學宗傳目錄

漆雕開

曾點

子張

曾子

子思

卷之四

孟子

荀卿

漢董仲舒

卷之五

楊雄

隋王通

唐韓愈

卷之六

宋穆脩

胡瑗

李之才

邵雍

聖學宗傳不目錄

周敦頤

卷之七

程顥

程頤

呂希哲

邵伯溫

張載

謝良佐

游酢

三

卷之八

楊時

呂大臨

尹焞

張繹

羅從彥

胡安國

胡宏

劉子翬

聖學宗傳不目錄

李侗

張九成

卷之九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卷之十

陸九淵

蔡沈

四

卷之十一

楊簡

真德秀

元許衡

吳澄

黃澤

卷之十二

國朝薛瑄

吳與弼

聖學宗傳
目錄

陳獻章

陳真晟

胡居仁

五一

卷之十三

王守仁

徐愛

卷之十四

錢德洪

王畿

卷之十五

鄒守益

歐陽德

薛侃

卷之十六

王良

黃弘綱

何廷仁

徐樾

卷之十七

羅洪先

聖學宗傳
目錄

趙貞吉

卷之十八

王棟

朱恕韓貞夏廷美附

羅汝芳

六

聖學宗傳
目錄終

聖學宗傳卷之一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堦

陶望齡訂正

王繼堦
王繼堦
王繼堦

伏羲

伏羲氏風姓生有聖德象日月之明稱曰太昊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卦
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有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金氏曰伏羲之畫卦也有圖
聖學宗傳卷之一

而無書有占而無文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
者卽六十四大字也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
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邵氏曰圖雖無
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先天學心法也故
圖皆自中起萬事萬物生於心也先天圖中環
中也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羅氏
曰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竭力窺覷所謂仰觀
俯察遠求近取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
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奪他志力

精專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
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箇圓團團光燦
燦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
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
他做太極也蠡測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
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
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
夢寤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
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

聖學宗傳卷之一

二

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
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
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
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
太極卽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
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
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
人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
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

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矣善乎負苓者之言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嗟乎負苓者之言其有所感也夫

聖學宗傳不卷之一

王

神農

神農氏姜姓初藝五穀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以療民疾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感乎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蠱測曰大學首言知止此連山之旨也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成而聰明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是時城郭不閉見刑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天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驚鳥不妄搏鳳凰巢於閭麒麟遊於囿蠱測曰古稱黃老老子有五言言而黃帝之書莫詳史載存亡之難死生之說而竟不言其所以難所以說素問等固不足以當之也惟列子有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所謂難與說者或類是與他

聖學宗傳不卷之一

四

顓頊

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

帝堯

帝堯祁姓名放勳父摯受封於陶又改國於唐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時年十五都於平陽帝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遜位讓許由由不受逃隱群臣咸舉舜舜賢明堯亦聞之七十有三載禪舜舜受終於文祖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一百載

聖學宗傳卷之一

五

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初帝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饒曰我饒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暵之也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蠡測曰帝堯首揭中字斯道統之真宗所自啓也子思子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的明切之甚而後儒再下註脚辭支而旨晦矣夫中亦強名疇咨若時時即中之謂也亦道之謂也此箇隨在而異名隨用而異施曰欽曰明等種種名言皆此之別號也推之九族百姓萬邦種種施設皆此之妙用也非有二也是故慈湖楊氏曰疇咨若時登庸者言誰乎嗟哉有能順是者乎吾將登

聖學宗傳卷之一

六

用之時即道也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時添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

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
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爭也次問事
則知時道也又曰帝堯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
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
以默安天下之民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
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欽明文思外復有所
謂光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
爲而被四表格上下

聖學宗傳卷之十

七

帝舜

帝舜姚姓名重華始爲虞氏唐堯壬午生舜於
姚墟父瞽瞍頑繼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往
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欲殺不可得欲
求常在側侍親拊弟日以篤年二十孝友聞四
海耕於歷山歷山之人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
人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所至嚮合
父母不愛弟妹不親雖耕稼陶漁勞悴困苦無
入而不自適也後瞽瞍亦允若堯在位七十載

求賢異位舜濬摬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堯
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
岳咸薦舜謂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
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
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
倦而天下自來帝館之於貳室錫之絺衣雅琴
命之姚姓配以二女事之九子帝將胥天下而
遷之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微
典無或不從賓於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

聖學宗傳卷之十

八

三百三十三

於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之七十三載舜遂攝位
堯崩踐天子之位都於蒲阪格於文祖詢於四
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五載簡
韶樂成鳳凰來儀六載巡狩觀風九載三考黜
陟幽明庶績咸熙三十有五載咨禹徂征有苗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帝
命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

命之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重黎又欲求人而佐焉帝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夔能若此一而足矣舜初命夔其道多端而夔以擊石拊石了之可謂簡徑妙密帝亦以爲一而足此君臣相與之微樂之精也其後夫子語太師之樂不言制度器數而直云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爲樂之成孟子告齊宣王以古樂只就民情之欣欣盡之陽明論元聲只在心上求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千聖授受蓋無有不統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於宗者也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九

三百九十三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十有八載崩於鳴條壽百一十二歲舜爲君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孟子曰舜明於廢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陸子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十

三百九十四

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羅氏曰人字道字雖少別而心止是一箇心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蠡測曰史稱玄德玄之義微矣慈湖謂簫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以能使百獸率舞淮南亦謂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夫知玄之義而後知舜雖然人能返照何德不玄所

謂舜人我人爾 後世論學有本心本天之判
然觀虞廷則止言心矣明道謂即心便是天更
不可外求邵子亦謂自然之外別無天自然者
即吾心不學不慮之長也故天與心不可判判
天與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先後諸儒皆
明大舜惟心之旨夫惟心所以爲惟一也與
大禹

禹姒姓名文命字高辛帝顓頊之後父鯀治水
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
聖學宗傳不卷之一 十一 三百三十七

禹祗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又黎民敏德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
哉罔遊于逸罔濫于樂罔道道以干百姓之譽
罔勞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
曰於帝念哉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
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
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過十室之邑則下以
虎秉德之士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娶塗山之女
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十月生子啓呱呱而

泣禹弗顧也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
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
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如蠅蜚顏色不變
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須臾龍俛首曳
尾而去禹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
成賦聲教四訖舜曰來禹泝水儆予成允成功
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禹禹讓位商

聖學宗傳不卷之一

十二 三百三十八

均萬民不附追就禹所禹踐位南到蒼梧見罪
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
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
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懸鍾
鼓磬鐸報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
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
磬有獄訟者搖鐸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崩於
會稽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散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魏觀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呂氏曰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劉氏曰私於家者隔牆樊而分比隣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有生之類莫不欲愛利之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痲疾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十一

三百三十三

哉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思無慮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楊氏曰帝王之道初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其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徃徃多歸過於人主而不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十四

三百三十三

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已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已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蓋測曰孔子贊堯曰無能名贊舜曰無爲贊禹曰吾無間然無間然者與我無間異也孟子稱堯舜曰與人

同稱禹曰無事欲得堯舜禹之宗者於孔孟贊頌之言而求之庶乎其可以悟人也已

臯陶

臯陶一名庭堅字賁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而庭堅則其一焉臯陶佐舜爲士師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無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十五

三百十三

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楊氏曰萬幾此

心念慮之微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

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

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禹曰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

襄哉楊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長也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

有固有者天也聖人所爲無毫髮入爲五典曰天倫五禮曰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討功曰克天功民曰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爲天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靜罔不純於天故無爲而治者天心之無思無爲也又曰臯陶言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慎恐懼爲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臯陶益之所以爲臯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蠡則曰陸氏言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孟子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凡所云茲即堯所云時故謂之道在未

聖學宗傳

卷之一

十六

三百十四

有知乃所以爲真知故謂之見知臯陶真得其宗矣

成湯

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湯居亳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夏桀三十有六歲葛伯不祀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是時伊尹耕於有莘以幣聘之桀殺直臣關龍逢群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而祝之曰

聖學宗傳卷之十

十七

三百四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而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澤及禽獸況於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夏桀無道殘虐日甚遂伐桀放於南巢湯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陸氏曰湯到這更却生一疑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此湯之過也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求保天命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又求卜隨務光者而讓之二人皆逸然後即位作誥誕告四方曰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十八

三百三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十

有九祀大旱歷二十有四祀大旱殷史卜曰當
以人禱湯曰吾所爲禱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
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
於桑林之社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瘼與宮室營
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
斯極也於是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謹
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以立天之道先陰
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爲
首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十祀
湯崩年百歲詩人歌之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式於九圖劉氏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
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同學也心未
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爲汲汲
也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爲常
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
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
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日新又

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湯因其所履著於
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故曰以復制心夫人
心一也今曰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
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
手有舒握是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寔一音也心
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過心不
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所以成
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
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
萬世者其用心如此蠡測曰天之一字自皐陶
發之實莫爲而爲之意至湯乃有上帝降衷之
言人遂執以爲性真天降若有所與受然者夫
性果可以與受之物哉程子之言曰詩書中凡
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
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
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夫所謂意思者誰
之意思耶亦可悟矣故欲知性天之說以溯湯
之旨者必了了於程子之言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尹者正也爲湯阿衡使之正天下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湯三使聘尹尹幡然聖學宗傳不卷之一
廿一
三百十七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禋祗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橈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聖學宗傳不卷之一
廿二
三百十八

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求底蒸民之
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
大霧三日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
不賢則臣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陸氏曰尚書一部只是說德

聖學宗傳本卷之一

廿三

三百三十三

而知德者實難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
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蔡氏曰所謂一
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精粹無雜者一
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
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
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
咸有一德之書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
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楊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

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
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
知之者也陳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
學識甚精今復取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
其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之心也蠡測曰孟子言
伊尹聖之任者也而至於叙道統之傳則直以
見知歸之然則任堯所遇而言非真有歎於時
之謂也故程子謂聖人無優劣孟子亦曰其趨
一也曰仁也亦可見矣覺之一字尹發之而一

聖學宗傳本卷之一

廿四

三百三十五

德之訓正其覺處一德者覺即是一一即是德
也夫伊尹當湯桀之間五去而五就之於嗣君
相之而放之而又歸之古今語行事之非常而
至不一者莫如伊尹然而伊尹履之如等閒而
天下信之若心目此寧有異術哉惟其一而已
矣一者何覺而已矣孟子所謂伊尹之志者亦
此覺而已矣是以古之人隱居求之而行義達
之今不求覺而欲談伊周之事業者吾不知之
矣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傳巖人也武丁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朝夕納諷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對揚休命作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聖學宋傳

卷之十

十五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始終典于學德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蠡測曰學之一字說發之從伊尹覺字而來故漢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有善喪善矜能喪能者明無善之善無能之能也允懷于茲造次顛沛必於是也道積厥躬道從身得非外身而有也惟教學半教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罔覺之學不從人得也古訓精一執中之言成憲堯舜之心法也

罔覺即臯陶之未有知允懷于茲即念茲在茲以是見聖聖相傳一脉而已惟是恭默之主當與難名無爲並稱而謨訓不著獨此恭默思道與啓心沃心之言亦足想見其微矣詩人歌之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天詩言赫赫濯濯非顯正其所以爲恭默也書言恭默非寂正其所以爲聲靈也詩書之旨密矣

泰伯

泰伯周古公之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一

聖學宋傳

卷之十

十六

名虞仲少季歷泰伯與弟仲雍亡如荆蠻文身斷髮荆蠻人君事之因號爲句吳稱具泰伯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陸氏曰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上說來夫知血脉之說者而後知皮膚之非所以論人也已蠡測曰泰伯之逃似去人倫仲雍斷髮幾絕人顚據其踪跡皆非名教中人而孔子至德之稱逸

民之號共無貶辭以故天下後世不敢有異議
不然而無此斷案人欲知之而不罪之亦難矣
故陸子謂皮膚非所以論人而歸本血脉乃深
有味乎其言之嗟乎血脉果可以易知者哉
舊說太王有剪商之志欲傳季歷以及昌而泰
伯仲雍逃去以成父志夫畝人國於二世之前
此操懿之心術而可以語太王哉太王有此必
無以爲八百年肇基之祖此理之可必者也詩
曰實始剪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彼泰伯之逃
聖學宗傳卷之一 廿七 二百五
意不可測不宜強爲猜度三以天下讓者泰伯
之德即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而去之不居是
其讓也故于舊說俱無采焉

聖學宗傳卷之二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泰閣

問聖齋校正

王繼燦

文王

文王名昌季歷之子嗣爲西伯周公追王曰文
王焉西伯之爲世子朝於季歷日三鷄初鳴而
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
何如內豎曰安西伯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
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西
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未有
原應曰諾然後退西伯之治岐也發政施仁必
先窮民之無告者伯夷呂望聞西伯善養老來
歸以就其養呂望已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
出獵載之以歸尊之爲太公行於野見枯骨命
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吾卽其主以棺衾
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

以告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紂曰嗚呼臣罪當

誅今天王聖明留于日紂大之徒患之乃朮

有莘氏美女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

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方

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虞

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人界見耕者皆讓

畔民俗皆讓長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

往爲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

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聖學宗傳卷之二

二十祀西伯薨年九十七詩人歌之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

式不諫亦入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初文王在羑里因伏羲所畫之卦演彖詞焉

是爲周易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

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何爲

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又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

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

要唯變所適陸子曰其爲道也屢遷不遷處變

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

聖學宗傳卷之二

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爲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

變處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楊氏曰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

爲易不以易爲已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

不以易爲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

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包義氏欲形容易是已

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

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已而吾體之中又有

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

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
默識而不可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
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夫所以爲我者母曰
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
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
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
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
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
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
聖學宗傳

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也乾者一畫之
坤坤者兩畫之乾也乾知之事雖有大哉至哉
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
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
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
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
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
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
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
聖學宗傳

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
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
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
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而非
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
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
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指吾之始名之曰元言
吾之通名之曰亨言吾之利名之曰利言吾之
正名之曰貞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六
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
坎離爲水火指吾之巽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
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
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
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
爲手行爲是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
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
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

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
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
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
咎其欣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
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
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
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
二謂之一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
復有妙已也一也善學易者求諸已不求諸書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七
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此心似動而
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
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
靜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非
賁自賁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
行之不同也此非沉虛墮寂者之所能識也亦
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
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

耳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不遠復此心復也
頻復頻放而頻返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
無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循吾本心以往則
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
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君子終日乾乾而非
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
井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
之衢亨非通也括囊無咎無譽非閉也三日不
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介於石非止也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八

三百三十一

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
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
他人乎又曰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
非易諸儒唯知有說有義之謂易不知無說無
義之謂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
說而疆鑿其說無義而疆起其義乎深悟無說
無義之爲易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
易一貫之旨矣劉氏曰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
行允蹈便造聖人聖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

虞翻陸希聲深矣皆托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說
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
遵平白坦易之塗是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
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
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
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說者豈易道本於
踐履非區區言說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爲
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
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九

三百三十二

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
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乾
之彖曰元亨利貞楊氏曰六十四卦皆元也皆
亨也皆利也皆貞也今夫人一語言何從而始
乎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
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已則利乎物
又有正焉正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
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況于他
乎蠡測曰乾有六龍皆其自然之變化而或者

擬議於潛見惕躍飛亢之間是爲齊其未君子
問其是龍非龍而已龍德無虧則時潛而潛時
見而見以至於時惕時躍時飛時亢而惕躍飛
亢所謂時承以御天豈容一毫意必措置于其
間哉彼潛見惕躍飛亢之不當其時者以其非
龍故耳故根本只在龍德龍德如何自強不息
而已自強不息非有所加吾本是龍適如其體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有多術乎哉又曰易之道
明說屢遷不可爲典要故此六爻之用謂一人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十

三百三十一

占一爻可謂終身具六爻可謂一日之間一事
之頃念之微而具六爻亦可潛中有見亢中
有惕躍中有飛龍中有潛以至展轉變化莫測
其端蓋不可以言解不可以慮通者也嗟乎安
得忘言絕慮之士而與之論六龍之用哉 坤
之六二周公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楊氏曰直
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
而行即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
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

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
是道其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
習無不利習者勉強不有者奚俟乎習蠡測曰
文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是
知有所疑者便不直不方不大假習而反不利
故學求無疑而已矣前所云知至知終是所以
爲無疑也 蒙之彖孔子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楊氏曰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
謂作聖之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遠初不

聖學宗傳不卷之十一

十一

三百三十二

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而已視聽
言動而已王氏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解之
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無
智巧無伎能無等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謂
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爲害
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鑿鑿於混沌反
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
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訂筭反
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

清靜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
大人之學在是矣 履之九二周公曰履道坦
坦幽人貞吉孔子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楊
氏曰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
者因物有遷作奸作惡自昏自亂胞中擾擾矣
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
者之心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
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爲
繆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不自亂由已非
聖學宗傳八卷之二 十二

道孜孜學不動心而其中隱然未能脫然而虛
者徃徃而是故聖人於此致其誨 復孔子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楊氏曰三才之
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
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啓之必從
其易明之所而啓之萬物芒芒萬物循循難於
辯明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
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
聖學宗傳八卷之二 十三

氏曰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同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自純矣若謂有端可求有象可觀是商旅紛行而后者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哉 无妄之六三周公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楊氏曰六三无妄之災非爲邪者以未能不作意不能不立於我故謂之災人性本善

聖學宋傳不卷之二

十四

本神本明志在於善反惟其災志在於得反有所失心在於靜得靜則失動矣心在於一得一則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萬矣心在於萬得萬又失一心在於同則得同得同則失異矣心在於異則得異得異則失同矣心在於實則得實得實則失虛心在於虛則得虛得虛則失實心在於中則得中得中則失四方心在於四方則得四方得四方則失中心在於知則得其知得其知則失其不知心在於不知則得其不知得其

其不知則失其知大抵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失無得則得無得則得無得則又失有得矣有得非粗無得非精愈深愈窮無深無窮惟自覺者四闢六通變化無窮是爲大中莫究厥始無窮厥終無得尚不足以言之而況於有得乎故取或繫之牛爲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之九五周公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楊氏曰五爲中中爲道九五得道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既小不

聖學宋傳不卷之二

十五

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象曰不可試也此又唯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殆不可解也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如藥則不蒙矣則有知矣有知則不一貫矣則妄矣大休无妄起意於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此疾此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者始知此未至於大明者終疑 咸彖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觀其所感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楊氏曰既以感應相
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
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
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
止說之道乎 咸之九四周公曰貞吉悔亡憧
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程子
曰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聖人感天下
之心如寒暑兩陽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一

十六

三十三

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楊氏曰初拇二腓三
股五脰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
言心之所爲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
形體惟有虛明而亦執以爲已私若一物然故
聖人去心之名庶乎已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
王氏曰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唯虛
故通實則不通矣故曰竅于山川君子觀山澤
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
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

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
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心存
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
立本也咸者無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貞則
吉而悔亡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
慮非無思無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
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于塗而不知其歸溺于
慮而不知其致則爲憧憧之感矣非自然之道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二

十七

三十四

矣又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十珍之理應之理
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真應也
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
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
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爲昧
夫所爲虛寂之體聖學所以不明造化或幾乎
息矣 恒彖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楊氏曰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
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悉然矣苟以爲所感自

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聖學宗傳本卷之二

十八

111011

又曰象言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王子曰君子

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晋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王氏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晋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待於外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

聖學宗傳本卷之二

十九

111012

欲楊氏曰山下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喜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不成義理也雖已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陸氏曰但懲忿窒欲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楊氏曰凡

善卽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本於我道心無疆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且芳之美味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亦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本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二十

三〇三

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楊氏曰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大道一而已矣豈有道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爲道以言語

之所及爲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之爲言非若有若無恍惚之間也實有而實可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爲而爲也蒙以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堰苗也堰苗者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疾矣惟蒙可以養之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洞明質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

聖學宗傳不卷之二

二十一

三〇四

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爲高本無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爲大曰順曰積皆設爲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德者往往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程子曰艮其

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思君臣止於義之謂良其背止其所不見也陸子曰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楊氏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二 三十三

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本無止本無所今日止其所者止于无所也无所则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耳使有我則有所矣王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鑒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爲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著于無思卽爲泥空著于有思卽爲逐物无思而无不通于聖之絕學聖學宗傳本卷之十三 三十四

者曾不知學貴知止止必有所故良以背爲所
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爲背無所止而自止者
此至善之止也此於止知其所止之止也有絲
髮未淨非背止之止矣故自趾以上分爲五爻
皆止也而非其背非真止矣良趾者步亦步之
學也良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
其可望者也良限者良於動地而強欲其不動
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終不可與有言者也良
其身飭躬者也良其輔謹言者也皆良也而非

聖學宗傳

卷之二

二十四

三百三十三

其所難以言良矣不良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良
終焉然則言天下之真學問者非止與止則定
定則靜靜則安可以照鑒可以扣擊可以平均
可以經世而出世雖然苟非鼓之以雷霆至於
喪身失命億喪其億元喪有事未易以蕩滌而
遽止也 蠡測曰文王彖辭乃微言密旨宜備
述於篇而人已熟習之矣周公爻辭亦因彖而
發故并附見間摘其有所發明者使得以觸類
其全焉雖然謂之發明猶屬意言易非意想語

言之所能及在善悟者以神會之不然則主
矣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衣冠
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武王
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
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孟津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不聽
乃還師居二年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

聖學宗傳

卷之二

二十五

三百三十四

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矣又
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
出走矣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
曰百姓不敢誹謗矣武王曰嘻乃告太公太公
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
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十
有三年復大會於孟津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二月王陳師於高郊與紂戰於牧野紂師敗武
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問曰入殷若何周公曰
臣聞之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私惟仁之
親武王曰善哉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商
客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
君也客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
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武王問膠鬲殷之所
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

聖學宋傳本卷之二

二十六

三十三

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
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
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
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武王克殷乃反商政
政由舊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間發鉅橋
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項官之女大賚於四海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
治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

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
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
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
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
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
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
子孫之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
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之類各爲銘焉
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
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
皇皇惟敬口生咥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
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
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櫪之銘曰毋
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
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囊惡乎失
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
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

聖學宋傳本卷之二

二十七

三十三

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僑僑則逃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
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
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
之銘曰隨天之時必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
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
背德必崩弓之銘曰屈伸之儀廢興之行無忘
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終身之羞
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十有九年王崩年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二十八 三百七

箕子

子名胥餘紂之諸父一云庶兄食采於箕故
曰箕子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
王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惟之物而御之矣與
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滌泆作炮
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乃解衣披髮佯狂而爲奴
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武王既
克商訪于箕子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乃言曰天錫禹洪範九
疇彞倫攸叙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聖學宗傳本卷之十 二十九 三百八

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
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滯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八庶徵曰雨曰
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
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
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九五福六極

聖學宗傳卷之二

三十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
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箕子傷之
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
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
我好兮所謂狡童者蓋指紂也殷民間之皆爲
流涕云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陸子曰
皇大也極中也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
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
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

比居可封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
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捨
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惟皇上帝降衷
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
則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
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
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身或不壽此心
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
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

聖學宗傳卷之二

三十一

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也
孫氏曰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
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蔡氏曰皇極章蓋詩之體
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咏以協
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會極
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蠡測曰皇極卽
太極之謂錫極者愚夫愚婦可以與能也洪範
與易皆備言天下之事物以明宇宙間無一事
一物不在吾心之中亦無一事一物足爲吾心

之礙二書之旨一而已矣稽疑必龜從筮從者重無心也使汝與卿士庶民皆從以無心是卽龜卽筮固不必以龜爲筮也惟辟雖言君道要亦指吾天君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作福非作好作威非作惡玉食非口腹不然而從其小體卽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凶害不免矣庶徵之應卽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旨亦猶別教中所謂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一念心喜被風

聖學宗傳

卷之二

三十二

三

來飄皆同此意耳福極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猶易之吉凶聖與人同不是聖人有福而無極有吉而無凶也特其所以處之不同夫惟其處之不同則福固是福極亦是福吉固是吉凶亦是吉陸氏所謂論人一心者是也洪範之旨無疑而易之旨亦不能外矣

周公

周公名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仁異於群子能傳其父之道曰文王我師也及武

王卽位輔翼武王用事居多佐武王伐紂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周公乃設三壇坫而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以旦待王發之身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未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於是乃卜三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入賀曰王其無害乃納冊於金匱匱中王翼日

聖學宗傳

卷之二

三十三

三

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幼公相王踐阼而治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公使管叔蔡叔監殷二叔疑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避居東都東人歌之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公遜碩膚德音不瑕後成王感風雷之變發金匱之匱乃迎公反國管蔡武庚率淮夷而反公乃奉王命與師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公作無逸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謂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言怒作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易之爻辭凡三百八十四爻爻繫之詞焉荀子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夫是之謂大儒之效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

聖學宗傳

卷之二

三十四

三〇三

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凡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或問程子曰周公勲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蠡則曰世稱周公制作勲猷周官法度皆其跡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詞與夫歌詠文王諸詩夫公爻詞言

如鏡花水月不可執捉而後人欲以訓詁明之若獷豕之牙載鬼一車等皆欲強爲之解其可通乎孔子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謂之樂而玩其不可以言解意度明矣以無味味之以不解解之涵濡既久一旦豁然是樂而玩之之旨也詩歌不識不知於乎不顯等皆宣明道奧吐露無餘孔子刪詩學易與世傳心神交夢寐全在于此若謂欲行其道於事業之間豈不遠哉爻辭宜備錄而世方專習故應有所采附文王

聖學宗傳

卷之二

三十五

三〇四

編中然終不可不備取而玩之也

衛武公

衛武公名和作抑之詩以自儆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聖吳子曰觀神之處思不可度思則不可見

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風知而暮成公年九十五猶歲儼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荀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衛人美之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聖學宗傳卷之二

三十六

三百三十四

兮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其沒也謂之虐聖武公嚴氏曰抑詩自儆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大學中庸相表裏蠡測曰庶人之愚日用不知也哲人之愚賢知之過仁知之見也德行本於覺知德者也興寐洒掃以爲民章不外尋常而證至道也不愧屋漏是處皆心也神之格思吾心卽神也未知臧否未能擇善也手攜示事面命耳提明白指示不外耳目手足語默動靜之間

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抱子之知卽知也誰風知而暮成卽知卽了無等待也靡盈不增也切磋琢磨無可添惟有可臧也寬綽戲謔張弛不礙也伊傳而後惟武公得其宗矣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十七

文王篇

美音又

號音閱

胸音梅

背音母

足音大

指音上

武公篇

美音薛

居音心

聖學宗傳卷之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孔子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一

三百八十五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王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者正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耳若專求之見聞之末則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何所指乎是可

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陳子安問朱子曰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便是工夫蠡測曰聖人之言言言救栗無一不切緊則當無一不體認然亦未可儻侗已也觀日月于容光測天樞于比極更有至要之處不得其要則誦法皆虛已上諸語皆示人知處是真宗要脉故揭示之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聖學宗傳卷之三

二

三百八十六

樂之者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蠡測曰所謂好與樂卽知之真切融洽處非有加於知也陸子之言啓人密究深思前所謂知者知此而已此是何物本領二

字不可意見抹過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蠡測曰夫子自少至老其務學如此豈以天縱而無俟於學特其學非俗學之學耳兩云爾有無限深旨透此卽知其所以爲學之微 有能一日用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

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蠡測曰前務學諸語皆積累功夫此直截數言又絕無等待故程子謂夫子未嘗言難亦未嘗言易此事非易非難必真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有待彼此相非盲人

妄度夫子之微宗絕矣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

聖學宗傳卷之三

四

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蠡測曰前三條是丘是禮是知三是字皆當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眨眼後魯公一條見大戴記與前是禮也一旨慈湖亟嘆以爲惜乎不知論語固自有之也哀公一條見家語與前是知也一旨蓋能知未知卽此是知此知之外更何求知夫子明白吐露種種如此而奈何領略承當之不易也惜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克伐怨慾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蠡測曰學者先須識仁而仁固不易識卽此數條可以例其餘矣夫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爲仁以清爲仁以制情爲仁以有才爲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大率知爲忠而已爲清而已爲制情而已矣爲才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卽有謂求當理無私以

聖學宋傳六卷之三

五

三

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譚欲拔去病根以爲仁者而不知後去之皆病也謂才誠兩合以爲仁者而不知兩合之非誠也愈馳愈遠莫覺其非嗟乎學者不先擇中不先明善而謂得孔氏之宗者吾不信已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聖學宋傳六卷之三

六

四

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無非教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
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
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
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
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
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
用之謂之神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七

也為黑震為雷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
決躁為蒼食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
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
為蕃鮮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
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
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
卦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
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
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八

疑與經不合者未通其微耳蓋此深明臭腐神
奇渾無二致八卦之用充滿字內太極之妙普
現目前故有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在揚眉瞬
目者畧似乎此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求諸己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修己以安百姓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蠡測曰夫子只道一箇己字此學脉也故
其平時自言每每不離吾字我字如道曰吾道
憂曰吾憂仁曰我欲師曰我師能曰我無能知
聖學宗傳六卷之三 九

未達不敢嘗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
行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與
師言之道與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故人原壤其母死夫
聖學宗傳六卷之三 十

曰吾無知止曰吾止進曰吾往好曰從吾好富
貴曰於我如浮雲當時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
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
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己己求之明道專言莫不
在己蓋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己
而欲真信己之外更無一物修己之外更無一
事徹底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
不過悟得自己聖賢惓惓之訓爲是而已 是
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

子助之木槨壞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
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
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蠡測曰
已上聖人之神用不可以致思者也所謂聖之
時所謂無轍迹所謂母意必固我於此窺其端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斷一樹殺一禽不以
其時非孝也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
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去爲埋狗
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六季之席母使其首

陷焉蠡測曰夫子好生愛物如此而後世殺生殄物者背夫子之訓多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蠡測曰儒者謂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聖學宗傳六卷之三 十一 1101111

有是理生死不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衝者亦無有是理故於死生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程氏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劉氏曰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學

者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竊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真姑立言廣聖學宗傳六卷之三 十二 1101111

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囿故曰朝聞夕可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焉口勤誦心勤記目勤覘耳勤剽映螢雪錐股髀童耄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予欲無言其言雷震未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立不倚之地可矣噫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

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况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爲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耶 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少貧且賤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郊子朝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十三 三〇三三

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往見而學之適衛學鼓琴於師襄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及於魯道彌導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魯亂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遂反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而齊氏強僭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

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十四年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阻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騶俎於大夫孔子行作倚蘭之操遂適衛居一月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十四 三〇三三

解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宋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歎曰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去陳適衛靈公老不能行孔子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息乎鄆鄉作鄆操遂反乎衛又主於蘧伯玉
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
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遂如蔡及葉遷於
蔡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
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乃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
莫能與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曰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
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

聖學宋傳不卷之三

十五

三百三十三

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
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
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
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
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
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
貢曰同入見孔子曰同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爲爾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
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
止於是孔子自楚又反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
欲得孔子爲政而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孔子
去魯凡十四歲而返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
用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第

聖學宋傳大卷之三

十六

三百三十三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曰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
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詞焉復因魯史記作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而
狩獲麟遂絕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泰山其頽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
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入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蠡測曰孔子自少至老周流不息故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或問朱子曰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曰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程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稟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興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孟子舍我其誰聽天所命蠡

測曰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之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爲之敦化而川流是故天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仲尼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可以如言之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尼之大則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言仲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八歲甫成童郎從游於孔子之門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於魯及門受業者甚衆自有顏子而門人日益親從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匡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

死既解反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如蔡復與厄得免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且以顏子輔相才止之反魯潛心仲尼安貧自樂孔子嘗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十九 三百三十三

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蠡測曰讀論語見顏淵所問於夫子者二一仁一爲邦爲邦之道已盡於天下歸仁一語而後來告之不過酌用前代稍去其害治者示以無爲之意而已故回在聖門止

有仁之一問請事之餘再無言說其後自述歸功亦止喟然一歎卓爾之後絕不驚疑蓋深契真宗勇猛直截自然如此乃夫子之稱回則何其不一而足曰如愚曰不惰曰屢空曰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未見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如愚卽默識也不惰卽不厭也屢空卽空空也不違仁卽不踰矩也不改其樂卽樂在其中也未見其止卽弗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二十 三百三十三

能已矣也不遷不貳卽忘食忘憂也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卽無不知而作也擇善而弗失卽志學而立而不惑也故謂之言無不說同一竅也謂之惟我與爾有是共一機也以心印心如空合空真千古之神遇宜乎其稱嘆之屢屢也哉程子曰顏子屢空中受道楊氏曰三月不違仁則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呂氏曰屢空無我者也貨

殆非出於已之所自得也陸氏曰顏子當勸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已二字曰克已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又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

聖學宗傳卷之三

二十一

三十三

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又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

曾豈能望顏子之素養卒曾子傳之子思子恩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王子曰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王氏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局

聖學宗傳卷之三

二十一

三十四

達乎無轍之徑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爲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歎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末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又曰昔顏子之好學惟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惟此心常定故能不遷此心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朱子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又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

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問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視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

聖學案傳卷之三

二十五

三百十八

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子貢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陸子曰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屬望磨礪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材豈

聖學案傳卷之三

二十五

三百二十四

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魯得之蓋子貢反爲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又曰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因語坐間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卽是言了蠡測曰後儒稱子貢穎悟亞顏子然而費夫子之心力甚矣觀其以賜也何如質夫子而示之以器明欲進之於道使知所謂不器者而又問何器窠臼難含稱之瑚璉蓋將以深愧之也以無諂無驕質夫子而進之樂與好禮貴在當下身體切磋琢磨屬語言許之知來亦不過僅與之耳以汝與回也孰愈啓之而乃以數較知以知因問曾不思弗如之知從何聞而得

此知澤全可言多寡即啓之莫知而三何爲莫知啓之無言而曰不言何述以性道與文章爲二以夫子爲如天之不可階而升爲多識爲方人蓋其去顏子之學尚遠故夫子惓惓接引於其博施濟衆而約之近取於其一言終身而示以如心直至最後而示之一貫蓋當在晚年而後有得也語云子貢晚年進德其謂是與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三十五

子路

歲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玃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而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路曰吾嘗以爲

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瑟言亡國之聲孔

子聞而責之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隨之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三十六

子路

匡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哀公十五年子路仕衛遇孔俚之亂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蠡測曰米子謂直心是道儒禪無二子路在孔門何其直也觀其欲從三軍欲從浮海執轡問津患難與共可謂心服推尊之至矣然而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之往則不悅謂迂謂何必皆信心直告必不苟隨人轉是以夫子倦

聖學宋傳卷之三

二十七 三百三十三

倦注念或稱之或責之或哂之無非曲寓裁成至於呼名而教至再至三人知一貫之傳爲微密而不知誨女知之之爲傳心密旨與一貫無二也夫子嘗言未見好仁未見剛者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於子路則好仁好剛好信等因除之而言學學者覺也夫子嘗言據德修德於子路則言知德匪知匪覺雖仁知道德皆非而況其他以此語子路皆非淺淺者且問政問君子子路問與人周而至於問神問死則諸子

之所未及先儒亦謂爲切問是故孔門自顏曾而下吾將以子路爲稱首焉陸子曰子路有聞一聞之後何用更聞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又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

聖學宋傳卷之三

二十八 三百三十九

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子夏

上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及見魯子魯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問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

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泰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哀公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二十九

三十一

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子夏之學再傳而爲莊周子夏習於詩今毛詩叙其遺說

也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又傳禮著在禮志蠡測曰子夏之學見於記中若五至三無之教得聞於夫子可謂至矣五至三無之說詳具夫子編中慈湖屢舉以証學要非淺士所得聞者子夏提學字甚多曰學以致道曰必謂之學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曰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蓋其孜孜於學者如此門人小子一章本末之旨與子游兩相發明蓋知末而不知本則無頭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三十

三十二

故朱子曰言偃謂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是子游之言亦不可廢但分本末爲二則成兩截故子夏深歎其過孰先孰後者無先後之可言也本末二字取諸草木草本本末可言先後乎辟之則顯然明白矣故謂有末而無本者誣也言可誣而道不可誣也然此本末雖一悟之在人不能悟則疑有疑無謂之庸人悟之則卽始卽卒便是聖人聖非別有道

元無二故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如何其釋無先後之意明矣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釋有始有卒二句又明矣大抵本末之妙最不易言人於草木以根為本以杪為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與杪皆末也生意寄於根而根不足以盡生意猶人心寄於方寸而方寸不足以盡心也故凡目可見耳可聞口可言心可思者皆末也不離見

聖學宗傳六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二

聞言思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思者本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精義入神亦末也能知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本也嗟乎茲難言哉默契而已賢賢易色章亦須善會若以盡倫即學則盡瘁之武侯非不致身泣竹之孟宗非不竭方分金之鮑子非不有信何以不與於聖傳若以盡倫外有學則何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要惟明於本末之旨則於此自能了然不然其可以強通哉類觀子夏之言多足取以明宗者

故次諸由賜之後

漆雕開

一作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全無些子疑慮方是信陸子曰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蠡測曰開在聖門別無問端他無表著而獨

聖學宗傳六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二

此一語窺千聖之心宗開生人之道眼亦異矣哉蓋自堯舜以來凡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等百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等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然斯固必信信即是斯夫子言造次顛沛必於是信在其中矣言篤信好學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言所信何物而信外無斯矣是故信為學之要領入門究竟盡之矣然信從何發有大疑然後有直信其必從疑始乎故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此夫子之所惜也已

曾點點史記作歲

曾點字子皙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與子路冉有公西華同侍孔子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十三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禮教不行點欲修之孔子善之孟子曰若曾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朱子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辟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

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或問朱子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曰今人却怕做莊老不怕做管商可笑蠡測曰儒者言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不知曾點只是曾點氣象三子是學堯舜氣象故三子見有心性有事功分別源流曾點只是就事行事三子有所用力曾點無用力處或曰如此則何以止於狂曰語有云一處解脫不能處處解脫如漆雕開所言信字終未曾徹底故止於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十四

狂曰未曾徹底何從見之曰於下文三問觀之其中不穩其矣真信的人決無是問顏子不違曾子一唯再無言說若再有言便鶻突矣從前皆非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歲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焉猶譬之無相俵俵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空室之中非燭

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指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蠡測曰後儒言子張務外而少誠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十五

三百十八

皆以意非之者也觀其稱執德必弘信道必篤然乎哉程子謂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故參前倚衡之教夫子啓子張不淺矣其卒也自云庶幾而曾子往哭不徒以弔曾子其有所契而子張其有所得矣夫所謂然而未仁或者其早年之病朋友規輔之患固未可以槩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自蔡如葉至楚參時年十六父黜卽命往楚從

游焉自楚至衛及魯事孔子凡十餘年參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

聖學宗傳卷之三

三十六

三百十九

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作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又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孔子沒時年二十有七
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曾子獨以
爲不可乃止及親既沒乃適齊齊大夫禮贈之
游楚楚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晚年
子思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皆從受業曾子有
疾孟敬子問之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豈豆
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三七

而出既而終身不娶曾子著書十八篇十篇見
大戴禮八篇亡蠡測曰曾子得夫子之宗在一
唯之間有多旨乎既得正以之示門人及天下
後世味其三語足矣曰忠恕而已矣曰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楊氏
曰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
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是夫子之道
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
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豈敢爲斷然之論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三八 三百三十四

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直信而不疑者千
百無一二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
識者固疑夜半爇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
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矣忠恕之論
燭喻也陸子曰誠意一段是總修齊治平之要
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
惡非出於勉強也王子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
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是皆發於
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於誠意而

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薛氏曰學養子章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網合數子之言而觀之可見三語最爲緊要於中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一句指示不慮之良尤爲的切養子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萬化莫不皆然此心自能誠自能求以至自能忠自能恕自能好自能惡全不容一毫安排增益於其間故謂之而已矣者只是不安排不增益謂之必慎其獨者亦只是防安排防增益而已既無餘旨

聖學宗傳

卷之三

三十九

三百三十四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逮事夫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泰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憚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審之奚由于子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初孔子之道傳於曾子至是子思師事之年十六適宋困於宋作中庸

聖學宗傳

卷之三

四十

三百三十五

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奉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去之齊已而自齊適衛在衛貧甚而自若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復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

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竊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子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四十一

三百三十四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又何請年六十二卒楊氏曰子思之學中庸是也程子曰申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矣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

聖學宗傳不卷之三

四十二

三百三十四

爲萬事如三皇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程子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因舉釋子偈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王氏曰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或問伊川謂不嘗發者未發

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孰是王子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或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也 楊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四十三 三百三十一

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 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又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朱子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 程子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

只是弄精神 問程子云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是在如何朱子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藏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問言其上下察也朱子曰恰似禪家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燦燦黃花無非般若之意又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 楊氏曰人心卽道學者自以爲遠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孔子深惜夫平易之

聖學宗傳本卷之三

四十四 三百三十九

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 或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旣改之後或爲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朱子曰非然也能改卽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 問至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做次第說朱子曰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久節次 問尊德

性而道問學一段朱子三八一事只是個尊德性問孔子空空如也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又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真真默默之意如何分別朱子不答問繫詞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程子曰同繫詞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豈不同

劉子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

聖學宗傳

卷之三
四十五

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爲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爲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爲易知耶或沒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

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奇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類之表是猶駕餘艘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已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

聖學宗傳

卷之三
四十六

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奧使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翱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絕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述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言其言非不高妙然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

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暴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澗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斲之其根浸傷善養生者不泊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為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為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即契焉故喜怒哀樂聖學宋傳本卷之三 四十七 三百三十四

之旨當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也首言天命而曰不覩不聞曰未發未言天載而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吝不顯曰無聲無臭斯不微矣乎凡此皆本諸夫子論語中所云無知無能無言無隱無意無我易所謂無方無體無思無為皆斯旨耳無聲無臭至矣之至即中庸其至之至篇中及其至也與夫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皆以形容微密之旨大學有曰至善曰知至皆一轍也致中和致知致字皆從至而來至與致一聖學宋傳本卷之三 四十八 三百三十四

而二二而一者也欲人知本體故言至欲人知工夫即本體故言致聖人之立言如此雖然工夫本體寧復有外於心之精神者哉微密之旨不須外求自知自信而已

孔子篇

勇音孚 為乾卦之乾音干 蘇音裸

申祥子張之子也 申姓顯字之訛音

子張篇

申祥子張之子也 申姓顯字之訛音

聖學宗傳卷之四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堯
陶望齡訂正 王繼堯 泰閣

孟子

孟軻字子車一字子輿戰國時齊人受業子思之門初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論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邾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邾程本於奎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茲茲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志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高堂徒烹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由堯舜至於湯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蠡測曰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此所謂知與孔子同旨孔孟授受之微宗其在此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四十不動心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弗喪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是心足以王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我亦欲正人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得民曰孟子一書只是

聖正人心乎？只說從心上來。朱子曰：非是心放出去，又一篇心去求，如人睡著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修其身而天下平，自取之也。自暴者，不可與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三

三十三

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親喪固所自盡也。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萬物皆備於我矣。求在我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陸子曰：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蓋孟子常言自字，已字身字，我字是其宗。領陸子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夫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爲非。

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是故。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畔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乃見卓爾。此旨至孟子提揭得緊，故曰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者。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四

三十三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烹鍾王。曰：舍之。言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其親有泚，睨而不視。蠡測曰：孟子提醒人，每每不離此竅。最喫緊最親切，夫此一念果從何來？只此一念無不具足是故。親長達天下，徐行爲堯舜，惻隱保四海，弗受不肖，脩禮義，不忍觶觶，成王業，至於頽泚一滴。

孝子仁人百千禮制皆從此生並不欠分毫
故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一星便是燎原燎
原無加一星一線可以達海達海無加一線孟
子惓惓啓人察識於此自信得過則學亦無餘
蘊矣昔晦翁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
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
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
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
得惻隱之心久之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必須動

聖學宋傳本卷之四

五

三百三

方有羞惡之心仁包四者無仁則麻痺死了安
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
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曰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脩其言甚近而妙義存焉
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
者之言最爲適理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
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愚
謂晦翁前後二條發透孟子精髓可謂深契其
宗無爲其所不爲

矣夫道一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蠡測
曰孟子直截示人言不在多只此數而已矣承
領得過便無餘事不爲不欲卽思之不睹不聞
易之何思何慮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不以
舜之所以事君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蠡測曰此孟子直見

聖學宋傳本卷之四

六

三百四

聖人與我不二故其告時君告世子及曹交谿
稽之流無一不以帝王賢聖期之孟子不輕人
人不可自輕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
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盡信書則不
如無書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蠡測曰
已上皆孟子掃踪滅跡徹骨入髓之談末二句
乃七篇宗旨蓋孟子受業子思子思作中庸以

無聲無臭終篇故孟子亦以此無有乎爾終篇
自古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
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者自見聞
者自聞知者自知自見者見無所見自聞者聞
無所聞自知者知無所知故曰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此孟子之真見真知所以接夫子之
統也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
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文王
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孟子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
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王
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王請大之詩云王赫
斯怒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書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
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七

三百三

勇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明堂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毀之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
劉好貨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王如
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蠡測曰孟子導引
陶鑄人處真是點鍊成金大爐大冶非其胸中
洞然了徹豈能縱橫無礙如此楊氏曰世之君
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寡民而勿爲臺池苑
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
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
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
之所在使人君化馬而不自知朱子曰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二者之間不能以髮其歸遠矣孟
子剖析幾微其法似疏而實密其功似易而實
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
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
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

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本

三百三

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曰皆是也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居乎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鄒氏曰良知之蘊發於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饑發棠聖學宋傳本卷之四 九 三百三

爲曲謹者道也故曰孟子善用易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民父母行政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王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當今之時萬衆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苟行仁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聖人治天下使有

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紂君也民爲重社稷
次之君爲輕蠡測曰孟子惓惓行道無一念無
一息不在乎生民觀其肫肫懇懇真是一字一
淚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
而有所不爲也蠡測曰養生送死以言事親則
當言生養而何以言養生且椎牛之祭不如雞
豚之待親存也生養亦大矣此章之意蓋指自
養自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爾
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爲事親者言莊子
曰吾以萬物爲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沒
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
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
近此意由是二字自有深旨辟患卽是畏死生
我所欲一章全是理會死處末句是亦不可以
已乎是休歇之旨悟此可以畢生死矣劉屏山

作孔子論事言生死屏山之論豈無所授之者
哉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君子
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告子曰生之
謂性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然則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程子曰生之謂
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則非矣或問朱子曰犬牛之性與人
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濂溪作太極
圖自太極以至萬物也只是是一個圈子何嘗有
異中庸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袞作一片說朱
子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非特告子當時
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蠡測
曰君子所性一章便是形色天性的註疏公都
子所問者性而孟子所對者曰才曰情更無一
語及性性不可言故也孟子道性善一句亦是

門人所記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之字對就字亦指其發處言之何嘗道性善必欲言善則所謂無對之善而已矣楊龜山問東林常惔惔曰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惔曰是龜山曰性豈可以善惡言惔曰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胡安定得其說於龜山安定之子五峯曰性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嘆美之詞不與惡對夫知此則雖謂孟子道性善可也或問善不與惡對則是無善無惡告子亦言無善無惡何以異曰告子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如弗求於心弗求於氣是也孟子無善無惡不着在無上本無善無惡而曾不礙爲善去惡實爲善去惡而初不見有善有惡毫釐之差辨諸此 韓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劉氏

曰學者必有用心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斷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強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進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聞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子一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學廢於箋牋省學廢於譏議語學廢於揣摩通學廢於偏黨默學廢於頌譽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

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蔡唐大礪金柝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黜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三五

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爾意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於不孝而仲子爲庶士人豈易識真哉墓門圭竇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荀卿

荀卿名況戰國時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遂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曰無宣宣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聖學宗傳本卷之四 三六

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

後王當今之王

欲觀三

萬則審一二欲知一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聖學宗傳卷之四 十七 三百三

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莫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廻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

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

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

先竟只明

不爲而

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
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
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
治夫是之謂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
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
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
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
聖學宗傳卷之四 十八 三百三

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
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
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
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
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
是之謂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
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
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伎矣

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

天是乃知天

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

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

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

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

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

之情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

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

聖學宋傳不卷之四

十九

三百六十五

後無見於先

慎到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無爭先之意

老子有見於

拙無見於信

老子五千言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

墨子有見於齊

無見於畸

畸不齊也墨子兼愛曰齊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

多

宋鉅以入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多是過也

有後而無先則群

衆無門有拙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

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

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

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

兩心 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

遠為蔽近為蔽傳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聖

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

無終無近無遠無傳無淺無古無今 何以知

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

臧讀為藏古字通用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

滿當為兩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

聖學宋傳不卷之四

二十

三百六十七

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

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

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

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

卧則夢偷則自行

奴縱也

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

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虛一而靜謂之

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

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蒲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

聖學宋傳本卷之四

三十一

三百三十九

一謂心也危之戒
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謂也謂謂偏側充
義 空石之宇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聞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卧而燂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強何忍

何危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爲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爲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

聖學宋傳本卷之四

三十一

三百四十

欲而困於多欲者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不可學不可

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

聖學宋傳不卷之四

三十三

三月十四

然則雖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

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一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肯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 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 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

聖學宋傳不卷之四

三十四

三月十六

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不論議亦知博與多之非矣雖可而未成尚未知一也一則速成 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陳鬲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何以

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
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非爭奪也作賦篇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
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
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
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
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
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
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之則一四海
聖學宗傳末卷之四

者與致明而約其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
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
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
崇日君子以修路以穿日大參乎天精微而無
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
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顧問其名曰此夫安
寬平而危險隘者也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
狄者耶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
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
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
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居靜致下動則
基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
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宇宙忽兮其極之
遠也攝兮攝言矣其相逐而反也叩叩兮天下
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無棄五采備而成文往
來懽懽懽懽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讀為莫知其
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
聖學宗傳末卷之四

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
充盈大宇而不窅入鄰穴而不偏者與行遠疾
速而不可託託者與說問往來懽懽而不可為
固塞者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雷震震擊
疑忌而果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托地而游
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
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若
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
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讀食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者走火其後世

後世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豈不識請

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

與女好柔婉也屢化而不壽者豈善壯而拙老

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

而吐絲前亂而後治繭也夏生而惡暑喜溼而

惡雨蠅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伏三起事乃大已

夫是之謂蠶理蠶有物於此生於山蠶所

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

聖學宗傳大卷之四

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

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

始生詎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

長尾綿也剽也頭銛達而剽趙繆者耶一往一

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形管所尾生而

事起尾遭而事已替以為父管以為母

以藏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蠶

測曰荀子賦篇之作奇矣哉直指曲譬皆以發

明是事耳初言禮性得之則雅似雅似二字最

為明妙即之不可離之不可故止曰似而已次

言知則直示本體所謂衆妙之門衆禍之門其

義備矣次取象於雲猶易之取象於龍也次取

象於蠶生無所從死無所往功成而不有何其

神也未取象於箴箴蠶綉出從君看不把金箴

度與人箴之義微矣蠶曰蠶理箴曰箴理取其

意而已矣或舉荀子解蔽遠為蔽近為蔽輕為

蔽重為蔽之類說好陸子曰是好只是他無主

聖學宗傳大卷之四

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然

予觀賦篇之義與篇中所云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無日不在是是果何指可云無主而已耶荀

子之言世所詆者性惡而程子云善固性也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則其立言非盡無謂也况性

惡篇終深明人可為禹謂有其質有其具與人

皆可為堯舜之旨有二乎哉王子曰孟子說性

善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個大槩如此荀子

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

是朱子曰荀子儘有好处韓子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楊倞曰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立言指事根極理要

董仲舒

董仲舒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聖學宋傳不卷之四

五九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後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

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

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伊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仁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復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專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以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優優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

其武安侯爲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

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

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班氏曰劉向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莞晏之屬

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類淵死孔子曰噫

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

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

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壹爲

聖學宗傳

卷之四

三十一

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

而曰莞晏勿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駕

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程子曰董子度越諸

子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又曰漢

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

分明

荀卿篇

辛辛與碑碑同

治音貢治治音也

聖學宗傳卷之四終

聖學宗傳卷之五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泰閣

楊雄

楊雄字子雲漢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

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

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

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徵名當世家

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

聖學宗傳

卷之五

三百八

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顧嘗好詞賦恠屈原文過

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

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

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

撥離騷文而反之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

離騷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

語作法言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

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美 或曰先生生無以

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已

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山嶮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此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言也司馬氏曰天常卽禮樂也言人不用禮樂猶無

聖學宋傳不卷之五

二

三

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馬氏曰餘曰贅少曰虧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 道德仁義禮智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

曰禮行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美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氏曰手者桎梏之屬宋氏曰文

聖學宋傳不卷之五

三

三

王桎梏囚於美里七年是嘗被其桎梏矣安可謂之不手哉蠡測曰人知紂之桎梏文王不知文王之未嘗桎梏也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春木之莖兮援我手之鵠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宋氏曰莖猶盛也吳氏曰鵠猶淳也尸子曰堯鵠居子雲卒時去孔子四百九十八歲蠡測曰春木之莖者時行物生道自存也攜手之鵠者共游無懷之天無間隔也五百歲猶一

朝也其人若存者杏壇未散也 或曰謏謏者
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
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謏謏之學各習其
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蠡測曰奚其存者承
上其人若存而疑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孩提
不慮之知不待聖存也各習其師者歸求有餘
師之師也嘒嘒患不精耳精而精之聖卽在是
客外求乎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
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並湯
聖學宗傳入卷之五 四

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
也李氏曰雖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
支離蓋其所以爲易簡也已簡已易焉支馬離
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 或曰
聖人之道若天矣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
也曰聖人固多變子夏子游得其書矣未得其
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
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

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
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與一東一
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
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或
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
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道至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於說
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
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

聖學宗傳入卷之五

五

三百四

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
至矣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
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
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 幾殆也 或問何如
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
畏與見侮無不由已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
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
異乎不異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
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

宋氏曰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精矣司馬氏曰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善與惡猶陰之與陽也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孟子以爲聖學家傳六卷之五

六

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楊子以人之性善惡混蠹測曰夫學知性而已矣不知性何以語學然知性固不易也荀楊宋馬之

見者所謂群盲摸象不可言非不可言是時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如孟子說性善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晦翁之言可謂備知偏指之失矣至其自所言性又添一氣字性外有氣天命之性外又有氣質之性則程子謂性卽氣氣卽性與孟子形色天性之旨其又可通乎甚矣性之不易知不易言也李氏曰孟子之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聖學家傳六卷之五

七

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逞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而欲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是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夫論性而以

孔子爲的其庶幾乎 程子曰大玄中首中嘆
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育一藏心於
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昧也揚子雲
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
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
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司馬氏曰法言
之成莽專漢政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揚子位
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問奈何責之以必
死乎揚子三世不徙官安恬如此而乃疑其求
聖學宋傳大卷之五

八

王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
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
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叙天下
何爲而一乎仲淹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
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
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

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
生人勞於聚歛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
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十八年父
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矍然再拜敢問夫
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
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
仲淹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

聖學宋傳大卷之五

九

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
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
志如此仁壽三年仲淹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
心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
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
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
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仲淹知謀之不
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
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

與太平之基時異事變今志乖願違吁嗟道之
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
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
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
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
寶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
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止面受
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

聖學宋傳大卷之五

十

三百三

人隋李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
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
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
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蒔田足以具
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
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諧
仲淹於素曰彼實嫚公公何敬焉素以問仲淹
仲淹曰使公可嫚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
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

聖學宋傳大卷之五

十一

三百三

難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
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未厭齡吾
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
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
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
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
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矣仲尼既沒
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
文中子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
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
天乎其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
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
樂徵徵有不平之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
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正觀初諸賢皆亡而徵
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
朕甚憫之昔漢宣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
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
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

杜等並慙慙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
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
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
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仲淹所著有禮論十
卷樂論十卷續言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
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行正觀初其弟凝子福
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
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

聖學宗傳大卷之五

十二

三百三

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
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
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
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
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內史
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
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 薛道衡時 子謂程元
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
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

歟雖然也其於彼有所王乎子曰董常時有慮
焉其餘則動靜慮矣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
微 淮南王聘九人明易撰 三傳作而春秋散 公羊
高穀梁赤 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
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
也 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 大戴小戴
詩毛鄭詩者毛長子鄭玄箋也 禮之衰也 戴德師大戴 書殘於今古 孔安國家
書以今文易之劉歆 詩失於齊魯 齊魯固生 汝
奏別立古文尚書 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

聖學宗傳大卷之五

十二

四〇〇之朱

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
不可廢也 傳之在師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
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 子讀無鬼論
曰未知人焉知鬼 阮瞻作 陳守謂薛生曰吾
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
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
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問之曰收善
言叔達善聽 劉炫見子談六經其端終日
不竭 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子校書 子

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聖學宋傳天卷之五 十四

謹未若不行而謹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字不耀游於河東人問者書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劉炫問易子曰聖人知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阮逸曰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中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薛收問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如不得斯無性者也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聖學宋傳天卷之五 十五

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耳真君後魏武帝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子讀洪範謹議安康獻公撰曰二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問君子

之道子曰及是不思亦已焉哉賈復問何以

息諒子曰無辭曰何以止怨曰無爭賈瑗薛

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爲不行或

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

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曰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

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

之道斯爲美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

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聖學宋傳六卷之五十六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

有不行而至者此道子曰見而存未若

不見而存者也或問長生神僊之道子曰仁

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其矣人之無厭也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

曰何謂其然乎子曰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彥博

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

也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

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瑗請絕

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瑗曰然則

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

拒泛如也斯可矣賈瑗曰山中吳欽天下之

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

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

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子謂杜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晏玄齡問正主庇

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其說子曰夫能

聖學宋傳六卷之五十七

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

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

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

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子曰吾

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

故明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

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乎哉子曰吾

亦然也疑名叔恬字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

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

反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彰乎如有
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
易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子曰通其
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
其人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
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
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繫故議事以制噫中代
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阮氏曰唐末
司空圖明文中心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
聖學索傳不卷之五 十八 三〇〇五

韓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
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

聖學索傳不卷之五

十卷

三〇〇五

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
論官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
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復左遷博士
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
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
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遷刑部侍
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
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
委珍貝騰香係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
聖學索傳不卷之五 十卷 三〇〇五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
假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
天子奉佛壽域天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
史至潮與潮僧太顛游人傳愈信奉佛氏愈移
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潮州有一老僮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
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

海上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入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不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及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勇行元積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恚汗伏

聖學宋傳入卷之五

二十

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之卒也張藉祭以詩云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愈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

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耶又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作師說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聖學宋傳入卷之五

三十一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作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面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涉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成其

宗越叔之生也子文以爲大蹇知若敖氏之鬼
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然疑然文王之在母也
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
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
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絲之禹習非不惡也而
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
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
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
聖學宋傳大卷之五 二十二 三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
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
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蠡
測曰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而欲自比孟軻夫使
孟子而言性謬也何以稱醇韓子論性處率與
軻背源頭已差烏在其爲孟軻哉孟子言道一
而已矣而韓子言三孟子言堯舜與人同耳而
韓子言不同孟子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而韓

子言殊推之無一語合者豈惟不與孟子合信
如韓子之言當曰性相遠也習相近也而後可
其背於孔子抑又甚矣後世乃以退之比孟子
謂與相表裏豈未究其原乎或者曰退之晚有
所得在歸自潮州以後從困衡而喻是未可知
矣或問朱子曰昌黎從太顛不審有崇信之意
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
無聊後被他說轉了不知太顛與他說箇什麼
得恁地傾心信向周子題太顛壁曰退之自謂
聖學宋傳大卷之五 二十三 三

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
書珍重更留衣

楊雄篇

外音錄

勝音謹

甚讀曰沉

王通篇

外音錄

勝音謹

甚讀曰沉

韓愈篇

外音錄

勝音謹

甚讀曰沉

聖學宋傳卷之五終

